

# 雨果文集

## 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雨果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 雨果文集

(十一)

散文

程魯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

Edition Chronologique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8, rue de la paix, Paris, 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果文集(1—12 卷)/(法)雨果(Hugo, V.)著. 程曾厚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02-003695-3

I. 雨… II. ①雨…②程… III. 雨果, V. (1802~1885)  
- 文集 IV.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647 号

责任编辑:徐 愉 仝保民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李 博

雨 果 文 集

Yu Guo Wen Ji

[法]雨 果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4.875 插页 36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 02 003695 3/C·31

总定价:298.00 元

(共十二卷)



作者像



## 译者前言

编选《雨果文集》，或是出版雨果著作的单行本，似乎没有见过“雨果散文”的提法。除诗歌作品外，雨果的小说是散文，雨果的一部分戏剧作品也是散文。“雨果散文”是个含混的、可以说是不科学的概念。

对，我们首先承认，《雨果文集》中安排一册《雨果散文》，是不得已的应急办法。法国最近出版的一套《雨果全集》，由巴黎第七大学的塞巴谢(Jacques Seebacher)教授和罗萨(Guy Rosa)教授主编，由法国全国的雨果研究家集体完成，收入巴黎罗贝尔·拉封出版社(Robert Laffont)出版的“老书丛书”(Bouquins)，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出版。这套十五册的《雨果全集》收有“政治卷”、“历史卷”、“评论卷”、“游记卷”和“海洋集”各一册，共五千余页，约合中文五百余万字。面对雨果作品中内容重要、篇幅庞大的这一部分，尤其是“政治卷”中的四卷《言行录》(Actes et Paroles)，一千页，国内迄今没有一点介绍，考虑到这五册内容的共同特点是“散文”，我们勉为其难，编成一册《雨果散文》，是对“评论卷”、“历史卷”和“政治卷”三卷散文作品应有的最低限度的表示。正是由于这一册《雨果散文》的篇幅不大，我们希望在内容的编选上做得扎实一点，希望入选的这八十三篇文字各有自己的代表性，在体现雨果的思想和风格上，能有一定的浓度。

《〈克伦威尔〉序》岂止是《评论卷》中的重点作品，而且也是

雨果一生创作中异彩独放的明珠。一八二七年,雨果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剧作家写成篇幅长得难以搬上舞台的《克伦威尔》。作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给剧本写序,结果写成这篇洋洋洒洒的长序。年底剧本出版时,剧本反被冷落一边,序文喧宾夺主,被看成是浪漫主义的宣言书,雨果一夜之间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青年领袖。《〈克伦威尔〉序》的新颖和大胆,同时代人的感受远比我们今天深切。文章向一切权威挑战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是青年人不满旧传统、争取新秩序的精神写照。作家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日后回忆起《〈克伦威尔〉序》,认为这是继《人权宣言》后的《文权宣言》。<sup>①</sup>今天,《〈克伦威尔〉序》仍然是法国文学史上一篇公认的“美文”,是法语散文的典范之一。《向毁坏文物者开战》不仅为保护法国的文化遗产敲响了警钟,从长远的意义看,对各国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对共同保护全人类的文化历史遗产,具有永远的现实意义。雨果对文化遗产的真知灼见是值得我们珍视的。《〈莎士比亚全集〉新译本序》是雨果对莎士比亚的总体评价。雨果原来想为《莎士比亚全集》写一篇序,写作时此序竟发展成了一本专著《莎士比亚论》,主题从研究莎士比亚变成了研究天才。相反,《〈莎士比亚全集〉新译本序》可能更加接近原来想写的这篇文章。

雨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家,但是,雨果是参与创造历史、见证历史的作家。《历史卷》的作品都和历史有关,是为历史服务的。我们从雨果的遗著《见闻录》中摘译了少量的文字。《见闻录》是一部笔记、印象、回忆、专访等等之集大成,有

---

① 转引自米歇尔·康比安编注:《〈克伦威尔〉序》,巴黎,拉鲁斯书店,一九七一年,第25页。

“见闻”，也有“听闻”，日积月累而成，有人称之为雨果的“航海日志”<sup>①</sup>。正因为内容显得凌乱而没有衔接，更见出其真实和可贵。《雨果全集》的“历史卷”主要以时间为编排顺序，内容对普通读者不易捉摸，我们为选译的文字加一个标题，以求醒目。

雨果是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对历史真实和细节的追求十分认真。《见闻录》中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出雨果具有今天看来是新闻实况报道的兴趣。据说，雨果一八四〇年去莱茵河旅行时带了一本画册，上面有一句话，使研究《见闻录》的希拉·戈东(Sheila Gaudon)深感兴趣：“我是用事物扔给我的词汇写作的。”<sup>②</sup>这句话概括了雨果《见闻录》客观而又潇洒的风格。《皇帝的葬礼》是“现场直击”，是报道大场面的大手笔。《访问垂危的巴尔扎克》之客观和冷静，令人吃惊，连女仆介绍的巴尔扎克病情，还需经过巴尔扎克的妹夫叙维尔先生的“证实”，但是随便一句“我从侧面看他，他这样像皇帝”<sup>③</sup>又不经意地写出了巴尔扎克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评价。《见闻录》中的雨果不是坐在书房里的作家，而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的“记者”，这不是作家职业的需要，这是作家对历史的敏感和责任。雨果是贴近时代脉搏和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

《言行录》是《雨果散文》的重点，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法文版《雨果全集》的“政治卷”中，《言行录》也是绝对的主

---

① 于贝尔·朱安校注：《见闻录》，一八三〇——一八四六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② 转引自《雨果全集》“历史卷”，第9页。

③ 马森主编：《编年版雨果全集》，“法国读书俱乐部”出版，1971年，第7卷，第1206页。

要内容,合中文约一百万字。

《言行录》是雨果亲自编定的著作。一八七五年五月出版第一卷:流亡前,一八四一——一八五一年;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出版第二卷:流亡中,一八五二——一八七〇年;一八七六年七月第三卷问世:流亡后,一八七〇——一八七六年。雨果逝世后,由遗嘱执行人默里斯(Paul Meurice)和瓦克里(Auguste Vacquerie)于一八八九年出版最后一卷第四卷:流亡后,一八七六——一八八五年。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出现了从抒发个人感情转为关心民间疾苦的倾向。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一八三一年选为学士院院士,一八三三年选为议员,弃文从政,一八四八年更一度是临时政府的实际负责人。而少年雨果在一八二一年初版的《颂歌集》中,第一卷的第一首诗是《诗人在革命中》,一百行,时年十九岁。雨果漫长的一生,是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一生。从少年的保王党到一八五一年政变时的共和党人,到晚年被誉为“共和国之祖父”,这首先是作家政治信仰演变的轨迹。《文哲杂论》(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mêlées)收有《一八一九年一位正统主义者的思想、意见和阅读日记》和《一八三〇年一位革命者的思想和意见日记》,《见闻录》里收有《我每天所见所闻的日记》,有从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八〇年的“当代事实”。这是作家对历史的执着关注,是雨果为十九世纪法国历史的每一个脚步留下的记录。

一八二七年,雨果出版现实主义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提出死刑的问题,在风格上和同时期浪漫主义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形成对照。一八三三年初,雨果在剧本《吕克莱丝·波基亚》的序言里表明:“因此,如有必要,我打算从今以后正面地从

事政治斗争和文学创作。……人有两只手。”<sup>①</sup> 一八三五年的诗集《暮歌集》中政治主题和社会主题突出,我们果然听到了这个时代“响亮的回声”<sup>②</sup>。雨果在一八四〇年《光影集》的首篇《诗人的职责》中,明确提出诗人肩负政治和社会的责任。一八四二年,雨果在出版的长篇游记《莱茵河》的末尾,出人意外地加上一篇长长的政治性“结论”,强调作家的政治抱负。这一切预示,雨果会和拉马丁一样,踏足政坛,从关心社会的作家成为投身政治的作家。

《言行录》是雨果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文字结晶,是雨果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果亲自编定出版的前三卷,起讫时间为一八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始自在法兰西学士院发表人选演说,终于在参议院发表关于大赦的演说,概括了他三十五年的从政经历。这段时期所对应的法国历史,是路易-菲利普在位的后期,经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至第三共和国的成立。从雨果一八五一年政变后流亡海外,到一八八五年逝世,雨果始终处在法国历史的旋涡里,而且经常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旋涡里。

《言行录》向我们展示了雨果后半生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综观一部法国文学史,在雨果之前,在雨果之后,包括整个二十世纪,没有一个作家,更不要说是有雨果这样成就的作家,能有三十五年惊涛骇浪般的从政历史,更能为后世留下一部一百万字的《言行录》。从雨果看历史,雨果在诗集《凶

---

① 《雨果全集》“戏剧卷”,第971页。

② 程曾厚译:《雨果诗选》,第56页。

年集》的序诗中有句：“本世纪已经到庭，我是世纪的见证。”<sup>①</sup>这册《雨果散文》，尤其是《言行录》，便是雨果对十九世纪历史的见证。我们从雨果的《言行录》看雨果，比雨果夫人的《雨果夫人见证录》，比任何翔实的雨果传记，更能看到雨果的本色，雨果的历史真面目。

《言行录》第一卷开始，雨果处于人生的中途。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是具有官方色彩的“不朽”身份。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国王路易-菲利普任命雨果为贵族院议员，即所谓的“法兰西世卿”，令巴尔扎克羡慕不已。这似乎预示着雨果未来的政治前途。我们注意到，身为贵族院议员，雨果关心波兰的民族解放，关心童工问题。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六月，雨果入选制宪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他在右派的议席上就座，但发言谈的是失业、饥饿、卖淫等社会问题，得到左派的鼓掌。雨果在四十年代提出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反对死刑，主张欧洲联合，仿照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欧罗巴合众国”(Etats - Unis d'Europe)，这些都是站在历史前面的远见卓识。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八四四年发表《消灭贫困》一书，得到雨果的好感，被他误以为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一八四八年，路易-拿破仑击败卡芬雅克，竞选共和国总统成功。但是，雨果很快发现亲王总统背离贫民的路线，暴露出阴谋野心。和雨果构思《悲惨世界》的初稿《贫困》的同时，雨果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日益深化。一八五一年二月，雨果以立法会议议员身份访问利尔的地窖，现场目击社会贫困情况的感受，对作家雨果，对

---

<sup>①</sup> 《雨果全集》“诗歌卷”，第13页。

政治家雨果,都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超不过这篇有关《利尔的地窖》(Les Caves de Lille)而来不及发言的演说稿。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亲王总统发动政变,雨果被迫流亡海外。对雨果来说,他和亲王总统的彻底决裂,才是他流亡的真正原因。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雨果在立法会议就修宪问题发表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说。这是雨果一生生活、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也是《言行录》以“流亡”为界的真正分界线所在。不了解雨果的这次演说,无从认识雨果的政治勇气和胆识。不了解这次演说,也无从理解雨果的后半生,更不说《惩罚集》和《拿破仑小人》(Napoléon le Petit)等作品。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离政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雨果的演说无异于一颗炸弹!《辩论报》、《秩序报》、《宪政报》、《联盟报》、《舆论报》、《世纪报》、《国民报》等,几乎全国的报纸对雨果这个“第一号国民公敌”<sup>①</sup>群起而攻之。顺便提一下,正是这篇演说告诉我们,和“拿破仑大帝”相对立的应该是“拿破仑小人”,甚至是“拿破仑小虫”,把未来的拿破仑三世译成“小拿破仑”是不确切的。让-克洛德·菲赞(Jean-Claude Fizaine)教授在编辑“政治卷”时为发表演说的雨果感慨道:“大概,没有任何演讲者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其生活,行为,过去说过的话,私生活的情况受到如此古怪的审问。”<sup>②</sup>这也反过来要求雨果反思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要在政治的高度上梳理出自己思想和行为、过去和现在的一致性或连续性,并从中取得今后战斗的动力。

---

① 让-弗朗索瓦·卡恩:《异乎寻常的变形记》,巴黎,瑟伊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② 《雨果全集》“政治卷”,第1094页。

大海中,孤岛上,流亡生活似乎遥遥无期。雨果将《静观集》称作《灵魂回忆录》<sup>①</sup>,说明诗人做好在异国他乡终老的思想准备。雨果有铮铮铁骨,又能保持乐观的情绪。在十九年的流亡生活期间,小岛泽西岛,尤其是更小的根西岛,成了西方乃至世界正义事业的中心。根西岛上的呼吸和世界的脉搏是息息相通的。所以,雨果全力投入为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请求赦免的斗争。所以,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波兰、希腊、意大利、爱尔兰、俄国、古巴、墨西哥的命运都牵动雨果的心。在雨果身边发生的事情,在雨果身外发生的事情,只要有违雨果处世立身的基本原则,都会触动他,使他激动,引起他的同情、声援、愤怒或抗议。让-克洛德·菲赞认为,这时期“雨果成为了世界公民”,是“世界良心的发言人”。<sup>②</sup>

雨果在根西岛的潜心创作,常常有海阔天空的恣肆想象,有上天入地的苦思冥想。但是,一八六〇年十月,英法联军犯下了焚毁圆明园的罪行,人类文明的劫难震惊了埋头创作的雨果。我们相信,天底下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沉痛,都会愤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为中国人民,留下多少可以见证的文字。所幸的是,这不仅是中国人民之所幸,也是世界历史之所幸,有一个例外,有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在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根西岛,有人站立起来,有个巨人站立起来。雨果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握住文明和野蛮的标尺,大义凛然,对圆明园的被毁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总结。这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Au Capitaine But-

---

① 《雨果全集》,“诗歌卷”,第249页。

② 同上,“政治卷”,第8页。



ler)写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这是雨果创作《悲惨世界》十七年后进行最后定稿的最后阶段,也正是诗人在家中顶楼增建“畅观楼”时的斧凿声中写成的。法国今日研究雨果的大师级专家让·戈东(Jean Gaudon)在一九八五年说过:“我们是否知道,雨果曾以最大的力量,抗议法英远征军对中国人称为‘万园之园’的‘夏宫’犯下的毁坏文物的罪行?中国人记得清楚,提醒我们在一八六一年,有个法国人不和不尊重别人文化、对自己文化也无知的人同流合污,拯救了西方文明的荣誉。”<sup>①</sup> 雨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

雨果流亡期间立下誓言:“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sup>②</sup> 虽然第二帝国顷刻之间垮台,雨果匆匆回国,不料等待雨果回来的既有巴黎人民,也有围城的普鲁士军队。外战未了,内战爆发。巴黎公社夺取政权。历史急转直下。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雨果返回巴黎。四天后,雨果写出《告德国人书》,十二天后,雨果写出《告法国人书》,十月二日,雨果写出《告巴黎人书》。历史无情,年已古稀的雨果号召人民投入保家卫国的抗战。老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是滚烫的。

雨果和巴黎公社的关系在诗集《凶年集》里有很多反映,在《言行录》里有更加完整的记载。雨果本着自己一贯的立场,支持巴黎人民的权利,赞赏人民斗争的英勇精神。但是,雨果对巴黎公社的态度是理性的。他认为普鲁士军队在门口虎视眈眈,大敌当前,起义的时机在客观上是错误的。雨果对公社领导人

---

① 《雨果的伟大作品和伟大事业》展展品目录,法国滨海塞纳省博物馆出版,一九八八年。

② 《雨果全集》“政治卷”,第511页。

的个人威信和能力也有保留意见。雨果在《致默里斯和瓦克里两位先生的信》中正面阐述了他对巴黎公社的全部意见。玛丽-克里斯蒂娜·贝洛斯塔(Marie-Christine Bellostta)认为:“这封说是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写的《致默里斯和瓦克里两位先生的信》,其实写于第二年的夏天,在于发出一个战斗的前夜没有人听从的信息:‘和解!’,供战斗的明天之用。”<sup>①</sup>“和解”是雨果对待巴黎公社这一历史事件的严肃立场。

我们知道,连民主主义女作家乔治·桑都为雨果对巴黎公社的姑息态度表示愤慨:雨果“只对镇压发出愤怒的呼喊,只对凌辱了巴黎之后又想摧毁巴黎的无耻之徒发出怜悯的呼喊”。<sup>②</sup>可以想见法国作家整体上对公社所持的反对立场。雨果和巴黎公社的关系并不随公社斗争的失败而结束。雨果忧心忡忡地观察公社七十二天的历史,却用超过七十二个月的时间为维护巴黎公社社员的权利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有时候更是孤军奋战。我们甚至可以说,雨果流亡后到逝世前的最后十五年间,最让老人操心的莫过于这件事了。整个比利时事件,出走卢森堡的边城菲安登,三次呼吁大赦的演说,都是为了这同一个目的。其实,几乎《言行录》第三、第四两卷的每一篇文字,都会触及这个雨果晚年无法释怀的主题。即使他主持“国际文学代表大会”,也念念不忘大赦和宽容精神。甚至雨果晚年发表的文学作品,甚至在诗集《祖父乐》里,老诗人还偷偷地塞进自己为实现大赦而宣传宽容一切的哲学。<sup>③</sup>

一八七〇年,第三共和国在第二帝国的坍塌声中成立,但

---

① 《雨果全集》“政治卷”,第1127页。

② 程曾厚编选:《雨果评论汇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5页。

③ 参阅《雨果全集》“诗歌卷”,《让娜在黑屋子里被罚吃干的面包……》,第769页。

是,第三共和国的巩固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拿破仑三世下台,新生的第三共和国将议会迁往波尔多。但是,波尔多议会是敌视巴黎的。梯也尔在普鲁士支持下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却被议会认为不够保守,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被迫下台,换上更加反动的正统派麦克-马洪元帅。共和国长期掌握在君主派的手中。可以说,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共和派在政治舞台上势单力薄,这一段历史背景是理解《言行录》第三卷的重要因素。

一八七九年,朱尔·格雷维当选总统后,共和国才开始回到共和派的手里。雨果对共和国的巩固是有极大贡献的。共和国感激雨果。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政府总理带头向雨果的生日致敬。雨果以谦谦君子的态度接受此类的敬意:“我是人类行经的大路上的一块石头,但这是一条康庄大道。”<sup>①</sup> 这样,雨果逝世前才会受到官方和人民的广泛爱戴,这样,雨果逝世后才会受到二百万人参加国葬的空前荣誉。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在其《雨果传》中说:“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君王和将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sup>②</sup>

《言行录》让我们信服:这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是来之不易的,雨果也是当之无愧的。《言行录》可以告诉我们,雨果在个人的喜怒哀乐之外,在作家的创作甘苦之外,在他的头脑里,在他的心胸间,还能盛得下多少人物,多少事物,多少人类最崇高的大事,多少生活最平凡的小事。我们可以把《言行录》看成是雨果为自己写的自传,一部最真实、最可信、也是最权威的自传。雨果自己在《全集版前言》中说:“凡是写书的人,都写一本书;这本书,是他自己。”<sup>③</sup> 《言行录》是雨果这本书中不可或缺的一

---

① 《雨果全集》“政治卷”,第1022页。

② 莫洛亚著:《雨果传》,第714页。

③ 《雨果全集》“政治卷”,第1081页。

章。让-贝特朗·巴雷尔(Jean-Bertrand Barrère)说:“总之,他所缺乏的是好好地被人读:这很严重。”<sup>①</sup>《言行录》是阅读雨果时不能不读的一部分。

作为全书的附录,我们收入雨果晚年留下的三篇遗嘱和一篇《全集版前言》。毫无疑问,这四篇“散文”都是了解雨果生活和创作的重要文字。

《雨果散文》有缺憾吗?有。我们心中很清楚,有一些缺憾这一次来不及弥补了。我们认为,《雨果散文》目前的篇幅不大。所以,选材更应该精当。但是,我们掌握的研究资料不足,我们对雨果研究的深度也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梦之岬角》(*Promotorium somnii*)和《我的作品序言和我的人生附言》(*Préface de mes œuvres et post-scriptum de ma vie*)是两篇重要的哲理散文,收入《雨果全集》的“评论卷”。尤其是《梦之岬角》,“此文却是了解维克多·雨果的关键。”“《梦之岬角》一文不论从思想上或是风格上说均是一篇重要文字。”<sup>②</sup>此外,《梦之岬角》一文当代竟有两种评注版的单行本出版。勒内·儒尔内(René Journet)和居伊·罗贝尔(Guy Robert)这两位权威的雨果研究家于一九六一年出版《梦之岬角》的评注版,巴黎索邦大学教授米歇尔·克鲁泽(Michel Crouzet)的评注本于一九九一年问世。主要考虑到目前译者的理解水平有限,我们这次未能如愿以偿,未能收入《雨果散文》,希望以后有机会把雨果的这些哲理散文介绍给我国的读书界。

---

① 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的生活和作品》,巴黎,塞代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171页。

② 莫洛亚著:《雨果传》,第581—582页。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雨果散文》的中译文依据的原著是由巴黎第七大学的雅克·塞巴谢教授和居伊·罗萨教授主编、由法国罗贝尔·拉封出版社(《老书丛书》)出版的《雨果全集》。同时,我们也经常参考由历史学家让·马森(Jean Massin)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Edition chronologique des Oeuvres complètes de Victor Hugo),“法国读书俱乐部”(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出版。

# 目 次

## 批 评 卷

《克伦威尔》序·····	3
向毁坏文物者开战·····	63
《莎士比亚全集》新译本序·····	82

## 历 史 卷

处死路易十六·····	97
拿破仑到达巴黎·····	103
皇帝的葬礼现场实录·····	105
《悲惨世界》的幻景·····	122
芳汀的由来·····	124
为贵族院有关童工辩论的一次发言所写的笔记·····	129
一个梦:骚乱,贫困·····	136
夏多勃里昂之死·····	138
访问垂危的巴尔扎克·····	142

## 政 治 卷

### 《言行录》(第一卷)

(流亡前,1841—1851)

入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演说·····	150
--------------------	-----

在贵族院谈波兰问题的演说 .....	175
致选民的信 .....	181
在孚日广场栽种自由之树时的讲话 .....	183
在国民议会会议上谈国家工场问题的演说 .....	185
讨论废除死刑问题时的演说 .....	194
在立法会议上谈贫困问题的发言 .....	196
利尔的地窖 .....	206
在立法会议上谈修改宪法 .....	230
巴黎和平代表大会开幕词 .....	271
巴黎和平代表大会闭幕词 .....	279
致《人民掌权报》主编奥古斯特·瓦克里先生 .....	282
在巴尔扎克先生葬礼上发表的演说 .....	287
致军队的公告 .....	294

## 《言行录》(第二卷)

(流亡中, 1852—1870)

离开比利时前发表的演说 .....	300
关于帝国的声明 .....	306
就塔普纳事件致根西岛人民书 .....	309
二月二十四日周年纪念宴会 .....	321
警告波拿巴 .....	326
二月二十四日周年纪念宴会 .....	327
就三名流亡者被逐发表的声明 .....	341
致英国人信 .....	344
致意大利 .....	346
答安德烈·里戈普罗斯先生 .....	351
就“大赦”发表的声明 .....	353
就约翰·布朗被判刑致美利坚合众国 .....	354

致厄尔特鲁先生的回信 .....	358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	360
维克多·雨果致阿尔芒·巴尔贝斯的信 .....	365
在庆祝《悲惨世界》出版宴会上的发言 .....	367
致出版商卡斯特尔的信 .....	373
致俄国军队 .....	375
雨果致加里波第的信 .....	378
致普埃布拉居民的信 .....	379
致莎士比亚委员会的信 .....	381
致佛罗伦萨行政长官的信 .....	384
致英国的信 .....	388
穷孩子 .....	392
居斯达夫·佛卢兰斯 .....	394
在洛桑和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397
致古巴妇女的信 .....	404
声援古巴 .....	407
致英吉利海峡水手的信 .....	410
全民公决 .....	413

### 《言行录》(第三卷)

(流亡后,1870—1876)

对巴黎群众的讲话 .....	420
告法国人书 .....	422
告巴黎人书 .....	427
就《惩罚集》问世致《世纪报》社长的信 .....	432
雨果的回信 .....	434
致莫里斯和瓦克里两位先生的信 .....	436
致《比利时独立报》社长的信 .....	447



致《比利时独立报》社长的第二封信 .....	452
致比利时人民的代表库弗勒尔、德菲索、德莫尔、吉耶里 和若特朗先生的信 .....	454
致《比利时独立报》社长的最后一封信 .....	456
致菲安登朋友们的信 .....	458
就大仲马的葬礼给小仲马的信 .....	462
共和国周年致同胞的信 .....	465
为亨利·罗什福尔求情的信 .....	468
就佩特拉克逝世五百周年给同胞的信 .....	471
为乔治·桑的葬礼发表的演说 .....	473
在参议院讨论大赦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	476

### 《言行录》(第四卷)

(流亡后,1876—1885)

支持塞尔维亚 .....	490
在支援里昂工人演讲会上的讲话 .....	494
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 .....	501
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开幕词 .....	512
在参议院会议上争取大赦的演说 .....	520
《巴黎圣母院》第一百场演出后的发言 .....	523
在《埃尔那尼》上演五十周年宴会上的祝酒词 .....	525
在参议院会议上争取大赦的第三次演说 .....	527
答谢贝桑松的同乡 .....	530
八十岁生日时的演讲 .....	531
在参议院会议上的发言 .....	533
在向格里塞尔祝贺的宴会上的致辞 .....	534
向伊斯基亚岛捐款 .....	536
在招待沃勒贫穷孩子的午餐会上的发言 .....	537

雨果的遗言 .....	539
文学遗嘱 .....	540
最后的遗嘱 .....	543

# 批 评 卷



## 《克伦威尔》序

各位即将读到的这出正剧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欢迎。本剧没有为吸引政治舆论对它产生兴趣的那种行政审查机关的优势,甚至也没有遭到某个万无一失的剧本听读委员会的正式否决,以便首先获得趣味高雅之士文学上的好感。

所以,这出剧一如福音书里的残疾人,“孤独,可怜,一丝不挂”<sup>①</sup>,任人注目。

再说,本剧作者犹豫再三,才决定给剧本加上注释和序。这些东西通常和读者毫不相关。读者诸君关心的是作家的才华,而不是他的看法;一部作品可好可坏,但作品立足于什么思想,从何种精神萌生,对读者并不重要。我们看完一幢大楼的各个厅室,不大会去参观大楼的地窖,我们吃到树上的果子,并不关心树根如何。

从另一方面看,注释和序文有时通常用来增加一本书的分量,提高一项工作的重要性,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这种策略和这些将军们的战术有相同之处,他们为了让前沿阵地显得更加壮观,甚至把行李包裹也压了上去。接下来,如果评家攻击序文,而学者攻击注释,结果反而会使作品本身没有被他们看到,在双方炮火的夹攻下,安全脱身,如同一支军队,在前哨和后卫的两次战斗中,摆脱了困境。

---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文。

这些动机不论有多重要,也不是影响作者决定的动机。这本书已经够厚的了,无须再加以膨胀。此外,作者自己也不明白,他写的序文都是坦率的,真诚的,到了评论家那里,起到的作用总是损害自己,而不是保护自己。这些序文非但不是他坚固可靠的盾牌,反而事与愿违,像这些士兵穿上奇装异服,在战斗中只会引人注目,招来各方的火力,而不堪一击。

影响作者的是另外一类的考虑。作者过去认为,如果我们果然并无雅兴参观一幢大楼的地窖,但有时不会讨厌去看看大楼的地基。所以,作者又一次要以一篇序言惹得小报之类大为恼火了。听天由命。<sup>①</sup> 作者从来不为自己作品的命运过多烦心,也不怕文坛有什么说三道四。在当今的讨论中,剧院和流派交手,公众和学院对立,也许,大家听听一个自然和真理的孤独学徒的声音,未必没有兴趣。他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早早退出文学界,他如果没有“高雅趣味”,但有诚心诚意,没有才华,但有信念,没有学问,但肯学习。

作者仅限于对艺术作一些概括的考察,无意为自己的作品自卖自夸,也无意写一篇檄文,无意写一纸辩白,既不拥护什么人,也不反对什么人。攻击他的书,捍卫他的书,这件大事,他比谁都更不放在心上。再说,他对个人恩怨没有兴趣。看到个人的自尊心在较量,总是可悲的景象。他首先提出抗议,反对随意曲解他的思想,反对随意滥用他的话,用西班牙寓言诗人的话说:

有人想贴上什么东西,  
请他加面包一起吃下。<sup>②</sup>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原文为西班牙文。

事实上,好几位“清正的文学理论”的主将给了他面子,向他寻衅,也不问他默默无闻,他可是这番有趣的混战中普通而又渺小的观望者。他不会妄自尊大,接受挑衅。下文是他可以向这些人提出的看法;这就是他的弹弓,他的投石;但其他人愿意的话,也可以向“古典派”的歌利亚<sup>①</sup> 们的头上投石进攻。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先从一个事实说起:地球上并不总是同一种文明特征,说得更确切、但更广泛一点,并不总是同一个社会。人类的整体,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也长大,也发育,也成熟。人类曾经是个孩子,又成为一个成人;我们现在看到人类已俨然进入老年了。在现代社会称之为古代之前,存在过另一个时代,古人称之为“神话时代”,更正确地说是“原始时代”。这就是文明起源到今天,先后出现的三大范畴。而由于诗歌总是和社会相重叠的,我们将按照社会的形态,对照世界的这三大时期,整理出诗歌应该具有的特性。

在原始时代,当人在刚刚诞生的世界里醒来,诗歌和人同时苏醒。面对使人心醉神迷的奇迹,人的第一句话是颂歌。人和上帝还靠得很近很近,他的一切沉思都是出神,他的一切梦境都是幻觉。人直抒胸怀,人要唱歌,如同他要呼吸。他的诗琴上只有三根琴弦:上帝,灵魂和万物;但这三重的秘密包容了一切,这三重的思想概括了一切。大地上还几乎空空荡荡的。有了家庭,没有民族,有了家长,没有国王。每个家族悠然自得;没有财产,没有律法,没有摩擦,没有战争。一切属于个人,也属于大家。社会是个共同体。人在共同体里无拘无束。人过着这种田园式的游牧生活,这是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必由之路,这种生活

---

<sup>①</sup> 歌利亚是《圣经》中的非利士巨人,被大卫王投石击毙。

十分便于孤独的沉思,便于兴之所至的冥想。人想做就做,想走就走。人的思想如同他的生活一样,仿佛是天上的云彩,随着风向变换形态,变换走向。这就是第一个人,就是第一个诗人。第一个青年,第一个抒情诗人。祈祷是他的全部宗教;颂歌是他的全部诗歌。

这首诗,这首原始时代的颂歌,便是《创世记》。<sup>①</sup>

接着,世界的少壮时代慢慢地过去。一切天地变得开阔起来;家庭变成部落,部落变成民族。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安置,这就有了王国。社会的天性替代游牧的天性。营地让位于城池,帐篷让位于宫殿,圣幕让位于神殿。这些新生国家的首领当然还是牧人,但是,是部族的牧人;他们的牧杖已具备权杖的外形。这一切都固定下来。宗教有了一种形式;宗教仪式对祈祷加以规定;教理又对礼拜立下规范。如是,祭司和国王分享对部族的监护权。如是,神权统治的社会替代游牧的共同体。

在此期间,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开始过于拥挤。民族之间彼此碍事,相互摩擦;由此产生帝国间的冲突,产生战争。<sup>②</sup>各个民族彼此超越边界;由此产生民族的迁徙,产生游历。<sup>③</sup>诗歌反映这些重大事件;诗歌从思想转向实际事物。诗歌歌唱这些世纪更迭,歌唱部族,歌唱帝国。诗歌变成史诗,产生荷马。<sup>④</sup>

确然,荷马凌驾于古代社会之上。在这样的古代社会,一切很简单,一切都是史诗。诗歌便是宗教,宗教便是律法。贞洁的第二个时代替代童贞的第一个时代。家庭的生活和公共的风俗

---

① 《创世记》是《圣经·旧约》的第一章。

② 《伊利亚特》——雨果注

③ 《奥德赛》——雨果注

④ 荷马是古希腊公元前九世纪的盲诗人,是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一样,处处都留下某种庄严肃穆的印记。各个部族对于漂泊生活,都保存对于异乡人,对于旅行者的尊重。家庭有归宿;家庭的一切都以此为依附;开始有家的崇拜,有墓的崇拜。

我们再说一遍,这样一种文明的反映只能是史诗。史诗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永远不失其特征。品达罗斯<sup>①</sup>是游牧诗人,更是神职诗人,是抒情诗人,更是史诗诗人。世界这第二期必然会有当代的编年史家,如果他们致力于搜集传统,开始为世纪纪年,他们会劳而无功,年代顺序只会使诗歌荡然无存;历史仍然是史诗。希罗多德<sup>②</sup>是一位荷马。

但是,史诗尤其在古代的悲剧中处处喷薄欲出。古代的悲剧登上希腊的舞台,丝毫不失其大得无边的尺寸。悲剧的人物还是英雄,是半神和神;悲剧的机关有梦境,有神谕,有宿命;悲剧的场景有清点人数,有葬礼,有战斗。古希腊的吟游者咏唱的内容,也是演员诵唱的情节。如此而已。

新的内容,是史诗的全部情节、全部场面在舞台上搬演,余下的内容由合唱队接手。合唱队评说悲剧,鼓励英雄,加以描述,呼唤或驱散白昼,为之兴奋,为之哀号,有时候装点舞台,解释主题的道德意义,奉承听戏的民众。而合唱队是什么呢?不就是诗人在补充其史诗吗?

古人的剧场和古人的剧一样,壮观,浩大,有史诗气魄。剧场可容纳三万名观众。戏在露天,在阳光下演出;演出持续整整一天。演员们加大嗓门,头戴面具,拔高身材;演员们和他们的角色一样,变成巨人。舞台其大无比,可以同时表现一座神庙,一座宫殿,一处营地,一座城池的内部和外部。舞台上演出大场

---

① 品达罗斯(公元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②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0),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面的戏。我们仅仅凭记忆举例,有普罗米修斯<sup>①</sup> 被囚在山上;有安提戈涅<sup>②</sup> 从塔顶上在敌军中寻找兄长波吕尼刻斯(《腓尼基少女》);有厄瓦德涅从山崖顶上纵身跳进焚烧卡帕纽斯<sup>③</sup> 尸体的熊熊烈火(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有战舰在码头靠岸,在舞台上放下五十位公主及其随从(埃斯库罗斯的《请愿的妇女》)。这儿,建筑和诗歌,都具有宏伟的性质。古代没有更加庄严,更加威武的东西了。古代的崇拜,古代的历史,是和古代的剧场紧密联系的。最初的演员便是祭司,祭司的舞台技巧便是宗教礼仪,便是全民的节日。

在结束这古代史诗的性质之前,最后指出一点:从悲剧处理的主题看,远比悲剧采取的形式更加明显,便是悲剧只是在重复史诗。古代的悲剧诗人都从荷马借取题材。相同的神话,相同的灾难,相同的英雄。人人都从荷马的长河里汲取灵感。总是《伊利亚特》,总是《奥德赛》。如同阿喀琉斯<sup>④</sup> 拖着赫克托耳走,希腊悲剧围着特洛伊城转。

在此期间,史诗的年代接近尾声。如同史诗表现的社会一样,这样的史诗围着自身转来转去,磨损了自己。罗马照搬希腊,维吉尔抄袭荷马;史诗在最后的这次分娩中奄奄一息,仿佛咽气时也要有尊严。

是时候了。对于世界,对于诗歌,又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一种唯灵论的宗教替代了物质的、外在的异教,悄悄钻进古

---

①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因从诸神处偷盗天火给人间,被罚拴在高加索山山顶,有老鹰永远啄咬他的肝。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著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②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甫斯的女儿,波吕尼刻斯的妹妹。《腓尼基少女》是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的作品。

③ 卡帕纽斯是神话中攻打底比斯城的七雄之一,后被宙斯神的雷电劈死,妻子厄瓦德涅跳崖殉夫。

④ 阿喀琉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杀死特洛伊城的主将赫克托耳。

代社会的心里,杀死古代社会,并在老朽文明的尸体里,播下现代文明的萌芽。这宗教是完整的,因为这是真正的宗教;这个宗教把道德行为深深地固封在其教理和礼拜仪式之间。首先,这个宗教教导人的首要真理,是人有两种生命,即地上的生命和天上的生命。宗教向人指出,人如同其命运,有两重性,人身上有兽性,也有智性,有灵魂,也有肉体;一言以蔽之,人是拥抱万物两条生命长链的中间一环,是物质生命系列和精神生命系列的交接点,第一个系列从顽石发展到人,第二个系列始于人,而终于上帝。

也许,古代有些智者已经猜到了这其中的一部分真理,但广泛的、充分的、透彻的启示这些真理,始于福音书。各异教流派在黑夜里摸索着前进,在瞎闯的路上,撞上谎言,也会撞上真理。而其中有些哲人,有时对事物投下微弱的光线照亮一个侧面,却加大了另一面的阴影。由此产生古代哲学创造的种种空想。只有神的智慧才能以博大均匀的光芒,取代这人类智慧中摇摇晃晃的觉悟。毕达哥拉斯<sup>①</sup>,伊壁鸠鲁<sup>②</sup>,苏格拉底<sup>③</sup>,柏拉图<sup>④</sup>,都是火炬;基督才是白昼。

再说,再也没有比古代神谱更物质的东西了。古代的神谱非但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想到将精神和肉体加以区分,而是将形体和容貌赋予一切事物,甚至给予本质和智力。古代诸神的一切是可见的,可触知的,有血肉的。众神需要云彩,以躲避别人的视线。众神能吃,能喝,能睡。神明可以受到伤害,会鲜血直流。神明可以致残,这就永远瘸着腿走路了。这样的宗教有神,

---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约前 500),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

②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③ 苏格拉底(公元前 470—前 399),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

④ 柏拉图(公元前 428—前 348),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

有半神。神的雷电是在铁砧上炼成的,而放进铁砧里的原材料里有三条弯曲的雨丝。朱庇特<sup>①</sup> 把世界悬挂在一条金链上;天神的太阳装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上;地狱是一个深渊,其地理位置标志地球的入口;上天是一座高山。

因此,异教用同一块黏土揉捏创造的万物使神变得渺小,使人变得高大。荷马的英雄们几乎和他的众神身材相等。埃阿斯<sup>②</sup> 藐视朱庇特。阿喀琉斯和战神旗鼓相当。我们刚才看到,基督教相反,把灵气和物质彻底分开。基督教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在人和上帝之间有一座深渊。

到现代,让我们乘兴勾勒的介绍不致有一点疏漏,我们将让大家注意到,随着基督教的到来,也因为有了基督教,在各国人民的精神里来了一种新的、古人没有的感情,这感情尤其发育在现代人身上,这感情重于严肃,轻与忧伤。事情确乎如此,人心本来已为等级分明、由神职人员执掌的礼拜而麻木,一旦有人道的宗教灵气吹来,能不为之苏醒,不在自己身上感到有意外的能力萌发吗? 因为入道的宗教是神授的宗教,是将穷人的祈祷变成富人的财富的宗教,是平等、自由、慈悲为怀的宗教。自从福音书向人心通过感官展示灵魂,在生命之后展示永恒,人还能不从新的角度审视万物吗?

此外,就在此时此刻,世界经受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便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里也出现一场革命。大革命以前,帝国的灾难很少能深入居民的心里;总是君王倒下,总是陛下垮台,仅此而已。雷电是在高层空间打响,正如我们上文已经指出,重大事件的展开,似乎具有史诗的一切庄严。在古代社会,个人的位置如

---

①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里的天神,手里握有雷电。

② 典出史诗《奥德赛》。埃阿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此低矮,要让个人受到打击,必须让敌意冲进他的家中。因此,个人除家庭的痛苦外,对不幸并没有什么认识。国家通常的不幸会打搅个人,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但是,从基督教社会建立以来,旧大陆翻天覆地。一切都彻底受到翻动。重大事件受命摧毁古老的欧洲,再建一个新的欧洲,各种事件互相撞击,彼此激荡,把文明搅成一团,把一些国家送向光明,把另一些国家推入黑夜。大地上响声震天,这样的喧闹声不可能没有一点传到各国人民的心中。这不是回声,这是反响。面对这样激烈的变故,一向事不关己的个人开始对人类产生了怜悯,开始对生命的微不足道开始沉思。基督教将这种感情,从前对卡图<sup>①</sup>是绝望的感情,变成忧伤。

同时,又诞生了审视和好奇的心态。这一件件大灾难,也是一场场大戏,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波澜起伏。这是北方冲向南方,是罗马的天下在改变形状,是整个行将就木的世界最后的抽搐。一旦这个世界死去,会有成堆成堆的雄辩家,语法学家,诡辩派过来,像苍蝇扑向世界巨大的尸体。我们看着他们迅速地大量繁殖。我们听到他们在这腐烂的烂肉上嗡嗡地乱叫。谁都可以加以审视,加以评说,加以讨论。巨大的尸体的每一只手,每一条腿,每一块肌肉,每一丝纤维,都不像样子地给翻了过来。当然,对这些解剖思想的专家,能小试牛刀,便取得大量经验,第一个“题目”,便是解剖一个死亡的社会,该有多么开心。

如是,我们看到同时萌生忧伤和沉思的精灵,以及分析和争辩的恶魔。似乎彼此手拉手而来。这个转变中的世纪的一端是

---

<sup>①</sup> 此处系指小卡图(公元前95—前46),罗马政治家,因拯救共和国无望,自杀殉国。

朗吉努斯<sup>①</sup>,另一端是圣奥古斯丁<sup>②</sup>。可要当心,不要鄙夷不屑地看待这个以后会结果、目前只萌芽的年代,看待这个连最不起眼的作家,如果允许我们用一个粗俗但却坦率的说法,都把粪便变作取用不尽的收获。中世纪是嫁接在罗马帝国的没落上的。

这就是新的宗教,这就是新的社会;我们应该在此双重的基础上,看到新的诗歌在成长。在此之前,请允许我们概述读者从上文自己可以得出的结论,在此之前,古人纯史诗性的缪斯,和多神论和古代哲学的情况相同,仅仅从一个方面研究自然,而从艺术中无情地抛弃在其模仿的世界里一切与某种美的类型无关的内容。首先是华丽的类型,但是一旦奉为圭臬,到了近代必然会变得虚假,变得偏执,成为俗套。基督教带领诗歌走向真理。现代的缪斯和基督教一样,以更高远、更宽广的目光看待事物。诗歌会感到万物间的一切不都是“尽善尽美”的,丑和美并存,畸形和优雅相邻,滑稽在崇高的反面,恶和善并列,影和光同行。诗歌会想,是否艺术家狭隘的相对的道理应该比造物主无穷的绝对的道理更胜一筹;是否该由人来修整上帝;是否已被肢解的自然会更美;艺术是否有权把人,把生命,把万物掰成两半;是否每样事物被割去肌肉,剥去筋骨后,会走得更好;最后,是否不完不整才是取得和谐圆满的途径。于是,于是诗歌正视又可笑又可畏的各种重大事件,在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这种基督教的忧伤和哲学批评的精神影响下,会向前跨出一大步,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如同地震时的震撼,将会根本改变智性世界的面目。诗歌会和自然一样,在诗歌作品中把影和光,把滑稽和崇高融合一起,换言之,把肉体 and 灵魂,把兽性和精神融合一起,而不是将两

---

① 朗吉努斯(213—271),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相传著有《论崇高》。

② 圣奥古斯丁(354—430),神学家,著有《忏悔录》等。

者混为一谈；因为，宗教的出发点总是诗歌的出发点。彼此休戚相关。

因此，有了一项和古代格格不入的原则，一种引进诗歌的新的类型；如同生命中多了一项条件，便完全改变了生命，现在，在艺术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式。这个类型，便是滑稽。这种形式，便是喜剧。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们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指出我们认为是区分现代艺术和古代艺术，区分当今的形式和死亡的形式，我们也可套用更泛，但更为流传的提法，区分“浪漫派”文学和“古典派”文学之间的特征和根本不同。

“好哇！”一个时期以来“看着我们走来”的人现在会说，“给我们逮着了！你被当场抓住！对呀，你把‘丑’当作模仿的类型，把‘滑稽’当作一项艺术的内容！那优雅何在……那高雅的趣味何在……你不知道艺术应该修正自然吗？不知道应该让自然更‘高贵’吗？不知道应该有所‘选择’吗？古人难道把‘丑’和‘滑稽’写进作品吗？古人难道把喜剧和悲剧融合一起吗？古人的榜样，诸位先生！再说，亚里士多德<sup>①</sup>……再说，布瓦洛<sup>②</sup>……再说，拉阿尔普<sup>③</sup>……”——确实如此！

这些论据也许站得住脚，而且新颖之极。但我们的任务是无须加以回答。此地，我们并不构筑什么体系，因为体系让上帝给我们照管好了。我们见证一个事实。我们是历史学家，不是批评家。这个事实是否讨人喜欢，且不管它！事实是事实。——闲话

---

①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其《诗学》是古典文学的经典作品。

② 布瓦洛(1636—1711)，法国十七世纪作家，其《诗艺》是法国古典派文学的理论作品。

③ 拉阿尔普(1739—1803)，法国诗人和批评家。

少说,让我们请大家看看,正是从滑稽类型和崇高类型的丰富的结合中,诞生出近代的天才,无所不包,形式千变万化,创作无穷无尽,和古代天才的划一不二的单纯截然相反;让我们指出应该从此出发,对两种文学做出根本的、现实的区分。

不可说,古人绝对不知道有喜剧和滑稽。再说,事情也不可能是这样。万事不可能没有根由;第二个时期总是已在第一个时期内萌发。《伊利亚特》里,忒耳西忒斯<sup>①</sup>和伏尔甘<sup>②</sup>就演过喜剧,前者给人演,后者给神演。希腊悲剧中,人物众多,性格各异,不可能完全不出现一点喜剧。因此,我们还是仅记忆所及举例,墨涅拉俄斯<sup>③</sup>在宫殿门帘处的一场(《海伦》第一幕),弗里吉亚人一场(《俄瑞斯忒斯》<sup>④</sup>第四幕),半人半鱼的海神,牧神,独眼巨人等,都是滑稽人物;人身鸟足的歌妖,复仇女神,命运女神,鹰身女妖,也都是滑稽人物;波吕斐摩斯<sup>⑤</sup>滑稽到可怕;西勒诺斯<sup>⑥</sup>是滑稽小丑。

但是,我们在此感到,这部分的艺术还处于童年状态。在那个时期,史诗给一切留下了印记,史诗影响时代,也扼杀时代。古代的滑稽十分腼腆,总是想躲起来。我们感到滑稽无用武之地,以为滑稽心情不舒畅。滑稽能躲则躲,能藏则藏。牧神,半人半鱼的海神,人身鸟足的歌妖,并不十分畸形。命运女神,鹰身女妖,并非面目可憎,而是品行讨厌;复仇女神很美丽,被称作“欧墨尼得斯”,意思是“温柔或善意的女人”。其他的滑稽人物

---

① 忒耳西忒斯是希腊联军中最丑的人,却多嘴多舌。

② 伏尔甘是火神,在《伊利亚特》中称作赫淮斯托斯。

③ 墨涅拉俄斯是传说中的希腊国王,海伦的丈夫。《海伦》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④ 《俄瑞斯忒斯》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⑤ 波吕斐摩斯是最著名的独眼巨人。

⑥ 西勒诺斯是牧神之父,嗜酒。





也都戴着伟大或神性的面纱。波吕斐摩斯是巨怪；<sup>①</sup> 是国王；西勒诺斯是神。

因此，在古代的史诗总和里，喜剧几乎无人注意。既有奥林匹斯山<sup>②</sup> 的云车，泰斯庇斯<sup>③</sup> 的小车算什么？在荷马式的巨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up>④</sup>、欧里庇得斯身边，阿里斯托芬<sup>⑤</sup> 和普劳图斯<sup>⑥</sup> 又算什么？荷马把他们一扫而光，如同赫丘利<sup>⑦</sup> 把藏在他狮皮里的众矮人一扫而光。

在现代人的思想里，相反，滑稽起着巨大的作用。处处有滑稽；一方面，滑稽创造畸形和可怕，另一方面，创造喜剧和丑角。滑稽给宗教带来千百种独具特色的迷信，给诗歌带来千百种色彩绚丽的想象。是滑稽给空中，在水里，在地上，给火里，大把大把地播撒这千千万万的我们在中世纪的民间传统里发现的生动有趣的中间型生物；是滑稽使女巫的集会在夜里大跳吓人的圆舞；还给撒旦两只角，两条山羊腿，一对蝙蝠的翅膀。还是滑稽，总是滑稽，时而在基督徒的地狱里扔下但丁<sup>⑧</sup> 和弥尔顿<sup>⑨</sup> 奇异的天才将会描述的这些面目可憎的人物，时而是大群这般可笑的形体，卡罗<sup>⑩</sup> 这位滑稽的米开朗琪罗<sup>⑪</sup> 在其中大显身手。如

---

① 弥达斯是弗里吉亚国王，传说阿波罗使他长了一对驴耳朵。

② 奥林匹斯山相传是希腊众神的居住地。

③ 泰斯庇斯相传是古希腊喜剧的创始人。

④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 496—前 406)，古希腊悲剧诗人。

⑤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445—前 386)，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者。

⑥ 普劳图斯(公元前 254—前 184)，拉丁喜剧作家。雨果原注：“此地一并列出的两个名字，不能混淆。阿里斯托芬无与伦比地在普劳图斯之上；阿里斯托芬在古人的诗歌中有特殊的地位，正如第欧根尼在哲学中一样。”

⑦ 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

⑧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所著《神曲》里有《地狱篇》。

⑨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

⑩ 卡罗(1592—1635)，法国雕刻家。

⑪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

果滑稽从理想世界走进现实世界,便在现实世界里对人类搬演无休无止的嘲弄。这些斯卡拉穆恰,这些克里斯平,这些阿尔勒坎<sup>①</sup>,便是滑稽随心所欲的创造,都是人的鬼脸般的侧影,都是庄重的古代见未所见的人物,都出自古典的意大利。总之,是滑稽先后给南方的想象和北方的想象这同一出剧涂抹色彩,让斯加那雷尔围着唐璜<sup>②</sup>跌跌撞撞,让墨非斯托菲里斯在浮士德<sup>③</sup>身边低声下气。

滑稽的架势多么自在,多么率真!滑稽多么大胆地烘托出所有这些古里古怪的形体,而先前的时代则是谨小慎微,务必包包扎扎!古代的诗歌必须给瘸腿的伏尔甘配上几名伙伴,可以说力求给人物增高身材,以此掩饰其畸形。现代人的特性保存了超凡铁匠的神话,但突然给他以完全相反的性格,使这神话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滑稽化巨人为侏儒;滑稽用独眼巨人制造矮子地精<sup>④</sup>。滑稽以同样别出心裁的手法,取代勒耳那水泽的九头水怪许德拉<sup>⑤</sup>,而造出我们传说中众多当地的凶龙,有卢昂的加尔古伊,有梅斯的格拉乌伊,有特洛瓦的舍尔萨雷,有蒙莱里的特雷,有达拉斯贡的达拉斯格,这些怪物千奇百怪,它们巴洛克式的名字本身又是一大特征。这一切造物从自身的特性中取得这种有力深沉的特点,相比之下,古代有时似乎黯然失色。当然,希腊的欧墨尼得斯比之《麦克佩斯》<sup>⑥</sup>里的女巫们来,远没有如此恐怖,结果也远没有如此真实。冥王普路托不是魔鬼。

---

① 斯卡拉穆恰、克里斯平和阿尔勒坎都是意大利戏剧中的人物。

② 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中,斯加那雷尔是唐璜的仆人。

③ 浮士德是中世纪的传说人物,将灵魂卖给魔鬼墨非斯托菲里斯,让后者满足其一切欲望。

④ 地精负责守护地下的财宝。

⑤ 典出希腊神话。

⑥ 《麦克佩斯》是莎士比亚的剧本。

在我们看来,关于滑稽在艺术中的运用,可以写一本非常新颖的书。我们在书中可以指出现代人从这丰富的类型中已经取得多么强烈的效果,而今天狭隘的评论界还在加以攻击。也许,本书的主题将会让我们顺便举出这幅宏大的画卷中的某些特征。我们现在只须说明,作为崇高的对立面,作为对比的手段,我们认为滑稽是自然界可能向艺术提供的最丰富的源泉。鲁本斯<sup>①</sup>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在描绘王室盛大的典礼时,描绘加冕礼时,描绘色彩绚丽的庆典时,喜欢加上某个宫廷侏儒的丑陋形象。古代为一切事物铺盖上普天下的美,并非没有单调可言;相同的印象,总是翻来覆去,到头来会使人厌倦。崇高加上崇高,很难产生反差,我们对任何事物,即使对于美,都需要休息一下。相反,滑稽看来是一刻休息,可资比较,是怀着更新鲜、更激动的感觉,向美飞升的出发点。蝾螈<sup>②</sup>能烘托水精<sup>③</sup>;地精使气精<sup>④</sup>更美。

还可以说,接触到畸形后,给了现代的崇高某种比古代美更加伟大、更加崇高的内容;事情也应该是这样。只有当艺术是有始有终时,艺术才会更加可靠地使每一件事物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荷马的乐土离开弥尔顿的天堂这飘渺幻境,这天国芳香还很遥远,是因为伊甸园<sup>⑤</sup>的地下有一座远比异教的冥府更阴森恐怖的地狱。我们真相信弗朗切丝卡·德·里米尼<sup>⑥</sup>和贝雅特里齐<sup>⑦</sup>在这位诗人作品中真就那么迷人吗,如果诗人不把我们关进饥饿之塔,不强迫我们分享乌戈里诺<sup>⑧</sup>令人作呕的饭食?

---

① 鲁本斯(1577—1640),弗拉芒地区最伟大的画家。

② 蝾螈被古代巫师认为是火精。

③ 水精是北欧神话里的精灵。

④ 气精是凯尔特人和北欧神话里的精灵。

⑤ 伊甸园是《圣经·旧约》里的人间天堂。

⑥ 弗朗切丝卡是但丁《神曲》的人物,是为爱情做出牺牲的形象。

⑦ 贝雅特里齐是但丁的初恋情人,在《神曲》中引导但丁进入天堂。

⑧ 乌戈里诺是《神曲》的人物,这个暴君因饥饿而吞食自己的儿子。

但丁如果笔力并不雄劲,也不会如此优美动人。丰满的水泉女神,强健的半人半鱼海神,朝三暮四的西风之神,岂有我们的水精,我们的气精如此柔情似水,玲珑剔透?难道不是因为现代想象力让吸血的僵尸,吃人的妖怪,种种的魑魅魍魉,阴森森地在我们的墓园里东游西荡,才能给予其仙女这般飘飘然的形体,这般至清至纯,而异教的林中仙女是难以企及的。古代的维纳斯很美,令人赞叹不已;但是谁给让·古戎<sup>①</sup>的人物以这般修长、奇异、空灵的高雅之情,并赋予这般见所未见的充满生命和崇高的特征,还不是一旁有丁中世纪有力而粗糙的雕塑作品?

经过这样必要的详加论述,其实,还可以更深入探讨,如果读者的思想里对我们的思路没有中断,他大概会明白,滑稽这由现代的缪斯采集的喜剧萌芽,移植到比异教,比史诗更加适宜的土壤里,肯定会茁壮成长。确然,在新的诗歌里,当崇高表现本色的灵魂,有基督教的伦理纯化的灵魂,滑稽会起到衣冠禽兽的作用。崇高的类型一旦摆脱一切杂质,才会非我莫属地具有一切魅力,一切优雅,一切美丽;这样的崇高当然有朝一日会创作出朱丽叶,苔丝德梦娜,奥菲丽亚。滑稽的类型才会有一切可笑,一切残缺,一切丑陋。这样把人类,把创作一分为二的安排,激情,恶习,罪行,都会属于滑稽;只有滑稽会淫荡,阿谀,贪馋,吝啬,无耻,糊涂,虚伪;是滑稽会相继成为伊阿古<sup>②</sup>,达尔丢夫<sup>③</sup>,巴斯洛<sup>④</sup>;成为波洛涅斯<sup>⑤</sup>,阿巴贡<sup>⑥</sup>,霸尔多洛<sup>⑦</sup>;成为福斯

---

① 古戎(1510—1569),法国雕刻家。

② 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人物。

③ 莫里哀《伪君子》的主人公。

④ 博马舍《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⑤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⑥ 莫里哀《怪客人》的主人公。

⑦ 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

塔夫<sup>①</sup>,史嘉本<sup>②</sup>,费加罗<sup>③</sup>。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有千百种。这是因为从人性上来讲,美只是相对于我们的机体而言的形式,这种形式和我们机体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对比是最绝对的,一致是最深层的。因此,美总是为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但又和我们同样有限的内容。我们所谓的丑,相反,是一整套内容中不为我们掌握的局部内容,这个局部和人不相协调,而是和世间万物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丑向我们不断呈现出新的方面,但又是不完整的方面。

注视滑稽在现时代的登场和进展,是一项有趣的研究。首先,这是一次入侵,一次喷发,一次满溢;这是急流的决堤。滑稽降生后,便穿越行将就木的拉丁文学,但在拉丁文学中为佩尔修斯<sup>④</sup>,为佩特罗尼乌斯<sup>⑤</sup>,为尤维那利斯<sup>⑥</sup>增光添彩,并留下一部阿普耳乌斯<sup>⑦</sup>的《金驴记》。从此开始,滑稽注入重铸欧洲的各新兴民族的想象力。滑稽在说唱文学,在野史遗事,在传奇创作中滚滚而来。我们看到滑稽从南到北地推进。滑稽在条顿民族的梦境里十分活跃,同时以其新鲜的气息,使西班牙令人赞叹的谣曲生动活泼,这是骑士制度真正的《伊利亚特》。例如,也是滑稽在《玫瑰传奇》中如此描绘一场庄重的庆典,选举国王:

大个子农民被人选中,  
此人瘦得和骨架相同。

---

①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中的人物。

② 莫里哀《史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

③ 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的主人公。

④ 佩尔修斯(34—62),拉丁讽刺诗人。

⑤ 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著有《萨蒂利孔》。

⑥ 尤维那利斯(60—约140),拉丁讽刺诗人。

⑦ 阿普耳乌斯(125—180),拉丁作家,有小说《金驴记》传世。

滑稽尤其给中世纪艺术的佼佼者,这精美的建筑印上自己的特征。滑稽把烙印刻上大教堂的额头,把众多的地狱和净界嵌入大门的穹隆部分,让地狱和净界在彩绘玻璃窗上熠熠生辉,在柱头的四周,贴着檐壁,在屋顶边缘,铺陈怪兽和魔鬼。滑稽在民居的木头正墙上,在城堡的石头正墙上,在宫殿的大理石正墙上——展现,多种多样。滑稽又从艺术进入民间习俗;又让人民为喜剧中的丑角拍手鼓掌,又给国王送来宫廷的弄臣。以后,注重宫廷礼仪的世纪,滑稽甚至会在路易十四的床头展示斯卡隆<sup>①</sup>。这期间,滑稽涂绘纹章,是滑稽在骑士的盾牌上画上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封建时代的象形文字。滑稽又从民间习俗深入律法;千百种古怪的风俗习惯可资证明其一度存在于中世纪的典章制度中。滑稽既让满身污秽不堪的泰斯庇斯跳进自己敞篷的小车,又和法院书记团<sup>②</sup>在这张大名鼎鼎的大理石桌子上翩翩起舞,这张桌子既用来为民间闹剧演戏,又举行王家庆宴。最后,滑稽被艺术,被民俗,被律法接受后,终于进入教堂。我们看到在每个天主教的城市里,滑稽安排某个稀奇的仪式,某个古怪的游行,使宗教和种种迷信结伴而行,崇高的周围是无奇不有的滑稽。可以概括地描绘滑稽,在此文学曙光初照时,滑稽的激情,滑稽的创造活力如此强劲,能在现代诗歌的大门前,一口气扔下三个滑稽荷马:意大利有阿里奥斯托<sup>③</sup>,西班牙有塞万提斯<sup>④</sup>,法国有拉伯雷<sup>⑤</sup>。

要进一步揭示滑稽对第三期文明的这种影响,材料会是异

---

① 斯卡隆(1610—1660),法国滑稽作家。路易十四后来娶斯卡隆的遗孀为妻。

② 法院书记团在当时拥有特权,经常组织民间戏剧演出。

③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有名著《疯狂的罗兰》。

④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是著名小说《堂吉珂德》的作者。

⑤ 拉伯雷(1494—1553),法国作家,有《巨人传》传世。

常丰富的。在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时期，一切表明：滑稽和美的契合是密切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即使是民间最纯朴的传说，有时也以令人赞美的直觉，解释现代艺术的这个谜。古代是写不出《美人与兽》<sup>①</sup>来的。

的确可以说，在我们刚才关注的时代里，滑稽对于崇高的优势，在文学里是十分明显的。但这是一阵狂热的反应，是求新的热情时尚，事过境迁；这是第一阵的浪潮，会慢慢退去。美的类型不久将重新扮演其角色，重新行使其权利，这并不排斥另一个原则，但将凌驾于其上。现在，是滑稽知足的时候了，能在牟里罗<sup>②</sup>的王家壁画里，在韦罗内塞<sup>③</sup>神圣的画页中，在画里占有一小角地位；是滑稽知足的时候了，能参与艺术为之骄傲的两幅精美的《最后的审判》，参与米开朗琪罗使梵蒂冈增辉的这幅迷人而又恐怖的画面，参与鲁本斯沿着安特卫普<sup>④</sup>大教堂的拱门让人纷纷跌进地狱的可怕场景。是两大原则之间建立平衡的时候了。有一个人，一位至尊的诗人，“至尊的诗人”<sup>⑤</sup>，诚如但丁之称谓荷马，将确定这一切。两种对立的天性联合起两股火焰，而从这两股火焰中，莎士比亚跃然而出。

这样，我们来到了现代诗歌的顶峰。莎士比亚就是正剧；而正剧将滑稽和崇高，将恐怖和可笑，将悲剧和喜剧，熔于一炉。正剧是诗的第三期和当今文学的本色特征。

如是，可以简要概述我们讨论至此的各种事实，诗有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对应一种社会时代：颂歌，史诗，正剧。原始时代是

---

① 《美人与兽》是法国女作家勒普兰斯·德·博蒙(1711—1780)的著名童话故事。

② 牟里罗(1618—1682)，西班牙画家。

③ 韦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④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城市。

⑤ 原文为意大利文。

抒情的,古代是史诗的,现代是戏剧的。颂歌咏唱永恒,史诗赞颂历史,正剧描绘生活。第一期诗歌的特征是天真,第二期诗歌的特征是纯朴,第三期诗歌的特征是真实。游唱诗人标志着抒情诗人向史诗诗人的过渡,如同传奇作者是史诗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过渡;历史学家是和第二时代同时诞生的;编年史作者和评论家是和第三时代同时出现的。颂歌的人物是超凡的人:亚当,该隐,挪亚<sup>①</sup>;史诗的人物是巨人:阿喀琉斯,阿特柔斯,俄瑞斯忒斯;正剧的人物是凡人: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奥赛罗。颂歌借理想生存,史诗维系于伟大,正剧以真实立命。总之,这三方面的诗歌来自三大源头,《圣经》,荷马,莎士比亚。

以上就是,我们对此仅限于列出结果,以上就是思想在人和社会的不同时代的各种面貌。上述三张脸,是青年、壮年和老年的脸。如果我们审视一种特殊的文学,或总体上的各种文学,最后会得到相同的事实:抒情诗人先于史诗诗人,史诗诗人先于戏剧诗人。在法国,马莱伯<sup>②</sup>先于沙普兰<sup>③</sup>,沙普兰先于高乃依<sup>④</sup>;在古希腊,奥尔甫斯先于荷马,荷马先于埃斯库罗斯;在圣书里,《创世记》先于《列王纪》,《列王纪》先于《约伯记》;或者,就我们刚才简述过的各时期诗歌的大范围而言,《圣经》先于《伊利亚特》,《伊利亚特》先于莎士比亚。

确然,社会开始时咏唱自己的梦想,接着叙述自己的功业,最后描绘自己的思想。顺便提一下,由于最后一个原因,正剧集中各种对立的品质,可以既有深度,又鲜明生动,既有哲学,又有色彩。

---

① 三位《圣经》人物。亚当是人类的始祖。该隐是亚当的长子。挪亚是洪水以后的人类始祖。

② 马莱伯(1555—1628),法国诗人,被认为是古典诗歌的先驱。

③ 沙普兰(1595—1674),法国诗人,著有史诗《贞女》。

④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作家,一六三六年上演《熙德》。



此地还必须补充说,自然里和生活里的一切,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因为一切要出生,活动和死亡。如果把想象神奇的比较作用加上推理严格的演绎作用不算可笑的话,诗人就可以这么说,日出是一首颂歌,日中是雄壮的史诗,日落是一出昼与夜、生与死搏斗的凄婉的正剧。可这样也许有诗意,也许是犯傻;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sup>①</sup>

我们要坚持以上的各种事实;再补充一点重要的看法。我们丝毫无意给诗的三个时代规定一个特有的领域,而仅仅确定三个时代突出的特性。《圣经》这座神的抒情纪念碑,如同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包含了萌芽状态的史诗和正剧,即《列王纪》和《约伯记》。我们在所有荷马的诗篇中看到抒情诗的残余和戏剧诗的开端。颂歌和正剧在史诗中交汇。一切中有一切;只是在每一种事物中有某种启动因素,其他因素都受其制约,这启动因素把自己的特性强加给整体。

正剧是完整的诗歌。颂歌和史诗只会有萌芽状态的正剧;正剧却会有发展状态的颂歌和史诗。有人说:“法国人没有史诗的头脑”<sup>②</sup>,说出了一件正确而敏感的事情;即使他说的是“现代人”,这句风趣的话说得也很深刻。毋庸置疑的是,尤其在这部妙不可言的《阿塔莉》<sup>③</sup>中,会有史诗的天才,此剧高远,此剧朴素而又崇高,这王权鼎盛的世纪无法理解。还可以肯定,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系列具有史诗的内容。但主要是抒情诗才适合正剧;抒情诗不妨碍正剧,适应任何的剧情需要,在正剧的各种形式下灵活自如,时而崇高如爱丽儿,时而滑稽如凯列班<sup>④</sup>。我们

---

① 据说,这是一位几何学家对拉辛悲剧《菲德拉》的感想。

② 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提到有评论家持这样的看法。

③ 法国古典作家拉辛于一六九一年创作的悲剧。

④ 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正一反”的两个人物。

的时代首先是戏剧的时代,也因此是卓越的抒情诗时代。因为,在开端和结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落中有某些日出的特点;老人重又变成孩子。但这最后的童年和第一个童年是不同的;晚年可怜,而童年欢乐。抒情诗也是这样。抒情诗在先民的初期,绚丽夺目,耽于幻想,衰落时阴沉忧郁,沉思默想。《圣经》的开篇《创世记》欣欣向荣,结束篇《启示录》<sup>①</sup> 怒气冲冲。近代的颂歌仍然富有灵气,但已不再浑然无知了。现代颂歌静观少,沉思多;它的幻想是忧伤。我们看到近代颂歌分娩时,这位缪斯交合的是正剧。

我们可以借一个形象,便于更好掌握上文大胆提出的思想,可以把原始的抒情诗比成平静的湖面,反映出天上的云彩和星星;史诗是从湖里流出的大河,映衬出两岸,森林,乡野和城池,滚滚流入海洋。最后,正剧如湖面反映天空;正剧如大河反映两岸;但是只有正剧才有深渊,才有风暴。

在现代诗歌中,一切归于正剧。《失乐园》先是正剧,然后才是史诗。因为,大家知道,长诗首先是以这样一种初期的形式出现在诗人的想象中的,而现在也是这样保存在读者记忆中的,旧有的戏剧构架在弥尔顿的史诗建筑中是十分突出的<sup>②</sup>!当但丁写完其可怕的《地狱篇》,关上地狱的大门,他天才的直觉使他看到,这首洋洋大观的诗作发自一出戏,而不是一首史诗;他在这座浩大的纪念碑的封面,以其青铜的大笔,写下:《神曲》<sup>③</sup>。

我们这就看到,近代仅有的两位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诗人,和他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和他一样,为我们的一切诗歌涂上一

---

① 《启示录》是《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篇。

② 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提到弥尔顿年轻时曾写过一幕半悲剧,题材和《失乐园》相同。

③ 原文是意大利文。《神曲》的字面意义是《神的喜剧》。

层戏剧的色彩；他们也和他一样，融合滑稽和崇高；但丁和弥尔顿在这座背倚莎士比亚而立的文学大厦中，远非各自为政，而可以说是建筑物的两座支持的拱扶垛，他则是中央的大梁，他们两人是拱门的墙垛，而他是拱顶石。

此地，请允许我们概括已经陈述过的几点思想，这几点需要强调。我们已经说过，现在需要再说一下。

有一天，基督教对人说：“你是双重的，你由两种生命组成，一种会死亡，另一种是永生的，一种是肉体的，另一种是空灵的，一种是被欲望，被需要，被激情拴住的，另一种登上热情和幻想的翅膀，前一种生命永远附身于母亲大地，后一种不断飞升向自己的故国天空，”从这一天起，正剧便诞生了。这每天发生的反差，这时时刻刻在生命里永远存在的两个相反原则间的斗争，从摇篮到坟墓不断争夺人，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诞生于基督教的诗，我们现代的诗，是正剧；正剧的特征是真实；真实源自崇高和滑稽两大类型十分自然的组合，在正剧里相交，如同在生命里，在万物里相交一样。因为，真正的诗，完整的诗，存在于对立面的和谐之中。再说，现在是大声说出来的时候了，此地尤其如此，例外才可以证明规律，凡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存在于艺术。

由此角度来评价我们细枝末节的清规戒律，以理顺繁琐的迷宫，以解决最近两个世纪评论家辛辛苦苦为艺术构筑起来的这些不值一提的问题，我们会对清理戏剧问题之迅捷印象很深。正剧只须走上一步，就能砍断小人国<sup>①</sup>的士兵自以为趁它睡着时捆住它的一根根蜘蛛丝网。

如是，多少糊涂的学究们（各有各的说法）自以为，畸形，且

---

① 指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所著《格利佛游记》里的故事。

陋,滑稽,从来不是艺术模仿的对象,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滑稽是喜剧,喜剧显而易见属于艺术。达尔丢夫并不美,普尔索涅克并不高贵;普尔索涅克和达尔丢夫都是艺术可贵的表现。

如果他们被从第二道防线里驱赶出来,重复禁止滑稽和崇高相结合,禁止喜剧融合于悲剧的一套,我们要请他们看到,在基督教民族的诗歌里,这两大类型中第一类代表人的兽性,第二类代表灵魂。艺术的这两根主茎,如果有人硬是不让它们的枝叶长到一起来,如果有人非让它们分开不可,那结出来的果实,一方面只会是恶行和可笑的抽象,另一方面是罪行、英勇和美德的抽象。两个类型这样彼此孤立,各管各的,只会各走各的道,而在中间,你在右边,他在左边,丢下了真实。可见应该在抽象之后,剩下要表现的是人,在这些悲剧和喜剧之后,剩下要做的是创作正剧。

在正剧里,正如我们如不能实施,至少可以理解,一切彼此衔接,相互演绎,和在现实里一样。肉体 and 灵魂一样,也在剧里有自己的作用;人和人,事和事,在这双重的作用下,变得时而可笑,时而恐怖,有时候则同时恐怖和可笑。如是,法官会说:“判死刑,我们吃饭去吧!”<sup>①</sup>如是,罗马元老院会辩论图密善<sup>②</sup>的大菱鲆。如是,苏格拉底吞饮毒芹,谈论灵魂不灭和惟一的神时,会停下话来,嘱咐杀只鸡祭埃斯科拉庇俄斯<sup>③</sup>。如是,伊丽莎白<sup>④</sup>会咒骂时说的是拉丁文。如是,黎塞留<sup>⑤</sup>会受得了约瑟,而路易十一受得了他的理发师、魔鬼奥利维埃师傅。如是,

---

① 典出伏尔泰的剧本《苏格拉底》。

② 图密善(81—96),罗马皇帝。典出尤维那利斯的《讽刺诗》。

③ 埃斯科拉庇俄斯是罗马神话里的医神。典出柏拉图的著作。

④ 伊丽莎白(1533—1603),英国女皇。

⑤ 黎塞留(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宰相。约瑟·杜·特朗布莱是他的亲密顾问。

克伦威尔会说：“我的袋子里装着国会，我的口袋里装着国王”<sup>①</sup>；或者用他签署查理一世<sup>②</sup> 死刑法令的手，笑着给还他法令的一个弑王者泼了一脸的墨<sup>③</sup>。如是，恺撒站在凯旋的战车上会害怕翻车<sup>④</sup>。因为，天才的人物，即使再伟大，身上总有嘲弄其智力的愚蠢的一面。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接近人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身上才有戏。拿破仑已深信自己也是人，说过“在崇高和可笑之间，只有一步路”<sup>⑤</sup>；这个激情的灵魂吐露的真言，照亮了艺术，也照亮了历史，这句苦恼的呐喊概括了正剧，也概括了人生。

令人震惊的事情，是所有这些反差也都发生在诗人自己身上，诗人是人。诗人由于为存在而沉思，由于总是发挥对世事的嘲弄，由于对我们的缺陷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些使我们大笑的人都变得愁面苦脸。这些德谟克利特<sup>⑥</sup> 也都是赫拉克利特<sup>⑦</sup>。博马舍黯然，莫里哀阴沉，莎士比亚忧伤。

所以，滑稽是正剧最高的美之一。滑稽不仅仅是一种方便，而经常是一种需要。有时候，滑稽成群结队而来，性格完整：当丹，普吕西阿斯，特里索坦，布里杜瓦宗，朱丽叶的奶妈<sup>⑧</sup>；有时候，刻上恐怖的烙印，如同理查三世，贝雅尔，达尔丢夫，墨菲斯托菲里斯<sup>⑨</sup>；有时候，甚至蒙上优雅、高贵的面纱，如费加罗，奥

---

① 见维勒曼著的《克伦威尔传》。

② 查理一世(1600—1649)，英格兰国王，一六四九年被处死。

③ 见维勒曼著的《克伦威尔传》。

④ 评者认为此事不确。

⑤ 典出普拉特所著《一七八二年华沙大公国使馆史》。

⑥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3—前370)，古希腊乐观派哲学家。

⑦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悲观派哲学家。

⑧ 分别是拉辛、高乃依、莫里哀、博马舍和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

⑨ 分别是莎士比亚、博马舍、莫里哀和歌德剧中的人物。

斯里克,茂丘西奥,堂璜<sup>①</sup>。滑稽到处渗透,因为,正如最庸俗的人会不时达到崇高的境界,同样,最高贵的人也会经常付出粗俗和可笑的代价。因此,滑稽经常无从捉摸,经常无从感觉,但总在舞台上,即使它缄默不语,即使它藏而不露。有了滑稽,才没有单调的感觉。滑稽在悲剧里时而叫人发笑,时而叫人恐怖。滑稽会让药剂师遇上罗密欧,让女巫遇上麦克佩斯,让三个掘墓人遇上哈姆雷特。最后,也有的时候,滑稽也能,如在李尔王和他弄臣的一场戏里,让哇里哇啦的喊叫和心灵中最崇高、最阴沉、最幻想的音乐打成一片,而并不显得不协调。

以上,就是莎士比亚这位戏剧之神以他独特的方式,以他既不必模仿、也无法模仿的方式,所能做到的事情,在莎士比亚身上,似乎像是三位一体,汇聚了我国舞台上三位具有特色的伟大天才:高乃依,莫里哀,博马舍。

我们看到,武断地划分文学体裁,在理性和趣味面前不攻自破。破除两条同一律,也并不更费力气。我们说两条同一律,而非“三条”<sup>②</sup>,剧情的统一,或整体的统一,是惟一正确的,有道理的,这历来不成问题。

这些杰出的同时代人,外国人或本国人<sup>③</sup>,已经通过实践和理论,攻击过这一伪亚里士多德法规中的基本法则。再说,斗争也不必很长。这幢古旧的经院破屋的小梁已经蛀得厉害,第一次震动时已经开裂!奇怪的事情,是墨守成规者自称他们两个同一律的基础是逼真性,而恰恰是真实性置逼真性于死地。事实上,还有比这前厅,这过道,这过厅更不真实的事情吗?我们

---

① 分别是博马舍、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剧中的人物。

② 古典主义提倡的“三一律”,指剧中时间、地点和剧情的统一。

③ “外国人”可指德国的施勒格尔,意大利的曼佐尼等,“本国人”可指斯塔尔夫人,斯丹达尔等。

的悲剧热衷到这些平常地方来开展剧情,我们不知道阴谋家如何来此地痛斥暴君,而暴君如何来此地痛斥阴谋家,你也来,我也来,仿佛双方在牧歌中相约:

请轮流咏唱;缪斯喜欢轮唱。<sup>①</sup>

我们在哪儿见过这样的前厅和过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违反逼真性的?我们且不说极其违反真实,学究们把真实用滥了,而是违反逼真性。结果,一切非常有特色的剧情,非常亲密、非常有地方色彩的剧情,是不能在过厅或十字路口发生的,也可以说,整出戏都是在幕后发生的。可以说,我们看戏只看到剧情的肩膀;剧情的手在别的地方。我们只听到讲故事,没有见到情节;只听到描写,而没有剧情的场景。把庄重的人物放在戏和我们中间,如古代的合唱队,走过来对我们叙述神庙里、宫殿里、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忍不住要向他们喊将出来:“真是这样!那带我们到现场去!到现场才有意思,这肯定好看呐!”他们大概会这般回答:“这可能让你们高兴,让你们感兴趣,但问题不在这儿;我们要捍卫法国墨尔波墨涅<sup>②</sup>的尊严。”原来如此!

但有人会说,你所抛弃的这条规则是从希腊戏剧借来的。——希腊的戏剧和正剧又在什么地方和我们的正剧和戏剧相似呢?再说,我们上文已经交代,古代的舞台异乎寻常的宽大,可以包容一个完整的地方,以致诗人能根据剧情的需要,随意将剧情从剧院的一个地点挪到另一个地点,这样大致相当于场景的变化。奇怪的矛盾!希腊的戏剧完全屈从于一个民族和宗教的目的,其自由的方式和我们的戏剧是迥然不同的,我们戏

---

① 见维吉尔的《牧歌》。

② 墨尔波墨涅是掌管悲剧的缪斯。

剧的惟一目的是消遣,如果愿意,是教育观众。这是因为一方仅仅服从自身特有的规则,而另一方接受一些和其本质格格不入的条件。一方是艺术的,另一方是人为的。

时至今日,我们开始懂得确切的地点是现实性的首要因素之一。不仅只有说话、行动的人物,才在观众的心里刻画下事件的忠实印记。某一场灾难发生的地点便成为这场灾难可怕而不可分割的见证人;少了这样一位不说话的证人,会使历史上最重要的场面在剧中显得不完整。诗人敢在玛丽·斯图亚特<sup>①</sup>的卧室以外的地方杀死里基奥吗?敢在堆满木桶、车水马龙的铁铺街以外的地方刺杀亨利四世<sup>②</sup>吗?敢在老市场以外的地方烧死贞德<sup>③</sup>吗?敢急忙派遣吉斯公爵<sup>④</sup>到他想策动民众集结的这座布卢瓦城堡以外的地方去吗?敢把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sup>⑤</sup>在这两座阴森的广场以外的地方斩首吗,此地看得见怀特豪尔宫和杜伊勒里宫,似乎他们的绞架可和自己的王宫遥相呼应。

时间的同一律未必比地点的同一律更加站得住脚。剧情必须限定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这和剧情限定在前厅内同样可笑。每种剧情都有自己需要的时间,也都有自己特定的地点。发生任何事件,配上相同剂量的时间!用同一个尺寸,去配任何事物!他们会嘲笑一个鞋匠,竟想不问脚大脚小,给套上同一只

---

①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67),苏格兰女王。里基奥是女王的第一个情人。由席勒剧本《玛丽·斯图亚特》的改编本不久前在法国上演,十分成功。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

③ 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英雄,在鲁昂市中心的老市场被火刑处死。但德国席勒的剧本里把贞德处理成在战斗中牺牲。

④ 吉斯公爵(1550—1588)被国王骗至布卢瓦的王家城堡里谋杀。不久前新闻界对历史剧《布卢瓦的三级会议》的史实多有讨论。

⑤ 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在今天的协和广场被处死,广场一边即是王宫杜伊勒里宫。



鞋。时间的同一律,配上地点的同一律,像是囚笼的栅栏,再刻板地通过亚里士多德把老天爷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展示的一切事情,各国人民,各色人物塞进笼子!这是给人给物削足适履,这是让历史嘲弄人;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此一来,全都胎死腹中:这样,这些教条式的削足适履只能达到平常的结果:史籍中鲜活的内容到悲剧里都已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三一律的笼子里关着的经常是一具骷髅。

再者,如果二十四小时可以包容在二小时内,那四小时可以包容四十八小时当然是符合逻辑的。莎士比亚的同一律也就不是高乃依的同一律了。可悲!

可这正是两个世纪以来,平庸、嫉妒和故步自封给天才造成的可怜的麻烦!正是这样限制我们最伟大诗人的创造。他们用三一律的剪刀剪去了这些诗人的翅膀。作为交换,从高乃依,从拉辛身上摘下雄鹰的羽毛之后,他们又给了我们什么呢?康皮斯特龙。<sup>①</sup>

我们明白也许有人会说:频繁更换布景,会让观众糊涂和疲劳,会对观众的注意力产生迷惑的效果;同样情况,一再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这样必然需要归纳,使观众冷静下来;还要担心在剧情的中间留下空白,这会妨碍剧情的各部分紧密衔接,此外,还会让观众不知所措,因为观众并不了解这些空白处的情节……——可是,这恰恰是艺术的难处。这正是这个或那个主题所特有的麻烦之处,不能立下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要由天才加以解决,而不靠“诗学”加以排除。

可是,给思想把关的卫士会叫起来,你们抛弃的这些同一

---

<sup>①</sup> 康皮斯特龙(1656—1723),法国平庸的剧作者。

律,一些大天才也接受了呀!——对,很不幸!如果这些俊杰之才给他们放手的话,本来会做出多少成绩来?至少,他们接受你们的锁链不是没有斗争的。只要看看皮埃尔·高乃依最初为他妙不可言的《熙德》受到迈雷<sup>①</sup>、克拉弗雷<sup>②</sup>、多比涅克<sup>③</sup>和斯居代里<sup>④</sup>的围攻!他向后辈揭露这些人是如何粗暴的,他说他们“为亚里士多德都气得脸色煞白!”<sup>⑤</sup>应该看看别人是怎么说他的,我们举当时的文字:“年轻人,要教人,先要学习,除非是斯卡利杰<sup>⑥</sup>或者是海因修斯<sup>⑦</sup>,这叫人受不了!”对此,高乃依跳了起来,便问这是否想把他贬低到“克拉弗雷下面的下面”!于是,斯居代里为此傲慢感到愤慨,提醒“这位《熙德》又高又大的作者……塔索<sup>⑧</sup>这当时最伟大的人说过的谦虚话,以此开始为自己一部最美的作品辩护,反击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尖刻、最不公正的审查机关。高乃依先生”,他说:“在答复中表明他离这位杰出的作家的稳重很远,离他的功绩也很远。”这位“如此正确、如此客气被禁的年轻人”竟敢抗拒;于是,斯居代里又动手;他向“卓越的学士院”求助:“啊,我的评审家们,请宣布和你们身份相当的判决,应该让全欧洲知道,《熙德》不是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的杰作,而是高乃依先生本人最不明智的剧作。你们应该这样做,尤其为你们的荣誉,也为我们国家与此休戚相关的荣誉:考虑到那

---

① 迈雷(1610—1667),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② 克拉弗雷曾有《克拉弗雷先生致高乃依先生的信》。

③ 多比涅克(1604—1676),法国戏剧评论家,著有《戏剧实践》(1657)。

④ 斯居代里(1601—1667),法国作家,一六三七年发表《关于〈熙德〉的意见》,成为高乃依的死对头。

⑤ 见高乃依的《高乃依先生的辩护信,兼答复斯居代里先生关于〈熙德〉的意见》。

⑥ 斯卡利杰(1484—1558),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其《诗学》(1561)里包含古典理论的基础。

⑦ 海因修斯(1580—1655),荷兰人文主义者,因整理出版古典作品闻名。

⑧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著有长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等。

些外国人既有塔索,又有瓜里尼<sup>①</sup>。看到这部杰作,会以为我们最伟大的大师只是些学徒而已。”可从这几行不无教益的文字中,嫉妒的习惯势力反对新生人才的惯用手法,这种手法今天还在继续,例如,对拜伦<sup>②</sup> 爵士的初作竟写出如此古怪的文字。斯居代里给我们看了这种手法的精华。如是,天才人物早期的作品比新作更受人欣赏,才能证明他在往下走,而不是往上走,《梅利特》和《宫殿长廊》<sup>③</sup> 放在《熙德》之上;接着,死者的名字总是摔在活人的头上;用塔索和瓜里尼(瓜里尼!)攻击高乃依,如同以后用高乃依攻击拉辛,用拉辛攻击伏尔泰,如同用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攻击今天崛起的力量。我们看到,这手法已经破旧,既然这手法总有用处,要让它管用。此时,这个可怜的大人物还在喘气。斯居代里真是了不起,这出悲喜剧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发了急,对高乃依又是责难,有是责骂,他无情地发射古典主义的炮火,非要《熙德》的作者“看到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章、第十六章什么叫次要情节”,他又借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一章猛烈攻击高乃依,这一章就有对《熙德》的谴责,又借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十卷,又借玛尔塞林努斯<sup>④</sup> 的“第二十七卷,可以看出”;又借悲剧《尼俄柏》和《耶弗他》,又借“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又借欧里庇得斯的范例;又借“海因修斯的第六章《悲剧的构成》,小斯卡利杰的诗篇”;最后,“又以婚姻的名义,又借教规学者及法学家”。前面的论据是写给学士院看的,最后一个论据是给红衣主教<sup>⑤</sup> 的。先是针砭,继之大棒。要有评判者

---

① 瓜里尼(1538—1612),意大利诗人。

②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在此批评《爱丁堡评论》的一篇文章。

③ 这是高乃依早期的两篇剧本。

④ 玛尔塞林努斯是第二十九任教皇(296—304)。

⑤ 红衣主教指宰相黎塞留。

解决问题。夏普兰<sup>①</sup> 做出决定。高乃依受到谴责,雄师被封上了口,或者如当时所说,“小嘴乌鸦”<sup>②</sup> 被“拔光了毛”。现在看来,以上就是这出滑稽戏的痛苦的一面:正是这样初试锋芒,便受挫折,这位完全是现代的天才,深受中世纪和西班牙的熏陶,被迫自己欺骗自己,改而投身古代题材,为我们写出这座西班牙式的罗马,无疑很崇高,但是也许除了因其骄傲和天真的色彩在上个世纪备受讥讽的《尼科梅德》<sup>③</sup> 之外,我们既看不到真正的罗马,也看不到真正的高乃依。

拉辛也感受到相同的厌恶,只是没有进行相同的反抗。他的天才及性格里没有高乃依的高傲的暴烈。他不声不响地迁就,让自己美妙的悲歌《以斯帖》,自己精彩的史诗《阿塔莉》<sup>④</sup>,任由同时代人藐视。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如果拉辛当年没有因为当代的偏见而不能动弹,如果他不那么经常被古典主义的水雷击中,他本来不是不会在剧里,在那喀索斯<sup>⑤</sup> 和尼禄<sup>⑥</sup> 之间,安排罗库斯特<sup>⑦</sup> 的,尤其不会把宴会那场精彩的戏塞到幕后去演的:戏里塞内加<sup>⑧</sup> 的学生用和解的酒杯毒死布里塔尼居斯。<sup>⑨</sup> 可是,我们能要求鸟儿在密封的容器里飞翔吗?——从斯居代里到拉阿尔普,趣味高雅之士让我们损失了多少美啊!本来会有一部多好的作品,被他们干烈的风在萌芽时吹干吹枯。说起

---

① 夏普兰(1595—1674),法国评论家和诗人,曾代表法兰西学士院发表《学士院关于〈熙德〉的意见》。

② “高乃依”的名字在法语里的意思是“小嘴乌鸦”。

③ 高乃依一六五一年上演的悲剧。

④ 拉辛晚年上演的两部宗教题材的悲剧。

⑤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死后变成水仙花。

⑥ 尼禄是罗马暴君。

⑦ 罗库斯特是古罗马投毒的女人。

⑧ 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拉丁哲学家,曾是尼禄的老师。

⑨ 布里塔尼居斯是尼禄的同父异母兄弟,被尼禄派人毒死。拉辛一六六九年上演悲剧《布里塔尼居斯》。

来,我们的大诗人透过这些折磨,仍然放射出自己的天才。有人要用教条和规则堵死他们,却也枉然。他们如同希伯来巨人<sup>①</sup>,把他们监狱的大门一起带到了山上。

有人会唠叨,以后大概还会有人唠叨:“遵循三一律!模仿典范!正是三一律培养出了典范!”且慢!此地有两种典范,一是三一律以后成为的典范,一是以前据其提出三一律的典范。而天才应该在这两类典范的哪一类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虽说和学究打交道总是很苦的,但是给学究一点教训比从学究处领受教训,不是要强多少倍吗?而要说模仿?反光能胜于光明吗?总在同一个圈子里转悠的卫星,能胜于中央发光的星球吗?维吉尔加上他的全部诗作,只是荷马的月亮而已。

让我们再看看,模仿谁?古人?我们刚才已经证明,古人的戏剧和我们的戏剧毫不相干。再说,伏尔泰不喜欢莎士比亚,他也不喜欢希腊作家。他会对我们解释:“希腊人随便创作的戏,对我们而言,未必不叫人反感。希波吕托斯<sup>②</sup>摔伤后,清点他的伤口,发出痛苦的喊叫。菲罗克忒斯<sup>③</sup>陷入深深的痛苦;浓黑的血从他伤口流出。俄狄甫斯<sup>④</sup>身上淌满从他自己剜出的眼睛里滴下的鲜血。我们听到被自己儿子掐住喉咙的克吕泰涅斯特拉<sup>⑤</sup>在呼喊,厄勒克拉特在戏里呼喊:‘打呀,不要手软,她也没有放过我父亲。’普罗米修斯被绑在岩石上,钉子钉进他的肝和胳膊。复仇女神以不停的尖叫声回应厄勒克拉特血淋淋的幽魂……在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如同在伦敦莎士比亚时代,艺术

---

① 指圣经故事里的大力士参孙完成的事业之一。

② 希波吕托斯是雅典王忒修斯的儿子。

③ 菲罗克忒斯是神话中的弓箭手。

④ 俄狄甫斯发现自己弑父娶母的命运应验后,刺瞎自己双眼,流浪而死。

⑤ 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阿伽门农王的妻子,伙同姘夫谋杀丈夫。后被子女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拉特杀死。

还处于童年时代。”——模仿今人？哎！模仿模仿品！请高抬贵手！

“不过，”有人会反对我们说：“以你对艺术的理解而言，你似乎只等有大诗人来，总是指望有天才？”——艺术不会指望平庸。艺术对平庸无所要求，不知平庸为何物，平庸对艺术是不存在的；艺术给的是翅膀，而不是拐杖。唉！多比涅克遵循三一律，康皮斯特龙模仿了典范。这于艺术何干！艺术不为蚂蚁建造宫殿。艺术让蚂蚁建它们的蚁巢，也不知道蚂蚁是否会在艺术的基础上，建造艺术殿堂的仿制品。

学院派的批评家置他们的诗人于古怪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断向诗人呼喊：模仿典范！另一方面，他们又惯于宣称“典范是不能模仿的”！面如果他们的工匠靠辛勤劳作，成功地让某件苍白的复制品，某件大师的仿制品进入这支队伍，这些无情无义之辈看看新的“拓本”<sup>①</sup>，时面喊一声：“这一点都不像！”时而又“这像极了！”根据特制的逻辑，反正不论哪一种说法，都是批评。

让我们大胆地讲出来。是时候了，当此时代，自由如同是阳光，处处涌现，但却在世界上最理所当然是自由的地方，却在思想的领域里除外，是件古怪的事情。举起榔头，砸烂理论、诗学和体系。把这古老的挡住自由大门的石灰墙推倒！没有规则，也没有典范；或者说，别无规则，只有自然的一般法则，翱翔在各门艺术之上，只有专门的法则，对每一部作品而言，取决于每个主题特有的存在条件。这些法则是永恒的，内在的，长盛不衰；也有的法则是可变的，外在的，只有一次有用。第一类的法则是支撑房屋的栋梁；第二类的法则是脚手架，用来建造房屋，每次

---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

盖房屋会重新搭起来。最后,前面的法则是骨架,后面的法则是正剧的服装。再说,后面这些法则也没有写在诗学作品里。里什莱<sup>①</sup>没有想到这一点。天才重揣测,不重学习,对每一部作品,从事物的一般道理中推出第一类法则,仅仅从他处理主题的全部剧情里推出第二类法则;这和化学家不同:为锅炉点火,烧热坩埚,分析后予以毁掉;而是和蜜蜂相同:靠金色翅膀飞舞,在每一朵花上停留,提取蜜汁,而花萼仍不失其光彩,花冠仍不失其芳香。

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诗人只应听取自然的建议,真实的建议,灵感的建议,灵感也是一种真实和自然。洛贝·德·维加<sup>②</sup>说:

我想写一部喜剧的时候,  
用六把锁把教条锁起来。

的确,要把教条锁起来,上“六把锁”不算多。诗人务必当心,不要抄袭任何人,莫里哀不要抄,连莎士比亚也不抄,高乃依不要抄,连席勒也不抄。如果真有才华的人竟然不惜放弃自己的本性,把个人的特色丢弃一边,把自己变成别人,他扮演这种纯粹模仿的角色,自己可就一无所有了。这是神变成了仆人。应该从源头汲取。同一片生命的汁液,在大地上滚流,产生森林里的各种树木,如此千姿百态,果实如此纷繁,枝叶如此扶疏。也是同一个自然,启示并营养了各不相同的天才。真正的诗人是一棵树,可以被四方的风吹刮,可以接受各种露水的滋润,像结果

---

① 里什莱(1631—1698),法国古典派辞书编纂家,著有《法语作诗法》等。

② 维加(1562—1635),西班牙作家,戏剧诗人。引诗引自他的《创作喜剧的新艺术》(1609)。

一样完成自己的作品,正如“寓言树”<sup>①</sup>上结出寓言。何必挂靠一位大师呢?何必嫁接上一个“典范”呢?宁可做荆棘或大蓟,像雪松和棕榈树一样受到同一片大地的滋养,也不做这些大树上的菌类或苔藓。荆棘能活,菌类寄生。再说,这雪松,这棕榈树,即使再高再大,也不能吸吮这些大树上的树汁,自己也会变得高大。巨人身上的寄生虫,充其量也只是侏儒。橡树纵然是高干大木,也只能滋生出槲寄生来。

请不要误解,如果我们有几位大诗人,即使靠模仿也能伟大,这是因为他们纵然以古代的形式为榜样,仍然经常听从自然和自己天才的话,他们在一个方面仍然是自己的面目。他们的树攀附在旁边的树上,但他们的根扎在艺术的土壤里。他们是常春藤,而不是槲寄生。接着而来的是低等的模仿者,在地上没有根,胸中没有天才,不得不以模仿为生。正如夏尔·诺迪耶<sup>②</sup>所说,“雅典学校之后,便是亚历山大学校”。所以,平庸汹涌而来;这些诗学著作大量繁殖,对才华横加阻拦,对平庸十分舒服。有人说过,万事齐备,有人禁止上帝创造别的莫里哀,别的高乃依。有人以回忆替代想象。这件事也最终得到解决:有格言在此。“想象,”拉阿尔普以他天真的自信说:“其实就是再一次回忆。”

所以,要自然!自然和真实!——此地,为了说明新思想绝非毁掉艺术,而只求把艺术重建得更结实,基础更牢固,我们要努力指出,在我们看来,区分艺术的真实和自然的真实的这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在哪里。把两者相混,不免糊涂,有些“浪漫主义”不地道的支持者就是这样。正如许多人说过,艺术的真实永远

---

① 十七世纪有人因拉封丹创作的寓言多而好,把拉封丹喻为“寓言树”。

② 诺迪耶(1788—1844),法国作家。从“雅典学校”到“亚历山大学校”,意味着希腊的诗歌天才已经丧失殆尽。



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艺术不能提供事物本身。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么一位主张绝对自然、主张从艺术以外看自然的糊涂的倡导者，在上演一出浪漫主义剧本，如上演《熙德》时的情况。——什么呀？他听到第一句话便说。熙德用诗句说话！用诗句说话可不“自然”。——那您要他怎么说呢？——散文。——好吧。——稍后：“怎么”，他如果老样子的话又会说：“熙德说法语！”——又怎么啦？——“自然”要他说自己的语言，他只能说西班牙语<sup>①</sup>。——那我们会完全听不懂；算了，好罢。——您以为就这些了？不然；没听完十句卡斯蒂利亚语，他会站起来问，这位说话的熙德可是真正的熙德？是有血有肉的熙德？这位演员，叫皮埃尔也好，叫雅克也好，有什么权利自称是熙德呢？这是“假货”。——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接着要求用太阳换下这一排脚灯，用“真的”树，用“真的”屋子换下这些骗人的舞台布景。因为，一旦走这条路，逻辑会抓住我们的领子，大家可就没个完。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否认就会荒唐，承认艺术的领域和自然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自然和艺术是两回事，否则两者都会不存在。艺术除有理想的部分外，也有其尘世和实证的部分。艺术无论做什么，总是在语法和韵律的框架之内，在伏日拉<sup>②</sup>和里什莱之间。艺术即使创作的作品再别出心裁，总要动用一些形式，一些处理的手法，动用一整套工具。对于天才，这是一件件乐器；对于庸才，这是一件件工具。

我们似乎记得，有人已经说过，正剧是一面映照自然的镜子。但是，如果这面镜子是面平常的镜子，一块平平整整的镜

---

① 熙德(1043—1099)，西班牙历史上的英雄。

② 伏日拉(1585—1650)，法国语法学家。

面,只会照出事物暗淡和没有立体感的形象,忠实,但没有色彩;我们知道,色彩和光线在简单反射时会失却一些东西。所以,需要让正剧是一面聚光镜,不会使色和光减弱,而是汇集和强化色和光,把一点微光变成一束阳光,把一束阳光变成一把火焰。只有这样,正剧才算是艺术。

剧院是一个视觉的角度。世界上,历史上,生活里,人身上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应该,也都能够在剧场里得到反映,但通过艺术这支魔棒。艺术翻阅世纪,翻阅自然,查询史料,探究再现真实的事件,尤其是再现真实的风俗习惯和人物性格,这比事件更少怀疑,更少矛盾,恢复被编年史家肢解的内容,弥补被他们砍去的事实,揣测和修复他们的删节,以具有时代色彩的想象力填补他们的空白,整合他们的凌乱之处,借人间的木偶戏重现老天手中提线的动作。使一切同时具有诗的形式和自然的形式,并赋予这种真实而生动的生命力,能够产生错觉,这种真实的魅力,使观众激动,首先使诗人激动,因为诗人是真心诚意的。因此,艺术的目的几乎是神圣的:艺术治史,便是复活,艺术写诗,便是创造。

能看到正剧以如此开阔的境界展开,那是何等的快事,剧中的艺术强劲有力地发展自然;剧中的剧情步履坚定而轻快地走向结论,不冗长,不壅塞;剧中的诗人充分完成其多方面的艺术使命,即为观众打开双重的天地,同时照亮人物的内部和外部;通过言辞和动作照亮外部,通过旁白和独白照亮内部;总而言之,借同一幕场景,使生活里的戏和心灵里的戏协调起来。

大家都明白,对于这样的一部正剧作品,如果诗人对事物加以“选择”(他应该选择),选的不是“美”,而是“特色”。如今天人们所说,不在于“来一点地方色彩”,就是说事后在说来完全是虚

假的、老一套的整个情节上这儿那儿加上几笔显眼的笔触。地方色彩不应该在剧的表面上,面要在作品的深处,在作品的核心之中,地方色彩从作品的深处向外自然地、均衡地自动散发出来,可以这样说,散发到作品的每一个角落,如同树汁向上流到最小的一枚树叶。正剧应该彻底浸透这种时代的色彩;时代的色彩在剧中应该弥漫在空中,以致可以说只有人们进入剧情或离开剧情时,才感觉到时代和气氛已经变了。要加以研究,要下功夫,才能到此境界;最好如此。要让艺术的每一条大街上长满荆棘,人人裹足不前,只有勇夫除外。此外,只有这样以炽热的灵感支撑的研究,才能使正剧免于一个致命的毛病:“平凡”。平凡是目光短浅、有气无力的诗人的缺点。从舞台的这个角度看,要让每一个人物显出最突出、最个性化、最精确的特点。庸俗和粗俗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什么都不要放弃。真正的诗人和上帝一样,是同时又处处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天才和冲压硬币的机器相似,把君王的头像既印在铜钱上,也印在金币上。

我们毫不犹豫,这更可以向有诚意的人证明我们多么无意歪曲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诗句是最好不过的手段之一,可以让正剧免于我们上文指出的灾难,如同一座十分坚固的堤坝,阻挡“平凡”的侵袭,平凡如同民主一样总是涌入人们的思想。此地,但原作家和作品都很丰富的年轻文学能允许我们向它指出一种错误,我们认为它已经陷入这个由于老流派难以置信的谬误,其实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错误。新世纪已进入这样一个成长的年代,我们可以轻易地加以改正。

这个时期,如同古典派的老树上又长出枝蔓,更可以说长出一个瘰癧,是衰老后长出一块息肉,这更是腐败的标志,而不是生命力的证明,形成了一个古怪的戏剧诗的流派。我们认为

这一个流派所有的大师和老根是那位标志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过渡的诗人,这个擅长描写和说委婉语的人物,据说这个德利尔<sup>①</sup>在晚年,曾仿照荷马的清点工作,吹嘘自己“完成”十二匹骆驼,四条狗,三匹马(包括约伯<sup>②</sup>的马),六头老虎,两只猫,一副象棋,一副跳棋,一张棋盘,一盘弹子游戏,好几个冬天,许多夏天,不少春天,五十次日落,以及多少曙光等,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而德利尔也进入悲剧。他是(是他,而不是拉辛,伟大的上帝啊!)一个近时所谓趣味高雅的流派之父。这个流派的悲剧和比方说吉勒·莎士比亚<sup>③</sup>老头的悲剧可不是一码事儿,不是各种激动的源泉;而是为悲剧一路上安排的许多描写性细枝末节的解决提供一个方便的环境。这样的缪斯非但不像法国真正的古典派那样,抛弃生活中的粗俗和下流,而相反是寻求和贪婪地收集粗俗和下流的内容。被路易十四时期的悲剧作为坏蛋避开的滑稽,不能心安理得地在这个流派面前走过。“应该予以描写!”就是说“尊而敬之”。一队警卫的场面,一场贱民的反抗,鱼市场,苦役犯监狱,小酒店,亨利四世的“炖鸡”<sup>④</sup>,对这个流派是求之不得的。这个流派把这样的混蛋一把抓来,擦拭干净,给混蛋的卑鄙勾当的脸上贴金;“缝上紫金色的破布片”。<sup>⑤</sup>其目的似乎是给这庶民身份的正剧发放贵族的证书;这颗伟大印鉴的证书之一是一大段台词。

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位缪斯可是少有的假正经女人。她

---

① 德利尔(1738—1813),法国诗人。

② 约伯是《圣经》人物,上帝为了考验他,把他从富人变为穷人。

③ 由于伏尔泰的错误,威廉·莎士比亚最初是以吉勒·莎士比亚的名字传入法国的。

④ 亨利四世说过:“我王国里的穷苦农民至少星期天有炖鸡吃。”

⑤ 原文是拉丁文。

习惯于接受委婉语的抚摩,恰当的用词有时是在责骂她,也使她厌恶。她“指出”高乃依老头的说法太过生硬:

……一大堆人因债务和罪行已经完蛋!

……罗德里克,谁信他?施曼娜,谁会说起?

……其弗拉米纽斯为汉尼拔讨价还价,

……哎!你别让共和国弄得我稀里糊涂!①等等。

这个流派心上还不忘他的“漂漂亮亮,先生!”以及一声声“大人!”一声声“夫人!”好让我们原谅精彩的拉辛用过单音节的“狗”字,用过把“克劳狄”粗野地放在阿格丽品娜的“床上”。②

这位“墨尔波墨涅”,这流派以悲剧缪斯自居,会因谈史料而激动。该派让服装管理员自己解决剧情发生的年代。在他们看来,历史谈吐不雅,趣味不高。例如,如何容忍国王和王后起誓?应该把他们从王室的尊严提高到悲剧的尊严。他们正是为这一类的提拔才把亨利四世封为贵族。也正是这样,这个人民的国王经过勒古韦③先生的清洗,看到自己的“畜生”④两次被判词逐出自己的嘴巴,被迫和韵文故事里的少女一样,嘴里只会出来珍珠,红宝石和蓝宝石;而其实,这一切都是做假。

总之,再也没有比这种老一套的高雅和高贵更平庸的了。毫无新意,毫无想象,毫无创造。但见处处都是修辞,浮夸,俗

---

① 这四句引诗分别出自高乃依的悲剧《西那》、《熙德》和《尼科梅德》。

② 这些用词和情节引自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

③ 勒古韦(1764—1812),法国诗人。

④ 相传这是亨利四世的口头禅。

套,学院的辞藻,拉丁的诗句。借来的思想,穿上廉价的形象。这派的诗人高雅得像是戏院里的亲王和公主,总以为可以在仓库里贴上标签的格子里找到金颜色的大衣和王冠,可悲的是人人都穿戴过。如果这些诗人不看《圣经》,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大书:《诗韵词典》。这才是他们诗的源头。“水的源头”<sup>①</sup>。

我们明白,自然和真实在其中变成了什么样子。从假艺术、假风格、假诗歌的灾难中,会冒上来一点残片,那真是偶然极了。这也造成我们好几位杰出的革新家犯下的错误。他们对这一所谓戏剧诗的僵硬、华丽和夸张感到反感,以为我们的诗歌语言和自然和真实是不相容的。亚历山大诗句<sup>②</sup>使他们十二分讨厌,便加以谴责,可以说连听都不想听,结论下得也许匆忙:正剧必须用散文写。

他们错了。如果风格上和某些法国悲剧里虚假当道,他们攻击的不是诗句,而是作诗匠。应该谴责的不是使用的形式,而是使用这种形式的人;谴责的是工匠,而不是工具。

我国诗歌的特性在自由表达一切真实的事物时极少有障碍,我们要深信这一点,也许不是去拉辛的作品里,经常是去高乃依的作品里,永远是去莫里哀的作品里进行研究。拉辛是诗中是神品,他是悲歌诗人,抒情诗人,史诗诗人;莫里哀是戏剧诗人。对于被本世纪的恶劣趣味横加批评的这种精彩风格,现在是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了,是宣称莫里哀是我国戏剧的顶峰的时候了,不仅作为诗人,更作为作家。“他有两枚棕榈叶奖章。”<sup>③</sup>

---

①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圣经》用语。

② 亚历山大诗句即十二音节诗句,是法国古典戏剧和法国诗歌中最常用的诗句。

③ 原文是拉丁文。

莫里哀的作品里,诗句拥抱思想,和思想浑然一体,既限定思想,又发展思想,给思想以更轻盈、更严谨、更完整的外貌,可以说把思想以琼浆玉液的形式给了我们。诗句是思维的可视形式。这也是诗句尤其适合舞台场景的原因。诗句写得好,让事物具有其鲜明性,事物没有诗句表达,会显得俗气和无足轻重。诗句使风格的构成更扎实,更精致。这是系住线的线头。这是提起衣服的腰带,又给衣服增加褶子。自然和真实进入诗句后,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要问散文派作家,他们在莫里哀的诗里,会损失什么呢?葡萄酒,请允许我们再庸俗一下,盛在瓶里,就不再是酒了吗?

如果我们有权利说,正剧对我们应该有什么风格的话,我们要的是一种自由,豁达,诚挚的诗句,敢于毫无顾忌地什么都说,敢于毫不做作地表达一切;自自然然从喜剧到悲剧,从崇高到滑稽;又踏实,又有诗意,既有艺术匠心,又富于灵感,既深沉,又突兀,既开阔,又真实;懂得恰如其分地断句,改变顿挫的位置,以掩饰亚历山大诗句的单调;更喜欢跨句,可让诗句放长,不喜欢倒装句,否则诗句不清楚;诗句忠于诗韵,这是帝王式的奴仆<sup>①</sup>,是我国诗歌的优雅风姿,产生我国的诗律;手法灵活多变,高雅和章法之巧妙又无从捉摸;如普洛透斯,千变万化,又不变其类型和特性;对长篇独白避之不及;借对白灵活自如;总之,躲在人物身后;首要任务是不要越位,诗句需要美的时候,可以说美得出于偶然,美得不得已,连自己也不知道;根据需要,风格是抒情诗,或是史诗,或是戏剧诗;可以跨越诗的各种境界,从高到低,思想从最高尚到最庸俗,从最滑稽到最稳重,从最外在到最抽

---

① 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在其《诗艺》中写道:“诗韵只是个奴仆,只应该惟命是从。”

象,而从不超出舞台对白的限制;一言以蔽之,如同这样一个人写的诗句,仙女给他高乃依的胸襟,又给他莫里哀的头脑。我们觉得,这样的诗句会“和散文一般美”。<sup>①</sup>

在这样的诗歌和我们刚才进行过尸体解剖的诗歌之间,毫无关系而言。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难指出的,有位本书作者应向他表示个人谢意的才识之士<sup>②</sup>,如蒙允许,可转引他作的尖刻的区分:另一种诗歌是平铺直叙的,而这种诗歌应是绚丽多姿的。

我们尤其要再次说明,戏剧的诗句应该排除一切自尊心,排除一切苛求,排除一切卖弄风情;诗句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应该来者不拘的形式,不会给剧中的一切带来任何勉强,相反,应该一切来自剧,再转达给观众:法语,拉丁文,法律条文,帝王的粗话,民间的惯用语,喜剧,悲剧,有笑,有泪,散文以及诗歌。诗句爱挑剔的诗人活该倒霉!但这个形式是青铜的形式,借韵律扼住思想,正剧有此形式保护,才是坚不可摧的,诗句把剧情深深刻印在演员的思想里,警告演员不要改变自己的角色,不要替代作者,诗句使每个词神圣,让诗人的话语在演出以后久久地挺立在听众的记忆里。思想熔铸在诗句里,会突然有某种更尖锐,也更响亮的东西。这是铁变成了钢。

我们感到,散文必然会腼腆得多,被迫使剧割舍一切抒情的或史诗的诗意,只是对白和踏实的内容,就远没有这些能力。散文的翅膀要窄得多。其次,散文也容易接受得多;平庸在散文里很舒服,有那么几部杰出的作品,正如近时产生的作品一样,艺术很快会充塞一些早产的婴儿或不成形的胚胎。另一部分的改

---

① 拉阿尔普曾记载: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蔑视诗句,如果想赞美例外的诗句,便说“这写得和散文一般美”。

② 评者认为此人是当时和雨果关系融洽的圣伯夫。



革派会倾向于同时用诗句和散文写剧,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这种写法有其方便之处。然而,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过渡时,会有杂乱之处,匀称的织物会更加结实。再说,不论用散文或用诗句写剧,这只是个次要的问题。一部作品的档次不应该根据其形式确定,而应根据其固有的价值。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只有一个砝码能够让艺术的天平倾斜:这就是天才。

总之,一位剧作家,写散文,或写诗句,第一条不可或缺的优点是写得正确。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不是描写派的纯粹表面的正确,此派把洛蒙<sup>①</sup>和雷斯托<sup>②</sup>两人变成飞马<sup>③</sup>的两只翅膀;而是内在的、深刻的、合乎情理的正确,浸透了这门语言的精髓,探访过语言的源头,寻求过语言词源;这正确自由自在,因为十分自信,因为总和语言的逻辑相一致。语法这圣母娘娘把语言带到了边界;语言管住语法。语言可以大胆尝试、试用、创造、发明其风格:语言有此权利。因为,不管有些说话时不加思考的人怎么说,本书作者尤其也包括在内,法语没有“固定”,今后也不会固定下来。语言是固定不了的。人的思想总在前进,或者说总在运动,语言随思想一起前进。事物就是如此。身体变了,衣服又岂能不变?十九世纪的法语不能是十八世纪的法语,十八世纪的法语也不能是十七世纪的法语,十七世纪的法语也不能是十六世纪的法语。蒙田<sup>④</sup>的法语不再是拉伯雷的法语,孟德斯鸠<sup>⑤</sup>的法语不再是帕斯卡尔<sup>⑥</sup>的法语。这四种法语的每一

---

① 洛蒙(1727—1794),法国语法学家。

② 雷斯托(1696—1764),法国语法学家。

③ 飞马是希腊神话里诗歌灵感的象征。

④ 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有名著《随笔集》传世。

⑤ 孟德斯鸠(1698—1755),法国思想家,著有《法的精神》。

⑥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作家,科学家,著有《沉思录》。

种孤立看来都很新颖,都值得赞美。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思想,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适合这些思想的词汇。语言如同是大海,在不断晃动。某个时候,语言会离开思维世界的一处边岸,入侵另一处边岸。凡是被语言波涛抛弃的地方,变得干涸,从地面上消失。有些思想的熄灭,有些词汇的消失,就是这样的。人类一些语言是如此,万物也是如此。每一个世纪给语言带来点什么,又带走点什么。有何办法?这是不可避免的。想让我们语言多变的面貌在某一形式下僵硬不变,是徒然的。我国文学界的约书亚<sup>①</sup>们呼吁语言站住不走,也是徒然的;语言也好,太阳也好,是不会停步的。语言哪一天“停步不动”,便是语言的死亡。——这就说明为什么当今某些流派的法语是死亡的语言。

以上就是本书作者“目前”对正剧的大致想法,未作更深一步使之显豁的发挥。其实,他无意把他的戏剧论当成是这些想法的表达,这样会正相反,说得天真一点,仅仅变成创作情况的表露。如果将自己的书立足于序言的基础,借书为序言辩护,借序言为书辩护,这对他会更加方便,也更加取巧。但他希望少一点精明,多一点诚实。他可以第一个站出来说明:这篇序和这部戏之间的联系是很细小的。他最初的打算是出于懒惰,仅仅向公众发表作品;正如伊利亚泰<sup>②</sup>所说:“这魔鬼的头上没长角。”他是在认真完成剧本后,在几个大概盲目的友人的催促之下,才借一篇序言坚定自己的信念,可以说给他刚完成的一次诗学旅行勾勒地图,对自己旅行中带回来的收获,不论好坏,对他心中关于艺术领域的新认识,对自己有一个解释。也许,有人会攻击

---

① 约书亚是《圣经》中先知摩西的继承人,带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福地,曾叫太阳停止运行,以延长白昼。

② 伊利亚泰(1750—1791),西班牙寓言诗人。

这篇吐露心声之作,重复一位德国批评家<sup>①</sup>已经对他指责他为“自己的诗歌写诗论”。无所谓!首先,他的想法是破诗论,而不是立诗论。其次,根据诗歌立诗论,不是比根据诗论再写诗好吗?且慢,再一次申明,他既无创作的才华,又无建立体系的雄心。“体系,”伏尔泰说得很俏皮:“像是穿过了二十个洞的耗子,发现还有两、三个洞不欢迎它们。”<sup>②</sup>这样做也是徒劳无益的,也会超出他的能力。相反,他为之辩护的是反对体系,反对法规,反对规范的艺术自由。他的习惯是根据自己的灵感随意取舍,是每有一次作品,另换一个铸模。在艺术中尤其要避开教条主义。但愿他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不论是浪漫派或古典派,只为自己的体系创作作品,限定自己心中只有一种形式,只想证明某种东西,只是追随他们和自己体格和特性不同的规则。这些人的作品,且不论他们有无才华,对艺术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诗歌。

上文已经努力指出,据我们看来正剧的源泉是什么,其特点是什么,可以有何种风格,现在,走下这些艺术概论的峰顶,深入一个促使我们登上峰顶的具体情况。我们需要继续和读者谈谈我们的作品,谈谈这部《克伦威尔》;我们并不喜欢这个题目,我们花不多的笔墨,只是谈几点。

奥立弗·克伦威尔属于这样的一群历史人物,既赫赫有名,又鲜为人知。他的大部分传记作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留下的这位伟大人物的形象并不完整。他们似乎不敢把这位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古怪而又高大的原型的种种特征汇集一起。几乎所有的传记作者仅限于在更大的范围里,重新勾勒博

---

① 指里希特,一八〇四年著有《美学导论》。其实,里希特反对作者写序言为自己辩护的意见和雨果并无关系。

② 语出伏尔泰的《哲学辞典》。

絮埃<sup>①</sup>以他君主论和天主教的观点,从他靠在路易十四王座的主教讲座上,为他画的单纯而阴沉的面影。

本书作者和大家一样,过去也持这样的观点。奥立弗·克伦威尔的名字过去在他的心中,只是唤起狂热的弑君者和伟大的军事家的想法。他只是在翻阅史料时,他对此津津乐道,只是在偶尔探求英国十七世纪的回忆录时,才大吃一惊地看到,在他眼前慢慢地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克伦威尔。不再仅仅是博絮埃的军事家克伦威尔,政治家克伦威尔;这是个复杂的人,并不统一,多重性格,由各种矛盾组成,有很多恶,也有很多善,充满天才,充满渺小;可以说是提比略、当丹<sup>②</sup>式人物,欧洲的暴君,家族的玩偶,老牌的弑君者,轻侮各国国王的使节,受到保王派女儿的折磨;个人品性朴素而阴沉,身边保有四个宫廷弄臣;写写歪诗;清廉简朴,对宫廷礼仪故作高傲;粗俗的士兵,机敏的政治家;熟悉神学的诡辩,对此趣味盎然;冗长、杂乱、晦涩的演说家,但又善于以他想迷惑的人的语言说话;虚伪又狂热;被童年时的鬼魂左右的幻视者,相信占星家,又放逐占星家;对人过分地不信任,总是虎视眈眈,又难得嗜血,刻板遵守清教徒的规矩,每天认真化几小时在一些滑稽事情上;对亲近的人粗暴而又趾高气扬,对他害怕的教派信徒努力安抚;精细地排遣悔恨,又对自己的良心耍诡计;手段、陷阱、办法层出不穷;借自己的智力控制想象力;滑稽而又崇高;总之,是拿破仑称之为“扎扎又实实”<sup>③</sup>的人物之一,拿破仑是这类完人的典型和佼佼者,他说话的语言如代数

---

① 博絮埃(1627—1704),法国作家,神学家。他对克伦威尔的评价见他的《法兰西的亨利爱特悼词》。

② 提比略是罗马皇帝,以荒淫残暴闻名;当丹是拉辛喜剧中的形象,是奸诈可笑的法官。

③ 见《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一八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的记载。

一般正确,如诗歌一般富有色彩。

这篇序言的作者面对这罕见而惊人的一大堆材料,感到博絮埃刻画的富于激情的面影对他已然不够。他开始围着这个历史高大的人物转悠,于是,他受到强烈的诱惑,要描绘这个巨人的各种面貌和各个侧面。材料是丰富的。除了军事家和政治家以外,还要勾勒出神学家,学究,蹩脚诗人,幻视者,小丑,父亲,丈夫,普洛透斯<sup>①</sup>式人物,总而言之,这个双重的克伦威尔,“人和好汉”<sup>②</sup>。

在他的生命里尤其有一个时期,这古怪的性格的一切方面都有充分发展。和大家第一眼可能以为的情况不同,不是审判查理一世的时期,虽说阴沉恐怖,扣人心弦;这是野心家试图收获这次死刑的成果的时刻。这是克伦威尔达到对旁人而言是一生可能企及的顶峰,身为英格兰的主人,千百处叛乱在他脚下无声无息,身为苏格兰的主人,把苏格兰当成是个藩国,身为爱尔兰的主人,把爱尔兰变成一座大监狱,靠他的舰队,他的军队,他的外交,身为欧洲的主人,试图想实现他童年的第一个梦想,他一生最后的目标,成为国王。历史从未借一出更重要的戏隐藏一个更重要的教训。护国公先是让人求他自己;庄严的闹剧开始了,各种团体的一份份请愿书,城市的一份份请愿书,郡县的一份份请愿书,接着是议会的一项法案。克伦威尔是这出戏不署名的作者,对此显得又不高兴的样子;我们看到他向权杖伸出手来,又把手缩了回去;他拐弯抹角走向被他把旧王朝清扫干净的国王宝座。最后,他突然做出决定;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根据他的命令挂了彩旗,筑起高台,向金匠订好了王冠,确定了大典的

---

① 神话中变化无常的海神。

② 原文是拉丁文。

日子。出乎意外的结局！就是这一天，面对人民，面对军队，面对乡镇，就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大殿里，就在他打算身为国王走下来的高台上，倏忽之间，仿佛惊醒了，他看到王冠似乎苏醒了，问他是否在做梦，问为何有这场大典，在长达三小时的演说中，拒不接受王袍加身的尊严。——是不是他的探子警告他骑兵和清教徒有两次协调一致的阴谋，利用他的错误会在当天爆发？是不是人民看到这位弑君者竟然走上王座而困惑，表现的缄默和窃窃私语在他身上引发了一场革命？是不是仅仅只是天才的精明，是野心而又谨慎的直觉，虽说疯狂，却也知道再向前一步，会改变一个人的整个局面和态度，而他不敢让自己平民的大厦经受失去民心的大风的吹刮？是不是这种种的一切同时在起作用？当时没有一份材料能令人信服的说明这个问题。这更好；诗人因此更有充分的自由，历史给剧本留下这些余地，使剧本更加受益。人家看到，此剧浩大，而独一无二；这正是决定性时刻，正是克伦威尔一生中的大高潮。正是这时刻，他的幻想落空了，他的现在毁了他的未来，套用一句很有力的俗话，他的命运“吹”了。在他和英格兰之间上演的这出喜剧关系到克伦威尔的一切。

这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们想在本书中试图刻画的时代。

作者让自己开开心心地弹拨这架大羽管键琴的每一个琴键。当然，更聪敏的人本来会从中弹出一支更加高扬、更加深沉的和声，不是那种仅仅悦耳的和声，而是这种震撼整个人的深层的和声，仿佛将羽管键琴的每一根琴弦都维系在心灵的一根心弦上。而作者却屈从于这样的愿望：描写所有这些狂热，描写所有这些迷信，这是某些时代的宗教的疾病；屈从于如哈姆雷特所说“玩弄一切人”的欲望；在克伦威尔的下面和周

围，他是这个朝廷、这个民族、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轴，将一切汇总于他，让一切受他的驱动，安排这场由两股乱党策划的双重阴谋，双方彼此厌恶，又相互结盟，推翻这个妨碍他们的人，双方携手，又不相混；安排这个清教徒的派别，狂热，多变，阴沉，无私，却用一个渺小至极的人担当如此重大的角色，这自私又胆怯的兰伯特<sup>①</sup>；安排这个骑兵派别，糊涂，快活，无耻，无忧无虑，忠诚，却由一个除忠诚外最没有代表性的人，由这个清正而严厉的奥蒙德领导；安排这些使节，在发迹的统帅面前低声下气；安排这个古怪的朝廷，混杂着过眼云烟的人物，争相献媚的大贵族；安排这四个被历史无情遗忘，反而便于发挥想象的小丑；安排这个护国公的阿加特<sup>②</sup>瑟洛<sup>③</sup>；安排这个犹太教士，这以色列人本—玛那塞，奸细，放高利贷者，占星家，两面卑劣，第三面却崇高的人，安排这个罗切斯特<sup>④</sup>，这古怪的罗切斯特可笑而风趣，高贵而下流，嘴里赌咒发誓，总在追女人，总是醉醺醺，如他自己向伯内特主教所吹嘘的，蹩脚的诗人，高尚的贵族，堕落而天真，拿脑袋开玩笑，又不在乎是否取胜，反正开心即是，一句话，无所不能，奸诈，糊涂，疯狂，算计，卑劣，慷慨；安排这个粗野的卡尔，历史仅刻画出他的一面，但已有特色，已然丰富；安排这些各色各样、各种各类的狂热分子，哈里森这狂热的掠夺者；贝尔博恩这狂热的商人；辛德库姆是杀手；奥古斯丁·加兰这哭哭啼啼、虔诚的凶手；奥弗顿这善良的上校，这不无夸张的文人；这清正、僵硬的勒德洛，后来将骨灰和墓志铭留在

---

① 兰伯特（1619—1683），英格兰将军，促成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地位。

② 阿加特是忠实的伙伴的代名词。

③ 瑟洛（1616—1668），温和的国务秘书，支持克伦威尔。

④ 罗切斯特（1647—1680），放荡的大贵族，小有才气的时髦诗人。

了洛桑；最后，如一六七五年的一本小册子（《政治家克伦威尔》）所说，是“弥尔顿和几个很有才智的其他人”，这使我们想起意大利史料中的《但丁其人》<sup>①</sup>。

我们不提许多更等而下之的人物了，但每人都有其现实的生活，有其明显的个性，但每人都有助于形成这个巨大的历史舞台给作者的想象力产生的诱惑。他从此历史舞台写出这篇正剧。他脱稿的是诗体剧，因为他喜欢如此。大家读的时候也会看到，他写这篇序言时很少想到他的作品，例如他反对清规戒律的教条时毫无个人得失的考虑。他的剧不是来自伦敦，剧情从一六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三点钟开始，到二十六日中午结束。大家看到，此剧几乎可以纳入古典派的时间规定之内，和现在诗歌教师撰写的规定一样。其实，但愿他们不必感谢作者。作者不是取得亚里士多德的许可，而是取得历史的许可，才组合成他的剧；因为要有同样的收益，他宁要主题集中，也不要主题分散。

很明显，本剧目前的规模不可能纳入舞台演出的框架。此剧太长。大家今后也许会承认，此剧的各部分都是为舞台创作的。作者为研究此剧而接近其主题时，承认或想到承认在我们的剧院，在目前此剧处在学士院的卡律布狄斯和行政的斯库拉之间<sup>②</sup>，处在文学评委会和政治审查机关之间的特殊情况下，不可能让人接受一次忠实的演出。必须做出选择，或者是曲意奉承的悲剧，奸诈，虚假，可上演，或者真实到傲慢的正剧，被驱逐。第一件事情不值得做；他宁可试试第二件事情。因此，他无望被搬上舞台，干脆自由自在，随创作时兴之所至，挥洒笔墨，但求开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② 神话中意大利和西西里岛间的墨西拿海峡两侧的两头怪兽，喻航行环境之险恶。



阔之乐趣,根据主题需要展开情节,如果最终使他的剧远离剧院,但至少在处理历史时剧情几乎接近完整的优点。再说,剧院审读委员会只是一个次要的障碍。万一戏剧的审查机关明白克伦威尔和他的时代是无辜、确切和认真的形象,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关系,批准进入剧院,那作者也只有在此情况下,可能会把此剧改成一篇可在舞台不妨上演的剧本,也许会被喝倒彩。

在此之前,他将继续远离剧院之外。他也将为骚动不安的新世界,早早告别可爱而清白的归隐之地。但愿上帝让他不必后悔将其贞洁的默默无闻的小名,让他的生命,经受剧院正厅里礁石和狂风暴雨的考验,尤其(因为闭幕也无所谓!)经受后台可悲麻烦的纠缠,不会后悔进入这个多变的氛围,迷迷蒙蒙,风吹雨打,无知当道,嫉妒大喝倒彩,党羽匍匐在地,诚实的有识之士经常无人赏识,天才高贵的清正有时被误解,平庸把挡路的佳作贬成平庸而洋洋得意,众多的小人物被当成大人物,众多的庸才被当成塔尔马<sup>①</sup>,众多的侏儒被当成阿喀琉斯!这幅简图也许会显得沉闷,不讨人喜欢;但是,这样不是最终地标志出我们剧院多是非、多喧闹而古代剧场才庄严公正之间有区别吗?

无论什么情况,他以为应事先警告少数对这样的演出会感兴趣的人,从《克伦威尔》改编的剧本也总会比通常的演出时间更长些。即使有一座“浪漫主义”的剧院,也很难不是如此。当然,如果我们另有所求,不要这样的悲剧:一两个人物代表纯粹是空洞思想的抽象形象,在没有深度的舞台上走来走去,舞台上只有几颗亲信的脑袋,这些英雄苍白的仿制品,任务是填补剧情简单、划一、单调的空白;如果大家对此感到厌倦,那整整一个晚

---

①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曾鼓励当时还年轻的雨果完成《克伦威尔》。

上也不会算多,以便视野开阔地展示一个完整的杰出人物,展示一个完整的危机时代;此人有他的真性格,有他和性格相匹配的天才,有他支配其性格和天才的信仰,有他搅乱信仰、性格和天才的激情,有他影响激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不同因素在他周围翻动起的一大堆各色人等;这个时代有它的风俗,法律,习惯,精神,学问,迷信,事件,以及这种种起因轮番揉搓如一团软蜡的人民。我们会理解,这样一幅图画是宏大的。不再是古老流派为之满足的抽象戏剧中的一个个性,而会有二十,三十,五十种个性,我说不上来。特点不一、大小不同的个性。给这样的剧两小时演出,余下的时间演出喜歌剧或笑剧,岂不是气量太小,岂不把莎士比亚压缩成博贝什吗?<sup>①</sup>——而且,如果剧情得到控制,大家无须想到剧情安排了众多人物,想到观众会产生疲劳,而剧会眼花缭乱。莎士比亚的细节很多,而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以浩大的整体而宏伟壮观。这是橡树有万千狭小而多齿的枝叶,才投下其大无比的树阴。

我们希望,大家不久会在法国习惯于整个晚上只演一场戏。在英国,在德国,有些正剧演六小时。我们听到谈论很多的希腊人,我们仿照斯居代里,在此地援引达西耶<sup>②</sup>《诗学》中的第七章,希腊人有时甚至一天看戏十二部或十六部。对于一个喜爱演出的民族,注意力比通常以为的更“持久”。《费加罗的婚礼》这部博马舍三部曲中的关键戏,要演整个晚上,可曾让人厌烦或疲劳吗?博马舍向这现代艺术的目标跨出了第一步,值得钦佩,用两个小时,把宏大、真实、丰富的剧情中产生的深刻而不可抗拒的兴趣酝酿成熟。但有人说这场演出只有一个剧本,会很单

---

① 博贝什(1791—1840),法国第一帝国和王政复辟时期的著名小丑。

② 达西耶(1651—1722),法国语文学家,曾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调,会显得冗长。错了!相反,剧本反而会不像现在冗长和单调。现在究竟如何办?我们把观众的享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份。首先,给观众两小时严肃的乐趣,接着一小时嘻嘻哈哈的乐趣,还有我们不算在内的幕间休息一小时,总共四小时。浪漫派的剧怎么办?我们会把这两类乐趣加以艺术地调和及融合。我们会让听众时刻从严肃到欢笑,从滑稽可笑的兴奋到催人泪下的激动,“从严肃到温柔,从有趣到严肃”<sup>①</sup>。因为,如同我们已经指出,正剧便是滑稽加上崇高。肉体之内有灵魂,便是喜剧之内有悲剧。大家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给我们用一种印象调剂另一种印象,借喜剧磨砺悲剧,借恐怖磨砺开心,根据需要,还可配上歌剧的魅力,仅仅演出一场,却抵得上好几部戏?浪漫派的舞台用古典派剧院里分用两颗丸药的医道,变成一道辛辣、多变、美味的菜肴。

现在,本书作者想对读者说的话快要说完了。他不知道评论界如何接受这出正剧?如何接受这些简明的想法,不加推理,没有发挥,简而要之,又匆匆完成?大概这些想法在“拉阿尔普的弟子们”看来,是十分放肆和古怪的。但是,如果这些想法不论有多么空虚,有多么渺小,还能有助于把公众送上真的大路,公众的教育已十分进步,众多杰出的作品、评论和实践,包括书和报刊,让公众已经对艺术十分成熟,但愿公众听从我们的推动,且不问推动是否来自一位无名之辈,发出一个没有权威的声音,出自一部可有可无的著作。这是敲响一口铜钟,号召居民们去到真的神庙,去见真的上帝。

今天,有政治上的旧制度,也有文学上的旧制度。上一个世纪依然几乎对新世纪在各个方面都有压力。尤其在批评界,旧

① 引自布瓦洛的《诗艺》。

世纪压迫新世纪。例如,你们会看到有活人向你们唠叨伏尔泰脱口而出的关于趣味下的这个定义:“对诗歌而言,趣味无非就是妇女们打扮的趣味。”<sup>①</sup>如是,趣味就是卖弄风情。此话说得太好了,绝妙地描绘出十八世纪这种涂脂抹粉、画眉点唇的诗歌,这种鲸骨撑裙、花边皱褶的文学。这种文学精彩地概括了一个时代,使最高级的天才不可能不显得渺小,至少在某个方面,只要接触到这个时期:孟德斯鸠只能写写《格尼德的神庙》<sup>②</sup>,伏尔泰写写《趣味的神庙》<sup>③</sup>,让-雅克·卢梭写写《乡村的预言者》<sup>④</sup>。

趣味,是天才的理由。现在有另一种批评,一种强有力的,真诚的,博学的批评,一种新世纪在旧派的枯枝败叶下茁壮萌生的新世纪的批评。这年轻的批评稳重,博学,一如旧批评轻浮,无知,现在已经办了一些受人重视的刊物,大家有时会吃惊地发现现在无足轻重的报刊上有来自年轻批评的精彩文章。是年轻批评联合文学界一切杰出和勇敢的力量,将把我们从两大灾难中解救出来:老朽的“古典派”和虚假的“浪漫派”,这假浪漫派竟敢在真浪漫派的脚下冒出来。因为,现代的天才已经有了自己的影子,有自己的反面,有自己的寄生虫,有自己的“经典”,对现代的天才倚老卖老,借他的色彩美化自己,披上他的制服,捡拾他的残羹剩饭,像是《巫师的学生》<sup>⑤</sup>,借记得的几个词语,编排他并不熟悉的情节内容。因此,他们犯了老师多次费大力气才予以补正的傻事;但是,应该首先铲除的是旧的假趣味。应该给今

---

① 这条引文可能是对伏尔泰《论史诗》的概括。

② 孟德斯鸠一七二五年发表的小说。

③ 伏尔泰一七三三年出版的评论性著作,散文和诗句并用。

④ 卢梭一七五二年上演的田园歌剧。

⑤ 应指歌德一七九七年的谣曲《巫师的学徒》。

天的文学除去假趣味的斑斑铜锈。假趣味侵蚀和玷污当今的文学是徒劳的。它对严肃、强大的年轻一代说话,而这代人听不进去。十八世纪的尾巴拖延到了十九世纪;但不会是我们这些见过波拿巴<sup>①</sup>的年轻人将这条尾巴带给十九世纪的。

所以,我们接近看到新批评取胜的时刻了,新批评也有宽厚、牢固、深刻的基础。大家不久会普遍懂得,评价作家不是根据三一律和体裁这些在自然、艺术之外的东西,而是根据艺术中持久不变的原则,和与作家本人的气质有关的特殊法则。我们每个人的理性都将为这种车裂皮埃尔·高乃依,钳制让·拉辛,仅仅根据勒博絮神甫<sup>②</sup>的史诗规范可笑地为弥尔顿平反的批评感到可耻。大家将会同意,为了了解一部作品,应该站在作者的角度,并以作者的眼睛来审视作品的主题。此地用夏多勃里昂<sup>③</sup>先生的话说,我们即将告别“针对缺点的褊狭批评,接受针对美的高尚、丰富的批评”。现在是时候了,一切有识之士要把握住这条红线,常常联系据我们的好恶称之为“缺点”和我们所谓的“美”。缺点,至少是我们的称谓,经常是优点天然的必不可少的和不可或缺的条件。

他的天才是抑制他命中影响的伙伴,了解他。<sup>④</sup>

何处会有没有反面的奖章呢?<sup>⑤</sup> 何处可见有才华的人只有光明而没有影子呢? 瑕疵可能正是美质不可分割的结果。这生硬的一笔,细看之下令我反感,却增强效果,使整体突兀醒目。你抹去一边,也抹掉了另一边。创新是由这一切组成的。天才

---

①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姓。

② 勒博絮神甫(1631—1680)著有《史诗论》(1675)。

③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派的先驱之一。

④ 见贺拉斯的《诗简》。这句引诗的意思是每人性格中都会有不同之处。

⑤ 法语谚语:“任何奖章都有其反面。”喻任何事物都有反面。

必然是不平衡的。没有不存在深谷的高山。用山头填平山谷，你只会有一片旷野，一块平地，一处“沙丘平原”<sup>①</sup>，你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只有云雀，而没有雄鹰。

还要考虑到时代、气候和地方影响的因素。《圣经》、荷马有时候会因其崇高而使我们难受。谁又想在《圣经》、荷马的作品中砍掉一个词？我们气短力衰，常常因为不能高瞻远瞩，不能在事物之上高翔低回，为天才才气横溢的大胆而叫苦不迭。再说一遍，会有这样一些仅仅植根于杰作之中的“错误”；某一些缺点是只有某一些天才才有的。有人指责莎士比亚幻想太多，滥用风趣，节外生枝，低级下流，使用他那时代时尚的老一套神话，荒诞不经，晦涩难懂，趣味不雅，臃肿夸张，风格生硬。橡树，我们刚才将此高干大木比之于莎士比亚，而且和莎士比亚颇多相似之处，橡树的形态古怪，枝干多节，叶丛深暗，树皮粗糙；可这才是橡树。

正因为如此，这才叫橡树。如果你想要光滑的树皮，想要挺直的树枝，缎子般的树叶，你可去找苍白的桦树，去找空洞的接骨木，去找垂柳；别来打扰高大的橡树。不要伤害为你遮阴的树木。

本书作者和别人一样，知道他的作品错误百出。如果他难得予以修改，这是因为他不喜欢修正已经完成的事物。他可没有在瑕疵处钉上一块美玉的艺术，做不到借冷却的作品重现灵感附身。再说，他又有什么成果值得如此费力：要他费力抹去自己书中的短处，他宁可用这番力气剔除自己思想里的缺点。这就是他只是使用下一本著作改正上一本著作的方法。

总之，不论他的书别人如何对待，他在此保证在总体上，或

---

<sup>①</sup> “沙丘平原”在巴黎城西。

在部分上,不为这本书做任何辩护。如果他的剧本写得不好,支持坏剧本又起什么作用?如果此剧写得好,又何必为好剧本辩护?时间会对此做出评价的,大家会对此剧本做出正确评价的。求一时的成功,那是书店老板的眼力。如果出版这篇论文,惊动愤怒的评论界,作者也听之任之。他对评论界有何话说?他可不是这种人,如卡斯蒂利亚诗人<sup>①</sup>所说,是“借伤口的嘴巴说话”,

借伤口的嘴巴说话。<sup>②</sup>

最后一句话。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篇长长的文字谈到了诸多问题,作者通常避免借文章、引文和权威来支持他个人的意见。这倒并非是他没有找到材料可以引经据典。——“如果诗人根据他的艺术规律提出不可能的东西,他会犯下一个毫无异议的错误;如果诗人通过此途径达到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则错误便不再是错误了;因为他寻求的东西已经找到。”<sup>③</sup>——“他们把他们虚弱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东西一律看成是乱七八糟。他们把诗人这些精彩的地方看成是可笑,而诗人有时偏离理性,是为了更好地深入理性。这一条道理其实是说,规则有时是不遵守规则,这是对一些毫无趣味可言的人不容易说清楚的艺术之谜……有了某种古怪的想法,会使这些人对通常给人深刻印象的事物无动于衷。”<sup>④</sup>——第一句话谁说的?亚里士多德。第二句话谁说的?布瓦洛。仅此两条,大家可以看到本剧作者本来完全可以和别人一样,拿一些人名、书名武装自己,躲在一些

---

① 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的一个大区。这位诗人是维雷姆·德·卡斯特罗。

② 原文是西班牙语。

③ 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十五章。

④ 见布瓦洛的《论颂歌》。

名家的背后。可是,作者宁可把这种说理的方式留给那些认为此法万无一失、普遍有效、至高无上的人使用。至于他,比之于权威,他更相信道理,比之于纹章,他总是更喜欢武器。

1827年10月



## 向毁坏文物者开战<sup>①</sup>

(1825)

如果事情照这副样子延续一段时间的话,那法国在不久的将来,全国就只有《浪漫主义的美景之旅》<sup>②</sup>里的名胜古迹了。书中泰勒<sup>③</sup>的铅笔和夏尔·诺迪耶<sup>④</sup>的钢笔竞相典雅优美,充满想象,充满诗意。虽然他们有时友善地提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完全可以带着钦佩之情道出他们的名字。

现在,已经到了任何人都不应该再保持沉默的时刻了。现在,普天之下终于应该发出呼吁,请新生的法兰西拯救古老的法兰西。这些令人赞叹的古迹,中世纪仅剩给我们的一点点古迹,正同时受到各种各样亵渎、损坏和坍塌的威胁,而这些古迹上留下了国家昔日光荣的印记,上面既有对于历代君王的缅怀,又有人民的传统。正当有人花大笔的钱,兴建一些我说不上是什么非驴非马的建筑物<sup>⑤</sup>,可笑地声称在法国是希腊式或罗马式,其实既非罗马式,又非希腊式,而另一些精美的本国建筑物正在倒塌,而有人连了解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它们惟一的过错,只是起

---

① 《向毁坏文物者开战》共两篇文章。第一篇可能写于一八二五年十月。第二篇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一日刊于《新旧大陆评论》。本文选自雨果的《文哲杂论集》。

② 诺迪耶、泰勒和卡耶著,一八二〇——一八七八年在巴黎出版。雨果所见的前两册是记古代诺曼底的。

③ 泰勒(1789—1879),法国作家,文艺部门高级官员。

④ 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

⑤ 尤其指当时正在兴建的“玛德莱娜教堂”和“交易所”。

源是法国的,历史是法国的,用途也是法国的。布卢瓦三级会议城堡充作兵营,卡德琳·德·美第奇美丽的八角楼坍塌后被掩埋在骑兵营地的屋梁下面。在奥尔良,由贞德捍卫过的最后一段城墙遗址不久前已告消失。在巴黎,我们知道万塞讷古老的塔楼群的下场,而本来和城堡主塔配合得非常精彩。索邦修道院曾高贵典雅,装饰华丽,此时正在被锤子击倒。草地圣日耳曼美丽的教堂当年是亨利四世观察巴黎的地方,曾有三座钟楼的尖顶,也是此类打扮首都天空的仅有的钟楼尖顶。其中两座尖顶已经岌岌可危。或者应该扶持,或者予以拆除;有人认为拆除更加简单。接着,“修复商”为了尽可能让这座德高望重的古迹和盖住其正门的路易十三风格的拙劣门楼相协调,用有科林斯式柱头、风格接近圣苏尔比斯教堂的雅致小屋取代几间古老的小教堂。奥坦的哥德式大教堂受到相同的凌辱。我们于一八二五年八月,即两个月前,经过里昂时,有人同样把岁月留给高卢首席主教大教堂美丽的色彩盖上一层玫瑰色的胶画颜料。我们还在里昂附近看到,赫赫有名的拉布雷勒城堡在被拆除。我错了,城堡主人保留了其中一座塔楼,出租给镇上,充作监狱。克洛泽是福雷地区的一座小城,正随着图尔维尔<sup>①</sup> 诞生的领主祖居这座达耶古尔庄园和几座都能让纽伦堡增色的名胜一起倾圮。在纳维尔,两座十一世纪的教堂充作马厩。还有另一座同一时期的教堂,我们没有见到。我们经过的时候,这第三座正从地面上被抹去。我们仅仅在一家茅屋的门口,欣赏到扔在门口的两个罗马式柱头,是原建筑仅有的遗物,其美见证了这第三座教堂之美。有人毁了莫里亚克的古教堂。在苏瓦松,有人让丰富的圣约翰隐修院及其两座十分轻盈、十分大胆的钟楼尖顶坍塌而不

---

<sup>①</sup> 图尔维尔(1642—1701),法国海军上将。

闻不问。有个石工在这些精美的废墟里挑选石料。对待可爱的布雷纳教堂,也是同样漠不关心,教堂拆毁后拱顶让雨水灌进来,落在室内的十座王墓上。

在布尔日附近的卢亚尔河上的爱德市,有一座罗马式教堂,其围墙之宽大,其建筑之精美,简直可以和欧洲最著名的大教堂相媲美;但教堂已经坍塌了一半。这教堂的石头一块一块在脱落,无声无息,犹如沙漠中的东方古塔。每天有六班长途马车经过教堂边上。我们访问过尚博尔城堡<sup>①</sup>,这是法兰西的阿尔罕伯拉宫<sup>②</sup>。尚博尔已经摇摇欲坠,受到天上雨水的侵蚀,雨水从没有铅层保护的软石料里渗漏下来。我们痛苦地宣布此事,如果不在近几年迅速考虑募捐,当然,募捐应该是全国性的,募捐把普利马蒂乔<sup>③</sup>的杰作还给了国家,否则连募捐都来不及了;否则,这座美得像仙女宫殿、大得像王家宫殿的建筑物,将会没有多少站得住的东西留存下来。

我们匆匆写下这些话,毫无准备,从一次对法国一小部分地区短期出游后留下的回忆中,随便举出几个例子。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仅仅揭开伤疤的一侧。我们仅仅举出几个事例,我们亲眼目睹的事例。其他地方的情况又如何呢?

有人告诉我们,有几个英国人出“三百法郎”的价,买下了可以从令人赞叹的朱米耶热修道院的废墟中装箱取走任何喜欢的东西的权利。这样,额尔金<sup>④</sup>爵士的亵渎行为又在我国重演,而我们还有利可图。土耳其人出卖的只是希腊古迹,我们更高

---

① 尚博尔城堡是法国卢亚尔河上的大型王家城堡。

② 阿尔罕伯拉宫是西班牙格林纳达的阿拉伯宫殿。

③ 普利马蒂乔(1504—1570),意大利艺术家,一五三一年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请来法国,长期在枫丹白露王家城堡从事创作和修复工作。

④ 额尔金(1766—1841),英国外交官,曾从希腊把帕特农神庙的古代精美雕刻运往英国,遭到世人谴责。

明,我们出卖的是自己的古迹。有人还告诉说,如此精美的圣万特里依隐修院竟然被一块块零售,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无知而贪婪的业主,竟把一处古迹看成是一座采石场。就在我们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在巴黎,在称为美术学校的这地方,一张由十四世纪巧夺天工的艺术家的雕刻的木梯,用作泥瓦匠的梯子;那儿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精美的细木雕刻作品,有几件还上过漆,涂了金,绘有纹章,细木护壁板,由雕琢过阿内城堡的轻而细的凿子加工的门,现在已经破残,七零八落,成堆倒在地上,倒在阁楼上,倒在顶楼里,甚至倒在称为“美术学校建筑师”的办公室的前厅里,而人们每天都愚蠢地走在上面行走。而我们又去遥远的地方,付出昂贵的代价,为我国的博物馆寻觅装饰的材料!

总之,现在是结束这一切混乱的时候了,我们吁请全国注意。纵然有革命的破坏者,有惟利是图的投机者,尤其有传统的修复者加以毁坏,法国仍然富有法兰西的古迹。必须制止敲打国家面目的锤子。制定一条法律就行了;希望这条法律制定出来。不论业主有多大权利,不能允许这些不顾廉耻、利欲熏心的业主毁坏历史性的名胜古迹;他们是卑劣之徒,竟然愚蠢到连自己是野蛮人都不知道!一幢建筑物里有两样东西:一是用途,二是美;建筑物的用途归业主所有,而美属于大家;毁坏自己的建筑物,是超越了他的权利。

我们的古迹应该加以积极的监管。稍为做出一点牺牲,我们就可以拯救某些仅此即体现巨大财富的古建筑。仅仅布鲁这座建于十五世纪末的教堂,就值两千四百万,而当年工人一天的工资只值两个苏<sup>①</sup>。今天可以值到一亿五千万。无须三天以上的时间,无须三百多法郎,可以拆毁这座教堂。

---

① 一法郎等于二十苏。

再说,一种值得称道的遗憾心情会攫住我们,我们很想重建这些奇妙的建筑而力所不能及。我们再也没有以往岁月的才智。工业已经取代了艺术。

我们这就结束这则笔记;再说,这个题目完全可以写一本书。本文作者会经常重提此事,会顺便谈到,也会破例谈到;正如一个古罗马人<sup>①</sup>一再地说:“我这样想,必须摧毁迦太基<sup>②</sup>”,这则笔记的作者也会反复地说:“我这样想,不应该摧毁法兰西。”

### (1832)

要说出来,要大声说出来,我们在王政复辟时期已经多次揭露过,现在仍在继续毁坏古老的法兰西,而且比以前更加穷凶极恶,更加野蛮。七月革命以来,随着民主的到来,某种无知,某种野蛮,肆无忌惮。在许多地方,地方的政权,市政的影响,乡镇的财产管理,已经从不会写字的贵族转到不会认字的农民手中。又降了一个层次。这些老实巴交的人等不到学会拼读字母,已经掌权了。行政上的糊涂,这是号称“中央集权”的这架马利机器<sup>③</sup>正常自然的产物,这行政上的糊涂和从前一样,总是从市长扩大至区长,从区长至省长,从省长至部长。只是这种糊涂更加傻了。

我们的意图,是本文仅仅探讨在全国上下惊异的眼睛面前发生的行政上糊涂的无数形式之一。我们只想探讨有关古迹问题的“行政上的糊涂”,而且,我们对这个也许二十五本对开本的

---

① 指古罗马政治家大卡图(公元前234—前149),他每次演说结束时说这句话。

② 原文是拉丁文,迦太基是北非古国,是罗马帝国的宿敌。

③ 马利机器原指向凡尔赛供水的水利工程。后废。

大书也谈不完的巨大问题,只是稍稍触及一下而已。

我们提出的事实是,也许在此时此刻的法国,没有哪怕是一座城市,没有哪怕是一个地区的首府,没有哪怕是一个区的首府,不在策划,不在开始,不在完成拆毁某一座全国的历史性古迹,或者由中央出面,或者由中央同意的地方出面,或者由个人在地方的眼皮下和容忍下出面。

我们非常确信没有弄错,才这样提出问题,任何人在法国的任何一点地方,做过一点艺术或者考古的旅行,我们向你们的良知求助。每一天,法兰西某个古老的回忆,随着记载这回忆的石头面一去不返。每一天,我们从传统这本可敬的大书上砸掉某个字。不久以后,随着这一切废墟的废墟最后完成,我们只能跟着这位特洛伊人一起呼喊,而他至少还带走了自己的神明:

此乃特洛伊城巨大的光荣!<sup>①</sup>

据上所述,请允许本文作者在他可以提供的一大堆材料中,举出写给他的一封信的摘要。作者本人并不认识寄出此信的人<sup>②</sup>,但从他的信看来,是个趣味高雅、心地高尚的人;作者感谢他给自己写信。对任何人向他指出需要加以揭露的不平之事或荒唐之事,作者不会不管。他只是遗憾自己的声音不够响亮,不够权威。请大家读读这封信,一边读,一边要想到信中说明的事情并非是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件普遍性大事中千百件的插曲之一,即“先后不断地拆毁古老的法兰西的一切古迹”。

一八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于沙尔维尔。

---

① 这是阿波罗神的一个祭司说的话。典出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原文为拉丁文。

② 寄信人是诗人爱特华·洛特(1808—1890)。

先生：

.....  
.....

去年九月,我去了一次家乡,埃纳省的朗城。我离开家乡有好多年了;因此,我一到,第一件事是想全城跑一遍……刚走到市镇广场,我抬起眼睛望望海外路易<sup>①</sup>古老的塔楼,看到塔楼四周挂满梯子,杠杆,及各式各样的拆楼工具,真是大吃一惊。坦白说,看到这些,我很痛苦。我正在寻思为什么搭起这些梯子,找来这些铁镐,恰巧蒂……<sup>②</sup>先生走了过来,此人朴素而有教养,文学趣味高雅,极为关心一切和科学、艺术相关的事情。我马上把拆除这古迹给我的痛苦印象告诉他。蒂……先生对此有同感,并告诉我:他是旧市议会惟一留下的成员,又是惟一一个反对此刻眼前发生的事情的人;他的努力毫不起作用。讲道理,磨嘴皮子,一切归于失败。新的市议员反对他,开会时是多数派,占了上风。蒂……先生为这座无辜的塔楼说几句公道话,甚至被指摘成反动的教权派。这些先生大叫大嚷,说这座塔楼只能唤起对封建时代的回忆,又一致欢呼通过拆除。更有甚者,市里还给负责拆除的投标人提供一笔好几千法郎的款项,外加材料。这就是给谋杀的奖金,这是名副其实的谋杀!蒂……先生叫我注意贴在隔壁墙上用黄纸写的招标告示。告示头上用大字写着:拆除所谓海外路易塔楼。敬告公众云云。

此塔占地若干古法尺<sup>③</sup>。要为拓宽邻近的市场,如果这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本可以牺牲一幢民居,民居的屋价可能不会超

---

① 海外路易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四世(921—945)。

② 应是朗城市议员、铁器商人蒂卢瓦。但他在市议会议决拆毁古塔楼时并未在场。

③ 古法尺将近二米长。

出提供给投标人的款项。他们宁可彻底铲平塔楼。这么说,我很伤心,这是朗城人的耻辱,他们的城市拥有一座罕见的古迹;今天,这样的古迹已告绝迹了。路易四世的这座已是最后一座了。发生这样破坏文物的事情后,以后再听说有人为了建一座谷物市场,拆毁了他们十一世纪美丽的大教堂,也就不足为怪了。<sup>①</sup>

面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感触良多,联翩而至。

首先,这不是一出精彩的喜剧吗?你们想象得出来这十位或十二位市议员认真讨论拆毁所谓海外路易的塔楼这件大事的情状吗?他们都来了,围成一圈,可能坐在桌子上,脚上像土耳其人一样挂着拖鞋。听听他们怎么说。应该增加放白菜的地,清除一座“封建的遗迹”。他们把十五年来通过乡村教师念得别别扭扭的《宪政报》上的高级词汇放在一起。他们你凑我凑。堂而皇之的理由多的是。有人的结论是“封建性”,并坚持不让;又有人提出的理由是什一税;又有人提出“徭役”,又有人提出“农奴要打沟里的水,让青蛙静下来”;第五个人提出“领主的初夜权”;第六个人提出说不完的“神甫”和谈不完的“贵族”;又有人提出“恐怖的圣巴托罗缪节”<sup>②</sup>;又有人可能是个律师,提出“耶稣会教士”;又是这,又是那,接着又是那,又是这,总而言之,海外路易的塔楼被判有罪。

你们能想象出这滑稽的古法庭上,他这惟一代表科学、艺术、趣味和历史的可怜人的处境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可怜虫卑躬屈膝的态度吗?你们是否听见他为可敬的古迹进出来的

---

① 我们没有得到本人正式的同意,不公布此信的作者名字;但我们保留公布的权利,以证确凿。我们认为应该删去写信人仅仅表示对我们个人友善情意的段落。——雨果注

②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对新教徒的大屠杀。



几句怯生生的话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落在他头上的暴风雨吗？严词痛斥之下，他低下了头。四面八方，都有人叫他“教派分子”，还有可能叫“复古派”。对此作何回答呢？完蛋了。事情完了。拆毁“野蛮时代的遗迹”一事，最终投票热烈通过，朗城正直的市议员们攻打海外路易的塔楼，你们听得到他们喊出的欢呼声！

难道拉伯雷见过，难道贺加思<sup>①</sup> 见过，在小酒店的墙上，或在斗癞蛤蟆的地方，见过更加滑稽的面孔，更加可笑的脸蛋，画下来更加叫人开心的侧影，你们相信吗？

对，请笑吧。——不过，当正人君子们满嘴土话，哇里哇啦讨论的时候，历来不可动摇的古塔楼却感到自己从塔基在摇晃。倏忽之间，从窗子里，从门洞内，从通风的长洞里，从枪眼，从屋檐，处处都有拆楼人从塔楼里出来，像是蛆虫从尸身上爬出来。塔楼渗出来的是泥瓦匠。这些跳蚤在啄咬它。这些蛆虫在吞噬它。可怜的塔楼上石头开始一块块掉落下来；塔楼的雕刻在地上砸得粉碎；塔楼的碎片溅满四周的屋宇；塔边露出大窟窿，塔身越缩越小，转悠的市民在附近走过，也不明白塔楼上的情况，看到塔楼挂满绳子、滑轮和梯子，比英国人或勃艮第人<sup>②</sup> 攻城时挂得更多，大吃一惊。

可见，为了铲除这座海外路易的雕像，为了完成前人没有成功的事情，攻城的撞锤，弩炮，投石器，大斧，炮弹，炮轰，重炮，轻炮，长炮，短炮，克雷伊锻炉里的铁弹，佩罗纳采石场上的石弹，大炮，惊雷，暴雨，战争，人火，天火，等等，都没有成功，只需要等到十九世纪，了不起的进步！有支鹅毛笔，有几个渺小而又小的人

---

① 贺加思(1697—1764)，英国讽刺作家，画家。

② 勃艮第公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盟友。

物！在一张纸片上随便勾勾画画！这支等而下之的市议会可恶的笔！这支农民的议会歪歪斜斜写下愚蠢文书的笔！这支小人国里参议院小得看不见的笔！这支有文法错误的笔！这支写错别字的笔！这支在荒唐法令上肯定打叉多、签字少的笔！

塔楼这就拆了！事情这就成了！<sup>①</sup> 城市为此付了钱！有人偷走城市的王冠，而城市还给窃贼付钱！

对这些事情，可以起个名字吗？

我们再说一遍，好让大家记住，朗城的事情不是孤立的事情。就在此时时刻刻，法国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小一点，可以大一点，但永远总是毁坏文物。拆毁文物的清单长得写不完。这张清单由我们，由其他比我们更重要的作家写起。这张清单很容易就越写越长，但不可能写完。

我们上文见到的是市议会的一件壮举。在别处，有位市长为了给镇上的田地立块标记，挪动巨石柱<sup>②</sup> 的位置；有位主教耙平并粉刷他的大教堂；有位省长拆除十四世纪的修道院，免得遮挡他家客厅的窗子；有位炮手铲平一四六〇年的隐修院，好加长射击场；有位市长助理把特奥德贝尔特的石棺改成喂猪崽的食槽。

我们可以举出他们的姓名。我们可怜他们。我们不提他们的名字。

不过，费康的这位本堂神甫不值得照顾。他叫人拆除他教堂里的祭廊，提出的理由是这堆由十五世纪的一群巧手雕琢而成的麻烦东西，剥夺了他教区的教民们欣赏他的福分，而他这位

---

① 事实上，海外路易塔楼的拆毁工作至一八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才拆完。

② 巨石柱是史前巨石文化的遗迹。

本堂神甫在祭坛上何等荣耀。而执行这个快活人命令的泥瓦匠,利用拆除祭廊后的废料,给自己建成一间精美的小屋子,今天可以在费康看到。多么可耻!神甫曾是非凡的建筑师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现在,由泥瓦匠给神甫上课!

不是还有个龙骑兵,或是轻骑兵,想把这座奇迹般的布鲁教堂,改成干草屋,为此天真地向部长提出申请吗?不是美丽的昂热大教堂的钟楼尖顶被雷电击中,炸得黑黑的,但仍完好时,有人自上而下地剥刮大教堂,并放火焚烧,倒像是雷电也有灵性,宁可清除古老的钟楼,也不让市议员们来刮似的!不是王政复辟时,有位部长把万塞讷可爱的塔楼,把图卢兹美丽的堡垒切削整齐吗?在圣奥梅尔,不是有位省长借口“给工人们找点活干”而拆毁了四分之三圣贝尔坦的废墟吗?笑话!如果你们看到铁路要修筑,运河要开挖,道路要铺砂石,港口要挖清淤泥,沼泽地要开垦,学校要兴建,竟是如此无能的官员,如此贫乏的脑袋,你们不知道如何安排你们的工人,至少,你们不要把想拆除的全国性建筑作为饲料去喂工人,不要对他们说用这些石头为自己挣点面包。倒不如把这些工人分成两拨;让两拨人各挖一个大坑,再让每一拨人用对方的土来填自己的坑。最后给工人们付钱。这是个好主意。我宁要无用,也不要有害。

在巴黎,破坏文物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兴旺发达。文物破坏者是建筑师。文物破坏者自鸣得意,趾高气扬,文物破坏者受到庆贺,拍手叫好,受到鼓励,赞赏,爱抚,保护,请教,资助,报销,入籍。文物破坏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狡猾地钻进预算,他小口小口地蚕食预算,如同耗子吃奶酪。当然啦,文物破坏者挣钱不少。他每天都从这可爱、古老的巴黎给我们剩下的少部分东西上再拆除一点。我怎么说呢?文物破坏者粉刷巴黎圣母院,文物破坏者修改司法大楼的塔楼,文物破坏者铲平圣马格鲁瓦

教堂,文物破坏者毁掉多明我派的隐修院,文物破坏者肢解草地圣日耳曼教堂三座钟楼尖顶的两座。也许,我们某个时候会谈谈他们造的建筑物。文物破坏者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小集团,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讲席,有自己的公众,有自己的理由。文物破坏者有支持自己的市民。文物破坏者养得肥肥胖胖,收入富裕,傲气十足,几乎博学多才,非常讲究传统,善于推理,理论一套一套,快快活活,有权有势,需要时和蔼可亲,能会说会道,自得其乐。文物破坏者摆出捐助人的架势,庇护有才华的年轻人。文物破坏者是教授。他颁发建筑大奖。他派学生去罗马。他身穿绣花礼服,法国式短裤,旁有佩剑<sup>①</sup>。他是法兰西研究院成员。他出入宫廷。他和国王手挽手,陪国王溜达大街,在国王耳边嘀咕自己的计划。你们肯定遇见过他。

有时候,文物破坏者变成业主,他把精美的圣雅克塔改成猎枪子弹工厂,却对探头探脑的古董商无情地关上大门;他把圣彼得教堂的大殿变成堆放空木桶的仓库,把桑斯公馆改变成长途马车夫的马厩,把金冠大楼变成呢绒铺,把格吕尼小教堂变成印刷厂。有时候,文物破坏者变成建筑绘画师,他拆毁圣朗特里教堂,在朴素、美丽的教堂现场建一座丑陋的租不出去的大房子。有时候,文物破坏者变成法院书记员,他在小圣堂<sup>②</sup>堆满废纸,一旦他毁掉巴黎圣母院,这座教堂将是巴黎最令人赞美的首饰。有时候,文物破坏者变成投机商,他在圣伯努瓦教堂的受到凌辱的大殿里硬是插进去一座剧院,什么剧院啊!耻辱!本笃会修士神圣、好学、肃穆的隐修院变成一言难尽的拙劣的文学场所!

在王政复辟期间,文物破坏者心情舒畅,我们可以说,妙不

---

① 这是法国官方人士的形象。

② 小圣堂在巴黎圣母院对面不远处,由国王圣路易于一二四八年建成,以彩绘玻璃窗和收藏的圣物闻名于世。

可言地满地打滚。人人都会记得,文物破坏者当时是王家建筑师,而他是如何处理兰斯大教堂<sup>①</sup>的。有位博学、多才和诚实的人士,维泰先生,曾经指出这件事。我们知道,这座大教堂从上到下,刻满精美的雕刻作品,全身上下,都凸起在墙外。查理十世举行加冕礼<sup>②</sup>的时代,文物破坏者是佞臣,他怕这些垂直壁立的雕刻作品不要碰巧脱落下来,不要在国王经过的时候,不合时宜地砸在陛下身上;他花费整整三个月时间,用大槌猛敲,毫不客气地给古老的教堂修剪整齐!——本文作者家里就有一个美丽的基督头像,是这次行动不可多得的残片。

七月以后,文物破坏者又有一次行动,可和前一次行动相映成趣,这就是杜伊勒里公园<sup>③</sup>的行动。我们改日会详谈这次野蛮的大动荡的。我们此地先提一下而已。但是,走过从公共散步场抢来的这两处小园,谁又不耸耸肩膀呢?有人要国王咬一咬杜伊勒里公园,他也给自己留了两口。一件和谐匀称的王家安静的作品被搅乱;对称的花坛被捅破,水池挖进了平台;反正一样,有人有了两座小园。一个歌舞剧的编造者如果把《阿塔莉》<sup>④</sup>合唱里的一、二段台词占为己有,我们会怎么说呢!杜伊勒里公园是勒诺特尔<sup>⑤</sup>的《亚他利雅》。

有人说,文物破坏者已经给我们古老的无法修复的圣日耳曼—洛克塞卢瓦教堂定了罪。文物破坏者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贯穿巴黎,造一条很大很大的大街<sup>⑥</sup>。一条一法里<sup>⑦</sup>长的大街!

---

① 兰斯大教堂是历代法国国王举行加冕典礼的地方。

② 查理十世一八二四年即位,一八二五年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当时雨果也是受到邀请的贵宾。

③ 杜伊勒里王宫和公园在巴黎卢浮宫和协和广场的中间。

④ 《阿塔莉》是法国悲剧诗人拉辛的诗体悲剧,一六九一年上演。

⑤ 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园林艺术家。

⑥ 这条大街从卢浮宫一直延伸到巴士底广场。最早由拿破仑提出这个计划。

⑦ 一法里约相当于四公里。

这一路上会有多少精彩的破坏！圣日耳曼—洛克塞卢瓦教堂可能被大街穿过，圣雅克塔可能也会被大街穿过。但这有什么关系！一条一法里长的大街！你知道这会有多美！一条直线。从卢浮宫一直划到王座的栅栏<sup>①</sup>下。从大街的一端，从栅栏的一端，可以静静地欣赏卢浮宫的正面。的确，贝洛柱廊的全部价值，可以说在于其比例，而这一价值将会随距离而彻底消失；但这又何妨？我们会有一条一法里长的大街！从另一头，从卢浮宫，我们可以看到王座的栅栏，两根你们认识的有口皆碑的柱子，羸弱，瘦长，可笑，像是波捷的两条腿。啊，妙不可言的远景！

让我们希望：这个滑稽的计划不会实现。如果真有人试图实现这个计划，让我们希望艺术家会起来造反。我们将努力鼓动造反。

糟蹋文物的人借口多的是。王政复辟期间，有人以最最虔诚的方式损坏、肢解、歪曲、亵渎中世纪的天主教建筑。圣会<sup>②</sup>让教堂如同让宗教长出同样的赘疣来。耶稣圣心像变成大理石，青铜，彩塑和涂金木雕。在大多数情况下，圣心像在教堂里的出现，其形式是一座很小的小教堂，彩绘，涂金，神秘，悲哀，俏丽，多情，浑圆，光线微弱，装满胖乎乎的天使，像是圣苏尔比斯教堂的小教堂。法国没有一处大教堂，没有一个教区，不在头上，不在一边，长出来一座这样的小教堂来。这样的小教堂对教堂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疾病。这就是圣阿舍尔教堂的疣子。

七月革命以来，亵渎行为在继续，更加恶劣，更加致命，还有其他类似情况。除虔诚的借口外，更有民族、自由、爱国、哲学、伏尔泰式的借口。人们对古迹不再“修复”，不再损坏，不再丑

---

① 王座的栅栏在今天巴黎城东的民族广场。

② “圣会”是宗教团体，在王政复辟期间对政权有很大的影响。

化,而是把古迹推倒了之。而推倒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一座教堂,这是一种狂热;一座城堡主塔,这是封建。有人揭露古迹,有人屠杀一堆石头,有人对废墟人屠杀。我们可怜的教堂借佩戴三色徽章免遭劫难,也不容易。法国没有一座圣母院,不论多么雄伟,多么可敬,多么精美,多么不偏不倚,多么富有历史意义,多么安静,多么庄严,而不在耳边插上一面三色小旗。有时候,有人在令人赞美的教堂前写上三个字:“市政府”,从而拯救了教堂。对我们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些由人民建造、为人民建造的建筑物更不得民心的了。我们把这些建筑物见证的一切历史罪行归咎在它们身上。我们真想一笔抹杀我国的全部历史。为国家利益,我们损坏,我们粉碎,我们毁灭,我们拆除。我们努力做好法国人,我们变成了优秀的野蛮人。

我们遇见很多人,他们在七月精彩的夸张中对平淡无奇的做法有反感,他们对损坏文物者拍手叫好是出于别的理由,有学术性的重要理由,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古迹有什么用?他们说。需要花钱维修,这才是问题。平掉算了,材料卖钱。这样,总是成功。——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想法很糟糕。我们上文已经指出,这些古迹是本钱。其中许多古迹有名声在外,吸引国外的富人来法国,给国家带来的钱远远超出古迹本身所值的钱。毁掉古迹,就是剥夺国家的收入。

且放下这个乏味的观点,道理要讲得层次高一点。当今文明盛世,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问艺术有什么“用途”?如果你不知道艺术何用,你真不幸!我们对你无话可说。得了!你拆吧!你用吧!敲碎巴黎圣母院作碎石子。借铜柱<sup>①</sup>铸几个大钱。

---

① 指旺多姆广场的铜柱。

也有人接受艺术,需要艺术;但听他们的说法,中世纪的古迹是趣味低劣的建筑物,是野蛮人的作品,是建筑上的怪物,但求废除,越快越好,越细越好。对于这些人,也是无话可答。对这些人,算完了。在他们身后,地球照样运转,世界照样前进;他们有的是另一个世纪的偏见;他们不是阳光下的当代人。因为,我们再说一遍,要让大大小小的耳朵习惯习惯听当代人反复地说:一场光荣的政治革命在社会上完成的同时,一场光荣的思想革命也在艺术里完成。早在二十五年以前,夏尔·诺迪耶和斯塔尔夫夫人已在法国宣布了这场思想革命;如果可以在这两个大名之后加上一个小名,我们想说,我们为这场革命已经斗争了十四年了。现在,这场革命已告完成。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可笑的决斗已自行解决,最后,人人都持相同的意见。问题不再存在。凡是有前途的事物都是赞成前途的。去研究院的内部会议室,在学士院的暗影下,有几个天真的老顽童躲在角落里拿另一个时代的诗学和方法嬉戏,是少而又少了;有的是诗人,有的是建筑师;此人拿三一律自娱,那人拿五大原则玩耍;有人根据维尼奥拉<sup>①</sup> 糟蹋石膏,有人根据布瓦洛糟蹋诗句。

这叫人肃然起敬。不必再说。

而在艺术和批评全盘推陈出新之际,中世纪的建筑事业三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得到严肃地捍卫,取得了成功,同时取得成功的还有科学的种种道理,历史的种种道理,艺术的种种道理,理智、想象和人心所捍卫的普遍的大好事业。所以,不必再提已经批评过、而且批评得很好的事物;让我们从总体上告诉政府,告诉乡镇,告诉个人,他们要为偶然交在他们手里的全国性古迹负责。有账要从后人向前人算。

---

<sup>①</sup> 维尼奥拉(1507—1573),意大利建筑学家。



至于那些建筑物毁掉后给我们新建的建筑物,我们可不上当,我们不予接受。新的建筑物糟糕。本文作者坚持他在别处<sup>①</sup>有关当今巴黎的现代名胜说过的一切话。他对建造中的名胜说话也并不客气。你们这儿那儿可怜巴巴兴建的三、四座方方正正的小教堂于我们何用?让你们奥尔赛临河街的废墟,加上其沉甸甸的拱腹,加上其猥琐的嵌入式列柱,一起塌了算了!让你们众议院的宫殿塌了算了,正求之不得呢!这座非驴非马、枯燥乏味的建筑物,对称之为“艺术学校”这地方不是一种凌辱吗?其图样长期以来玷污了邻居的山墙,恬不知耻地在加永城堡令人赞叹的正墙一边袒露出自己光光的身子和丑态。难道我们竟然堕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非要我们去欣赏巴黎的栅栏吗?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你们黎塞留街上的赎罪堂更弯腰曲背、更佝偻不雅的东西吗<sup>②</sup>? (对了!也是,这个堂赎什么罪呢?)而你们的玛德莱娜教堂<sup>③</sup>不是件美丽的作品,这交易所的翻版,沉甸甸的三角楣压得瘦弱的柱廊喘不过气来?噢!谁能把我从柱廊里解放出来!

求你们了,请善用我们的金钱。

甚至,不要用这些金钱去美化卢浮宫。你们还想把你们称之为卢浮宫的平行四边形最后围起来。但是,我们提醒你们,这平行四边形是个梯形;要封住梯形,费钱太多。再说,卢浮宫除了文艺复兴的部分,你们看,并不美。不必当作是神圣的权利似的欣赏和继续十七世纪的一切建筑,虽然十七世纪的建筑比十八世纪的建筑,尤其比十九世纪的建筑更有价值。不论多么神气,不论多么威风,有些路易十四的建筑物如同他的孩子一样。

---

① 别处是指《巴黎圣母院》一书。——雨果注

② 路易十八曾命令在贝里公爵被刺的地方建造一座赎罪的小教堂。

③ 玛德莱娜教堂在今天协和广场以北,四周有五十二根柱子组成柱廊。

有许多是杂种。

卢浮宫的窗子割破了柱顶的下楣，卢浮宫是这样的杂种建筑物。

我们是这样认为，如果说建筑在各门艺术中确实是惟一没有前途的艺术，请把你们的金钱用于保存、维持属于国家的全国性和历史性古迹，传之不朽，并用于赎买属于个人的古迹。赎的价格会是低廉的。你们买到手会很便宜的。像是无知的业主出卖巴特农神庙<sup>①</sup>，只卖石头的价钱。

请派人修葺这些美丽而庄重的建筑物。请派人修葺时要细心，要动脑筋，要朴素。你们的周围学问好、趣味雅的人，他们会在这件工作上指点你们的。尤其是负责修复的建筑师要少来一点自己的想象力；要他根据每一个世纪，每一种气候，好奇地研究每一座建筑物的特点。要他吃透交在他手上的古迹的总体轮廓和特殊线条，要他巧妙地让自己的天才紧紧配合古代建筑师的天才。

你们监管着市镇，别让市镇拆毁东西。

至于个人，至于业主顽固地坚持要拆毁，要让法律禁止他们这样做；让他们的产业经过估价，偿付，拍卖给国家。请允许我们在此记上我们一八二五年对此问题说过的话：“必须制止敲打国家面目的锤子。制定一条法律就行了；希望这条法律制定出来。不论业主有多大权利，不能允许这些不顾廉耻、利欲熏心的业主毁坏历史性的名胜古迹；他们是卑劣之徒，竟然愚蠢到连自己是野蛮人都不知道！一幢建筑物里有两样东西：一是用途，二是美；建筑物的用途归业主所有，而美属于大家；毁坏自己的建

---

① 巴特农神庙在希腊雅典的卫城上，建于公元前五世纪，是古希腊留下的最负盛名的古迹。

筑物，是超越了他的权利。”

这是一个事关大家的问题，事关国家的问题。每天，只要大家的利益高声说话，法律会让私人利益的尖声喊叫静下来。个人的产业过去在，现在仍然在向社会集体的方向改变。我们强制性地买下你的田产，改建一个广场，买下你的家宅，改建一座收容所。我们也会买下你的古迹。

如果需要法律，再说一遍，我们就制定法律。此地，我们会听到反对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参众两院有时间吗？——为区区小事制定法律！

区区小事！

怎么说！我们有四万四千条不知何用的法律，这四万四千条法律中只有不足十条是好法律。每年，当参众两院发情时，产下的法律数以百计，而在孵化过程中，至多只有两、三条法律出生后活得下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有关什么，都制定法律。为了政府某个部把卷宗从格勒内勒街的这一头运送至那一头，制定一项法律。而为名胜古迹制定一项法律，为艺术立法，为法兰西的民族性立法，为怀念立法，为大教堂立法，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作品立法，为我们父辈的集体成果立法，为历史立法，为被毁后无法弥补的事物立法，为一个国家除前途之外最神圣的东西立法，为过去立法，立这条正确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优秀的法律，神圣的法律，有用的法律，必须的法律，必不可少的法律，紧迫的法律，我们没有时间，这条法律立不下来！

可笑！可笑！可笑！

## 《莎士比亚全集》新译本序<sup>①</sup>

### 1

一部译作往往是被接受译作的人民看成是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有产者的趣味抵御世界的精神。

翻译一个外国诗人,就是增加本国的诗歌;而这样增加本国诗歌使受惠的人感到不快。至少,开始是如此;第一个反应是反抗。一种语言里这样倾注入另一种语言时,尽其所能,加以拒绝。这种语言以后反而更加强大。但这语言先是愤怒。这股新的味道使她反感。这些奇特的短语,这些出人意外的用法,这些野蛮地闯进来的陌生手法,这种种一切,都是入侵。那文学又会怎么样呢?大家对其他民族的这种特性混入自己的血液会作何想法呢?这是多余的诗歌。这样滥用意象,隐喻泛滥,任意混淆界线,强迫世界的趣味进入地方的趣味。是希腊风格?粗糙。是英国风格?野蛮。这儿刺眼,那儿刺耳。不论人家希望使你丰富的民族有多么聪明,先是愤怒。她拒绝这份养料。她不得已喝了下去,但怒气未消。天神朱庇特做孩子时,也把喝的神羊的奶吐了出来。

这个情况在法国对荷马是这样,对莎士比亚更是如此。

十七世纪时,说起达西夫人<sup>②</sup>,有人提出问题:非要翻译荷

---

① 本文是雨果所著《莎士比亚论》的附录。

② 达西夫人(1647—1726),法国女学者,一六九九年译荷马的《伊利亚特》,一七〇八年译《奥德赛》。

马吗？泰拉松神甫干脆回答：不要。拉莫特<sup>①</sup>的做法更妙：他重写《伊利亚特》。这位拉莫特是个风趣的人，又是白痴。时至今日，我们这方面有位贝尔先生，人称斯丹达尔，他写道：“比之于荷马，我更喜欢古维翁·圣西尔元帅的回忆录。”<sup>②</sup>

——非要翻译荷马吗？——这是十七世纪的文学问题。十八世纪的文学问题是：“非要翻译莎士比亚吗？”

## 2

“我需要告诉你，我多么讨厌那个叫勒图尔纳<sup>③</sup>的人，据说是个书店的秘书，我看不是趣味高雅的秘书。你读过这个混蛋的两册书吗？他把全体法国人民毫无例外地献给他的偶像（莎士比亚），如同有人把肥猪献给刻瑞斯<sup>④</sup>；他竟然不屑叫高乃依和拉辛的名字。这两个伟人仅仅包括在笼统的责难之中，而名字没有说出来。这个莎士比亚的两册书，可以看成是集市上演戏的戏本，是二百年前的东西了。还有五册要出来。但对这个无耻的笨蛋就不切齿痛恨吗？你能受得了他对法兰西的侮辱吗？对这样一个无赖，法国的惩罚，驴耳帽<sup>⑤</sup>和示众柱还不够他一个人用。我和你说起他，全身血液都气得在冒烟。事情的可怕之处，是这个畜生在法国还有一帮人，更不幸、更可怕的是，从前我是第一个说起这个莎士比亚的人；第一个人让法国人看

---

① 拉莫特(1588—1672)，法国学者，曾是路易十四的老师。

② 一八四〇年十月三十日，斯丹达尔复信巴尔扎克：“我的荷马是古维翁·圣西尔元帅的回忆录。”

③ 勒图尔纳(1736—1788)，法国的英国文学翻译家，他于一七七六——一七八二年期间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当时产生重大影响。

④ 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⑤ 驴耳帽用纸做成，从前用来惩罚小学生。

到了从他一大堆的粪土中捡来的几颗珍珠。我没有想到,我反而有一天帮忙把拉辛和高乃依的王冠踩在脚底下,却戴在一个野蛮的江湖骗子的头上。”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给拉阿尔普。谁写的?伏尔泰。我们看到,要有勇气,才成得了勒图尔纳。

哈!你翻译莎士比亚?好啊,你是无赖;还不够,你是个无耻的笨蛋;还不够,你是个混蛋。你侮辱了法兰西。你该受到种种形式的公开的羞辱,从像个小学生一样戴驴耳帽开始,一直到像个窃贼一样绑上示众柱。你也许是个“畜生”。我说也许,因为伏尔泰的信中“畜生”是个模棱两可的词;句法上这个词归于勒图尔纳,但仇恨把这个词给了莎士比亚。

这个正直的勒图尔纳,在蒙托邦和贝桑松受到褒奖,在外省是学士院的获奖者,一心从事掩盖莎士比亚的锋芒,磨去莎士比亚的棱角,让他通过,即让他过得去,这个好人,勤奋工作,书房的四壁是他的整个天地,温和得像个少女,不会生气,不会报复,客气,腼腆,诚实,低声说话,一辈子生活在伏尔泰扔给他的响亮的“混蛋”帽子下,十分吃惊,五十二岁时谢世。

### 3

不可思议的事,是勒图尔纳既受法国人的嘲笑,也受英国人的嘲笑。我们不记得是哪一位爵士谈到勒图尔纳时说:“自己得是一个笨蛋,才能翻译一个疯子的书。”在一本前不久出版的名为《威廉·莎士比亚》的书中,可以读到两个世纪以来搜集整理的英国这种辱骂莎士比亚的稀奇古怪的文字。文人的意见之后,还可以加上君王的意见。在乔治一世的治下,一七

二六年前莎士比亚开始冒了出来，但乔治一世<sup>①</sup>听不进一行莎士比亚的诗句。这位乔治是个“严肃和明智的人”（米约语），爱上一位美人，封她为马厩总管。乔治二世<sup>②</sup>的想法和乔治一世相同。他惊呼：“我没法读莎士比亚。”他又说，这是休谟<sup>③</sup>讲的：“这个年轻人太浮夸！”米约神甫是历史学家，在凡尔赛作圣诞前布道，在吕内维尔作封斋布道，凯龙喜欢他，不喜欢埃诺<sup>④</sup>，神甫说起过蒲柏<sup>⑤</sup>有关莎士比亚对乔治二世的影响。蒲柏对“莎士比亚的傲慢”感到愤怒，把莎士比亚比做“一头不驮任何东西，只听自己铃声的骡子。”文坛的轻蔑说明了王家的轻蔑。乔治三世<sup>⑥</sup>似乎很早便开始了后来沉沦其中的精神状态，他评价莎士比亚时对伯尼小姐说：“怎么！那不是一堆可悲的乱七八糟的文字吗？怎么！怎么！”

有人会说，这只是国王的意见。大家不要搞错了，英国的时尚是追随国王的。国王陛下有关趣味的意见在海峡的那一边是重要的。英格兰国王是伦敦客厅里至高无上的“领袖”。证明就是“桂冠诗人”几乎总是为公众所接受。国王不管事，但国王执政。国王读的书，他戴的领带，就是立法。有国王喜欢摒弃天才，英国就轻视莎士比亚；有国王欣赏无聊，英国就崇拜布鲁梅尔<sup>⑦</sup>。

我们可以说，一八一四年的法国允许波旁王朝把伏尔泰扔到垃圾堆上去，更加堕落。

---

① 乔治一世(1660—1727)，英国国王。

② 乔治二世(1683—1760)，英国国王。

③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

④ 埃诺(1685—1770)，法国作家，伏尔泰的朋友。

⑤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⑥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国王，中年后精神失常。

⑦ 布鲁梅尔(1778—1840)，英国风靡一时的花花公子。

## 4

今天,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危险已不复存在。

再没有人公然反对此事。

但是,如果说危险不存在,而困难仍然有。

勒图尔纳并没有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他并非自觉自愿,自己也不知道,顺应了他时代恶意的趣味,天真地模仿莎士比亚的作品。

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才是真正地翻译他,信任地翻译他,委身于他地翻译他,热情诚实而骄傲的单纯翻译他,没有任何回避,没有任何删节,没有任何淡化,没有任何隐瞒,在他赤身露体时不加以掩饰,在他真诚时不戴上面具,不要要了他的命,还在背后撒谎,不要求助于委婉语翻译他,这是思想有保留,翻译他时既不要讨好法国的语言纯洁主义,也不要讨好英国的清教徒作风,讲真话,完全讲真话,只讲真话,翻译他如同在作证,不要背叛他,把他平等地引进巴黎,不要对这位天才疑神疑鬼,建议自称讲究趣味的中等智力的人接受这位天才,天才在此!你接受吗?不必打招呼,不必为伟大人物感到羞耻,承认他,张扬他,把他公诸于世,昭示天下,成为他的血肉,打上他的印记,拓下他的外形,想他所想,讲他所讲,让他的声音从英语变成法语,这是何等的事业啊!

## 5

莎士比亚是最不顺从译者的诗人之一。



古代对普洛透斯<sup>①</sup>的制服,象征译者付出的努力。抓住天才,是艰难的工作。莎士比亚抵抗,要紧紧抱住他;莎士比亚脱逃,要紧紧追上他。

他的思想会脱逃,他的表达手法会脱逃。你们还记得这个 unsex(“单性”)吗?这个善恶之间的怪物凄伤地宣称是中性,这块贴在去势意识上的告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在法语中清楚再现这位诗人异常的美,例如, *buttock of the night*<sup>②</sup>, 我们隐约看见黑夜的私处。也有些用法似乎不可能找到对应的译法:如同 *green girl*, “绿色的女孩”, 在法语里毫无意义。我们可以说,某些词语是无从下手的。莎士比亚有“对不幸会有眼泪的”<sup>③</sup>。而在 *we have kissed away kingdoms and provinces*<sup>④</sup>, 如同在维吉尔深沉的叹息中,道出了难以言表的事情。床第间耗费巨大的前途,这些行省化作亲吻而去,这些可望的王国在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相拥的嘴上消逝,这些帝国融化为爱抚,难以言传地增加了消魂的伟大,消魂如他们只是虚无,这种种微妙之处全在一句 *kissed away kingdoms*。

莎士比亚的风格会脱逃,他的语言也会脱逃。英语尽其所能在挣脱法语。两种语言是以相反的方向组成的。两种语言没有同一个极点;英语是撒克逊语,法语是拉丁语。今天的英语除拼写法以外,几乎是十五世纪的德语。这两种语言从古以来的对立曾如此严重,诺曼底人于一〇九五年废黜伍斯特郡的主教

---

① 普洛透斯是变化无常的海神,有预卜先知的能力,但需要伺机制服他,才能逼他告知未来的命运。

② 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在莎剧《科里奥拉努斯》中的译句为“一个对黑夜的屁股比对曙光的额头更为熟悉的凡人”。

③ 原文为拉丁文,典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

④ 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在莎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中的译句为“我们亲吻时丢失的是王国和行省”。

沃尔斯坦,惟一的罪名是个“不会说法语的英语老畜生”。相反,有人在巴耶<sup>①</sup>说过丹麦语。杜蓬索估计,英语里有四分之三的词根是撒克逊语。几乎所有的动词,所有的虚词,构成英语骨架的词语,都来自北方。英语语言自身包含了极其危险的孤立成分,英国为了便于和欧洲进行交流,本能地向法国人借用战争的词语,向荷兰人借用航海的词语,向意大利人借用音乐的词语。夏尔·杜雷有关英语在一六一三年写道:“极少有人愿意费劲学习它。”时至今日,英语仍然撒克逊味十足,阿尔弗烈德大王<sup>②</sup>《法典》中只有七分之一的词被认为是过了时。英语和法语在接触时由此出现没完没了的隐蔽的争斗。要使这两种语言对应起来,是最苦不过的事。一种是北方语言,另一种是南方语言。一种与之交界的是昏黑的领域,是灌木丛,是荒原,是雪地,是寒冷的孤独,是黑夜的旷野,充满模糊的黑影,是灰白的地域;另一种与之交界的是明亮的地域。前一种有更多的月光,后一种有更多的阳光。南方对北方,白昼对黑夜,光明对忧郁。英语的句子总是浮现出一层云影。这层云影是一种美。法语的光明需要冲破这层云影而不使其消散。有的时候,译者需要舒张一下。某种模糊给忧伤增添一点困惑,构成北方的特征。尤其是哈姆雷特以这种模糊作为呼吸的空气。拿走哈姆雷特的模糊,就是杀死他。一层浓雾使笼罩的东西扩散开来。固定哈姆雷特,就是取消哈姆雷特。译作不应该比原作更加概括。莎士比亚不能像塔西陀<sup>③</sup>这样翻译。

莎士比亚的风格会抵抗;莎士比亚的语言会抵抗。仅此而已?不!他的形而上学感觉在抵抗,他的历史感觉在抵抗,他的

---

① 巴耶是诺曼底的古老城市。

② 阿尔弗烈德大王(849—899),撒克逊人韦塞克斯王朝的国王。

③ 塔西陀(约55—约120),罗马历史家。

传说感觉在抵抗。他有很多无知,这大家同意;但是,他有很大的学问,这大家未必清楚。有时,某种细节令人吃惊,常人以为是他的愚钝,恰恰证明是他的特色和精细;否定的评论家揭露莎士比亚是个没有文化、没有学识的人在可笑地杜撰,恰恰相反,证明他对情况一清二楚。他对历史有远见卓识。他对传统和故事了如指掌。至于他的哲学,十分奇特。他的怀疑接近蒙田<sup>①</sup>,他的幻觉接近以西结<sup>②</sup>。

## 6

《圣经》里有难题;荷马里有难题;我们知道但丁有难题;意大利有公开的讲座,释读《神曲》。莎士比亚特有的晦涩,由于上述的种种理由,并不因此好懂一些。如同圣经的问题,如同荷马的问题,如同但丁的问题,也有莎士比亚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是翻译的先决条件。首先是了解莎士比亚的情况。

要深入莎士比亚的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整整一座图书馆。查询历史学家,从希罗多德<sup>③</sup>开始,直到休谟,查询诗人,从乔叟<sup>④</sup>开始,直到柯勒律治<sup>⑤</sup>,查询这位天才的评论家,出版家,注释家,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史料,正剧,喜剧,各种语言的著作,各种各样的文献,证明材料。对他有很多责难;审阅他的材料十分重要。在大英博物馆,有专门一个部门搜集对莎士比亚有某种关系的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著有《随笔集》。

② 以西结是希伯来的先知之一。

③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家。

④ 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

⑤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

著作。这些著作有的要加以核实，有的应深入探讨。这件工作艰苦，严肃，十二分复杂。还不包括伦敦书籍出版同业公会会所的记载<sup>①</sup>，不包括亨斯洛剧团团长的记载，不包括斯特拉特福的记载，还不包括“桥畔大楼”的档案，还不包括西蒙·福曼的日记。把各人试图分析莎士比亚的说法对照比较，并非无益，始自《观众》里的艾迪生，终于《大百科全书》里的若古。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莎士比亚频频受到评价，频频受到责难，频频受到谴责。需要知道是谁，又是如何在评价、责难和谴责。他的灵感来自何处，不必寻找，来自他自身；但他从何处汲取灵感，这要去发现。真正的译者应该努力去读莎士比亚读过的一切书。对于沉思的人会有源泉，对于挖土的人会有发现。莎士比亚读过的作品多样而深刻。这个灵感丰富的人是个勤奋的学习者。如果你想认识他，读过贝尔福里斯特是不够的，要读普卢塔克；读过蒙田是不够的，要读萨克索；读过伊拉斯谟是不够的，要读阿格里帕，读过弗鲁瓦萨尔是不够的，要读普劳图斯，读过薄伽丘是不够的，要读圣奥古斯丁。要读一切葡萄牙古歌集，要读一切中世纪的韵文故事，于翁·波尔多，美丽的约翰娜，普瓦捷伯爵，圣母的奇迹，列那狐的传奇，紫衣女人的传奇，旧大衣古曲。要读罗伯特·瓦斯，要读诗人托马斯，要读博伊斯，莱恩哈姆，斯宾塞，马洛，杰弗里·德·蒙茅斯，吉尔贝·德·蒙特勒伊，霍林谢德，阿米奥，吉拉尔迪·辛迪奥，皮埃尔·布瓦托，亚瑟·布鲁克，班戴洛，路易吉·达·波尔图。要读伯努瓦·德·圣穆尔，尼古拉斯·莱斯特兰奇爵士，佩因特，科米内斯，蒙斯特里莱特，格罗夫，斯塔

---

① 雨果在文中列举的和莎士比亚相关及莎士比亚读过的典籍很多，无法一一查明。

贝斯，斯特赖普，托马斯·莫尔，奥维德。要读格雷厄姆·达伯福伊尔，斯特拉帕罗拉。我不一一赘述。而放弃韦伯斯特，卡文迪什，高尔，塔尔顿，乔治·惠茨通，雷金纳德·斯科特，尼科尔斯和托马斯·诺斯爵士也是不对的。亚历山大·西尔维恩值得翻阅一下。《锡德尼文稿》是有益的作品。一部书核对另一部书。作品之间相互印证。这件工作中什么也不能忽视。请设想要读的一本书直径从《罗马人传奇》延伸至《雅克六世的魔鬼学》。

要做到理解莎士比亚，这才是任务。如此博览群书，为这样一个目的：认识一位诗人。这是通向这座天堂的石子路。

请铸就一把科学的钥匙，开启这样的诗歌。

## 7

只有这样，你才会明白《仲夏夜之梦》中的忒修斯的同时代人是谁；你才会明白恺撒之死的奇迹在《麦克白》中回响；你才会明白《哈姆雷特》里有多少个俄瑞斯忒斯<sup>①</sup>。你才会认识真正的《雅典的泰门》<sup>②</sup>，真正的夏洛克，真正的福斯塔夫<sup>③</sup>。

莎士比亚是一个吸收能力很强的人。他将过去融为己有。他先寻找而后发现；他先发现而后编造；他先编造而后创新。对他而言，沉甸甸的一堆史料中有灵气呼之欲出。他从这些对开本的古书中，提炼出一个个鬼魂。

永恒的鬼魂。有的鬼魂恐怖，有的鬼魂可爱。理查三世，格

---

① 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人物，成年后为父报仇，杀死谋害父亲的母亲及其奸夫，自己成为疯子，女神雅典娜宣告他无罪，回国继承王位。

②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的悲剧(1605)。

③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洛斯特,英格兰的约翰,玛格丽特,麦克佩斯夫人,里根和高纳里尔,杰西卡,帕迪塔,米兰达,波林,康斯坦斯,奥菲利娅,科迪莉亚,这一个怪物,这一个仙女。人心的两极,艺术的两端,由富于神秘生命的永远生动的形象所体现,像云彩一般不可捉摸,像气息一般永生不灭。内心的丑类伊阿古,外形的丑类凯列班;伊阿古的旁边有迷人的苔斯德梦娜,和凯列班对照的是优雅的泰坦尼亚。

一旦有人读完莎士比亚读过的难以记数的书籍,一旦有人捧饮相同的源泉,一旦有人浸透他全身充满的这一切,一旦有人身上复制出他所见到的过去,一旦有人学到他的知识,可以幻想他所幻想的事物,一旦有人已经消化这种种情况,这全部历史,这种种寓言,这全部哲学,一旦有人在这张梯子上刻下这样一卷卷的书,得到的报酬便是自己头顶上会有这样一大团神圣的影子。

## 8

有个年轻人<sup>①</sup>献身于这件浩大的工作。在复制莎士比亚这第一件任务之后,还有第二件任务,评述莎士比亚。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件任务需要一个诗人,另一件任务需要一个埋头钻研的学者。我们这位译者挑起了这两项任务。他在翻译每篇剧本的同时,以“导论”的名义,写一篇专题研究,对每篇所译的剧本进行讨论,展开争辩,辨正是非。对莎士比亚的三十六部剧,分十五卷,每卷有卷名,这三十六篇导论加在一起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这是评论作品,又是语文学作品,又是哲学作品,又是史

---

<sup>①</sup> 指雨果的小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

学作品,伴随并证实这一部译作;至于译作本身,译作忠实,真诚,顽强地决心服从原著;译作谦虚,自豪;译作不求高于莎士比亚。

评述把莎士比亚放在尸体解剖桌上,翻译又让莎士比亚站立起来;我们看到对他进行解剖,又感到他是活人。

从前,有人希望莎士比亚中有完整的莎士比亚,这样一部译作不曾有过。我们现在有了。今后,再也不会没有莎士比亚的好图书馆了。一家图书馆没有莎士比亚,如同没有莫里哀,是不完整的。

整部译作已分册出版,自始至终伴随着成功这位伟大的合作者。

我们的赞赏不多,但我们把这点不多的赞赏毫无保留地给予这部译作,从语文学上讲是翻译,从评论和历史学上讲是创作。这是一部孤独的书。这样的作品是认真的,健康的。严峻的生活提示刻苦的工作。我们相信,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高级评论界也已经宣告,今日的译者将是最终的译者。第一点理由,译者译得正确,第二点理由,译者译得完整。我们上文指出的种种困难,以及许多其他困难,他都已诚实地对待,在我们看来都已解决。他尝试这件工作是竭尽全力的。他在完成这个任务时,全心全意地在建造一座纪念碑。他为此献出了生命中十二年美丽的年华。一个年轻人如此严肃,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这件差事是艰苦的,几乎是令人害怕的;研究,对照文本,辛苦,不停地耕耘。十二年间,他为这件大胆的事情,为这件伟大的责任而兴奋不已。想做这件工作,又完成这件工作,这对他是好事。他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对两个国家的感激之情,他是其中一个国家的客人,是另一个国家的儿子。翻译莎士比亚的这件工作,可以说是英国寄给法国的肖像。当此我们感到各国人民拥抱的庄严时

刻已经临近之际,这几乎是一项行为,这远远超出一件文学事实。法国人献给祖国的这件礼物中,有某种虔诚和感人的东西,译者和我不在国内,这礼物是借我们的心愿,怀着痛苦的心情,献给祖国的。

——八六五年四月于高城居



# 历史卷



## 处死路易十六<sup>①</sup>

处死路易十六的情况,从未有人提供过下文读到的富于特征的细节,第一次记成文字,应该搜集。

断头台并非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树立在广场的正中央,在今天方尖碑所在的地方,而是立于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所指定的地方,确切的措辞如下:“在台座和香榭丽舍大街之间。”

这台座当时指什么呢?现在的这一代人见过发生的事情太多,见到倒下的雕像太多,见到倒塌的台座太多,对这个泛泛的名称今天指什么不甚了了,对一块神秘的石头,对被革命执行委员会言简意赅地称做是“台座”,究竟用作什么纪念性建筑物的“台座”,会感到茫然。这块石头曾经承载路易十五的雕像。——我们顺便提及,这个奇怪的广场曾先后叫做“路易十五广场”,“革命广场”,“王室家具贮藏广场”和“香榭丽舍广场”,最后没有留下任何名称,也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性建筑物。广场上有过的路易十五雕像已经消失不见;曾经计划在雕像处建一座赎罪的水池,借以冲刷血淋淋的广场中央,但是最后连第一块石头也没有立下;曾试过树一座宪法纪念碑;我们见到的仅仅只是这座纪念碑的基座。正当打算要在此地立一座代表一八一四年宪章的铜像时,七月革命已带着一八三〇年宪章光临了。如同

---

① 据法国《国立印刷厂版雨果全集》载,路易十六的处死经过是一八四〇年一个叫勒布谢的人告诉雨果的。本文选自雨果著《见闻录》。

路易十五的台座已经坍塌,路易十八的台座也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我们就在这地方安置了赛索斯特利斯的方尖碑<sup>①</sup>。茫茫的沙漠中度过了三千年时间,才吞下了方尖碑的一半;革命广场还需要多少个年头,才能把方尖碑完全吞没?

共和国元年<sup>②</sup>,执行委员会所谓的“台座”,指的其实只是一块外形不整的丑陋石头。这是某种王权本身凄惨的象征。大理石和青铜的装饰已经从台座上被挖走,赤裸裸的石头到处裂开,都是裂缝;大块方形的石面表示是四壁用榔头敲下浮雕的地方。三朝王族的历史同样在古老的专制王朝的两侧已经破碎,已经残缺。台座的顶上已几乎看不出有残余的盖顶,在檐口下方也几乎看不见带状的粗糙、损蚀的卵形饰,覆盖着建筑师称之为“一条弧形的念珠饰”,就在台座的桌面上,勉强看得到由各种各样的碎石残片形成的一堆东西,星星点点长出一簇簇野草。这一堆无名的事物已经取代了王家的雕像。这象征还不够完整吗?

断头台竖立在这堆废墟几步远的地方,偏后一点。台上纵向横铺了一条条长长的木板,遮住了断头台的木头构架。后部靠着一张没有扶手、没有栏杆的梯子,人们大胆称之为这座可怕建筑的头部,朝向王家家具贮藏所。一只包了皮的圆筒形篮子就放在国王的脑袋应该落下时被接住的地方,在梯子右侧的盖顶的一角,可以看得见有为尸体准备的柳条长方盒,有个刽子手在等国王时曾把帽子压在上面。

现在,我们可以想像得出广场的中央,有两座相距仅仅几步的这两样凄惨的东西,路易十五的台座和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即

---

① 赛索斯特利斯指古埃及第七王朝的诸法老。方尖碑是在拉美西斯三世时完成的。

②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成立。

死去的王权的废墟和活着的王权的受难处；请再进一步想想在这两件东西的四周，是四列吓人的武装人员，现在，在大批人群中间是一个空荡荡的大方格；再想想断头台的左侧是香榭丽舍大街，右侧是杜伊勒里宫<sup>①</sup>，王宫无人问津，任由路人处理，只是一堆山岗和无以名状的土堆而已；再在这些黑黝黝的树叶脱尽的树木之上，在这沉闷的人群之上，是一个冬天早晨冰冷、灰暗的天空，这样，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零几分，路易十六穿着白衣服，手里握着《圣歌集》，被押在巴黎市长的车子里来受死时，革命广场的情况便有一个概念了。

众多的绑满布条、像埃及国王一般加冕的国王的儿子，将被两层生石灰吞噬，奇耻大辱，受苦受难，无以复加，法国的王权即使死后仍然荣耀，在凡尔赛有一把真金的王座，在圣德尼<sup>②</sup>有六十座花岗岩石棺，现在只剩下一座杉木的台座，一口柳条的棺材。我们现在不再谈人所共知的细节。以下是人所不知的内容。刽子手有四人，只有两人行刑，第三人守在梯子的脚边，第四人待在车上，将要载着国王的尸体去玛德莱娜教堂的公墓，等在离断头台几步远的地方。刽子手们身穿短裤，和被大革命时修改过的法式服装，头戴插有三色大帽徽的三角帽。他们给国王行刑时头上戴着帽子，桑松<sup>③</sup>抓住路易十六的头发，将首级示众，有几分钟时间让血滴在断头台上。与此同时，他的下手和助手解开所谓的“绷带”；而当群众观看在滑动木板上国王上下穿着白衣服的尸体，如我们上文所说，两手反绑在背后，又观看这个首级，仁慈温和的侧影凸现在杜伊勒里宫黑黑的树影上。两名神甫受城市委派，作为市府官员来参加国王执行死刑，在高

---

① 杜伊勒里宫本是王宫，巴黎公社期间毁于大火，今改为公园。

② 圣德尼在巴黎市北，其大教堂内有法国历代国王的墓室。

③ 桑松(1740-1793)，法国刽子手，是路易十六的行刑人。

声谈论,在市长的车里笑出声来。其中一人是雅克·鲁,嘲讽地向另一人指指卡佩<sup>①</sup> 壮实的腿肚子和大人的肚子。

围在断头台四周的武装人员只有佩刀和长矛;当时很少有枪。大多数人戴宽大的圆帽或红帽子。有几队龙骑兵穿制服,骑马,疏疏落落地夹杂在这支队伍里。龙骑兵里有一支中队在杜伊勒里宫下排成战斗队列,所谓的马赛营组成正面的方阵之一。

断头机——要写这个丑恶的词,总有反感,——对今天的行家来说,似乎是粗制滥造的。铡刀简单地挂在上端横梁中间的一个滑轮上。这个滑轮,加上一根大拇指粗的绳子,就是全套设备了。铡刀上加了点重量,尺寸也不大,刀刃弯曲,状如一顶倒过来的公爵角形帽,或弗里吉亚帽<sup>②</sup>。没有安装任何篷布,可托住受刑国王的首级,也可挡住和缓冲首级的落下。围观的人群可以看到路易十六的脑袋落下来,只是出于偶然,也许是由于铡刀不大,减少了猛烈冲击的程度,才使脑袋没有蹦出篮子外,跌落到路面上。可怕的意外在恐怖时期行刑时其实经常发生。我们看到,今天给杀人犯,给投毒犯斩首时,已更合情理。断头机已大为“改进”。

在国王的脑袋落下的地方,血流如注,沿着断头台的木板一直流到地面上。行刑结束,桑松把国王用莫列顿呢做的燕尾服扔给人民,一忽儿功夫,燕尾服被撕成了碎片。“他们撕碎了他的衣服。”<sup>③</sup>

有个男人光着膀子,爬上断头机,三次用两手盛满血浆,向

---

① 卡佩本是法国第三个王朝开国国王的外号。法国大革命时,人称路易十六为卡佩,而卡佩是平民百姓的名字。

② 弗里吉亚帽是一种红色锥形高帽,帽尖向前倾折,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期间。

③ 原文为拉丁文。典出《新约》,本指罗马士兵在基督死后撕抢基督的衣服。

远处的人群散去,喊道:“让这些血落到你们的头上来!”革命产生这样可怕的播种者。这些人给未来播下了灾祸和灾难;在他们之后半个世纪,被吓怕的一代一代人,看到他们播撒到田沟里的东西萌芽了。

被称为“义勇军”的这些武装人员的列队在绞刑架四周走过,把他们的刺刀,长矛和军刀蘸一蘸路易十六的血。没有一名龙骑兵仿效他们。龙骑兵是士兵。

啊!如果众多的王朝奠基人能透过世纪,看清未来阴沉的脸容,他们会有多么难过和伤心,他们会深深感到庄严的思想里杂有苦涩的思想!如果他们能知道才好!如果他们在历史深远的前景里,会看到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帝国,我们的梦想,会突然发生什么情况才好;看到公共广场如何处置王家的雕像;看到人民如何处置王冠;看到绞刑架如何处置王座;看到人群可能会如何处置一个人;是什么屈辱取代威严;是长长一串的伟大和光荣的头上,卑劣最后会突然被镶上怎么样的一圈丢脸和可悲;六十个花岗岩的石棺会以怎么样的柳条篮子告终!

路易十六的脑袋落下的那一刻,埃奇沃思神甫<sup>①</sup>还在国王身边。血溅到他的身上。他赶忙披上一件棕色燕尾服,走下绞刑架,消失在人群里。第一排观众以吃惊和尊敬的心情为他让路,走了几步以后,大家的注意力还牢牢集中在刚刚发生大事的广场中央,再也没有人注视埃奇沃思神甫。可怜的神甫借一件宽大的燕尾服掩盖他满身的血渍,心惊胆战地出逃,走路时像个做梦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不过,他带着梦游者仍有的某种本能,跨过河,走上渡船街,接着是眼神街,这样总算来到莱

---

① 埃奇沃思(1745—1807),爱尔兰神甫,去法国避难,是路易十六的忏悔师,陪同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返回英国避难。

扎尔迪耶尔夫人靠近曼恩城门的家里。他一到,脱去脏衣服,仿佛有气无力,一连几个小时都无法集中思想,无法说一句话。有几个跟在身后、又观看行刑的保王派分子,不久也赶来,围着埃奇沃思神甫,让他回忆起他对国王说的最后诀别的话:“圣路易的子孙,请升天吧!”怪事!这句如此难忘的话却在说话人的思想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灾难现场的见证者对他说,还仍然十分激动,还在不停地战栗:“我们都听到了这句话。”“可能吧,”他回答说:“但我记不得了。”埃奇沃思考了很久,但记不起确实曾经说过这句话。这仿佛是一道闪电,掠过他的嘴唇。

莱扎尔迪埃尔夫人患重病已近一个月了,经不住路易十六之死的打击。她于一月二十一日当天夜里逝世。埃奇沃思神甫可以说是天意派他来到她的家里,为她主持临终圣事,给了她临终的安慰。她告别人世,如她来到世上一样。



## 拿破仑到达巴黎

(1844)

历史和当代的回忆录大肆删节,或者说没有如实报道,或者说完全删去皇帝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到达巴黎的某些细节。

十九日的夜间,皇帝离开桑斯<sup>①</sup>。他凌晨三点到达枫丹白露<sup>②</sup>。凌晨五点,天蒙蒙亮,他检阅了他带来的少量部队,及在枫丹白露本地归顺他的部队。有各种性质的部队,各种团队,各种军种,有一少量大军,有一少量卫队。六点钟,检阅完毕,一百二十名枪骑兵上马,走在他前面,要在埃松<sup>③</sup>等他。这批枪骑兵由加尔布瓦上校统率,他今天已是少将,近期在君士坦丁<sup>④</sup>表现出色。他们刚到埃松还不到三刻钟,正在喂马,皇帝的车子到了。转眼间,枪骑兵的护卫队已经上马,围在四周,车子换过马,立即出发。皇帝一路上在大村庄停留,接受居民的请求书,接受地方当局的归顺,有时候也听听演说。他坐在车子的深处,左边是穿着将军制服的贝特朗将军。加尔布瓦上校在皇帝的窗边策马前行;贝特朗将军的车门由一个叫费雷斯的枪骑兵中士护卫,今天他是布多的酒商,是个十分英勇的枪骑兵,皇帝本人

---

① 桑斯,在巴黎东南一百余公里处。

② 枫丹白露在巴黎东南六十公里处,有王家城堡。一八一四年,拿破仑是从枫丹白露城堡出发去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流亡的。

③ 埃松在巴黎东南约三十余公里。

④ 君士坦丁,今阿尔及利亚城市。

认识他,对他以名字叫唤他。再说,路上也无人接近皇帝。一切交给皇帝的东西都经贝特朗的手转达。

走出埃松三四古法里,皇帝一行被科尔贝将军挡住去路,他带领两支骑兵团和三团士兵,分列巴黎两边。科尔贝将军以前恰好是护卫皇帝的一支枪骑兵团的上校。他认出了自己的枪骑兵,枪骑兵也认出了他。他们高喊:“将军!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将军说:“孩子们,你们尽你们的责任。我尽我的责任。”接着,他拨转马头,和几名跟随他的骑兵穿过田野向右行去。他无法抵抗。他身后的各团士兵高呼:“皇帝万岁!”

这次遭遇战只有耽误拿破仑几分钟时间。他继续赶路。皇帝仅靠一百二十名枪骑兵护卫,便这样到达巴黎。他从枫丹白露城门入城,走左边的有树木的大路,走蒙巴那斯林阴大道,走其他大道,直达荣军院,接着走上协和桥,河边临河街及卢浮宫边门。傍晚八点一刻,他已在杜伊勒里宫了。

## 皇帝的葬礼现场实录

(1840年12月15日)

从清早六点半以来,我听到街上敲响集合的鼓声。我十一点出门。街道上空空荡荡,店铺关门,难得看见这儿那儿走过一个老太太。人们感到,巴黎全城已经倒向了一边,像是水壶倾斜后的液体。——天气寒冷;阳光灿烂,空中有薄雾。——小溪已经上冻。——我刚来到路易-菲利普桥,一团乌云袭来,雪花被北风一吹,打在我的脸上。——经过圣母院时,我发觉钟楼的大钟没有敲响。

圣安德烈街上,开始感觉到有节日的兴奋气氛。——对,这是过节;流亡的灵魂凯旋而归的节日。——三个老百姓,三个穿着破烂的穷工人,整个冬天忍饥挨饿,兴高采烈地走在我的前面。其中一人又是跳,又是舞,尽干傻事,喊道:“皇帝万岁!”几个漂亮的年轻女工,打扮花哨,由他们的大学生带着走过。一辆辆出租马车匆匆驶向荣军院<sup>①</sup>。在炉灶街,雪越下越大。天色变黑了。天上的雪花飘成一滴一滴白色的眼泪。上帝似乎也想心肠软一点。

这时候,飞舞的雪很快停了下来。一抹苍白的日光使格勒内勒街和渡船街的街口处变得白白的,此地,城市自卫队挡住了车辆。我绕道而行。我正好走上荣军院的广场,两辆有辐重兵

---

<sup>①</sup> 荣军院是拿破仑墓的所在地。

负责的大货车声音很响地在我背后过来,返回自己的营地。我当时有一点担心,是不是一切完事了,皇帝已过去了,这么多的行人从我这边经过,他们似乎在回头。其实,不过是人群涌来,被一支步行的城市自卫队赶了回来。我出示去左边第一个看台的票,通过了检查。

这些看台是其大无比的架子,从临河街到大圆屋顶荣军院的栅栏,覆盖了大广场上所有的草坪。每一边有三座看台。

我到的时分,右边看台的墙还挡住我的视线,看不见广场。我听到一阵巨大、凄惨的声音。好像是无数的锤子在有节奏地捶击木板。这是成千上万的观众聚集在木板台上,因为北风凛冽,冻得跺脚取暖,一边等待队伍过来。

我登上了看台。场面只是更加稀奇。妇女们几乎人人足登自己宽大的厚底鞋,像新桥<sup>①</sup>上的女歌唱演员戴着面纱,裹在成堆的皮袄和大衣里,都看不见人了;男人们摆动着他们怪模怪样的围巾。广场上的装饰,有好,有坏。平庸包裹着宏伟。林阴大道的两边,是两行巨大的英雄形象,在冬天的阳光下显得苍白,产生的效果很不错。看起来像是大理石,实际上是石膏。远处正对大圆屋顶,是青铜的皇帝座像。这青铜也是石膏做的。每两座雕像之间,立一根上色涂金的布柱子,很俗气,上面有一盏灯,此时盛满了雪。在雕像后面,是看台和人群,在雕像之间,是稀稀落落的国民自卫队,在看台的上面,有一根桅杆,顶上神气地飘扬着六十面长长的三色狭长小旗。

看起来,没有时间最后完成大楼正大门的装饰工作。在栅栏上面,用上色的布和黑纱草草搭成一座悼念的凯旋门楼式的东西,被风一吹,像是在和挂在破房子的天窗上的旧衣服在玩耍

---

① 新桥是巴黎市中心的历史地名,当时桥上还多江湖艺人。

似的。炮座上树起一排光秃秃、干巴巴的旗杆，远远看去，像是儿童插在沙子里的那些火柴棒。破衣加上烂衫，当作饰有银色星星的黑幕，在这些旗杆中间可怜巴巴地颤抖，劈啪作响。远处，大圆屋顶，及其帷幔、黑纱，透出金属的寒光，在明亮的天宇下，经过浓雾的淡化，显出巍峨的形象。

正是正午。

每过一刻钟，大楼鸣炮一次。人群跺脚，原地踏步。一些宪兵装扮成市民，但他们的马刺，他们的制服领子，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东逛西逛。我对面有一线阳光，把一座拙劣的贞德雕像照得很亮。她手里握一个棕榈叶冠，似乎借此挡住自己，仿佛太阳刺痛她的眼睛似的。

离雕像几步远的地方，在一堆沙子上点了一堆火，几个国民自卫队队员在烤火暖脚。

几名军乐队队员闯进搭在两座面对面的看台间的乐队席上，奏一支哀乐，接着又匆匆走下，消失在人群里，但一会儿后又重新出现。他们放下军乐，去小酒店。

有个吆喝的小贩在看台间游荡，出售一个苏<sup>①</sup>的悲歌和本次典礼的报道。我买了两份这样的材料。

人人的眼睛都盯着奥尔赛临河街的拐角处，出殡的队伍应该由此街口走出来。寒冷增加了不耐烦的心情。一缕一缕白烟和黑烟从朦朦胧胧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忽东忽西冒出来，我们听到远处有炮声。

突然，国民自卫队跑过去拿武器。一个传令官骑马穿过林荫大道。人墙形成。一些工人在壁柱上架起梯子，开始点灯。荣军院的东角，巨炮响出隆隆的礼炮声。这一头充满黄色的浓

---

① 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

烟，中间杂有金色的电光。我这边看得清有人在放炮。这是两门十七世纪的刻花旧炮，我们在炮声中闻到了青铜的味道。——出殡的队伍临近了。

中午十二点半。

在大广场的那一头，靠河的那边，两排高大的掷弹兵庄重地走了出来，骑的马配有黄色的皮制装备。这是塞纳地区的重骑兵团。这是出殡队伍的开头。此时，太阳也在尽责，放出灿烂的光辉。我们是在奥斯特利茨<sup>①</sup>的月份。继塞纳地区的重骑兵团的毛皮高帽之后，是巴黎城市卫队的黄铜头盔，接着是枪骑兵迎风招展的三色长条旗。军乐声，击鼓声。

在我对面的看台上，一个穿蓝色罩衣的男人，爬上外面的木架，也不怕掉下来送命。没有人帮他的忙。有个戴白手套的观众望着他，没有伸手拉他。那个人还是爬上来了。队伍里有将军，有元帅，十分神气。阳光照在骑兵的胸甲上，给每个人的胸前点亮一颗耀眼的星星。三所军事学校的队伍走过，步态自豪而庄重。接着是炮兵，是步兵，仿佛去参加战斗；弹药车的后部挂有备用的轮子，上兵们背着背包。稍远一点，有一尊高大的路易十四的雕像，十分魁梧，古色古香，阳光下闪出金光，似乎惊讶地望着这盛大的场面。

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出现了。人群中发出喧哗声。但队伍仍然队容整齐；这支队伍没有战功，在这样的出殡行列里，这是个漏洞。有人笑了。我听到如下的对话：

“瞧！这个胖上校！他的军刀握得好可笑！”“这是什么！”  
“这是蒙塔里维<sup>②</sup>！”

---

① 奥斯特利茨，今捷克地名，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联军。

② 蒙塔里维是法国地名，以海滨浴场著名。

现在是国民自卫队没完没了的步行队伍,列队行进,步枪朝下,在灰暗的天空下,像是一条直线。一个骑马的国民自卫队掉落军帽,这样光着脑袋骑了一段路,引得人家好不开心,观众廊里有十万人。

队伍不时地停下,接着又向前行进。柱子上的灯都点燃了,像是盛潘趣酒的大碗,在雕像中间冒烟。

注意力更集中了。下面是“美丽的母鸡号”<sup>①</sup> 随船神甫有缘框的黑色车子,看得见车子里戴孝的神甫;接着是圣赫勒拿岛<sup>②</sup> 委员会装有镜壁的黑色天鹅绒的四轮大马车,这两辆四轮马车各有四匹马。突然,从天边三个不同的角度,响起炮声。这同时发出的三响炮声,把耳朵塞进某种巨大而绝妙的三角之中。远处有鼓声敲响,在击鼓致敬。皇帝的灵车出现了。

到日前为止一直藏在云中的太阳也同时出现了。效果神奇。

看远处,在雾气中,在日光下,在香榭丽舍大街树林灰褐色的背景上,穿过一尊尊白色的雕像,像是一个个鬼魂,慢慢地移动着一座仿佛是金山的东西。现在,能够看清的只是某种明亮的闪光,使灵柩的整个表面时而闪出一颗颗星星,时而一条条电光。一阵巨大的喧哗罩住了这辆灵柩的出现。

真好像这辆车子在身后拖着整个城市的欢呼声,如同火炬拖着烟柱。车子在拐进大广场林阴大道时,路上有点意外,在林阴大道和临河街的拐角处的一座雕像前歇了一会儿。我以后确认,这是内伊元帅<sup>③</sup> 的雕像。灵车又启动时,已是一点半了。

---

① “美丽的母鸡号”是法国政府派去圣赫勒拿岛接回拿破仑骨灰的船名。

② 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中英属岛屿,拿破仑一八一五年起被囚禁于此,一八二一年死于该岛。

③ 内伊(1769—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麾下的一员大将。

队列又开始走动。车子走得很慢。大家开始看清灵车的外形。

下面是骑在马上元帅和将军，他们拉着皇帝灵柩的引棺索。下面是八十六名获得荣誉勋位的下级军官，举着八十一个省的省旗。再也没有比这个上有旗帜如林的方阵更美的景象了。仿佛看到满地的巨型大理菊在行进。

下面是一匹白马，全身上下披一块紫纱，跟随着一位穿着绣有银花的天蓝色衣袍的侍从，由两个身穿绿装、戴金肩章的跟班引路。人群中一阵战栗：“这是拿破仑的坐骑！”大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只要此马由皇帝骑过两年，那也有三十岁了，这对马可是好看的年龄了。

事实上，这匹宝马是匹道具老马，十五年来，在种种军人的殡葬典礼上，充当“坐骑”之用。

这匹标本坐骑的背上，倒是波拿巴<sup>①</sup> 在马兰戈<sup>②</sup> 用过的真马鞍。一幅大红天鹅绒上有两条金线的马鞍，——很旧了。

此马后面，来了“美丽的母鸡号”的五百名水手，组成严肃而密集的队列，大多是年轻的脸蛋，穿战斗服装，身穿圆形上衣，头戴漆皮圆帽，腰佩手枪，手握攻船斧，身边还有军刀，是一种宽柄亮钢短刀。

礼炮继续轰鸣。这时候，有人在人群里讲，今天早上在荣军院放的第一声炮，把一个城市卫队的两条大腿炸断了。有人忘记先给大炮疏通炮筒。有人又说，有个男人在路易十五广场滑进车轮底下，给压死了。

---

①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姓氏，拿破仑一八〇四年称帝后成为拿破仑皇帝，以前是波拿巴将军。

② 马兰戈是意大利地名。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波拿巴将军在马兰戈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现在,车子很近了。车子前方紧挨着“美丽的母鸡号”船上的高级船员,由骑在马上茹安维尔亲王<sup>①</sup>先生率领。茹安维尔亲王先生满脸(金色的)胡子,这似乎和海军的规定相反。他第一次披上荣誉勋章的绶带。到目前为止,他在荣誉勋位的名册上只是最普通的五级勋章。

车子正好到我面前,不知道出现什么临时障碍。灵车停下了。车子在贞德雕像和查理五世雕像之间停留几分钟。

我可以好好端详。整体上的确华贵。高大的车身,上下金碧辉煌,一层一层,像金字塔,由四个涂金的大轮子支撑。从上到下,由绣有蜜蜂的紫纱盖住车子,下面精彩的细节也可看清:底座上有腾空起飞的雄鹰,顶饰的十四个胜利女神在一张金台面上托起一具模拟的棺材。真正的灵柩看不见。灵柩被置放在底座的空格内。这样和缓了激动的情绪。这可是这辆灵车的重大失误。这样挡住了大家想看的東西,法兰西要求回来的东西,人民等待的东西,每一双眼睛寻找的东西、拿破仑的灵柩。

在假棺材的上面,放有皇帝的徽章,皇冠,佩剑,权杖和皇袍。在顶层的胜利女神和底层的雄鹰之间的涂金凹槽处,虽然涂金有一半已经开裂,仍可以清楚看到杉木板缝合的接缝。有一个失误。这金色是做样子的。杉木板和硬质纤维板,就是真相。我本来希望皇帝的车子具有真实的华丽。

其次,这座雕刻的大作品不能不说是特色的,也是大胆的,虽然绘画和装饰的构图在文艺复兴风格和洛可可风格之间摇摆。从欧洲各国夺来的旗帜,在车子的一前一后晃动,妙不可言地引人注目。

灵车总重一万三千公斤。仅灵柩重二千五百公斤。没有比

---

<sup>①</sup> 茹安维尔亲王是当时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儿子。

十六匹马拉动的灵车更惊人和漂亮的景象了。这些令人害怕的牲口腰部之上插有白色的羽毛,从头到脚披一身华丽的金线锦缎的马甲,只露出两只眼睛,使马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幽灵马的恐怖样子。两名穿皇家号衣的跟班驾驭这个壮观的车马行列。

而相反,握着引棺索的尊贵可敬的将军们一点也没有神奇的模样。开路的是两位元帅,右边是雷焦公爵<sup>①</sup>,矮小,独眼<sup>②</sup>;左侧是莫利托伯爵,后面的右边是海军上将杜佩雷伯爵,一个开心的胖水手,左边是个少将,贝特朗伯爵,年老,力衰,弯腰曲背,高贵,杰出的人物。这四个人都佩戴红色饰带。

顺便一提,车子其实只该有八匹马。八匹马是象征的数字,在仪式上有意义。七匹马,九匹马,是长途运货马车;十六匹马,是载重板车;八匹马,这才是皇帝<sup>③</sup>。

看台上的观众,一直到灵车经过自己的面前,不断地跺脚。只有这时候脚才安静了。可以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思念掠过观

---

① 雷焦公爵(1767—1847),原名乌迪诺,法国元帅,被拿破仑封为雷焦公爵。

② 雷焦公爵不是真正的独眼龙。几年前,元帅在天气骤冷时局部瘫痪,伤及脸颊和右眼皮。从此以后,他这只眼睛睁不开。而在整个葬礼过程中,他表现出可贵的勇气。他全身负伤,七十五岁的高龄,他在十四度的寒冷天气里,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二点,一直待在露天,身穿正式制服,没有大衣,以尽对自己将军的尊敬。他从库尔柏瓦走到荣军院,雷焦公爵夫人对我说得很风趣,“靠他二条断腿”。元帅右腿两次骨折,左腿一次,的确断过三次腿。

最后,十分难得的是这么多老人如此长时间待在如此冷的天气里,却没有一人遭遇不幸。这是稀罕的事。——雨果注

③ 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后来大家知道,披在十六匹马背上的精美的金丝锦缎的鞍褥,是用玻璃布做成的。没有面子的节约,没有意思的装潢门面。今天,报上读到这样的奇怪启事:

“有许多人来到沙罗纳街九十七号的玻璃布厂,观看装饰拿破仑柩车两侧的皇袍,想购买袍子上的雄鹰,很希望为盛大的典礼留一点纪念品。厂长执行政府的定货,曾不得不予以拒绝,今天已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了。”

这样,石膏做的青铜雕像,硬质纸板做的全金胜利女神,玻璃布做的皇袍,还有典礼后十五天的雄鹰,都出售。——雨果注

看的人群。

不过,我对人群的表现不高兴;没有欢呼声。我摘下帽子,但无人学我的样。我只好对十来个在我面前的样子像巴黎市民的男人喊:“脱帽。”他们这才摘下帽子。这情况可能是季节的原因。他们很冷;真的,他们都冻僵了。

这时候,有个从香榭丽舍大街过来的观众讲,人民,真正的人民,表现完全不一样。看台上的市民已经不再是人民。人民喊道:皇帝万岁!人民想给马卸套,自己来拉车。郊区的一批人跪了下来,男人和女人吻棺材的黑纱。

还有一些政治性的对话。有个人喊:“打倒基佐<sup>①</sup>!”另一个人反击:“打倒梯也尔<sup>②</sup>!”“好哇!”第一个人又说:“梯也尔对你怎么啦?他都被免职了,你要他干什么?”

在我们生活的古怪时代,补鞋匠才羡慕总理呢。

灵车又开始走了,击鼓致敬,礼炮声更响了。拿破仑已到荣军院的栅栏门前。下午二点差十分。灵车后面走来皇帝的所有还健在的仆人,身穿便服,接着所有健在的禁卫军士兵,身穿自己光荣的军装,对我们已很古怪了。

余下的行列由军队各部,由国民自卫队组成,据说,站满了奥尔赛临河街,路易十六桥,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直至凯旋门。

灵车没有进入荣军院的大院,因为路易十四设立的栅栏太低了。车子右转弯,人们看到有水兵进入底座,带着棺材出来,最后消失在搭建在大厦大门口的门廊里。水兵进入大院。

外面的观众算是看完了。观众们嚷着匆忙走下看台。一堆

---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一八四〇年替代梯也尔任外交部长,是实际上的政府负责人。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

一堆的人三三两两在张贴在木板上的布告前停下来,上写:“勒鲁瓦,供应汽水,荣军院附近砍刀街。——供应好酒和热点心。”

现在,我可以仔细看看林阴大道上的装饰了。几乎所有的石膏雕像都很拙劣。有几座还可笑。路易十四远看还有点分量,近看就滑稽了。麦克唐纳<sup>①</sup>有点像。莫尔捷<sup>②</sup>也像。内伊如果额头不那么高,也有点像。不过,雕刻师因为想要显得忧伤,给他夸张后,反而可笑了。脑袋太大。对此,有人讲,这些雕像随手匆忙雕成,尺寸给错了。交货那天,雕刻师交出来一座高出一法尺<sup>③</sup>的内伊元帅。艺术家们怎么办?他们给雕像锯掉一块宽十二法寸<sup>④</sup>的肚子,好歹把两块拼合而成。

皇帝粉刷成青铜色的石膏没有光泽,斑斑点点,使皇袍像是穿了缝缝补补的绿色旧哔叽。

这些使我想起——思想的形成是个奇谜——今年夏天,我在梯也尔先生家里听皇帝的随身男仆马尔尚讲起,拿破仑喜欢旧衣服,旧帽子。我对这种兴趣理解,有同感。大脑要工作,新帽子的压力无法忍受。

马尔尚说:“皇帝曾从法国带去三件衣服,两件燕尾服和两顶帽子;他就靠这些衣帽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了六年时间;他不穿军装。”

马尔尚还补充一些其他有趣的细节。皇帝在杜伊勒里宫似乎服装换得很快。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皇帝通常穿便服,就是白色短绒呢短裤,白色丝长袜,带扣的皮鞋。但是,在隔壁办公室里总有一双有白丝衬里的长统靴,高出膝盖。每当有事发生,

---

① 麦克唐纳(1765—1840),法国元帅。

② 莫尔捷(1768—1835),法国元帅。

③ 一法尺约等于32.5厘米。

④ 一法寸约等于2.7厘米。

需要皇帝上马,他脱掉皮鞋,穿上皮靴,披上军装,一副军人打扮。他接着回来,脱下皮靴,又穿上皮鞋,又是便服。白短裤,长统袜和皮鞋总是只穿一天。第二天,这套皇帝的旧装就归随身男仆所有了。

三点。一声礼炮,宣告荣军院的仪式结束。我遇见B<sup>①</sup>……他从大院里出来。见到棺材,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讲出来的话简单,高尚。茹安维尔亲王先生对国王说:“陛下,我把拿破仑皇帝的遗体交给您。”国王回答:“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接受他的遗体。”

他接着对贝特朗说:“将军,请把皇帝光荣的剑放在灵柩上。”对古尔戈<sup>②</sup>说:“将军,请把皇帝的帽子放在灵柩上。”

莫扎特的《安魂曲》效果平平。音乐很美,已经老了。唉!音乐也会衰老。勉强还是一种艺术。

灵柩台在棺材运抵前的一小时才完成。B……早上八点半在教堂里。教堂还只有挂了一半的帷幔;梯子,工具和工匠到处都是。这期间,人群又涌了进来。有人试图给灵柩的四周插上五、六法尺高的金棕榈。但刚刚插上去,大家看到效果平常。又取下来了。<sup>③</sup>

再说,B……愤怒了。他站在众议院的讲坛背后。如果有几个七年级的小学生在这样庄严的场所,有这样的穿著和行为举

---

① 罗贝尔·拉封出版社的《雨果全集》“历史卷”的编者估计B是诗人贝朗瑞(Béranger)。让·马森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估计B为画家路易·布朗热(Louis Boulanger)。

② 古尔戈(1783—1852),法国将军,曾是拿破仑的副官。

③ 十二月二十三日。——棺材移走后,荣军院的教堂向参观的群众开放。从早上八点到傍晚四点,每天有十万人来到此地。国家每天为小教堂的照明花费三百五十法郎。内政部长杜沙泰尔(顺便提及,他被认为是皇帝的儿子)为这笔支出大声叹气。——雨果注

止,屁股也会挨打。除一组人以外,几乎每个人都不成体统。大部分人在棺材抬进来前,头上始终戴着帽子。有几个人甚至趁光线暗,帽子一刻也没有脱下。而他们却站在国王的面前,站在皇帝的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站在活着的陛下面前,站在死去的陛下面前,站在永恒的陛下面前。塔什罗<sup>①</sup>先生的燕尾服扣上扣子,躺在五张软垫长凳上,鼻子对着拱门,皮靴的鞋掌对着拿破仑的棺材。其他人走来走去,爬在长凳上,跳越围墙,斜眼望着妇女。灵柩到达前,塔什罗先生夸夸其谈,他对事先领他来此地大为恼火。他差一点和路易十四一般地说:“我差一点要等了。”他还说了不少风趣的话:“这只是些神甫;如果是上帝,你们要通知我,我会脱帽的。我同意贝利耶的意见,他在向议会宣布拿破仑的那天对梯也尔说:‘这是个美丽的玩笑,但这是个玩笑’,等等。”——沙恩堡先生讲了些趣闻:阿代拉伊德夫人<sup>②</sup>被认为在操纵国王。卡西米尔·佩里耶<sup>③</sup>讨厌阿代拉伊德夫人:一天,他对给他添麻烦的众议院发火,他几乎要怀念起绝对君权制的形式来,梯也尔对他说:“亲爱的佩里耶,绝对王权和立宪政府之间的区别,就两句话,忍受议会,还是忍受阿代拉伊德夫人。你选什么?”卡西米尔·佩里耶沉默片刻,说:“见鬼!你真是!议会!”

这使我想起,有一天梯也尔先生对我本人说:“在旧制度下,大臣要让蓬巴杜尔夫人<sup>④</sup>喜欢,大臣掌权时,他要让议会喜欢。我宁可和我的四百个富尔希龙<sup>⑤</sup>打交道,虽然我承认,富尔希

---

① 塔什罗是当时的右派记者。

② 阿代拉伊德夫人(1777—1847),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妹妹。

③ 卡西米尔·佩里耶(1777—1832),法国政治家。

④ 蓬巴杜尔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宠妃。

⑤ 富尔希龙(1774—1859),法国众议员,支持保守政策。

龙这女人没有蓬巴杜尔夫人漂亮。”

拉尼耶先生为塔什罗先生鼓掌。说了几句文字游戏。有人说“基佐政府发现了国王，但路易－菲利普对此入迷。他喜欢别人看到他在掌权。到梯也尔政府时，恰好相反，国王好像是木柴，锯成块，盖起来。”——一笑而已。

伊桑贝尔先生离开众议院的观礼台后几分钟，有人看到他在大院里，在和一名国民自卫队员跺脚。——也许是位选民。贵族院可是庄重，神气，严厉。

国王在圣器室里等了一个半小时，在教堂里等了一小时。拉马丁先生没有来。贝利耶先生也没有来。梯也尔先生身穿礼服，走近妇女的观礼台，眼睛转来转去，对马勒维尔先生说：“各位夫人呢？”马勒维尔先生答：“夫人都不在。”

茹安维尔亲王先生已有六个月没有见到家人了，上前吻了吻王后的手，又愉快地和兄弟姐妹握手。王后庄重地接见他，作为王后，而不作为母亲，不动声色。

在这期间，各位大主教、本堂神甫和神甫围绕着拿破仑的棺木唱起《让他安息吧》<sup>①</sup>。

这样，对皇帝有了三种不同的欢迎。他在香榭丽舍大街受到人民的接待是虔诚的；大广场看台上受到市民的接待是冷淡的；荣军院大殿上受到议员的接待是傲慢的。

队列很美，但未免清一色全由军人组成，这对波拿巴是够了，对拿破仑不行。国家的所有机构其实都应该参加，至少派代表参加。再说，政府的粗心大意太过分了。政府急于完事。菲利普·德·塞居尔曾作为皇帝的前副官跟随在灵柩后面，他告诉我：在库尔柏瓦，在塞纳河边，那天清早八点钟时气温十四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度，甚至没有一间生火的等候室。皇帝旧皇室的近二百名老贵族，不得不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像是希腊神庙里等上一个半小时。

汽船有同样的疏忽，运载遗体时从勒阿佛尔<sup>①</sup>到巴黎的航程，从沿岸居民虔诚、庄重的态度看，是一段很好的航程。没有一艘船有合适的布置，缺乏食品。没有床。下令不准上岸。茹安维尔亲王先生不得不睡一间通铺房的桌子上，他是第二十人。其他人睡下面。大家睡在地上，最幸运的人睡在板凳上或椅子上。当局似乎有情绪。亲王对此大声抱怨，说道：在这件事情上，凡是来自人民的都伟大，凡是来自政府的都渺小。

我想到香榭丽舍大街去，跨过吊桥，在桥上付费。真正的慷慨大方，因为拥挤在桥上的群众都不缴钱。在内伊林荫大道上，宪兵团和正规军仍然是战斗队形。整条大街上，都是难看的刻成信息女神的石膏雕像，都是顶部有金鹰伸出的凯旋柱，座子是灰色大理石，与其说是装饰，不如说是丢脸。淘气的儿童拿帆布做的大理石在玩，戳了一个一个洞。每一座凯旋柱上，在两簇三色旗中间，写有波拿巴一次胜利的名字和日期。

凯旋门的顶上，布置了一台平庸的歌剧院式的布景，皇帝站在战车上，围着信息女神，右有光荣，左有伟大。一座“伟大”的雕像是什么意思？如何通过雕像反映“伟大”？是不是把雕像做的比别的像大一点？这真是纪念性建筑的胡言乱语。

这台金色涂得难看的布景朝向巴黎。我们绕门一周，可以看到布景的背面。剧院的桁架一览无余。在内伊大街的一侧，皇帝，光荣女神，信息女神等，只是一个个有模有样的框架。

与此有关的是，顺便一说，荣军院林荫大道的人物选得古

---

① 勒阿佛尔是海港，也是巴黎走塞纳河的出海港。



怪。公布的名单上名字的组合滑稽而大胆。其中一例：洛鲍岛<sup>①</sup>，查理曼大帝<sup>②</sup>，于格·卡贝<sup>③</sup>。

几个月前，我和当时是总理的梯也尔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这番典礼由他来操办，肯定会更“成功”。他会把事情放在心上。他有点子。他对拿破仑有感觉，喜欢拿破仑。他给我讲过拿破仑的一些轶事。雷穆萨<sup>④</sup>先生告诉他自己母亲未发表的回忆录。具体细节很多。皇帝仁慈，喜欢逗弄人消遣。逗弄人是好人的坏心眼。卡罗琳<sup>⑤</sup>想当王后。他让她当了王后，那不勒斯王后。这可怜的女人有了王座后，烦恼不少，在王座上多了皱纹，花容消瘦。有一天，塔尔马<sup>⑥</sup>和拿破仑吃午饭——礼仪只允许塔尔马吃午饭。卡罗琳王后从那不勒斯赶来，苍白，疲劳，走进皇帝家里。他朝她看看，转身对塔尔马说话，而塔尔马在两位陛下而前十分尴尬。“亲爱的塔尔马，”他对他说：“她们人人都想当王后，当了王后就不美了。你看卡罗琳。她是王后，她丑了。”

我经过的时候，许许多多看台已被拆卸完毕，看台挂了黑布，装有舞会用的长凳，是投机商人搭建内伊林阴大道的路口的。我在博容公园对面的一个看台上，看到一张招贴：“出租座位。奥斯特利茨观礼台。请找糖果商贝尔泰勒莫先生联系。”

在大街的那一头，街头卖艺人的木板屋上画了两张难看的招贴画，一张图是皇帝之死，一张图是马扎格兰<sup>⑦</sup>战绩图，我读

---

① 洛鲍岛在多瑙河中，位于维也纳下游，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在此有重大军事布置。

② 查理曼大帝(742—814)，初为法兰克人国王。

③ 于格·卡贝(941—996)，法国第三个王朝卡贝王朝的创始人。

④ 雷穆萨(1797—1852)，法国政治家。

⑤ 卡罗琳(1785—1839)，拿破仑的妹妹，一八〇八年封那不勒斯王后。

⑥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舞台艺术家，和拿破仑私交很好。

⑦ 马扎格兰是今阿尔及利亚地名。

到另一张招贴：躺在棺材里的拿破仑。三个苏。

有几个平民百姓经过时在唱：“我的大拿破仑万岁！我的老拿破仑万岁！”一些商贩穿过人群，喊：烟草和雪茄！又有些商贩给行人端来我不知道什么热得冒烟的饮料，装在盖上黑纱的铜茶壶里。一个老年妇女在人声鼎沸时天真地穿上衬裤。

快五点时，现在已经空空的灵车又返回香榭丽舍大街，会去“停放”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门洞下。这是个好主意。但是，那些幽灵般的骏马都已累了。马匹吃力地前行，很慢，马夫很花力气。再没有比落在这皇家车马、又是幽灵车马头上的一声声“呜—喔！”一声声“夹—呜！”更古怪的了。我经过一条条大街回家。大街上人群拥挤。在圣马丁门前，有个像是小怪物，高仅一米二上下，前鸡胸，后驼背，停在马路正中，死命地喊：“拿破仑万岁！”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侏儒喊：“巨人万岁！”

再往前几步，人群闪开，带着敬意回转身来。有个男人骄傲地穿过人群。这是从前皇帝禁卫队的骑兵，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兵，步履坚实。

他穿着全套军服，紧身红色长裤，金绦子白色上装，天蓝色短上衣，有鬃曲流苏的高顶长毛军帽，身佩马刀，扁皮袋敲着大腿，皮挎包上有鹰徽。儿童成群围着他喊：“皇帝万岁！”

这整个仪式肯定有一种障眼法把东西变掉的性质。政府似乎害怕这个自己提出来的幽灵。有人的样子好像又把拿破仑搬出来，又把他藏起来。有人让一切过于伟大、过于感人的东西无声无臭。有人在多么庄严的外表下把真实和伟大的东西抽走，有人借军人队列换掉皇家队列，有人借国民自卫队换掉军队，有人借荣军院换掉两院议会，有人借衣冠冢换掉灵柩。

相反，本来应该干脆地接受拿破仑，视拿破仑为自己的荣誉所在，以皇帝的身份对待拿破仑，有皇家气派，有全民参加，这

样,才能在几乎摇摇晃晃的地方找到力量。

回到家中,我对这一天在思前想后。十年前,一八三〇年七月后,我们就在这荣军院的这座大广场上立了一座拉法耶特<sup>①</sup>纪念碑,在一块界石形水池上立了一座石膏胸像。我是经常去空旷地方的人。所以,我会经常忧伤地围着这座胸像散步,这尊像经过几个冬天的日晒雨淋,已面目全非了。今天,皇家的队列恰巧穿过这同一处地方,胸像和界石形水池本来会挡路的,却不翼而飞,仿佛有人给吹了一口气。没有人想起这件事,没有人问起胸像的下落,也没有人惊呼拿破仑踩上拉法耶特的肚子。这原因是拉法耶特已被人遗忘,而拿破仑永远活着。拉法耶特只是一个时代。拿破仑是天才。

---

① 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将军,政治家,曾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参加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

## 《悲惨世界》的幻景<sup>①</sup>

(1846)

昨天，二月二十二日，我正在贵族院。天气晴朗，虽然有太阳，又是中午，却很冷。我看见两个士兵从图尔农街带过来一个男人。此人金发，苍白，瘦削，惊惶失措；三十岁上下，一条粗布裤子，光脚，穿着木拖鞋，擦伤了脚，脚踝处缠着有血的布条，算是袜子；一件短罩衫，背上有污泥，这说明他通常睡马路，光着脑袋，头发蓬松。他臂弯里夹了个面包。他周围的人说他偷了这个面包，并因此被带走。

经过警察署的时候，一个士兵走了进去，那人待在门口，由另一个士兵看着。

警察署门前停着一辆车。这是一辆饰有家徽的轿式马车，车灯上有公爵的冠冕，两匹灰马拉车，两名穿鞋罩的仆人待在车后。玻璃车窗已经关上，但看得清车内铺有金花锦缎。此人盯住这辆车子的视线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车子里有一位戴粉红色帽子的妇人，身穿黑色天鹅绒的长袍，白皙，美丽，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正逗引一个可爱的小小孩玩，孩子一岁大一点，裹在一大堆缎带、花边和皮毛里。

这个妇人没有看到正虎视眈眈望着她的男人。

---

① 这则标题为国立印刷厂版《雨果全集》所加。小说《悲惨世界》中并没有出现与本文相关的情节。但这篇文字所反映的作者心态和雨果创作《悲惨世界》时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男人对我不再是一个男人,而是贫穷的幽灵,这是一场还潜伏在黑夜中、但正在到来的革命的现形,是革命在光天和化日之下突如其来、丑陋凄惨的现形。从前,穷人和富人擦肩而过,这个幽灵遇上荣华富贵;但他们彼此没有看见。各自走去。这样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当这个男人发觉有这个妇人存在,而这个妇人没有发觉这个男人在身边,灾难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 芳汀的由来<sup>①</sup>

《芳汀的由来》一文最初发表在雨果的《见闻录》中。但是，从语气上看，并非是雨果本人的作品。此文应该是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为一八六三年出版的《雨果夫人见证录》准备的材料。

维·雨 \* \* \* 于星期天入选学士院<sup>②</sup>。两天后，当时住在拉非特街的吉拉尔丹夫人请他吃晚饭。晚餐席上还有布若<sup>③</sup>，当时还是将军，刚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即将赴任。

布若当时已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壮实，脸色红红的，脸上有麻子。他动作有点生硬，但从来不是粗鲁。这个农民兼有各种特点，上流社会人士，粗放，十分自在，绝无老兵的粗俗，风趣，对女人彬彬有礼。

吉拉尔丹夫人把布若安排在自己右边，维·雨 \* \* \* 在她左边。谈话在诗人和大兵之间进行，吉拉尔丹夫人充当媒介。

将军对阿尔及利亚很有情绪。他认为这样占领使法国不能在欧洲高声说话；再说，仅仅征服阿尔及利亚是极为容易的，而那儿挡住部队是毫不困难的，部队会像耗子一般被逮住，一口就吞下；此外，在阿尔及利亚殖民非常困难；土地贫瘠；他本人察看

---

① 标题根据马森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等原著出版社的意见所加。

② 雨果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入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③ 布若(1784—1849)，法国元帅，最初反对占领阿尔及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极力推行军事占领政策。

过一些地,他发现小麦之间的距离有一法尺半。

“怎么说!”维·雨\*\*\*说:“所谓罗马人的粮仓就成了这副样子!但你说的又会怎样呢,但我想我们最近的征服是好事,是大事。这是文明对野蛮的进军。这是一个开明的民族会发现有个民族在黑夜里。我们是世界的希腊人;该由我们去照亮世界。我们的使命完成,我只会欢呼。你的想法和我不同,这很简单。你说话的身份是战士,是实干家。我呢,我以哲学家,以沉思者的身份说话<sup>①</sup>。”

维·雨\*\*\*早早离开吉拉尔丹夫人。这是一月九日。下着鹅毛大雪。他穿着薄薄的皮鞋,他一走到街上,看到不可能步行回家了。他走下泰布街,知道在这条街的街角有去大街上的轻便马车。马车一辆也没有。他这样站着等候,看到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人,衣著华丽,弯下身子捏了个大雪团,塞进一个站在大街上袒胸露肩的姑娘的背上。

这女孩子尖叫一声,跌倒在这时髦人身上,并打他。这年轻人回打她,女孩子回击,战斗越打越凶,越打越远,终于警察赶来了。

他们逮住少女,而没有碰一下那男人。

这可怜的女人看到警察抓的是她,便挣扎起来。可当她被紧紧抓住时,表现出极大的痛苦。

当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抓住她的手,逼着她走时,她叫起来:

---

① 一八四六年——五年后——布若的意见完全变了。他来找已是法兰西世卿的维克多·雨果,请求他在预算问题上谈谈。布若说,他有了经验,深信法国兼并阿尔及利亚有有利的方面,他已找到一个可行的殖民化体系,他将给非洲中部的米底迦高原派遣移民,而在一旁建立一个军队殖民地。他以长枪打比方——枪杆子可以是移民,箭头则是部队;以使两个殖民地相连而不相混,等等。——简而言之,布若将军到非洲后已是元帅和伊斯利公爵,已经变得对非洲很有好感了。——雨果注

“我没有做坏事,我向你们保证,做坏事的是这位先生。我没有罪;求你们了,放开我吧。我肯定,肯定没有做坏事!”

“——得了,走;你又得关六个月了。”可怜的姑娘一听:你又得关六个月了,又开始为自己辩护,更是恳求不已。警察不为她的眼泪所动,把她拉到歌剧院后面的肖达街的警察局。

维·雨 \* \* \* 不知不觉对可怜的女人产生了兴趣,挤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没有的一大堆人里,跟着他们三人走去。

维·雨 \* \* \* 到警察局附近,产生了进去为这个姑娘说话的想法。但他一想,自己是个大名人,两天前的报纸上满是他的名字,和这样一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会给种种恶作剧提供口实。总之,他没有进去。

把这个姑娘放进去的大厅在底层,窗子开在街上。他通过玻璃窗观看里面的情况。他看到可怜的女人因为绝望而爬在地上,乱揪自己的头发;他同情心起,开始思考,他思考的结果是他决心进去。

他的脚刚跨进大厅,一个坐在烛光下写东西的人,以不容人辩说的简短语气对他说:

“先生,你想干什么?”

“先生,我是刚才那件事情的见证人;我来陈述我见到的情况,为这位妇女向你们求情。”

听到这话,那女人看看维·雨 \* \* \*,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仿佛惊呆了。

“先生,你的证词也许有点关系,但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姑娘在公共场所犯有行为粗暴罪,她打了一位先生。她又得关六个月的监狱。”

这姑娘又开始抽泣,又是喊叫,又是打滚。来看她的别的姑娘对她说:“我们会来看你的。你安静点。我们会给你带衣服



来。先把这些拿着。”同时，她们给了她一点钱，一点糖果。

“先生，”维·雨\*\*\*说：“你要是知道我是谁，也许你的口气，你的语言会不同的，你会听我说话的。”

“那你你是谁呢，先生？”

维·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报出自己的姓名。他报出自己的姓名。警察分局局长，因为这是位警察分局局长，忙不迭表示歉意，还变得很有礼貌，恭恭敬敬，而刚才可是傲慢之极，给他端来椅子，请他务必坐下。

维·雨\*\*\*告诉他自己看到的事情，是亲眼目睹，有位先生抱起一大包雪塞进这个姑娘的背上；而这个姑娘都没有看见这位先生，她叫出声来，说明十分痛苦；不错，她是扑在先生身上，但她是自卫；且不说事情如何粗暴，这一团雪造成的刺骨的冰冷有时会给她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非但不应剥夺这位姑娘（她也许有母亲，或有孩子）的面包，这面包挣来好可怜，倒是这个对她有如此企图而犯罪的男人，应该判他损害赔偿；最后，本来应该逮捕的不是这个姑娘，而是这个男人。

在陈词辩护的过程中，这个姑娘越来越惊讶，脸上露出喜悦和温柔的神色。“这位先生真好！”她说：“天哪，他真好！可我没见过他，我根本不认识他！”

警察分局局长对维·雨\*\*\*说：

“先生，你的陈述我都相信；但是两个警察已经作证，开始写违警通知书。你的证词也要收入这份违警通知书的，你可以放心。可是司法有程序，我不能释放这个姑娘。”

“怎么说，先生，我说了这些话，都是实话——你无法否认的实话，你也没有否认——你还要扣留这个姑娘？这样的司法是可恶的不公正。”

“只有一种情况，先生，我才可以让事情停止下来，这就是你

给你的证词签个字；你可以吗？”

“如果这位妇女的自由取决于我的签名，我这就签。”

维·雨 \* \* \* 签了名。

这个妇女不停地说：“上帝！这位先生真好！天哪，他真好！”

这些可怜的妇女不仅在我们有同情心的时候，会惊讶，会感激，在我们办事公正的时候，同样也会惊讶，也会感激。

## 为贵族院有关童工辩论的 一次发言所写的笔记<sup>①</sup>

1847年6月

先生们,我来支持善良的夏·杜班先生杰出的报告。我来反对这个法案。我反对可敬的古南·格里代纳先生提出的草案。这样做,先生们,不是没有犹豫的。

每次谈到不论是军队的事情,不论是工业的事情,我承认我很难不在提出任何责难之前,不在提出任何批评之前,对有当过士兵的法兰西元帅、有当过工人的商业部长的部门不感受到尊敬和同情的心情。

所以,在此情况下,我的信念很强,可以说,信念会强迫我。但我如果不大声说话,我是会失责的。

先生们,在我深刻的信念中,人们向你们提议的法律将会是后退一步。

你们可尊敬的报告人在他杰出的文件里已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这条法律……(列举法律的种种退步)

---

① 法国政府提议将童工的最低年龄从八岁提高到十岁,将童工的工作时间从每天八小时提高到十二小时。委员会由一八三七年以来是法兰西世卿、一八四〇年出版《论工厂和制造厂的童工问题》的作者夏尔·杜班提出反议案。雨果不谈细节,既反对政府的提案,也反对报告人的提案。这样,把他排除在辩论之外。也许,他因此而放弃发言,也有可能是二月革命后辩论休会,他被迫放弃。

先生们,去年在关于制造业设计的讨论中,我捍卫工业界,反对政府;在有关商标的讨论中,我捍卫工业界,反对商业界;今天,我捍卫商业界,反对工业界。

有人带给工业界的法律,将是给它的一件坏礼物。我会为工业界触发这件坏礼物而生气,也会为工业界获得这件坏礼物而伤心。

我带着说不出的伤心的意外,看到(句子未完)

先生们,我不是那样的人,认为仅仅只有让商业和工业繁荣昌盛,和平才是好事。感谢上帝,人也好,国家也好,除了物质需要以外,还有其他的需要。智力的进展,精神的征服,艺术,文学,科学,由思想进行统治,这才是和平真正的伟大和光荣所在。我热切地希望我国政府最终会明白这些道理。加快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并不取决于我:政府最终会睁开眼睛,政府会懂得自己在我们时代能够做些什么明智和杰出的事情。除了我在这一点上所作的全部保留,我愿意法国是个海上强国,是个强大的国家。而现在,让大家听到从如此无私、如此庄严的讲坛上发出严肃警告的时刻到了。可能会有许多可敬的例外,而面对徇私舞弊和滥用广告今天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要真正关心法国的利益,就是祝愿我国的商业要更加诚实,祝愿我国的工业要更加刻苦。

1847年5月7日后

请制定一条成为母亲的法律。

如果关系到儿童,法律不再应该是法律;法律应该是母亲。

或者:……法律应该是“一位母亲”。

先生们,有一些优势和繁荣的手段对我而言,我是要放弃的。

我不是说,但愿也不要,应该忽视商业和工业的需要。但我说,为政治和物质利益而牺牲一切,为一次外交礼仪牺牲波兰,为狂热的教士牺牲爱尔兰,为小贵族牺牲希腊,为财富,为富强,牺牲人类,儿童,怜悯,宗教,权利,公正,文明,这也许算是伟大,但这是迦太基<sup>①</sup>的伟大,是英国的伟大,而不适用于法国。

一个时期以来,两大民族似乎变换了感情,如同换穿衣服一样。我们骑士风度的角色似乎慢慢地被英国取走,而我们从英国取来他们务实和商业的精神。两件事情会使我同样伤心和不安,就是看到英国变成法国风格,而法国变成英国风格。

请让我套用一种说法:一个政府或者写诗,或者写散文。亨利四世<sup>②</sup>,黎塞留,路易十四,拿破仑,看起来写的是诗!当然,你们不想写诗。你们想写的是散文。散文在此。这散文不美。……或者,看起来不美。

你们不愿意写美的散文。大家意识到了!

不应该再如此长久地把问题仅仅又无限期地任由孤立人士去处理,他们的工作有益,但难以掌握。思想家寻求福利,在良心面前感到自己有责任,但是,一个人的良心可能失误和出错,对整个社会不是充分的保证。

---

① 迦太基是北非地中海沿岸古国,曾是罗马帝国的宿敌。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被认为是家喻户晓的国王。

这些问题,先生们,我们不能给自己隐瞒,要由我们去处理,否则,问题会来找我们。

### (法律的弊病)

以前,儿童八岁可开始劳动。今后,他们十岁可以劳动。对家庭是损失。

以前,儿童可做轻度的力所能及的劳动,一天八小时。现在,儿童可做艰苦的劳动,一天十二小时。对儿童有损害。

以前,儿童被迫上学至十二岁。现在,仅仅由市长出具证明,可以免于儿童上学。而市长可能是厂主。对儿童有损害。

该法案提出的主要借口,是现有法律有弊病,分出两类童工,八小时和十二小时两类。该法案自己也分出两类,“上学”和“不上学”两类,这样,自己也跌进列举并想要克服的种种弊端中去。

问题微妙,难处理,这样的问题会牵连到立法者的责任。

请注意以下各项。

你们不论对什么,也不论对谁,对男人,或对女人,制定一些法律。抗议声马上响起,你们从各方面会了解情况。对教士?主教们就发言。对大学?学院里议论纷纷。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激怒了。对商界?商界请愿。对医生?医生抱怨。你们对儿童制定法律?儿童不会说话。

他们不会说话。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还有更严重、更叫人可怜的事情吗?他们不懂。他们从不怀疑你们在照管他

们；他们甚至不知道你们在为他们做什么。你们没有感到，这样会触及你们的良心深处吗？

他们不会说话。而如果他们会讲，他们又有多少话要讲啊！那他们会向你们描述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苦工，他们劳动前、劳动后的疲劳，没有关心，教育，休息和睡眠；他们会说在使他们不堪重压的劳动方面，家里的贫穷和贪婪的厂主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他们会对你们说，劳动本来是一种教育，实际却只是一种可耻，一种愚昧。他们会告诉你们，他们经受的一切苦难，先生们，他们在立法者面前是惟一绝对无知、绝对无辜的生命。啊！先生们，请可怜他们；请不要在命运、弱小、贫穷的一切沉重负担之上，再加上最后一项沉重的负担：无效的法律。

此处插入机器。

……你们为公共财富增加了几寸白布，许多寸白布，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从上帝身边夺走了一个个灵魂，从文明夺走了一个个聪明人，从国家夺走了一个个公民。

## 童工

童工有千百种形式，大部分使人劳累不堪，几乎每一种都使人愚昧。

我仅仅举出一种，可由此判断其他种种。

先生们，工业创造了种种的大怪物，几乎有生命，会以巨大的可以调节的力量运转，仿佛会听，仿佛会看，仿佛有愿望。然而，为了让生命完整，这些机器需要一颗颗灵魂。有人取来一个个儿童。

为什么取来一个个儿童？先生们，工业精于计算。工业需

要的灵魂要不占空间,吃得很少,又不贵。

这就有了一个个可怜的生命,被迫放弃为自己、也为上帝,而成为聪明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从此成为机器的灵魂。

我不强调,但我觉得这对让立法者思考已经够了。

在无所不能的贪婪激情的驱使下,英国发生了一件件可怕的事情,法国发生了一件件痛苦的事情。在人类和福音的道路上,还要向前走很多路。怪事!法律却建议后退一步。

我要说,即使两院把这些写进法律,也不可能把这些写进法权。

我来解释。这是我的最后一段话了。

在调节民族和民族间关系的复杂多变的这部国际法大书中,有两样东西:成文的法和不成文的法。

这样的区分并非新事;将近两千年来,这样的区分在罗马法中已明确提出;在罗马法之前,也存在于人类的智慧之中。

成文法是什么?这是一切文书,一切交易,一切协议之集大成,各国人民据以衡量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将此文明程度一方面和司法相结合,另一方面和社会现状的多种需要相结合。

成文法是时代和人类多多少少完善的作品;成文法由事实建造;成文法慢慢地由重大事件,由紧迫需要,由权宜之计,由繁荣,由不幸,由幸福的时代,由困难的时代,由某些人称之为老天、另一些人称之为偶然所建成,所创造。成文法包含了各民族的一些风俗,一些思想,一些利益——也许太多了一点——许多历史,一点点法权。

不成文法是什么?这是一切构成天然公平的常识之总和,是一切构成人类良知的种种概念的总和,对每个人来说是真理,



对每个民族来说是公正,本质上是这样,也不会改变。这部分  
的法权没有写进任何法律,但铭刻在每个心灵上,用政治语言讲,  
尤其称作国际公法。“国际公法”<sup>①</sup>。

先生们,国际公法既存在于民法之中,存在于人际关系之  
中,也存在于政治领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在欧洲的平衡  
方面,例如,在国际交往领域,国际公法特别保护爱尔兰,希腊,  
波兰,保护一切受压迫人民;在社会方面,国际公法特别保护妇  
女,未成年人,儿童,保护一切弱者。

先生们,这两种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都要尊重。两者应  
受到同样的尊重吗?不。我毫不犹豫,我说不!为什么!一种  
法比另一种法更要受尊重。因为,一种法纯洁,另一种法不是这  
样。因为,一种法比另一种法包含了更多的公平和真理。一种  
法是低级的法,偶然的法,杂有偶发性,杂有薄弱点;另一种法是  
高级的法,安详,绝对,可靠,人无法改变,因为不是人的产物。  
把我的思想说得清楚一点,我会说成文法是要尊重的,不成文法  
是要肃然起敬的。一种法是有用的,重要的,解决问题的,非立  
不可的,体面的,必不可少的;另一种法,是神圣的。

成文法,尤其是因为成文法广泛建立在不成文法的基础上,  
才更好。

好啊,先生们,这是更高级,先于一切法典的法,这个法,博  
絮埃说,“没有法可以反对的”,正是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法,这  
一切无助者永恒的保护者,这弱者对于强者的永恒的支持者,今  
天站起来,在恳求你们,在抗议一项违反公正、违反人类的法律  
草案,在对你们呼喊:不要让成年人剥削儿童!

---

<sup>①</sup> 原文是拉丁文。

## 一个梦：骚乱，贫困<sup>①</sup>

(1847年9月6日)<sup>②</sup>

昨天夜里，我做了以下的梦。大家因为圣奥诺雷街的骚乱，谈了一个晚上的暴动。

我入梦了。我走进一条昏暗的通道。有几个男人在我身边走过，在黑暗中和我擦肩而过。我走出了通道。我在一个方形的大广场上，方形偏长，四周围着的像是大墙，或是高大的建筑物，和大墙相像，四面围住了广场。这座大墙上没有门，也没有窗；这儿那儿有几个看不清的空洞。墙上有几个地方好像被打穿了似的；墙在有些地方一半坍塌了下来，仿佛地震过后的样子。那样子像是东方城市的广场上，光秃秃的，摇摇欲坠，荒凉破败。没有一个行人。天蒙蒙亮。石头是灰蒙蒙的。天色也是。我瞥见广场的远处有四个黑糊糊的东西，像是瞄准的大炮。

一大群男人和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带着惊恐的动作，从我身边跑过。

“逃命吧，”其中一人喊道：“要开炮啦。”

“我们这是在哪儿？”我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你不是巴黎人啦？”那人又说：“这是王宫。”

我于是看了看，果然，我在这个荒芜破败、断垣残壁的吓人的广场上，认出来像是王宫鬼魂似的东西。

---

① 标题为译者所加。

② 从一八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巴黎圣奥诺雷区发生民众骚乱，持续好几天。

这批人像一阵乌云逃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我也想跑走。我跑不掉。我看到晨曦模糊中有一束光在大炮周围晃来晃去。

广场上空无一人。听得到有人叫喊：逃命吧！马上开炮啦！——但是，看不见是谁在喊。

一名妇女从我身边经过。她衣衫褴褛，背着个小孩。她没有跑。她慢慢地走着。她年轻，苍白，冷冰冰的，样子可怕。

她经过我身边时，转过身来，对我说：“太不幸了！面包买到三十四个苏，面包店老板给的分量还不足。”

我看到那束光在广场尽头闪出火光，我听见了炮声。我醒了。

有人刚刚砰的一声关上了大车门。

## 夏多勃里昂<sup>①</sup>之死

(1846年7月4日)

夏多勃里昂先生于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上午八点逝世。五六个月以来,他已经瘫痪,大脑已几乎停止工作,五六天以来,他又患胸部炎症,生命突然终止。

噩耗由安培<sup>②</sup>先生带到学士院,学士院决定不举行会议。

国民议会任命一位总务主任,以替代在六月事件中被杀的内格里耶将军。我离开国民议会,去渡船街一百一十号的夏多勃里昂先生家里。

家人把我带至他侄儿的女婿普勒耶先生处。我走进夏多勃里昂的房间。

夏多勃里昂躺在床上,一张有白色床帏的小铁床,铁的圆形床架趣味不雅。面孔露出在外面;额头,鼻子,闭上的眼睛,都显出他生前具有的那种高贵表情,现在又加上死的庄严。嘴和下巴由一块细麻布手帕遮住。他头上戴了一顶白色圆棉帽,太阳穴处露出来灰白色的头发;一条白色领带往上拥到了耳边。在这一大片白色中间,他晒黑的脸看上去更加严厉了。我们在被单下看得清他塌陷狭小的胸部和瘦削的双腿。朝一座园子开启的百叶窗已经关上。从半开的客厅的门照进来一点光线。卧室和死者的脸,由放在床边桌子角上的四支大蜡烛

---

①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的先驱作家之一,有《基畔回忆录》等传世。

② 安培(1800—1864),法国作家,历史学家,是物理学家安培的儿子。

照亮。这张桌子上有一座银质的耶稣受难像，一只盛得满满的圣水壶，带圣水刷。一名神甫在一旁祈祷。神甫身后，一架高高的棕色屏风挡住了壁炉，我们看得见壁炉上的玻璃，屏风后的几幅教条和大教条版画被挡了一半。夏多勃里昂先生的脚边，在床和墙形成的夹角里，有两只叠放在一起的白木箱子。大箱子里放有他的《回忆录》的全部手稿，分装成四十八册。在最后期间，他身边乱七八糟的，其中的一册是普勒耶先生今天早上在擦洗灯具的一个又脏又黑的小角落里拣回来的。几张桌子，一只衣橱，几把蓝色、绿色的杂乱的椅子，与其说是这间卧室的家具，不如说使室内显得凌乱。隔壁的客厅里，家具都用本色的坯布套子盖住，除放在壁炉上的一座亨利五世的大理石胸像外，并无引人注目之处。这座胸像的前方，有一座夏多勃里昂先生的全身雕像。一扇窗子的两边，是贝里夫人和她童年的儿子，是石膏像。夏多勃里昂先生对共和国没有说过任何话，只是：这样会使你更幸福吗？

夏多勃里昂先生的葬礼于一八四八年七月八日举行，正好是他大力协助成功的路易十八第二次回国的周年纪念日。我说葬礼，而不说下葬，因为夏多勃里昂先生很早以来，提前把墓地建在圣马洛<sup>①</sup>大海中间的一块岩石上。

巴黎仿佛被六月事件搅得昏头昏脑，耳朵里响不完的是这一片片枪声，炮声和警钟声，使巴黎在夏多勃里昂先生逝世后，听不见大人物仙逝后留在身边的那一片寂静声。其次，这是三天来的第三次安葬了，前一天是大主教，大前天，是六月的受害者。夏多勃里昂先生的葬礼上，来的人不多，情绪平

---

① 圣马洛是法国在大西洋上的港口城市，夏多勃里昂的家乡。

淡。仪式在渡船街上外国传道团的小教堂里举行，离夏多勃里昂先生住的房子只有几步路。传道团的教堂狭窄，很小，丑陋，黑纱挂到半墙，教堂正中是青铜色的木质衣冠冢，上面覆盖一块撒满银色星星的有白十字架的黑色天鹅绒，衣冠冢的四角，四支青铜色、银色的木质枝形大烛台，托着结束前已经熄灭的绿色火花，灵台的每一层有两支大蜡烛，没有任何标记，作为旁系的亲属，有数百人，库赞身穿黑衣服，安培穿研究院院士服，维尔曼戴了勋章，莫莱先生穿燕尾服，高层的廊台上有七位妇女，管风琴下有少数群众。唱诗班里有坎佩尔<sup>①</sup>的主教，祭台旁有四名步枪兵，教堂里有三十来名六十一团的士兵，有一名上尉带领，两位国民议会议员披着肩带，研究院几乎全体出席；唱宗教歌曲作为弥撒礼，两名传道团的神学院学生在祭台的右边，从一尊雕像后面张望。安东尼·图雷先生握着棺罩的一角，巴丹先生致辞；仪式就是这样，同时有我说不出的豪华，这就排除了朴素，又有我说不出的俗气，这就排除了庄严。

这太不够，太不够了。我真希望夏多勃里昂先生能有王家气派的葬礼，巴黎圣母院，世卿的袍子，研究院院士服，流亡贵族的佩剑，金羊毛勋章，各个团体到场，半数的驻军站岗，挂黑纱的鼓，每五分钟鸣炮，——要不，就在乡村教堂里，用穷人的柩车。

教堂里有一位老年传教士，胡须很长，神情可敬。尸体不能马上出发去圣马洛，海潮在七月十八日才能让尸体送达墓地。宗教仪式和由巴丹先生主祭的学士院仪式后，在院子里，烈日炎炎，妇女们靠着窗子，大家把尸体下到教堂的地下墓穴。尸体放在一间穹隆形的单间的支架上，在楼梯底的左侧，

---

① 坎佩尔是布列塔尼近海的城市。

有拱形的门。我走了进去。灵柩上还覆盖着黑色的天鹅绒。上面还丢了一条有穿成串的流苏的银色绳子。两支大蜡烛在两边点燃。我待在那儿沉思了几分钟。我然后出来，门又关上。

## 访问垂危的巴尔扎克<sup>①</sup>

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我妻子白天往访巴尔扎克夫人,告诉我巴尔扎克垂危。我匆匆赶去。

一年半以来,巴尔扎克先生患心脏肥大症。二月革命以后,他去了俄国,已在俄国结婚。他出发前几天,我在大街上遇见他;他叫苦不迭,呼吸时喘着大气。一八五〇年五月,他返回法国时,结了婚,有了钱,但垂死了。他回国时,已经两腿浮肿。四名医生为他听诊。其中一位路易先生七月六日对我说:“他活不了一个半月。”这和弗雷德里克·苏利耶<sup>②</sup>患的是同样的病。

八月十八日,我叔父路易将军在我家吃晚饭。饭一吃完,我辞别叔父,搭乘出租马车,直奔博容区的福图内大街十四号。巴尔扎克先生住在那儿。他早先买下了博容先生府第余下的房子,是碰巧没有拆除的几间低矮的屋子;他把这几间破屋子布置得十分华丽,成为一座可爱的小公馆,大车门开在福图内大街上,而花园只是一条狭长的庭院,石板路上到处是插进来的花坛。

我按了门铃。皎洁的月色蒙上了云。街上空无一人。没有人出来。我第二次按铃。门开了。一个女仆出来,端着一支烛台。

---

① 标题为译者所加。

② 苏利耶(1800—18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先生有何贵干？”她说。

她在哭。

我报上姓名。她把我带进一楼的客厅，厅里正对壁炉的托座上有一尊大卫<sup>①</sup>雕的高大的巴尔扎克大理石像。客厅正中有椭圆形的华丽桌子，上面点了一支蜡烛，桌子的脚是六尊镀金的小雕像，十分雅致。

又来了一个哭泣的女人，对我说：

“他奄奄一息了。太太回国去了。医生从昨天起都撇下他不管了。他的左腿上有创口。长了坏疽。医生都束手无策。他们说先生的水肿是一种血块黄层性水肿，一种浸润，这是医生的话，说皮肤和肉像是油脂，无法给他做穿刺。唉，上个月，先生在睡觉时撞上了一件有人像的家具，皮肤撞破了，他体内的水分流了出来。医生们说：得！他们都很吃惊，以后他们就给他做穿刺。他们说：仿效自然。但腿上生了脓肿。是鲁先生给他动了手术。昨天他们把设备撤走了。创口不再化脓，变得又红，又干，又烫。于是，他们说：他完了！以后再也不来了。我们去了四五个医生的家，没用。他们都回答：无能为力。夜里过得很不好。今天早上九点钟，先生不说话了。主人派人去请神甫。神甫来了，给先生行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明白。一小时以后，他握了妹妹叙维尔夫人的手。有十二个钟头了，他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过不了今天夜里。先生，如果你愿意，我这就去找叙维尔先生，他还没有睡。”

女仆去了。我等了片刻。蜡烛光下，几乎看不清客厅里的家具，也看不清挂在墙上的几幅普尔布斯<sup>②</sup>和霍尔拜因<sup>③</sup>的精

---

① 大卫(1788—1856)，应是昂热的大卫，法国雕刻家。

② 普尔布斯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弗拉芒画家家族。

③ 霍尔拜因是十五、十六世纪的德国画家两兄弟。

美油画。大理石胸像站立在这片朦胧的黑影里，像是那即将逝去的人的鬼魂。屋子里满是一股死尸的味道。

叙维尔先生进来了，对我证实了刚才女仆对我说过的话。我提出想看看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条走廊，我们登上铺有红地毯的楼梯，楼梯上堆满艺术品，花瓶，雕像，油画，放有珧琅的餐具橱，又走过一条走廊，我瞥见一扇开着的门。我听到一阵嘶哑的喘息声，很响，阴森森的。

我到了巴尔扎克的卧室。

这间房间的正中放了一张床。桃花心木的床脚和床头，装有横木和皮带，表明是用来搬动病人的悬挂设备。巴尔扎克先生躺在这张床上，头靠着一大堆枕头，枕头上还加放从卧室的长沙发上取来的红色锦缎靠垫。他的脸发紫，几乎发黑，向右侧垂下，胡子未刮，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张开，直直的。我从侧面看他，他这样像皇帝<sup>①</sup>。

一个看门的老妇人，一个男仆，待在床的两边。枕头后面的桌子上点了一支蜡烛，靠近门的五斗橱上也点了一支。床头桌上放着一把银壶。

这一男一女带着恐怖的表情，一言不发，听着垂死的人在嘶哑地喘气，声音很响。

床头的蜡烛把一张年轻人的像照得很明亮，粉红的脸，露出微笑，挂在壁炉旁边。

床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我掀开被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手上都是汗。我紧紧地握手。他对此没有反应。

---

<sup>①</sup> 应指拿破仑。

我一个月前来看他时,也是这个房间。他那时开开心心,充满希望,对自己的病能治好没有怀疑,还笑着把浮肿处给我看。

我们当时谈了很多,争论政治问题。他责备“我煽动群众”。他是拥护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他对我说:“你怎么能如此从容地放弃法兰西世卿的称号,这是仅次于法国国王的最美的称号!”

他还对我说:“我有博容先生的房子,少了花园,但带有朝着街角处的小教堂开的廊台。我在楼梯上有一扇通向教堂的门。钥匙一转,我在做弥撒了。我比起花园,更看重这个廊台。”

我和他告辞的时候,他带我出来,带到这座楼梯,走路很吃力,给我看了这扇门,他对夫人喊着说:“一定要给雨果看看我全部的画。”

看门女人对我说:

“他天亮前会死的。”

我下楼的时候,思想里带走这张青灰色的面孔;穿过客厅时,我又发现这尊纹丝不动的胸像,沉着,高傲,发出模糊的光,我把死亡比做是不朽。

回到我家里,这是星期天,我发现好几个人在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办里扎-贝,有西班牙诗人纳瓦莱代,有意大利流亡者阿利伐贝内伯爵。我对他们说:“先生们,欧洲将要失去一位大人物。”

他在夜里逝世。享年五十一岁。

他星期三下葬。

他的遗体先停在博容教堂内,通过遗体的那扇门上的钥匙,对他本人来说,可比从前这位包税人的所有天堂式花园更珍贵。

吉罗在他逝世的当天为他画了像。有人想做他脸的模型,但没有成功,很快腐烂了。他死后第二天,清早,来做模型的工

人们发现脸已变形，鼻子掉落在脸颊上。大家把遗体放进一只夹有铅层的橡木棺材里。

宗教仪式在木柱圣菲里普教堂举行。我在灵柩边沉思，我第二个女儿也是在这儿受洗的，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座教堂。内政部长巴洛什来参加葬礼。在教堂里，他坐在我身边，在灵台前面，不时对我说话。

他对我说：“这是一位杰出的人。”

我对他说：“这是一位天才。”

丧礼的队伍穿过巴黎，经过一条条大街去拉雪兹神甫公墓。我们从教堂出发和到达墓地时，下了几滴雨，这是这样的一天，似乎老天洒了几滴泪。

我为灵柩开路，走在右边，手执棺罩上的银球；大仲马在另一头。

墓穴在高处，在山冈上，我们到达时，已有大批人群；道路又陡又窄，几匹马要拉住往后退的灵车爬坡很费劲。我的一边是一个轮子，一边是一座墓。我差一点被压死。几个站在墓上的围观者把我的肩膀拉到他们的身边。

我们全程都是步行。

大家把他的遗体放在墓穴里，墓穴靠近夏尔·诺底耶和卡西米尔·德拉维涅<sup>①</sup>的墓。神甫念了最后的祷文，我讲了几句话<sup>②</sup>。

我讲话的时候，日头偏西。一座巴黎城出现在我远方，笼罩在夕阳灿烂的暮霭之中。几乎在我的脚下，有土块陷落在墓穴中，我的话被掉落在棺材上的泥土沉闷的声音所打断。

---

① 诺底耶(1780—1844)和德拉维涅(1793—1843)都是和巴尔扎克大体上同时代的法国作家。

② 请参阅本书《言行录》(流亡前)中《在巴尔扎克先生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一文。

# 政治卷



# 《言行录》(第一卷)

(流亡前,1841—1851)

## 入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演说

(1841年6月2日)<sup>①</sup>

各位先生：

本世纪开始,对各国来说,法国是一场精彩的演出。那时候,一个人充满了法国,使法国十分强大,让欧洲充满了法国。这个人从默默无闻中出来,他是科西嘉岛上穷贵族的孩子,是两个共和国的成果,从家庭讲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成果,从个人讲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成果。他在短时间内登上了可能让历史最为吃惊的最高王位。他是天才的霸主,命运和行动的霸主。他身上的一切,表明他合法地拥有上天赋予的权力。他独自具备三项至高无上的条件:天时,人和,超凡入圣。一场革命生养了他,一个民族选择了他,一位教皇加冕了他。几多国王,几多将帅,他们本人也是命运的安排,以朦胧神秘的命运赋予他们的本能,都承认他是命运的宠儿。他曾是这样一个人,俄国后来死于塔甘罗格<sup>②</sup>的亚历山大一世<sup>③</sup>说起他:“您是上天所派遣的”;后来死于埃及的克莱贝尔<sup>④</sup>说起他:“您像世界一般伟大”;在马朗戈牺牲的德塞<sup>⑤</sup>说起他:“我是士兵,而您是将军。”在奥斯特

---

① 维克多·雨果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以十八票赞成,十六票反对,入选法兰西学士院。六月二日,他第一次参加会议,发表演说。

② 塔甘罗格是俄国地名。

③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俄国皇帝,数次被拿破仑打败。

④ 克莱贝尔(1753—1800),法国将军。

⑤ 德塞(1768—1800),法国将军。



利茨咽气的瓦卢贝尔说起他：“我快死了，但您快登基了。”他的兵家声威高而又高，他的军事征服大而又大。

每年，他把自己帝国的疆界往外扩了又扩，甚至超出了上帝给予法国必须而庄严的边界。他像查理曼大帝一样，抹去阿尔卑斯山，他像路易十四一样，抹去比利牛斯山；他像恺撒一样，跨过莱茵河，他差一点像征服者威廉<sup>①</sup>一样，跨过英吉利海峡。在他的统治下，法国下属一百三十个省；法国一边触及易北河<sup>②</sup>的各出海口，另一边达到蒂伯河<sup>③</sup>。他曾是四千四百万法国人的君主，是一亿欧洲人的保护者。他为大胆构筑自己的疆界，使用的原料有两个大公国，即萨瓦和托斯卡尼，还有五个古老的共和国，即热那亚，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瓦莱<sup>④</sup>和联省共和国<sup>⑤</sup>。他在欧洲的中间构筑自己的国土，欧洲像是堡垒。他给予欧洲的碉堡和前沿工事，是十个封建王朝，他把十个王朝一下子并入自己的帝国，又并入自己的家庭。凡是曾经和他一起在阿雅克修<sup>⑥</sup>故居的小园子里玩过的孩子，他的兄弟，他的表兄弟，他都让他们一一成为头戴冠冕的君主。他让养子娶巴伐里亚<sup>⑦</sup>的公主，他让最小的弟弟娶符腾堡<sup>⑧</sup>的公主。至于他自己，他先从奥地利夺走德意志帝国，几乎毫不客气地在莱茵河联邦的名义下窃为己有，先从奥地利抢走蒂罗尔州，并入巴伐里

---

① 征服者威廉（1027—1087）指诺曼底公爵，他于一〇六六年跨海征服英格兰。

② 德国由易北河进入北海。

③ 意大利的罗马由蒂伯河入海。

④ 瓦莱是瑞士州名。

⑤ 指一五七九——一七九五年间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约相当于今日的荷兰，是当时的欧洲强国。

⑥ 阿雅克修是科西嘉岛的首府，拿破仑的家乡。

⑦ 巴伐里亚是德国东南部地区名。

⑧ 符腾堡是德国西部地区名。

亚,抢走伊利里亚<sup>①</sup>,并入法国,然后又屈尊娶一位大公主。此人的——一切,都是大得无边,光辉灿烂。他出现在欧洲上空,像是异乎寻常的幻景。有一次,人们看到他在十四位加冕戴冠的君主中间,在恺撒和沙皇中间,坐的椅子比他们两人高。有一天,他请塔尔马看的戏,是正厅里满是国王。他正当权力蒸蒸日上之时,心血来潮,要在意大利的一角碰碰波旁王族的名字,便按照自己的方式扩充意大利,他让帕尔玛的路易公爵变成伊特鲁利亚<sup>②</sup>国王。在同一时期,他利用一次靠自己影响及自己的军队强加于人而不得不接受的停战机会,让英国国王放弃他们窃取四百年之久的这个“法兰西国王”的名号,这名号一旦被夺回,他们以后再不敢来伸手。大革命从法兰西的纹章上摘下了百合花;他呢,他从英格兰的徽章上摘下了百合花;别人加给百合花的耻辱,他却有办法以相同的方式给百合花以荣誉。他通过帝国的法令,把普鲁士分割为四个省,他把英伦三岛封锁起来,他宣称阿姆斯特丹是帝国的第三大城市,——罗马是第二大城,——或者,他向世界宣称,布拉干萨<sup>③</sup>王室已不再掌权。他越过莱茵河时,德意志的各位选侯,这些推举皇帝的人,来到边境上迎接他,希望他或许能让他们做个国王。古斯塔夫·瓦萨<sup>④</sup>古老的王国没有继承人,想找个主人,请求他派一名自己的将军做王国的君主。查理五世的继承人,路易十四的重孙,西班牙兼印度国王,请求他找位姐妹做自己的妻子。老掷弹兵都习惯于与他们的皇帝和死亡为伍,这些士兵理解他,呵责他,欣赏他。大战的第二天,他和士兵作的这些伟大

---

① 伊利里亚是今日巴尔干地区南部的古称。

② 伊特鲁利亚是意大利的省名。

③ 布拉干萨是葡萄牙地名。

④ 古斯塔夫·瓦萨,瑞典国王。

的对话，再好不过地阐释伟大的行动，并把历史改变成史诗。在他的力量里，如同在他的统治下，会掺杂进某些平凡、突然而又了不起的内容。他和东方的皇帝不同，没有威尼斯的大公作为大司酒官，和德意志的皇帝不同，没有巴伐里亚公爵作为马厩总管；但他有的时候会把指挥他骑兵的国王关禁闭。在两次战争中间，他开挖运河，他开凿公路，兴建剧院，创办科学院，引发科学发现，树立巍峨的建筑，或者在杜伊勒里宫的客厅里起草法典，和他的国务顾问争辩，直至他成功地在某一条法律条文里，以天才最高而天真的理由，取代老一套的规矩。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对这位伟大的英雄豪杰独特面貌的最后一点补充，他的行动如此深入历史，他可以说，他也说过：“我的前辈是皇帝查理曼”；他通过联姻又千丝万缕地卷入王朝，他可以说，他也说过：“我的舅父是国王路易十六。”

这是个神奇的人。他的命运，先生们，克服过一切障碍。我上文已经明白向你们提到，最杰出的君王们但求和他结交，最古老的王族寻求和他联姻，最古老的贵族希求为他效力。没有一个脑袋，不论多么高昂和骄傲，不向他的额头致敬，上帝几乎是有形的手，在他头上按了两顶王冠，一是所谓的王权，用黄金铸成，一是天才，用光明铸就。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在拿破仑面前低头弯腰，一切，——先生们，有六个诗人是例外，——请允许我高声报出名字，并在这座大厅内为他们感到骄傲，——六位思想家是例外，他们在全世界下跪时昂然站立；而这几个光荣的名字，我急于向你们报出他们的名字：杜西斯<sup>①</sup>，德利尔<sup>②</sup>，斯塔尔

---

① 杜西斯(1733—1816)，法国诗人。

② 德利尔(1738—1813)，法国诗人。

夫人<sup>①</sup>,邦雅曼·贡斯当<sup>②</sup>,夏多勃里昂,勒梅西埃<sup>③</sup>。

这样不肯低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个赢得胜利,赢得力量,赢得强大,赢得帝国,赢得统治,赢得辉煌的法兰西中间,在这样一个惊呆、臣服的欧洲中间,欧洲几乎成了法兰西的欧洲,欧洲也参与法兰西的昌盛,这六位才子起来反抗一位天才,这六位名家奋起怒斥赫赫威名,这六位诗人横眉冷对一位英雄,这意味着什么?先生们,他们在欧洲代表了当时欧洲惟一缺乏的东西:独立;他们在法国代表了当时法国惟一缺乏的东西:自由。

但愿我此地不是在责难脸孔不板的人士,他们当时对世界的主人拍手称好:这个人是一个国家的明星,又变成这个国家的太阳。有人感到目眩神迷是谈不上有罪的。也许比想象中更加感到为难的是,对于拿破仑想争取的人士来说,是捍卫自己的疆界,抗击这个所向披靡的入侵者,此人具有压服一个民族的高明艺术,此人具有迷惑一个个人的高明艺术。又怎么说呢,先生们,才能窃取这个至高无上的批评权利?我有什么头衔?在我进入这个团体的此时此刻,我为种种激动的事情而激动,我为召唤我来的选举结果感到自豪,我为欢迎我来的关怀感到幸福,我对眼前可敬可爱的听众感到不安,我为你们的重大损失而难过,我都无力给予你们安慰,最后,我身后的这个可敬的地方洋溢着肃穆的死者的熠熠精光,杰出的活人的深情厚谊,为自己的渺小而羞愧,难道我自己不也需要善意和宽厚吗?再说,我实话实说,我也绝不认为年轻的一代人对前人和兄长会有这种严格的责难权利。没有战斗过的人有评判他人的权利吗?我们应该回想起,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生活对我们是轻松和无忧无虑之时,

---

① 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法国作家。

②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

③ 勒梅西埃(1771—1840),法国作家,剧作家。

对别人却是十分沉重而又艰难。我们继父辈之后来到;父辈们已经疲倦,我们要恭恭敬敬。我们既要利用进行过斗争的伟大思想,也利用极盛一时的伟大事物。要对人人公平,对接受皇帝是主人的人要公平,对接受皇帝为对手的人也要公平。要理解欢欣鼓舞,要尊敬奋起反抗。两者当时都是合法的。

然而,再说一遍,先生们,反抗当时不仅是合法的,还是光荣的。

反抗使皇帝很难过。正如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所说,“本来想让帕斯卡尔<sup>①</sup>当参议员,让高乃依当部长”的这个人,先生们,这个人自己过于伟大,不会不懂得别人身上的伟大。一个平庸之辈依仗强大的权势,本来会蔑视有才华者的这种反叛;拿破仑为此十分牵挂。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历史人物,不会不想到历史;他感到自己非常富有诗意,不会不对诗人感到不安。我们应该大声承认这一点,这位向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开刀,打赢雾月十八日战役的炮兵少尉,这位向古老的欧洲王朝开刀,打赢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炮兵少尉,确实是位将才。这是一个胜利者,如同一切胜利者,这是一位文学的朋友。拿破仑具有登上宝座的一切追求和种种直觉,方式方法和路易十四也许不同,但劲头和路易十四一样。在伟大的皇帝身上,有一点伟大的国王的架势。争取文学为自己的权杖效劳,是他最早的抱负之一。钳住了人民激情的嘴,对他是不够的,他本来想制服邦雅曼·贡斯当;击败了三十二支军队,对他是不够的,他本来想击败勒梅西埃;征服了六个王国,对他是不够的,他本来想征服夏多勃里昂。

先生们,这倒不是因为这几个人每人受个人好恶的影响,评判首席执政或皇帝的同时,对拿破仑身上具有的大度,罕见和杰

---

<sup>①</sup>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和作家。

出的品质提出异议。而是据他们看来,政治家使胜利者失色,英雄之外兼有暴君,西庇阿<sup>①</sup> 身上杂有克伦威尔;他的一半生命和他的另一半生命大唱反调。波拿巴曾经让自己军队的大旗为华盛顿挂孝;但他没有模仿华盛顿。他曾任命奥韦涅的拉图尔<sup>②</sup> 为共和国第一掷弹兵;但他废除了共和国。他曾经把圆屋顶下的荣军院作为伟大的杜雷纳<sup>③</sup> 的墓室;但他又把万塞讷的沟壑当作伟人的孔代<sup>④</sup> 孙子的墓地。

虽然他们的态度是高傲而贞洁的,但皇帝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主动行动。各驻外使馆,各种捐赠,荣誉团的高级头衔,元老院,我们可以说为了皇帝的荣耀,一切都提供了,而我们可以说,对这几位高贵的倔强者的荣誉,一切都被拒绝了。

安抚之余,我很遗憾地补充说,便是迫害。没有一个人让步。幸而有这六位才子,幸而有这六位君子,在这取消了那么多自由、让那么多王室屈辱的政府统治下,自由思想的堂堂尊严得到的维持。

先生们,不仅这样,这对人类也有好处。不仅仅是抵制专制暴政;也是在抵制战争。但愿大家不要误解我这些话的意思和意义,我认为战争经常是好事。在一个看待一部历史仅仅是一次事件,看待一部哲学仅仅是一个思想的这样高度上看,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创伤未必比田沟对土地造成的创伤更大。五千年来,一切收获始于犁刀,一切文明始于战争,这样,先生们,不管以后的结果有多么美好,人类在受苦受难。风俗习惯中的细腻方面在和粗暴的思想摩擦下,在消失,在退步;佩刀变成社会惟

---

① 应指大西庇阿(公元前 235—前 183),罗马政治家,将军。

② 奥韦涅的拉图尔是法国著名的家族,人才辈出。

③ 杜雷纳(1611—1675),法国元帅,奥韦涅的拉图尔的家族成员。

④ 孔代(1621—1686),法国军事家,政治家。

一的工具；武力给自己开辟了权力；本应照亮各国人民脸上的宗教信仰，其神圣的光辉在酝酿一个个条约，一次次分割王国的过程中，越来越暗淡无光；贸易，工业，智慧的蓬勃发展，一切和平的活动都告消失；人类融洽的社会关系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时刻，先生们，应该响起强有力的呼求声；理智对武力大胆地直言不讳是情理中的事情；面对胜利，面对强大，思想家应该对英雄豪杰提出告诫，诗人们这些冷静、耐心及和平的文明使者，应该抗议征服者这些蛮狠的文明使者。

在这些杰出的抗议者中间，有一个波拿巴曾经喜欢过的人，波拿巴差一点会像另一个独裁者对另一个共和主义者说：“你也是！”<sup>①</sup> 这个人，先生们，就是勒梅西埃先生。勒梅西埃先生本性诚实，含蓄，朴素，聪明得体，善于推想；想象力准确，可以说即使是异想天开，也有数学般的准确。贵族出身，却只相信有才智的贵族；生来富有，但却深谙穷得高贵的学问；谦逊是清高的谦逊；温和，而在温和中有我说不上来的固执，安静而不折不挠，在公共事务上严肃，很难被人牵着鼻子走，讨厌有人迷惑别人。勒梅西埃先生，这是一个有部分思想从事理论的人十分难得的细节，勒梅西埃先生仅仅根据事实构筑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这个人在因果关系中重视因，甚于重视果，更喜欢根据根来评论植物，根据源头来评论江河。顾虑重重，总是准备勃然大怒，对一切会不可一世的事情，充满隐蔽的、经常是勇敢的憎恨，别人的自尊心是冲在局势的前面几年，而他似乎把自尊心体现在从局势退后几年。

一七八九年时，他是保王派，或者如当时的人所说，是一七八五年的“专制王朝派”；九三年时，他正如自己所说，是八九年

---

①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恺撒发现他的义子也参与了谋杀他的活动时说的话。

的自由派；而一八〇四年时，正当波拿巴自认为称帝已经成熟时，勒梅西埃先生却自认为自己对共和派已经成熟了。

正如你们所见，先生们，他的政治观点对在他看来是事过境迁的事情不屑一顾，总是追随去年的流行式样。

此地，请允许我对勒梅西埃先生度过童年的环境提几件小事。探寻一生的起点，可以研究一种性格的形成。而当我们想深切认识那些散播光明的人时，可不应该只了解他们的天才，而不熟悉他们的性格。天才，这是外面的火炬；性格，这是内部的明灯。

一七九三年，在恐怖的高潮期间，勒梅西埃先生当年还是个年轻人，他毫不懈怠地注视国民公会的所有会议。先生们，这可是个静心考虑的题目，一个阴沉、凄伤、可怕而崇高的题目。我们要公平，我们今天讲公平是没有危险的，我们要对这些人类文明发生过的庄严和可怕的事情，对一去不再复返的事情讲公平！在我看来，法兰西的头上总有某种伟大的东西，这是上天的意愿。历代先王在世时，这是一条原则；帝国时代，这是一个人；大革命时，这是一个大会。这个大会粉碎了王座，拯救了国家，这个大会和克伦威尔一样，和王权进行一番决斗，和汉尼拔一样，和天下进行一番决斗，这个大会既像一个民族一样有天才，也像一个个人一样有天才，这个大会，一言以蔽之，既犯下一次次谋杀，又创造一个个奇迹；这个大会我们可以厌恶，我们可以诅咒，但我们也应该赞美！

然而，我们要承认，那个时代在法国，精神上的光明在减弱，因此，——我们要注意，先生们，——智力的光明在减弱。这算一种像夜晚降临时半明半暗的情状，弥漫在某些时代，对于上天为人类今后的利益，能对古老的社会完成这些骇人的粗暴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粗暴行为如果是某些人下的手，便是一桩



桩罪行,但如果来自上帝,便叫做一次次革命。

这团阴影,如果笼罩在人民的头上,正是天主的手亲自造成的阴影。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九三年并非是这些豪杰之上清高孤傲的年代。当时看来,似乎是上天发现人过于渺小,无力胜任上天想做的事情,将人弃诸一边,亲自登台上场。确然,在九三年,在完成法国革命的三个巨人中,第一个巨人是社会事实,第二个巨人是地理事实,最后一个巨人是欧洲事实,其一是米拉波<sup>①</sup>,已经作古;其二是西哀耶斯<sup>②</sup>,已经销声匿迹;他“成功地还活着”,正如这位伟大的懦夫以后所说;其三是波拿巴,在历史生活面前尚未出生。西哀耶斯无声无息,丹东<sup>③</sup>可能是例外,所以,国民公会里没有了第一流的人物,没有了智力杰出的人物;但仍有伟大的激情,有伟大的斗争,有伟大的电光,有伟大的鬼魂。当然,这已足够使人民感到迷惑,人民是注视着决定命运的大会的可怕观众。还要说明,在那天天都发生大事的时代,情况变化如此之快,欧洲和法国,巴黎和国境线上,战场和群众广场,会有那么多意外的事情,任何事物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可以说演说者的话一出口,大事便告发生,演说者让人民感到头晕目眩的同时,也使人民变得伟大。还有,如同巴黎,如同法国,国民公会在世纪末的这片暮色苍茫中左右进退,这可给最渺小的小人物留下长长的身影,给最羸弱的瘦脸上抹上朦胧而巨大的轮廓,而且,对历史本身而言,给这个异乎寻常的大会投下某种我说不出的阴森和超乎自然的气氛。

这些人异常、可怕的集会经常使诗人们感到迷惑,如同九头

---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演说家。

② 西哀耶斯(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的活动家。

③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

的海怪使海鸟感到迷惑。长期国会吞没了弥尔顿,国民公会吸引住勒梅西埃。这两个人后来以我说不上的对这两座阎王殿模糊的反光,把一部阴暗史诗的内部照得透亮。我们在《失乐园》里感觉到有克伦威尔,在《泛伪记》里感觉到有九三年。国民公会对年轻的勒梅西埃来说,就是革命的幻觉,巨细无遗地陈列在他眼前。他每一天都来会场上看,他自己说得很精彩,“制定无法无天的法律”。每天早晨,他在会议开始时到场,坐在公众席位上,四周是奇奇怪怪的妇女,她们把我说不清的家务活计掺杂在最恐怖的场面里,历史后来为她们取了个恶心的外号,叫“编结女郎”。她们认识他,等他,为他保留座位。只是,他在青年时期,在他的不修边幅之中,在他慌乱的注意力中,在他争论时的不安情绪中,在他直直的眼神中,在他不时脱口而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有某种对她们来说太稀奇古怪的东西,她们以为他是没有头脑的人。有一天,他到得比平时晚一些,他听到其中一个女子对另一个说:“别坐那儿,这是白痴的座位。”

四年以后,一七九七年,白痴给法国写下《阿伽门农》<sup>①</sup>。难道,是这个大会偶然让诗人写下这部悲剧的吗?在埃癸斯托斯<sup>②</sup>和丹东之间,在阿耳戈斯和巴黎之间,在荷马式的野蛮和伏尔泰式的道德败坏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是什么古怪的想法,要让史前时代天真简单的罪行作为观照衰朽腐败文明的谋杀的镜子;让希腊悲剧中高大的鬼魂,可以说走近法国大革命的绞架附近游荡,把家族激情造成的古代弑王者和群众激情所完成的近代弑王者对照比较!我承认,先生们,每当想起富有才华的勒梅西埃先生的时代,在国民公会的讨论和《阿伽门农》人物

---

① 阿伽门农是阿耳戈斯王和迈锡尼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回国后被妻子及其奸夫谋害。

② 埃癸斯托斯是阿伽门农出征时与其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的奸夫。

之间的争执中间,在他的亲眼所见和他的想象中间,我经常在寻找一种关系;我至多也只是找到一种一致性。为什么,出乎大脑里思想怎么样的神秘改造,《阿伽门农》会这般降生?这才是灵感心血来潮时阴暗的产物之一,只有诗人才掌握其中的秘密。无论如何,《阿伽门农》是一部作品,就恐怖和怜悯两方面而言,就悲剧成分的简单而言,就风格的庄重而言,毫无异议,是我国舞台上最美的悲剧之一。这部严厉的诗篇真有希腊的遗风。我们审视这部作品时,感到这是达维德<sup>①</sup>给雅典浮雕以色彩的时代,是塔尔马给雅典浮雕以言语和气势的时代。我们在作品中不仅感觉到时代,还感觉到有人。我们猜想,诗人在写作时很痛苦。的确,某种深沉的忧伤掺和着我说不出的几乎是革命的恐怖,涵盖了这整个作品。请你们看看这部作品,——作品值得看看,先生们,——看看全局,也看看细节。阿伽门农和斯特洛非俄斯<sup>②</sup>,靠岸的帆桨战船,人民的欢呼,国王间的亲切问候。尤其请仔细注视克吕泰涅斯特拉,脸色苍白而血腥的人物,决心弑君的淫妇,她环顾四周,但并不理解各位国王,可怕的是,她并不为此骇怕,女囚卡珊德拉<sup>③</sup>和幼年的俄瑞斯忒斯<sup>④</sup>;这两人看起来弱小,实际上不简单!未来借前者的嘴说话,而活在后者的身上。卡珊德拉是威胁,外貌却是女奴;俄瑞斯忒斯是惩罚,脸形却是孩子。

我刚才说过,在大家还没有受苦和不怎么做梦的时候,勒梅西埃先生在受苦,在创作。他努力理清自己的思想,为吸引勇敢

---

① 达维德(1748—1825),法国画家。

② 斯特洛非俄斯是阿伽门农的朋友。

③ 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公主,被阿伽门农带回希腊,能预知未来,后被克吕泰涅斯特拉害死。

④ 俄瑞斯忒斯是阿伽门农的儿子,和姐姐共同为父报仇,杀死母亲及其奸夫。

的人观看可怕的场面的这份好奇心而好奇,他尽其可能地靠近国民公会,也就是说靠近大革命。在未来这尊雕像还在熔炉里沸腾的时候,他向熔炉俯身下望,他在炉子里看到有东西在发出强光,听见炉子里革命的伟大原则吼声如雷,如同火山口里的熔岩,革命的原则是青铜,铸就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法律的基础。未来的文明当然是老天的秘密;勒梅西埃先生并未尝试去猜测。他仅限于静静地,以坚忍不拔的逆来顺受心理,接受自己对一切灾难的反应。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我情不自禁地需要强调,他太年轻,太默默无闻,混在恐怖时期看刽子手牵着一件件大事走街穿巷的人群里毫不起眼,他最隐蔽的感情深处对社会上的灾难留下强烈的印象。他是路易十六忠诚的臣民,几乎是路易十六个人的仆人,他看到一月二十一日马车经过;他是朗巴勒夫人<sup>①</sup>的养子,他看到九月二日的标枪经过;他是安德烈·舍尼埃<sup>②</sup>的朋友,他看到热月七日的大车经过。这样,他二十岁时,看到过他除父亲外三个他最神圣的人被斩首,砍下了除上帝、王国、美和天才外,这个世界上最闪闪发光的三个东西!

经历了这样的印象之后,柔弱的人会终身愁眉不展,坚忍不拔的人会始终面容严肃。勒梅西埃先生沉重地接受了生活。热月九日为法国打开了新的世纪,这是任何革命的第二阶段。勒梅西埃先生先是看到社会解体,现在又望着社会生活重新形成。他过着出入社交界的文学生活。他微笑着研究和分享督政府时期的民风。罗伯斯比尔以后的督政府等于是路易十四以后的摄政时期;一个聪明的民族摆脱烦恼和害怕以后开开心心,吵吵闹

---

① 朗巴勒夫人,路易十六王后家里的女总管。

② 安德烈·舍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

闹；风趣，快活，放肆，此地借狂欢烂饮抗议虔诚的专制制度的伤心情绪，别处借狂欢烂饮抗议清教徒式专制暴政的愚昧无知。勒梅西埃先生因《阿伽门农》的成功而大名鼎鼎，希望结交当代的一切精英人物，一切精英人物也希望结交他。他在杜西斯家中认识埃古夏尔·勒布兰<sup>①</sup>，如同他在普拉夫人家中认识安德烈·舍尼埃。勒布兰非常喜欢他，从未写过一首短诗讽刺他。菲茨-詹姆斯公爵，塔列朗<sup>②</sup>亲王，拉梅特夫人，弗洛里昂<sup>③</sup>先生，阿吉永公爵夫人，塔利安夫人，贝尔那坦·德·圣皮埃尔<sup>④</sup>和斯塔尔夫夫人盛情款待他，欢迎他。博马舍愿意出版他的作品，如同二十年以后，杜皮特朗<sup>⑤</sup>愿意做他的老师。他的地位如此之高，已不能不陷入党派纷争，和一切上层的事物平起平坐，他同时成为参与审判国王的达维德的朋友，也是曾为国王哭泣的德利尔的朋友。正是在这些年代，在和各路人物交流思想，静观世风的变化，观察具体的个人，以应付生活里的各种应酬，在勒梅西埃先生身上降生并发育了两个人，——两个自由人，——一是独立的政治人物，一是独特的文学人物。

比这时代稍早一些，他认识了时来运转的军官，此人后来取督政府而代之。几年时间内，两人的生活擦肩而过。两人都默默无闻，一人破产，另一人贫穷。有人责备前者的第一篇悲剧是学生的作业，责备后者的第一件业绩是雅各宾党人的功勋。两人同时因为一个绰号而声名鹊起。人们称呼“勒梅西埃-墨勒阿格洛斯<sup>⑥</sup>先生”，同时又称呼“葡月将军”。真是奇怪的法则，

---

① 勒布兰(1729—1807)，法国诗人。

②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

③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作家。

④ 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

⑤ 杜皮特朗(1777—1835)，法国外科医生。

⑥ 墨勒阿格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参加寻找金羊毛的远征。

一时间,可笑竟在法国所有高层人物的身上一试身手。博阿尔内夫人<sup>①</sup>考虑嫁给受巴拉斯<sup>②</sup>保护的人时,就这件不美满的婚事听取勒梅西埃先生的意见。勒梅西埃先生对土伦的年轻炮兵有兴趣,建议他娶她。以后,这两人,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军事家,几乎平行地成长。他们同时取得各人最初的胜利。勒梅西埃先生在阿尔科尔和洛迪<sup>③</sup>战役那年上演了《阿伽门农》,在马朗戈战役那年上演了《宾多》。早在马朗戈战役之前,他们的联系已很紧密。尚特雷娜街上的客厅曾见过勒梅西埃先生向埃及大军总司令朗读埃及题材的悲剧《奥菲斯》;克莱贝尔的德塞坐在一边倾听。执政府期间,联系变成了友谊。在马尔梅宗<sup>④</sup>,首席执政以这种真正的大人物常有的孩子们的开心心情,夜里突然闯入在熬夜的寝室,闹着吹灭诗人的蜡烛,接着哈哈大笑地转身逃走。约瑟芬已向勒梅西埃先生透露结婚计划;首席执政向他透露建立帝国的计划。那一天,勒梅西埃先生感到,他在失去一位朋友。他不接受一位主子。我们和一个相同的人在一起,放弃平等的观念是并不容易的。诗人高傲地走开了。我们可以说,在法国,他是最后一个人向拿破仑不称“您”,而称“你”的。十二年花月十四日,元老院第一次给国家的宠儿以皇帝的称号:“陛下”,勒梅西埃先生在一封值得回忆的信中,仍然亲切地用这个伟大的名字称呼他:“波拿巴!”

两人的友谊给两人都带来荣誉,但继之而来的是斗争。诗人并非配不上统帅。勒梅西埃先生是个罕有的大才子。今天,

---

① 博阿尔内夫人(1763—1814),守寡后改嫁当时还是波拿巴将军的拿破仑,后成为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

② 巴拉斯(1755—1827),法国政治家。

③ 阿尔科尔和洛迪是意大利的两个地名,拿破仑一七九六年在这两地击败奥地利军队。

④ 马尔梅宗城堡是约瑟芬在和拿破仑结婚前为他们两人购置的私人住宅。

我们有比以往更多的理由要说,他的纪念碑已告完成,今天,由这位作家建成的大厦上放下了上帝之手总要给人间大工程安下的这最后一块命定的石头。你们当然不会要求我,先生们,对这部又大又多的作品逐页地加以审视。这部作品和伏尔泰的作品一样,包括了一切,包括颂歌,诗简,寓言,歌曲,滑稽模仿,小说,戏剧,历史和政论作品,有散文,有诗句,有译作,有创作,有政治遗产,哲学遗产和文学遗产;洋洋大观,卷帙浩繁,作品之上,是出类拔萃的十首诗篇,十二部喜剧和十四部悲剧;这一丰富、古怪的建筑物有时影影绰绰,有时照得发亮,大厦的拱门之下,出现在似暗又明的背景下,寓言里、圣经里和历史上的重要鬼魂新奇地纷至沓来,阿特里得斯,以实玛利,以法莲的利未人,利库尔戈斯,卡米耶,克洛维斯,查理曼大帝,博杜安,圣路易,查理六世,理查三世,黎塞留,波拿巴,每个人都被刻在作品的三角墙上这四个象征性巨人所支配:摩西,亚历山大,荷马和牛顿;即是说被立法、战争、诗歌和科学所支配。诗人心中所有的这组人物和思想,被诗人放进我国的文学中,巍峨高大。请允许我在分析贯穿作品的主线后,提出其中的一些突出的有特征的细节:这部葡萄牙革命的喜剧,十分生动、风趣、讽喻和深刻,这个普劳特和莫里哀的阿巴贡不同,区别在于如作者本人说得很俏皮,“莫里哀的主题,是吝啬鬼丢失一笔财富;我这儿的主题,是普劳特找到一个吝啬鬼”;这部《克利斯托弗·哥伦布》里,地点同一律既严格遵守,因为剧情发生在大船的甲板上,又大胆地破除,因为这艘船,——我简直想说这部剧,——从旧大陆驶向新大陆;这部《弗雷格龙德》的构思像是克雷比永<sup>①</sup>的一个梦,写作像是高乃依的一个思想;这部《亚特兰蒂阿德》中,由大自然照进来一束强

---

<sup>①</sup> 克雷比永(1674—1762),法国剧作家。

光,虽然此剧中的自然也许根据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诗的角度来解释;最后,这最后一首诗,由上帝把人的戏演给魔鬼看,这篇《泛伪记》从整体上即是一首史诗,一出喜剧,一首讽刺诗,是某种文学的怪异作品,是长着三个脑袋的怪物又唱,又笑,又叫。

走过这一部作品,在这张也许他为自己建造的人字梯上走上走下,这位思想家用这张梯子或下沉地狱,或攀升天堂,现在,先生们,不可能不对这位高贵勤奋的智者在我心中感觉到有某种诚挚的同情。他勇敢地难以满足的法国绝妙的情趣尝试过多种路子而并不气馁,从伏尔泰来看是哲学家,有时从莎士比亚看来是诗人,这位先驱作家在多拉<sup>①</sup>又借德穆斯捷的名字重现的时代,将一首首史诗奉献给但丁,这位智力高瞻远瞩的人同时有一只翅膀在原始的悲剧,一只翅膀在革命的喜剧,其《阿伽门农》近乎是普罗米修斯的诗人,其《宾多》近乎是费加罗的诗人。

先生们,批评的权利初一看,当然来自赞颂的权利。人的眼睛——是完美?还是残疾?——生来总是寻找一切事物的缺陷方面。布瓦洛也没有毫无保留地赞扬莫里哀。这样能为布瓦洛增光吗?我不知道,但确乎如此。二百三十年前,天文学家约翰·法布里休斯<sup>②</sup>在太阳里发现有黑子;两千两百年前,语法学家佐伊勒<sup>③</sup>发现荷马有缺点。我此地可以并不违反你们的惯例,对由我介绍的人并不有失恭敬,在我赞赏的同时加上几句责备,为了艺术,会用婉转的提法。但是,先生们,我不这样做。你们只要想一想,我只会忠于一生郑重宣布的信念,如果我偶然对勒梅西埃先生提出保留,这样的保留也许主要关及敏感而关键

---

① 多拉(1508—1586),法国诗人,人文主义者。

② 可能是大卫·法布里休斯(1564—1617),荷兰天文学家。

③ 佐伊勒是公元前四世纪的诡辩学家,以不合常理为由攻击荷马,据说著有《荷马的灾难》。



的一点,我看这会事关作家们的前途,就是说关及风格,想到这些,我毫不怀疑,先生们,你们将会理解我的谨慎,会同意我闭口不谈的。再说,我在开始说的话,我现在不应该再说一下吗?我是谁?谁给我资格来解决如此复杂、如此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我感到的自己身上的信念会化成对别人的权威呢?只有后代,——这又是我的一个信念,——对杰出的人物具有最终的评议和评判的权利。只有后代看到他们作品的全貌,范围和前景,才能说他们有什么迷惑,有什么失误,现在要在你们面前扮演后代这个严肃的角色,要对一个杰出人物提出责备或责难,自己至少应该是,或者自信是杰出的同时代人。而我既没有是同时代人的幸福,也没有狂妄成为同时代人的不幸。

此外,先生们,每当谈起勒梅西埃先生时,总要谈到这一点上来,不论他的文学天才如何,他的性格也许比他的才华更加全面。

只要他相信,他有责任和他认为不公正的政府做斗争,他为此斗争牺牲了自己的财产,他在革命以后已经恢复,但又被帝国夺走,牺牲他的时间,他的休息,牺牲外面的安全,这像是家庭幸福的保护墙,以及对诗人难能可贵的事情,直至牺牲作品的成功。从来没有一位诗人如此英勇无比地用悲剧,用喜剧进行战斗。他给审查机关寄去自己的剧本,如同一位将军派遣自己的士兵去冲锋。一篇剧被除掉,立即有另一篇补上,但命运相同。先生们,我有可悲的好奇心想了解,想评估这一场斗争对《阿伽门农》作者的名声造成多大的伤害。——不算被公安委员会因有害哲学而禁演的《以法莲的利未人》;不算因不合共和国需要而为国民公会禁演的《革命的达尔杜弗》;不算因敌视王权而被王政复辟禁演的《痴呆的查理五世》;也不计据说一八二三年被侍卫喝倒彩的《堕落者》;我仅仅根据帝国审查机关的文书,我找

到的结果如下：《宾多》上演二十次后被禁；《布劳特》上演七次后被禁；《克利斯托弗·哥伦布》有军人守卫、在刺刀前上演十一次后被禁；《查理曼大帝》，禁演；《卡米耶》，禁演。在这场当政机关可耻，诗人荣耀的战争中，勒梅西埃先生在十年间有五部大剧被杀身亡。

有时，他为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思想辩护，直接向波拿巴本人提出强硬的抗议。有一天，在一次棘手的几乎是伤人的讨论中，主子停一停，突然对他说：“你怎么啦？你涨红了脸啦。”“而你的脸刷白了。”勒梅西埃先生骄傲地反驳道：“我们俩，你和我，就这副样子，有事情发火时，我的脸涨红，你的脸刷白。”不久以后，他根本不去看皇帝了。只是有一次，一八一二年一月，在拿破仑青云直上到顶的时代，在他《卡米耶》被无端禁演后的几周，在他只要帝国存在一天，他已绝望决不上演任何剧本时，他作为研究院院士必需到杜伊勒里宫去时。拿破仑看见他，径直向他走去。“好哇，勒梅西埃先生，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一部漂亮的悲剧啊？”勒梅西埃先生盯住皇帝看了看，说了一句话：“快了。我等着。”这句话好可怕！这是先知的话，不是诗人的话！这句话在一八一二年年初，包含了莫斯科，滑铁卢和圣赫勒拿岛！

在这颗无声而严肃的心中，对波拿巴的同情之心并没有完全熄灭。到最后这段时间，年龄不是熄灭火星，反而使火星重新燃烧起来。去年，几乎在这时候，一个五月的上午，巴黎有消息说英国终于为自己在圣赫勒拿岛的行为感到害羞，在把拿破仑的棺材还给法国。勒梅西埃先生一个多月来病痛缠身，叫人拿来报纸。报上果然报道说有一艘三桅战船将驶往圣赫勒拿岛。老人站立起来，脸色苍白，摇摇晃晃，眼睛闪出泪光，有人给他念到“贝特朗将军去迎接他的主人皇帝……”时，“我呢，”他喊道：

“我要是去迎接我朋友第一执政多好!”

八天以后,他已经走了。

“哎!”他可敬的寡妻对我讲起了这些痛苦的细节:“他不是去迎接他,他更诚心,他去和他相聚了。”

我们刚才对此人高贵的一生作一个匆匆的回顾;现在,要从中得出这一生所包含的教训。

勒梅西埃先生是这样的罕见人物之一,他们迫使自己精神上提出,并帮助思想提出这个严肃而精彩的问题: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政府不同,文学而对社会应该持什么态度?

今天,路易十四古老的王座,国民大会的政府,光荣的专制国家,绝对的君主政体,独裁的共和国,军人独裁,一切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随着我们新的一代代人一年一年向着未知的目标滑行,勒梅西埃先生在自己的路上遇见的三个巨大的对象,他一一先后热爱过,审视过,反对过,从今后都已僵硬和死去,渐渐消逝在往昔的迷雾深处;长裔的列王只是几个幽魂;国民公会只是一个回忆;皇帝只是一座坟墓。

只是,这三者包含的思想并未随之消失。死亡和崩溃从仿佛是它们灵魂的事物中,分析出这种固有的本质的价值。上帝有时把一些思想一旦放进某些事物之中,某些人物身上,如同把芬芳放在花瓣里。花瓶破碎了,思想散发出来。

各位先生,长裔的王族包含了历史的传统,国民公会包含了革命的发展;拿破仑包含了国家的团结。稳定诞生于传统,自由诞生于发展,力量诞生于团结。而传统、团结和发展,换言之,是稳定、力量和自由,这正是文明。树根、树干和树叶,这才是一棵完整的树。

各位先生,传统对这个国家是重要的。法国不是一块殖民地猛然变成了国家;法国不是美洲国家。法国是欧洲不可分割

的部分。法国不能脱离土地,更不能割断过去。因此,据我看来,我们最近的一次革命十分严肃、有力和聪敏,以令人赞赏的本能懂得:既然王族是为王权国家所需要的,王族在某一些时期应该以支系间的继承取代君主间的继承;这次革命十分通情达理地选择的宪政元首,是杜穆里埃<sup>①</sup>和克勒曼<sup>②</sup>的副长官,亨利四世的孙子,路易十四的侄孙;这场革命以充分的理由把古老的王族改造成年轻的王朝,既是君主的王朝,又是人民的王朝,其历史充满过去,其使命充满未来。

但是,如果说历史传统对法国是重要的,自由的发展对她只会更重要。思想的发展,这是她特有的运动。法国借传统而存在,靠发展而生活。先生们,我刚才让你们回想起三十年前法国有多强大和美好,但愿我不会有一时一刻有大逆不道的想法,借助所谓不言自明的反差,贬低、凌辱今日的法国,使其泄气,我们可以平静地说,我们无须为这样简单和真实的事情提高嗓门说话,法国今天和以往任何时候一般伟大。自从法国五十年前开始其自身的改造以来,法国开始了一切衰老社会的返老还童过程,法国似乎把她的任务,她的时间,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二十五年间,她把自己的军队强加给了欧洲;二十五年间,她对欧洲强加自己的思想。法国靠她的新闻界,治理各个国家;靠她的书籍,治理人的思想。如果她已再也没有征服,这是战争实现的统治,她有创举,这是以和平实现的统治,是法国起草世界思想界的日程。法国建议的事情立即由全人类加以讨论;她的精神慢慢注入各国政府,使它们净化。其他各国人民慷慨的颤动是来自法国,由此每个个人正在实现的由恶向善的不知不觉的转

---

① 杜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

② 克勒曼(1735—1820),法国元帅。

变,让各国避免激烈的震荡。各个谨慎的为未来着想的国家让法国有益的兴奋的思想深入自己古老的血液,不是作为一种病,而是作为一种接种进步、预防革命的疫苗。也许,法国的物质边界暂时已经缩减,不,当然不,不是在上帝用江河、海洋和山脉标界的永恒的世界地图上,而只是在这张一朝一夕的勾着红笔蓝笔的,由胜利和外交每二十年重画一次的地图上。有什么关系?在一定时间内,未来总会把一切重新放进上帝的模子里去。法国的形状是命定的。此外,如果各种联盟,各种对抗,各种代表大会,建成了一个法国,诗人和作家建成了另一个法国。除了可见的边境外,这伟大的国家还有不可见的边境,一直延伸到人类不说人类语言的地方,即是说一直到文明世界的边界上。

还有几句话,先生们,还请你们耐心再听片刻,我就完了。

你们看到,我不是那种绝望的人。请原谅我的缺点,我赞赏我的国家,我热爱我的时代。不管别人会怎么说,我不相信人类在日益渺小,我更不相信法国在逐步虚弱。我觉得主不会有这样的安排。天主为古人造就罗马,又为新人造就巴黎。我觉得,上帝的手指是看得见的,在一切事情上不断地借优秀民族的榜样改善宇宙,借杰出人物的劳动改善优秀的民族。对,先生们,尽管抨击和诽谤的人士不喜欢这位观望的盲人,我相信人类,我对我的世纪有信心;尽管怀疑和审视的人士不喜欢这个倾听的聋人,我信仰上帝和对天主有信心。

所以,我们国内没有任何东西在退化,没有。法国永远高举着各民族的火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我想是如此,——我是不值一提的,我有权利这么说!——法国在科学上是伟大的,在工业上是伟大的,在雄辩术上是伟大的,在诗歌和艺术上是伟大的。新一代代人,但愿至少会有他们中间最渺小、最后的人为他们说这句迟来的公道话,已经虔诚地、勇敢地继承下他们父辈

的事业。歌德死后,德国的思想又销声匿迹;拜伦和华尔特·司各特死后,英国的诗歌又默默无闻;此时的天下,只有惟一点燃的生动的文学:这就是法国文学。从彼得堡到加的斯<sup>①</sup>,从加尔各答到纽约,大家只读法国的书。世界从中得到借鉴,比利时赖以维持生命。在三大洲的整个地面上,哪儿有一种思想在萌芽,哪儿就曾经种下一本法国的书。所以,向年轻的一代代的成就致敬!今天在座的有高超的作家,高贵的诗人,杰出的大师,都温情地愉快地望着从思想永恒的田野里有俊杰冒出来。啊!但愿这些俊杰之才能信心十足地向这座会议大厅转过身来!如同十一年前,我杰出的朋友拉马丁先生在你们中间就座时,对你们说过:“你们不会让其中任何一个人留在门外!”

但是,愿这些年轻的英杰,愿这些俊秀,这法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后继者不要忘记:新的时代有新的责任。今天作家的任务没有从前危险,但更加崇高。不再如九三年时要保卫王权,反对断头台,或者如一八一〇年在钳制言论时拯救自由,但有文明需要传播。作家无须再如安德烈·舍尼埃,交出自己的脑袋,也无须如勒梅西埃牺牲自己的作品;他只须奉献自己的思想。

奉献自己的思想,——请允许我此地庄严地重复我历来说过的话,我处处写下的字,在我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这始终是我的规律,我的法则,我的原则和我的目的;——把自己的思想贡献于不断发展的人类的和睦相处;鄙视群氓,热爱人民;既要有时远离政党,又要尊重自由多方面的丰富的创新有权具有的千变万化的政党的形式;既要需要时抵制政权,又要向政权寻求支点,有人认为这支点是神圣的,有人认为这支点是人性的,但人人认为是神秘的,有益的,没有这个支点,任何政府会摇晃;不时

---

① 西班牙城市。

地把人间的法律和天主教的律法相对照,把刑罚制度和福音书相对照;每当新闻界的工作符合世纪的正确方向时,写书帮助新闻界;向一代代人放手传播鼓励和同情,他们处在黑暗中,缺乏空气和空间,我们听得到他们又有激情,又有痛苦,又有思想,喧闹地撞击未来的大门;借助剧院,通过笑声和眼泪,通过历史庄严的教训,通过异想天开的想象,播撒这种令人心碎的脉脉温情,在观众的心灵中化成对妇女的怜悯,化成对老人的尊敬;让自然如同上帝的活力本身深深进入艺术;一言以蔽之,教化人,把思想安静的光辉照耀在人们头上,这是今天,先生们,诗人的使命,职责和光荣。

我对孤独的诗人说的话,我对孤立的作家说的话,先生们,我斗胆也可以是对你们说的。你们对人心,对心灵,有巨大的影响。你们这是精神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这个权力从路德<sup>①</sup>以来已经转移位置,三个世纪以来不再仅仅属于教会所有。对于当今的文明,有两个领域属于你们所有,智力的领域和道德的领域。你们的价值,你们的桂冠,并不只以才华为限,而是直达道德。法兰西学士院通过哲学家和勤于思考的人士永远相一致;通过历史学家和务实的人士相一致;通过诗人和青年,和思想家,和妇女相一致;通过制定语言并改定语言和人民相一致。你们立足于国家主要团体之内,在此水平上补充各团体的作用,在社会的一切角落里放射出光辉,并且让思想这股微妙的力量,可以说是可以呼吸的力量,去到法典这僵硬和具体的文本不能深入的地方。所有其他的权力确保、调整国家的外部生活,你们治理内部的生活。其他权力制定法律,你们制定风俗。

然而,先生们,不要走过了头。不要进入宗教问题,不要进

---

① 路德(1483—1556),德国宗教改革家。

入社会问题,甚至不要进入政治问题,任何人都不会有最后的解决办法。真理的镜子已经在现代社会的中间摔破了。每个政党捡到了一块碎片。思想家努力拼合这些碎片,大部分碎片跌成无奇不有的形状,有几块上沾有泥巴,有的,哎!还沾有鲜血。要把一块块碎片好歹拼凑起来,除有几块缺损外,重现总体的真理,只需有一个智者;把碎片连成整体,还其完整,则需要有上帝。

没有任何人更像这位智者,——先生们,请允许我结束时念出这个尊敬的名字,我对他永远有一种特殊的恭敬之情;——没有任何人比马勒泽布<sup>①</sup>更像这位智者,他同时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法官,伟大的大臣和伟大的公民。只是,他来得太早了一点。他更其是结束革命的人,而不是开始革命的人。未来的震动不知不觉被当前的进步所吸引;民风的温顺,由学校、工场和图书馆给予群众教育;由法律和教育逐步提高人的素质,这就是任何良好的政府,任何真正的思想家应该给自己提出的严肃目的;这就是马勒泽布在其几次过于短暂的任职部长期间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一七七六年以后,他感到以后十七年扫荡一切的风暴来了,他匆匆把摇摇晃晃的君主制度系在这个结实的基础之上。要不是缆绳断了,他本来是会拯救国家,也拯救国王的。可是,——愿这对任何想模仿他的人是鼓励,——如果连马勒泽布本人也不复存在,至少,在这进行革命、忘怀一切的人民动荡不安的记忆里,对他留下来的回忆是不可摧毁的。如同在暴风雨中沉没的大船,有古老的铁锚留在大海的海底,一半被埋进了沙中。

---

① 马勒泽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 在贵族院谈波兰问题的演说

(1846年3月19日)

各位先生：

我简单说几句。是一种无法抵御的感情，召唤我来到这个讲坛。

此刻，在这个高贵的大会上辩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通常的意义；这个问题得到普天之下的一致认同，又包含了最为明确的分裂，最为对立的意见；我们可以说，无须害怕有人否认，没有人，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人不怀有这般高贵的激动，这般深切的同情。

这全体一致的意见从何而来？你们每一个人不感到这激动的问题中有某种伟大的东西吗？我们在欧洲某个角落看到发生的某些行为，所损害、所伤害的正是文明本身。这些行为，先生们，我不想加以形容，我不想毒化一个还在流血的创口。然而，我要说，我要大声地说，如果对奥地利政府对加里西亚<sup>①</sup>的手法不提出任何抗议，欧洲文明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四个世纪以来，有两个民族在欧洲文明中起过无私的作用；这两个民族是法国和波兰。请注意，先生们：法国驱散黑暗，波兰阻挡野蛮；法国传播思想，波兰保护边境。法国人民曾是欧洲文明的传教士；波兰人民曾是欧洲文明的骑士。

---

<sup>①</sup> 加里西亚是奥地利帝国的行省名，今西部归波兰，东部归乌克兰。

如果波兰人民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法国人民本来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事业。某一天,某一刻,面对野蛮的大举入侵,波兰出现了索比耶斯基<sup>①</sup>,希腊出现过莱奥尼达斯<sup>②</sup>。

各位先生,这一些事实是不能够从各民族的记忆中被抹去的。一个国家的人民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出过力,如同一个人为其他人出过力一样:人人应该对他感激,人人应该对他同情;他强盛时要受到颂扬,他不幸时要受到尊敬;这个人民从来不以自私为法则,遇事只讲慷慨大度,出于高贵而有力的本能保卫文明,如果这个人民由于时代的无情变成弱小的人民,仍然是个伟大的民族。

各位先生,这就是波兰的命运。但是,各位世卿<sup>③</sup>先生,波兰在你们中间仍然是伟大的;她在法国的同情心中是伟大的;她在欧洲的尊敬中是伟大的;因为某些时日,她对整个欧洲帮过这样一些不能忘记的忙。

因此,八十年前,这个国家从国家队伍中被抹去的时候,全欧洲表现出一种痛苦的感情;一种深深遗憾的感情。

一七七三年,波兰被判有罪;八十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此事已经完成。八十年之后,一个国家的人民被抹掉这样一个严重事实,不是,并不是既成事实!肢解波兰,这是腓特烈二世<sup>④</sup>的悔恨,没有重振波兰,这是拿破仑的遗憾。

我再说一遍,一个民族为其他全体民族帮过这样杰出的忙,她是不会消失的;她活着,她会永远活着!她受到压迫,或是生活幸福,都有人同情;只要她站起来,她会找到同情的。

---

① 索比耶斯基(1624—1696),波兰国王。

② 莱奥尼达斯(公元前480年卒),斯巴达国王。

③ 世卿是当时贵族院议员的身份

④ 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

当然,我几乎可以无须再说,我并非是这样的人,会号召强国冲突,民众动乱。作家,艺术家,诗人,哲学家,是和平的人士。和平同时使思想和利益开花结果。三十年来,欧洲这样巨大的和平,各国在工业、科学、思想的普遍劳动中这样深刻的团结一致,是一个美好的景象。这样的劳动,正是文明本身。

我为我国在这一丰饶的和平中做出的贡献感到幸福;我为我国在国家找到的杰出国王的治理下自由、繁荣的形势感到幸福;但是,我也为人类遭到凌辱、世界某个角落的自由遭到迫害时使我国感到激动的心情感到骄傲;我也为看到欧洲和平之中,我国采取并保持从容和可畏的态度感到骄傲:态度从容,因为我国抱有希望,态度可畏,因为我国在回忆。

这样,我今天大声发言。因为我和你们人人一样,感觉到法国慷慨的激动心情;因为,波兰不应该白白地呼求法国;因为,我感到文明因奥地利政府最近的行为而受到伤害。最近在加里西亚发生的事情中,没有人给农民们付钱,至少有人否认此事;农民们受到了挑衅,得到的鼓励:这是肯定的,我还要说一句,这是致命的。多么轻率的行为!借一次社会革命躲避一次政治革命!惧怕反叛者,却创造强盗!

现在怎么办?这就是从事情本身产生的问题,也是人们从各处彼此提出的问题。各位世卿先生,这个讲坛有一个责任:这个讲坛必须完成这个责任。如果这个讲坛默不作声,外交部长先生,这位杰出的人物将会是第一个,我毫不怀疑,对这样的沉默感到遗憾的人。

各位先生,一个伟大国家的政权的构成,不仅仅包括舰队,军队,明智的法律,广阔的领土。一个伟大国家政权的组成,除了我以上所说的,还有它的道德影响,它理性和智慧的权威,还有它在传播文明的国家间的影响。

好哇,各位先生,他们要求你们做的,不是把法国投进不可能的和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们要求你们投入这个问题里的,不是法国的军队和舰队,不是她在大陆上的军事力量,而是她巨大的道德影响,是她在各国人民间如此合法地具有的权威,这个伟大的国家三个世纪以来在为全世界的利益做出文明和进步的一切实验。

那有人会说,道德的干预又是什么呢?这会产生物质和实际的结果吗?

作为回答,请看一个例子:

上个世纪初,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正当是全盛时期。权力极盛,控制整个王国,几乎从法律进入了风俗习惯。十八世纪的前半期,从一七〇〇年到一七五〇年,圣职部造成的牺牲者不少于一万两千人,其中一千六百人死于火刑。好,请听好:在同一个世纪的后半期,同一宗教裁判所只造成九十七名牺牲者,对这批人又树立了多少火堆呢?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这两个数字之间,一万两千和九十七,一千六百个火刑和没有一个火堆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战争吗?发生某个国家直接的军事干预吗?是我国的舰队和军队,或简单地是我国的外交做出的努力吗?不是,先生们,仅仅只有一点东西:道德的干预。伏尔泰和法国说了话,宗教裁判所便死亡了。

今天和当年一样,有道德的干预便足够了。只要新闻界和法国的讲坛大声地说话,只要法国说话,再隔一段时间,波兰便会重生。

让法国讲话吧,那我们为之哀叹的野蛮行为将不可能发生,那奥地利和俄国会被迫模仿普鲁士的高贵榜样,被迫接受德国对波兰的高贵同情。

各位先生,我再说一句话。各国人民的团结以两种方式得

到体现,在王朝之间,也在民族国家之间。正是在这样双重的形式下,文明这人类的共同事业的艰苦工作才能完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杰出的国王,产生强大的民族。一个帝国的过去只有变成民族国家或是王朝时,才有成果,才能有未来。因此,各国人民摧毁王朝,是一件致命的事情;而君王们摧毁民族国家更是一件致命的事情。

各位先生,波兰这民族国家是光荣的,她本来应该得到尊重。让法国警告各国君王,让法国结束问题,让法国阻挡野蛮。法国讲话时,世界就倾听;法国建议时,在人人心中会产生一件神秘的工作,于是权利和自由的思想,人类和理智的思想,在各国人民身上萌出芽来。

在各种时代,在不同时期,法国为文明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就是精神力量,这是罗马在中世纪产生的力量。罗马当时是个四等的国家,但又是头等的强国。为什么?因为罗马依靠各国人民的宗教,依靠一种文明由此而来的东西。

各位先生,这就是当欧洲还是野蛮的时代时,天主教的罗马强大的原因。

今天,法国继承了罗马这一强大精神的一部分;法国在文明的事情上,具有罗马在宗教事情上曾经具有、并仍然具有的权威。你们不必,先生们,为听到我把这些词汇混在一起而吃惊:文明和宗教;文明,这是宗教的引用。

法国过去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引导其他人民发展的民族。

希望这一次讨论至少产生这些结果:拥有各国人民的君王们,不是作为主人,而是作为父亲拥有人民;惟一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在别处;最高的权利不在王朝中,不在君王处,也不在各国人民身上,而在更高的地方;最高的权利在一切秩序和公正的思

想中,最高的权利在真理中。

一个国家的人民遭受压迫时,正义受苦,真理这权利中的最高权利受到伤害;一个君王遭受不公正的侮辱,或不公正地从王座上被撵走,正义同样受苦,文明同样受苦。在产生各国人民权利的正义的思想,和产生君王权利的正义的思想之间,有永恒的相互一致的关系。这一点,今天请告诉头戴冠冕的君王,有机会也可以告诉各国人民。要让统治别人的人都知道,法国的道德力量是巨大的。从前,罗马的诅咒可以置一个君王于宗教世界之外;今天,法国的道德力量可以置一个君王于文明世界之外。

所以,应该,这时候应该让法国的讲坛上响起无私和独立的声音,为波兰民族说话;让法国的讲坛借这个机会,也借一切机会,宣布秩序和正义的永恒思想,让法国的讲坛以稳定和文明思想的名义捍卫被压迫的波兰的事业。经过我们的种种不和,经过我们的种种战争,我开始时谈到的两个民族,这个使欧洲文明提高和成熟了的法国,这个捍卫过欧洲文明的波兰,遭遇到不同的命运:一个民族缩小了,但她仍然伟大;另一个民族被捆住了,但她仍然高傲。今天,这两个民族应该相互理解,应该彼此具有这种深刻的同情心,是两个并肩斗争过的姐妹。两个民族,我已经说过,我要再说,都为欧洲做过许多事情:一个民族竭尽全力,另一个民族奉献自己。

各位先生,我归纳一下,用一句话结束。法国在使我们关心的大问题上要干预,这种干预不应该是物质的,直接的,军事的干预。这种干预应该是纯粹道德的干预;这应该是一个伟大、幸福和繁荣的人民,为另一个被压迫、被殴打的人民大声表达的关心和同情:无须更多,但不能更少。

## 致选民的信

(1848年3月20日)<sup>①</sup>

有几位选民给维克多·雨果先生写信,建议提名他为全国立宪会议议员的候选人。他答道:

各位先生:

我属于我的国家,国家可以支配我。

我尊重选择的权利,可能过分;请同意我甚至可以尊重到不推举我。

我写过三十二本书,我上演了八部剧;我在贵族院做过六次发言,一八四六年四次,三月十四日,三月二十日,四月一日和七月五日;一八四七年一次,六月十四日;一八四八年一次,一月三日。我的演讲稿登在《通报》上。

这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的。这一切向大家是公开的。我没有任何话要删去,没有任何话要增加。

我不参加竞选。有什么用呢?任何人在一生中写过一页书,如果他的书中有他的良心,有他的心,这一页书自然就是对他的介绍。

也许,我的名字,我的成果,对我的同胞们并不是绝对不认

---

<sup>①</sup> 通常认为写此信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此信的手稿被发现写在一封日期为三月二十九日的来信的背面,来信要求雨果当候选人。

识的。如果同胞们行使自己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认为召唤我作为他们的代表,进入即将掌握法国和欧洲命运的大会是适宜的话,我将恭敬地接受这一庄严的委任。我将会以我身上的全部忠诚,全部无私,全部勇气,完成委托给我的任务。

如果同胞们不是指定我,那我如同那位斯巴达人,感谢老天,在我的祖国有九百位比我更能干的人。

我已经准备好,如果同胞们想到了我,把这个社会责任强加给我,准备好回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果不是,准备好回到文学生活中来。

这两种情况,不论结果如何,我将如同我二十五年来的作为,继续把我的心,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和我的灵魂献给国家。

各位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兄弟情谊。



## 在孚日广场<sup>①</sup>栽种自由之树时的讲话

各位先生：

我十分高兴地响应同胞们的呼吁，来到同胞们中间，祝贺解放、秩序及和平的希望即将萌芽，放在这棵自由之树的树根旁。一棵树，是自由的美好而真实的象征！自由在人民的心中有根，如同树在土壤的心中有根；自由和树一样，向天空伸展出自己的枝叶；自由和树一样，不断长大，在树阴下庇护一代代人。（欢呼）

第一棵自由之树，是一千八百年前，在各各他<sup>②</sup>由上帝种下的。（欢呼）第一棵自由之树，这是耶稣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上面献身的这座十字架。（喝彩，长时间鼓掌）

十八个世纪以来，这棵树的意义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不要忘记，新的时代，有新的责任；我们父辈完成的革命在战争方面是伟大的；你们今天完成的革命应该在和平方面是伟大的。第一次的革命做了破坏的工作，第二次的革命应该做组织的工作。组织的工作是破坏的工作必然的补充；这样，一八四八年和一七八九年便密不可分。立业，创造，生产，和平生活；满足每一种权利，发展人的各种主要本能，解决社会的各种需要；这就是未来的任

---

① 一八五三年的版本指出创作日期为一八四八年三月二日，并有小注如下：“一家反动的报纸昨天还指责维克多·雨果先生最近的共和主义思想。作为对这家报纸的回答，对所有装做以为维克多·雨果先生是在被秩序党选出之后，才成为共和主义者的人，我们发表下述这篇偶然发现的材料。这是一八四八年三月在孚日广场栽种自由之树时说的话。”

② 各各他是耶路撒冷郊区的一座山岗，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务。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未来在很快地到来。(欢呼)

我们几乎可以说,未来不在明天,未来从今天开始。(喝彩)  
你们大家在听我讲话,你们大家在我周围,工作吧,工作吧,用膀子的劳动者,用脑子的劳动者!完成这件伟大的各国人民间兄弟和睦的组织工作吧,大家走向同一个目标,坚持同一个思想,用同一颗心脏跳动。让我们人人做心地善良的人,不辞辛苦,多流汗水。对我们周边的人民,并由此向全世界,播撒同情、怜悯和兄弟情谊。三个世纪以来,世界模仿法国。三个世纪以来,法国是第一位的国家。你们知道第一位的国家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最伟大;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最杰出。(欢呼)

朋友们,兄弟们,同胞们,要在全世界,通过我们伟大的榜样,建立我们的思想的帝国!让每个国家都为和法国相像而感到幸福和自豪。(喝彩)

让我们用共同的思想团结起来,请和我一起高呼:“普天之下的自由万岁!”“世界大同的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维克多·雨果万岁!”——长时间鼓掌)

## 在国民议会会议上 谈国家工场<sup>①</sup>问题的演说

(1848年6月20日)

各位先生：

我走上这座讲坛,不是为了给使你们激动的辩论增加激情,也不是给使你们分裂的争执增加苦涩。当此事事困难,事事都可以酿成危机的时刻,我要是有意给我国政府带来麻烦,我会感到脸红的。我们正看到一次严肃的有决定意义的试验;在政府如此艰难的时候,如果我思想里会以挑剔的心情搅乱共和国这一庄严的社会形式,我会为自己感到羞愧的。我们的父辈看到共和国在过去伟大和令人生畏,我们人人希望看到共和国在今后伟大和关怀大家。所以,我对国家工场要说几句话,我务必不能无视这个事实,要看到在当前微妙而严肃的时代,如果说行动需要坚定,但言辞需要和解。

国家工场的问题,在你们面前已经多次加以讨论,概况和想法谈得非常高尚。我不再赘言。我不再列举你们都知道的数字。我的想法,我坦率地说,创立国家工场应该是,也的确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政治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不

---

① 一八四八年六月四日,雨果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后第一次发表演说,主题是当时最为严重的问题:国家工场。临时政府用国家的资金,创设国家工场,雇佣失业工人,从事公益性公共工程。“国家工场”事实上成为“救济工场”,关闭后引发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六月起义”。

可避免的事情,并有时把的确不可避免的事情转变成政府的手段。我不得不认为,我们没有充分处理好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建立国家工场,如同目前的情况,首先使我产生深刻的印象,首先使任何有常识的人产生深刻的印象,是花费巨大的力量,而毫无收获。我知道公共工程部长宣布过一些措施;但是,直到认真开始实现这些措施时,我们还不得不谈谈情况如何,谈谈情况万一会长时期内如何;无论如何,我们的监督有权追溯到所有犯下的错误,以便可能的话避免再犯错误。

所以我说,迄今为止对国家工场最清楚不过的事情,是花费巨大的力量而毫无收获;又是在什么时刻?是在这样的时刻,精疲力竭的国家需要一切资源,需要人力的资源,也需要资金的资源。四个月时间,国家工场生产了什么?一无所有。

我就不说急需开始的工程名单,你们人人都很清楚;但是,请看看这件事:一方面,数量巨大的可以做的工程,另一方面,数量巨大的可以用的劳动者,而结果呢?空空如也!(活跃)

空空如也,我错了;结果不是一无所有,结果是叫人恼火,双重的恼火:财政上叫人恼火,政治上叫人恼火。

不过,我的严厉可以有所缓和;我不会走到有些人那样,说话之严峻几乎就是愤怒,结果有失公正:“国家工场是一项倒霉的权宜之计。你们使强壮的劳动的孩子们退化了;你们剥夺了一部分人民对劳动的兴趣,这有益的兴趣包含了尊严、骄傲、自尊和健康的良心。而对于只知道劳动的手是慷慨大方的人来说,你们教会了他们伸手的可耻能力;你们使肩膀失去了承担起诚实劳动的光荣负荷的习惯,你们使良心养成了承担乞讨的屈辱负荷的习惯。我们已经认识富足的懒惰者,你们又创造了贫困的懒惰者,这对本人,对别人,更危险百倍。君主制有过饱食终日者,共和国会有无所事事者。”(明显赞同)

这样生硬、愁眉苦脸的语言，我是当然不会说的，我不会这样走极端。不，七月和二月的光荣人民是不会退化的。这种对文明致命的无所事事，在土耳其是可能的；在土耳其，不是在法国。巴黎不会模仿那不勒斯，巴黎永远不会模仿君士坦丁堡<sup>①</sup>；没有人，没有人能够，除非自己愿意，把我们诚实、聪明的工人，能读书、能思考的工人，能讲话、能听话的工人，变成和平时期的那不勒斯的无业游民，变成去打仗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不会！（激动）

“除非自己愿意”的话，我刚才说过；我是脱口而出的。我不希望你们以为这是我内心的想法，以为这是我影射的指责。要是有一天我觉得应该指责，我会指责的，我不会含沙射影的。不，我不相信，我无法相信，我的话是完全真诚的，任何人的头脑里萌发出这样可怕的想法，我们执掌政权的人尤其不会，想把巴黎的工人变成雇佣兵，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里，用工人大众组成的优秀分子，创立为暴政服务的御用军。（长时间的活跃）

没有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想法，谁有这样的想法，便是亵渎人民的大罪！（是这样！）今后谁会有这样的想法，谁就会倒霉！谁企图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施，谁就会倒霉！因为，你们无须怀疑，人民有智慧，人民很快会意识到，到这一天，人民就会站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反对戴上献媚者面具的暴君，反对化装成奉承者的独裁者，人民会不仅是严厉，人民会让人害怕。（太好了！太好了！）

我摒弃这一类的想法，我仅限于说，撇开国家工场可悲地搅乱我国的财政不说，国家工场目前的样子，依目前的样子长期存在下去，到头来会，——有人向你们指出是危险，我也强调这危

---

<sup>①</sup> 君士坦丁堡即今天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险——会严重改变巴黎工人的性质。

好吧,我和有些人的想法一样,不希望有人改变巴黎工人的性质;我和有些人的想法一样,希望这高贵的一族人保持其纯洁性;我和有些人一样,希望他们保持其雄赳赳的尊严,对劳动保持兴趣,保持其既是平民的又有骑士风度的勇气;我和有些人一样,希望受到全世界钦佩的这一族高贵的人,仍然是令人钦佩的人。

为什么我希望这样?我不仅仅为巴黎工人希望这样,我为我们希望这样;我因为巴黎在世界文明的事业里担负的角色而希望这样。

巴黎是文明世界当今的首都……

有个人说话:这知道了!(笑声)

维克多·雨果先生:可能是知道了!我欣赏有人打断我说话!如果巴黎曾是世界的首都,而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倒很稀奇,很有意思。(太好了!笑声)我继续说。罗马从前是什么样子,便是巴黎今天的样子。巴黎有什么建议,欧洲就静静思考;巴黎开始的事情,欧洲继续下去。巴黎在各国中间起着决定的作用。巴黎在某些时代,具有不同寻常地、有时是突然地创建伟大事物的特权:一七八九年的自由,一七九二年的共和国,一八三〇年七月,一八四八年二月;这些伟大的事物,是谁创造的?巴黎的思想家准备这些伟大的事物,巴黎的工人实施这些伟大的事物。(不同的人打断讲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巴黎的工人依然如此:是高贵、勇敢的劳动者,需要时是思想的战士,是思想、不是骚乱的战士。(激动),有时候大胆地说干就干革命,但又是人民慷慨的、懂事的、聪明的、无私的启蒙者。这才是巴黎工人的伟大作用。所以,我愤怒地排除一切使巴黎工人堕落的事情。

因此,我才反对国家工场。

必须让国家工场迅速从有害的制度转变成有益的制度。

有些人说话:用哪些办法?

维克多·雨果先生:刚才开始时,我对你们已经指出这些办法;政府昨天已一一列举,我向你们请求不再重复。

好几位成员:继续讲!继续讲!

维克多·雨果先生: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重要的是已经宣布的措施要尽快地完成。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我呼吁大会和代表们关注行政权。

我在保留这些意见的情况下,将投票同意预算。

但愿明天会向我们宣布,公共工程部长谈到的措施正在全力实施,这样的路子会大量继续执行,而我的批评便告消失。你们是否认为,当此时间正在流失,法国正在精疲力竭之时,激励政府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快结束时,先生们,请允许我从这座讲坛上有关国家工场……——这也在主题范围内,伟大的上帝啊!国家工场只是一个可悲的整体里一个可悲的局部,……——请允许我从这座讲坛上,对这一类严厉的坚定的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说几句话,(哟!哟!——听好!听好!)并和他们一起简要地回顾一下总的问题,这时候使大家感到困惑、并且毒化种种的事件;也就是说,回顾一下当前局势的实质。

这个问题,据我看来,此刻是震撼法国、未来是影响法国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一个词,问题在于一个事实。为“共和国”一词提出问题是错误的,问题在“民主”的事实之中;民主这个重要的事实会产生现代社会的最终形态,其和平的降临,我可以说,是一切严肃的人追求的目标。

这是因为问题在于“民主”的事实之中,而不在“共和国”的

词语之中,因为,我们曾经这样说是道理的: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人看来咄咄逼人、也有人看来令人鼓舞的,不是政治问题,面是社会问题。

人民的代表们,问题在人民之中。将近一年以前,我在另一个会议上这样说过,我今天有权在此地再说一遍;已经有多年了,问题在人民的困境之中,乡村里没有足够的人手,城市里人手太多,工人只有一间卧室,空气不足,而工业缺乏工作,儿童没有鞋穿,不幸的少女被贫穷折磨,被卖淫吞噬,老人没有居所,老人没有社会的保护,导致否认神的保护,问题在这些人都受苦,在于这些人饥寒交迫。问题在这儿。(对!对!)

好吧,——我本人也是社会主义者,我对迫不及待的社会主义者讲话,——你们是否以为这些痛苦不揪我们的心?你们是否以为这些痛苦不会在我们身上唤起最温情的尊敬,最深沉的爱心,最热烈、最感人肺腑的同情?啊!如果这样,你们大错特错了!(激动)只是,此刻,当此时刻,我们对你们要说这样的话:

自从伟大的二月事件以来,随着深刻的震撼必然带来的崩溃,不仅仅只是我们特别称之为人民的这部分居民处于困境,整个民族的其余部分也是普遍地处于困境。不再有信任,不再有信贷,不再有工业,不再有贸易;需求停止,市场关闭,破产接二连三,房租和地租不再支付,一切的一切都垮下来;富裕的家庭窘困,宽裕的家庭贫困,贫穷的家庭挨饿。

在我看来,革命政权有误解。我谴责错误的措施,我更谴责倒霉的环境。

社会问题提了出来。至于我,我所理解的解决办法如下:不要吓唬任何人,要让人人安下心来,召唤迄今被称作贫困的阶级享受社会,接受教育,得到福利,丰富的消费,低廉的生活,方便的产权……



多位成员：太好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一句话，让财富走下来。有人做的事情相反；有人让贫困走上去。

结果怎么样呢？一片黯淡：凡是没有丧失的事物都处于危险之中，凡是没有危险的事物都出现了问题；普遍的困境，我再说一遍，其中人民的困境现在变得使情况更加恶化，变成大沉船中触目惊心的一幕。

在我无法形容的痛苦之外，还有别人在对我们的不幸幸灾乐祸。正当巴黎在极力挣扎的时候，我们的敌人，他们错了！以为我们已经垂死了，伦敦在作乐，伦敦在庆祝；贸易增加三倍；享受、工业、财富都在伦敦藏身。啊！使街上闹事的人，把人民送到公共广场的人，挑动混乱和暴动的人，造成资金流失和商店关门的人，我完全可以认为，这些人打错了算盘，但是我不能听任自己想：这就是些丢脸的法国人，我对他们说，对他们喊：你们使巴黎闹事，鼓动群众；挑起混乱和闹事的时候，你们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为英国的力量、伟大、财富、繁荣和优越添砖加瓦。（长时间的活跃）

对，此时此刻的英国，笑嘻嘻地坐在法国陷人的深渊的边缘。噢！当然，人民的贫困使我们感动；我们是一些为人民贫困感受最为痛苦的人。对，人民的贫困使我们感动，但是，法国的贫困也同样使我们感动！对于被拼命地、无情地剥削的工人，对于没有面包的儿童，对于没有工作，没有依靠的妇女，对于长期以来可怜屈辱的无产阶级家庭，我们有深深的怜悯之情；但是，我们对在革命的十字架上流血的祖国，我们的怜悯之情只多不少；对于法兰西，对于我们神圣的法兰西，如果情况继续下去，会在世界面前失去她的强盛，她的伟大和她的光明。（太好了！）不应该让目前奄奄一息的状态再延续下去了；不应该让破灭和灾

难在这个国家里把人人的生活一一抓住，破坏殆尽。

有人说话：办法呢？

维克多·雨果先生：办法，我刚才说了：街上要安静，城里要团结，政府要有力，工作时有善意，一切事情要有信誉。（对！是这样！）

我要说，不应该把目前奄奄一息的状态再延续下去；不应该让人人的生活都被这样的情况破坏。我们国内会对谁有利？从什么时候开始，富人的贫困会是穷人的财富？有这种结果，我只会看到是长期受苦的阶级在报复；我看不出来是他们的幸福。（太好了！）

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我发自我最深沉、最真诚的内心，对启蒙的哲学家，对民主派的思想家，对社会主义者说话；我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慷慨的心灵，有能干善意的俊杰；和我们一样，你们是为法国好，是为人类好。好吧。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不再仅仅有劳动者的困境，人人都有困境。在该和解的地方不要挑起事端，不要武装一种贫困，反对另一种贫困；不要挑动一种绝望，反对另一种绝望。（太好了！）

要当心！在你们门前有两个灾难，在黑夜中，在我们身后，在你们身后，两头怪兽在门前等着，在吼叫：国内的战争和奴性的战争（激动），就是说狮子和老虎；不要把狮子和老虎放出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帮帮我们吧！

只要你们不对家庭和财产这两个建立一切文明的神圣基础提出怀疑，我们同意你们接受人类新的天性；请你们也同意我们接受社会临时的不可避免的事物。（活跃）

弗洛孔先生，农业部长兼贸易部长。——请说说经常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

有人说话：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事情。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想说说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意见已经很清楚，会被理解的。（对！对！）无须说明，对你们说话的人不是一个对社会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事物加以否认和产生怀疑的人。我援引巨大而紧迫的危险这个临时的不可避免的事物，我呼吁一切善良的公民，不论其色调如何，不论其色彩如何，呼吁一切希望法国幸福和国家强大的人，来关注这个巨大的危险，我对这些我刚才对他们说过话的人说话：既然人民信任你们，既然你们有这样被人民爱戴、被人民听从的可爱而亲切的幸福，噢！我恳求你们了，请告诉人民不要匆匆走向决裂，走向愤怒，请告诉人民不要操之过急，请告诉人民回到秩序上来，回到劳动和和平的思想上来，因为未来是大家的，因为未来是人民的！只需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兄弟友爱；如果法兰西这各国人民的第一艘船，这座我们人人在光明中已经看到的锦绣海港，这等待着人类的锦绣海港已经在望，却由于一场船员的叛乱而沉没，这会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太好了！太好了！）

## 讨论废除死刑<sup>①</sup> 问题时的演说

(1848年9月15日)

各位先生：

我很遗憾，这个问题，也许是一切问题里的第一个问题，几乎是出其不意地在你们的辩论中间来到，使得没有准备的演讲者会感到吃惊。

至于我，我简单说几句，但是，这几句话是出自一种深刻的由来已久的信念的感情。

你们刚刚接受住宅的不可侵犯性，我们要求你们接受一种更高、更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性。

各位先生，一部宪法，尤其是一部由法国为法国制定的宪法，必然是文明的前进一步。如果这部宪法不是文明的前进一步，她就毫无意义。（太好了！）

好吧，请想一想，死刑是什么？死刑是野蛮特有的永恒的标志。（活跃）哪儿滥用死刑，野蛮就占支配地位；哪儿死刑稀少，文明就占统治地位。（激动）

各位先生，这是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减轻刑罚是重大而严肃的进步。十八世纪，这是十八世纪光荣的一部分，废除了酷刑；十九世纪将废除死刑。（热烈赞成。多人说话：对！对！）

---

① 这次演说是在讨论宪法草案第五款时做的。第五款写成：“政治上废除死刑。”有几位代表提出修正案：“废除死刑。”九月十八日，大会以498票对216票否决这条修正案。

也许,你们不会今天就废除死刑;但是,不必怀疑,你们明天将废除死刑,或者你们的后继者将废除死刑。(同一些人说话:我们要废除死刑! 激动)

你们的宪法前言在开头写道:“面对上帝,”可你们一开始就从他那儿偷走,从这位上帝那儿偷走仅仅属于上帝的这个权利,生和死的权利。(太好了! 太好了!)

各位先生,有三件东西是属于上帝的,不属于凡人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不可弥补的东西,不可分割的东西。把这三件东西写进法律的人必定不幸!(活跃)

我走上这座讲坛,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一句据我看来是决定性的话;这句话,请听好。(听好! 听好!)

二月以后,人民有过一个伟大的思想:在他焚烧王座的第二天,他要焚烧绞架。(太好了! ——有人说:太坏了!)

那时对人民的思想有影响的那些人,我深感遗憾,却没有人民高尚心胸的水平。(左派席上:太好了!)他们不让人民实施这个崇高的想法。

好吧! 在你们投票通过的宪法第一条里,你们刚才接受了人民的第一个思想:你们推翻了王座。现在,请接受另一个思想:推翻绞架。(左派席上鼓掌。右派席上抗议。)

我投票,赞成完完全全地最终地废除死刑。

## 在立法会议上谈贫困<sup>①</sup>问题的发言

(1849年7月9日)

各位先生：

我支持可敬的默伦先生的建议。我首先宣布，一项会包括宪法第十三款全文的建议，会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将会感到不堪重压；但是，现在只是准备组织互助和公共救济的立法工作。可敬的报告人是这样理解建议的，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支持这个建议的。

关于这项建议引起的政治问题，请允许我说几句话加以解释。

各位先生，我时刻听到有人说，我刚才走上这座讲坛时，也还听到我四周有人说，没有两种方法可以恢复秩序。有人说在无政府主义的时代，只有武力是万灵药；说武力之外，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说可敬的默伦先生的建议，以及其他一切相类似的建议，都应该弃置一边，因为，我再说一遍有人说过的话，这些建议只是变相的社会主义。（右派席上打断发言）

各位先生，我认为这样性质的话公开在这座讲坛上讲并不危险，而在暗中窃窃私语更其危险；我举出这些谈话，是我希望把发表我刚才介绍的思想的那些人，带到讲坛上来说个清楚。这样，先生们，我们可以在大白天和他们进行斗争。（右派席上

---

① 默伦先生建议立法会议一开始“任命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委员会，准备并研究和互助及公共救济相关的法律。”大会从七月九日开始讨论，雨果第一个发言。默伦先生的建议全体一致通过。——原编者注

窃窃私语)

我还要说,先生们,有人走得更远。(有人打断)

右派席上有人说话:是谁?谁?把说这话的人指出来!

维克多·雨果先生:让讲这话的人自己报出名字来吧,这是他们的事情。希望他们有勇气把他们在会场外和委员会里的意见带到讲坛上来。至于我,泄露藏而不露的名字不是我的任务。有这样的思想表示出来,我和这些思想做斗争;如有人站出来,我就和这些人做斗争。(激动)先生们,你们知道,不是大声说出来的事情,经常是害处最大的事情。此地,公开的话是说给大众听的,秘密的话是投票用的。好吧!而我,事情关及人民的未来,关及我国的法律,我不接受秘密的话。秘密的话,我要揭露;隐蔽的影响,我要揭示:这是我的职责。(加倍激动)我继续说。这些这样说话的人,还说“让人民期望增加福利,减少困苦,就是在许诺不可能的事情;一句话,没有办法,只有一切政府在相同情况下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一切都是空谈和幻想,现在镇压就够了,未来压制就够了。”(猛然发出低语声。——右派和中间派的成员向演讲者提出许多质问,我们看到其中有德尼·伯努瓦先生和当皮埃尔先生。)

我很幸运,先生们,我的话会引发这样一致的抗议声。

议长先生:大会的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议长没有新的话要讲。(太好了!太好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这并不是我理解的恢复秩序的方法……  
(右派席上打断发言)

有人说话:没有人是这样的理解。

诺埃尔·帕尔费先生:我办公室里有人这样说过。(右派席上喊声)

杜富内尔先生,对帕尔费先生:举出名字,是谁这样说的!

蒙塔朗贝先生：承可敬的维克多·雨果先生允许，让我来宣布……（有人打断发言）

许多人说话：到讲坛上来！到讲坛上来！

蒙塔朗贝先生（对讲坛）：由我来宣布，可敬的维克多·雨果先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因为委员会是全体一致赞成默伦先生的建议，我能提供的最好证据，是委员会选择建议的建议人作为报告人。（太好了！太好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可敬的蒙塔朗贝先生对我没有说过的话做了回答。我没有说过委员会不是全体一致地通过建议；我只是说，我坚持这一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尤其是当我要走上讲坛时，那些我刚才提到的话，我只是说，对我来说，隐匿的反对是最危险的反对，我有权，也有责任对此加以公开的反驳，以便粉碎这些隐匿的反对，即使它们不接受也罢（右派席上吵闹的抗议声。多名成员在吵闹声中强烈质问演讲者。）

议长先生：演讲者没有指出任何名字，但这些话对大家含有个人的成分，对于打断演讲，我只能看做是这个大会全体一致的否认；我劝告你回到问题本身上来。

维克多·雨果先生：要我接受大会的否认，只有通过文件，而不是借助言辞。我们会看到，未来是否会说我错；我们会看到，有人是否会在镇压和压制之外做些别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今天有人否认的思想就不会是明天标榜的政策。暂且，无论如何，我认为我在大会上引起的全体一致是件大好事……（嘈杂声。——有人打断）

好吧！先生们，我们把这种性质的反对带到大厅外面去吧，满足我们大会的成员吧。现在，说过以后，我也许可以说，至于我，我不相信给予镇压和压制的制度，非这样不可的制度，会是恢复秩序的惟一办法，即是说最好的办法。（新的窃窃私语声）



我说过我完全满足大会的成员……

议长先生：大会满足了；这是演讲者自己给自己造出来、并加以驳斥的反对意见。（笑声。吵闹声）

维克多·雨果先生：议长先生错了。对于这一点，我求助于未来。我们以后看。再说，我给自己造出反对意见，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能引发大会全体一致的表示也就足够了，希望大会将记住这件事，我转入另外一类的想法。

我也天天听到有人说……（有人打断）啊！先生们，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不怕任何人打断我，因为我们自己会承认，这是今天情况下的最主要的话；我听到四面八方有人说，社会刚刚又一次打败……应该利用取得的胜利。（活跃）先生们，我说这也是我的意见，我并不想让大厅里的任何人感到吃惊。

六月十三日以前，我们的大会经历过了一场风暴；你们极为珍贵的时间浪费在无益的危险的唇枪舌剑上；面对时刻都在讲坛上，都在大街上展开的战斗，一切问题，最严肃的问题，最富有成效的问题，都悄然不见了。（是这样！）今天，平静已经恢复，恐怖主义已经消失，胜利是全面的。应该利用取得的胜利。对，应该利用！但是，你们可知道如何利用？

应该利用强迫无政府主义激情接受的安静，为人民的利益讲话。（激动）应该利用重新赢得的秩序，以恢复劳动，创办大范围的社会互助；以使人坚强起来的救济，代替使人失去尊严的施舍（右派席上否认）；从各方面创办各种形式的各种性质的机构，安抚不幸者，鼓励劳动者；精益求精，热诚地给受苦的阶级比他们的假朋友从未许诺的更多、更多出百倍的东西！这就是如何利用取得的胜利（对！对！经久不息的活跃）

应该利用革命精神的消失，重新唤起进步的精神！应该利用安静重建和平，不仅仅是大街上的和平，而是真正的和平，最

终的和平,重建在思想里、在心里的和平!一句话,应该让夸夸其谈的失败成为人民的胜利!(热烈赞同)

这就是应该利用胜利做的事情,这就是应该如何利用取得的胜利。(太好了!太好了!)

各位先生。请看看你们所处的时刻。十八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众多的梦想成为泡影。藏在暗处的空想走了出来,被光天化日照得清清楚楚;虚假的理论被勒令做出解释,虚假的制度被逼到了尽头;这种种产生什么结果?一无所有。许多幻想在群众中消失,还在消失时使没有基础的民心垮台,使没有根由的仇恨崩溃。情况逐渐明朗;人民,先生们,具有真的直觉,如同人民具有正义的直觉,人民一旦平静下来,就成为最好的良知;光明深入人民的心中;同时,实际的友爱,无须规定的友爱,无须写在墙上的友爱,发自事物深处、发自人类命运现实本性的友爱,开始在每一个心灵中萌芽,在富人心中,也在穷人心中萌芽;处处,在上层,在下层,人们带着标志民事纠纷结束的对融洽难以言表的渴望,相互关怀,(对!对!)社会在深渊边上暂停后,重新出发上路。好啊!先生们,没有更好的时刻,没有更合适的时刻,没有老天更清清楚楚指明的时刻,在历经多少的愤怒,多少的误会,去完成伟大的事业,即你们的使命,这完完整整的伟大事业可以一言以蔽之:和解。(经久不息的激动)

各位先生,默伦先生的建议是直接走向这个目标的。

这就是据我看来这项建议真正而全面的意义,再说,这项建议还可以改进,更加完善。

把研究受苦阶级,即二月提出的重大而又难于理解的问题,作为我们大会的主要目标,使这项研究具有庄严的性质,从这次深入的研究中争取获得各种实际的可能的改善;以一个惟一大型的救济和公共互助委员会替代种种只管局部、为整体所疏忽

的分委员会,使全国上下都能看到(活跃);汇总各地的人才,分散的经验,各方的努力,文献,部分的研究,地方的调查,一切关于劳动的善良愿望,为他们在此地设立一个中心,中心汇集各种思想,中心散播各种解决办法;一件一件材料,一条一条法律,但是,从当前的立法工作的总体上,成熟地制定出互助和公共救济的协调和全面的法规,伟大的基督教法规;一言以蔽之,借福音书的现实抑制某种社会主义的幻想(热烈赞成);先生们,这就是默伦先生建议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强有力地支持这个建议。(默伦先生向演讲者示意赞成)

我刚才说:某种社会主义的幻想,我不想删改这个提法,这个提法不是严厉,而是恰如其分。先生们,不过,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不是说,这一堆含混的概念,朦胧的希望,出奇的幻想,糊涂的直觉,错误的用语里,人们泛泛地、也很难被理解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就没有一点真实的内容?绝对没有?

各位先生,如果并不存在一点真实的内容,也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社会尽可以置之不理,可以拭目以待。诈骗或错误要成为危险的事情,要深入群众,要能够钻透社会的核心,就需要以某一部分的现实武装自己。真理被用之于错误,这才是危害。在这方面,危险的数量是以幻想里真理的数量来衡量的。(活跃)

好吧!先生们,要说出来,说出来,恰恰是为了找到药方,在社会主义的本质里,有一部分我们时代、一切时代痛苦的现实。(低声耳语);有人类的衰弱所特有的永恒苦恼;有对美好命运的追求,这对人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世界寻找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的东西时,经常走错了路。(一致热烈的赞成)有一些苦恼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天真的,令人心碎的,又是完全可以治好的。最后,这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情况,我们的一次次革

命给人一种崭新的姿态，革命把人的尊严、人民的主权看得如此崇高，也推崇得如此之高，结果，今天的民众受苦时，怀有源自事实上的贫困和源自权利上的伟大这样双重和矛盾的心情。

这种种的一切，先生们，都在社会主义里，这种种的一切都在不健康的激情里和社会主义掺和在一起，这种种的一切形成不健康激情的力量，这种种的一切要从中除去。

许多人说话：怎么办？

维克多·雨果先生：对错的东西教育，让对的东西满足。（是这样！）一旦这件事做成，你们害怕社会主义的东西便消失。你们取消社会主义的真实的内容，也就取消社会主义的危险的内容。只剩下一团错误的云气，一口气便能吹掉。（不同方向的活跃）

各位先生，请让我补充我的思想。看到大会上很激动，我看出来我的话没有被完全理解。争执的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你们可能处理的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

各位先生，我和有些人不一样，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消除痛苦，痛苦是神的法则，但是我和有些人一样，我们认为并断言，我们可以摧毁贫困。（抗议声。——右派席上猛烈否认）

请注意这一点，先生们，我不是说减少，缩小，限制，限定，我是说摧毁。（右派席上重又窃窃私语）贫困是社会肌体上的一种疾病，如同麻风病是人的肌体上的一种疾病；贫困可以消失，如同麻风病已经消失。（左派席上发出：对！对！）摧毁贫困！对，这是可能的。立法者和掌权者应该不断地想到这一点；因为，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只要可能的事没有做成，就是责任没有尽到。（普遍地激动）

贫困，先生们，我这儿谈的是问题的核心。你们想不想知道

这贫困的情况如何？你们想不想知道贫困会走到什么地步，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步，我不是说在爱尔兰，我不是说在中世纪，我说在法国，我说在巴黎，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你们想不想听听事实？

在巴黎有……（演讲者听下来）

我的天哪，这些事实我毫不犹豫地举出来，事实悲惨，但这些事实必须揭露出来；好吧，如果要把我的想法讲出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大会能进行，必要时我会提出正式的建议，对法国劳动和受苦阶级的真实处境，进行一次严肃的大调查。如果我们想把病治好，怎么能不探明伤口？（太好了！太好了！）

在巴黎，这些事实如下：在巴黎这些不久前骚乱的风一吹就动的近郊区，有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房子，一个个垃圾堆，这儿住着一家家人，全家的人，杂乱地住在一起，男人，女人，少女，孩子，他们的床，他们的被褥，我几乎说他们的衣服，只是一堆堆恶臭的发酵的破布片，是从城边角落里的污泥里捡来的，一个个人，一个个活人，为了躲避寒冬，藏匿在这些像是城市垃圾堆的地方。（活跃）

这是一件事实。还有其他的事实：最近几天，有个人，我的上帝，一个不幸的作家，因为贫困既不放过手工业职业，也不放过自由职业，一个不幸的人死于饥饿，名副其实地死于饥饿，有人在他死后，发现他有六天没有吃东西了。（有人长时间打断发言）你们想不想听听更加凄惨的事情？上个月，霍乱重又猖獗，有人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隼山<sup>①</sup>上尸体场传染瘟疫的肮脏破烂里找吃的。（激动）

好吧，先生们，我要说，这是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要说，

---

① 隼山是巴黎古地名，在城东北的高地上，从前绞架林立

社会应该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全部的关怀,全部的智慧,全部的诚意,让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要说,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这样的事实牵动整个社会的良心;我在这儿说话,我是帮凶,我有责任,我和这件事有关(活跃),这样的事不仅是对人犯下的过错,是对上帝犯下的罪行!(长时间的激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深切感到,我也希望我的听众都能深切感到向你们提出来的建议的严重性。这是第一步。我希望我们的大会,不管多数派,少数派,我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分多数派和少数派;我希望我们的大会共有同一颗心灵,走向这个伟大的目标,这个壮丽的目标,这个崇高的目标:废除贫困!(喝彩声。鼓掌)

各位先生,我不仅仅对你们的侠义心肠讲话,我是对立法者的大会上最严肃的政治感情讲话!关于这个主题,最后一句话:我就会到此结束的。

各位先生,如我刚才对你们所说,你们在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的协助下,又一次使受到动摇的国家坚强起来。你们没有惧怕任何危险,你们为尽责而没有任何犹豫。你们拯救了正常的社会,合法的政府,机关团体,公众的和平,拯救了文明本身。你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好哇!你们是一事无成!(活跃)

你们是一事无成,我强调这一点,只要得到巩固的物质秩序没有以得到巩固的道德秩序作为基础!(太好了!太好了!热烈的一致赞成)你们是一事无成,只要人民在受苦!(左派席上喝彩)你们是一事无成,只要在你们下面有一部分人民伤心绝望!你们是一事无成,只要年富力强又在劳动的人可能没有面包!只要劳动过的老人可能没有居所!只要高利贷盘剥我们的乡村,只要我们城里有人在饿死(长时间地活跃),只要没有博爱

的法律,没有符合福音的法律,从四面八方来帮助贫穷、诚实的家庭,帮助善良的农民,帮助善良的工人,帮助心地善良的人!(欢呼)你们是一事无成,只要革命的精神以公众的痛苦作为助手!你们是一事无成,只要在这件暗底里继续不断的破坏和阴暗的工作中,坏人有不幸的人作为倒霉的合作者!

你们看到,先生们,我结束时再说一遍,我不仅仅对你们的侠义心肠说话,而是对你们的明智,我恳求你们对此好好想想。先生们,请想一想,是无政府主义打开深渊,但是由贫困在开挖深渊。(是这样!是这样!)你们制定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现在请制定反对贫困的法律!(全体席位上长时间地活跃。演讲者走下讲坛,受到同事们的祝贺)

## 利尔<sup>①</sup>的地窖

维克多·雨果在《惩罚集》的名篇《寻欢作乐》中，回忆起他对利尔的地窖的访问。面对这座阴沉的地狱，诗人感到揪心的痛苦。最初，是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sup>②</sup>给维克多·雨果写了一封信，由此决定了雨果对利尔地窖的访问：

“亲爱的同事：

看到赤贫这个重大问题引不起大会的兴趣，我真说不出来有多么难过。这是成见吗？这是无知吗？这是医治有困难吗？其实，首要的事情是了解病情；但是，有人宁可否认有病。如果吉拉尔丹<sup>③</sup>先生、你和几位想大干一场的高尚人士，你们有此决心，撇开政治不谈，仅仅以先于政治的人道的神圣名义，我建议你们这几天找一个晚上出发去利尔，仅仅只要待上一天时间，访问一次地窖。我熟悉地方，你们那一天学到的东西会比十年学到的还要多。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接着去鲁昂，也只要一天够了，你们将会看到真实情况比我谈的一点点、而被人说成是夸张的更加严重。这是一次值得你去从事的十字军东征，可以带回巨大的财富。我来当这次死海上伤心而又神圣的航行的领航员。

---

① 利尔是法国北部的工业城市，临近比利时。

② 阿道夫·布朗基(1798—1854)，自由派经济学家，革命家布朗基的哥哥。

③ 吉拉尔丹(1806—1881)，法国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一八二六年创办《新闻报》，一八四九年是立法会议议员。



问候你。

布朗基

请回复。

一八五一年二月三日于巴黎。

我会写信或告诉吉拉尔丹。请你也告诉他，并带几个同事一起来。我们人越多，我们的声音越有影响。”

二月二十日，维克多·雨果在利尔。三月，他开始起草这份为地底下的不幸家庭说话的辩护词。政变使雨果没有发表演说的时间和机会。

让我们搞清楚这场辩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社会问题。这至高无上的制宪会议开会快两年了，这两年中有人退却，有人通过治标的法律，有人做充满善良愿望的报告，有人夸夸其谈，有人给一点甜头，有人推三阻四。先生们，白费力气。

唉！情况紧迫，而人事延迟。这是当前时代的特点。

各位先生，延迟有什么好呢？要知道，一个旧的政治秩序垮台后，像社会问题这样从深处冒出来的问题，可是一个无情的讨债人，打发它走是不容易的。必须迟早对它说清楚，必须迟早算清它的账。就在最没有准备它来的时候，它出现了。我们把它从普选的大门赶出去，猛然把门关上，还上好锁，可它又从预算的大门回来了。

这事情千真万确，先生们，这问题来了！——好吧！既然我们避不开它，那就见见它吧。

让我们坚定地，让我们径直地去看看这个可怕的赤贫问题，其中包括了一切的社会困难。

据我看来，要让这场大辩论具有可靠的基础，应事先做一个

郑重的调查,如同奥康奈尔为爱尔兰所要求的调查,做一些立法会议特派员所做的调查,公共救济委员会没有向你们要求对他们的任务作自然和必须的延伸,我感到吃惊。我认为,这个委员会本来应该为赤贫问题做另一个委员会目前正在为海军问题所做的事情,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查问,以立法会议的最高权威深入一切地方,现场研究这些乡村的困境,访问一切制造业中心,探究地方上部分组织劳动的努力,如同斯克里佛兄弟和马凯特等先生的努力,搜集和核对各种材料,核实统计数字,比较投诉的程度和苦难的程度,充分掌握材料后再回到此地来,再对你们说:那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病情,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药方。

立法会议本应该这样考虑,本应该在充分了解情况和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各位先生,你们想不想了解这样的调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样的调查会告诉大家些什么,会揭示些什么,请你们通过事实做出评价吧。

你们都会记得,有人曾在这个讲坛上谈到过利尔,谈到利尔工人阶级的苦难。而我今天对你们发言,我很想去看看,我去看了。

对,我想让我的良知清楚明白,有人对此窃窃私语,我感到吃惊!

对,我想知道,是谁错了,是谁对了,是在申诉的反对派,还是提出异议的部长。我去了利尔。我去利尔,是和好几位和我同样对这些想法十分关心的人去的,尤其是两位尊敬的同事,一位学者,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

我的所见所闻,我们的所见所闻,我就告诉大家。

首先,既然仅仅陈述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就足以引起感叹和议论,请允许我声明:我仅仅列举一些准确的、经常的、详细

的、在一切意义上是真实的事实，一些和我同去的六个人和我一样所见所闻、同样能见证的事实，一些你们任何人如果愿意，明天能去核实的事实。利尔离巴黎只有几小时的距离。

我们先参观地窖。

我们进去的第一个地窖……

先解释一下。利尔的地窖是这样：通常，地窖和地窖上面的屋子没有任何联系；进入地窖有七、八级阶梯，这些地窖仅仅从阶梯上方的门或挡板接受空气和光线；不过也有一些地窖有一个玻璃的天窗，街上的行人在脚下可以看到，像是个窟窿。我不知道国库是否要为从天窗进入地窖的空气收钱，如果是这样，那国库在偷钱，因为空气进不去。全家的人，男人，女人，孩子，居住在这些地下室里。

各位先生，我这儿停一下。有人会反对我说，对于这一类的贫困，已经找到了药方，已经针对不卫生住房制定了法律。我马上持反对意见。我声明，一年来通过的种种治标的法律中，不卫生住房法也许是相对有效的。

我知道该项法律在利尔关闭了一些地窖，不是一百个地窖，如前任内政部长说错的那样，他这样不自觉地损害了法律，而是二百五十个；我知道在埃塔克街上，在这条臭名昭著的埃塔克街上，不卫生住房法封闭了一座房子，二号。我在这座房子被封后的第二天去参观了。但是，在像利尔这样的城市里，问题在于关闭一百或二百五十座地窖吗？应该关闭一切的地窖。问题在于这儿那儿对某一座房子进行消毒或把它封上吗？应该拆除并重建整个的区。

这些地窖封闭后，这些区彻底拆了再重建后，还会有一个巨大的问题留下来解决。

各位先生，我们不要对自己掩盖这个问题，在像利尔这样的

城市里,七万居民中有三万二千个登记在册的贫民,今天减为两万二千人,因为没有把孩子少于五个的人统计在内,(如果有人对这些数字有异议,不同意,要缩小,那我很高兴,由于我的数字是现场收集的,这些数字是最有名望的人士提供的,在有说服力的完全修正之前,我以为是可靠的。)

我继续说:在像利尔这样的城市里,在我国所有劳动中心所包含的贫困总量中,有一种社会的腐败,有一种痼疾;而法律的作用正是要深入进这个社会腐败的方面,法律正是要深入这个社会的腐败中去,要治愈的正是这个痼疾,为此,需要的是不卫生住房法或公共洗衣处的清水以外的东西。

对这卫生住房法最后说句话,以后不再说了。

你们想不想估价这条法律本身固有的执行力度?

请听一个例子:

利尔一位银行家拥有四幢房子,蟠龙街一号,三号和五号,旧郊区街五十一号。一个专门委员会检查了这些房子,宣称这些房子不合卫生,并根据你们的法律罚房屋主人给房子消毒。这位银行家房东推三阻四。怎么推托?消极抵抗。他对期限一拖再拖,拖得法院筋疲力尽。也很简单。案件从专门委员会转到市长,从市长转到市议会,从市议会转交警察分局局长执行决定,从警察分局局长因拒不执行而转交共和国检察官,从共和国检察官转交轻罪法庭。事情从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拖到一八五一年三月十四日。九个月。最后,九个月之后,分娩了。轻罪法庭宣判有三户人家岌岌可危的四座不卫生房子顽固的房东有罪,判决罚款二十五法郎。

情况是如此。请注意,先生们,顽固的房东还有两级法院可以利用: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请根据这些情况估价不卫生住房法和一年来通过的一切相

同性质的法律的有效程度,这些法律制定时没有通盘考虑,因此也没有影响。

排除反对意见后,我回到我有责任和立法会议谈起的事实。先生们,当我尊敬的旅伴和我去利尔的时候,不卫生住房法在利尔已经实施过了;下面便是法律留下来的情况,下面便是我们发现的情况:

我们所到的第一座地窖在水胡同二号。我把地方告诉你们。虽然大门从上午朝着太阳洞开,因为那是一个二月的大晴天,从这座地窖里冒出来的强烈的恶臭,空气严重污浊,我们七个来访者中只有三人能走下地窖。第四个人想试试,没有走完楼梯的一半,这和一八四八年利尔行政长官的情况一样,他陪伴布朗基先生来,到地窖门口似乎透不过气来,不得不匆匆走上地面。

我们在这座地窖的楼梯尽头,找到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很小的孩子。这座地窖太矮了,只有地窖中部的一个地方人才站得直。一根根晾着旧的湿衣服的绳子给各个方向挡住了空气。深处有两张床,只是两只虫蛀的木箱,放上草垫,上面的帆布从来不洗,都变成泥土的颜色了。

没有褥子,没有被子。

我走近其中的一张床,黑暗中看清有个活人。这是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躺在床上,在发麻疹,高烧发得在打颤,几乎赤身露体,勉强披了件破旧的毛衣;她睡在上面的草垫有洞,草从洞里露出来。我们随行的一位医生让我摸摸这草。草是霉烂的。

老妇人告诉我们,她和守寡的女儿及另外两个孩子住在那儿,他们夜里回来;她和女儿是花边女工;她们每星期交付十八个苏的房租,她们每五天从市里领一个面包,她们每天挣十个苏。

床边,靠近病孩的地方,有一大堆灰,发出叫人受不了的味

道。这些可怜的家庭靠捡拾和出卖泥炭灰维持生计。必要时，这堆灰还是他们的床。

这座地窖的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先生，六口人，两个妇女，四个孩子，在那儿生活！

更远处……——我想省一点大会的时间，我仅仅举出几个事实。你们可由此推断其他的事实。

请注意，先生们，这些事实并不是有意选择的事实，而是最早遇到的事实，是几小时的访问中偶然提供给我们的事实。这些事实具有最大限度平均值的性质。这些事实很吓人了；可我知道还有更加吓人的事实；但是我且不说，因为我只举出我看到的事实。

在加胡同的另一座地窖里，只有四个孩子。父母亲在上班。老大是个七岁的女孩，看上去像五岁，在给正哭着的最小的孩子摇摇篮。另外两个傻乎乎地蹲在大姐身旁。先生们，这四个孩子在地窖里，孤零零的，穿得破破烂烂，脸色铁青，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垂头丧气，恶臭的气氛，绳子上晾着破衣服，地上一摊一摊的水，是院子里的渗水沿着地窖的墙流下来的，我不想给你们描写这种贫困的景象！

别处，埃塔克街十四号，一条黑黑的流淌着恶臭溪水的小巷子，把我们引到一座四周围着破房子的狭窄院子。我要说，我们随便走进第一家房子。屋里有个女人在抽泣。这个女人叫欧也妮·瓦托，生过两个孩子。一个三个半月死了。另一个有病，患的是第一个死去的淋巴病。

至于母亲，她的视力正在丧失。特殊的劳动条件，加上这些不幸的家庭生活的不健康气氛，产生的眼炎会造成失明。她独自和孩子一起生活。她哭着对我们说：如果我劳动，我眼睛会瞎，如果我不劳动，我们会饿死。

就在旁边,在隔壁的屋子里,在没有家具的房间尽头,一个织网的工人,患肺癆病,三十五岁左右,躺在破床上。我们从门外就听到他喘气的声音。你们不是不知道,先生们,一旦无法采取极端的贫困不得不放弃的卫生措施,某些不卫生的工业,尤其是梳理亚麻,会引发某种肺癆病。

在患病工人的上面,到第二层,因为并没有中断,种种痛苦都是相互衔接的,压在这些苦难居民身上的贫困的锁链一个环节都不少,我们找到一个守寡的妇女。她患癲癇病。她织花边,每天挣三个苏。她有三个幼小的孩子。老大每周挣十五个苏,老二还没有劳动,最后一个闺女,母亲对我们说她很“苦恼”,意思是说癯病患者。他们四个人,母亲和孩子,睡就睡在那儿的草垫上,没有褥子,没有被子。他们从来不生火。

我问这位寡妇:你们靠什么生活?她回答我说:——我们有面包就吃。

我停一下,先生们,我不想多举这些痛苦的细节,除非有不谨慎的反对意见迫使我这样。请你们想象一下有些街道,整条的街道每走一步都会碰上这样的景象,最可悲的穷困处处以各种形式令人激动不已。我的旅伴和我在利尔只逗留一天时间;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这些不幸的街区只是随便走走;我们走进的是最早碰到的屋子。好啊!我们没有推开一扇门,而没有在这扇门后面发现一种贫困现象——有时候是一个人生命垂危。

请想象一下这些地窖,我告诉你们的地窖情况都能给你们以形象;请想象一下这些胡同,他们称之为“小胡同”,夹在高高的破房子中间,黑暗,潮湿,冰凉,恶臭,充满挥之不去的腐烂气味,堆满垃圾,井旁就是粪坑!

哎,我的上帝!此刻真不是推敲语言优雅的时候!

请想象这些屋子,这些破房子从上到下有人住,一直住到地

底下，腐水通过马路渗进这些有人住的洞穴。有时候，渗入一幢破屋子里的十户人家，渗入一间屋子里的十个人，渗入一张床上的五六个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混在一起，阁楼上和地窖里同样可怕，陋室里冷得哆嗦，没有足够呼吸的空气。

我在救世主森林路上问一位妇女：你们为什么不打开窗子？——她回答我说：因为窗框都腐烂了，我们一开窗，会沾在手上的。——我盯着问：那你们从来不开窗？——从来不开，先生！

请想象患病的孱弱的居民，一些站在门槛上的幽灵，迟来的成年，过早的衰老，青少年看来以为是孩子，年轻的母亲看来以为是老太，瘰癧，佝偻病，眼炎，白痴，难以想象的穷困，到处是破衣服，有人指给我看一个戴银耳环的女人，像是稀罕的事情！

而在这一切的中间，是不间断的劳动，艰苦的劳动，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男人劳动，女人劳动，成年人劳动，老年人劳动，儿童劳动，残疾人劳动，加上经常没有面包，加上经常不生火，加上这个瞎眼的妇女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快死了，加上这个有肺癆病的织网工人已奄奄一息，加上有癫痫病的妇女有三个孩子，每天挣三个苏！请你们想象这种种的一切，而如果你们抗议，如果你们怀疑，如果你们否认……

啊！如果你们否认！好啊，劳驾你们外出几个小时，有怀疑的人，随我们来，我们会让你们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这些伤口，这些称之为人民的基督在流血的伤口！

啊！各位先生！我不责怪任何人心肠不好，如果对我说的话此刻感到恼火的人也曾看到我看到的事情，如果他们也曾和我一样，看到不幸的孩子披着一个冬天都不干的湿的破衣服，别的孩子总想睡觉，因为为了每天挣那倒霉的三四个苏，有人早早地剥夺了他们的睡眠，别的孩子总是肚子饿，在街上，在泥巴里



找到几片绿叶子，擦擦干净就吃了，如果他们也曾看到这些可怜的小生命的父母亲，他们的痛苦更大，因为他们既为自己，也为他们孩子而痛苦，如果他们也曾和我一样，看到这一切，他们也会和我此刻一样地心里难受，我可以肯定，我可以认为他们也肯定，他们不会打断我的话，他们会支持我，他们会对我喊：要勇敢！请为穷人说话！

因为，我的上帝啊！你们为什么会误解啊？为穷人说话，不是为打倒富人说话！不论你持什么观点，这难道不是你们每个人的意见吗？看到有人在受苦，大家再也没有政治激情了！而大家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只是一颗和他们同样受苦的心，只是一个为他们祈祷的灵魂！

各位先生，请去鲁昂，请去里昂，请去兰斯，请去亚眠，请去图尔宽，请去鲁贝，请访问本地巴黎，细致地访问我们的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索郊区，你们会看到和我对你们指出的事实相同的事实，看到更加糟糕的事实！走出城市，探索乡村，乡村也是，如同我们尊敬的同事阿拉戈<sup>①</sup>对你们所说的，无法形容的匮乏会站立在你们面前，你们只会找到一样东西可以和工业的困境相提并论，就是农业的困境。

下面，我对这一切补充四行字，是我从《通报》上布朗基先生完成一项官方使命后向法兰西研究院所做的报告中的四行字，仅仅是四行字：“（在法国）没有睡过床单的人数以十万计，其他的人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只喝水的人，从来或几乎从来不吃肉甚至不吃白面包的人数以百万计。”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陈述一下是不够的。必须探索其原因；探索原

---

<sup>①</sup> 阿拉戈(1786—1853)，法国科学家和政治家。

因是不够的；必须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找到解决的办法。

如果我不是这样理解演讲者在这个棘手问题上虔诚的、庄严的责任，我本来是不会走上这个讲坛的。

好吧！这个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各位先生，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千变万化，复杂，深沉，有的远，难以分辨，有的近，可以把握。

据我看来，最明显的原因之一，也肯定是最紧迫的原因，我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是我们恶劣的财政经济制度。

我看，这是必须坚定地面对的一点。

之所以要坚定，要有力，是因为各方面，尤其是在预算委员会里，总是犹豫不决，是因为这样的犹豫不决必须克服。

再说，这是问题完全成熟的一面。

对，先生们，请想一想。你们可知道，欧洲的和平延续三十五年以来，有人已经多次向你们指出的，是我们全体当政者错误和罪行的这个恶劣的财政机制，有什么纯收益吗？你们可知道，从你们向九十亿产品征收的十八亿、即五分之一的税收中，从你们每年单单向农业劳动索取的将近九亿税收中，出来的是什么呢？你们可知道，从你们向每个强壮的青年男子夺取五分之一就业生命的征兵法里出来的是什么呢？你们可知道，从你们行政、司法、教会、军事、海关的例行公事中，让国家负担整个官方世界、在上层确立一种穷人税和用人民的钱养活一百二十万人的例行公事中，出来的是什么呢？卑劣的社会联合，削弱了农业、贸易和工业，把一百多万本可以成为有用的劳动者的人变成了昂贵的寄生虫！你们可知道，从你们由入市税、费率、消费税，种种束缚组成的网眼密密的网里，这目的似乎是、而结果肯定是剥夺法国产品的法国市场的恶劣制度中，出来的是什么呢？以致你

们一位尊敬的同事<sup>①</sup>对你们说得很诚恳：“法国有两千二百万不消费的法国人！”

对，你们可知道，从你们保护主义的法律中，从你们让人人贫穷、让少数人富裕的关税中，出来的是什么，你们可知道，从你们并非真正信贷机构的银行机构中，从你们重利盘剥的当铺中，从资本在劳动成果里享有太大的份额中，从投机享有太大的份额中，从流动债务这种盲目的游戏中，从常规军这种荒唐的奢侈中，从武装的和平这种荒诞的行为中，从三十多年来你们的种种政治体制中，从你们的经济体制中，从你们的高价体系中，你们可知道出来的是什么？两个贫困。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贫困。请想想吧，政治家们，人民的贫困，就是骚乱；国家的贫困，就是破产！

问题，仅仅只有这个有问题。丢掉幻想。先生们，回到现实中来。让这场关于民众穷困的大辩论把我们带回到现实中来。行啊，你们要不要我给你们说？一切善良的公民心里很难过。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社会整体里看到这种随组织的法律而来的活动，而是看到这种随压制的法律而来的消沉；因为，我们没有感到在政府的上面，有你们至高无上的促进作用，有属于由普选产生的大会伟大的民主压力；因为，尤其是似乎你们在一切权威中最高的权威无缘无故地在减弱；因为，时间在流失，因为，请允许我说话直率，我们无须讨好最高的权力机构，因为我们看不到改革的有益公众的卫生工程，而是看到有失身份的、毫无意义的斗争。去年，是代表和代表之间的决斗；今年，是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决斗。

这一切很可悲。多数派各主要派别的领袖们看来比以往任

---

① 若雷先生。——雨果注

什么时候都更不称职。公众的良心对情况总是有正确的感觉,正把人物的渺小和责任的巨大加以比较。由此产生普遍的忧虑。

正式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把问题提得宽一点,先生们,我不仅仅对委员会的报告人说话,面是对一切经济学家,对一切金融家,甚至对我们大会以外的人,对现任制度、停滞不前的制度的一切政治家,我对他们,对每一个人说话,我对他们说: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正是面对社会的灾难,面对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带来的可怕事件,正是你们后有布藏塞<sup>①</sup>,正是你们后有一八四八年六月,而前有未知数,你们用一篇篇科学论文向我们全体一致地宣告,贫困毕竟是人类所固有的疾病,社会几乎已经尽力而为,也就只能改善医院、幼儿园、养老院、济贫所和乞丐收容所了!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药方是什么?是安眠的药,是治标的药,是一无所有!

你们是虚无在等待混沌!

各位先生,我对这些话在大会的这一边引起的激动心情感到惊讶。我已经说过,我不是对人说话,我是对制度说话。而一种制度,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想,是无人称的,而没有人士会反对无人称的。

我继续说。

我对金融家这样说:请你们自己评价自己的制度。你们以赋税的形式夺走人民的资本,——劳动的资本,——又以施舍的形式还给他们一小部分。

你们通过赋税的门窗,通过种种和公正、正确相反的方向的税收,通过饮料税,通过入市税,通过关税,通过禁令,夺走人民的钱,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养分,又以医院,以幼儿园,以养老院,

---

<sup>①</sup> 布藏塞是法国城市。

以济贫所的形式将不到百分之一的钱还给人民！而你们把这一切叫做公共救济！当代的政治家和大金融家先生们，请允许我做一个粗俗的比较，但可以让人了解我的思想，你们像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会截去一个人的一条好腿，好再给他装一条木头腿。

啊！先生们，我承认，我不明白这些窃窃私语，我不明白我试图给你们描绘这种困境时这一边（发言人指指右边）不想听我的话。我此刻是对舆论说话吗？不，我的要求更高，我对人心说话，我对灵魂说话，我对你们基督徒、法国人和做人的感情说话！

需要我再提醒你们吗？忍受这么多苦难的同样这些阶级、同样这些人，一旦需要，正是他们如此英勇地，和大家一起，在第一条线捍卫国家的土地。正是他们时刻准备着，昨天已经挺身而出，明天也将挺身而出！正是他们——他们父辈或自己，这是同一回事，他们的灵魂是相同的，——正是他们，一七九二年组成临时的部队，奔赴前线，冲向敌人，衣不蔽体，缺枪缺炮，唱着路易·波拿巴先生的一位部长在这座讲坛上称之为所谓的爱国歌曲！

正是他们，一八一四年为了保卫祖国，让法国人民为拿破仑这位天才、这位英雄效力！

各位先生，我们不要忘记，如果需要，这群乌合之众，正如有人<sup>①</sup>还有这样的叫法，挫败了欧洲的各国国王，这些叫花子翻过阿尔卑斯山，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震撼了世界！对，这可怜的人民才是伟大的民族！

啊！不论我们的会议大厅里有什么分歧，这可怜的人民对

---

① 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梯也尔在他的演说中多次说过“乌合之众”。——雨果注

我们每一个人是双重的神圣的，因为他们英勇，尤其因为他们受苦！让我们在人民的胜利面前鞠躬，在人民的创伤面前跪下！

我接着把我打断的地方继续说。

各位先生，这样的情况，我刚才已经陈述，我已经寻找过原因。现在，药方在哪里？

各位先生，药方和原因同样是复杂的。今天，问题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此刻，高明的人士看到有多种的解决办法，未来会在思想和事实的双重作用下成熟起来。至于我，我谈最简单的和最紧迫的。据我看来，最迅速可行的解决办法，最好的公共救助法，马上可做的办法，是预算改革。

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改革。要让药方可治大病！

各位先生，先有一句话，再往下说。但愿我刚才说的话里，但愿我要说的话里，我没有一刻想过要在民众的思想里动摇我所说的真正的预算，真实的预算，对人人有益和可用的预算，公众需要的预算。但是，很不幸，除需要的预算外，还有糟蹋的预算。我想要增加前者，我想要推翻后者。我攻击的是糟蹋的预算。仅仅如此。我死命攻击它，但我仅仅攻击它。我要说明。

此刻，我排除社会组织的一切制度，甚至是最向往的制度。我仅仅限于既是最实际、又是最紧迫的事情。我不对你们说你们可以做什么，我只对你们说你们可以不做，或者你们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你们可以不批准四亿一千五百万的巨款给你们的军队，给你们的海军，可以不通过已经在此讲坛上解释过的征兵制度，这样会缓解我们的财政而又不解除我们国家的武装，会让我们在无懈可击的形势下这般等待那不可避免的一天到来：欧洲的外交将会决定按比例裁军的必要措施，并结束这荒唐的武装和平，三十五年来吞噬了文明世界，这是由政治家一手造成的真正人为的公共灾难，仅仅在我国王政复辟的三十二年里，

这事情说出来也可怕，让欧洲花费了一千二百八十亿的惊人数目！

我继续说。

你们可以不把每年四百万的钱给你们的奢侈外交，这外交对你们几乎是无用的，在我说话的此刻，由于三十五年的惯例俗套而软弱无力，忘记了大事要事，将绝对没有可能开始并完成大陆安全的重大紧迫的措施，按比例裁减军谈判，给每个国家保留其相对实力的代表性，在维持大国平衡的同时，减轻各国人民的负担，如果没有这样迫切有力的裁军，不仅法国，而是欧洲会破产！

你们可以不同意政府像去年那样，花费九十七万五千法郎用于外交人员的旅行费用。

我继续说。

你们可以像美国一样，由信徒给自己的宗教支付工资，而每年不给神职人员四千一百万，这数目还加上教堂财产提取的五千万自愿税。

你们尤其可以不给每个新红衣主教四万五千法郎的安置费，这是一百户家庭的面包！

说到这儿，既然有人打断我，有句话要说。有人在这座讲坛上对我们说，教皇要求他从中挑选红衣主教的每个神甫至少有两万法郎的年金或收入。先生们，当耶稣基督沿着热内撒勒湖召集渔夫做自己的门徒时，他可问过他们：你是富翁吗？没有！他问过他们：你是穷人吗？而正因为他们是穷人，他才对他们说：去开导人吧！

我继续说：去年，出于徒然的、你们今年有理由感到后悔的和解好意，你们加重了共和国总统宪法薪金三百万的负担；众多的特别信贷和补充信贷；没有好好研究给与某些公共工程的补

贴,例如,——免得我们大会不高兴,我仅仅举出由前政府承担责任的一件事实,例如那些人在瑟堡港<sup>①</sup> 花费的一亿五千一百万的费用中,所有的专家都同意这点,浪费了五千多万,尤其是最近八百万需要重做的劣质工程。

这两架如此复杂的机器,法国称之为司法和行政,花费你们过于昂贵的钱,而比之于英国,英国的预算刚刚感到司法有分量,而对于美国,美国的预算刚刚感到行政有分量!

一八三〇年以来扔进阿尔及利亚的巨额费用花去我们七十个亿,我马上要说,我是不会遗憾的,如果让它摆脱军事制度的同时,向它这个一切权力、一切思想、一切利益的避难所推行国家法律的同时,把它并入法国的同时,一句话,把它变成法国的同时,我们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一个我们劳动人口过剩的有益而美好的溢洪道,而不是像现在所说的,成为一个远征的借口!

你们在窃窃私语!我坚持!

我还要说,这些远征大部分时间是劳而无功的!

你们还在窃窃议私语!我还要说,这些远征有时候,像是扎阿恰<sup>②</sup>的远征,为文明精神所不齿,而法国没有文明精神就不再是法国!

至于目前对小卡比里亚的远征<sup>③</sup>,我就不说了。一旦法国的旗帜被牵连进去,我就只好沉默,为我国祝福。

我继续说。

六千万被吞没在,——夏拉斯先生为你们做过毋庸置疑的

---

① 瑟堡是法国在大西洋上的军港兼商港。

② 扎阿恰是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的城市,一八四九年围城五十二天,曾犯有暴行。——原编者注

③ 小卡比里亚的远征其实是政治阴谋,目的在于培养一批未来忠于帝国的将军。——原编者注



计算,——这场倒霉的罗马远征中,结果只有我国士兵的荣誉未受损害,而我说起来脸就发红,让战斗的耶稣会党这样成功地由法国、由解放者的法国替代压制言论的政府、替代奥地利的可耻。

你们问可以做什么,请做这些!你们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把难题还给了你们!请改革预算!

你们可以做到!你们应该做到!在地产信贷基金建立之前,在德国那样的农业银行建立之前,在结社精神取得进展之前,在社会科学有新的丰富发展之前,请改革预算!我再说一遍,这是当前公共救济最好的法律!

人民的困境!你们在寻找减轻人民困境的办法,先从不制造人民的困境开始!

正是在此刻,各个权力机关相互揪住对方的领子,彼此抵消了力量!

请对这样的情况负有责任的人评估一下自己!

至于我,我不把自己的责任尽完是决不走下讲坛的。

最后一句话。

各位先生,有人在此大会上不止一次地发出过警告。有人对你们说,如同我刚才对你们说一样,但是所站的角度和我不同,站在过去的角度,而我,我站在将来的角度,有人对你们说,病在加重,潮在上涨,社会的危险时时刻刻在增加。有人对处事严格的你们揭发过死不悔改的大阴谋家、大罪犯,悲观的精神,怀疑的精神,检查的精神。好吧!我也是,我是来这座讲坛上揭发的。先生们,我对你们揭发贫穷!

我对你们揭发贫穷,贫穷是一个阶级的灾难,是每个阶级的危险!我对你们揭发贫穷,贫穷不是个人的痛苦,贫穷是社会的灭亡,贫穷产生了农民起义,产生了布藏塞,产生了一八四八年六月!我对你们揭发贫穷,这是穷人漫长的病危,结果是富人的死亡!

立法者们,贫穷是法律最不共戴天的敌人!请追究它,打击它,摧毁它!

因为,我将永不疲倦地说,我们可以摧毁贫穷!贫穷不是永恒的!

不!我不管有窃窃私语还要再说,不,贫穷不是永恒的!贫穷的法则是衰退和消失。贫穷和无知一样是黑夜,而黑夜永远被白昼取代。

顺乎自然,让老天来工作,就会摧毁贫穷。好吧!顺乎自然以外,再加上人的努力,上帝的作用以外,再加上社会的作用,我们一定会胜利。

我知道,有一条主教的训喻,曰:贫穷是必要的。可是,耶稣说过:贫穷将消失!

各位先生,在肯定的上帝和否定的神甫之间,谁敢说:我赞成神甫,反对上帝!

各位先生,形势紧迫,赶快考虑!我们以公众危险的名义恳求你们。

啊!请想一想,当时间临近,当时刻来临,当事到尽头,你们可知道,在开始革命之前,什么是最有说服力的,最抵挡不住的,最可怕的,不是梯也尔先生签署的一八三〇年的记者抗议书,不是奥迪隆·巴罗<sup>①</sup>先生一八四七年挥舞的宴会,不是夏多勃里昂,不是拉马丁,甚至不是米拉波,甚至不是丹东,而是一个孩子对妈妈喊:我饿!

演说的手稿在结尾处,附有一册雨果带往利尔的小本子,日期是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日。小册子里有现场的记录。接下来是以下几个片断:

---

<sup>①</sup> 奥迪隆·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一八四七年为改革选举,曾发动一场“宴会运动”。

这样,不仅我说:“有个人最近几天饿死了”没有夸张;而是我对实情说得轻了。我本来可以和应该说:“昨天有个人饿死了,明天也会有人饿死的。”

另一个例子:——请允许我坚持说,因为这个例子会让我说出一些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而让我马上进入主题的核心。

有人最近在这座讲坛上说起利尔的地窖。

内政部部长先生那次申明,在利尔的市委员会访问过的三千栋住房中,只有找到“一百五十栋不合卫生”。

各位先生,这是贫困的案件在预审。我们登上这座讲坛的人,我们像是证人在说话。你们坐在这些凳子上,你们应该像法官一样听好。

我所见到的事情如下,我是第八个人。我们主要是三个人民代表。一位经济学家,研究院院士带领我们,有一位利尔的名流协助。

我应该说,多处最可怕的地窖已经关闭了;其中有布朗基先生第一次探访利尔时所见到的,没有床,没有一捆干草,没有破布作被单,地上挖个洞,让孩子睡觉。

我还应该补充说,这些地下通道在我们来访前两三天给关上了,可能利尔的地窖估计我们要来。

你们看到,先生们,这次访问并非是完全无益的。

维克多·勒弗朗先生是个极端稳重的人。在他看来,去看利尔的地窖不够稳重。

一八五一年二月,我建议他去。他拒绝了。

你们看见了,先生们,我对你们谈计算,我对你们谈数字,我

像个政治家对你们说话,我铁石心肠。不过,我向你们恳求药方时,这我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是惟一有效的药方,我必须先指出这贫穷从何而来,再告诉你们这贫穷情况如何。

我必须放在各位眼前的,不是全景,请放心,而仅仅是一角,——这些贫困阶级的一角情景,此时此刻,纵然宪法里有博爱,纵然福音书里有更高的博爱,我要说,压在他们的身上,有过度的劳动,有菲薄的工资,有失业,有被迫的、要命的无知,有过早的残废,有童年的衰老,有匮乏,有疾病,有卖淫,有种种的折磨!

各位先生,必须在这座讲坛上揭露这种迟钝,这种麻木,这种推迟改革的要命体制,各种权力机构的昏昏沉沉;必须唤醒政府,唤醒政治家,唤醒多数派;必须告诉你们,一部分民族的贫穷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必须告诉你们,承担预算最承重部分的劳动阶级的苦难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必须把病给顽固派看,迫使他们用药;对于在深渊旁边昏睡的人,必须警告他们,刺激他们,激励他们,纠缠他们。我来给你们帮这个忙。我来完成这个责任。

如果你们允许我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属于我们至高无上的大会的伟大作用,我希望大会更多一点地关心利尔地窖里发生的事情,更少一点地关心爱丽舍宫候见厅里发生的事情。

啊!我绝望地对你们说,因为你们知道,我和你们一样希望结束暴力事件,但是我必须和你们说清楚,那个我在利尔的地窖里看见的不幸的衣衫褴褛的母亲,四周是她六个饥寒交迫得奄奄一息的孩子,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发烧,饥饿,瘦削,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地躺在地上,衰弱得无力伸出手来接人家给她的施舍。

你们可知道,日子一到,时间来临,她会站起来,她会直立起来,她会突然长大,她会变成幽灵和巨人,这会是贫穷可悲的真面目,她会用猛然变得十分可怕的双臂,一把抱住你们的法律秩序,你们的社会秩序,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政治家,这整个旧世界,她将会对你们像雷声一般地吼叫:看清我的脸,我的名字叫革命!

## 在立法会议上谈修改宪法

(1851年7月17日会议记录)

维克多·雨果先生(长时间沉默):各位先生,我接受这场辩论之前,不能不重提其他演说者已经做出的保留。在当前的情况下,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sup>①</sup>已经确立,四百多万选民被除名,——我在此讲坛上不想对这个结果加以形容,因为我所能说的话对我分量太轻,而对你们分量太重,但是这结果,我们希望,最终会令人感到不安,会启发你们的明智,——既然普选总是名义上存在,事实上被取消,对于此刻在讲坛四周的各项建议的建议者,我们只能说:

你们要我们做什么?

问题在哪儿?

是修改宪法!

谁来修改?

由最高当政者修改?

他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不见他。有人把他怎么了?(活跃)

怎么说!一部宪法已经由普选产生,你们又想借限制性选举来废除这部宪法!

---

<sup>①</sup> 《法国史》(皮埃尔·米盖尔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2页):“五月三十一日法令把在市镇居住不满三年者从选民名单中除去。这样,经常变换工作和住所的工人丧失了选举权。有三百万选民不能参加选举。”

怎么说！由享有主权的全国国民建立的东西，你们想让一部分特权者予以推翻！

怎么说！一部分有政治权的人的虚拟行为，竟狂妄地和有主权的人民的严肃现实对立起来，这种虚弱的虚拟行为，这种有害的虚拟行为，你们想重新确立，你们想重新恢复！你们想重新依赖！

一部分有政治权的人，在一八四八年以前，那也是轻率的。在一八四八年以后，这是荒唐的！（轰动）

还有一句话。

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要五月三十一日法令没有废止，没有简单地干脆废止，你们自己要明白，以后一切性质相同、影响相同的其他法令会随之而来，会予以支持：贩卖法，反集会法，反新闻自由法；你们的建议能成功吗？

你们对此有什么期望呢？

你们对此有什么希望呢？

怎么说！你们抱着面对少数派不变的数字肯定会失败的心情，少数派是人民最高权力的坚定卫士，少数派更确切地说已经成为了多数派！怎么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们不想实现任何目的，因为没有人预料违背第一百一十款，没有人预料有犯罪……（各方面不同的活跃）怎么说！你们不为议会里可能产生任何的结果，你们自称是实际的人，是求实的人，是严肃的人，你们竟然一反谦虚的常态，赤裸裸地给自己颁发，仅仅给自己颁发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你们不为议会里可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我再说一遍，而坚持开展一场如此激烈、如此可怕的辩论！为什么？为了辩论有急风暴雨！（好哇！好哇！）为了让法国激动，为了让群众沸腾起来，为了唤醒愤怒的情绪，为了让各种事务瘫痪，为了到处破产，为了扼杀商业和工业！为了好玩！（长时间激动）



好极了！秩序党想制造点混乱：秩序党心血来潮。秩序党是政府，在议会里掌握多数，却喜欢搅乱国家，却想吵嘴，却想争论，秩序党是主人啊！

好吧，我们抗议。这是浪费时间，浪费宝贵的时间；这是严重搅乱公众的安静。但是，既然你们喜欢这样，既然你们要这样，让错误由坚持犯错误的人去承担吧。好吧，我们争论吧。

我马上来辩论。（右派席上喧闹。高喊：“闭会！”坐在大厅底部的莫莱先生站起来，穿过整个半圆梯形会场，对右派示意，走出会场。众人跟随。他回到会场。左派席上哄笑。演讲者继续）

各位先生，我首先申明，不论尊敬的法卢先生如何抗议，不论尊敬的贝里耶先生如何抗议，不论尊敬的布罗伊先生如何抗议，不论这些迟来的抗议是什么，都不足以抹去两年来已经说过的话，写下的字；我宣布，我们亲眼目睹，我们这样说不怕有人否认，坐在这一边的大部分成员（演讲者指指左派席上）也亲眼目睹，他们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攻击，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

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的攻击，你们自己要明白；从一七八九年敲响的第一个小时起，至我们此时此刻为止！（左派席上：对！对！是这样！）

我们，我们不加以区分：除非这世界上没有了逻辑，大革命和共和国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前者是母亲，后者是女儿。前者是人类的变化出现，后者是人类的变化确立。共和国是创业的大革命。（深表赞同）

你们要否认这些现实，再辩论也是徒劳的；我们不能把八九年和共和国分开，我们不能把黎明和太阳分开。（右派席上有人打断。——左派席上喝彩）所以，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抗议。你们对共和国的攻击，我们看是对大革命的攻击，我呢，面向全国，我

正是这样形容这些人的攻击。不,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这间大厅里是否有戴面具的人<sup>①</sup>,但我肯定不会有人上当受骗!(右派席上喧哗)

说过这些,我谈正题。

各位先生,如果同意有人说,一八四八年以来,宪法经过三年诚实的试验,顺着日益扩大的民主和进步的正确、和平的方向,事情的进展是自然的,正常的,我本来会理解有人要说:

“宪法是不完善的。宪法怯生生地做着本应该坚定地做的事情。宪法里充满了限制,充满了模糊的定义。宪法从来不宣布完整的自由;宪法在刑法问题上,只有在政治惩罚上才有点进步。宪法只有废除一半的死刑。宪法在萌芽状态下,包含了行政权的侵权,包含了对付某些精神成果的审查机关,包含了限制思想家、妨碍公民的警察机关!宪法没有清楚地指明个人的自由。宪法没有清楚地指明工业的自由。”(左派席上:是这样!——右派席上低声议论)

宪法维持由行政权任命的法官的终身制,即是说司法在人民中没有根。(右派席上喧哗)

这些低声议论说明什么?怎么样!你们讨论共和国,而我们就不能讨论法官的任命!你们讨论人民,你们讨论上司,而我们就不能讨论下级!你们讨论最高当权者,我们就不能讨论法官!

议长先生:我提请注意,本星期允许的事情,下星期是不允许的;这是宽容的一个星期。(右派席上发出赞同的笑声)

巴拿先生:这是纵情狂欢的一周!

维克多·雨果先生:议长先生,你刚才说的话是不严肃的。

---

<sup>①</sup> 莫尔尼说过的话。——原编者注

(左派席上:很好!)

我继续说,我强调说。

我本来会理解有人说:宪法是有缺点的,有欠缺的;宪法维持由行政权任命的法官的终身制,即是说,我再说一遍,司法在人民中没有根。而原则上,一切司法源自最高当政者。

在君主制度下,司法源自国王;到共和国时代,司法应该源自人民。(激动)

通过什么方式?通过普选,在法学士中遴选法官。我还要说,到共和国时代,法官的终身制和立法者的终身制都是不能接受的。(长时间活跃)

我本来会理解有人说:宪法仅限于确定民主制度;应该要创立民主制度。要让共和国在宪法中,如同在堡垒里,有安全的地位。普选应该有扩大的适用范围,有新的实施内容。这样,例如,宪法为惟一的议会创造最高的权力,我们今天看到这会有可怕的不妥当之处,对此最高权力作为平衡的力量,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根据事先不难调整的方式,不给少数派留下要求某种终极裁决的权力,即在自己和多数派之间,直接提出普选,直接听取普选的意见;这样向人民呼吁的方式,比君主立宪的旧方法,即解散议会,要温和得多,也要完善得多。

我本来会理解有人说……(右派席上打断,喧哗)

各位先生,我不能不提出一个看法,请每个人的良心判断。我们此刻的态度,和大会这一边(左派席上)安静、可敬的态度形成古怪的反差。(多数派的席位上强烈抗议:行了!行了!闭会!闭会!)恢复安静,演讲者继续:

我本来会理解有人说:应该比宪法更完整地宣布,更符合逻辑地发展人民的四项基本权利:物质生活的权利,即有经济秩序,有保障的劳动……

格雷斯兰先生。——是劳动权！

维克多·雨果先生。（继续讲）——有组织的救济，而在刑法方面，废除死刑；

智力和精神生活的权利，及义务教育，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艺术和科学自由；（喝彩声）

自由的权利，即废除阻碍人的活动和人的精神、智力、生理和技艺的发展的一切东西；

最后，最高自主的权利，即最充分的普选，指定法律，由选举产生的、临时的立法者通过税收，由选举产生的、临时的法官们行使司法……（右派席上抗议）

左派席上：听好！听好！

右派席上多数成员：说吧！说吧！

维克多·雨果先生：……由选举产生的、临时的行政官员治理市镇；陪审团逐步扩充、增大和发展；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或社会问题，由全民通过同意或不同意直接投票，事先对每个问题在国民议会内进行深入的讨论。轮流由多数票或少数票在人民这最高的法官面前，为同意和不同意做出辩护。（右派席上喧哗。左派席上长时间热烈支持）

各位先生，假设国家和她的行政是面对面处在我刚才所指出的正确和正常的条件下，我本来是会理解有人这样说的，还会补充说：

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应该是十九世纪人类进步的宪章，是文明不朽的圣约，是各国人民的政治《圣经》。宪法应该尽可能地贴近绝对的社会真理。应该修改宪法。

对，是这样，我本来是会理解的。

但是，正当是十九世纪的盛世，但是，面对各个文明国家，正当在此人类的众目睽睽之下，从各个方面紧紧注视着法国，因为

法国执掌着火炬,有人过来说:法国执掌的照亮世界的火炬,我们把它灭了吧!……(右派席上否认)

有人过来说:世界第一位的人民完成了三次革命,如同荷马的众神走了三步路;这三次革命只是一次革命,这不是局部的革命,这是人类的革命;这不是一个国家人民自私的呼喊,这是普天下神圣的公道提出的要求;这是有史以来为人类普遍的申诉做出清算(左派席上热烈支持。——右派席上笑声);这是在世世代代的奴隶制,农奴制,神权统治,封建统治,宗教法庭,各种名目的绝对君权制之后,各种形式的人类苦难之后,庄严地宣布人权!(欢呼)

经过长期的苦难,这一场革命在法国诞生了共和国;换句话说,法国人民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庄严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让共和国从抽象的境界过渡到现实的领域,组成,确立,并最终地、绝对地建立共和国这最符合逻辑、最完美的政府形式,共和国对人民是某种自然的权利,如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右派席上议论纷纷。——左派席上赞同)法国人民借坚不可摧的花岗岩,在君主制的旧大陆的正中,为这座未来的大厦打下了第一块基石,这座大厦有朝一日会叫做欧罗巴合众国!(活跃。右派席上长时间的大笑声)

这场革命,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历代伟大哲学家的理想由一个伟大的人民来实现,这是借法国的榜样给各个国家进行教育。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神圣目的,是普天下的福利,这可以是人类被赎回来了。这是苏格拉底遥遥望见的纪元,他是为此才喝下毒芹的;这是耶稣基督完成的事业,他是为此才被钉上十字架的!(右派席上强烈抗议,高喊:遵守秩序!左派席上一再鼓掌。长时间全体激动)

方丹和其他多人:这是亵渎神明!

埃克朗：如果有人为这种话鼓掌，我们应该有权喝倒彩！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但愿有人能说我刚才说的话，至少能看到我说话，因为不可能不看到：法国大革命，法兰西共和国，波拿巴说过，这是太阳！所以，人家看得到，还要有人要补充说：好哇！我们要毁了这一切，我们要取消这法国大革命，我们要打倒这法兰西共和国，我们要从人民的手里抢走进步的大书，从书上抹去这三个日期：一七九二年，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我们要堵住这个大疯子的去路，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他的名字叫老天爷。我们要让自由，哲学，智力，一代代人，都向后退，让世纪后退，让前进的人类后退；我们要让上帝后退！（深深激动）先生们，有人要这样说，有人要这样做，有人要这样想，这真叫我赞叹，赞叹到目瞪口呆，这真叫我不明白。（左派席上：太好了！太好了！——右派席上有笑声）

而你们又是谁，竟做这样的梦？你们又是谁，竟想做这样的事？你们又是谁，竟想打这样的仗？你们尊姓大名？你们是谁？

我来告诉你们，你们是谁。

你们叫君主制，你们是过去。

君主制度！

怎么样的君主制？（右派席上笑声，嘈杂声）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在讲坛下）：请听好，先生们！我们昨天下午听你们讲话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我现在身处辩论的激烈现实之中。

这场辩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你们要的。你们应该光明正大，让辩论完整，全而，真诚。共和国还是君主制的问题提了出来。没有人有能力，也没有人有权力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两年多来，这个问题被暗中大胆地谈了起来，使共和国疲劳不堪；

这个问题压在今天的身上,使未来变得黯淡。此刻是摆脱这个问题的的时候了!对,此刻是仔细端详这个问题的的时候了,此刻是看看这是个什么问题的时候了。牌放在桌上!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吧。(听好!听好!——十分安静)

现在,有两种君主制。我把一切在提出或暗示的人眼里仅仅只是过渡和临时的办法放在一边。合起来谈简单化了问题。现在,有两种君主制。——只有两种君主制自以为可以要求为了自己而修宪,为自己的利益而抹去人民的最高权力。

这两种君主制是:原则的君主制,即正统的王位继承;以及荣誉的君主制,如某些受欢迎的报纸(笑声,窃窃私语声)所说,即帝国。

先说原则的君主制,先说资格老的。

各位先生,在深入地谈之前,我先要说明一点,我在这场辩论中说到君主制这个词,我不涉及具体个人,君王,流亡者,我心中对他们只有对法国人应有的同情,只有对流亡者应有的尊重;我要说,如果这些流亡者不是由朋友流放的,同情和尊敬会更加深沉得多。(太好了!太好了!)

我继续说。所以,在这场辩论中,我谈的仅仅只是原则上的君主制,信条上的君主制;一旦排除开个人,我的面前只有王权的信条,我是立法者,我可以以哲学的全部自由,以历史的全部严厉,来讨论王权的信条。

首先,让我们理解好信条和原则。我否认君主制是一种,或能够是一种原则或信条。君主制历来只是一种事实。(多处席位上有嘈杂声)

对,虽然有窃窃私议的声音,我还要说,由一个人或一家人占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历来是、历来无非只是一个事实。(新的嘈杂声)

历来，——既然还在窃窃私议，我强调，——根据历来这种所谓的信条，——我不给你们举中世纪的历史为例，我举历史，几乎是当代的历史，还不满一个世纪的历史，——根据历来这种所谓的信条，距今不满八十年，一位黑森<sup>①</sup>的选侯把人作为人头卖给英格兰国王，让他们去美国的战争中送死（愤怒否认），有信在，有证据在，你们要的话，可以给你们看……（重又安静），我说这所谓的信条历来无非只是一个事实，几乎总是粗暴的事实，经常是残暴的事实。（左派席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所以，我宣称，我以人类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名义肯定地说，君主制是一个事实，仅此而已。一旦事实消失，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权利就不是这样。权利即使不再有事实作为依托，权利即使不再有具体的权威，仍然保有道义的威信，权利永远是权利。这样的结果是，共和国被扼杀了，还有权利存在，而君主制垮台以后，只剩下废墟。（鼓掌）

所以，你们正统主义者，不要再从权利的角度要求我们了。面对人民的权利，这是最高的权利，再没有其他权利，只有人权，人权是自由。（太好了！）除此以外，都是空想。说“国王的权利”，在我们这个伟大的世纪，在我们讲话的这个伟大讲坛，等于说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

但是，如果你们不能以权利的名义说话，你们以事实的名义说话吗？你们的提出有用吗？这就太不够美妙了，这是不讲主人的语言，而讲仆人的语言了；这就矮了一大截。也好！我们看看吧。你们会说政治的稳定出自王位的继承吗？你们会说对一个国家，民主制是糟糕的事情，而王国更好吗？让我们看看，我不会去翻阅历史这本书，讲坛不是一座放对开本书的托书

---

① 黑森是德国的地区名。



架；——我站在生动的当今的事实范围内，人人都记得的事实。你们说，你们对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有什么抱怨？闹事吗？可是君主制也有闹事的。财政状况吗？我的天哪！现在不是时候，我考虑，如果三年来共和国的财政得到民主地处理……

右派席上：不谈！对财政很不错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但是，君主立宪制度花钱太贵了；但是，巨大的预算，这是君主立宪制发明出来的。我说更昂贵，要说都说出来，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制，正统的君主制，自认为是或自称是稳定、安全、繁荣、财产的同义词，还有十四个世纪历史的古老的君主制，先生们，有时候，会自愿破产！（笑声和掌声）

在路易十四治下，我给你们提到太平盛世，伟大的世纪，伟大的朝代，在路易十四治下，我们不时看到，如布瓦洛所说，“食利者一看到判决，知道会砍去身上一块。脸色苍白。”而不论讽刺作家讨好国王用什么委婉语，判决从食利者身上砍去一大块，先生们，这就是破产。（左派席上：太好了。右派席上喧哗声：那指券<sup>①</sup>呢？）在摄政时代，君主制收钱，收钱这词不高贵，却真实（众笑）。每一次改变钱币，收进三亿五千万；那是五个苏就吊死一个女仆的年代。到路易十五治下，六十年间破产九次。

右派席上后座的声音：那诗人的年金呢！

（维克多·雨果先生停了下来）

左派席上：别理睬这些！不屑理他！别回答！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会回答这位可尊敬的打断话的人，某些报纸欺骗了他，他是指查理十世提出给我的年金，我谢绝了。

法卢先生：我请你原谅，你在国王的金库上有这笔年金。

---

① “指券”是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七年间法国流通的一种证券，以国家财产为担保，后用作流通使用。

(右派席上喧哗)

巴克先生:别理睬这些辱骂!

法卢先生:请允许我说一句话。

维克多·雨果先生:你是想要我说出真相?事实会给我荣誉;我很高兴。

法卢先生:对不起……这是人格的事情!有人要来一场大吵大闹!让人家说话!不要打断别人说话。遵守秩序!遵守秩序!

法卢先生:大会可以注意到,从这次大会开始,我本人一直保持最大的沉默,还不时劝告朋友们和我一样沉默。我仅仅要求修正一个具体的事实。

维克多·雨果先生:请说吧。

法卢先生:尊敬的维克多·雨果先生说过:“我从未领过君主制的年金……”

维克多·雨果先生:不对,我没有说过这话。(右派席上强烈抗议,间有掌声和讥笑声)

左派席上多名成员(对维克多·雨果先生):不要回答!

苏比先生(对右派):至少,请等待解释;你们的掌声是不得体的!

弗里雄先生(对法卢先生):你是共和国前部长,你背叛了共和国。

拉马克先生:这是耶稣会会士喷吐毒液!

维克多·雨果先生(对法卢先生,对嘈杂的声音说话):我请法卢先生征求我的朋友们同意回答他的话。(混乱声)

法卢先生:我尽力而为。

极左派席位上:议长先生,请让右派席位安静下来。

议长先生:两方面都有吵闹声。(对演讲者)你总是利用有

人打断时,为自己争取好处;我谴责打断别人说话,但我看到左派和右派都有声音。(极左派席上猛烈抗议。——坐在左派下方席位上的成员努力让大家重新安静)

左派席上一位成员:你的耳朵只能听见我们这边的声音。

议长先生:双方都有人打断别人说话。(不对! 不对! ——对! 对!)我看,我看到……(左派还是那些席位上发出新的吵闹的喊叫声)

我看到,五分钟以来,舍尔谢尔先生和格雷维先生要求安静。(左派席上喊叫声和新的抗议声。——舍尔谢尔先生讲了几句话,声音太吵,我们听不清)

我看到几分钟以来,你们本人要求安静,舍尔谢尔先生和格雷维先生,我为你们说句公道话。

舍尔谢尔先生:我们要求安静,因为我们想要听清楚所有的话。

极左派席上一位成员:《通报》会回答议长先生的。

议长先生:我们有人可以否认办公室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当着大会的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左派对议长先生强烈责备)

你们急于要拿出你们惯常的态度来!(极左派席上呼喊声)

一位成员:是你急于要恢复你们惯常的态度……

别的成员:这是在挑衅。

议长先生:我要求双方安静。

阿尔诺先生(阿列日议员):这是性格问题。

萨瓦捷-拉罗什先生:这是挑衅,有人还要想变成辱骂。

议长先生:你们想不想安静,听演讲者讲话?(重又安静)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感谢尊敬的法卢先生。我本不想寻找机会谈我自己。说到一个给我荣誉的事情,他给了我机会。(对

右派)请听好我要对你们说的话:你们是最先笑的人,我想,你们很诚实,我对你们预言,你们不会是最后笑的人。(轰动)

极右派席上一位成员。——会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对打断话的人):那么,你不会是诚实的人。(左派席上喝彩。——重又十分安静)

我当时十九岁……

右派席上一位成员:那好,那么年轻!(左派席上长时间窃窃私语。——高喊:不像话!)

维克多·雨果先生(向打断话的人转过身来。):敢于如此不光彩地打断人说话的人,应该有勇气报上姓名。我勒令他报上姓名。(左派席上鼓掌。右派席上安静。无人报出姓名)

他不说话了。我看到了。

(左派的掌声更响了。——右派席上沮丧的安静)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当时十九岁;我出版了一册诗集。你们知道,路易十八是个有文化的国王,他读了我的诗集,给我寄来一笔两千法郎的年金。这是出于国王自发的行为,我说出来,对他对我都有荣誉;我收到这笔年金,而并没有要求获得这笔年金。你手里拿着的这封信,法卢先生,可以证明这点。(法卢先生点头同意。右派席上激动)

拉罗什雅克兰先生:很好,维克多·雨果先生。

维克多·雨果先生:以后,几年后,查理十世登基,我写了一篇剧本:《玛丽蓉·黛罗美》;审查机关禁演此剧;我去找国王;我要求他让我剧本上演;他仁慈地接见了我,但拒绝开禁。第二天,我回到家里,我接到来自国王的通知,为了赔偿我禁演的损失,我的年金从两千法郎增至六千法郎。我拒绝了。(长时间激动)我给部长写信说,我要的仅仅是我诗人的自由,和我作家的独立。(左派席上经久不息的掌声。即使右派席上也轰动)

你手里握着的信便是这封信。(好哇! 好哇!)我在这封信里说,我不会冒犯查理十世国王的。你知道,我说到做到。(深为激动)

拉罗什雅克兰先生:是这样! 写的诗句好极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对右派):各位先生,你们看到,你们不再笑了,我感谢法卢先生是有道理的。(对! 对! 长时间激动)

(会场的底部有一名成员在笑)

左派席上:得了! 这样不像话!

右派席上多位成员(对维克多·雨果先生):你做得对。

苏比先生:谁笑过,就要把话都吃下来。

维克多·雨果先生:所以,我刚才说,君主制有时候会破产。我还提到在摄政王时代,君主制每改变一次货币,收进三亿五千万。我继续说:路易十五治下,有九次破产。

你们要不要我告诉你们,我记得起来的几次破产? 德马雷破产两次,帕里斯兄弟破产两次,签证破产一次,制度破产一次……这些破产够不够了? 你们还需要破产吗?(左派席上长时间大笑)

在同一个王朝时期,其他的破产:弗勒里红衣主教的破产,西卢埃特督察的破产,泰雷神甫的破产! 我举出君主制这些以历史上因破产而英名扫地的大臣名字命名的破产。先生们,杜布瓦红衣主教为君主制下过定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想破产就破产。”(新的笑声)

好哇! 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呢,她破产过吗? 没有,虽然从我不得不称之为君主制的那一边,也许有人向共和国或多或少建议过破产。(左派席上又笑,甚至右派席上也笑)

各位先生,共和国没有破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让共和国待在人民廉洁的诚实和正直的道路上,不会、永远不会破产

(左派席上:不会!不会!),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有没有打过欧洲战争?只少不多。

也许,她的态度甚至太和平了一点,我这样说是为了和平的利益,她的剑如果拔一半出来,本来足以会使好多大刀就此缩回鞘中去了。

所以,你们责备她什么,君主制政党的头头先生们,你们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把我们这部一八一五年溅满鲜血的当代历史洗刷干净!(左派席上热烈支持)

所以,你们责备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什么?天哪!有些平庸的指控还没有在你们所有的报纸上收起来,似乎还没有陈旧,我今天早上还在一则通报中看到,要求完全修改宪法:勒德律-罗兰的专员啦!四十五生丁<sup>①</sup>啦!卢森堡宫的社会主义讲演啦!——卢森堡宫!哈!对,卢森堡宫!这是最主要的抱怨!得,当心卢森堡宫;不要经常往那边走,否则你会撞上内伊元帅的鬼魂!(长时间欢呼。——左派席上经久不息的掌声)

雷塞吉耶先生:你会在卢森堡宫找到自己法兰西世卿的座椅的!

议长先生:不是你发言,雷塞吉耶先生。

右派席上一位成员:国民公会在断头台上处决了二十五名将军!

雷塞吉耶先生:你自己法兰西世卿的座椅!(嘈杂声)

议长先生:不要打断别人说话。

维克多·雨果先生:上帝原谅我,我想雷塞吉耶先生是责备我曾经坐在审判内伊元帅的法官中间!(右派席上欢呼声。左

---

<sup>①</sup> 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制定“财产税”:每法郎抽税45生丁,等于4.5法郎,引起有产阶级的严重不满。

派席上讥笑声,以及赞同的笑声)

雷塞吉耶先生:你弄错了……

议长先生:请你坐下来;保持安静;不是你发言。

雷塞吉耶先生(对演讲者):你的确弄错了……

议长先生:雷塞吉耶先生,我正式提醒你安静。

雷塞吉耶先生:你是故意弄错的。

议长先生:如果你藐视我的一再警告,我会提醒你将要记录在案。

维克多·雨果先生:古老政党的政治家们,我不会为你们的不幸而洋洋得意的,我也不会板着脸对你们说,你们不是以公正的、善意的、健康的观点来评判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国家。你们误会了当代的现象。你们喊颓废了。确实是颓废,但是,我不得不对你们承认,是你们颓废。(左派席上笑声。——右派席上窃窃私语)

因为君主制完了,你们说:法国完了!这是错觉。法国和君主制,是两码事。法国还在,法国在成长,要明白这一点!(太好了!右派席上笑声)

法国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伟大;外国人都知道这一点,说起来是可悲的事情,你们的笑声也证实,而你们却不知道!

法国人民已是懂事的年龄了,而你们恰恰挑选这时刻说法国的行为是荒唐。你们根本不承认这个世纪,你们看来本世纪的工业追求物质享受,哲学是不道德的,文学是无政府主义的。(右派席上讥笑声。——对!对!)你们看,你们在继续证实我说的话。本世纪的民主,你们称之为煽动群众。

你们的生活傲慢,宣称我们的时代是邪门,而你们呢,你们不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你们不是本世纪的人,就这么简单。你们因此而自负。我们记录在案。

你们不是本世纪的人,你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们是死人! 也好! 我同意你们做死人! (笑声,喝彩)

但是,既然你们死了,就别再回来,让我们活人安静! (众笑)

坦吉先生(对演讲者):你假设我们是死人! 子爵先生<sup>①</sup>?

议长先生:你,坦吉先生,你复活了!

坦吉先生:我把子爵复活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两臂交叉放在胸前,正视右派):怎么! 你们又想回来! (又爆发大笑声和喝彩声)

怎么! 你们想重来! 怎么! 想重来这些可怕的经验,吞噬了众多的国王,众多的亲王,弱者如路易十六,聪明的强者如路易-菲里普,这些可悲的经验,吞噬了众多在王座上出生的家族,一个个庄重的妇女,圣洁的寡妇,无辜的孩子,你们还嫌不够! 你们还要增加! (活跃)

可你们真是无情,真是健忘! 但是保王派们,我们为这些不幸的王族向你们求饶!

怎么! 你们想重新回到这一系列必然的事实中去,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可以说事先已定好是不可避免的阶段! (活跃) 你们想重新回到这个可怕的过程中去,永远不变,充满险阻,充满风暴,充满灾难,开始时在人民和国王中间是脆弱的和解,是一次次王政复辟,是杜伊勒里宫重开,是点亮一盏盏彩色灯笼,是一场场演说,是一场场节庆;继而是一次次王座侵蚀议会,是政权侵蚀权利,是王政侵蚀国家,是两院里的斗争,是新闻界的抵抗,是舆论界的窃窃私议,是一场场官司,是想讨好别人的法官夸张、笨拙的热忱而对精力充沛的作家而失败(左派席上热烈

---

① 一八四五年,路易-菲利普任命雨果为法兰西世卿,册封为子爵。



鼓掌);继而是一次次破坏宪章,有多数派作为帮凶的参与(太好了!),是施加压力的法律,是非常措施,是一方面有警察局的敲诈,另一方面是秘密会社和阴谋的勒索,——而结果是……——我的天哪!这座你们每天来这大楼要穿过的广场对你们就不说明什么吗?(有人打断。——安静!安静!)就请用脚踩踩这地面,离这座凄惨的你们还在垂涎的杜伊勒里宫仅两步之遥;用脚踩踩这地面,你们会从地面上随意地变出来把旧王朝送进坟墓的断头台,或是送新王朝去流亡的出租马车!(左派席上经久不息地鼓掌。——窃窃私语。欢呼)

议长先生:你这是要威胁谁啊?你是想威胁某某人?不要动这个脑筋!

维克多·雨果先生:这是一个警告。

议长先生:先生,这是血淋淋的警告;你越出了一切界限,你忘掉了修宪的问题。这是抨击,这不是演说。

维克多·雨果先生:怎么!就不许我援引历史!

左派席上一位成员(对议长说话):有人对宪法和共和国有问题,你还不让人讲话!

议长先生:你杀死活人,你召唤死人;这就不是讨论了。(一再有人打断。右派席上表示赞同的笑声)

维克多·雨果先生:怎么,先生们,在用最客气的话提醒你们的回忆之后;对你们谈过庄重的妇女,圣洁的寡妇,无辜的孩子之后,在提醒你们的记忆之后,就不允许我,在这座大厅里,在这几天听了讲话之后,就不许我援引历史作为警告,你们要明白,但不是作为威胁?就不允许我对你们说王政复辟以似乎是胜利的样子开始,以注定倒霉的样子告终吗?就不允许我对你们说,王政复辟以自我目眩神迷开始,以我们称之为灾难告终吗?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用脚踩踩这块注定倒霉的地面,离你们两步之

遥,离凄惨的你们还在垂涎的杜伊勒里宫两步之遥,你们可以随意地从地面变出来把旧王朝送进坟墓的断头台,或是把新王朝送去流亡的出租马车!(右派席上喧哗。左派席上喝彩声)

就不许我说这些话!有人还说这是自由讨论啊!(左派席上热烈支持和鼓掌)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昨天是自由讨论!

维克多·雨果先生:啊!我抗议!你们是想压制我的声音;但大家会听得到他讲话的……(右派席上抗议声)大家会听得到的。

你们中间的聪明人,肯定有的,我这么说毫无困难。

右派席上有人说:你真仁慈!

维克多·雨果先生:你们中间的聪明人,此刻认为自己很强大,因为他们依靠担惊受怕的利益的联盟,害怕真是个邪乎的支点!但是,这是个支点,可以干坏事。——先生们,下面是我要对这些聪明人说的话:不久以后,不论你们做什么,利益会平安无事的;随着利益重振信心,你们会失去这个联盟的。

对,不久以后,利益会明白,现在,在十九世纪,在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之后……

蒙特贝洛先生:还会有!

维克多·雨果先生:……拿破仑垮台以后,查理十世流亡以后,路易-菲里普下台以后,法国大革命以后,一言以蔽之,在原则、信仰、舆论、境况、影响和事实经过完全的、绝对的、神奇的更新以后,共和国已是坚实的大地了,君主制是冒险了。(鼓掌)

但是,尊敬的贝里耶先生昨天对你们说:法国和民主制怎么也凑合不起来的!

右派席上:这话他没有说过!

右派席上有人说:他说共和国。

蒙特贝洛先生：这另当别论。

维克多·雨果先生：这对我是一码事！我接受你的说法。贝里耶先生对我们说：法国和共和国怎么也凑合不起来的。

各位先生，三十七年前，在授予路易十八宪章时，当代人人都看到，地道的君主制的拥护者，同样是这些人把路易十八看成是革命者，把夏多勃里昂看成是雅各宾党人（大笑），地道的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对代议制君主制感到的恐怖，和今天代议制君主制的拥护者对共和国感到的恐怖绝对相同。

当时有人说：这对英国是可以的！这和贝里耶先生今天所说的完全一样：这对美国是可以的！（太好了！太好了！）

当时有人说：新闻自由，讲坛上讨论，反对派的演讲者，新闻记者，这一切，这是混乱：法国怎么也适应不了的！好哇！法国适应了！

丹吉先生：不适应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法国适应了议会制度，法国也同样会适应民主制度的。这是前进一步。就这样。（活跃）

代议制王政之后，大家还会附带适应民主派风俗习惯的变动，如同绝对王政之后，大家最终附带适应了自由派风俗习惯的激动，公众的繁荣将会从共和派的骚动中显露出来；公众的繁荣将会更加扩大，更为巩固。人民的愿望将会得到调整，如同资产者的激情已经得到了调整。像法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最终必然会重新恢复自己的平衡。法国之大，是她稳定的因素。

再说，的确应该对你们说，这样自由的新闻，这样至高无上的讲坛，这样的人民的集会，围绕一个观念而组成的这种民众集会，这样的人民，是吵闹的听众，又是耐心的法庭，这样在骚乱输掉战斗的地方赢得战斗的大数量的选举，这样某一天席卷整个法国的选票，这一切令你们害怕的运动，恰恰正是进步在沸腾

(太好了!),这是有益的沸腾,是必须的、健康的、丰富的、好极了的沸腾!你们认为这是狂热,这是生命。(长时间鼓掌)

这就是我要回答贝里耶先生的话。

你们看到,先生们,效益,政治的稳定,财政的安全,公众的繁荣,权利,事实,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一件是来自君主制的。

现在,因为该有结论了,这样对宪法的侵犯,还掩盖了对共和国的侵犯,有什么教训呢?

各位先生,我这些话尤其是说给当今君主派政党的前辈们听的,说给这些年事已高、但德高望重的领袖们,这些和我们一样是组成制宪会议的成员们,说给这些领袖们听的,我说清楚,我是不会把他们和他们党内年轻有为、但勉强追随他们的那部分人混为一谈的。

此外,我当然不想伤害任何人;我敬重这大会上的每一个成员,如果我不注意说过冒犯在座任何人的话,我先收回;但是这样说,我还是要说,从前,曾经有一些保王党人……

卡莱先生:你还是知情的。(左派席上叫喊声:不要打断!)

沙拉斯先生(对维克多·雨果先生):从讲坛上下来。

维克多·雨果先生:很明显!讲坛上言论自由再也没有了!(右派席上抗议)

议长先生:问一下米歇尔先生(布尔日代表),讲坛上言论自由是否取消了。

苏比先生:言论自由是为大家,不是为一个人存在的。

议长先生:先生,大会还是那个大会,演讲者变了。由演讲者决定自己的听众,前天就对你讲过了;是米歇尔先生(布尔日代表)对你说的。

拉马克先生:他说的话相反。

议长先生:我说的大意是如此。

米歇尔先生(布尔日代表):议长先生,你能让我说句话吗?  
(议长先生表示同意)

你把我昨天说过的话措辞改了。我说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这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说的话,他是博絮埃。他不是说演讲者决定听众;他说是听众决定演讲者。(左派席上:太好了!太好了!)

议长先生:把一个命题的用词反了过来,但有一条真理没有变:即从演讲者到大会,从大会到演讲者,有一种必然的反作用。是鲁瓦耶-科拉尔先生本人叫大家倾听某些事物感到失望,对演讲者们说:要做到让大家听你说话。

我宣布,我做不到给每一个演讲者确保同样的安静,演讲者太不一样了。(多数派座位上笑了开来。左派席上喧哗,提出种种质询)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允许侮辱人吗?

沙拉斯先生:太放肆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对于我们可敬的议长刚才向我引用鲁瓦耶-科拉尔的话,我将引用谢里丹<sup>①</sup>的话作为回答,他说:“一旦主席不再保护演讲者,就是说讲坛的言论自由不存在了。”(左派席上反复鼓掌)

阿尔诺先生(阿列日代表):我们从未见过有这样的偏心。

维克多·雨果先生:好哇!先生们,我刚才对你们说什么了?我刚才说,我再把这一切归之于今天针对共和国的侵犯,我想从这样的侵犯中引出教训;我刚才说:从前,有过保王党人。这样的保王党人,一些偶然的家庭情况会让保王党传统和我们在座的多位成员的童年纠缠一起,既然有人不断提醒我,我的童年尤

---

① 谢里丹(1751—1816),英国戏剧家和政治家。

其是如此；这样的保王党人，我们的父辈们见识过他们，我们的父辈们打败了他们，好哇！这样的保王党人，一旦他们宣扬自己的信条，就是危险的日子，不必等第二天！

左派席上：太好了！太好了！

维克多·雨果：好吧，这些人不是公民；而这些人骑士。他们做过一件丑恶的事情，荒谬、可恶、大逆不道的事情：打内战；他们打了内战，而不是挑起内战！（左派席上热烈支持）

在他们面前，站立着十分年轻，十分可怕，十分激动的法国大革命，这个伟大的、精彩的、了不起的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向他们派出美因茨<sup>①</sup>的榴弹兵，发现打败欧洲容易，打败旺代<sup>②</sup>难。

罗什雅克兰先生：是这样！

维克多·雨果先生：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法国大革命，他们抵抗大革命，他们对大革命不使用诡计；他们没有在雄师面前变成狐狸！（左派席上鼓掌。罗什雅克兰先生作赞同的表示）

维克多·雨果先生（对罗什雅克兰先生）：这话是对你，对你的名字说的；这是我对你们的人表示敬意。

他们不是来从这场大革命一件一件偷取她的原则，她的胜利，她的武器，并用来反对大革命！他们努力杀死大革命，而不是偷取大革命的财富！（左派席上喝彩）

他们是光明正大的，他们是胆大的人，是有信念的人，是真诚的人；他们不是一天之内喊出二十七遍：共和国万岁，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家正举行大会的时候到来，结结巴巴地说：国王万岁！（左派席上欢呼。经久不息的喝彩）

---

① 美因茨现在是德国城市，法国大革命后曾是法国和普鲁士争夺的对象。

② 旺代是法国西部地区名。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保王党在此地发动农民对抗巴黎的革命政权。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他们没有为二月的受伤者寄过钱。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我用一句话概括上面这些话。原则的君主制，正统王位的继承，在法国已经死亡。这是一个存在过、但不再存在的事实。

恢复正统王位的继承，这样会是慢性的革命，是周期性的震荡替代社会的发展。相反，共和国，这是进步变成为政府。（支持声）

我们这方面说完了吧。

莱奥·德·拉博尔德先生：正统的王位继承苏醒了。

（法卢先生站了起来）

左派席上：不行！不行！不要打断！不要打断！

（法卢先生走近讲坛。吵吵闹闹的骚动）

左派席上（对演讲者）：不要让别人讲话！不要让别人讲话！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不允许有人打断我说话。

（法卢先生走近桌旁，走近议长先生，和议长交换了几句话）

维克多·雨果先生：尊敬的法卢先生把演讲者的权利忘得精光，竟不是向演讲者，而是向议长请求打断演讲者的讲话。

法卢先生（回到讲坛下面）：我向你请求打断你一下。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不同意你的请求。

议长先生：是你发言，维克多·雨果先生。

维克多·雨果先生：但是，一些有不同色彩的记者，一些有不同色调的报纸，毫无疑问地表达了政府的思想，因为这些报纸在街上出售时有特权，把其他报纸排除在外，对我们喊道：

“你们很对；正统的王位继承是不可能的了，君权神授和原则的君主制已经死亡；但是另一种光荣的君主制，即帝国，这种君主制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这才是有人在对我们说的话。

这是君主制问题的又一个侧面。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你们会说,光荣的君主制! 好吧! 你们有光荣吗? 请给我们看看! (大笑)我倒很想看看,这个政府有什么光荣! (左派席上笑声和掌声)

让我们看看! 你们的光荣,在哪儿! 我在找。我环顾四周;你们的光荣有哪些?

勒比克先生:问问你的父亲!

维克多·雨果先生:你们的光荣有哪些成分? 我看到什么呢? 我们的种种自由——掉入陷阱,遭到捆绑;普选被背叛,被出卖,被砍去手脚;社会主义的纲领结果是虚伪的政策;政府是一场巨大的诡计(活跃),历史也许会说是——一场阴谋。(十分轰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出奇的暗示竟让帝国成为共和国的目标,让五十万政府官员成为某种国家内部波拿巴派的秘密会社! 一切改革被推迟,或被嘲弄,对人民维持或重新确立高得离奇的赋税,戒严令压在五个省的头上,巴黎和里昂被监管,大赦被拒绝,强化放逐,批准流放,波尼<sup>①</sup> 旧城里的呻吟,贝勒岛<sup>②</sup> 上的折磨,地堡里舍不得让毯子烂掉,却舍得让人体烂掉(轰动)! ……新闻界被追捕,陪审团经过挑选,司法机关不够,而警察部门很多;下面是贫困,上面是无政府主义;专横,压制,不公正! 外面是罗马共和国的尸体。(左派席上喝彩)

右派席上有人说话:这是对共和国的小结。

议长先生:要让人家说话,不要打断。这才说明讲坛是自由的。继续讲。(左派席上喊太好了! 太好了!)

---

① 波尼是今阿尔及利亚城市。

② 贝勒岛又称美丽岛,在法国布列塔尼近海处。



沙拉斯先生：不管你们如何，是自由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绞架，即奥地利（活跃），竖立在匈牙利，竖立在伦巴第<sup>①</sup>，竖立在米兰，竖立在威尼斯；西西里岛任人扫射；各国人民对法国希望的破灭；各国人民间的亲密关系中断；权利处处遭到蹂躏，北方和南方一样，卡塞尔<sup>②</sup>和巴勒姆<sup>③</sup>一样；各国国王潜在的联合只等机会；我国的外交缄默不语，我不说是帮凶，面对某某人总是蛮横，某某人总是懦弱；无助的土耳其对付沙皇，被迫放出流亡者；科苏特<sup>④</sup>在中亚的地牢里咽气；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法国低下了脑袋，拿破仑在墓中因为羞愧而战栗，而有五六千个家伙高喊：“皇帝万岁！”你们是不是就会把这种种情况称之为你们的光荣？（大为激动）

拉德旺赛先生：这是共和国给了我们这一切！

议长先生：大家指责共和国的也是这一切！

维克多·雨果先生：现在，你们的帝国，我们谈谈吧，我很愿意。（左派席上笑声）

维埃亚尔先生<sup>⑤</sup>：你很清楚，没有人在想帝国。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你们愿意，尽可以窃窃私议，但不要含糊不清。有人对我喊道：没有人在想帝国。我的习惯是把面具撕下来。

你们说，没有人在想帝国！那么，这一声声花钱买来的“皇帝万岁”说明了什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出的钱？

没有人在想帝国，你们刚才都听到了！那么尚加尼埃将军

---

① 伦巴第是意大利的地区名。

② 卡塞尔是德国地名。

③ 巴勒姆是意大利的城市。

④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

⑤ 维埃亚尔先生是第二帝国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原编者注

的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这些得到你们鼓掌的对花天酒地的御用军的暗示说明了什么?梯也尔先生的这些话也得到你们的鼓掌:“帝国已经形成了”说明了什么?

这种可笑的、乞求来的对延长权利的请愿说明了什么?请问,延长权利是什么意思?这是终身执政府。终身执政府通向何处?通向帝国!先生们,这儿有阴谋!我告诉你们,有个阴谋!我有权挖挖这个阴谋的底。我就挖。好哇!把这一切挖个一清二楚。

不应该让法国处于出其不意的境地,一天早上,糊里糊涂地有了一个皇帝!(鼓掌)

有个皇帝!让我们讨论一下其中的意图。

怎么!因为曾经有个人在马朗戈打了胜仗,曾经掌过权,你们也要掌权,你们只是打赢萨托里<sup>①</sup>的仗!(笑声)

左派席上:太好了!太好了!好哇!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这一仗他打败了。

费迪南·巴罗先生<sup>②</sup>:他三年前打了一次胜仗:秩序战胜无政府主义的胜仗。

维克多·雨果先生:怎么!因为距今十个世纪以前,查理曼大帝历经四十年的荣耀,在地球的表面掉落在地上一把其大无比的权杖,一把其大无比的宝剑,以后无人能够、也无人敢于碰碰这把权杖和这把宝剑,——而在这过程中间,有几个人,名字叫菲利浦-奥古斯特<sup>③</sup>,叫弗朗索瓦一世<sup>④</sup>,叫亨利四世<sup>⑤</sup>,叫路

---

① 萨托里是凡尔赛南部的高地,上有军事营地。

② 费迪南·巴罗是第二帝国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原编者注

③ 菲利浦-奥古斯特(1165—1223),法国国王。

④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

⑤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

易十四<sup>①</sup>！怎么！因为千年以后，人类需要千年以上的孕育时间，才能重现这样的人物，来了另一个天才，他捡起了这柄利剑，这把权杖，他高高站立在大陆上，（他创造巨人般的历史，其光芒照耀至今，他在法国捆住了大革命，他在欧洲释放了大革命）他在法国捆住了大革命的手脚，他在欧洲把大革命释放出来，他给自己的名字添上一个个响亮的同义词：里沃利，耶拿，埃斯林根，弗里德兰，蒙米拉伊<sup>②</sup>！怎么！因为十年巨大无比的荣耀之后，这荣耀伟大之至，几乎是神奇的荣耀，轮到他也筋疲力尽了，把完成如此众多的巨大事物的这把权杖，这柄利剑掉落在地上，你们来了，你们想继他之后把这把权杖，把这柄利剑捡起来，像他拿破仑当年继查理曼大帝之后捡起来，用你们的小手握这把巨人使用的权杖，握这柄巨人挥舞的利剑！作什么用？（长时间鼓掌）怎么！奥古斯都<sup>③</sup>之后，是小奥古斯都<sup>④</sup>，怎么！因为我们有拿破仑大帝，我们得该有拿破仑小人<sup>⑤</sup>！（左派鼓掌，右派喊叫。会议中断好几分钟。无法形容的喧闹声）

左派席上：议长先生，我们听过了贝里耶先生的讲话，右派应该听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发言。请让多数派不要说话。

萨瓦捷·拉罗什先生：应该尊重伟大的演说家。（左派席上：太好了！）

---

①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

② 里沃利、耶拿、埃斯林根、弗里德兰和蒙米拉伊分别是在意大利、德国，都是拿破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地方。

③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

④ 小奥古斯都（约461或462—476以后），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原名罗穆路斯，由父亲扶上台，借用开国皇帝的封号，罗马人出于讽刺，将“奥古斯都”和“罗穆路斯”合称为“奥古斯都路斯”，意思正好是“小奥古斯都”。

⑤ “拿破仑小人”过去被译成“小拿破仑”，并不确切，“小”的概念不是长幼之序，不是形体之分，而是精神实质上的对立。今译成“拿破仑小人”和“拿破仑大帝”相对照。

拉莫斯科瓦先生<sup>①</sup>：议长先生应该让人尊重共和国的总统，以此来尊重共和国的政府。

勒比克先生：有人羞辱共和国！

拉莫斯科瓦先生：这些先生高喊：“共和国万岁！”，却辱骂总统。

埃内斯特·德·吉拉尔丹先生：拿破仑·波拿巴赢得六百万张选票，你们在辱骂人民选出来的人！（部长席上十分激动。议长先生徒劳地想在吵闹声中让人听清他的说话）

拉莫斯科瓦先生：而在部长席上，对这样的话竟听不到愤慨的话！

巴罗什先生<sup>②</sup>：可以讨论，但不要辱骂。

议长先生：你们有权对废止有关权利的第四十五款表示异议，但你们无权辱骂！（极左派拼命鼓掌，掌声盖过议长先生的声音）

外交部长先生：你们讨论莫须有的计划，你们还辱骂！（极左派继续鼓掌）

极左派一名成员：应该昨天在有人攻击共和国时捍卫共和国！

议长先生：反对派假装以鼓掌盖住我的意见，盖住在我意见之后的部长先生的意见。

我对维克多·雨果先生说过，他完全有权对修改有关权利的第四十五款是否合适提出异议，但他无权以羞辱的方式，讨论并没有发生的个人的竞选身份。

极左派席上有人说话：不对，有这个问题。

---

① 拉莫斯科瓦是第二帝国的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原编者注

② 巴罗什后是第二帝国行政法院院长，年薪十五万法郎。——原编者注

沙拉斯先生：你们在第戎面对面亲自见到了。

议长先生：我现在提醒你们要安静，因为我是议长；在第戎，我当时尊重礼仪，我没有说话。<sup>①</sup>

沙拉斯先生：有人对我们不尊重礼仪。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回答部长先生和议长先生，他们指责我伤害共和国总统先生，指责我依仗宪法上有权指责共和国总统先生，我会想哪一天用就用这个权利，我抓紧时间伤害他；但是，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并非是伤害他。（右派若干席位上强烈抗议）

布里福先生：你要辱骂不能骂到他的头上。

戈兰古尔先生：有一些辱骂是不能骂到他身上的，这你要知道！

议长先生：如果我警告之后，你还要继续，我要再提醒你遵守秩序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要说的是，议长先生制止不了我做出补充的解释。（十分激动）

我们要求为共和国负责的总统做的，我们指望他做的，我们有权坚定地期待他做的，不是他以伟大的人物掌握政权，而是他以伟大的人物离开政权。

左派席上：太好了！太好了！

克拉里先生<sup>②</sup>：你先不要诬蔑他。

维克多·雨果先生：伤害他的人，是他的那些朋友，他们暗示他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不会无条件地离开政权，除非他是叛乱者，他是应该下台的。

---

①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一八五一年六月一日在第戎发表演说，指责制宪会议“愚蠢”，说过违反宪法的话。——原编者注

② 克拉里，第二帝国的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原编者注

左派席上：作伪誓！

维埃亚尔先生：这都是污蔑；维克多·雨果先生很清楚。

维克多·雨果先生：多数派的各位先生，你们取消了新闻自由；你们想不想取消讲坛上的言论自由？（活跃。）我并不要求照顾，我要求坦率。士兵被制止尽他的责任，会折断他的宝剑；如果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已经死亡，告诉我好了，我就中断我的权责。哪一天讲坛上没有了自由，我会走下讲坛，绝不再走上来。（右派席上：多美好的不幸！）没有自由的讲坛，只有没有尊严的演说家才可以接受。（深刻的震动）

好哇！如果讲坛受到尊重，我会看着办的。我继续讲。不行！拿破仑大帝之后，我不要拿破仑小人！

行啊，请尊重伟大的事物。停止拙劣的模仿吧！要把雄鹰放在旗上，杜伊勒里宫中首先要有一只雄鹰！雄鹰在哪儿？（长时间鼓掌）

莱昂·福谢先生：你在辱骂共和国总统。（右派席上：对！对！——阿巴图契先生<sup>①</sup>激烈地指手画脚）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继续说：

各位先生，我和人人一样，和你们大家一样，我手中也拿过这些鼓吹帝国的，或者如今天人民所说，是颂扬恺撒的报纸，这些小册子，这些政治性小册子。有个想法给我印象很深，我办不到不让这个想法传达给大会。（激动。演讲者继续说：）对，我办不到不让这个想法传遍整个大会。这位战士，法兰西这位伟大的战士会怎么说呢？他现在躺下来了，躺在荣军院里，有人躲在他的影子下面，而且经常怪怪地引用他的名字；这位拿破仑会怎

---

① 阿巴图契，第二帝国的司法大臣，年薪十二万法郎。——原编者注

么说呢？他在如此众多神奇的战斗中，走出法国八百古法里<sup>①</sup>，在一八一二年的这场大决斗里，向古老野蛮的莫斯科挑战，这位豪杰会怎么说呢？他隐约看到出现一个哥萨克的欧洲的可能性，只会感到厌恶，不论他有多么威严的本能，他更喜欢一个共和派的欧洲；他，他会怎么说！如果他在坟墓深处，会看到他的帝国，他光荣、好战的帝国的吹捧者、辩护者和理论家竟是谁？是一些在光辉、自由的当代，以可笑的，如果不是可怕的绝望心情，转身向北张望的人？是一些每当听到我们说出民主、自由、人道、进步的词汇时，惊恐地趴在地上的人，是一些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能否听到有俄国大炮声的人！

（左派席上长时间鼓掌。右派席上喧哗声。整个右派站起来，喊声盖住了演讲者的最后几句话。——遵守秩序！遵守秩序！遵守秩序！）

（好几位部长从座位上站起来，强烈抗议演讲者的话。吵闹声越来越大。很多成员猛烈地斥责演讲者。比诺先生<sup>②</sup>，古尔戈将军和右派坐在前排的好几位代表十分活跃，引人注目。）

外交部长先生：你很清楚，情况并非如此！我以法国的名义抗议！

朗塞先生<sup>③</sup>：我们再一次要求遵守秩序。

克鲁塞勒先生（公共教育部长<sup>④</sup>）：请把你说的话引用到个人！你的话适用谁？说出名字，说出名字来！

议长先生：我再一次提醒你遵守秩序，维克多·雨果先生，因

---

① 一古法里约合四公里。

② 比诺，第二帝国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财政部长，年薪十二万法郎，共年薪十五万法郎。——原编者注

③ 朗塞，第二帝国警察总监，年薪四万法郎。——原编者注

④ 克鲁塞勒，第二帝国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原编者注

为虽然我提出警告,你还在骂人。

右派席上有人说话:这个骂人的人被收买了。

沙波先生:希望演讲者告诉我们他的话是对谁说的。

斯塔普朗德先生:如果你有勇气,请说出你指责的人是谁!  
(激动的吵闹声)

右派席上不同的声音:你是污蔑人的无耻之徒。——又是胆怯,又是傲慢。(遵守秩序! 遵守秩序!)

议长先生:你们这样吵,大家听不见我要求遵守秩序的话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要求解释一下。(吵吵闹闹而经久不息的低语声)

埃克朗先生<sup>①</sup>:让他演他的戏吧!

莱昂·福谢先生(内政部长):演讲者……(左派席上打断他)  
演讲者……

左派席上:不是他发言!

议长先生:让维克多·雨果先生作解释。再次要求他遵守秩序。

内政部长先生:怎么样! 先生们,演讲者竟可以在此地辱骂共和国总统……(左派席上吵吵闹闹地打断他)

维克多·雨果先生:请让我作解释! 我不让你发言。

议长先生:不是你讲话。不是由你维持大会的治安。再次提醒维克多·雨果先生遵守秩序;他要求作解释;我让他讲话,如果你想篡夺我的职位,你的治安也治不好。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你们会看到,频繁地打断别人说话有什么危险。(响一点! 响一点!)我被要求遵守秩序,而有位可敬的我无缘认识的成员……

---

① 埃克朗,第二帝国参议员,年薪三万法郎。——原编者注



一位成员(从右派的席位上走出来,走到讲坛下说):是我。

维克多·雨果先生:你是谁?

打断话的人:是我!

维克多·雨果先生:好吧,请不要开口。

打断话的人:我们不想再听下去了。可恶的文学产生可恶的政治。我们以法兰西语言和法兰西讲坛的名义抗议。维克多·雨果先生,把这一切搬到圣马丁门<sup>①</sup>去吧。

维克多·雨果先生:看来你知道我的名字,而我,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请问尊姓大名?

打断话的人:波布孙<sup>②</sup>。

维克多·雨果先生:那比我期望的要好。(全场的座位上长时间笑声不断。打断话的人回到自己座位上)

维克多·雨果先生:那么,波布孙先生是说要对我实施审查。

右派席上:对!对!

维克多·雨果先生:为什么?就因为我有权说成……(右派席上否认)……因为把政治性小册子的作者说成是颂扬恺撒的。(右派席上抗议。维克多·雨果先生朝《通报》的速记员俯下身去,请他立即告知他演说中哪句话引起大会的激动)

右派席上有人说话:维克多·雨果先生无权叫人修改《通报》中的那句话。

议长先生:大会群起反对应该由《通报》速记员记下的这些话。再次提醒遵守秩序适用于这些话,正如你是这样说的,也当然是这样记下来的。现在,大会对你加以解释,如果你要修改,将由大会做出评判。

---

① 圣马丁门是当时的剧院名,多民间观众,经常演出浪漫主义的剧目,尤其是雨果的剧作。

② 波布孙,保王党人,姓氏近似法国波旁王族小称的谐音。

维克多·雨果先生：由于《通报》的速记员是从我嘴里听到的话……（多人打断）

好几位成员：你把话修改了！你对速记员说过了！（乱哄哄的声音）

巴拿先生（议会总务主任，及其他成员）：你们不用害怕……原话从演说家的嘴里出来，会原样出现在《通报》上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明天，当你们读到《通报》时……（右派席上喧闹声）当你们在《通报》上读到被你们打断、没有被你们听到的这句话时，我在这句话里说拿破仑会大吃一惊，会愤怒地看到他的帝国，他光荣的帝国今天的理论家，今天的重建者，是谁？是一些每当我们说出民主、自由、人道、进步这些词汇时，惊恐地趴倒在地，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有没有俄国的大炮声传来……

右派席上有人说话：你这些话是对谁适用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我就是为此被再一次要求遵守秩序？

特雷维诺先生：你是对哪个党派在说话？

左派席上有人说话：对罗米厄说！对“红色幽灵”<sup>①</sup>说！

议长先生（对维克多·雨果）：你不能把一句话孤立于你的通篇演说之外。这些话是在对不存在的皇帝和存在的共和国总统之间，进行侮辱性的比较之后讲的。（长时间的激动。大批的成员走下半圆形会场；后勤人员根据议长的命令，好不容易地让大家重新坐好，恢复一点安静）

维克多·雨果先生：你们明天会看到我发言的真相的。

右派席上有人讲话：你是说：“你们。”

① 《一八五二年的红色幽灵》是一本政治性小册子，作者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者。罗米厄在书中祝愿听到“俄国的大炮声”，以求压制“红色分子”。

维克多·雨果先生：从来没有，我从这个讲坛上说话，我思想里从来没有一时一刻，会对大会上随便什么人讲话的。（右派席上抗议声和喧闹的笑声）

议长先生：所以，对共和国总统先生的辱骂仍然原封不动。

埃克朗先生：如果谈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说，不能对《时事报》<sup>①</sup> 说吗？

维克多·雨果先生（转身向议长先生）：你看见了，多数派自己称受到了侮辱。现在，问题不是共和国总统！

议长先生：你把总统贬得低而又低……

维克多·雨果先生：问题不在这里！

议长先生：请你最好说一下，你在你的对比中并不想要辱骂共和国总统！（激动的情况停不下来；对演讲者十分猛烈地斥责，左派和右派的多名成员之间也相互斥责。勒菲弗－杜吕夫莱先生走近讲坛，交给他一张纸，请他阅读）

维克多·雨果先生（读完后）：有人给我送来一条意见，我马上满足要求。意见是这样：

“引起大会愤慨的，是你说了‘你们’，而且你说话不是间接地说的。”

提这条意见的人，明天在读《通报》时将会看到我没有说过“你们”，我是间接地说的，我在大会上说话不是直接针对谁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针对任何人的。

我们消除这个误会吧。

右派席上有人说：好吧！好吧！继续说吧！

议长先生：请让大会摆脱你们刚才造成的状态。先生们，请

---

① 一八四八年八月一日，雨果的亲友创办《时事报》，当时曾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竞选共和国总统。

安静。

维克多·雨果先生：你们明天会读到收录我讲话的《通报》，你们会为匆忙的心情后悔的。我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想到过大会上的某一个成员，我可以这样说，一再要求我遵守秩序的话，我让议长自己感到不安吧。（活跃。太好了！太好了！）

再说一下，我就下讲坛了。

（全体席位上恢复安静。演讲者面对右派）

正统派的君主制，帝国派的君主制！你们要我们选什么呢？我们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对我们而言，只有在封特努瓦<sup>①</sup> 才有百合花，只有在埃洛<sup>②</sup>，在瓦格拉姆<sup>③</sup> 才有雄鹰。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代表过去。你们有什么权利对现在提出质疑？在你们和现在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你们联合起来是反对谁？支持谁？这样的联盟说明了什么？我看到帝国的手握在正统派的手里，说明什么？正统派们，帝国杀死了昂吉安公爵<sup>④</sup>。帝国派们，正统派杀死了缪拉<sup>⑤</sup>。

你们的手碰着手，要当心，你们手上的血渍混在一起了。（轰动）

再说，你们期望什么？摧毁共和国？你们干的可是艰巨的差使。你们可曾好好想过？工人劳动十八个小时，人民劳动十八个世纪，他们才能领到自己的报酬，你们就试图夺走这个工人的工资，夺走这个人民的共和国！

你们可知道共和国为什么强大？你们可知道共和国为什么

---

① 封特努瓦是比利时地名，一七四五年法军在此打败英国和荷兰联军。

② 埃洛是东普鲁士的旧地名，一八〇七年拿破仑在此重创俄国和奥地利联军。

③ 瓦格拉姆是奥地利地名，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地利军队。

④ 昂吉安公爵（1772—1815），因受到拿破仑怀疑而被枪毙。

⑤ 缪拉（1767—1815），拿破仑麾下的元帅，拿破仑下台后，因起事失败被枪毙。

不可战胜？你们可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不可摧毁？我开始对你们说过，我结束时再和你们说，这是因为，共和国是一代代人辛劳的总和，因为共和国是以前努力积累起来的成果，因为共和国既是历史上的结果，又是政治上的事实，因为共和国可以说是今日文明气候的组成部分；因为，共和国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绝对的、最高的、必然的形式；因为，共和国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因为，各国人民一旦呼吸到这种空气，你们死了心吧，各国人民再也不能呼吸别的空气！对，你们可知道共和国为什么是永存的吗？因为，共和国一边和世纪合二而一，一边和人民融为一体。共和国是世纪的理想，是人民的王冠！

修宪派的各位先生，我问过你们想要什么。而我，我想要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全部政治，两句话可以概括：必须在社会上消除某种程度的贫困，在政治上消除某种性质的野心。再也不要贫困现象，再也不要君主政体。只有当借助强有力的典章制度，会给一些人以工作和面包，而从另一些人夺走希望，当我们将从我中间看到一切伸手派的人，从要饭的到要权的，都消失不见，法国才会安宁。（掌声爆响。——右派席上喊叫声和低语声）

议长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让人家讲完！（众笑）

贝兰先生：看在晚餐的分上。

议长先生：行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维克多·雨果先生：各位先生，有两类问题，虚假的问题和真正的问题。

救援，工资，信贷，税收，劳工阶级的命运……——哎！我的天哪！这些问题总是被忽视，被推迟！请允许有人不时地给你们谈谈这些问题！这和人民相关，先生们！我继续说。——弱者、穷人、妇女、儿童的苦难！教育，刑罚，生产，消费，交通，劳

动,劳动包含个人的面包,普选,普选包含每个人的权利,人与人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团结,帮助被压迫的民族,法国的博爱借助其影响产生欧洲的博爱:这些都是真正的问题。

正统的王位继承,帝国,融合,君主制优于共和国,蕴含有街垒的哲学论点,在覬覦者中间选择:这些都是虚假的问题。

好哇!应该对你们说明,你们离开真正的问题,而追逐虚假的问题;你们离开鲜活的问题,去探讨死去的问题。怎么!这就是你们的政治智慧!怎么!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看的戏吗?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吵架,各权力机关揪住对方的领子;一事无成,毫无进展;徒劳而可悲的争吵;各个政党把一部宪法扯来扯去,但求撕毁共和国;人和人之间彼此揭短;有人忘记自己的誓言,也有人忘记自己的叫喊,而在这样可怜的乱哄哄中间,流失了时间,也就流失了生命!

怎么!这就是你们给我们造成的处境!一切权威由于争斗而归于无效,政权的削弱,结果是政权的消失,停滞,麻木,几乎就是死亡!不见伟大,不见力量,不见促进。繁缛,糊弄,冲突,撞击。没有政府!

而这一切,又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这样的時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的首创精神!是在这样的時候,文明处于经受严肃的考验前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积极、聪明、有效、改革的政权,关心人民的疾苦,充满爱心,因此也充满力量!是在这样的時候,混乱的日子来临!是在这样的時候,各种利害关系似乎准备为违反各种原则而开始拼搏!是在这样的時候,各种难办的问题在社会上冒出来,限时限刻催促社会解决!是在这样的时刻,一八五二年临近,戴着面具,令人生畏,两只手里满是可怕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刻,哲学家,新闻记者,严肃的观察家,这

些人不是政治家,他们是些明智的人,专注,不安,关心未来,关心未知,眼睛盯住越积越多的朦胧事物,相信清楚地听到革命的大门在黑暗中重新打开的吓人的声响。(普遍地十分激动。右派席上有一些笑声)

各位先生,我快结束了。

我们不必给自己隐瞒,这一场讨论,即使再急风暴雨,即使深深激动群众,仅仅只是一首序曲。

我再说一遍,一八五二年在走近。这一刻到来了,我对你们说的种种奢望,这种种古代的正统思想,其实只是古代的篡权思想,正纷纷重新出现,被五月三十一日不可避免的法则唤醒,受到鼓励,被五月三十一日的法则武装起来,对被捆绑的普选展开最后的决斗。这一刻到来了,由种种失去权力的事物,帝国派,正统派,强者的权利,神权,一起向民主的伟大权利,向人的权利发动攻击!到这一天,表面上一切又将被受到怀疑。倚仗往昔反反复复提出的要求,黑暗会重新笼罩人们称之为法兰西的这个思想和进步的负有盛名的伟大战场。我不知道这次日食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而我所知道的,也是肯定的事情,我可以预言,我可以肯定,是权利不会消亡!是当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只有两个斗士高高站立:人民和上帝!(广泛欢呼。左派全体成员在讲坛脚下迎接演讲者,和他握手。尽管杜班先生<sup>①</sup>讲话,尽管后勤人员喊叫,会议被中断十分钟)

---

<sup>①</sup> 杜班(1783—1865),法国政治家,是当时立法会议的议长,第二帝国时出任参议员。

## 巴黎和平代表大会开幕词

(1849年8月21日)

维克多·雨果先生当选为主席。科布登先生当选为副主席。  
维克多·雨果先生站起来发言：

各位先生：

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自地球上最遥远的四面八方，心中怀有一个宗教的神圣的思想；你们中间有新闻记者，有哲学家，有基督教牧师，有杰出的作家，这些非凡的人士中，这些很有声望的公众人物中，有不少人是自己国内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次有信念的严肃人士的聚会，不仅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幸福，而是为各个国家的幸福，你们愿意从巴黎发布这次会议的各个宣言。（鼓掌）你们来给今天指导政治家、当政者、立法者的原则，加上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可以说，你们来翻开福音书上最后的也是最庄严的一页，这一页规定同一个上帝的孩子们接受和平，并在这座仅仅颁布公民的博爱精神的城市里，颁布人类的博爱精神。

欢迎你们！（长时间活跃）

而对这样的思想，而对这样的行为，无须再致个人谢意了。所以，请允许我在向你们致辞的开始，把眼睛抬得比我自己更高，可以说忘记你们刚才授予我的巨大幸福，而仅仅想到你们想要的那件伟大的事物。

各位先生，这个宗教的思想，这个普天下的和平，所有相互



紧密联系的国家,以福音书为最高法则,以调解替代战争,这个宗教的思想是一种实际的思想吗?这个神圣的思想是可以实现的思想吗?很多如今天所说是讲实际的人,很多如同商业经营时所说的老政治家,都回答说:不行。我呢,我和你们一起回答,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回答:行!(鼓掌)我马上来加以证明。

我走得更远;我不仅说:这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我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目标;人们可以推迟或加速这个目标的到来,仅此而已。

世界的法则并不、也不能有别于上帝的法则。而上帝的法则,不是战争,而是和平。(鼓掌)人类始于搏斗,如同万物始于混沌。(好啊!好啊!)人是从哪儿来的?来自战争;这是明显的。但是,人类向何处去?向和平走去;这未必就是不明显的。

你们肯定这些高深的真理时,你们的立论很容易遇上反对;你们的信念很容易遇上怀疑;当此我们身处混乱和四分五裂的时候,普天下和平的思想很容易会使人惊讶,使人反感,几乎仿佛是不可能的事情和理想在显灵;人们很容易大呼是乌托邦;而我,我是十九世纪这项伟大事业中普通平凡的匠人,我接受高明的人士有阻力,但不会使我吃惊,也不会使我泄气。当你们在笼罩着我们的黑暗之中,猛然打开未来的光芒四射的大门,你们还能不回转头颅,不在某种头晕目眩中闭上眼睛吗?(鼓掌)

各位先生,如果四个世纪以前,当村与村之间、城与城之间、省与省之间都有战争存在的时代,某个人竟会对洛林,对皮卡尔迪,对诺曼底,对布列塔尼,对奥弗涅,对普罗旺斯,对多菲内,对勃艮第<sup>①</sup>说:总有一天,你们相互之间不再打仗,总有一天,你

---

① 这八个地名都是法国的旧行省名。

们不会再征召士兵相互讨伐,会有一天,大家不会再说诺曼底人攻打了皮卡尔迪人,洛林人挡住了勃艮第人的进攻,那会多好。你们还会要解决纷争,还会要讨论利害关系,还会要处理争执,但是,你们可知道你们以什么替代士兵吗?你们以什么替代步兵和骑兵,替代大炮,小炮,长枪,长矛,刀剑吗?你们会放上一只小小的杉木盒子,你们会称之为投票箱,而从这只木箱里出来的,是什么?一次大会!一次你们人人感到有了它生活的大会,一次仿佛是你们大家的灵魂的大会,一次至高无上的人民的主教会议,由大会决定,由大会评判,用法律解决一切问题,大会从每个人手中把刀剑打落在地,大会在人人心中树立正义,对每个人说:你的权利到此为止,你的责任由此开始。打倒武器!和平地生活吧!(鼓掌)到那一天,你们大家会感到有共同的思想,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命运;你们会互相拥抱,你们会相互认出来是同一支血脉的子孙;到那一天,你们不再是敌对的部族,你们是同一个民族;你们不再是勃艮第,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罗旺斯,你们将是法兰西。你们将不再叫做战争,你们的名字叫文明!

如果某个人在那个时代会这样说,当时一切讲实际的人,一切严肃的人,一切大政治家,就会大叫:“唉!梦想家!唉!空想!这个人太不了解人类了!真是痴人说梦,荒唐透顶!”——先生们,时代前进了,这荒唐的梦成了现实。(活跃)

我强调这一点,这个会这样提出崇高预言的人,因为看到上帝的意图,会被聪明人说成是疯子!(又一次活跃)

好吧!今天,你们说,我也是和你们一起说的人,我们出席的每一个人,我们对法国,对英国,对普鲁士,对奥地利,对西班牙,对意大利,对俄国,我们对他们说:

会有一天,武器也会从你们的手中掉落下来!会有一天,在

巴黎和伦敦之间,在彼得堡<sup>①</sup>和柏林之间,在维也纳和都灵<sup>②</sup>之间,战争也会显得荒唐,显得不可能,如同今天在鲁昂和亚眠<sup>③</sup>之间、在波士顿和费城<sup>④</sup>之间荒唐和不可能一样。会有一天,你们法国,你们俄国,你们意大利,你们英国,你们德国,你们大陆上的每一个国家,你们会并不丧失自己不同的品质,并不丧失你们光荣的个性,而又严密地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体,你们会组成欧洲的兄弟姐妹,和诺曼底,布列塔尼,勃艮第,洛林,阿尔萨斯<sup>⑤</sup>,即我们所有的行省组成法兰西,是绝对地一样。会有一天,不会再有别的战场,只有贸易上的市场,只有思想上的人才。——会有一天,大小炮弹将会被选票,被各国之间的普选,被一个至高无上的大元老院的可敬的仲裁取而代之,对于欧洲来说,如同是英国的议会,如同是德国的议会,如同是法国的立法会议!(鼓掌)会有一天,我们将在博物馆里指指一门大炮,如同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指指一种酷刑的刑具,为刑具能出现过而惊讶!(笑声,喝彩声)会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两大群体,美利坚合众国,欧罗巴合众国(鼓掌),面对着面,隔着大海,彼此伸出手来,交换各自的产品,贸易,工业,艺术,天才,开垦地球,殖民沙漠,在造物主的注视下改善万物,为了取得大家的幸福,共同把这两股无穷的力量联合起来,即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上帝的威力!(长时间鼓掌)

到这一天,无须再等四百年,便会有这一天,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飞快的时代,我们生活在推动各国人民向前的最迅猛的

---

① 彼得堡是俄国的首都。

② 都灵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市。

③ 鲁昂和亚眠是法国的两座城市。

④ 波士顿和费城是美国的两座城市。

⑤ 阿尔萨斯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行省。

事件和思潮的急流之中。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年经常可以完成一个世纪的工作。

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俄国人，斯拉夫人，欧洲人，美洲人，我们凭什么可以尽快地到达这伟大的一天？我们相爱。（巨大的掌声）

我们相爱！在这件缔造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帮助上帝的最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崇高的目标，是上帝的意愿！请看上帝为达到这个目标在四面八方做了什么！请看他用人的天才造就了多少发现，而所有的发现都是为了和平这个目标！多少进步，多少方便！大自然越来越被我们人类制服！物质变得越来越成为智慧的奴隶，成为文明的仆人！战争的起因，和痛苦的起因，一起烟消云散！遥远的人民彼此接触，距离相互靠近！靠近，这是兄弟情谊的开始！

欧洲由于有了火车，不久便会不比中世纪的法国更大！今天，我们由于有了汽船，穿越大洋比从前穿越地中海更方便！要不了多久，人类跨越地球，如同荷马的众神三步便跨越天空。再有几年，融洽和谐的电线将围绕地球，拥抱世界。（鼓掌）

说到这儿，先生们，当我细说这种种的一切时，这广泛的无不留有上帝指痕的人和事的大成时；当我想到人类的幸福、和平这些美好的目标时；当我审视这天意所赞成、而政治所反对的结果时，我心中涌起一种痛苦的思考。

从统计数字和对预算比较后得知，欧洲各国为维持军队，每年支出的总数不少于二十亿，如果加上对战争物资器材的保养，支出达三十亿。还要请你们加上两百多万男子浪费了的劳动成果，这是最健康、最强壮、最年轻的男子，是人口中的精华，你们不能把这劳动成果的估计少于十亿，你们将会算出来欧洲每年

为常规军花费四十亿。先生们，和平才维持了三十二年，三十二年间，在和平时期为战争花费了一千二百八十亿吓人的钱！（激动）请假设一下欧洲各国人民不是相互不信任，不是相互嫉妒，不是相互仇恨，而是相亲相爱；请假设一下，他们本来想一想在大家是法国人，或是英国人，或是德国人之前，大家都是人，想一想如果各国都是祖国，人民就是一家；而现在，这笔一千二百八十亿被不信任花得疯狂，花得冤枉，请让信任来花这笔钱！这给予仇恨的一千二百八十亿，请给予融洽和谐！这给予战争的一千二百八十亿，请给予和平！（鼓掌）把这笔钱给予就业，给予智慧，给予工业，给予贸易，给予航运，给予农业，给予科学，给予艺术，请设想一下结果会如何。如果说三十二年间，有这笔如此这般花掉的一千二百八十亿的巨款，而美国这边再帮助欧洲，你们可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地峡本来就会打通，大河就会挖好，大山就会凿通，铁路就会布满两个大洲，全球的商船队就会增加百倍，任何地方不会再有荒原，再有闲地，再有沼泽；在只有孤独的地方本来会建成城市；在只有暗礁的地方本来会建成港口；亚洲本来会还给文明，非洲本来会还给人；财富从所有人的劳动中，本来会在地球的所有血脉里，从各个角落喷涌出来，而贫穷本来会烟消云散！你们可知道有什么本来会和贫穷一起烟消云散吗？是革命。（经久不息的喝彩声）对，世界的面貌本来会改变！我们本来不是自相残杀，而是在普天下和平地繁衍！我们本来不是发动革命，而是开辟移民地！我们本来不是把野蛮带给文明，而是把文明带给野蛮！（又一次鼓掌）

请看看，先生们，关心战争使各个国家和当政者多么地盲目：如果欧洲在三十二年间为并不存在的战争支出的一千二百八十亿，给了反倒是存在的和平，我们说，我们要大声地说，我们

本来会不是一座战场,而是一座工场,本来会不是这个悲痛的可怕的景象,皮埃蒙特<sup>①</sup>被蹂躏,永恒之城罗马受人间政治的影响可怕地摇摆不定,匈牙利和威尼斯在英勇地挣扎,法国不安、穷困和凄惨;贫困,哀伤,内战,前途黑暗;我们本来会不是这样凄惨的景象,我们的眼前会是希望,欢乐,善意,人人为大家的幸福而努力,我们会看到文明在努力劳动,从中升起天下大同的万丈光芒。(好啊!好啊!——鼓掌)

这件事情值得好好深思!正是我们对战争的预防措施导致发生了革命!我们做了一切事情,我们花了一切钱,为了对付假想的危害!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对付虚幻的危险;我们把视线转向不存在的乌云的方面;我们看到了战争,战争没有来,而我们没有看到革命,革命来了。(长时间的掌声)

各位先生,不过请不要绝望。相反,要比任何时候更加抱有希望!我们不要给暂时的震荡吓坏了,也许,这是产下巨人之前必然有的震动。不要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要以我们时代没有的面貌看待它。总之,这是个神奇的精彩的时代,而十九世纪,我们要大声地说,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页。如我刚才对你们提起的,一切进步同时在十九世纪揭示和表示出来,进步是相互促进的:国际上的敌意失败了,地图上的边界、人心中的偏见消失了,联合的倾向,民风变得温和,教育水平提高,而刑法水平降低,最富于文学性的语言,即最人性的语言,占支配地位;一切都在同时运动,政治经济学,科学,工业,哲学,立法,一切为了同一个目标,创造福利,创造善意,也就是说,对我而言,是我永远为之努力的目标,对内消除贫困,对外消除战争。(鼓掌)

---

<sup>①</sup> 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北部的地区名。

对,我结束时要说,革命的时代告终,改良的时代开始了。各国人民的进步脱离暴力的方式,而采取和平的方式;这时代来临了,老天将以和平者宗教和平静的作用替代煽动者的搅乱的作用。(对!对!)

从今以后,高尚的政治的目标,真正的政治的目标,是这样:让大家承认每一个民族性,恢复各国人民的历史统一,和平地把历史统一重新和文明结合起来,不断地扩大文明的群体,为仍未开化的各国人民树立榜样,以仲裁替代战斗;最后,加以概括,让正义做出过去旧大陆让武力做出的最后的决断。(深深地激动)

各位先生,我结束时要说,这个思想可以鼓励我们,人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在这条上天指定的路上行进的。在我们古老的欧洲,英国走出了第一步,英国以百年的榜样对各国人民说:你们是自由的。法国走出了第二步,法国对各国人民说:你们是自主的。现在,让我们走第三步,各国一起,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欧洲,美洲,让我们对各国人民说:你们是兄弟!(巨大的欢呼声。演讲者在掌声中重新坐下)

## 巴黎和平代表大会闭幕词

(1849年8月24日)

各位先生：

你们曾经允许我对你们说过几句欢迎词，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几句闭幕词。

我的话很短，时间不多了，我会牢记第三条章程，请放心，我不会让主席提醒我的遵守秩序的。（众笑）

我们快要离别了：但是我们的心将会团结在一起的。（对！对！）我们今后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先生们，而一个共同的思想，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共同的祖国。（激动）对，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是同胞了！（对！对！）

你们在三天期间，你们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明智地、有尊严地进行了磋商和深入讨论，关于这些问题，这些人类所能讨论的最高尚的问题，你们表现了自由人民高贵的品德。

你们给各国政府提出了建议，一些友好的建议，它们会理解的，无须怀疑！（对！对！）你们中间有的发言很有说服力，对个人和对人民的大度感情发出呼吁；你们不顾偏见，不顾国际的敌意，在人民心中播下和平的不灭的种子。

你们可知道我们三天来看到了什么？我们的眼前见到了什么？是英国和法国握手，是美国和欧洲握手，而我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加伟大、更加美好的事情！（爆发出掌声）

现在，请返回你们的家园，带着满怀喜悦的心返回你们的国



家,告诉国内说,你们是从法国的同胞那儿回来的。(活跃。——长时间欢呼)请说你们在法国打下了世界和平的基础,请到处传播这个好消息,请到处播撒这个伟大的思想!

我们听过非凡的声音发言,我不再赘述已经给你们解释和证明的事情,但是,请允许我重复我开幕时说过的话。一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勇气!最终的巨大进步,有人说是你们梦想的进步,而我说是你们产生的进步,一定会实现。(好啊!好啊!)请想一想人类已经走过的每一步路!请思考过去,因为过去经常照亮未来。请打开历史,从历史里汲取坚定你们信念的力量。

对,过去和历史,这是我们的支点。今天早上,请记住本次会议的开始,记住有一位可敬的基督教演讲者<sup>①</sup>,这位热心肠的人和手足情的神甫以巨大的精辟的口才,抓住你们激动的心灵,这时有位大会的代表,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提示他今天的日子,八月二十四日,是圣巴托罗缪节<sup>②</sup>的周年纪念日。

这位天主教神甫转过可敬的脸,拒绝这个可悲的回忆。好吧!这个回忆,我,我接受!(产生普遍的深刻印象)对,我接受!(长时间活跃)

对,是的,距今二百七十七年前,同样的一天,巴黎城,在你们所在的巴黎城,在半夜里恐怖地醒来。钟声,当时称之为银钟,在司法大楼敲响;天主教徒奔出去拿武器,新教徒在睡梦中被突然抓住,一次伏击,一场屠杀,一桩罪行里包含了一切宗教的仇恨,民事的仇恨,政治的仇恨,一件令人发指的罪行完成了。好吧,今天,在这同一天,在这同一座城市,上帝和这一切仇恨有个约会,命令仇恨化作爱心。(雷鸣般的掌声)上帝从这场凄惨

---

① 此人是玛特莱娜教堂的本堂神甫德盖里神甫。——原编者注

②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夜,巴黎天主教徒有组织地对新教徒进行屠杀,史称“巴托罗缪节大屠杀”。

的周年纪念中取走不祥的意义：上帝在洒过一滴血的地方，洒下一线阳光（长时间活跃）；他在出现复仇、狂热和战争思想的地方，放上和解、宽容和和平的思想；感谢上帝，依靠上帝的意志，由于有他带来、他指挥的进步，正是这八月二十四日，这个注定的日子，可以说几乎就在这座敲响圣巴托罗缪节而仍然站立着的古塔下面，不仅仅英国人和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而且称为教皇派的人和成为新教徒的人，彼此以兄弟相认（长时间活跃），在紧紧拥抱中团结起来，从今后再不分开。（爆发出喝彩声和掌声。——德盖里神甫和科克雷尔牧师在主席的座位前拥抱。——大会上和公众席上欢呼声越来越响亮。——维克多·雨果先生继续讲）

现在，敢不敢否认进步！（又一次鼓掌）但是，要知道，谁否认进步，就是亵渎宗教，谁否认进步，就是否认天意，因为天意和进步，是同一回事情，进步只是永恒的上帝的人间名称之一！（普遍地深为激动。——好啊！好啊！）

兄弟们，我受下这些欢呼声，我把这些欢呼声送给未来的一代代人。（反复鼓掌）对，祝愿今天成为一个纪念性日子，祝愿今天标志人间流血的结束，祝愿今天标志屠杀和战争的结束，祝愿今天是世界大同和世界和平的开端，祝愿大家说：“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消失，被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抹掉！”（长时间地一致欢呼。——激动情绪达到高潮：处处爆发出喝彩声；英国人和美国人站起来，向演讲者挥舞手帕和帽子，并在科布登先生的示意下高呼七遍“乌拉”）

## 致《人民掌权报》主编<sup>①</sup> 奥古斯特·瓦克里先生

我的好朋友：

《时事报》已经死亡，正当取得没有一家晚报能有的极大成功之时，却一再罚款，一再判刑，暴卒而亡。报纸死了，但是旗帜不倒；你接起旗帜，我给你握手。

你呢，你在这四名战友先后倒下的缺口处重新出现了；你没有喘一口气，英勇无畏地在缺口处又爬上来；为了抵挡过去对现在的反动，抵挡君主制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为了捍卫我们希望的一切，我们热爱的一切，人民，法兰西，人类，基督教思想，世界文明，你付出一切，献出一切，担当一切风险：你的才华，你的青春，你的财产，你的人身，你的自由。很好。我对你喊：勇敢！而人民会对你喊：好啊！

刚过四年时间，你们创办了《时事报》，你，保尔·莫里斯，我亲爱慷慨的保尔·莫里斯，我的两个儿子，两三个年轻的助手。在我们这个混乱、愤怒和误会的时代，你们只有一个想法：安抚，安慰，解释，促成和解。你们向富人伸出一只手，向穷人伸出一只手，而心对穷人更加靠近些。这就是你们

---

① 由雨果的两位弟子（保尔·莫里斯和奥古斯特·瓦克里）和两个儿子（夏尔·雨果和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创办的《时事报》于一八五一年被政府查禁。莫里斯和雨果的两个儿子先后入狱。《时事报》被禁后，改用《人民掌权报》的名字，重新出版。

向往的使命。无情的反动派什么都听不进去；反动派拒绝和解，而希望战斗：你们进行了战斗。你们勉强地、但却坚定地进行战斗。——《时事报》尽心尽力，朋友和敌人都有这样的评价，它战斗后本色不变。没有一家报纸斗争时更加激烈，没有一家报纸以后又在思想深处更加安详。《时事报》从调停者变成斗争者，但继续追求本来追求的东西：公民的和人民的兄弟情谊，普天下的和平，不可侵犯的权利，不可侵犯的生命，义务教育，民风的温和，借自由教育和自由教学发展智力，消除贫困，人民的福利，革命的结束，民主至上，进步再进步。《时事报》从各处向一切政党，也向一切社会制度，要求大赦、宽恕和仁慈。它始终忠于《福音书》上的每一句话。它有两大谴责，第一个谴责为了攻击绞架，第二个谴责为了捍卫庇护权。对于《时事报》的作家来说，这个过去基督徒向教会要求的庇护权，这些作家作为法国人有权向法国要求庇护权。法国的土地是神圣的，如同圣殿的地面是神圣的一样。他们这样想，他们这样做。面对因审判对象而拥有不可侵犯的尊重的陪审团，他们并无怨言地接受了判决。他们证明了温和的人同时也是坚强的人。

这个真理显示出来，很快就有一千九百零二年了，我们和第一次向人类表明这个真理的基督徒相比，他们庄重地公开表明信仰，我们不算什么。最早的基督徒为信仰而受苦，通过为信仰受苦的方式创立信仰，决不屈服。一个人酷刑受完，又一个人开始接受酷刑。这可有比英雄更多的东西，这是殉教者。

感谢上帝，感谢福音书，感谢法兰西，今日的殉教者并无这般可怕的水平，这算是小小的迫害，或是大大的耍弄；但是，即使这样，总会有痛苦，总会要勇气。所以，要勇敢，迈步走。你仍然站着，往前走！当你的战友们自由了，他们会赶上来找你的。

《时事报》不在了,《人民掌权报》会在同情民主方面取而代之。是另一家报纸,但又是同一个思想。

我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像你这样勇敢地接受为进步进行神圣斗争的一切人说的。行了,你们都有高贵的心灵!要有信仰!你们是强者。站在你们一边的有时代,有未来,有眼前,有将来,有必然的事情,有明显的事情,有人间的理由,有天上的公理。有人会要迫害你们,这可能。以后呢?

你们还能怕什么呢,你们如何能怀疑呢?凡是现实的东西都和你们在一起。有人战胜一个人,战胜两个人,战胜一百万人;但不能战胜真理。古代的最高法院,——我希望在当前时代再也见不到任何相似的东西,——有时尽量做出判决取消真理;法院书记还没有给判决书签完字,真理又站立起来,在法庭上闪闪发光。这是历史。这些依然存在。对存在的事实是无可奈何的。在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脚下,总会有些东西在转悠的。啊!你要一动不动,法官!我可要生气了,上帝创造了运动。伽利略<sup>①</sup>知道有运动,看到有运动,也说有运动。那就惩罚伽利略吧,但你伤害不了上帝!

往前走吧,我给你再说一遍,要有信心!你为之奋斗、与之奋斗的事物,是一些激烈的战斗反而使之辉煌的事物。打一个人,有血喷出来;打真理,有光明喷出来。

你说人民喜欢我的名字。你要我给你所谓的我的支持。你要求我在公众场合和你握手。我这样做,心情舒畅。我仅仅只是有善意的人。结果,如你所说,人民也许有点喜欢我,这是因为有人从某个方面非常恨我。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

真的,我自己也说不清组成旧党的那些人,大部分人盲目,

---

<sup>①</sup>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

可怜,为什么给我、给我的家人某种恨得要死的殊荣。某些时候,似乎讲坛的自由对我不存在的,似乎新闻的自由对我的孩子们是不存在的。当我在大会上讲话时,叫嚷的声音努力盖住我的声音;当我的孩子们写作时,就是罚款,就是监狱。没什么!这是些战斗中的插曲。我们的伤口只是鸡毛蒜皮;我们要原谅个人的恩怨。不管我们是谁,也不论我们如何被判刑,我们的法官,他们还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用判决书判我们有罪,我们对他们甚至不要以怨恨相报复。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怜悯我们的法官时,化二十四小时诅咒他们有什么意思?再说,诅咒某个人!有什么意思?我们没有时间想这些,我们有别的事情要做。把眼睛盯住目标,看到人民的利益,看到未来!我们可以心上遭到打击而照样微笑。

你可知道?今年整个冬天,我会每天来巴黎裁判所监狱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要习惯吃一点狱中的面包,不是坏事。

对,要原谅个人的恩怨;要原谅别人对我们已经做的、或是希望做的坏事。——至于其他的恩怨,至于有人对人民做的坏事,噢!这就不同了;我感到自己无权原谅这些。我祝愿,但希望不会,祝愿没有人会受到,没有人在不久的将来会受到惩罚。

不过,朋友,那会有多么幸福,如果出现掌握在老天手中的某种意外解决,突然消解一些人的犯罪热情和另一些人的合法愤怒;如果出现废止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会带来某种可能的解决,我们会肯定地,轻轻地,静静地,没有震动,没有抽搐,没有震荡,没有报复,没有暴力,看到这个有和平、有和谐的美好未来:祖国会伟大,人民会幸福,法兰西共和国会仅仅以自身的榜样创造出欧罗巴共和国,我们人人会在这片法兰西亲爱的土地上,像

在英国一般自由,像在美国一般平等,像在天国一般是兄弟,那会有多么幸福!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八日<sup>①</sup>

---

① 写信人雨果是议员,有豁免权。收信人奥古斯特·瓦克里因此信被判入狱六个月。

## 在巴尔扎克先生葬礼上发表的演说

(1850年8月20日)

各位先生：

刚刚进入这座墓穴的人，是属于身后有公众的悲痛追随的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切假象都已经烟消云散。从今以后，目光会不再注视执政的脑袋，而是注视思维的脑袋，而每当有一颗这样思维的脑袋消失，全国上下为之震动。今天，人民哀悼的是有才华的人的逝世；全国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的逝世。

各位先生，巴尔扎克的名字，将和我们时代在未来留下的光辉轨迹融合在一起。

巴尔扎克先生属于十九世纪随拿破仑而来的这一代雄劲有力的作家，如同十七世纪随黎塞留而来的一批杰出的诗才，——仿佛在文明的进程中，有一条法则让思想的统治者替代刀剑的统治者。

巴尔扎克先生曾是最伟大作家中名列前茅的人，是最优秀作家中高大魁伟的人。此地，不是讲述这位显赫荣耀、至高无上的智者全部成就的地方。他的全部作品只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生动，辉煌，深刻，我们全部的当代文明在书中带着真实性，又带着我说不出的可怕和可畏，在书中去去来来，在书中走动，在书中运动；这部精彩的书，诗人称之为戏剧，其实应该称之为



历史,这部书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超越塔西陀<sup>①</sup>,直逼苏埃托尼乌斯<sup>②</sup>,这部书穿越博马舍,直逼拉伯雷;这部书是观察,又是想象;这部书充塞真实、亲密、庸俗、粗俗、具体的内容,而有时候却通过冷不防口子大大地撕裂的现实,突然令人依稀看到最阴沉、最凄惨的理想。

这部宏大的奇书的作者,他自己不知道,也不论他愿意与否,不论他同意与否,是属于革命作家的强大群体里的。巴尔扎克直奔目标。他一把抱住现代社会。他从每个人身上使劲取走一点东西,从有些人身上取下幻想,从有些人身上取下希望,从这些人身上取走一声呼喊,从那些人身上取走一个面具。他搜索罪恶,他解剖激情。他发掘和探查人,灵魂,内心,肺腑,头脑,以及每个人身上都有的深渊。巴尔扎克由于天性自由、刚强的禀赋,由于有当代智慧的特长,能更好地预见人类的结局,更好地明白天意,在从事这些产生莫里哀的忧郁伤感,产生卢梭<sup>③</sup>的愤世嫉俗的可怕研究后,从从容容,笑容可掬地脱身出来。

这就是他在我们中间完成的事业。这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高大、坚实的作品,打下坚固的花岗岩基础,纪念碑!从今以后,他的声誉将会在作品之上熠熠生辉。伟大的人物打造自己的基座,未来负责为他们树立雕像。

他的逝世使巴黎感到震惊。他返回法国有几个月了。他感到死期临近,他想到要重见自己的祖国,如同出发远游的前夜,回来拥抱自己的母亲!

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又是充实的;这一生里的作品多于岁月!

---

① 塔西陀(55—120),古罗马历史家,著有《历史》和《编年史》等。

② 苏埃托尼乌斯(约70—128),古罗马传记作家,有《名人传》、《诸恺撒生平》等传世。

③ 卢梭(1712—1778),十八世纪作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

唉！这位坚强的永不疲倦的劳动者，这位哲人，这位思想家，这位诗人，这位天才，生活在我们中间，是这样充满风雨、搏斗、争论、战斗的一生，古往今来，这样的一生是一切伟人都有的一生。今天，他安息了。他从争议和仇恨中出走。也是今天，他进入光荣和坟墓。从今以后，他将在我们头顶上这一切的浓云之上，在祖国的星辰里闪闪发光！

你们出席葬礼的每一个人，你们就不想妒忌他吗？

各位先生，面对如此重大的损失，不管我们的悲痛多大，对这样降临的灾难，我们只好节哀，灾难再令人心碎，再损失惨重，我们也只能接受。在当今时代，不时有一位伟人的谢世给因为怀疑、因为怀疑论而痛苦的心灵送来某种宗教的震动，这也许是好的事情，也许是必要的事情。当老天让人民直接面对死亡之谜时，当老天让人民为最大的平等、也是最大的自由——死亡而沉思时，老天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老天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因为这才是至高无上的教导。一颗崇高的心灵庄严地进入另一种生命，一个以天才看得见的翅膀长期在人群上空翱翔的人物，突然张开另一种视而不见的翅膀，猛地冲入未知的世界时，人人的心中只会有庄严肃穆的思想！

不，这不是未知的世界！不，我在另一个悲痛の場合已经说过，我将不厌其烦地重复，不，这不是黑夜，这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这是永恒！你们听我讲话的各位，这不对吗？像这样的棺木，就是永恒的证明；面对某些杰出的死者，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到这个生灵有神圣的命运，这个生灵穿越地球，来受苦受难，来荡涤心灵，称之为入，我们会想，这些人生前是天才，死后不是灵魂，这是不可能的！

伊波利特·马让先生，一位十二月事件英勇的流亡者，流亡期间在伦敦于一八五二年出版了一本杰出的作品，叙述他亲自见证的事实经过。我们从这部作品中选出以下的文字，仅仅删去一些伊·马让先生对维克多·雨果先生所作的赞美之辞。

“十二月二日，清晨十点钟，几位人民代表在布朗什街的一幢屋子里聚会。

“两种意见各不相让：第一种意见由维克多·雨果先生提出并坚持，要求立刻号召拿起武器：居民在动摇，应该借助革命的推动作用，把居民推向议会的一边。

“慢慢地激发愤怒情绪，长期维持动乱，这是（布尔日的）米歇尔先生认为最好的方式；他依据过去的情况，支持这个想法：一八三〇年，人们首先是呼喊，接着向王家卫兵投掷石块，最后才带着已经酝酿成熟的激情投入战斗；一八四八年二月，也是街上的动乱先于战斗的。

“当前的处境和这两个时代毫无相似之处。

“很不幸，主张温和的方案占了上风；决定采用老方法，决定先向国民自卫军的部队发出呼吁，人们有权对他们寄予希望。维克多·雨果、沙拉莫勒和福雷斯捷同意承担这些措施。

“正当沙拉莫勒和维克多·雨果完成他们领受的职责时，一次意外的事件证明：按照在布朗什街被否决的意见，人民在等待强有力的革命的推动作用。在梅莱街街上，沙拉莫勒发觉群众认出了雨果，把他们层层围了起来：‘你被认出来了’，他对‘同事’说。——与此同时，几个年轻人喊道：维克多·雨果万岁！

“其中一人问他：‘公民，该怎么办？’

“维克多·雨果回答：‘撕掉政变的叛乱告示，并高呼：宪法万岁！’

“‘如果有人朝我们开枪呢?’一个青年工人对他说。

“‘你们快跑去拿武器’,维克多·雨果回答说。

“他又说道:‘路易·波拿巴是叛徒;他今天满身罪恶。我们这些人民代表,我们判他不受法律保护,但是,甚至不需要我们的公告,仅仅凭他叛国的事实,他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公民们,你们有两只手,一手拿起你们的权利,一手拿起你们的枪,向波拿巴冲去!’

“人群里发出欢呼声。

“一位市民关上自己的铺子,对演讲者说:‘说话轻一点,如果让人听到你这么说,会对你开枪的。’

“‘好吧!’雨果回答:‘你可以拖着我的尸体走,我的死会是件好事,如果上帝的公正因此得以实现!’

“众人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请喊:宪法万岁!他对他们说。从每个人的肺腑里喊出一声震天响的宪法万岁!共和国万岁!

“兴奋,愤慨,发怒的目光出现在每个人的眼中。这一刻,也许,是至高无上的一刻。维克多·雨果极想带走这批人群,去开始战斗。

“沙拉莫勒拉住了他,对他低声说:‘你会白白引发一阵扫射的;这些人手无寸铁。步兵离我们很近,这炮兵又开来了。’

“果然,好几门大炮,由马车拉着,从邦迪街开出来了,在水塔后面。抓住这一刻,可能是胜利,但也可能是屠杀。

“由这几天不幸的日子里如此勇敢的沙拉莫勒提出放弃的建议,是无可怀疑的,此外,维克多·雨果不论自己内心的冲动如何,他还是感到受左派决议的影响。他在他承担的责任面前让步了;此后,我们经常听到他自言自语:‘我做对了?我做错了?’

“一辆轻便马车经过;维克多·雨果和沙拉莫勒跳进车中。人

群在车后跟了一会儿，高呼道：共和国万岁！维克多·雨果万岁！

“两位代表往布朗什街的方向走去，他们在那儿了解到水塔的场面；他们还试图让同事们决定采取一次革命行动，但是，维持上午的决定。

“于是，维克多·雨果给勇敢的博丹口授一份如下的声明：

“路易—拿破仑是叛徒。

“他侵犯了宪法。

“他自己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共和派代表要人民和军队牢记第六十八款和第一百一十款，内容如下：‘制宪会议把捍卫本宪法及本宪法认可的权利的工作，托付给全体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精神。’

“人民永远行使普选的权利，无须任何君主同意，把权交还人民，惩罚叛逆。

“拿起武器！共和国万岁！”

“(布尔日的)米歇尔，舍尔谢尔，莱代将军，茹瓦尼奥，儒尔·法夫尔，德洛特，欧仁·苏，布里弗，肖富尔，马迪埃·德·蒙若，卡萨尔，布莱芒，拉马克，博丹和其他几个人都急着在声明上维克多·雨果的名字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

“傍晚六点钟，布朗什街秘密会议的全体成员，接到警察向他们开来的通知，被赶出樱桃园街，在热马普临河街上拉封代表的家中重新碰头；他们之外还来了几位记者和不少忠于共和国的公民。

“一个抵抗委员会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产生了；委员会由如下公民组成：

“维克多·雨果，

“卡尔诺，

“(布尔日的)米歇尔，

“儒尔·法夫尔，

“德洛特，

“(罗讷河的)福尔。

“大家迫不及待地等待格扎维埃·杜里厄已经交给他报纸排字工人的三份公告。其中一份公告将由历史留了下来；这是维克多·雨果的公告。”(见下文)

## 致军队的公告

士兵们！

有个人刚刚破坏宪法，他撕毁他向人民所做的誓言，取消法律，扼杀权利，血染巴黎，捆绑法兰西，背叛共和国。

士兵们，此人雇佣你们去犯罪。

有两件神圣的事物：代表军人荣誉的旗帜，和代表国民权利的法律。士兵们！最严重的谋杀，是举起旗帜，攻击法律。

不要再追随让你们误入歧途的无耻小人。对于这样的罪行，法国士兵是复仇者，不是同谋犯。

把这名罪犯交给法律。士兵们！这是假拿破仑。真正的拿破仑会叫你们再打一仗马兰戈<sup>①</sup>；而他，他叫你们再打一仗外诺南。

请转过头，看看法国军队真正的职能。保护祖国，传播革命，解救人民，支持各国人民，解放大陆，处处砸碎锁链，处处维护权利，这才是你们在欧洲军队间的作用；你们是驰骋伟大战场的士兵。

士兵们！法国军队是人类的先锋。

恢复你们的本来面貌，请好好想想，认清你们自己，重新站起来。想想你们被捕的将军们，被小狱吏揪住领子，戴着手铐，被扔进关窃贼的小牢房。这个爱丽舍宫<sup>②</sup>里的恶棍，以为法兰

---

① 马兰戈是意大利地名。拿破仑 一八〇〇年在此打败奥地利军队。

② 爱丽舍宫是法国的总统府。

西的军队是一帮罗马帝国没落时的兵痞，只要给他们付钱，让他们喝个醉，就会服从！他要你们从事一件无耻的事情；他要你们正当十九世纪的盛世，就在巴黎城中，掐死自由、进步和文明；他要你们这些法兰西的孩儿毁掉法国花了三个光明的世纪，花了六十年的革命，如此光荣地、如此费力地建成的成就！士兵们，如果你们是伟大的军队，请你们尊重伟大的国家。

我们是公民，我们是人民的代表，是你们的代表，——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兄弟，我们是法律，是权利，我们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伸手，而你们却用刀剑来盲目地砍。你们可知道我们失望的事情是什么，不是看到我们的血在流淌，而是看到你们的荣誉在流失。

士兵们，向谋杀的罪行再走一步，和路易·波拿巴一起再多待一天，那你们在世界的良心面前就完了。指挥你们的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们不是将军，这是些坏蛋；苦役犯监狱的囚衣在等待他们。你们是士兵，现在是时候了，回到祖国这边来，回到共和国这边来。如果你们坚持下去，你们可知道历史对你们会怎么说：“他们把自己国家的一切法律，用马蹄在地下践踏；用大炮的轮子压碎。这些法国士兵，他们使奥斯特利茨的周年纪念日蒙羞；由于他们的错误，由于他们的罪行，从前拿破仑的名字在法兰西上流淌下多少光荣，今天他们让拿破仑的名字在法兰西上滴下来多少耻辱！”

法兰西的士兵们，不要再给罪行出一臂之力了！

代仍然自由的各人民代表，抵抗委员会代表成员维克多·雨果。

十二月三日于巴黎

“这个公告……闪耀出天才和爱国主义的一切品质，由于有一张可以复写的蓝纸而复写了五遍；第二天，公告张贴在夏洛



街,武士街,朗布托街,也张贴在圣殿大道上。

“这期间,我们还接到警告说,警察警惕起来了;大家借一个漆黑的夜里,向波潘古街走去,这条街上弗雷德里克·古尔内的作坊会是一个可靠的隐蔽的地方。

“……朋友们挤满了一间宽大而空空的大厅,只有两张凳子;维克多·雨果要主持会议,坐了一张凳子,——另一张给了博丹,他要当秘书。在这个大会上,看到有吉泰尔,拉马克,沙拉莫勒,萨尔丹,阿里耶日的阿尔诺,舍尔谢尔,格扎维埃·杜里厄和他的合作者凯斯勒,等等。

“乱了一会儿以后,在这种情况下有点乱是很容易理解的,通过了好几项决议。之前又前后看到来了(布尔日的)米歇尔,埃斯基罗斯,(北方省的)奥布里,邦塞尔,杜皮兹,马迪埃·德·蒙若和(特洛姆的)马蒂厄。这后者仅仅短时间出现一下。

“维克多·雨果发过言了,概括了处境的危险,及抵抗和战斗的手段。

“突然,一个穿罩衣的男人,神色恐慌的出现了:

“‘我们完了’,他叫了起来:‘我从安排我去的观察哨里看见,有一队数量很大的士兵朝我们开来。’

“‘无所谓!’古尔内指指一些武器回答道:‘我家的门很窄;走廊里两个男人没法面对面走过去;我们这儿有六十个准备牺牲的人;安心讨论吧。’

“听到这可怕的情况,维克多·雨果做了个崇高的动作。维克多·雨果讲的话由一位助手当场速记下来,我可以照原样介绍出来。他喊道:

“请听好,要好好了解你们的行为。

“一方面,是十万士兵,十七个马拉的炮兵中队,在碉堡里有

六千门炮,有军火库,有兵工厂,有弹药,足够可以打一次俄罗斯战役;——另一方面,一百二十名代表,一千或一千二百名爱国志士,六百枝步枪,每人两发子弹,没有一面鼓敲集合鼓,没有一座钟敲警钟,没有一家印刷所印一份公告,勉强有一台石印机,有一处地窖,匆匆地、偷偷地印一长条文字,搬动路面者,死刑,聚众者,死刑,在秘密会议现场者,死刑;如果你在战斗中被俘,处死;如果你战斗以后被俘,流放和流亡。——一方面,一支军队加犯罪;——另一方面,少数几个人加权利。这就是这场斗争,你们接受斗争吗?”

“这是值得赞美的一刻;这番坚定、有力的话牵动了爱国主义的每一根神经;一声急促的一致地回答:‘好,好,我们接受斗争!’

“讨论严肃,安静,重又开始。”



# 《言行录》(第二卷)

(流亡中,1852—1870)

## 离开比利时<sup>①</sup> 前发表的演说

(1852年8月1日于安特卫普)

流亡者兄弟们,比利时朋友们:

要回答这么多为我说的热乎乎的话,请允许我不谈自己,允许我忘掉自己。我的事情没什么!我因为反对过十二月的埋伏,我因为和背叛进行了斗争,被逐出了法国;我因为写了《拿破仑小人》,现在又被逐出比利时。好吧!我被放逐了两次,仅此而已。波拿巴先生先在巴黎追捕我,他现在又在布鲁塞尔追捕我;罪行要保护自己;这是当然的。我尽到了我的责任,我将继续尽我的责任。不必再多说。当然,我离开你们很痛苦,但是,我们难道不是生来就要受苦吗?我的心在流血;让心里流血吧。我们不是自称是自我牺牲吗?

请允许我不谈与我相关的事情,让我感谢马迪耶·蒙若慷慨的感情流露,感谢夏拉斯高贵、美丽的话,感谢德夏内尔高雅迷人的口才,感谢杜苏和阿格里科尔·佩迪吉耶动人的诀别,以及你们,我的比利时朋友们,感谢你们表达得如此坚定的兄弟情谊;当此离别这片好客的土地时,当此我们离别也许就是永别之

---

①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总统发动政变,推翻第二共和国,雨果领导和积极参与抵抗委员会的工作。至十一日,成功的希望最后破灭。雨果十一日伪装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在布鲁塞尔出版抨击政变的抒情散文《拿破仑小人》。比利时政府通过不准批评外国元首的法案。雨果被迫另觅流亡地。一八五二年八月一日,雨果在安特卫普登船,经英国去英吉利海峡的英属泽西岛。

时,我无言以对,惟有最后一次诅咒路易·波拿巴,最后一次欢呼共和国。

朋友们,共和国万岁!

(大家齐呼:共和国万岁! 演讲者继续)

有人说:共和国已经死亡。好吧! 如果共和国已经死亡,让此时高高兴兴醉心于狼吞虎咽物质利益的世界转过身来,看看流亡如何祝福坟墓吧!

流亡者们,如果共和国已经死亡,请守护好尸体! 点燃我们的灵魂,让灵魂如同棺材四周的大蜡烛,慢慢地烧完;让我们在死去的思想前俯身鞠躬,我们曾经是保卫共和国的士兵,让我们做好给共和国下葬的神甫。

但是,不,共和国没有死亡!

公民们,我宣布,共和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生命力。她进入地下墓穴,这也好。只有以地下墓穴为坟地的人,才以为共和国已经死亡。朋友们,地下墓穴不是墓,而是摇篮,基督教戴着圣冠走出了地下墓穴;共和国将会戴着光环走出地下墓穴。共和国死了,伟大的上帝哪! 可共和国是永恒的! 可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是在仅仅法国就有两千人被杀,一千二百人被处死,一万人流放,四万人流亡的时候说的! 共和国死了! 但是,看看你们的四周。流亡地,废船改成的牢房,苦役犯监狱,贝勒岛,马扎斯,非洲,卡宴<sup>①</sup>,练兵场上的壕沟,蒙马特尔公墓,都充满了共和国的生命! 公民们,民主,自由,共和国,这是我的宗教。好吧! 我也要这样说,殉教者是宗教的燃料。火盆里燃料越多,火苗越高,思想越发扬,真理越明亮。此时此刻,流亡者们,我再说一遍,你们的种种苦难是共和国的光彩,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

---

<sup>①</sup>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第二帝国的流放地。

更有生命力,更加光辉灿烂。

需要时,我会不要任何证明,只要有说不清的什么曙光的反照,此时照亮你们的每一张脸,你们是流亡者,你们在我的身边。你们的眼中,你们的脸上,有什么呢?有欢乐。牺牲者神圣的欢乐。不考虑消失的家乡,损失的财产,丧失的工作,短缺的面包,中断的习惯,破灭的家园,你们人人的心上有父亲,有母亲,有兄弟,有子女,都不得不与之分别,心上有深爱面离别的妻子,有受到极大伤害而流血的爱情;你们在受苦,你们在这样滚烫的火炭中受尽煎熬;但是你们仰起头颅,你们的眼睛在说:我们满足了。这是因为你们知道,共和国,你们的信仰,你们的根本理想,从你们的苦难中汲取新的生命。你们的痛苦在一种确认。火堆熊熊燃烧,殉教者光芒四射。

公民们,共和国万岁!

(有人喊道:共和国万岁! 有个人说:对比利时朋友说句话! 维克多·雨果继续说)

我刚才听到有人对我喊:对比利时朋友说句话! 你们是否以为我会偶然忘记他们吗?(不会! 不会!)会在这次诀别时忘记他们! 他们陪我们走到这儿,此时此刻他们聪明热情的人群陪伴我们四周,他们如此有力地谴责自己政府的软弱,会忘记他们! 永远不会! 他们是个小国,他们的表现和一个伟大的人民一样。他们跑到我们的前面,流亡者们,你们都会记得! ——十二月以后,当我们来到他们的边境,我们是流亡者,被驱逐,被追赶,额头上淌着汗水,耳朵里还充满战斗的喧哗,衣服上沾着街垒上光荣的污泥! 他们没有置我们的厄运于不顾;他们不怕被我们感染;光荣属于他们! 他们高尚地,简单地,让这些被称为战败者的瘟疫患者待在自己的家园。比利时朋友们,所以,我和你们接触没有障碍。你们是我们的主人,就是说,是我们的兄

弟,可以没有障碍地向你们伸出手来。

刚才,你们中间的一位,这位的英勇的路易·拉巴尔想起波拿巴先生<sup>①</sup>,雄辩地证明了你们的民族性,并且发誓誓死保卫你们的民族性。这很好:我同意。我们在场的全体法国人,我们同意。

对,如果波拿巴先生也来,如果波拿巴先生侵略你们,如果他在某个夜里,——这是他喜欢的的时间,——冲撞你们的边界,身后拖着,或者应该说,——走在前面不是他的方式,——把他所谓的法国往前驱赶,这支现在丧失民族性的军队,这些被他变成乌合之众的部队,这些践踏了国民议会的雇佣军,这些砍杀宪法的近卫军,这些蒙马特尔大街上的士兵,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英雄,却被他变成强盗;如果他来到你们的边界,此人宣称比利时是帕夏的辖区<sup>②</sup>,你们是荣誉,却给你们带来羞耻,你们是自由,却给你们带来奴役,你们是诚实,却给你们带来偷盗,噢!比利时人,站起来,你们人人站起来!接受路易·波拿巴,如同你们的祖先奈尔维人<sup>③</sup>接受卡里古拉<sup>④</sup>!快快去拿叉子,去拿石头,去拿长柄镰刀,去拿犁刀,拿起你们的刀,拿起长枪,拿起短枪;抓起阿特威尔德<sup>⑤</sup>古老的宝剑,抓起科佩诺勒<sup>⑥</sup>古老的铁棍,如果需要,给根特<sup>⑦</sup>巨大的古炮再装上大理石石弹;你们可以去哈雷<sup>⑧</sup>的圣母院里拿!高呼拿起武器!不是汉尼拔<sup>⑨</sup>兵临城

---

① 波拿巴是十二月政变的罪魁祸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姓氏。称呼波拿巴先生,即是只承认他的百姓身份,不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

② “帕夏”本是土耳其特权人物的称号。“帕夏的辖区”可理解是“属地”。

③ 奈尔维人是高卢比利时人的部族名。

④ 卡里古拉(12—41),罗马帝国的暴君。

⑤ 阿特威尔德(1295—1345),比利时民族英雄。

⑥ 科佩诺勒是十五世纪佛兰德尔的领导人。

⑦ 根特是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⑧ 哈雷是比利时城市,在首都布鲁塞尔附近。

⑨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古代迦太基的将军,政治家,是罗马帝国的宿敌。



下,这是申登汉纳!敲响警钟,敲响集合鼓;平原作战,城墙作战,丛林作战;寸土必争,保卫自己,打击敌人,前仆后继;请记住你们的父辈,请记住你们的儿辈!请从滑铁卢记取悲惨的呼喊:比利时在死去,也不投降!

如果波拿巴之流来,这样对待他!

但是,比利时人,如果有朝一日,法国,真正的法国到你们这儿来,额头洒满光明,借革命欢快的风舞动一面单一颜色的旗帜,你们在旗上看到:“各国人民间的兄弟情谊。欧罗巴合众国,”——伟大,自由,骄傲,温情,从容,两手捧着麦穗和月桂,噢!这一次,你们起来吧,比利时人,但是要以花枝代替铁棍!你们起来吧,而是要来迎接法国,对她说:致敬!

你们起来吧,对她伸出手来,对我们母亲伸出手来,如同我们,他的儿女,现在对你们伸出手来。因为,这时候的法国,将不再是征服者,而会是启示者;不是来征服人的法国,而是来解放人的法国;不是波拿巴的法国,而是各国的法国!

请像一位伟大的朋友那样接受她。请欢迎这位胜利的法国,如同我们欢迎流亡的法国。因为,此刻你们欢迎的正是流亡的法国;因为,现在是法国在此地。是法国,此时此刻,有时受到你们执政者的伤害,但总是站了起来,得到你们的安慰,穿着工人的罩衣,或流亡农民的帆布罩衫,在你们的城市门口哭泣。

朋友们,迫害和痛苦,这就是今天;欧罗巴共和国,各国兄弟人民,这是明天。这个明天,对我们敌人是不可避免的,对我们是必然来到的。朋友们,不管目前的时刻有多么忧伤,有多么艰辛,请让我们牢牢地记着这已经看得到的壮丽明天,记着这般广泛的自由和兄弟友爱的必将到来。法兰西的流亡者们,你们正是从这样的沉思中汲取你们平静的心情。有时候,正如我刚才对你们又提到的,你们身处凄凉的长夜,但大家惊讶地在你们眼

中看到闪出如此多的光明。这光明,便是未来洋溢在你们身上的光明。

法国和比利时的公民们,面对暴君,要把各个民族高高举起;而看到“民主”,要让各个民族低头。民主便是伟大的祖国。世界大同共和国,便是普天下的祖国。到那一天,各个民族和各个祖国应该对专制暴君发出冲杀的呐喊;任务完成后,统一,人类神圣的统一,要在各个民族的额头印上一个和平的吻。让我们一级级走上去,一次次学习,一次次痛苦,一次次艰难,登上伟大的结果。每上一级,天地更宽。在德国人,在比利时人,在意大利人,在英国人,在法国人之上,还有点东西,这就是公民;在公民之上,还有点东西,这就是人。各个民族的结束,便是统一,如同树根的结束,便是树,如同风的结束,便是天,如同江河的结束,便是大海。各国人民啊! 人民只有一个。世界大同共和国万岁!

## 关于帝国的声明<sup>①</sup>

公民们：

帝国快出现了。该不该投票？该不该继续弃权？这是有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在塞纳省，有相当数量的共和派人士，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论以何种方式，至今像该做的那样，避免参与波拿巴先生的政府的行为，他们今天似乎接近于认为，在帝国会出现之际，通过投票的渠道，有一次反对的活动可能会是有意的，介入投票的时间来了。他们还说，无论如何，投票对共和党来说，会是一种统计实力的方式；有了投票，大家就可以统计自己了。

他们向我们征求意见。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要对巴黎说的话，对其他各省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会不停地提请大家注意，波拿巴先生及其帮凶没有事先确定他应该获得的票数超过十二月二十日的七百五十万张票，是不会决定宣布自己当皇帝的。在当前，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他的数字稳操胜券了。投票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不操那份心，再次告诉大家波拿巴先生的“普选”是什么东西，波拿巴先生的投票是什么东西。巴黎市或是里昂市的活动，共和党的

---

<sup>①</sup> 雨果继一八五二年八月五日出版讽刺散文《拿破仑小人》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写作讽刺诗集《惩罚集》。可见，《关于帝国的声明》的写作时间，正是雨果酝酿写作《惩罚集》的时候。

统计数字,这有可能吗?投票有保障吗?有监督吗?有监票人吗?有自由吗?想想这种种不值一提的事儿吧。投票箱里能出来什么呢?出来波拿巴先生的意志。别无其他。波拿巴先生手里拿着箱子上的钥匙,手里拿着赞成票和反对票,手里拿着选票。省长、市长的工作完了,这位拦路行劫的执政者把自己和投票箱关在一起,由他计票。对他来说,加几票,减几票,篡改记录,编造总数,捏造数字,这算什么?撒个谎,就是说小意思;弄虚作假,就是说没什么。

公民们,让我们坚持原则。我们想对你们说什么,请听好:

波拿巴先生认为称呼自己是陛下是时候到了。他把一位教皇重新扶上马,不是为了让他无所事事的;他想要加冕,想要戴皇冠。十二月二日以来,他已有专制的事实;现在,他要帝国的实名。好吧。

我们是共和派,我们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公民们,路易·波拿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路易·波拿巴是不齿于人类的人。这个坏蛋掌权十个月以来,起义的权利始终存在,是最突出的形势。在我们当前,在每个人的良心中,始终听得见拿起武器的号召。我们要放心,人人良心中的反抗很快会变成人人手里的武器。

朋友们和兄弟们!面对这个卑鄙无耻的政府,寡廉鲜耻,阻碍任何的社会进步,面对这个残害人民、谋杀共和国、践踏法律的政府,面对这个靠暴力上台、应该在暴力下死亡的政府,面对这个由罪行扶起来、也应该被权利推翻的政府,法国人,不负公民的称号,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某某地方有做样子的投票,有演演戏的普选,有弄虚作假的全国号召;他不会打听是否有什么人在投票,是否有什么人要去投票,是否有一群畜生叫做参议

院,在讨论,是否有一群畜生被叫做人民,在服从;他不会打听是否教皇会在圣母院的主祭坛为此人加冕,他——无须怀疑,这在未来是必然的——将会由刽子手绑上木桩;面对波拿巴先生和他的政府,不会辜负公民称号的公民只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可做:给自己的枪装上子弹,等待时间。

一八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于泽西岛

## 就塔普纳事件致根西岛人民书

(1854年1月)

正当雨果在泽西岛流亡的时候,附近根西岛上一个叫塔普纳的人被判处死刑。维克多·雨果本着他一贯反对死刑的立场,出面干预。他先给全岛居民写信呼吁,引起各方重视。英国政府三次宣布缓期执行。但是,在法国驻英国大使求见英国内政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后两天,塔普纳被绞刑处死。雨果于二月十一日给帕默斯顿勋爵写长信抗议。

根西岛人民:

有个流亡者来见你们。

有个流亡者为一个犯人对你们说话。流亡中的人向坟墓中的人伸出了手。不要以为这样不好,请听我说。

一八五三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有个叫约翰-查尔斯·塔普纳的男人,深夜走进一个叫索容太太的女人家里,把她杀害了;于是他抢了她的财物,并给尸体和房子放了一把火,希望第一个大罪会借第二个大罪而烟消云散。他算计错了。罪行并不乐于帮助人,大火也拒绝掩盖谋杀。老天不是窝主;老天交出了杀人犯。

塔普纳的案件又使其他多件罪行现出了丑恶的面目。一个时期以来,岛上几处房屋被焚烧,纵火的手马上隐而不见;推测都集中到塔普纳身上,很有可能,以前的这一件件纵火案可以集

中体现在十月十八日这个双手沾血的纵火犯身上。

此人受到了审判：审判之公平和认真，可为你们自由和廉正的法官增光。前后十三次庭讯，审理案情，才慢慢形成法官们的意见。一月三日，一致做出判决；晚上九点钟，你们尊贵的主审法官，根西岛的大法官<sup>①</sup>在公开、庄严的法庭上以疲乏无力的声音，以令我赞美不已的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对被告宣布“法律以死刑惩罚凶手”，约翰－查尔斯·塔普纳应准备接受死刑，他会在一月二十七日就在他作案的现场被绞死，他在什么地方杀人，就在什么地方受死。

这样，在此时此刻，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是海峡群岛上的居民，在这对任何人都充满朦胧时刻的未来，有一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最后时刻；就在这一刻，就在这我们自由呼吸、走来走去、说话微笑的一分一秒，和我们近在咫尺，一想起来就心里难受，有个人在牢房里，躺在监狱的破床上，这个无赖在哆嗦，他的眼睛盯住了这个月的某一天，盯住了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幽灵在长大，在走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月二十七日和其他任何一天一样是没有脸的。

塔普纳是根西岛人。他被判处死刑；你们的法官面对法律的文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用主审法官自己的话说，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但是，请注意；在上帝的法律面前，这是可怕的事情。

根西岛人民，说到人的不可侵犯性，没有任何事情是小事。文明世界向你们请求这个人的生命。

我是谁？不值一提。难道需要有什么身份才能请求吗？难道必须是大人物，才能呼喊饶人一命吗？英吉利海峡群岛的人

---

<sup>①</sup> 根西岛的大法官是根西岛的最高行政长官。

们,我们是法国的流亡者,我们生活在你们中间,我们爱你们。我们看到你们的帆船在暴风雨的暮色中打天边经过,我们给你们送去我们的祝福和祈祷。我们是你们的兄弟。我们尊重你们,我们尊敬你们;在你们身上,我们尊敬的是劳动,是勇气,是为了养活妻儿老小在海上度过的漫漫长夜,是水手长满老茧的双手,是耕夫晒得黑黑的额头,法国,我们是法国的儿辈,你们是法国的孙辈,英国,你们是英国的公民,我们是英国的客人。

所以,请允许我们对你们说话,既然我们坐在你们的家门口,对你们的好客以亲密的合作相报答。请允许我们为一切可能使你们可爱的国家暗淡无光的事情而伤心。

潜水者潜入海底,带回一把沙砾。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受苦的人,我们在经受考验,就是说是思想家;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说是幻想家。——我们潜入事物的底层,我们要尽量接触到上帝,我们带回来一把真理。

第一个真理是:你不得杀人。

这句话是绝对的;这句话是给法律说的,也是给个人说的。

根西岛人,请听好:

有一个可怕的神,凄惨,可恶,是个异教神。这个神希伯来人叫摩洛,凯尔特人叫泰乌塔特斯;这个神现在叫死刑。从前,这个神的大祭司在东方叫麻葛,在西方叫德鲁伊特;到今天,这个祭司叫刽子手。法定的杀人者代替了神圣的杀人者。在古代,这个神在你们岛上到处有活人的祭祀;处处留下有关的纪念性建筑,这一块块的石头上,世世代代的锈蚀抹去了血污的锈蚀,人们见到的石头半掩在你们山岗顶上的草丛中,荆棘迎着夜风在嘶叫。今天,在此偶像令曙光感到恐怖的年头,巨大的偶像又在你们中间出现了;它迫使你们服从它;它在固定的日子召集你们,以纪念它的秘密祭礼,和从前一样,它向你们,向读过《福



音书》和凝视着耶稣受难像的你们要求一次活人的祭祀！你们会服从它吗？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两个小时内，你们会恢复成为异教徒吗？成为杀死一个人的异教徒！丢弃一个灵魂的异教徒！剥夺罪犯悔改的时间、斩断罪犯命运的异教徒！你们会这样做吗？这就是进步吗？如果还能有活人的祭祀，那人的处境又怎么样？根西岛上还有人崇拜偶像，从前这古老的偶像面对创造世界的上帝杀人！如果把绞架还给偶像，那拿走它的巨石柱<sup>①</sup>又有什么用？

怎么！减刑，有理智的赎罪，不杀一个人，就那么为难吗？船已经遇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船上竟嫌多一个人吗？一个翻悔的罪犯就压得人类社会如此难受，必须匆匆把这个上帝的造物从船上丢进黑暗的深渊吗？

根西岛人啊！今天，死刑处处在后退，每天都失去一点地盘；它在人的感情面前溜走。一八三〇年，法国众议院鼓掌通过要求废除死刑；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的制宪会议从法律上除去了死刑；一八四九年，罗马的制宪会议取消了死刑；我们巴黎的制宪会议仅仅以微不足道的多数又恢复了死刑；我更要说，天主教的托斯卡纳<sup>②</sup>已经废除了死刑；野蛮的俄国也废除了死刑；野性的塔希提岛废除了死刑。看来，连黑夜也不要死刑。你们这个善良国家的人，你们要死刑吗？

要在根西岛事实上废除死刑，取决于你们；一月二十七日，要让一个人不被“绞死”，取决于你们；要让你们看不到这个可怕的景象，这个会在你们的蓝天上留下污点的景象，取决于你们。

你们自由的宪法让你们掌握完成这个宗教和神圣事业的一

---

① 巨石柱是史前先民留下的遗迹，属巨石文化。英吉利海峡群岛多巨石文化遗址。

② 托斯卡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

切手段。你们要合法地集合起来。你们要和平地鼓动舆论和良知。全岛能够,我更要说,全岛应该进行干预。妻子们应该催促丈夫,孩子们应该感动父亲,男人们应该在请求和请愿书上签名。在法律的范畴内去找你们的当政者和法官。要求缓期执行,要求减刑。你们会成功的。

站起来吧。快行动吧。不要浪费一天时间,不要浪费一小时,不要浪费一分一秒。让你们时时想到这要命的一月二十七日。让全岛像这个人一样,计算好一分一秒!

请你们想到,自从这项死刑判决以来,你们在每一台时钟里听到的声音,正是这个无赖的心跳声。

需要援引先例吗?有一个先例:

一八五一年,泽西岛有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一个叫雅克·富凯的人朝一个叫德比希尔的人开了一枪。雅克·富凯接连被两个陪审团宣告有罪。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院判处他死刑。死刑的执行迫在眉睫,海岛激动起来了。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一千六百人参加大会。有一些法国人在泽西岛高尚的人民的鼓掌声中发了言。大家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九月二十三日,富凯的特赦通知到了。

现在,富凯怎么样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

富凯活着,富凯悔改了<sup>①</sup>。

绞架对此作何回答?

---

① 雅克·富凯——有人明确告诉我们说,雅克·富凯作为谋杀弗雷德里克·德比希尔的罪犯,先由王家法院判处死刑,后由女王陛下减为终身流放,六个月前从他所在的米尔班克监狱转往达特摩尔。他颈脖子的病几乎完全治好了,他在米尔班克的表现很好,这座监狱的典狱长认为很有可能再一次减刑,驱逐到英国领地上去。(一八五四年一月七日《泽西岛新闻报》。)—雨果注

根西岛人啊！泽西岛做成的事情，根西岛也能做。泽西岛争取到的东西，根西岛也能争取到。

有人是否会说，在此地，在十月十八日阴沉的埋伏中，死刑是公正的？塔普纳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罪行越严重，估计悔改的时间要越长。

怎么！一个妇女会被人谋杀，被卑劣地杀死，很卑劣！一座房子会被抢劫、蹂躏，纵火，一件谋杀案会完成，围绕这起谋杀案，人们似乎看到还有一批其他的罪恶行径，一件凶案又会犯下，我错了，是好几件凶案，这就会要求长时间的郑重其事的谢罪，惩罚之后加上反省，以苦行赎回罪孽，终身痛苦和荡涤罪恶；而因为一天早上，精确到一月二十七日，在几秒钟之间，地上打进一座绞架，因为一根绳索套住一个人的脖子，因为灵魂从一个无赖的身上逃跑了，加上罪人的一声嚎叫，一切都会好了！

人类的司法多么短暂而虚弱！

噢！我们是十九世纪；我们是新的人民；我们是沉思的、严肃的、自由的、有智力的、勤劳的、当家作主的人民；我们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是进步的、艺术的、科学的、有爱心的、有希望的、博爱的时代；绞刑架！你们想要我们干什么？噢，你死亡残酷的机器，你虚无丑陋的木架，你是过去的现形，你两条胳膊挂着一把三角形的大铡刀，你在绳索的末端晃荡着一具骷髅，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当十九世纪的盛世，正当生机勃勃之时，你有何权利重新出现？你们是些幽灵。你们是黑夜的事物，回到黑夜中去。黑夜能给光明帮得上忙吗？滚吧。要教化人，教训罪人，启迪良心，让失眠的罪行萌动悔改的种子，我们的办法比你们好：我们有思想，教学，耐心的教育，宗教的榜样，天上的光明，地上的考验，有严厉，有劳动，有宽容。怎么！从一切伟大的事物中，从一切真的事物中，从一切美的事物中，从一切庄严的事物中，大家

非得要看到有死刑冒出来！怎么！人类最高的中心城市，七月十四日和八月十日的城市，有卢梭和伏尔泰安息的城市，革命的首府，理念的培育之城，会有沙滩广场<sup>①</sup>，会有圣雅克栅栏，会有罗凯特监狱！这样可恶的矛盾还嫌不够！这样的荒唐还是小意思！这样可怕的事情还怕不够！就需要在这儿，在这英吉利海峡群岛，在悬崖、树木和鲜花中间，在北极飘来的云层的阴影之下，有绞架树立起来，威风凛凛，大权在握，不可一世！在此地！在风声飒飒之中，在无休无止的波涛拍击声中，在孤独的深渊里，在庄严的大自然里！滚开，我要说！都走开！你，断头台，你在巴黎，你，绞刑架，你在大海之边，你们来干什么？

打鱼的人民，大海边善良、勇敢的百姓，请别让这个人死去。请别让绞架在你们迷人、有福的岛上投下黑影。不要让这个倒霉的因素进入你们勇敢而变化多端的海上冒险。不要对人的权利侵犯神的权利表示可怕的声援。谁又知道？谁又能悟透玄机？人的行为里藏有深渊，如同波涛里藏有深渊一样。请想想风雨交加的日子，想想冬天的长夜，想想被激怒的神秘力量，在某些时刻会攫住你们。请想想萨克岛<sup>②</sup>的海岸多么陡峭，曼基埃的浅滩多么卑鄙，帕泰诺斯泰尔的暗礁多么阴险。不要让坟墓的阴风吹动你们的船帆。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人，请不要忘记，打鱼的人，请不要忘记，驾船的人，在你们和永恒之间，只夹着一块木板，你们由不知深浅的波浪摆布，由并不认识的命运摆布，也许，你们以为是一些无常的事物中有某种意志存在，你们不断地和大海和天气斗争，而你们知之甚少，你们又无能为力，你们总是面对无穷尽，而对未知数！

---

① 沙滩广场是巴黎古时候行刑的地方。

② 萨克岛是根西岛附近的小岛。

无穷尽和未知数,就是坟墓。

请不要用你们自己的手,在你们中间,打开一座坟墓。

怎么!无穷尽的声音对你们什么都没有说?种种的玄机没有和你们相互倾谈?难道威严的大海没有指示神圣的坟墓?风雨里,风暴中,每年涨潮时,当黑夜里北风晃动绞刑架木梁上的死鬼,有一具骷髅在茫茫之中诅咒着这座岛,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

我要说,你们就不颤抖,想想这股风会吹到你们的索具上,吹下去会撞上一根套索,一具尸体,而这根套索,这具尸体会对风说点什么吗?

不!不要折磨人!我们是这个伟大世纪的人,我们再不要这些。我们为了有罪的人,也为了无罪的人,都不要这些。我再说一遍,罪行靠悔恨赎罪,不靠一把大斧,一个活结赎罪;血要用眼泪,不是用血来冲刷。不!不要再让刽子手有活儿干。我们的心上要记住这些,让笃信宗教和诚实的法官的良心和我们的良心想到一起:不论强盗被处决,不论英雄受酷刑,都是侵犯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性的滔天大罪,一切绞架都是犯罪的。杀人的法典是个歹徒,法律啊,却带上你的面具,可以杀人,杀大量的人而不受惩罚。所有的绞架上都有无辜者和烈士们的名字。不,我们再也不要酷刑。对我们来说,断头台的名字叫勒叙尔克<sup>①</sup>,车轮刑的名字叫卡拉斯,火刑的名字叫贞德,酷刑的名字叫坎帕内拉<sup>②</sup>,斩首的木砧名字叫托马斯·莫尔<sup>③</sup>,毒芹的名字叫苏格拉底,十字架的名字叫耶稣基督!

---

① 勒叙尔克是断头台上错杀的例子,常被人引用。

② 坎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著有宣扬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著作《太阳城》。

③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政治家,著有《乌托邦》等。

噢！如果在这博爱的教导中，如果在这宽厚和爱心的教义中，有一些庄严的东西，但愿人人的嘴里都喊：宗教，人人的嘴里都说：民主，但愿新旧福音书里的声音今天从世界的一头到另一头播撒这喊声，这话语，有的声音以人——上帝的名义，有的声音以人——人民的名义，如果这些教义是公正的，如果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如果活人是活人的兄弟，如果人的生命是可尊敬的，如果只有上帝有权利收回只有上帝有权给予的东西，如果感觉到腹中的孩子在动的母亲是受祝福的人，如果摇篮是神圣的事物，如果坟墓是圣洁的事物，根西岛的岛民啊，不要杀死这个人！

我说：不要杀死他，因为要知道，当我们可以阻止有人死亡时，任他死亡是杀人。

请不要为我话中恳求的心情感到惊讶。我对你们说，请让流亡者为罪犯求情。请不要说：这外国人要我们怎么样？请不要对流亡者说：要你操什么心？这不关你的事。——我为不幸的事物操心；这是我的权利，因为我在受苦。不幸怜悯苦难；痛苦关心绝望。

再说，此人和我，我们不是同病相怜吗？我们每人不是向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东西伸出手去吗？我是流亡者，他是罪犯，我们每人不是都向往光明吗？他向往生命，我向往祖国？

还有，——大家也应该好好想想，——人流放人、人审判人是十分盲目的，尘世的黑夜是深沉的，所以，我们法国的流亡者受到打击，是因为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此人受到打击，是因为犯下了罪行。公道和不公道在黑夜里相互握手。

但又有什么关系！对我而言，这个杀人犯不再是杀人犯，这个纵火犯不再是纵火犯，这个窃贼不再是窃贼；这是个即将死去而在颤抖的人。不幸使他成为我的兄弟。我为他辩护。

考验我们的逆境除了考验之外，有时候也有意外的好处，我

们的流亡生活,原因在于流亡为之效劳的事物,却产生意外的、令人宽慰的意义。

如果我的声音被人听到,如果这声音不像徒然的微风,消失在汹涌的波涛和急风暴雨中,如果这声音没有被这两座岛屿中间的阵阵狂风所吞没,如果我借这海风播撒的怜悯的种子在人们心中萌芽并开花结果,如果我这失败者的话能有此非凡的荣幸,能唤醒有益的抗议,产生减刑和罪犯悔悟的结果,如果我这区区无用的流亡者能封住打开的坟墓,能挡住死神的路,能救下一个人的脑袋,如果我是从偶然手中掉落下来的一粒沙子,使天平倒向一边,使生重于死,如果我的流亡对这些是好事,如果这就是我家道败落、是我来到这些岛上的神秘目的,噢!那也很好,我没有受苦,我感谢,我感激,我向老天伸出双手,当此上天的种种意愿都显示出来之时,上帝啊,由法兰西祝福根西岛,由世界的文明祝福这几乎是原始的人民,由杀人的人祝福这些从不杀人的人,由流亡者祝福流亡,这将是你的胜利!

根西岛人啊,此刻对你们说话的,不是我,我只是一粒原子,由厄运的风随便吹进什么黑夜;今天对你们说话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世界的文明;是世界的文明向你们伸出可敬的双手。如果被流放的贝卡里亚会在你们中间,他会对你说:“死刑是亵渎宗教的;”如果流亡的弗兰克林<sup>①</sup>活在你们家里,他会对你说:“杀人的法律是害人的法律;”如果逃亡的菲兰杰里<sup>②</sup>,如果流亡的维科<sup>③</sup>,如果被驱逐的杜哥<sup>④</sup>,如果被驱赶的孟德斯鸠,这些人生活在你们的屋檐下,他们会对你说:“绞架是可恶的;”

---

① 弗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

② 菲兰杰里,意大利将军,西西里王国首相。

③ 维科(1668—1744),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④ 杜哥(1727—1781),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如果耶稣基督在躲避该亚法<sup>①</sup>时在贵岛登陆,他会对你说:  
“不要拿刀剑砍人;”你们对孟德斯鸠、杜哥、维科、菲兰杰里、佛  
兰克林向你们喊:饶命吧!你们对耶稣向你们喊:饶命吧!你们  
就会回答:不!

不!这是罪恶的回答。不!这是虚无的回答。有信仰的自  
由的人肯定生命,肯定怜悯,宽容和宽恕,以法律的慈悲证明社  
会的灵魂,只对耻辱,只对专制,只对死亡才回答不!

最后一句话,我就说完了。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时期,因为不论一个世  
纪多么伟大,不论一颗星星多么美丽,也会有暂时衰退的时候,  
在此我们正经历的不祥的分分秒秒,但愿大地上至少有一块地  
方,满身创痕的进步在暴风骤雨之中,已被打败,筋疲力尽,奄奄  
一息,能有藏身之地,能苟延残喘!英吉利海峡群岛,你要成为  
这个崇高的沉船者的救生木筏!正当东方和西方为君王们的心  
血来潮在较量,正当各个大陆处处只见诡计,暴力,欺诈,野心,  
正当大国迷恋渺小的感情,你们是小国,请做出伟大的榜样。让  
人类的眼睛安静一点吧。

对,此刻人血因为一个人的原因流成了河,此刻欧洲看到土  
耳其人在沙皇的铁蹄下英勇地面对死亡,沙皇的胜利在等待惩  
罚,此刻由任性的皇帝召来的战争带着恐怖和罪行从四面八方  
出来,那至少在此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在这个水手和农民的  
共和国里,大家能看到这个美好的景象:一个小国的人民砸烂绞  
刑架!纵然处处有战争,而此地是和平!纵然处处是野蛮,而此  
地有文明!正当各国国王发了疯,把欧洲变成马戏团,让人替代

---

① 据《新约·马太福音》,该亚法是犹太教大祭司,在他主持的犹太公会上判处耶稣死刑。



老虎,自相残杀,而根西岛的人民在自己的岩石上,四周是世界的灾难,是天上的风暴,在构筑一个底座,一个祭坛;底座献给人类,祭坛献给上帝!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日

于泽西岛海景台

## 二月二十四日周年纪念宴会<sup>①</sup>

(1854年2月24日)

公民们：

一个日期，是一种思想变成一串数字；是一次胜利概括成一个闪光的数字，永远在人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

你们刚才纪念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你们颂扬这个过去的日期；请允许我回身展望那个未来的日期。

请允许我回身展望这一天，这二月二十四日仍然未知的姐妹日期，这个日期把名字留给下一次革命，和下一次革命合为一体。

请允许我把心灵中的全部渴望寄予这个未来的日期。

但愿这个未来的日期和过去的日期同等伟大，而更加幸福！

但愿这个日期为之闪耀出光辉的人们坚定，纯洁，愿他们善良，高尚，愿他们公正，有益和旗开得胜，愿他们在流亡中得到另一种酬报！

但愿他们的命运比我们好！

公民们！但愿未来的日期将是最终的日期！

但愿未来的日期继续过去日期的事业，并完成这件事业！

但愿这个日期和二月二十四日一样，光芒闪耀，充满兄弟情谊；愿这个日期大胆无畏，完成目标！愿这个日期用丹东注视欧洲的目光注视欧洲！

---

<sup>①</sup> 这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日子。

但愿这个日期和二月一样,在法国废除君主制度,但也要在大陆上废除君主制度!愿这个日期不会欺骗希望!愿这个日期处处以人权替代神权!愿这个日期向各民族国家高呼:起来!起来!意大利!起来!起来!波兰!起来!匈牙利!起来!德国!起来!各国人民为自由起来!愿这个日期吹响起身的号角!愿这个日期宣告白昼的到来!愿这个日期当此各国在我也说不清的睡眠中沉沉不起的夜间休息中,吹响各国人民的起床号!

啊!光阴荏苒!公民们!我对你们已经说过,我还要强调,只要开始决定性的攻击,只要法国直接和俄国及奥地利交战,紧紧抱住他们,当伟大的战争开始打响,公民们!你们会看到大革命透出光明。由大革命来打击大陆上的各国国王。帝国是剑鞘,大革命是宝剑。

所以,欢呼这个未来的日期!欢迎下一次的大革命!让我们欢迎这位叫做“明天”的神秘朋友!

但愿未来的日期光辉灿烂!愿下一次大革命不可战胜!愿下一次大革命创建欧罗巴合众国!

但愿下一次大革命和二月一样,打开未来的两扇大门,而永远关上过去腐朽透顶的门!用各国人民身上的所有锁链,熔铸成旧大门的门闩!愿暴政有多大,这门闩也有多大!

但愿下一次革命和二月一样,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座崇高的三脚架扶起,放置在祭坛上,并在这座三脚架上点亮这伟大的“人类”之火,让人类之火永远照亮大地!

但愿下一次革命以人类之火照得思想家睁不开眼睛,而照得暴君眼睛瞎掉!

但愿下一次革命像二月一样,推翻由十二月的波拿巴扶起来的政治断头台,也要推翻社会的断头台!我们不要忘记,公

民们，断头台上的铡刀是架在无产者的头上的。家里没有面包，头脑里没有光明；由此产生错误，由此产生堕落，由此产生犯罪。

一天晚上，夜幕降临，我走近一架沙滩广场刚行过刑的断头机。支撑铡刀的两根支柱还在滴血。我问第一根支柱：你叫什么名字？它回答我：贫困！我问第二根支柱：你叫什么名字？它回答我：无知。

但愿下一次革命，但愿未来的日期，拔除这两根支柱，砸烂断头台！

但愿下一次革命，和二月一样，确认人的权利，但也要宣布妇女的权利，颁布儿童的权利；也就是说，妇女有平等，儿童有教育！

但愿下一次革命和二月一样，放弃没收财产，放弃暴力；不会剥夺任何人，而给每个人财产！愿下一次革命不是反对富人，而是为了帮助穷人！对！愿下一次革命借助巨大的经济改革，借助劳动权利得到更好的理解，借助广泛的贴现和信贷机构，借助失业的不可能出现，借助废除关税和边界，借助取消常规军，欧洲每年为此支出四十亿，还不算战争的花费，借助充分发挥的土地潜力，借助生产和消费之间更好的平衡，这是社会大动脉的两次跳动，借助贸易，这是生活喷涌的源泉，借助货币革命，这是可以触发各种贫乏的杠杆，最后，借助创造出科学可以预见和肯定的巨大的新财富，愿下一次革命把物质的、智力的、道德的福利作为普天下的财富！

但愿下一次革命把一切蒙羞的旧机构打碎，消除，消灭，毁灭，这是她的政治使命；但要让她的社会使命昂首前进，给劳动者面包！愿下一次革命免于年轻的心灵接受耶稣会和教士的教学，——我错了，——毒害，而在巨大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免费

的义务教育！你们可知道，公民们，要做什么事情能让文明变成和谐的文明？要工场，要工场，要学校，要学校！工场和学校，这是双重的实验室，从中出现双重的生活，体力的生活和智力的生活。不能再有饥饿的嘴巴！不能再有黑暗的脑袋！让这两句说法，可耻的、常用的、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说法，我们人人在生活里一说再说：“这个人没有吃的”；“这个人不会认字”；让这两句说法，像古老而永恒的贫穷的两点微光，从人类的语言中消失！

最后，但愿和二月一样，这未来伟大的日期，下一次的大革命，从多方面前进，而不要后退一步！完成以后，不要无所事事！最后的一句话会是：普选，普天下的幸福，普天下的和平，普天下的光明！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世界大同的共和国指什么？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谁要听？（一致呼喊：“人人要听！”）

现在，朋友们，我召唤的这个日期，和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联系在一起，和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sup>①</sup>联系在一起，将和大革命的三角火一般，这第三个日期，这个至高无上的日期，什么时候到来？这个日期将会为何年、何月、何日增光？这个日期将会在黑黑的数群中找出什么数字组成？这些仍然秘不示人、而注定要大放异彩的数字，离我们是远还是近？公民们，从今开始，在此时此刻，这些数字已经写在未来大书的某一页上，但是这一页，上帝的手指还没有翻过。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沉思，我们期待；我们所能说的话，所能反复说的话，是我们认为：那个解放的日期临近了。我们看不清数字，但我们看到在闪光！

流亡者们！让我们抬起额头，让闪光照上我们的额头。

让我们抬起额头，如果各国人民问起：是什么东西照得这些

---

<sup>①</sup> 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的日子。

人脸的上部这样白？我们可以回答：这是正在到来的共和国放射出的光明！

让我们抬起额头，流亡者们，如同我们坚信宗教信仰时经常做的，让我们祝福未来！

未来有多个名字。

对于弱者，未来的名字叫不可能；对于胆怯者，未来的名字叫未知数；对于沉思者，对于勇士，未来的名字叫理想！

不可能！

未知数！

怎么说！对于人，再没有贫困，对于妇女，再没有卖淫，对于孩子，再没有无知，这是不可能！

怎么说！欧罗巴合众国，各国自由，在国内当家作主，由中央代表大会推动并联系在一起，越过海洋和美利坚合众国相通，这是未知数！

怎么说！耶稣基督希望得到的东西，是不可能！怎么说，华盛顿完成的事情，是未知数。

但是，有人对我们说：——那过渡呢！那分娩时的痛苦呢！那从旧大陆过渡到新大陆的风暴呢！整个大陆要转变！整个大陆要变形！你能想象这样可怕的事情吗？各国王座的绝望抗拒，特权阶层的愤怒，军队的狂怒，国王捍卫自己的年俸，神甫捍卫自己的俸禄，法官捍卫自己的薪饷，高利贷者捍卫自己的单据，剥削者捍卫自己的特权，会结成多少联盟！进行多少斗争！刮起多少风暴！打多少仗！遇到多少障碍！让你的眼睛准备流泪吧；让你的身体准备流血吧！停下！往后退！……让弱者、让胆怯者住口！不可能，这根烧红的铁杠，我们要咬一口；未知数，这些漫漫的黑夜，我们要跳进去，我们会征服你的，理想！

未来的大革命万岁！

## 警告波拿巴

我通知波拿巴先生,我完全明白他玩弄的也适合他的花招,我饶有兴趣地读到这几天在英国议会里有关我的话。<sup>①</sup>波拿巴先生把我赶出法国,因为我作为我公民的权利,也是我作为人民代表的责任,拿起武器反对他的罪行;他因为《拿破仑小人》一书把我赶出比利时,他也许会把我赶出英国,因为我在英国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继续提出抗议。这件事对英国的关系比对我的关系更大。三次放逐,不算什么。至于我,美国很好,如果美国对波拿巴先生是方便的话,美国对我也是方便的。我只是警告波拿巴先生,他胜不了是上帝的真理和正义,他更胜不了是区区一颗原子的我。我宣布:报应会来的,我从法国,我从比利时,我从英国,我从墓中,如果灵魂有生命,我这般相信,我这般肯定,我会加速报应的到来。波拿巴先生说得对:我和他之间,的确有“个人的争吵”,是坐在座位上的法官和坐在板凳上的罪犯之间的古老的个人争吵。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泽西岛

---

①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英国议会发言,点雨果的名,说:“此人和法国人民选为元首的杰出人物有某种个人的争吵。”要求英国政府结束这种“个人的争吵”。

## 二月二十四日周年紀念宴會

(1855年2月24日)

流亡者們：

如果七年前同一天在巴黎市政廳揭幕的這場革命，順着本來的進程，而不是可以說從發端的第二天便背離革命的目的，如果先是反動派，接着是路易·波拿巴沒有能破壞共和國，反動派靠奸詐，靠慢慢地投毒，路易·波拿巴靠夜間行竊，靠撬鎖，靠埋伏，靠謀殺；如果從二月輝煌的日子一開始，共和國能在阿爾卑斯山，在萊茵河，亮出自己的旗幟，以法国的名义向歐洲高呼：自由！這在當時已經足可以，你們人人都能回憶起來，足可以在旧大陆看到各國人民奮起，看到各國王座垮台；如果法國能凭借九二年的長劍，如同她應該做的那樣，援助意大利，波蘭，普魯士，德國；如果一言以蔽之，各國人民的歐洲能在一八四八年替代各國國王的歐洲，那有七年自由和光明後的今天，大陸上的形勢會是怎樣的景象。

我們會看到：

整個大陸本來會是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各國的人民在共同生活里有自己的生活；意大利屬於意大利，波蘭屬於波蘭，匈牙利屬於匈牙利，法蘭西屬於歐洲，而歐洲屬於全人類。

再也沒有德國的河流萊茵河；再也沒有俄國的內湖波羅的海和黑海；再也沒有法國的內湖地中海；再也沒有英國的內海大



西洋；再也没有大炮架在松得海峡<sup>①</sup>和直布罗陀海峡<sup>②</sup>；河流都是自由的，海峡都是自由的，海洋都是自由的。

欧洲人既然只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德国之于法国，法国之于意大利，会如同今天的诺曼底之于皮卡迪，皮卡迪之于洛林；再也没有战争，因此再也没有军队。仅仅从财政上看，欧洲每年的净利为四十亿。再也没有边界，再也没有海关，再也没有人市税；自由贸易；货币和食品巨大的流通，工业、贸易增加二十倍，整个大陆财富每年都有红利；至少一百亿。加上取消军队的四十亿，还有整个大陆上废除寄生职务、包括国王的职务所赢得的至少二十亿，这样每年造就的一百六十亿的杠杆，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用每年一百六十亿，支付某种劳动的年俸，某种失业和工薪阶层底层最贫困者的基金。请计算一下这样产生的巨大福利。我不加以发挥了。

一种大陆的货币，建立在金属和信用的双重基础之上，以全欧洲的资本作为支持，以两亿人口的自由活动作为动力，这样单一的货币将可以替代并吸收今天的种种荒谬的币种，是君主的头像，是贫困的头像；每个币种都是使人贫困的原因；因为，在货币的流通中，增加币种，就是增加磨损；增加磨损，就是减少流通。货币是如此，其他一切事情也是如此，流通而统一。

兄弟情谊会产生团结；人人的信贷会是每人的财产，每人的劳动会是人人的保障。

来去自由，结社自由，财产自由，教学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思想自由，恋爱自由，信仰自由，由这种种自由围绕公民，汇成一大束自由，公民由众多的自由保护，是不可侵犯的。

---

① 松得海峡在瑞典南部和丹麦之间。

② 直布罗陀海峡是英国属地，在西班牙和非洲之间，扼欧洲和非洲、大西洋和地中海之咽喉。

再也没有暴力行为,也不论对任何人;即使是为了好事。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仅仅依靠增加光明,仅仅依靠光天化日取代昏暗的君主制和神职制,对于暴力的人,舞弊的人,说谎的人,残忍的人,对于剥削者,寄生虫,砍刀手,高利贷,无知者,对于所有长着蝙蝠的翅膀在黄昏里飞的东西,这空气也会变得无法呼吸。

古老的刑罚会和其他一切一样地瓦解。战争既然死亡,绞刑架和战争的来源相同,会变得憔悴而自行消亡。各种形式的刀剑会土崩瓦解。大家会产生怀疑:即使在过去,人怎么敢处死人。卢浮宫的人种馆里,玻璃罩下有一门佩克桑白炮,玻璃罩下有一门兰开斯特炮,玻璃罩下有一架断头机,玻璃罩下有一座断头台,大家会好奇地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这些人类的猛兽,如同大家到动物园去看上帝的猛兽。

大家会说:绞刑架,原来是这样!如同大家说:老虎呀,原来是这样!

大家会处处看到,大脑在思考,臂膀在挥舞,物质会服从;机器为人服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由进步促成种种精彩的进步;科学和万物进行较量;工场时刻开门,贫困只需要推开门,便成为劳动;学校时刻开门,无知只需要推开门,便成为光明;免费的义务体育馆,只有能力才是标志教育的极限,穷孩子接受和富孩子一样的教育;选举时妇女和男人同样投票;因为过去的旧大陆认为妇女可以承担民事、商业、刑法的责任;他们还认为妇女可以投入监狱,送去克里希<sup>①</sup>,送去苦役犯监狱,投入牢房,送上断头台;我们认为妇女应有尊严,应有自由;他们认为妇女可以做奴隶,可以死,我们认为妇女应该活;他们接受妇女为公众人物,

---

① 克里希是巴黎东北部的村庄。

是为了受苦,是为了受罪,我们接受妇女为公众人物,是为了有权。我们不说:男人是上等的灵魂,女人是下等的灵魂。我们宣称妇女和我们是平等的,更应该尊重。女性啊,母亲,伴侣,姐妹,永恒的弱者,永恒的奴隶,永恒的牺牲品,永恒的殉难者,我们要把你们扶起来!旧大陆嘲笑我们的这一切,这我知道。我们宣布的妇女权利,是她们开心的话题。有一天,在大会上,有人打断我,对我喊道:尤其是你们的妇女呀妇女,让我们感到好笑。——我回答他,你们呢,尤其是你们的妇女呀妇女,让我们感到要哭。

我继续说,这方面告一段落。

在这光辉灿烂的天下,英国和法国会光芒闪耀;因为,她们是当今文明的两位大姐;她们对十九世纪是两位母亲般的民族;她们对前进的人类照亮了现实的和可能的两条路;她们举起两把火炬,一把是事实,一把是理想。她们会竞争而不会互相损害,不会互相阻拦。其实,从哲学的高度看待事物,——请允许我插一句话——她们之间的对立,仅仅在于走得更远的愿望,这个向更远方推进的迫不及待的心情,这个前行者前进的逻辑,这个对地平线的渴望,这个对无边无际的进步的抱负,法国完全如此,而邻国英国有时为之苦恼,英国更满足于既得的成就,安安静静地抱住既成事实。法国是英国的对手,如同更好是好的敌人。

我继续说。

在这座八月十日和九月二十二日的古城里,今后被称为欧洲之城的城市里,一个巨型的大会,欧罗巴合众国大会是文明的仲裁者,由大陆上的各国人民普选产生,面对这位庄严的委任者,这最高的法官,在全世界自由的新闻界的协助下,会处理并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会在世界中心的巴黎,放射出火山喷发似

的光芒。

公民们,我顺便说一下,我并不相信今天所谓的议会能万古不变;但是,同时产生自由和统一的议会,在那一天以前一直是必要的,那一天还很遥远,但离理想很近,那时复杂的政治会被普遍的劳动所简化,所化解,公式是:尽可能小的政府得到越来越全面的应用,人工的法律完全消失,仅仅只有自然的法律留存,没有别的大会,只有创造者和发明家的大会,大会发现法规,但并不执行法规,只有智力、艺术和科学的大会,即研究院。面目一新、光芒四射的研究院,由另一种任命的模式产生,公开进行讨论。毫无疑问,研究院从时间的角度看,是未来惟一的大会。我顺便提一下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正是国民公会创建了研究院。革命的这头阴沉的雄鹰在咽气之前,已经在法兰西丰饶的土地上播下了神秘的卵,卵里包含了未来的翅膀。

这样,我简单地概括我刚才陈述的大纲,略去许多细节,我随便匆匆地提出这些想法,我只是勾勒一个轮廓,如果革命真能够站立不倒,如果按照事物的逻辑发展,这场革命能从法国大革命演变成欧洲大革命,这件事本来已经完成,也无须一年时间,在二月的颶风吹动之下,几乎没有震撼,没有剧痛,公民们,如果事情本来能这样进行,欧洲今天会是什么情况?一家人。各个民族国家是姐妹。人和人是兄弟。大家不会再是法国人,普鲁士人,西班牙人;大家会是欧洲人。处处都是安宁、追求理想的斗争。处处都是称之为和平的这片巨大的光明,照耀着称之为劳动的这个巨大的胜利。

公民们,如果革命真能胜利,这就是各国人民的欧洲给予此时此刻的概括简要景象。

可是,这些情况没有实现。有人侥幸地恢复了秩序。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面是什么呢?

此刻，站立起来的不是各国人民的欧洲，而是各国国王的欧洲。

这各国国王的欧洲又在干什么呢？

国王的欧洲掌握武力；可以为所欲为；各国国王扼杀了自由，他们现在自由了；各国国王的欧洲是有钱的；有数以百万计、数以十亿万计的财富；国王的欧洲只需剖开各国人民的血管，便有鲜血和黄金喷涌出来。国王的欧洲在干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清理大河的河口？是不是缩短通往印度的道路？是不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是不是凿通苏伊士地峡？是不是打通巴拿马地峡？是不是在海洋深处借助变成电光的思想，敷设使各大洲彼此相通的神奇的电线，这电线是全世界生命的巨大纤维，将把地球变成一颗巨大的心。人的思想便是这颗大心的跳动？他们是不是作为世界的主人，完成什么进步、文明和人道的伟大、神圣的工作？他们把掌握的巨大力量用来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

公民们，他们在打仗。

为谁而打仗？

是为你们吗；各国人民？

不是，为他们国王自己。

什么战争？

一场起源是可悲的战争：一把钥匙；一场开头是可怕的战争：巴拉克拉瓦<sup>①</sup>；一场结局是吓人的战争：深渊。

一场战争从可笑开始，以恐怖告终。

流亡者们，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场战争，我们会注定要长久地谈论这场战争。唉！我呢，我一想到这场战争就心里

---

<sup>①</sup> 巴拉克拉瓦是克里米亚地名，在今乌克兰境内。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俄国和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在克里米亚爆发战争。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打败俄国。

难受。

你们在场的法国人啊,法国有一支军队,一支世界上第一的军队,一支令人钦佩的、无可比拟的军队,在非洲二十年间历经大战培养起来的军队,一支是人类先锋的军队,是歌词插上刺刀的活的《马赛曲》,这支军队加上大革命的灵感,本来只需要吹响号角,便会在大陆立即粉碎所有的权杖,所有古老的锁链;这支军队今天在哪里?变得怎么样?公民们,波拿巴先生攫取了这支军队。他用来做什么?首先,他把军队包裹在他罪行的尸布里;其次,他为军队寻找一座坟。他找到了克里米亚。

因为,此人为他命中注定的东西,为旧大陆的破坏本能所驱使,为之瞎了眼睛,他自己不知道,这破坏本能是他的灵魂。流亡者们,请把你们的视线暂时从有一座坟的卡宴<sup>①</sup>移开,请看一看东方那一边。你们在东方有兄弟。

有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在那儿。

有人在这座鞑靼城市前开挖的战壕里怎么样了?离这座战壕两步之遥,英凯尔曼<sup>②</sup>血流成河,这座战壕里的士兵站着过夜,不能睡下来,因为战壕中水深过膝;有的人躺下,但半米深的泥浆没过他们全身,他们只好放一块石头,让脑袋露在外面;有的人躺下,但睡在雪中,睡在雪下,明天醒来时两脚冻僵;有的人躺下,但睡在冰上,再也不会醒来;有的人在零下十度光脚行走,因为他们脱下皮鞋,再也没有力气穿上;有的人满身伤口,却无人包扎;人人没有住的房子,没有火,几乎没有食物,缺乏运输工具,仅有的衣服是打湿的破衣烂衫,都变成了小冰块,受到痢疾、斑疹伤寒的侵扰,死在自己睡的床上,被自己喝的水毒死,被突

---

① 卡宴有一座坟指有的流亡者在流亡地死去。

② 英凯尔曼是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郊区。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五日,英法联军在此打败俄军。

围困扰,遭受枪林弹雨,垂危时被炮火惊醒,不断地作战,为了再一次奄奄一息;在这座战壕里,英国到目前为止堆积起三万名士兵,而法国在十二月十七日,——我不知道以后的数字,——已经有四万六千七百名士兵躺下,这座战壕在不到三个月内,有八万名士兵失踪,塞瓦斯托波尔的这座战壕,这是两支军队的大坟场。挖掘这座大坟场的工作没有结束,已经花费了三百亿。

战争是个要价很高的大规模的掘墓人。

对,为了挖掘英国和法国的大坟场,法国和英国大肆挥霍,包括作为资本的舰队沉没了,包括工业、贸易、信贷萧条了。三百亿!有了这三百亿,我们本来可以完成英国和法国的铁路网,我们本来可以修建英吉利海峡的管状隧道,两国人民之间这样的联系可比帕默斯顿爵士和波拿巴先生之间的握手更好,现在有人把他们的握手放在我们头上给我们看,加上文字说明:“为诚意干杯”;有了这三百亿,我们本来可以给法国和英国所有灌木丛生地排水,给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乡村和所有的农田提供干净的水,使土地和人都健康卫生,给两国所有的山坡绿化造林,因而避免江河的泛滥,在所有的江河中放鱼养殖,能够提供给穷人的鲑鱼价格一斤一个苏,大量增加工场,增加学校,处处探明并开采煤矿和其他矿藏,为所有的乡镇提供蒸汽锤,为百万公顷计的荒地播种,把沟渠改造成肥料并,使匮乏不再可能,把面包送进人人的嘴里,生产增加十倍,消费增加十倍,交通增加十倍,财富增加十倍!——最好要攻占——我错了——不要攻占塞瓦斯托波尔!

最好是用数以百亿计的钱让自己的军队丧命!最好是倾家荡产去自杀!

所以,面对战栗的大陆,两支军队在奄奄一息。而正当这时候,“拿破仑三世皇帝”在干什么呢?我翻开一张帝国的报纸(演

讲者打开一张报纸),报上写道:“狂欢节继续欢快地进行。总是节庆和舞会。宫廷为撒丁王后逝世举办的丧礼暂停二十四小时,以便不影响舞会即将在杜伊勒里宫举行。”

对,我们听到的是大钟楼里乐队的声音;对,《通报》详细记录了陛下夫妇参加的四对舞;对,皇帝跳舞,对,这个拿破仑跳舞,而正当在一片漆黑中我们的眼珠子,正当颤抖的文明世界和我们一起,盯着塞瓦斯托波尔,这个深渊的底层,这个黑黑的大桶里法国和英国先后跌了进来,脸色苍白,披头散发,把自己的财宝和孩子倒进窟窿,这是两个眼睛红红的达那伊得斯<sup>①</sup>,还在不断倒进去!

不过,有人宣布“皇帝”即将出发。去克里米亚!可能吗?这真是他有了羞耻心,他意识到公众在脸红?有人把他描绘成向塞瓦斯托波尔挥舞洛迪的马刀,穿上瓦格拉姆的七尺长靴,把哭哭啼啼的特罗龙<sup>②</sup>和巴洛什<sup>③</sup>挂在他灰色燕尾服的两条尾巴上。这副出征的样子说明什么?——公民们,在回忆。政变的早上,波拿巴先生得知斗争开始,高呼:我要去分担我勇敢的战士们的危险!也许,当时已有某个巴洛什、某个特罗龙哭哭啼啼过了。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出发了。他在两边三排刺刀的护卫下,穿过了香榭丽舍大街和杜伊勒里宫。走出杜伊勒里宫,他来到梯子街。梯子街,这意味着示众柱刑街;从前,那边真有一张梯子或一根示众柱。到这条街上,他远远看见了人群,他看到人民吓人的姿态;一名工人对他喊:打倒叛徒!他脸色刷白,拨

---

① 达那伊得斯是希腊神话中埃及王的女儿,死后被罚永远在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注水。

② 特罗龙(1795—1869),拿破仑三世的亲信,曾任行政法院院长和元老院议长。

③ 巴洛什(1802—1870),拿破仑三世的亲信,曾任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转马头,返回爱丽舍宫。所以,我们不必听到出发就激动。如果他出发,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如同爱丽舍宫的大门,会在他身后虚掩着;如果他出发,不是去有人奄奄一息的战壕,也不是去有人垂死的突围口。第一声大炮会对他喊:打倒叛徒!叫他折回。我们放心好了。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在克里米亚,在历史上,是永远走不出梯子街的。

再说,如果他出发了,历史的眼睛将会盯住巴黎。等着吧。

公民们,我刚才对你们先提出范围,并介绍了今日欧洲呈现的图景。

共和国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我对你们说了:帝国的欧洲是什么样子,你们看见了。

在这个总的形势下,法国的特殊形势是这样:

财政被浪费,未来压上了债务,汇票的签字人是十二月二日和路易·波拿巴,因此可能被拒付,敌人奥地利和普鲁士戴上盟友的面具,各国国王的联合是潜在的,但又是明显的,肢解的梦又回来了,一有沙皇的示意,开始朝着莱茵河行动,非洲大军已被歼灭。有什么依靠的支点吗?英国;是沉船。

在两个高高站立的幽灵之间,在克里米亚军队的幽灵和在流亡共和国的幽灵之间,便是这幅可怕的远景。

唉!这其中一个幽灵的腰里被另一个幽灵的匕首捅了一下,还原谅了它。

对,我强调这一点。情况如此凄惨,结果被吓坏了的议会下令进行调查,结果对接受天命的各国人民的未来没有信心的人以为法国将会灭亡,而英国将会沉沦。

概括地说说。

处处是黑夜。法国再也没有讲坛。没有新闻界,没有言论。俄国欺凌波兰,奥地利欺凌匈牙利,奥地利欺凌米兰,奥地利欺

凌威尼斯,费迪南<sup>①</sup> 欺凌那不勒斯,教皇欺凌罗马,波拿巴欺凌巴黎。在此密不透风的黑暗中,有种种黑暗的行为;做交易,掠夺,敲诈,流放,枪杀,绞架;在克里米亚,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民族国家的尸体上,是军队的尸体;欧洲是杀害人的地窖。我不知道是什么悲惨的光芒照耀着未来。封锁,被焚烧的城市,炮轰,饥荒,瘟疫,破产。对于股份,对于私利,开始各自逃命。士兵们暗中在反抗,一边等待公民们的觉醒。我对你们说,情况是恐怖的,找个出路吧。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是没有结局的战争;不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是无可救药的屈辱。迄今为止,为了荣誉已经破了产,现在,在为耻辱破产。疯狂的恺撒们在跺脚,能活下来的各国百姓会怎么样?百姓们将会流完最后一滴眼泪,他们将会付出最后一分钱,他们将会放完最后一个孩子的血。我们在英国,我们在周围看到什么?处处是穿丧服的妇女。一个个母亲,一个个姐妹,一个个妻子,一个个寡妇。把她们哀悼的亲人还给她们!整个英国披着一块黑纱。在法国,有两大丧事,一件丧事是死亡,一件丧事更糟,是无耻;巴拉克拉瓦的大坟场和杜伊勒里宫的大舞会。

流亡者们,这个形势有个名字。这个形势名叫“社会得救了”<sup>②</sup>。

我们不要忘记他,这个名字告诉我们是他,万事要究其源头。对,这个情况,这全部情况都来自十二月的“大动作”。这情况是二月伪誓的结果,是四日屠杀的结果。我们至少不能说这情况是私生子。这情况有母亲:背叛,有父亲:屠杀。请看,这两件事今天彼此相关,如同上帝的正义之手上的两个手指相连,一八五一年的埋伏和一八五五年的灾害,巴黎的灾难和欧洲的灾

---

① 费迪南(1810—1859),两西西里国王。

② “社会得救了”是拿破仑三世提出的美化自己的骗人口号。雨果的讽刺诗集《惩罚集》也对这个口号反其意而用之,作为第一卷的卷名。

难。波拿巴先生从一头来到另一头。

我当然知道有人对我说,我知道波拿巴先生对我说,要他的报纸对我说:——你的嘴上也只有十二月二日!你翻来覆去这些话!——对此,我的回答是:——你们还在这地方!

我是你们的影子。

如果罪行的影子是个幽灵,难道这是我的错吗?

不!不!不!不是!我们不能不说话,我们不能不耐烦,我们不能停下来。让我们也留在这地方,我们是权利,是正义,是现实。现在,在波拿巴先生的头上有两件尸衣:人民的尸衣和军队的尸衣,让我们舞动这两件尸衣,不要泄气。让大家不停地听到,通过一切事物听到我们在天地尽头的声音!我们的抗议单调,和大海,和风暴,和严冬,和暴风雨,和大自然的一切伟大抗议一样单调。

如是,公民们,一场殊死的决战,一场一切有生力量的彻底爆发,一场没有尽头的坍塌,这就是这个过去的倒霉社会目前的处境,还自以为已经得救,因为有一天早上有个冒险家制服这个过去的社会,把维持秩序的事情交给警察,把叫人愚蠢的事情交给耶稣会教士!

这社会曾经说过:这下可以放心了。

这社会现在怎么想?

人民啊,有些人是该诅咒的。他们许诺和平时,手里握着战争;他们许诺解放时,手里握着灾难;他们许诺繁荣时,手里握着毁灭;他们许诺光荣时,手里握着耻辱;当他们拿起查理曼大帝的皇冠时,放进去埃切利诺<sup>①</sup>的骷髅;当他们重铸恺撒的奖章

---

<sup>①</sup> 埃切利诺(1194—1259),意大利贵族,精于权术。但丁的《地狱篇》里描写过他的残暴行为。

时,用的是芒德兰<sup>①</sup>的头像;当他们重开帝国时,是通过一八一二年;当他们举起雄鹰时,是一只白尾海雕;当他们给人民带来一个名字时,是个假名字;当他们对人民发誓时,作的是伪誓;当他们对人民宣称又有奥斯特利茨时,是一场假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当他们吻人民时,给的是犹太的吻;当他们给人民一座桥时,从此岸到对岸,这是别列齐纳河<sup>②</sup>上的桥。

唉!流亡者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悲伤,因为处处都是伤心的景象,因为处处都是卑鄙的景象,因为处处都是可憎的景象;因为沙皇的得势,便是光明的衰退;因为,我对你们说,这个高尚、骄傲、慷慨和自由的英国在败落,使我作为人感到受辱;因为,最大的痛苦,是我们此刻听到法国在跌倒,发出棺材跌落的声音!

你们都悲伤,因为你们有勇气,有信念。朋友们,你们做得好。要勇敢,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勇敢!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现在一天天更加明显,法国和英国现在只有一条获救之道,解放各国人民,发动各民族国家的群众进行斗争。这是个崇高的极端。最好,解放和正义同时实现。天意正是如此。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勇敢!丹东在危难之时喊道:要有勇气!要有勇气!要有更大的勇气!——身处逆境,要喊道:抱住希望!抱住希望,一定要抱住希望!——朋友们,伟大的共和国,民主的、社会的和自由的共和国,即将闪耀出光芒,因为,正是帝国的职能是催生共和国再生,如同黑夜的职能是把白昼带来。实施暴政和带来不幸的人都将会消失。现在,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们靠着深渊,我们看到他们的脚跟已经越出悬崖的边缘。流亡者啊!

---

① 芒德兰(1724—1755),法国的私贩子,被极刑处死。

② 别列齐纳河在今白俄罗斯境内。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底,拿破仑的大军从俄罗斯狼狈撤退时,经过这条河的桥。

我为他们见证,凡是苏格拉底都吞下了毒芹,凡是各各他都有耶稣基督上去,凡是耶利哥<sup>①</sup> 都被约书亚推倒;我为他们见证,凡是特阿塞阿都在浴血奋战中牺牲,凡是布鲁图<sup>②</sup> 的贤妻鲍尔夏都咀嚼过火炭,凡是扬·胡斯<sup>③</sup> 都在火堆中高呼:天鹅会飞出来!我为他们见证,凡是哥伦布都会跨越我们四周的大海,我为他们见证,凡是伽利略都会询问过我们头顶上的星星,流亡者们,自由是不灭的!真理是永恒的!

进步,这就是上帝的脚步。

所以,愿哭泣的人得到安慰,愿颤抖的人——我们中间没有——放下心来。人类不会自杀,上帝不会退位。不,各国人民不会遥遥无期地身处黑暗之中,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科学里,哲学里,艺术里,人类的思想里有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夜暮,眼睛愚蠢地盯着专制独裁,两根指针是权杖和利剑,永远不会走动,永远标出的时间是:午夜!

---

① 耶利哥是死海边上的城市,先知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带领犹太人返回迦南时,途经耶利哥城,凭信念使城墙倒塌。

② 布鲁图(公元前 85—前 42),罗马将军,是公元前四十四年刺死独裁者恺撒的阴谋集团的领袖。妻子鲍尔夏闻知丈夫兵败自尽,也殉节而死。

③ 胡斯(1369—1415),捷克的宗教改革家,被火刑处死。

## 就三名流亡者被逐发表的声明

一八五五年,法国和英国已结成联盟。拿破仑三世去伦敦拜访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女皇也去巴黎回访法国。一位流亡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署名费里克斯·皮亚特,发表《致女皇的公开信》。泽西岛的《人报》刊载此信。英国政府下令驱逐岛上的三名法国流亡者。雨果并不赞同《致女皇的公开信》中有欠高雅的风格。但是雨果挺身而出,为受害者辩护,发表《声明》,十月二十七日,雨果得到英国政府转来的通知:不得在泽西岛逗留,限一周内离境。

三位流亡者,里贝罗尔,这位勇敢的雄辩的作家;皮昂尼西,这位罗马人民高贵的代表;托马,这位圣米迦勒山<sup>①</sup>无畏的囚徒,刚刚被逐出泽西岛。

这件事是严重的。表面上看有什么?是英国政府。骨子里是什么?是法国警方。富歇的手可以戴上卡斯尔雷的手套;下面的情况可以证明。

政变刚刚进入了英国的自由。英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放逐被放逐的人。再走一步,英国将会变成法兰西帝国的属地,而泽西岛将会变成库唐斯<sup>②</sup>的一个区。

---

① 圣米迦勒山是法国在大西洋中的宗教胜地,十九世纪时曾改做政治犯监狱。

② 库唐斯是法国芒什省的一个专区。

此时此刻,我们的朋友们已经走了;驱逐已经完成。

未来会对这件事做出评价;我们仅仅限于见证这件事情。我们为此备案;仅此而已。撇开权利受到凌辱外,对于针对我们的暴力,我们一笑了之。

法国大革命是持久的革命;法兰西共和国,这是权利;未来是不可避免的。其他一切无所谓!再说,这次驱逐又怎么样呢?给流亡加一点装饰,在旗帜上多一个破洞。

只是,话得说清楚。

我们是从法国来的流亡者,我们对你们英国政府要说:

波拿巴先生,你们“强大而亲切的盟友”,并没有合法的存在,只是犯有叛国罪的被告。

四年来,波拿巴先生一直被发出的传票所追究,在传票上署名的有:特别最高法庭庭长阿杜安;法官德拉帕姆,帕达伊,(塞纳省的)莫罗,柯西及检察长勒努阿尔。<sup>①</sup>

波拿巴先生作为政府官员曾向共和国宣誓,但违背誓言。

波拿巴先生宣誓效忠宪法,但他破坏了宪法。

波拿巴先生行使各种法律,但又违反一切法律。

波拿巴先生把不可侵犯的人民代表投入监狱,驱逐法官。

波拿巴先生为了逃避最高法庭的传票,具有坏分子逃避宪兵的行为,他行凶,杀人。

波拿巴先生绞死了屈西尼耶,西拉斯,夏尔莱,罪名是协助

---

① 判决书

根据宪法第 68 条,特别最高法庭宣判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犯有叛国罪的被告,召集“全国陪审团”,立即审判,委任勒努阿尔推事先生以特别最高法庭检察长的职务。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于巴黎。

庭长阿杜安;法官德拉帕姆,帕达伊,

(塞纳省的)莫罗,柯西。

——原编者注

发出传票。

波拿巴先生收买士兵,收买政府官员,收买法官。

波拿巴先生偷窃救过他性命的路易—费里浦的财产。

波拿巴先生非法监禁,抢劫,没收,对良心实施恐怖手段,使家庭破产。

波拿巴先生流放人,放逐人,驱逐人,驱赶人,把人流放到非洲,把人流放到卡宴。流放四万名公民,本声明的签名者都是流放者。

叛国,伪誓,违背誓言,收买政府官员,非法监禁公民,抢劫,偷窃,谋杀,这是一些任何国家的任何法律都视为罪行的行为,这些罪行在英国处以绞刑,法国因为共和国已经废除死刑,判以苦役犯监禁。重罪法院等着波拿巴先生。

从现在开始,历史对他说:被告,站起来!

法国人民的刽子手,英国政府的盟友,是这位犯罪皇帝。

以上便是我们要说的话。

以上便是我们昨天说过的话,便是广大的英国新闻界和我们站在一起说的话;以上便是我们明天要说的话,便是后代全体一致地和我们站在一起说的话。

以上便是我们要永远说的话,我们只有一颗灵魂,即真理,只有一句话,即正义。

现在,可以驱逐我们了!

---八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于泽西岛

在维克多·雨果的签名后,还有三十五位流亡者的签名。其中有法国人,有奥地利人,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



## 致英国人信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泽西岛的总督根据英国王室的决定,派人到维克多·雨果的家中,告知他不能再居留于泽西岛,必须在十一月二日前离岛。理由是他在《声明》上签字,而《声明》张贴在泽西岛首府圣赫利尔的街上,又在《人报》上刊登。维克多·雨果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日离开泽西岛。他去根西岛。这期间,英国人民深为激动,为驱逐维克多·雨果感到义愤,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英格兰的伦敦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表示抗议。维克多·雨果写信表示答谢。

亲爱的大欧洲祖国的同胞们:

我从我们勇敢的政见相同者哈尼手中,接到你们以你们委员会和纽卡斯尔<sup>①</sup>群众大会的名义发给我的通知。<sup>②</sup>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我共同流亡、共同被逐的难友的名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各位朋友。

把我们逐出泽西岛,这样流放我们流亡者,不可能不在英国引起公众的愤怒。英国是个伟大的、高尚的、进步的活力处处跃动的民族国家,她懂得自由便是光明。而在泽西岛,有人却降临一点黑夜;这是黑暗在入侵;这是专制制度手持武器攻击英国自

---

① 纽卡斯尔是英国北部的城市。

②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刊于《人报》上的公开信。——原编者注

由的古老宪法；这是帝国公然在英国放肆地策动政变。驱逐的行为已在十一月二日<sup>①</sup>完成，这是个时间的错误；这件事本应发生在十二月二日。

我请你们告诉我在委员会的朋友们，告诉你们在群众大会的朋友们，我们十分感谢他们高贵有力的表示。这样的行为可以警告并制止贵国领导人的行为，也许，他们此时由于外国人法案的耻辱，正在考虑结果英国古老的体面。

如同你们这样的表示，如同刚刚在伦敦的表示，如同正在格拉斯哥的表示，所认定、所加强、所巩固的不是无谓的、虚假的、有害的联盟，不是当今英国内阁和波拿巴帝国之间的死气沉沉的联盟，而是真正的联盟，必然的联盟，自由的英吉利人民和自由的法兰西人民之间的永恒的联盟。

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接受我发自内心的兄弟情谊。

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西岛高城居

---

① 十一月二日是驱逐规定的最后期限。事实上，维克多·雨果是十月三十一日离开泽西岛的。

## 致意大利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维克多·雨果在新的流亡地根西岛收到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马志尼从伦敦寄来的短信：“我请求你为意大利说几句话。意大利此刻正倒向国王们的一边。请警告意大利，把意大利扶起来。马志尼。”六月一日，英国和比利时的报纸发表以下的文字：“我们从朱塞比·马志尼处收到这份由维克多·雨果署名的向意大利发出的呼吁：”

意大利人，有个默默无闻、但是忠诚的兄弟，对你们说话。要提防有代表大会，有政府内阁，有外交此刻仿佛为你们所做的准备。意大利在动起来：意大利现出觉醒的征兆。意大利使国王们不安，忧心忡忡；国王们似乎急于要让意大利再睡下去。要小心；有人要的不是你们的平静；只有满足权利才有平静；有人要的是你们的昏睡，是你们的死亡。这里有陷阱。要提防。不要看不见现实。外交，这是黑夜。正在为你们做的事情，是在策划害你们。

怎么说！有些改革，有些改善，有些大赦，宽恕你们的英勇行为，给一点世俗化，给一点自由化，拿破仑法典，波拿巴式的民主，给埃德加·内伊的旧信由扼杀罗马的手蘸着巴黎的鲜血用红字重写！这就是君王们给你们的东西！你们会洗耳恭听！你们会说：我们就以此满足！你们会接受！你们会放下武器！这场在你们心中酝酿、在你们眼前燃烧的阴沉而壮丽的革命，你们会

推迟！这可能吗？

而你们对未来就没有任何信念吗？你们就感觉不到明天帝国即将垮台，而帝国的垮台就是法兰西站起来，而法兰西站起来就是欧洲的自由！你们意大利人，是人类的精英，是母体民族，是大地所曾养育过的最灿烂夺目的群体之一，没有任何东西压在你们的头上，你们还不感到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在思想上是兄弟，在考验上是兄弟；不感到今天的暂时衰落将很快在大家面前消失；不感到如果明天是我们的，那明天也是你们的；不感到世界上某一天有法兰西的话，也会有意大利！

对，两国人民中间谁第一个站起来，也会把另一个扶起来。让我们这样说：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是同一个人类。你们是罗马共和国；我们是法兰西共和国，我们蕴含同一股生命的气息；我们谁也摆脱不了谁，我们法国人摆脱不了意大利的光辉，正如你们意大利人摆脱不了法兰西的光芒。你们和我们之间，有这种人间深厚的团结，斗争时会是一个整体，胜利后会有和谐一致。意大利人，大陆国家联邦的国家都是姐妹，又都是女王，每人以大家的自由为荣耀，各个国家的情谊组成最高的统一共和国，欧罗巴合众共和国，这就是未来。

请不要有一时一刻看不见这一壮丽的未来。大结局临近了；不要容忍别人给你们一个单独的解决办法。不要理睬这些由君王们摆布的小步前进的建议。我们已是称之为革命的这种大踏步前进的时代。各国人民损失的几个世纪，可以一举而收回。对于自由，如同对于尼罗河，使之肥沃，便是淹没。

要有信仰。不要折中，不要妥协，不要断断续续，不要零敲碎打。怎么说！拥有权利的时候，去接受让步，有人民支持的时候，去接受君王支持！这样的进步里包含了放弃权利。不行。要看得高些，要想得准些，要走得直些。马马虎虎再也不行了。

什么事情都要干；什么事情都要一步干成，一天干成，电光一闪时干成，雷声一响时干成。要有信仰。

一旦崩塌的时刻敲响，革命突如其来，从她的神圣权利上凌空飞下，没有准备，没有过渡，没有模棱两可，将会给欧洲撒下她自由、热情和光明的神奇光芒，仅仅给旧世界留下倒塌的时间。

所以，不要接受旧世界的任何东西。这是一具死尸。死尸的手是冰冷的，没有任何东西给人家。

兄弟们，正当自己是意大利古老的世系，正当自己的血管里有历史的每一个美好的世纪，有文明的纯正血液，正当自己既不是杂种，又没有退化，正当自己能够在愿意的时候重新找回过去任何的高级地位，正当自己为创建制宪会议和三人政治做出过令人称道的努力，正当自己证明不到昨天以前还是罗马时，因为一八四九年就是昨天，正当自己就是你们自己时，一言以蔽之，自己感到身上无所不有时；自己在想自己的解放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意志里；自己会蔑视君王们的拉拢和提议，自己不会让可以向他索回一切的人给自己一点东西。

还要，请回想一下教皇和君王的手上沾有泥巴和血渍。

请回想一下酷刑，谋杀，罪行，种种形式的蒙难者的名册，公开的笞刑，狱中的笞刑，下士的法庭，主教的法庭，罗马教皇的咨询法院，那不勒斯的大法院，米兰、安科纳、卢戈、西尼加利亚、伊莫拉、法恩扎、费拉拉<sup>①</sup>的绞刑架，断头台，绞刑，示众架；三年间，仅仅在博洛尼亚<sup>②</sup>一座城市，以教皇的名义枪毙了一百七

---

① 安科纳、卢戈、西尼加利亚、伊莫拉、法恩扎和费拉拉都是意大利城市，而卢戈应是西班牙城市。

② 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城市。

十八人；乌尔班<sup>①</sup>要塞，圣天使城堡<sup>②</sup>，伊斯基亚<sup>③</sup>，波埃里奥<sup>④</sup>——惟一减轻的痛苦是手上的锁链换一下位置；流放人的人记不清流放了多少人；苦役犯监狱，地牢，城堡里的地牢，终身监禁的地牢，坟墓！

再说，请记住你们骄傲、伟大的罗马纲领。要忠于这个纲领。解放在于此；拯救在于此。

思想上要永远记得这句外交上丑恶的话：“意大利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地理名词。”<sup>⑤</sup>

只要一个思想：在你们自己家里，过你们自己的生活。成为意大利。——要在心灵深处对自己重复这么一句可怕的说法：只要意大利还不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意大利人就不是一个人。

意大利人，时间到了；我对你们的光荣这么说，时间通过你们才到了。今天，你们使大陆各国的王座寝食不安。此时，欧洲的气冒出来最多的硫磺喷气孔，便是意大利。

对，大大小小的猛兽和专制君主的统治屈指可数了，我们到头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你们是这片善必定来、恶无法活的土地上的儿女，人类思想的这两位巨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米开朗琪罗和但丁；米开朗琪罗是审判，但丁是惩罚。

让你们崇高的使命始终如一，永远纯洁。

不能让自己变得软弱，变得渺小。

不要睡眠，不要麻木，不要迟钝，不要鸦片，不要休战。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对于大家的责任，对你们，也对我们，是今

---

① 乌尔班是好几代罗马教皇的名字。

② 圣天使城堡在罗马，原来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陵寝。

③ 伊斯基亚是那不勒斯附近的小岛。

④ 波埃里奥(1803—1867)，意大利革命者，一八四九年被捕入狱，一八五九年获释。

⑤ 这是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的话。

天,动起来,是明天,举行起义。

你们的使命既是破,又是立。这个使命不能不完成。请不必怀疑,老天将让这片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伟大、强大、幸福和自由的意大利。你们身上孕育着吞噬过去的革命,创建未来的新生。我们在黑暗中可以看见的这个意大利庄严的额头上,同时出现大火冒出来的火苗,和黎明升起来的曙光。

所以,要蔑视有人准备提议给你们的东西。要当心,要相信。要当心君王;要相信上帝。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于根西岛

## 答安德烈·里戈普罗斯<sup>①</sup> 先生

先生：

你寄来的精彩报纸使我非常感动。我从心底里感谢你。我以浓厚的兴趣读这份报纸。

请继续这件神圣的事业，你是其中英勇的缔造者之一；要努力促成各国人民间的团结。欧洲的精神今天应该高高飞翔，并在心灵中替代古老的民族精神。要由最杰出的民族国家，希腊，意大利，法国，做出榜样。但是，首先，尤其要做的事情，是民族国家恢复自己的身份，是民族国家必须掌握自己；是希腊必须完成把土耳其赶出去；是意大利必须挣脱奥地利的统治，是法国必须砸烂帝国。当这些伟大的人民摆脱了盖在身上的尸衣，他们会高喊：统一！欧洲！全人类！

这就是未来。希腊的声音将是倾听最多的声音之一。像你这样的人士足以让大家听到希腊的声音。已经是许多年以前，我是为希腊的解放最早斗争的人之一；谢谢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希腊，意大利，法国，轮流高举过火炬。现在，到了伟大的十九世纪，她们应该把火炬传给欧洲，而同时又保持自己本来的光芒。我们个人和民族要更少地讲私利，更多地成为人。当我高喊：希腊万岁！请你高喊：法国万岁！

---

① 里戈普罗斯是希腊政治家，雅典共和主义反对派的领袖。



我祝贺你，你是埃斯库罗斯和伯里克利<sup>①</sup> 的同胞，你在为人类的原则而斗争。自己属于光明的国家，又在光明的国家举起自由的旗帜，是件美好的事情。

我紧紧地握你的手。

——一八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根西岛

---

①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前 429)，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

## 就“大赦”发表的声明

八年以后，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五日，第二帝国政府宣布大赦令。这是罪犯宣布无辜者清白；是杀人犯赦免被杀的人，是刽子手感到有必要饶恕受害者。大赦令允许流亡者返回法国。以下是维克多·雨果对“大赦”的回答：

关于我自己，任何人不必指望我对所谓的什么大赦看上一眼。

在法国目前的处境下，绝对的、不屈不挠的、永恒的抗议，这才是我的责任。

我忠于对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亡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八日于高城居

## 就约翰·布朗被判刑致美利坚合众国

约翰·布朗在美国被判刑的消息传到欧洲,维克多·雨果大为激动。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日,这正是提醒雨果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承担责任的日子,雨果通过欧洲自由派的报纸,发表关于美国的如下声明:

美国坚合众国:

每当我们想起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一个庄严的形象,华盛顿,从心中升起。

而就在华盛顿的祖国,此刻正发生如下的事情:

在南方各州,还有奴隶,这样荒唐透顶的事情,必然使北方各州的良心感到十分愤怒。这些奴隶,这些黑人,有个白人,一个自由人,约翰·布朗<sup>①</sup>,决心要解放他们。约翰·布朗决心从解放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开始其拯救的事业。他是清教徒,修道士,朴素,满脑子的福音思想,“基督解救了我们大家”<sup>②</sup>,他向这些人,向这些兄弟,发出解放的呼喊。奴隶们被奴役得软弱无力,没有响应号召。奴隶制度造成灵魂的麻木。约翰·布朗无人接应,投入战斗;他带着少数人进行斗争;他全身中弹,他两个年轻的儿子成为圣洁的烈士,倒在他身边牺牲了,他被俘了。这就

---

①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的领袖。因武装斗争失败,以叛乱罪被绞刑处死。

②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使徒圣保罗的语录。

是所谓的哈帕斯费里<sup>①</sup>事件。

约翰·布朗被捕后,和四个家人,斯蒂芬斯,科普,格林,科普兰斯,接受审判。

这是怎么样的审判?我们可以说两句:

约翰·布朗躺在帆布床上,有六处伤口没有愈合,膀子上中了一枪,腰部中了一枪,隔着毯子在滴血,身边陪有两个儿子的英魂;和他同时是被告的四个人都受伤;“司法当局”匆匆忙忙,继续审判;一名公证人亨特,想快点办事,一名法官帕克,表示同意,辩论人多被取消,几乎所有的延期要求被拒绝,提出的证明材料作假或残缺不全,为被告说话的证人被排除在外。辩护受到阻碍,法庭大院里有两门炮,装有炮弹,可连续发射,给狱卒下达命令:有人试图劫走犯人,便枪杀犯人,审议四十分钟,三人判处死刑。我以名誉担保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情在土耳其也没有发生,却发生在美国。

面对文明世界,不能做下这样的事情而不受惩罚。世界的良心是一只张开的眼睛。但愿查尔斯城<sup>②</sup>的法官,但愿亨特和帕克,但愿拥有奴隶的陪审团成员和弗吉尼亚州全体居民想想这一点。有人看着他们。会有某个人在。

此刻,欧洲的目光盯着美国。

约翰·布朗已被定罪,会在十二月二日(即今天)被绞死。

刚刚传来消息。他获得一次缓刑期。他将于十六日处死。间隔很短。在此期间,一声怜悯的呼喊能被人听到吗?

无所谓!大声喊出来是责任。

也许,第一次缓刑之后会接着有第二次缓刑。美国是一片

---

① 哈帕斯费里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城镇。设有联邦军火库。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约翰·布朗等人占领军火库,开始武装斗争。

② 查尔斯城是西弗吉尼亚州西部的城市。一八五九年,布朗在此地受审并处死。

高贵的土地。在自由的国家里，人道的感情会很快觉醒。我们希望约翰·布朗会得救。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约翰·布朗十二月十六日死于绞刑架，多么恐怖的事情！

布朗的刽子手，让我们大声地宣布（因为，国王们走了，各国人民来了，应该对人民说真话），布朗的刽子手，这不会是公证人亨特，也不是法官帕克，也不是州长怀斯，也不是小小的弗吉尼亚州；这应该是，我们想到、说出来便会发抖，这应该是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全国。

面对如此的灾难，我们越是爱这个共和国，我们越是尊敬她，我们越是赞赏她，我们越是感到心里难受。仅仅一个州是不可能有能力侮辱其他各个州的，此地，联邦政府是有权干预的。如果不干预，在即将犯下而又可以避免的重大罪行面前，联邦变成了同谋。不论好心的北方各州如何愤怒，南方各州把北方各州拉进了这样一件耻辱的谋杀之中；我们每个人，不论我们是谁，我们共同的祖国是民主的象征，我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也可以说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如果十二月十六日树起绞刑架，从今以后，面对铁面无私的历史，新大陆庄严的联邦会给种种神圣的团结一致加上一次血淋淋的团结一致；捆扎这个壮丽的共和国的束棒所使用的绳索会是约翰·布朗绞架上的活结。

这根绳索会杀人。

当我们想到这位解放者，这位基督的战士布朗所从事的工作，当我们想到他会死去，想到他会被美利坚共和国掐死，这件谋杀行为具有了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犯罪的规模；而当我们在想这个民族国家是人类的一种光荣，在想这个国家和法国一样，和英国一样，和德国一样，也是文明的工具，在想这个国家经常在进步的某些崇高的大胆方面超越了欧洲，在想这个国家是一个

大陆的顶峰,在想这个国家的额头上有巨大的自由之光,我们会肯定说约翰·布朗不会死的,因为想到一个如此伟大的人民犯下一桩如此巨大的罪行,我们会恐怖地望而却步的。

从政治上讲,杀害布朗会是一个无法补救的错误。杀害他会给联邦造成潜在的裂缝,最终会使联邦解体。布朗的受刑可能会巩固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制度,但是这件事肯定会动摇美国的整个民主制度。你们挽救你们的耻辱,你们杀死你们的光荣。

从道德上讲,当那天我们看到自由杀害解放完成的时候,一部分人类的光芒看来会失去光彩,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本身看来会模糊不清。

至于我,我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我和每一个人一样,我身上有人类的全部良知,我在新大陆伟大的星条旗面前含着眼泪跪下来,我合起双手,带着深沉的孝意,祈求这个卓越的美利坚共和国考虑拯救普遍的道德原则,救救约翰·布朗,抛弃十二月十六日可怕的绞刑架,不要在他的面前,我颤抖地加上一句,几乎由于他的错误,不要允许第一次的骨肉残杀会被比下去。

对,愿美国知道,并且想到,会有什么东西比该隐<sup>①</sup> 杀死亚伯更加可怕,这便是华盛顿杀死斯巴达克斯<sup>②</sup>。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日于高城居

约翰·布朗被绞死。维克多·雨果为他写下墓志铭:“为了基督,如同基督。”约翰·布朗一死,雨果的预言实现了。两年后,美国“解体”,残酷的南北战争爆发了。

---

① 该隐是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杀死弟弟亚伯。是为第一次骨肉残杀。

② 斯巴达克斯(死于公元前 79 年),古罗马起义奴隶的领袖。

## 致厄尔特鲁先生的回信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进步报》总编辑厄尔特鲁先生因雨果为约翰·布朗辩护而写信感谢雨果。雨果有信回复,在《进步报》上刊出。

先生:

你是如此长久以来被压迫、被轻视的黑人人类中高贵的样板。

从大地的一头到另一头,人的身上都有同一股火;像你这样的黑人证明了这一点。是不是有过好几个亚当?博物学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肯定的一点,是只有一个上帝。

既然只有一个父亲,我们都是兄弟。

约翰·布朗正是为了这个真理牺牲了;我在斗争,也是为了这个真理。你为此感谢我,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你美好的话使我有多感动。

在世界上没有白人,也没有黑人,只有具有才能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灵魂都是白白的。

我爱你们的国家,你们的种族,你们的自由,你们的革命,你们的共和国。自由的灵魂此时都喜欢你们优美暖和的岛;你们的岛砸烂了专制制度,刚刚做出了表率。

她会帮助我们去粉碎奴隶制度。

因为奴役不论是什么形式,都会消失。南方各州刚刚杀死的不是约翰·布朗,而是奴隶制度。

从今天开始,不论布坎南总统可耻的咨文说的是什么,美利坚联邦可以被看成是破碎了。我为此深深地遗憾,但这以后是无法避免的;在南方和北方之间,有布朗的绞架。团结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罪行是不能由双方承担的。

这一次的罪行,请继续予以谴责,继续巩固你们善意的革命。你和你高尚的同胞们,请继续你们的事业。海地现在是一束光明。在进步照亮人类道路的火炬中,我们看到有一把火炬是握在一位黑人的手里,是件美好的事情。

一八六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于高城居



##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先生：

你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你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你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你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一次由法国和英国分享的光荣，而你很想知道，我对这次英法的胜利又想给予多少赞赏。

既然你想了解我的意见，以下就是：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又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种起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和帕台农神庙<sup>①</sup>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相同。一个几乎是超人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如同帕台农神庙那样；如果幻想能有典范的话，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请想象一下，有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物，有某种月宫般的建筑物，这就是圆明园。请建造一个梦境，材料用大理石，用美玉，用青铜，用瓷器，用雪松做这个梦境的房梁，上上下下铺满宝石，披上绫罗绸缎，这儿建庙宇，那儿造后宫，盖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

---

① 帕台农神庙是希腊最负盛名的古建筑，位于雅典的卫城之上，公元前四四七——前四三二年建成，原为供奉雅典娜女神的神庙。

脂粉,请又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片片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有某种人类异想天开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而其外观是神庙,是宫殿,这就是这座园林。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城市的建筑物,是由世世代代建造而成的,为谁建造的?为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完成的事物是属于人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过去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谈到过圆明园。我们常说:希腊有帕台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大家也梦见过它。这曾是某种令人惊骇的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如同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显出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中还与额尔金<sup>①</sup>的名字有关,这注定又会使人想起帕台农神庙。从前对帕台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致荡然无存。如果把我们所有大教堂的所有财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园中不仅有艺术珍品,还有成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篋;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

① 托马斯·额尔金是英国外交官,在他一七九九——一八〇二年任土耳其大使时,参与毁坏帕台农神庙,并私自盗走大批神庙精美的大理石石雕。其子詹姆斯·额尔金是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的英国大使,是焚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我先要提出抗议,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法兰西帝国吞下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帝国竟然带着某种物主的天真,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陈列出来<sup>①</sup>。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现在,我证实,发生一次偷窃行为,有两名窃贼。

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给予的全部赞赏。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高城居

---

<sup>①</sup> 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日,拿破仑三世公然将抢来的圆明园文物在当时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展出。

一八三九年,巴尔贝斯被判处死刑。雨果为此写下四句诗,呈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救了巴尔贝斯一命。为此巴尔贝斯致雨果一信雨果的四句诗后来收入诗集《光影集》:

为了你如同白鸽一样飞翔的天使!

为了这温柔、纤弱、芦苇一般的王孙!

请再一次开恩吧,请以坟墓的名义,

以摇篮的名义开恩!

亲爱的杰出的公民:

你在《悲惨世界》第七卷中提到的犯人,你会认为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早在二十三年以前,他就感激你!……而他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话。

请宽恕他!请宽恕他!

我在二月以前的监狱中,早已多次下过决心,一旦恢复自由,便尽快到你家里来。

真是年轻人的梦想!这一天到来时,却把我像一根折断的小草,扔进了一八四八年的漩涡之中。

我当初如此热切盼望着的事情,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此后,请原谅我这么说,亲爱的公民,你崇高的天才总是制止我表达我的思想。

在我危难的时刻,我为自己得到你一线光明的保护而自豪。既然你在保卫我,我不能死。

为什么我会没有这份能力表明:我不会辜负你对我伸出的

援手！可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命运；而被阿喀琉斯<sup>①</sup>救出来的人并非都是英雄。

我现在老了，一年以来，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我总是以为我的心脏或脑袋会炸开的。但是，我虽有病痛，却庆幸自己还活在世上，有感于你对我又有新的恩德<sup>②</sup>，我斗胆感谢你给我的老的恩德。

既然我说话了，为了我们神圣的事业，为了法兰西，还谢谢、千万遍谢谢你刚刚完成的伟大的著作。

我说：法兰西，是因为我觉得惟有这个亲爱的贞德和大革命的祖国才能产生你的心胸和你的天才，你是幸福的儿子，给你母亲光荣的额头戴上一顶新的光荣的王冠！

十分亲切的问候。

巴尔贝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十日于海牙

---

① 阿喀琉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希腊英雄。

② 《悲惨世界》第四部第一卷第三章以赞赏的口吻，不指名地提到巴尔贝斯在一八三九年的事情。

## 维克多·雨果致阿尔芒·巴尔贝斯的信

我流亡的兄弟：

当一个人像你那样，曾是进步的战士和烈士；当他为了民主和人道的神圣事业，贡献出他的财产，他的青春，他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自由；当他为了实现理想，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斗争，各种各样的考验，诬蔑，迫害，背叛，漫长岁月的牢房，漫长岁月的流亡，当他为了忠诚走到断头台的铡刀之下；当一个人做到了这一切，人人都欠他的，而他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人把一切给了人类，便还清了欠个人的债。

你不可能对任何人是忘恩负义的。如果二十三年前，我没有做你想感谢我的事情，那会是我，我今天看得清清楚楚，会是我对你忘恩负义。

你为人民所做的一切，我的感觉是给个人帮忙。

在你让我回忆起的年代，我尽了一份责任，一份小小的责任。如果我当时有幸给你偿付一点人人欠你的债，这一时一刻和你整个的一生相比，是不值一提的，我们每个人并不因此而少欠你的债。

我的报酬，要是说我配有报酬的话，就是我的行为本身。不过，我仍然以感动的心情接受你寄给我的高贵的话，我为你宽宏大度的感激而深深地感动。

我复信时还在为你的来信激动。从你的孤独中向我的孤独

照来一线阳光,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久再见,在这世界上,  
或不在这世界上再见。我向你高贵的灵魂致敬。

——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五日于高城居

## 在庆祝《悲惨世界》出版宴会上的发言

(1862年9月16日)

《悲惨世界》出版后,维克多·雨果去布鲁塞尔。长篇小说的出版商拉克鲁瓦先生等设宴招待。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应邀出席。雨果为众多的著名人士能为一个流亡者有如此隆重的场面而感动,发言如下:

各位先生:

我无法表达我的激动心情;如果我说不出来,请你们包涵。

如果我只需要回答尊敬的布鲁塞尔市长先生,那我的任务就简单了;那我要颂扬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官员,颂扬一座如此慷慨好客的城市,只要重复人人说过的话,我只须做个传声筒就行了;但是,如何感谢其他雄辩地、热情地对我说话的人呢?看到这些有分量的出版商,他们提出创办一家国际书店的丰富思想,可以成为各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我这才看到了文学的荣誉,文明世界的荣誉。自己成为知识界盛大节日的中心,看到众多的荣誉投放在我身上,我惶恐不安,我只是一颗安于牺牲的心,只是一颗接受责任的良心。

感谢这座城市的第一号官员相对简单,但是,我再说一遍,如何感谢你们大家?如何借一次拥抱握住你们大家的手?好吧,方法也可以简单。你们各位,作家,报纸发行人,出版商,印



刷商,记者,思想家,你们代表什么?代表了智慧的全部活力,代表公共关系的各种形式,你们是新社会的新机关,你们是新闻界。我为新闻界祝酒!

为各国人民的新闻界干杯!为自由的新闻界干杯!为强大、光荣和丰富的新闻界干杯!

各位先生,新闻界是社会大家庭的光明;而凡是光明,总有一点从天上来的东西。

思想大于一种权利,这是人的呼吸本身。谁束缚思想,就是侵犯人本身。说话,写作,印刷,出版,从权利的角度看,这是些相同的东西;这是从智力到行动的一个个不断扩大的圆圈;这是思想有声的一圈圈声波。

这一个个圆圈中,这人类思想的各种传播中,最大的是新闻界,新闻界的直径就是文明的直径。

新闻自由有任何收缩,相对应的是文明的收缩;自由的新闻在那儿受到拦截,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营养就被中断。先生们,我们时代的使命,是改变社会的旧基础,是创建真正的秩序,是处处以真实替代空想。在这场是本世纪巨大工程的社会基础的转移中,由新闻界拽住天主教,拽住军国主义,拽住专制主义,拽住最顽固的行为和思想集团,发挥的牵引威力是所向无敌的。

新闻就是力量。为什么?因为新闻是智慧。

新闻是生动的军号,它吹响各国人民的号角,它高声宣布权利的到来,它关心黑夜只是为了祝福曙光,它预言白昼,它警告世界。然而有时候,真是怪事,新闻界反而被人警告。这就像猫头鹰斥责报晓的公鸡。

对,在某些国家,新闻界受到压制。它是奴隶吗?不是。奴隶的新闻!这是个不可能的词汇组合。

再说,做奴隶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斯巴达克斯的方式和爱比

克泰德<sup>①</sup>的方式。前者砸碎了自己的锁链,后者证明了自己的灵魂。当被套上枷锁的作家求助第一种方式时,他还有第二种方式可用。

不,不论专制暴君做什么,见证听我说话的人都是自由人,而且,你最近说得很精彩,佩尔唐先生,此外,你们这么多人,你们以高贵的榜样也证明,不,精神不受奴役!

各位先生,在我们这个世纪,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解放。会处处都是迷途,是覆没,是灾难。

今天,有某些问题是世纪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没有折中;或者在这些问题上垮台,或者借这些问题藏身。社会正朝着这个方向不可抗拒地航行。这些问题是这本痛苦的书的主题,刚才大家对这本书谈得很精彩。贫困,寄生生活,财富的产生和分配,金钱,信贷,劳动,工资,消除赤贫阶级,逐步减轻刑罚,贫穷,卖淫,妇女的权利,使人类的半边天摆脱未成年状态,儿童的权利,要求——我说要求——免费的义务教育,心灵的权利,包涵宗教自由;这就是种种问题。有了新闻自由,这些问题受到了光照,问题才可行,我们看到问题的危险,问题的出路,才可以处理问题,深入问题。问题有了深入处理,即有了解决,将会拯救世界。没有新闻,是漫漫长夜;这一切问题马上非常可怕,我们只看得清悬崖峭壁,无法进入问题,而社会可能沉沦下去。你关上灯塔,港口变成了暗礁。

各位先生,有了自由的新闻,不会犯错误,不会摇晃,人类的进程不会摸索。在社会问题中间,有这些黑暗的十字路口,新闻是指路的手指。不会犹豫不决。走向理想,走向正义,走向真

---

<sup>①</sup>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早年去罗马时是奴隶,后成为自由民。

理。因为,行进是不够的,应该前进。你往什么方向走?问题全在这儿。假装有动作,这不是取得进步;原地踏步不前进,这只能消极服从;在老路上没完没了地踏步,是和人类不相称的机械动作。我们要有一个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去哪儿,要有多大的成果,出多大的力气,我们每走一步,要有思想,一步逻辑地接上另一步,让解决办法随思想而来,让胜利随权利而来。永远不要后退。犹豫不决反映头脑的空虚。有志者而无所事事,还有更可悲的事情!谁犹豫,谁后退,谁拖延,是不动脑子。至于我,我不能接受没有头脑的政治,甚于接受没有罗马的意大利。

既然我说了罗马这个名字,请允许我停一下,让我的思想转个弯,想念这位躺在那边痛苦的床上的勇士。当然,他微笑是对的。光荣和权利是和他在一起的。令人吃惊的事,令人难受的事,是竟能在意大利,在这个高贵、杰出的意大利,有人拿起武器反对他这样的美德。这些意大利人竟会不承认一个罗马人?

这些人自称是意大利的人;他们高呼意大利胜利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意大利被斩首了。啊!这真是一件伤心的意外事件,面对这场丑恶的胜利,为了不要罗马而要杀死加里波第,愤怒的历史会气得往后退!

心里在难受。不说也罢。

各位先生,爱国者的助手是什么?是新闻界。让懦夫和叛徒害怕的东西是什么?是新闻界。

我知道,新闻界被人憎恨,这就是一条喜欢新闻界的大理由。

一切道德败坏,一切迷信,一切狂热,都尽其所能地告发新闻界,侮辱它,咒骂它。我想起教皇有一篇著名的通谕,我记得里面几句不简单的话。在这篇通谕里,一位我们同时代人的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sup>①</sup> 是自己世纪的敌人,这称得上是教皇们的不幸,他思想里老是有启示录里的古代的龙和恶兽,用他圣罗米阿尔修道士的拉丁文把新闻界说成是:嘴里喷火,浓烟滚滚,迅疾异常,轰然有声<sup>②</sup>;画得很像。对呀,这是行进中的火车头啊!这是新闻界,是进步庞大和神圣的火车头!

火车头去哪儿?它带着文明去哪儿?这台强大的牵引机车带着各国人民去哪儿?隧道很长,很黑,很可怕。因为,我们可以说,人类还是在地下,物质紧紧包裹、折磨着人类,迷信、偏见和暴政是大山压顶,人类的头上有黑夜笼罩!唉!自有人存在以来,全部的历史都是在地下;地下处处见不到上帝的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有了希望,有了信念。天边,在我们前面的远处,出现了一个亮点。这亮点在变大,每时每刻在变大,这是未来,这是成果,这是贫穷的结束,这是欢乐的黎明,这是迦南福地<sup>③</sup>。这是未来的大地,我们四周只有兄弟,头顶上只有天空。神圣的火车头要勇敢!思想要勇敢!科学要勇敢!哲学要勇敢!新闻界要勇敢!你们各位名人贤士要勇敢!这时刻临近了,终于冲出这六千年黑暗隧道的人类,猛然面对理想的太阳,欣喜若狂,进入一片崇高的光辉灿烂!

各位先生,还要说一句话,请你们多多包涵,这是一句个人的话。

身处你们中间,是一种幸福。我感谢上帝,他在我严峻的生命里,给了我这样美好的时刻。明天,我又回到默默无闻之中。但是,我见到了你们大家,我和你们说了话,我听到了你们说话,我握了你们的手,我把这一切带回我的孤独中去。

---

① 格列高利十六世(1765—1846),罗马教皇,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四六年在位。

② 原文是拉丁文。

③ 迦南是《圣经》中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福地。

你们是我法国的朋友们，——以及其他在场的朋友们，会觉得我最后一句话对你们讲是很自然的，——十一年前，你们见到出发的几乎是个年轻人，你们重逢的是个老人。头发已经变了，心没变。我感谢你们还想得起一个不见的人；我感谢你们的到来；请接受，——还有你们，年轻人，我远远地已经久仰你们大名，但我今天第一次见到，请接受我深深的感动之情。我仿佛觉得，我在你们中间呼吸到故乡的空气，我仿佛觉得，你们每人给了我一点法兰西，我仿佛觉得，我看到从聚集在我四周的你们的灵魂里，飞逸出某种美好和庄严的东西，像是光明，又是祖国的微笑。

我为新闻界干杯！为它的力量，为它的光荣，为它的有效干杯！我为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的自由干杯！为其他地方解放了的自由干杯！

## 致出版商卡斯特尔的信

亲爱的卡斯特尔先生：

出于偶然，您眼前看到的几幅绘画习作，是我在几乎是无意识的幻想状态下，就着笔端剩下的余墨，在手稿的边上或封面上画成的。这些东西您有意予以出版；杰出的雕刻家保尔·舍奈先生主动提出复制成铜版画。您征求我的同意。不论保尔·舍奈先生的才华多高，我很担心：一个有别的事情要做的人在纸上不无笨拙地泼洒下的这些笔墨线条，从奢望成为绘画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绘画作品了。既然您坚持，我就同意。同意这样一件也许是可笑的事情，需要加以解释。我的理由如下：

有一个时期以来，在我根西岛上的家里，我开始了一个小小的互助友爱的做法，我很想予以发展，更想使其传播。这件事情微不足道，我可以谈谈。每周一次，给贫穷的孩子开一顿饭。每个星期有（几位）家境贫苦的母亲让我很高兴，带她们的孩子来我家吃晚饭。我先是请来八个，以后是十五个；现在有了二十二个。这些孩子一起吃晚饭；他们济济一堂，天主教徒，耶稣教徒，英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不分宗教，不分民族。我要他们开心，要他们欢笑，我对他们说：要自由自在。他们吃饭前，吃饭后，谢一声上帝，简简单单，不要有良心负担的宗教陈规。我的妻子，女儿，媳妇，两个儿子，家里的仆人和我自己，我们为孩子们端饭端菜。他们吃肉，喝酒，这是童年的两大需要。他们饭后游戏，上学。有些天主教的神甫，耶稣教的牧师，和自由思想家，

和流亡的民主主义者一起,有时会来观看这样简朴的晚餐,我并不得有任何人不高兴。我简要地说;我觉得我已经多次反复说过,希望大家明白:引荐穷苦的人家进人不那么穷苦的人家,这种持平的,平起平坐的引荐由一些比我高明的人,尤其由心地善良的妇女所创设,这种想法应该并不坏;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可行的,是会开花结果的,所以我谈起此事,以便有能力也有愿望的人仿而效之。这样做不是施舍,这是互助友爱。贫穷的家庭深入我们的家里,对我们和对他们都有益处;这样就会有事可做,会来来往往,还可以说让这一神圣的民主信条在我们面前行动起来: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和我们未必幸福的兄弟相沟通。我们学习为他们服务,他们学习爱我们。

正是想到这件小小的事业,先生,我想我可以牺牲一点自尊心,同意出版您所希望的书。本书的收益可以用作我穷孩子们的俸禄。冬天来了;给衣不蔽体的人发衣服,给光脚走路的人发鞋子,我是不会生气的。您出版此书可帮助我完成此事。这样,我同意出书,就情有可原了。坦白说,我从来无法想象我的您称之为绘画的作品,会引起您这样内行的出版商的兴趣,引起保尔·舍奈先生这样的艺术家的兴趣;您的愿望可以实现;这些画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出版,但这并非是画这些画的目的;今后,批评界对这些画有权评论,我为之忧心忡忡;我就听之任之了;我永远可以肯定地说,我可爱的穷孩子们会觉得这些画非常好。

卡斯特尔先生,就请出版这些画吧,我全心全意祝您成功。

一八六二年十月五日于高城居

## 致 俄 国 军 队

波兰起义被俄国军队镇压下去。俄国革命家、《钟声》的主编亚历山大·赫尔岑给雨果写了一封简单的信：“伟大的兄弟，救命！请为文明说句话。”雨果在欧洲自由派的报纸上向俄国军队发出呼吁：

俄国土兵们：

请重新做人。

此刻，提供给你们这个荣誉，要抓住机会。

乘现在来得及，请听好：

如果你们继续这场野蛮的战争；如果你们军官们，你们心胸高贵，有人一时任性便使你们丧失身份，被送去西伯利亚；如果你们士兵们，你们昨天是农奴，今天是奴隶，被从你们母亲、未婚妻身边，从你们家里硬抢出来，常受鞭刑，遭受虐待，伙食恶劣，非得长年累月和无限期地服兵役，俄国的兵役比别地方的苦役更苦；如果你们自己是受害者，却要对付受害者；如果当此可敬的波兰站起来的神圣时刻，当此你们可以选择有暴君的彼得堡和有自由的华沙的关键时刻；如果在这场决定性的冲突中，你们不认识自己的责任，自己惟一的责任，是兄弟友爱；如果你们反对波兰人而串通沙皇，他是波兰人的刽子手，也是你们的刽子手；如果你们自己受压迫，却受到压迫后的教训只是支持压迫者；如果你们以自己的不幸为你们的羞耻；如果你们手握利剑，



却把你们盲目和受骗的武器为暴政效劳,这暴政是笨重而软弱的凶神,欺压每个人,欺压俄国人,也欺压波兰人;如果你们不是返回家园,对付各国人民的刽子手,而是借助武器和人数的优势,卑鄙地镇压这些英勇、绝望的居民,他们要求最简单的权利,即有祖国的权利;如果你们在十九世纪的盛世完成对波兰的谋杀,如果你们这么做,要知道,俄国军队的士兵们,你们将会,看来是不会的,连美国南方的匪徒都不如,你们将会遭到文明世界的唾弃!武力的罪行永远是罪行;人人的憎恶便是一种惩罚。

俄国士兵们,要学波兰人的榜样,不要和他们打仗。

你们在波兰遇到的,不是敌人,而是榜样。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一日于高城居

一八六三年意大利加里波第写信给雨果,请求雨果帮他募集资金,购买一百万条枪。

亲爱的朋友:

我为意大利人再需要一百万条枪。

我肯定你会帮助我募集必要的资金。

钱可以交在我们的司库阿特利亚诺·雷马里先生的手里。

你的朱·加里波第

一八六三年八月于卡普雷拉岛<sup>①</sup>

---

① 卡普雷拉岛是意大利撒丁岛东北的小岛。一八五六年,意大利民主主义领袖加里波第在此定居,一八八二年在岛上逝世。

## 雨果致加里波第的信

亲爱的加里波第：

我当时不在，以致很晚收到你的信，你收到我的回信也晚了。

我附在信内的捐助请查收。

当然，你可以放心，我会尽到我的微薄之力的。既然你认为有需要，我只要会抓住机会，大声说话的。

你需要一百万只胳膊，一百万颗心，一百万颗灵魂。

你需要各国人民的大动员。这样的日子会来到的。

你的朋友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于高城居

## 致普埃布拉居民的信

一八六一年,胡亚雷斯当选为墨西哥的改革派总统。是年,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借口出兵攻打墨西哥。后英国和西班牙退出。至一八六三年,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在继续作战。六月十日,法军攻占墨西哥城,胡亚雷斯总统领导人民展开抗法战争。直至一八六七年,法军被迫撤出,胡亚雷斯凯旋而归。是为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二次独立战争”。

普埃布拉<sup>①</sup>的居民们:

你们相信我和你们在一起是对的。

不是法国,而是帝国对你们作战。当然,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站起来反对帝国,你们从你们一边,我从我的一边,你们在自己祖国,我在流亡中。

战斗吧,斗争吧,要凶狠。如果你们认为我的名字有点用,请你们用好了。瞄准此人的头部,自由就是子弹。

有两种三色旗,有共和国的三色旗,有帝国的三色旗;不是第一面旗,而是第二面旗在对付你们。第一面旗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第二面旗上写着:土伦。雾月十八日<sup>②</sup>。——12月

---

① 普埃布拉是墨西哥城市,位于墨西哥城的南边。曾被法军围困,全城居民英勇抗市入侵者。

② 这两个名词和第一帝国的拿破仑有关。土伦是法国军港,是拿破仑起家的地方。雾月十八日是共和历,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之日。

2日。土伦<sup>①</sup>。

我听到了你们向我发出的呼声，我真想站在我国士兵和你们之间，但我是什么呢？一个幽魂。唉！这场战争里我们的士兵是没有罪的；他们承受这场战争和你们承受战争是一样的，他们讨厌这场战争，又被迫进行恐怖的战争。历史的规律，是鞭笞将军们，而赦免军队无罪。军队是些瞎眼的荣誉；这是些被抢走灵魂的力量；一支军队镇压人民，首先是自己被人奴役；这些侵略者身上戴着锁链；士兵抓来的第一个奴隶，是他自己。每次发生雾月十八日或十二月二日以后，一支军队只是一个国家的幽灵而已。

英勇的墨西哥人，要抵抗。

共和国和你们在一起，在你们的头上既要竖起法兰西共和国有彩虹的旗，也要竖起她美利坚共和国有星星的旗。

抱住希望。你们英勇的抵抗依靠的是权利，有正义这个伟大的信念支持抵抗。

谋杀墨西哥共和国是谋杀法兰西共和国的继续。一次埋伏补充另一次埋伏。我希望，帝国会在它卑鄙的企图中失败，你们会战胜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你们战胜或是战败，法国总是你们的姐妹，是你们光荣的姐妹，也是你们不幸的姐妹，至于我，既然你们向我的名字发出呼吁，我再说一遍，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战胜，我带给你们我公民的兄弟情谊，你们战败，我带给你们我流亡者的兄弟情谊。

---

<sup>①</sup> 这两个名词和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有关。十二月二日是政变的日子。土伦是流放犯人的出发地。

## 致莎士比亚委员会的信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一日,巴黎的莎士比亚委员会给维克多·雨果写信。委员会一致推举雨果担任主席:“主席的职位属于伟大的诗人,伟大的公民。我们充满信心地等待你的参加,这会使这次庆祝活动具有充分的意义。”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柏辽兹,大仲马,乔治·桑,戈蒂耶,米什莱,勒贡特·德·利尔等。

各位先生:

我似乎感到,我回到了法国。感到自己在你们中间,就是到了法国。你们召唤我,我的灵魂跑来了。

你们是法国人,颂扬莎士比亚,是做出了表率。你们平等地对待莎士比亚和自己本国的杰出名人;你们把莫里哀和莎士比亚联系起来,使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亲如兄弟,你们把伏尔泰和莎士比亚挂钩,使莎士比亚和伏尔泰亲如兄弟。英国此时把加里波第当成伦敦城的市民,你们把莎士比亚当成法兰西文学共和国的公民。的确,莎士比亚是你们的。你们爱这个人的——一切;首先,他是一个人;你们褒奖他是受苦的演员,斗争的哲人,胜利的诗人。你们的欢呼是尊敬他生活中有毅力,天才中有力量,艺术中有良心,戏剧中有人性。

你们做得对,这很好。文明为这个高贵的节日拍手称好。你们是诗人颂扬诗歌,你们是思想家颂扬哲理,你们是艺术家颂扬艺术;你们还有别的身份,你们是代表法国向英国致敬。这是

姐妹和姐妹之间崇高的拥抱,是产生樊尚·德·保尔<sup>①</sup>的民族和产生威尔伯福斯<sup>②</sup>的民族之间崇高的拥抱,是平等的巴黎和自由的伦敦之间崇高的拥抱。交流会从这样的拥抱中跃然而出。每个民族把自己的所有给予对方。

以法国的名义通过英国的伟人向英国致敬,这太好了;你们更进一步。你们超越地理的界限;再没有法国人,再没有英国人;你们是一对天才的兄弟,你们庆祝这位天才;你们庆祝的是这个地球,你们祝贺世界在三百年前的这一天,看到莎士比亚出生。你们接受思想普遍存在的崇高原则,由此产生文明的统一;你们从各国民族性的心中去掉了自私性;高乃依不是我们的,弥尔顿不是他们的,所有人都是大家的;整个世界是智慧的祖国;你们把一切天才取来,奉献给各国人民;你们去掉诗人间的障碍,等于去掉了人和人之间的障碍,你们把名人融合一起,便是开始取消国界。神圣的混杂!这是伟大的一天。

荷马,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伏尔泰,都是共有的;由整个人类拥有伟大的人物;杰作都共同享有;这是第一步。接着再一步步来。

这是由你们起步的事业;一切民族的世界性的、人类的、团结的、兄弟般的、无私的事业,比以地方划界高明;法国接受欧洲,了不起,欧洲接受世界,了不起。文明会 from 我们这样的庆祝活动中产生。

你们选出了最杰出的名流,主持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你们中间有不少卓越的声望很高的名字;你们的名单因此而大放光芒;艺术、戏剧、小说、历史、诗歌、哲学、雄辩各界辉煌的体现,这

---

① 樊尚·德·保尔(1581—1660),圣徒,一生从事宗教事业和慈善事业。

② 威尔伯福斯有父子两人。父亲(1759—1833)是政治家,慈善家,反对奴隶制度;儿子(1805—1873)是教士,教育家。

次几乎都庄严地集中在莎士比亚台座的四周；但是，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了给这次周年纪念具有非常外在的性质，为了这次活动安排在一国境之外，远离一切国境，你们需要的主持人本人就是这样的例外，一个不在法国的法国人，又出席，又缺席，脚伸在英国，而心留在巴黎，是某种可能的纽带，保持恰如其分的距离，可以说让两个民族的两只庄严的手握在一起。真是命运的安排，这样的位置恰好是我的位置，你们对我做出的光荣的选择，我归功于这个今天是幸福的偶然。

我感激你们，我建议你们举杯：——“为莎士比亚干杯，也为英国干杯。为智慧的伟大人物的最后成功干杯，也为各国人民在进步和理想中息息相通而干杯！”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八日于高城居

波拿巴政府为莎士比亚的庆祝活动感到不安，为此下了禁令。



## 致佛罗伦萨行政长官的信

佛罗伦萨行政长官先生：

你令人尊敬的来信使我十分感动。你邀请我参加一次崇高的庆祝活动。你们的全国委员会很想在这庄严的场合能听到我的声音；这次是尤其难得的庄严场合。今天，面对世界，意大利做了两次表现，一是确认统一，再是颂扬自己的诗人。统一，这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单一的意大利，才是意大利。统一起来，便是新生。意大利选择这个周年纪念日，庆祝自己的统一，似乎想和但丁同一天诞生。这个国家想和这个人有同一个生日。真是太美好了。

的确，意大利体现在但丁的身上。意大利和但丁一样，无畏，深思，骄傲，高尚，善于战斗，善于思考。意大利和但丁一样，把诗歌和哲学深刻地综合在一起。意大利和但丁一样，要求自由。但丁和意大利一样，生活里具有高贵，作品里具有美丽。意大利和但丁融为一体，相互渗入对方，从一方辨认出另一方；双方借对方发出光芒。她多么庄严，他多么杰出。双方有同一颗心，同一个意志，同一个命运。她在但丁和意大利不幸时都有的这种可怕的潜能，使她和他相像。她是皇后，他是天才。意大利和他一样，曾经被放逐；他和意大利一样，现在被加冕。

意大利和但丁一样，走出了地狱。

光荣啊，这般光辉灿烂地走出来！

唉！她曾见到七层地狱<sup>①</sup>；她曾忍受和穿越悲惨的碎尸，她曾是个幽魂，她曾是个地理名词！今天，她是意大利。她是意大利，如同法国是法国，如同英国是英国；她复活了，令人着迷，有了军队；她脱离阴暗和凄惨的过去，她开始向未来攀登；当此辉煌的时刻，当此凯旋胜利、飞速进步的时刻，当此有文明和光荣的太阳当头高照的时刻，意大利回忆起但丁曾是自己火炬的漫漫长夜，这是一件好事情。各国伟大的人民感激伟人是个好榜样。不，不要让人家说各国人民是忘恩负义的。在某个时刻，一个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良心。国家颂扬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有良心。可以说，国家请自己的思想作为证人。意大利人，要热爱、保持和尊重你们杰出的和卓越的城市，要尊敬但丁。你们的城市曾经是祖国，但丁曾经是灵魂。

六个世纪便是但丁的台座。世纪更迭，文明的面貌变化。每一个世纪几乎就是一种人类，我们可以说，但丁的不朽得到六个新人类的确认。未来的人类会把这样的光荣继续下去。

意大利曾经生活在光明的人但丁身上。

意大利曾经长时间地隐没，隐没期间，世界感到寒冷；但是意大利活着。我甚至说，意大利在阴影里还在发光。意大利曾经躺在棺材里，但并没有死去。文学，诗歌，科学，建筑，杰作，便是她有生命的征兆。从但丁到米开朗琪罗，有多少光明照在艺术上！下面有哥伦布，上面有伽里略，地上天上是多么巨大的双重突破！这是这个意大利，这个死人，在完成这些奇迹。啊！当然，她活着！她从墓室的深处，以光明提出抗议。意大利是一座有曙光升起的坟墓。

收到压制的、绑着锁链的、鲜血淋淋的、被埋没了的意大利，

---

① 但丁《地狱》里的地狱应有九层。

教育了世界。她嘴里咬着嚼子,却有办法让她的灵魂说话。她掀起尸衣的一角,为文明服务。不论我们是谁,只要会读会写,母亲啊,我们尊敬你!我们和尤维那利斯<sup>①</sup>一样,也是罗马人,和但丁一样,也是佛罗伦萨人。

意大利的这点令人赞叹,她是先驱者的大地。在她家里,我们在她的各个历史时期,处处看到有伟大的开端。她不断为进步勾勒崇高的草图。能有这样神圣的首创精神,要祝福她!她是使徒,是艺术家。她憎恶野蛮。她第一个阐明了刑罚过分,生前和死后都是如此。她两次为反对酷刑而发出紧急的呼救,首先是为了撒旦,接着为了法里纳奇<sup>②</sup>。在揭露教条的《神曲》和揭露法律的《犯罪和刑罚》<sup>③</sup>之间,有深刻的联系。意大利憎恨恶。她既不罚人人地狱,也不罚人人监狱。她和两种形式的凶神作斗争,或是地狱的形式,或是绞架的形式。但丁进行了第一场战斗,贝卡里亚进行了第二场战斗。

在其他方面,但丁也是先驱者。

但丁在十三世纪酝酿十九世纪开花结果的思想。他早就知道任何成就都不应该违背权利和正义,他早知道成长的法则是神圣的,他希望意大利统一。他的乌托邦今天成了事实。伟人的梦想是孕育未来。思想家的思考是和应该存在的事物相符合的。

格鲁特<sup>④</sup>和罗伊希林<sup>⑤</sup>为德国要求的统一,但丁为意大利

---

① 尤维那利斯是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讽刺诗人。

② 法里纳奇(1544—1618),意大利法学家。他在贝卡里亚的改革之前,对罗马法系国家的刑法学有影响。

③ 《犯罪和刑罚》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贝卡里亚(1738—1794)提倡刑法改革的著作。

④ 格鲁特(1340—1384),十五世纪德国宗教组织实行改革的倡导者。

⑤ 罗伊希林(1455—1522),德国人文主义者。

要求的统一,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生命,也是人类的目标。凡是分裂消失的地方,恶也消亡。奴隶制度即将在美国消失,为什么?因为统一即将重新诞生;战争即将会在欧洲熄灭,为什么?因为统一即将会形成。灾难的垮台和人类大同的来临之间,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像这次这样庄严的事情是一个美好的征兆。这是一个国家为一位天才举行的和人人有关的庆祝活动。这样的庆祝活动,德国为席勒举办,接着英国为莎士比亚举办,接着意大利为但丁举办。而欧洲有了庆祝的气氛。这一切,是崇高的息息相通。每个国家把自己伟人的一部分给了其他国家。各国人民间的团结,通过对天才的不分彼此而开始形成。进步日益走上这一条是光明的大道。正是这样,我们会一步一步地、没有震动地完成伟大的成就;我们是一盘散沙的子孙,只有这样,才会进入大同的世界;只有这样,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仅仅依靠思想的强大力量,达到真诚、和平、和谐的境界;再也不会会有外国人。整个世界都是同胞。这就是最高的真理;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人类的统一和上帝的统一是相符合的。

我以儿女的心情加入意大利的庆祝活动。

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于高城居

## 致英国的信

芬尼亚勇士团是一个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秘密组织，一八五八年前后在纽约成立。勇士团一八六七年在英国本土展开活动。被捕判刑的勇士团成员的家属给雨果写信求援。为此，雨果写了如下的信：

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

都柏林在不安之中。接二连三的判刑，宣布的赦免迟迟不来。我们眼前的一封信写道：“……绞刑架即将树立，首先是伯克将军；接下去是麦克阿佛迪上尉，麦克克洛尔上尉，然后是三个其他的人，凯利，乔伊斯和卡利南……一分钟也等不及了……有妇女，有少女，恳求你……我们的信会及时到你那儿吗？……”我们读到这些话，不能相信。她们对我们说：绞刑架已经准备好。我们担保，这事是不可能的。考尔克拉夫特和政治毫不相干。有他在一边，已属多余。不行，在英国有政治绞刑架是不可能的。英国欢迎科苏特<sup>①</sup>，可不是为了模仿匈牙利的绞架；英国颂扬加里波第，可不是为了再立西西里岛的绞架。伦敦和南安普敦的欢呼声到底什么意思：那取消你们的种种波兰、希腊、意大利委员会好了。做西班牙好了。不会的，一八六七年，英国是不会处决爱尔兰的。这位伊丽莎白是不会把这位玛丽·斯图亚特斩首的。

---

<sup>①</sup>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爱国主义的政治家。

十九世纪存在了。

绞死伯克！不可能。你们会照搬塔拉费罗杀死约翰·布朗，照搬查孔杀死洛佩斯，照搬热弗拉尔杀死年轻的德洛尔姆，照搬费迪南杀死皮萨卡纳！怎么说！到了英国的革命以后！怎么说！到了法兰西大革命以后！怎么说！到了我们所处的伟大、光明的时代！四十年来，就没有说过任何话，没有产生过任何思想，没有宣布过任何东西，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怎么说！我们这些人，我们不仅是观众，我们是证人，会发生这等的东西！怎么说！野蛮的古老刑罚还有用！怎么说！到这时候，还有这样的判决书：“某某，某一天，用柳条筐把你拖到行刑的地方，然后把你的身体砍成四块，由陛下随意处置！”怎么说！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早晨，今天，明天，有人因为有政治信念，或有民族主义信念，因为他为此信念进行斗争，因为他失败了，将用绳子捆起来，用黑帽子蒙住脸，再勒死，再绞死！不！你们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成为英国的。

现在和法国相比，你们的优越性，是个自由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一般伟大，但不是自己的主人，这是可悲的有失身份。你们因此而自负。好吧。但是，要当心。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倒退一个世纪。倒退到政治绞刑架！你们，英国！那么，给杰弗里斯<sup>①</sup> 建座雕像吧。

在此期间，我们将给伏尔泰建一座雕像。

你们想得好？怎么说！你们有谢里丹<sup>②</sup> 和福克斯<sup>③</sup>，他们确立了议会的雄辩术，你们有霍华德<sup>④</sup>，他给监狱通风，减轻刑

---

① 杰弗里斯(1645—1689)，英格兰以残忍闻名的法官。

② 谢里丹(1751—1816)，英国喜剧作家，晚年投身政治，是雄辩的演说家。

③ 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大臣。

④ 霍华德(1726—1790)，英国慈善家，监狱管理的改革者。

罚,你们有威尔伯福斯,他废除了奴隶制,你们有希尔<sup>①</sup>,他促进了邮政流通,你们有科布登<sup>②</sup>,他创立了自由贸易,你们推动世界发展殖民地,你们铺设了第一条大西洋的电缆,你们有旺盛的政治精力,你们以各种形式出色地实施伟大的公民权,你们有新闻自由,讲坛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工业自由,居住自由,个人自由,你们通过改革将会有全民选举,你们是投票、民意测验、集会的国家,你们是有人身保护法的强大的人民。好啊!对这一切辉煌的事物,请加上伯克被绞死,正是因为你们是最伟大的自由的人民,你们变成最渺小的人民!

我们不知道一点可耻会给光荣造成多大的破坏。你们会从第一跌到最后!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抱负是什么?这种降低身份的渴望是什么?面对这些发狂的乔治三世才会有的绞架,大陆再也认不出来是庄严的进步的大不列颠。各国都会转过脸去。将会做出违背文明常理的可怕的事情,是谁做的?是英国?好凄惨的惊人之举。令人愤慨的震惊。难道还有比太阳下突然出现黑夜更丑恶的事情!

不,不,不!我再说一遍,你们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成为英国的。

你们之所以是英国,是为了给各国看看进步,劳动,真理,权利,理智,正义,看看庄严的自由!你们之所以是英国,是为了展示生命的景象,而不是立下死亡的榜样。

欧洲要你们注意尽到责任。

此时此刻为这几位犯人说话,是为了救助爱尔兰;这也是为了救助英国。

---

① 希尔(1795—1879),现代邮政业务的开创者。

② 科布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提倡国际自由贸易。

一方的权利处于危险中,另一方的光荣处于危险中。

不要把绞架竖起来。伯克,麦克克洛尔,麦克阿佛迪,凯利,乔伊斯,卡利南是不会死的。各位妻子和少女,你们给一个流亡者写了信,你们无须给自己裁剪黑袍。放心地看着你们的孩子在摇篮里安睡。现在是一位失去亲人的女人<sup>①</sup>在治理英国。一位母亲是不会制造孤儿的,一位寡妇是不会制造寡妇的。

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于高城居

雨果的这封信起到了作用。没有对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执行死刑。

---

<sup>①</sup> 英国当时在位的是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她一八四〇年和阿尔伯特亲王结婚,生有九个孩子,一八六一年守寡。



## 穷 孩 子

(1867 年 12 月圣诞节)

我看到这么多人围着区区的小事,总是感到局促不安。我是个孤独的人,每年一次,打开家门。为什么?为了给想看的人看一个平凡的节日,给四十个穷孩子一小时的欢乐,不是我给的,是上帝给的。整年是穷日子,有一天欢乐。这算多吗?

女士们,我是对你们讲话的,把孩子的欢乐给谁看,还不是给好心肠的女人?——看到这些孩子,请你们每人想想自己的孩子,在你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从童年起实行人和人的兄弟友爱,你们是幸福又幸运的母亲,让富孩子不被穷孩子妒忌!要播撒爱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让未来平静。

如同我去年在同一情况下所说的,给四十个孩子做点好事,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如果这四十的数目在全体好心人的支持下,能无限地增加,那就是一个好的榜样。正是为了这个宣传的目的,我曾经同意给在高城居建立的“穷孩子晚餐会”做一点广告。

所以,这个小小的基金有两个目的:卫生的目的,和宣传的目的。

从卫生的角度看,这个活动成功吗?成功的。证明如下:在高城居建立“穷孩子晚餐会”的六年以来,参加的四十个孩子中,只有两个死亡。六年间有两个!我提供这个事实,请卫生学家和医生们考虑。

从宣传的角度看,这个活动成功吗?成功的。根据这个范例为穷孩子建立的每周一次的晚餐活动,开始在各个地方推广:瑞士,英国,尤其是美国。我昨天收到一份英国报纸,《利斯导报》,极力劝告建立这样的活动。

去年,我给你们读过一封附在《泰晤士报》上的信,宣布伦敦建立了三百二十个孩子的晚餐会。今天,这是汤普逊夫人写给我的信,她是玛丽勒本教区穷孩子晚餐会的司库,他们接受了六千个孩子。从三百个到六千个,一年之间,真是辉煌的进步。我祝贺,我也感谢我高贵的通信人汤普逊夫人。感谢她和她可尊敬的朋友们,这个孤独者的想法开花结果了。根西岛的小溪到伦敦流成了大河。

最后一句话。

每个人,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在尘世有各种各样的责任。上帝首先要我们完成艰巨的责任。我们应该为了人人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应该和强者和权贵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揪住暴君,不管他是谁,从虐待牲口的车夫,到压迫人民的国王,这都是艰难的不可不做的事情。如果生活里只有这样的事情,是太艰苦了。有时候,人筋疲力尽,可以说由于有责任,会提出要求。我们转问良心,良心回答说:你要我怎么做?下一步便是责任的事情;不过,我们的斗争会停一下,我们于是好好看看孩子们,这些穷孩子,生命庄严的黎明照得清纯的脸蛋光光的,红红的,我们感到激动,我们从愤怒转而感动,我们这才理解了完整的生活,我们感谢上帝,如果说他给我们权贵和坏人,要与之斗争,他也给我们无辜和弱者,要去扶持,我们有艰巨的责任之余,他们给了我们迷人的责任。后面的责任多少安慰了前面的责任。

## 居斯达夫·佛卢兰斯<sup>①</sup>

面对某些事实,有人发出愤怒的呼喊。

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是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父亲献身于科学,他自己献身于进步。克里特岛的起义爆发后,他去了克里特岛。造化使他成为思想家,自由使他成为战士。他拥抱了克里特岛的事业,为把克里特岛和希腊联合起来而斗争;他以子女的心情接受了这座英勇的干地亚城<sup>②</sup>,他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流血和受苦;他历尽万般坎坷;这个巴黎人在献祭的崇山峻岭中作战,他备尝寒冬和酷暑,他见过凄惨的战场,战斗以后,他不止一次地躺在雪地里,而身边的人躺在死亡里。他献出鲜血,他献出金钱。有个感人的细节,他曾经借给这个克里特岛政府三百法郎,而他却被负债一百三十亿的政府所轻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干地亚国民大会和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结成伙伴;大会派他去希腊行使团结友爱的任务,委派他把克里特岛的议员带进希腊议会。在雅典,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想看丹麦的乔治,他大概是希腊的国王。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被捕了。

他是法国人,有一项权利;他是克里特岛人,有一项责任。

---

① 佛卢兰斯(1838—1871),法国革命家,早年积极参加希腊克里特岛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回国后反对第二帝国,多次被捕入狱。巴黎公社委员,一八七一年四月三日被杀。佛卢兰斯曾创办报纸,从事新闻工作。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生理学家。

② 干地亚是克里特岛的首府,今称伊拉克里翁。

无人知道这权利和责任。希腊政府和法国政府是两个同谋犯，把他送上一艘过路的邮船，他被强制带到了马赛。到了马赛，就很难不让他自由；他们不得不放了他。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一旦释放，立即又去希腊。被驱逐出雅典后不满八天，他又回到了雅典。这是他的责任。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他是垂死民族的代表，他怀着一声临终的呼喊，他是最庄严的委托遗赠和一个国家权利的受托人；这份委托遗赠，他要为之增光；这项使命，他要完成。由此产生了他无畏的顽强。而对某些政府而言，尽责就是犯罪。此时，居斯达夫·佛卢兰斯先生已不受法律保护。希腊政府追捕他，法国政府出卖他，这位坚韧的斗士从他藏身的雅典给我写信道：“如果我被抓住，我在什么牢房里都会准备有毒药。”

在另一封从雅典寄给我的信中，我们读到：“居斯达夫·佛卢兰斯被遗弃了。”

不。他没有被遗弃。让政府都知道，像俄国这样自以为强大的政府，像希腊这样自以为弱小的政府，折磨波兰的政府，如同背叛希腊的政府，让政府都知道，也都想到，法国是一支巨大的未知的力量。法国不是一个帝国，法国不是一支军队，法国不是一个地理的范畴，法国甚至不是三千八百万由于疲劳而不怎么享受到权利的人口群体；法国是一个灵魂。灵魂在哪儿？处处都在。此刻，法国的灵魂也许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有时候，祖国会被流放。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是一个原则，她真正的领土，是权利。这个灵魂把变成封建采邑的土地留给了桎梏，把具体的领地留给了具体的压迫，自己藏身在权利里。不，被赶出国家之外的克里特岛没有被遗弃。不，她的代表，她的战士，居斯达夫·佛卢兰斯，不受法律保护，但没有被遗弃。真理是个巨大的威胁，真理在，在监视着。政府都睡了，或者装着睡了，但是，

某个地方有眼睛张着。这些眼睛看得到,在审判。这些盯着的眼睛是很可怕的。一颗有光明的眼珠,不断地射向一切虚假的、极不公正的、黑暗的事物。你们可知道一个个恺撒,苏丹,年迈的国王,古老的法典和古老的教条,为什么都垮了台?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上照到了这个光明。你们可知道拿破仑为什么下台?这是因为正义站在黑暗里望着他。

一八六八年七月九日于高城居

雨果在这封信发表三星期后,收到下面来信:

“大师:由于有了你,我脱离了监狱,脱离了危险。政府迫于公众良心的压力,不得不释放维克多·雨果要求释放的人。你曾救了巴尔贝斯一命;你给了我自由。

居斯达夫·佛卢兰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于那不勒斯。

## 在洛桑和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欧罗巴合众国的同胞们：

请允许我对你们用这个名称，因为欧洲联邦共和国在权利上的建立，还有待于事实上的建立。有你们存在，所以欧洲联邦共和国也存在。你们通过开始统一的联合，见证了这个事实。你们是伟大未来的开始。

你们把你们代表大会荣誉主席的称号授予我。我对此深为感动。

你们的代表大会不止是一次智慧的大会；这是某种未来法规的起草委员会。精英只有在代表群众的条件下存在；你们是这样的精英。从今以后，你们对有关的人表示战争是坏事，即使是光荣的、自吹自擂的、堂而皇之的谋杀也是卑鄙的，人的血是珍贵的，生命是神圣的。多么庄严的催逼。要说最后一次战争是必须的，唉！我当然不属于否认的人。这会是一次怎么样的战争？一次征服的战争。征服什么的战争？自由。

人的第一需要，人的第一权利，人的第一责任，是自由。

文明不可克服地通向语言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货币的统一，通向各个国家都融合进人类，这是最高的统一。协调一致有个同义词：简化；同样，财富和生活也有个同义词：流通。第一个束缚，是国界。

谁说国界，就是说捆绑。解除捆绑，取消国界，撤走海关，撤走士兵，换句话说，自由了；和平随之而来。

从此以后,长久的和平。一劳永逸的和平。不可侵犯的和平。对于劳动,交换,供和求,生产和消费,大规模的集体努力,工业的吸引力,思想的交往,人类的消长,和平是正常状态。

谁对国界有兴趣? 国王们。分而治之。一条国界就是一座哨所,一座哨所就是一个士兵。一切特权说的话,一切禁令说的话,一切审查说的话,一切专政说的话:“过不去。”人类的一切灾难来自这条国界,这个哨所,这个士兵。

国王既然是特殊,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士兵,士兵则需要杀人才能活下去。国王需要军队,军队需要战争。否则的话,他们存在的理由便消失了。正是怪事,人同意杀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暴君的艺术,是把人民拆分成军队。一半人压迫另一半人。

战争有种种的借口,但仅仅只有一个原因,军队。你搬走军队,便是搬走战争。但是如何取消军队? 通过取消专制制度。

一切事物都是相关联的! 废除种种形式的寄生现象,国家元首的俸禄,无所事事而拿钱,神职人员领工资,供养的高官,贵族的闲差,公共建筑物的无偿让与,常规军等,如果抗拒一下,你们就给了欧洲每年一百个亿。大笔一挥,贫困的问题就简单了。

要让问题这样简单些,各国的王座不接受。由此产生了刀枪如林。

国王们彼此商量好一点:让战争不朽。有人以为国王之间争论不休;根本不是,他们相互帮助。我再说一遍,士兵要有存在的理由。让军队不朽,便是让专制制度不朽;美妙的逻辑,好吧,也是残暴的逻辑。国王们给人民放血,使他们的病人精疲力竭。刀剑之间有某种野蛮的团结友爱精神,由此产生对人的奴役。

所以，朝着目标走，我曾把这个目标一度称作“把士兵吸收为公民”。等这样恢复身份的一天已经来临，等人民的身外不再有军人，这是位冤家弟兄，人民便会统一，完整，爱人，文明便会叫做大同，人民为从事创造，身上的一边有财富，另一边有光明，一边有劳动这股力量，另一边有和平这颗灵魂。

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于布鲁塞尔

雨果因家中有事，留在布鲁塞尔。这期间，由于代表大会一再坚持，雨果决定亲自来洛桑。九月十四日，他主持大会开幕。以下是他的发言：

我说不出来，可以表达对你们给我的欢迎有多么感动。我把我深刻的激动心情献给代表大会，献给你们高贵的友好的听众。公民们，你们选择了这个阿尔卑斯山高贵的山国，作为会议讨论的地点，选得很对。首先，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其次，这个国家是崇高的。对，是这儿，对，面对这片壮丽的大自然，可以发布人类伟大的声明，其中包括：再没有战争！

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个压倒一切的问题。

请允许我，既然你们给我非凡的荣誉，选我当主席，请允许我指出这一点。我这主席讲几句话。我们出席此地会议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和平。我们要和平，我们热切地要和平。我们绝对地要和平。我们要人和人之间的和平，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和平，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和平，兄弟和兄弟之间的和平，亚伯和该隐之间的和平。我们要仇恨之间巨大的和解。

但是，这个和平，我们如何争取？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取吗？我们要无条件地争取吗？不！我们不会卑躬屈膝地要和



平；我们不会在专制制度下要和平；我们不会在鞭子下要和平；我们不会在君王的权杖下要和平！

和平的第一个条件，是解放。为了取得这样的解放，当然需要有一次革命，这将是最高革命，也许，唉！将是一次战争，这将是最后的战争。这样，一切都将完成。和平，既然是不可侵犯的，将是永恒的。于是，再没有军队，再没有国王。过去消亡。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东西。

我们要让人民自由地生活，耕耘，买进，卖出，劳动，讲话，相爱，思索，要有学校造就公民，不要再有君王制造枪炮。我们要伟大的大陆共和国，我们要欧罗巴合众国，最后，我以一句话结束：自由，这是目标；和平，这是结果。

大会进行了四天的讨论。维克多·雨果所做的闭幕词如下：

公民们：

我的责任是最后发言，结束这次代表大会。我要说真心话。帮帮我吧。

你们是和平代表大会，就是说是和解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题目，请允许我想起一件事。

二十年前，一八四九年，在巴黎召开过今天在洛桑召开的和平代表大会。那天是八月二十四日，一个血淋淋的日子，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周年纪念日。两位神甫，代表两种基督教，都在会上：科克雷尔牧师和德盖利神甫。那次大会的主席，就是有幸此刻对你们讲话的主席，提起一五七二年凄惨的回忆，对两位神甫说：“你们拥抱吧！”想起这个凶残的日期，面对大会的欢呼声，天主教和新教拥抱了。（鼓掌）

今天，我们差几天是另外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凶日，另一

个日子是吉日：我们接近九月二十一日。法兰西共和国在那一天成立，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专制制度和宗教狂热喊出了最后一句话：“赶尽杀绝”，——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民主制度发出的第一声呼喊：“自由，平等，博爱！”（好哇！好哇！）

好吧！面对这个崇高的日子，我回想起这两种宗教由两位神甫代表而拥抱，我现在要求另一种拥抱。这个拥抱很容易，也很容易记住。我要求共和国和社会主义拥抱。（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的敌人说：社会主义在必要时会接受帝国的。不是的。我们的敌人说：共和国不认识社会主义。不是的。

我刚才让大家回想起的崇高的最终形式，既反映了共和国的一切，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一切。

有了自由，自由包含产权，还有平等，平等包含劳动的权利，这是一八四八年崇高的口号！（鼓掌）还有博爱，博爱包含团结。

所以，共和国和社会主义，是一个事物。（反复叫好）

公民们，我对你们说话，我不是过去所说的前一天的共和主义者，而是大前天的社会主义者。我的社会主义从一八二八年开始。我有权可以这么说。

社会主义是宽阔的，不是狭隘的。它关注人类的一切问题。它关心社会的所有观念。它既要提出劳动和工资的重要问题，又要宣布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性，废除一切形式的谋杀，把刑罚改成教育，是问题美好的解决。（太好了！）它宣布免费的义务教育。它宣布妇女权，妇女和男人平等。（好哇）它宣布儿童权，这是大人的责任。（太好了！——鼓掌）它最后宣布个人的主权，这和自由是相同的。

这些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对。这也是共和国！（长时间鼓掌）

公民们，社会主义肯定生活，共和国肯定权利。一个把个人提高到人的尊严上去，另一个把人提高到公民的尊严上去。有没有更深刻的协调一致关系？

有，我们人人都同意，我们不要专制君王，我要为受到诬蔑的社会主义辩护！要是有一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边是奴隶制度有福利，另一边是自由而贫穷，——没有一个人，不论在共和主义者中间，不论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犹豫，每个人，我宣布，我肯定，我担保，每个人宁可要自由的黑面包，也不要奴隶的白面包。（长时间地叫好）

所以，我们不要让对立萌芽和产生。所以，我们要抱紧，我的社会主义兄弟们，我的共和主义兄弟们，我们要围绕着正义和真理紧紧地抱在一起，迎头抗击敌人。（对！对！好哇！）

敌人是干什么的？

敌人，也许是人，也许不是人。（活跃）敌人是丑恶现象的总体，压在世界头上，折磨我们世界。这是头怪物，虽然只有一个脑袋，却有千百只利爪。敌人，这是古老的战争和专制制度罪行的丑恶体现，钳制我们言论，榨取我们血汗，剥夺我们口粮，掏空我们钱包，腰缠万贯，掌握预算，法官，神甫，仆人，宫殿，元首俸禄，所有的军队，——而不掌握一点点人民。敌人，是坐在台上的，是掌握权力的，是此刻奄奄一息的。（长久的激动）

公民们，我们要做敌人的敌人，我们要做朋友！要做同一颗灵魂，打败敌人，做同一颗心，彼此相爱。啊！公民们：相亲相爱！（欢呼）

最后一句话，我就结束了。

我们要转身望着未来。要想着那肯定会来的一天，那不可避免的一天，也许是即将到来的一天，整个欧洲组织起来，像此刻接待我们的高贵的瑞士人民。这个小国的人民，有她的伟大

之处；她有一个祖国，叫共和国，她有一座高山，叫“圣母峰”<sup>①</sup>。

我们要像瑞士人民那样，以共和国作为堡垒，但愿我们的自由，像少女峰那样，洁白无瑕，不受玷污，是灿烂的阳光下纯洁的高峰。（经久不息的欢呼）

我向未来的革命致敬。

---

<sup>①</sup> 雨果说的“圣母峰”，确切地说应该是“少女峰”。

## 致古巴妇女的信

一八七〇年年初，古巴爆发起义，遭到西班牙统治者的野蛮镇压。许多古巴妇女逃往纽约。古巴妇女把一份有三百多人签名的求援信从纽约寄给雨果，请雨果出面干预。雨果复信如下：

古巴妇女们：

我听到了你们的控诉。绝望的妇女们啊，你们给我写信。你们是难民，烈士，寡妇，孤女，你们向一个被打败的人求援。流亡者们，你们回头看一个流亡者；失去家园的妇女求一个失去祖国的人帮助她们。当然，我们都有苦难；你们只剩下你们的声音，我也只剩下我的声音；你们的声音在呻吟，我的声音在警告。这两股声息，你们的是呜咽，我的是建议，这是我们惟一剩下的东西。我们是什么？是软弱。不，我们是力量。因为，你们是权利，而我是良心。

良心是灵魂的脊梁骨；只要良心是正直的，灵魂就站得住；我身上只有这一股力量；有这股力量够了。你们给我写信，写得对。

我会为古巴说话，如同我曾为克里特岛说话。

没有一个国家有权把爪子伸向另一个国家，西班牙无权控制古巴，英国无权控制直布罗陀。一个人不应占有另一个人，一个人民也不应占有另一个人民。这罪行犯在一个国家身上，比犯在一个个人身上更加可恨；就是这样。扩大奴隶制度的范

围，就是增加丑行的可耻。一个人民是另一个人民的暴君，一个种族骗取另一个种族的生命，这是巨大的章鱼在吸吮，而这么骇人听闻地趴在别人身上，是十九世纪可怕的事实之一。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俄国在波兰身上，英国在爱尔兰身上，奥地利在匈牙利身上，土耳其在黑塞哥维那和克里特岛身上，西班牙在古巴身上。处处是咬开的血管，有吸血的蝙蝠趴在尸体上。

是尸体，不是。我涂掉这个词。我已经说过，有国家在流血，但没有死。古巴恢复了自己的生命，波兰完全恢复了自己的灵魂。

西班牙是个高贵的令人钦佩的国家，我爱西班牙；但我不能爱西班牙胜于爱法兰西。好啊，如果法国仍然占有海地，那我对西班牙说：把古巴还给人家！我也会对法国说：把海地还给人家！

对法国这样说话，表明了我对祖国的尊敬。尊重包括了正确的劝告。说真话，就是爱。

古巴妇女们，你们如此令人信服地告诉我这么多的不安和痛苦，我跪在你们面前，我吻你们痛苦脚。请不必怀疑，你们不屈不挠的祖国将会得到你们苦难的回报，这么多的鲜血不会是白流的，有朝一日，美好的古巴将会在她庄重的众姐妹、各个美洲共和国中间，自由地、自主地站立起来。至于我，既然你们问起我的想法，我把我的信念寄给你们。此时的欧洲遍地是罪行，眼前的漫漫长夜中，一些山头上依稀看见有犯下滔天大罪的模糊鬼魂，头上戴着王冠，眼望一大堆令人泄气的可怕事件，我仰起头颅，我等待。静观希望，是我历来的宗教。凭直觉拥有未来，这对失败的人足够了。今天望着世界明天才会看到的東西，这是开心的事情。不论此刻是否一片漆黑，到一定时间，正义、

真理和自由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在灿烂的地平线上。我感谢上帝从今后给我这样的确信；身处黑夜中的流亡者仅有的幸福，是看到曙光从自己的心中升起。

于高城居

## 声 援 古 巴

古巴岛上进行战斗的领袖们请求雨果为他们伸张正义。雨果答应了。

他们被称为古巴的造反者,要求我为他们发表一个声明,声明如下:

在这场西班牙和古巴的冲突中,造反的一方是西班牙。

同样情况,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斗争中,造反的是波拿巴。

我不看力量在哪一边,我看正义在哪一边。

但是,有人说,是宗主国! 宗主国没有权利吗?

让我们说清楚。

宗主国有做母亲的权利,宗主国没有做刽子手的权利。

但是,在文明的进程里,就没有人民是兄长,没有人民是弟妹? 成年的兄长不能监护未成年的弟妹吗?

我们还要说清楚。

在文明的进程中,兄长不是权利,而是责任。

这个责任,其实也包含一些权利;其中有殖民的权利。野蛮的国家有权获得文明,如同孩子有权受到教育,文明国家应该给它们文明。还债是一项责任;也是一项权利。由此,在古代,印度对埃及有权利,埃及对希腊有权利,希腊对意大利有权利,意大利对高卢有权利。由此,到了现代,英国对亚洲有权利,法国



对非洲有权利；但条件是不要让老虎使狼开化；条件是英国不要有克莱德<sup>①</sup>，条件是法国不要有佩利西耶<sup>②</sup>。

发现一个岛屿并不给人蹂躏该岛的权利；这是古巴的历史；不必从哥伦布说起，再说到查贡。

说文明包含殖民，说殖民包含监管，好吧；但是殖民不是剥削；但是监管不是奴役。

未成年人成年后，监管的权利便全部消失，不论这未成年者是个孩子，或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超越未成年的任何监管再延长是侵权；靠习惯，靠容忍，叫人接受侵权是滥用权力；靠武力把侵权强加于人是罪行。

这样的罪行，不论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我都要揭露。

古巴成年了。

古巴只属于古巴自己。

此时此刻，古巴正遭受可怕的言语无法形容的折磨。她在森林中，在山谷里，在高山，被追捕，被殴打。她正经受逃亡奴隶的一切苦难。古巴惊慌失措，态度倔强，全身流血，和种种野蛮的镇压作斗争。她会胜利吗？会的。只是目前，她在流血，在受苦。仿佛酷刑总会加一点讽刺的味道，在这件残酷的命运里，似乎也隐隐看到有戏弄的成分，在一连串不同的总督中，总是同一个刽子手，懒得换名字，先是查贡，又派来贡查，像个江湖骗子，把衣服翻了个身。

从普林西比港到圣地亚哥在流血；铜山山脉，卡卡古那斯山，古奥沃斯山，都在流血；血水染红了所有的江河，染红了卡莫

---

① 克莱德(1792—1863)，英国军人，参加过中国的鸦片战争，曾任英军驻印度的总司令。

② 佩利西耶(1794—1864)，法国元帅，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曾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

河和埃拉契卡河；古巴在呼救。

古巴在受苦难，我要向西班牙揭露这样的苦难，因为西班牙是慷慨大方的。不是西班牙人民，而是政府在犯罪。西班牙人民是高尚的，仁慈的。从西班牙的历史中去掉神甫和国王，西班牙人民只有做好事。他开拓殖民；但如同是尼罗河泛滥；使两岸肥沃。

到西班牙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天，他要收回直布罗陀，并交还古巴。

至于奴隶，有所失，便有所得。古巴的解放使西班牙增加收入，因为，增加荣誉就是增加。西班牙人民会有这样的抱负，在国门内是自由的，在国门外是高尚的。

于高城居

## 致英吉利海峡水手的信

先生们：

我从尊敬的阿尔韦船长的手中，接到你们集体写给我的信；你们感谢我为英吉利海峡的大海创作并献上了一本书<sup>①</sup>。勇士们啊，你们做的又岂止给大海献上一本书，你们献上的是你们的生命。

你们给大海的，是你们的白昼，你们的黑夜，你们的疲劳，你们的失眠，你们的勇气；你们给大海的，是你们的手，你们的心，你们搏斗时在颤抖的妻子的眼泪，你们孩子、未婚妻、老父母的诀别，你们茅屋飘散在空中的炊烟；大海，这是大危险，这是大劳动，这是大急救；你们把一切给了大海；你们从大海接受的，是这种揪心的焦虑，是海岸的消失；每次有人出海，凄惨的问题是还会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吗？岸边走了，如同有一只手把舞台的布景带走了。土地不见了，多么难受的话呀！仿佛是离开了活人的世界。无畏的人们，你们是献身。我看到信后的签名中，有前不久邓吉尼斯奋勇救人的营救人员的名字<sup>②</sup>。你们百折不挠。你们返航后，又出海了。

你们的生活，对海礁，对意外，对季节，对水的灾难，对风的陷阱，是持续不断的挑战；你们在暴风雨中披头散发；你们是不

---

① 指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

② 奥尔德里奇和温黑姆。——原编者注

断从头开始的伟大的顽固派；你们是掀翻的田沟里艰辛的耕耘者；到了海上，没有任何边界，处处都是危险；你们走进这样的无边无际，迎战这样的无影无踪；这样翻腾和喧嚣的沙漠吓不倒我们；你们有非凡的本领，在圆圆而凶险的地平线上，独自和大海一起生活；大海无尽，而你们生命有限，但你们并不害怕；你们见不到大海最后的风暴，而大海夺走你们最后的呼吸。你们的骄傲由此而来，这我明白。从你们童年时候光着身子在沙滩上奔跑起，就开始养成了你们胆大勇敢的习惯；你们和涨潮的海浪为伍，被风吹日晒晒黑脸，被阵阵狂风拉扯大，在急风暴雨中老去，你们不怕大海，你们从小和大海的茫茫无边游戏，才有权和大海肆无忌惮地亲亲热热。

你们对我很不了解。我对你们是站在远处岩石上一个深渊的侧影。有时候，你们在大雾中依稀看见这个影子，船就过去了。然而，穿过波涛和狂风的喧嚣，一本书所能发出的一点模糊声响竟然传到你们的耳中。你们在两次暴风雨之间，转身看我，感谢我。

我向你们致敬。

我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员。我是水手，我是深渊的战士。我的头上有北风狂吼怒叫。我全身淋湿，全身哆嗦，但是我微笑，我有时候和你们一样唱歌。一首苦涩的歌。我是一个搁浅的向导，他没有错误，但是沉了船，指南针说他是错的，暴风雨说他是错了，他身上有经历灾难过后充足的坚定信念，他有权带着沉船者的权威对领航人说话。我在黑夜里，我静静地等待着那么一天的到来，但对这一天也无所谓指望，因为说后天肯定会来，而明天却未必；立竿见影的事情是罕见的，我还和你们一样，不止一次地、没有信心地看到凶险的曙光在显露出来。眼前，和你们一样，我在急风暴雨中，我

在乌云中,我在雷声中;我的四周,天地在不断震动,我看着被称作事实的波浪在时进时退;我被事件所折磨,如同你们被风浪所玩弄,我见证事变表面上荒唐,却有深刻的逻辑;我感到风暴是一种意志,我的良心也是一种意志,这两个意志其实是一致的;我坚持,我抗争,我顶住暴君,如同你们顶住风暴,我让全体肮脏的猎犬,让全体黑夜的恶狗,在我的四周吠叫,我尽我的责任,并不因仇恨而激动,和你们并不因波涛而激动一样。

我看不见星星,但我知道星星在望着我,而这就够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请你们爱我吧。

继续说。完成我们的任务;你们从你们的一边,我从我的一边;你们在波浪中间,我在人群中间。让我们都做好救援工作。对,让我们尽好我们的职责,一种监管的职责;守护好,监护好,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绝望的信号,向任何下沉的人伸出手去,要做黑暗地域的瞭望哨,不能让应该消失的东西再回来,你们要注视着幽灵船,我要注视着旧时代,都逃进了黑夜。我们要证明,混沌是可以航行的。有不同的表面,有无数的骚动,但是,只有一个底,便是上帝。这个底,我对你们说,我摸到了。这个底叫真理,叫正义。谁为权力斗争,谁便跌进了真实。要有这样的安全感。你们依照指南针,我依照良心。无畏的斗士啊,我的兄弟们,要有信念,你们在波浪里,我在命运中。哪儿有确信,难道不是在服从海平面的摇摆不定之中? 你们的责任和我的责任是相同的。战斗,再战斗,再坚持,深信大海延伸到人类视力的远方,即使超越了生命,浩大的航行在继续,我们某一天会看到波涛所在的大海和灵魂所在的坟墓是相似的。能思考的波涛,便是人的灵魂。

## 全 民 公 决

一八七〇年春,路易·波拿巴似乎心中并不踏实,要求举行全民公决,由全国投票对他的帝国表态。有人从法国向雨果征求意见,问他应该如何对待这次投票。雨果回答如下。

反对。

回答就是两个字。

这两个字的内容可以写满一本书。

马上就是十九年了,这个回答高高地站立在帝国面前。

这个默默无闻的斯芬克司<sup>①</sup>感到,这就是她的谜的谜底。

对于帝国的一切,对于帝国的愿望,梦想,信念,能力和行为,反对两字已足。

你们对帝国有何想法?我概不接受。

反对是一项判决。

十二月的流亡者之一于一八五三年在法国国外出版的一本书中,把自己说成是“说反对的嘴”。

反对曾是对所谓大赦的回答。

反对将是对所谓全民公决的回答。

公决试图制造一项奇迹。让人的良心接受帝国。

使砒霜成为可吃的东西。这就是问题。

---

①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是谜的象征。

帝国开始时用一个词：流放。它想结束时用这个词：失效。换两个字而已。太容易了。

即兴当恺撒。把宣誓变做鲁比孔河<sup>①</sup>，一步跨了过去，让人类一夜之间跌进陷阱，突然把人民拴住在自己伟大的形式共和国之中，把人民关进马扎斯<sup>②</sup>，把狮子放进捕鼠器，靠埋伏砸碎代表的委任状和将军的宝剑，流放真理，驱逐荣誉，推倒法律，颁布法令逮捕革命，放逐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二年，把法国逐出法国，牺牲七十万人去拆毁塞瓦斯托波尔的破房子，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和损毁帕台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通过萨多瓦<sup>③</sup> 增强德国，削弱法国，抓住又放掉卢森堡，把墨西哥许给一个大公，并给他克雷塔罗<sup>④</sup>，给意大利带来的解放却导致主教会议，借意大利的枪在亚斯普罗芒台<sup>⑤</sup> 杀害加里波第，借法国的枪在曼塔拿<sup>⑥</sup> 杀害加里波第，让预算负债八百亿，挫败西班牙的共和国，特别最高法庭对枪声不闻不问，以对君主的尊重扼杀对法官的尊重，让军队东奔西波，掐死民主，挖掘深渊，搬动大山，这些都容易。但是，把流放换成失效，办不到。

权利能够被流放吗？能。已经流放了。权利可以失去时效吗？不行。

---

① 鲁比孔河原是罗马共和国时期高卢和意大利之间的河流。恺撒违反规定，率部跨过鲁比孔河返回意大利，以后比喻为孤注一掷，投身重大的冒险行动。

② 马扎斯是法国十九世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③ 萨多瓦是捷克村庄名。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军队在此地打败奥地利军队，从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④ 克雷塔罗是墨西哥城市。

⑤ 亚斯普罗芒台是意大利山名，加里波第一八六二年在此地被打败并被俘。

⑥ 曼塔拿是意大利地名，加里波第一八六七年在被法国和教皇的联军打败。

十二月二日的成功像一个死人,在于倒下后立即腐烂,又不像一个死人,在于倒下后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永远有权对这般的行为提出要求。

既没有法律的界限,也没有道德的界限。荣誉、正义和真理不可能有任何失效,时光对这些事物是无能为力的。坏人拖延时日,只会在本来所犯的罪行上增加拖延的罪行。

对于历史,对于人类的良心也是如此,提比略<sup>①</sup> 永远不会有“既成事实”。

牛顿计算过,一颗彗星要几十万年才会冷却;某些滔天罪行要的时间更长。

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暴力行为是白费力气。全民公决对此也无济于事。暴力行为自以为有权统治;它没有这个权利。全民公决,真是怪事。政变变成了碎纸片。乱枪扫射之后,是投票选举。有裂缝的投票箱替代有膛线的大炮。人民啊,你要投票赞成你不存在。人民就投票了。主子统计票数。他想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于是,他把人民装进口袋。不过,他没有发觉,他以为已经抓住的东西是抓不住的。一个民族,是不会下台的。为什么?因为这要更新的。投票需要永远再投。叫投票多少丧失一点主权,向一瞬间索取继承关系,下令仅仅限于表达此刻的普选表达将来,这不是自我取消吗?这好像是迫使明天的名字叫今天。

无所谓,大家投了票。主子把此事看成是同意。再也没有人民了。这些做法让英国人笑了。受得了政变!受得了全民公决!一个国家怎么能接受如此的屈辱?英国此刻正开心地蔑视

---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暴君。



一下法国。好吧,你就蔑视大海吧。薛西斯<sup>①</sup>给了它鞭子。

有人邀请我们为此事投票:罪行改进了。

帝国经过十九年的运作,自以为有了吸引力了。它给了我们进步,它给了我们适应民主观点的政变,配合议会不可侵犯性的十二月之夜,装在卡宴的自由讲坛,顺着解放的方向修改过的卡扎斯,把对一切权利的侵犯安排成自由派的政府。

好吧,反对。

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

我们,我们是被杀害的共和国里的公民,我们是沉思的伸张正义者,我们带着想下手的心情,注视着背叛年老力衰后出现的权威减退。我们在等着。

此刻,面对所谓全民公决的机制,我们耸耸肩膀。

看到欧洲没有裁军,看到法国没有影响,看到普鲁士没有抗衡的力量,看到西班牙没有支点,看到希腊没有克里特岛,看到意大利没有罗马,看到罗马没有罗马人,看到民主没有人民,我们说:反对。

看到自由打上专制的印记,看到灾难中出来的繁荣,看到被告提供的平反,看到法官脸上有走狗、笨蛋、强盗的标记,看到一七八九年有帝国的签署,看到七月十四日有十二月二日的补充,看到由伪誓作证的诚实,看到由退步颁布的进步,看到由废墟许诺的团结,看到由黑暗批准的光明,看到乞丐后面的火枪,看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看到微笑后面的幽灵,我们说:反对。

总之,如果政变的主犯非得要给我们人民提出问题,我们只承认他有权向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

---

<sup>①</sup> 薛西斯是波斯国王(约公元前519—前465)。

“我是否应该离开杜伊勒里宫去国家监狱,把自己交由司法机关处置?

拿破仑”

同意。

-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于高城居



# 《言行录》(第三卷)

(流亡后,1870—1876)

## 对巴黎群众的讲话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普鲁士军队向巴黎挺进,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九月五日,维克多·雨果阔别十九年后返回巴黎。雨果希望静悄悄地回来,有意选择布鲁塞尔的夜车,晚上十点钟到站。但是,巴黎的北站已有大批群众等候。雨果向欢迎他的人群做了如下的讲话:

公民们:

巴黎高尚的人民给我言语无法形容的欢迎,使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公民们,我曾经说过:共和国回来的日子,也是我回来的日子。我回来了。

两件大事召唤我回来。第一,是共和国。第二,是危险。

我来这儿尽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你们的责任,就是每个人的责任。

保卫巴黎,捍卫巴黎。

救巴黎,更甚于救法国,这是救世界。

巴黎是人类的中心。巴黎是神圣的城市。

谁攻打巴黎,就是大规模攻打整个人类。

巴黎是文明的首都所在,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帝国,而是过去和未来的整个人类。你们可知道为什么巴黎是文明之

城？因为巴黎是革命之城。

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座首府，这样一个光源，这样一个精神和心灵的中心，这样一个世界思想的头脑，会被奸污，被摧毁，被攻击，被谁？被野蛮的入侵？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做不到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公民们，巴黎会取胜的，因为她代表人类的理想，因为她代表人民的本性。

人民的本性是永远和文明的理想一致的。

巴黎会取胜的，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你们，我，我们在场的每个人，我们将是同一颗灵魂；我们将是同一个士兵，同一个公民，同一个热爱巴黎的公民，同一个保卫巴黎的士兵。有这个条件，一方面共和国统一，另一方面人民一致，巴黎会取胜的。

至于我，我感谢你们的热烈的欢迎，但我要把所有的热烈的欢迎带给这个令我们心碎的焦虑不安的巨人，祖国在危险中。

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团结！

你们团结了，才能胜利。放下一切仇恨，撇开一切怨恨，团结一致，你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面对入侵，让我们每个人紧紧围绕在共和国的周围，人人都是兄弟。我们会胜利的。

只有靠兄弟友爱的精神，才能拯救自由。

雨果由人民一路护送至接待他的友人保尔·莫里斯在弗洛肖大街的家中。行至半路，他又一次感谢巴黎人民：“你们用一个小时补偿了我十九年的流亡。”

## 告 法 国 人 书

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雨果发表《告德国人书》,用法语和德语呼吁德国士兵停止进攻巴黎。和平的呼吁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雨果号召发动群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我们友善地警告过德国。

德国继续向巴黎挺进。

德国已经到了门口。

帝国攻击过德国,如同它攻击过共和国,突然袭击,背信弃义;今天,德国因为帝国对它发动过战争,向共和国发动战争,为自己复仇。

好吧。历史将会做出判断。

德国现在做什么,是德国的事情;但是我们法国,我们对各国、对人类有责任。尽好我们的责任。

第一个责任是榜样。

我们目前的时刻,对各国人民是一个重大的时刻。

人人都会施展一番。

法国具有从前罗马具有的特殊地位,具有从前希腊具有的特殊地位,法国告急将表明文明处于枯水期。

世界的情况如何?我们可以来看看。

如果发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发生法国倒下的情况,法国

被淹的程度会表明人类水位的低下。

但是,法国是不会倒下的。

理由很简单,我们刚才说过。法国会尽到自己的责任的。

法国会感激各国人民、感激每一个人拯救巴黎的,不是为了巴黎,而是为了世界。

这个责任,法国会尽到的。

但愿每个乡镇动员起来!但愿每个乡村开火!但愿每个森林里人声鼎沸!敲响警钟!敲响警钟!但愿每个家里出来一名士兵;但愿近郊成为部队;但愿城市成为军队。普鲁士人有八十万,你们有四千万。起来,给他们吹吹风!利尔,南特,图尔,布尔日,奥尔良,第戎,图卢兹,巴约讷,束好腰带。向前进!里昂,拿你的步枪,波尔多,拿你的短枪,鲁昂,拔出你的剑,而你呢,马赛,唱你的歌,要凶狠。城市,城市,城市,树起长矛如林,刺刀密集,给大炮套马,而你呢,乡村,扛起叉子。大家没有火药,大家没有弹药,大家没有炮兵。错了!大家都有。再说,瑞士农民从前只有斧头,波兰农民从前只有长柄镰刀,布列塔尼农民从前只有棍棒。而在他们面前,一切都垮台了!一切东西对做好事的人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在我们家里。季节站在我们一边,北风站在我们一边,雨水站在我们一边。不打仗,是耻辱!事在人为。只要人心高尚,破枪也是好枪;只要胳膊有力,破刀也所向无敌。拿破仑被西班牙农民摧毁。马上,赶快,不耽搁一天,不耽搁一刻,每个人,富人,穷人,工人,市民,农民,从家里,从地上,拿起可以当武器的,拿起可以当炮弹的。把大石头滚下去,把铺路石堆起来,把犁铧打成大斧,把田沟改成战壕,拿起手上拿得到的东西打仗,搬起我们神圣土地上的石头,用法兰西母亲的尸骨向侵略者扔去。公民们啊,小路上的小石子儿,你们往敌人的脸上扔过去,扔的是祖国。



但愿男人都是卡米叶·德穆兰<sup>①</sup>，但愿女人都是泰卢瓦涅<sup>②</sup>，但愿少年都是巴拉<sup>③</sup>！要学邦博内尔，这个猎豹的猎人和十五个士兵，打死了二十个普鲁士人，抓了三十名俘虏。但愿城里的马路吞噬敌人，但愿窗子发疯般打开，但愿屋子把家具扔出来，但愿屋顶把瓦片扔下来，但愿愤怒的老婆婆气得头发都白了。但愿坟墓会呼喊，但愿有人会感到大墙的背后有人民，有上帝，但愿地上处处都喷火，但愿丛林都是燃烧的荆棘！<sup>④</sup>此地骚扰一下，那边猛击一下，拦截列车，堵击辎重车，摧毁桥梁，切断道路，挖土掘土，让法兰西在普鲁士的脚下成为深渊。

噢！人民啊！你被逼进了绝境。挺起你非凡的身躯。在世界面前奇迹般地苏醒过来。让一七九二年的雄师站起来，竖起鬃毛，让我们看到狮鬣一抖，一大堆黑黑的双头秃鹫逃之夭夭！

我们这场仗要白天打，黑夜打，山上打，平原打，树林里打。起来吧！起来吧！不要休战，不要停歇，不要睡眠。专制制度攻打自由，德国谋害法国。但愿这支庞大的军队在我们热的土地上像雪一般融化。但愿没有一角领土会逃避责任。让我们为祖国组织这场可怕的战斗。游击队员啊，出发吧，穿越荆棘丛林，趟过激流，利用树阴和暮色，在沟壑里迂回前进，钻着走，爬着走，瞄准，射击，消灭入侵者。英勇地，绝望地，温柔地保卫法兰西。爱国者啊，要凶狠！仅仅只是在路过茅屋前，吻吻安睡的小孩的额头时，才停下脚步。

因为，孩子是未来。因为，未来是共和国。

---

① 卡米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丹东的战友。

② 泰卢瓦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英雄。

③ 巴拉(1779—1793)，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小战士，鼓手，英勇牺牲。

④ 《圣经》典故：“燃烧的荆棘”是上帝向先知摩西显灵的地方。

法国人,要这样做。

至于欧洲,欧洲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如果欧洲有眼睛,但愿她张开来看看。有人愿意,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不求有助手。如果欧洲害怕,就让她怕吧。我们在给欧洲帮忙,仅此而已。如果她喜欢,就让她在自己家里待着。如果德国逼着法国,对于法国接受的这个可怕的解决办法,法国对法国自己够了,巴黎对巴黎自己够了。巴黎历来给予的多,接收的少。如果巴黎鼓励各个国家帮助她,更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她自己。各国可以看着办,巴黎不求任何人。有一个像巴黎这样伟大的恳求者,会让历史吃惊的。欧洲,你伟大,你渺小,是你的事情。德国人,你们可以焚烧巴黎,如同你们曾经焚烧斯特拉斯堡那样。你们点燃的主要不是房屋,而是怒火。

巴黎有要塞,有壁垒,有壕沟,有大炮,有掩体,有街垒,有用作坑道的下水道;她有火药,有石油,有硝化甘油;她有三十万武装的公民;荣誉,正义,权利,愤怒的文明,都在她身上沸腾;共和国红红的炉火在自己的火山口里越胀越大;已经有一股股熔岩流在山腰上流出来,越流越长,而在这个坚强的巴黎,处处充满了人心的爆发。她沉静,她厉害,等待入侵,她感到自己越来越沸腾。火山是不需要有人援助的。

法国人,你们要战斗。你们要忠诚于全世界的事业,因为法国需要强大,为了世界可以解放;因为不能流了这么多的鲜血,堆了这么多的白骨,而没有看到自由;因为这么多杰出的英魂,

莱奥尼达斯<sup>①</sup>,布鲁图<sup>②</sup>,阿米尼乌斯<sup>③</sup>,但丁,里恩济<sup>④</sup>,华盛顿,丹东,里埃戈<sup>⑤</sup>,马宁<sup>⑥</sup>,都站在你们身边,骄傲地露出笑脸:因为这是向天下表明的时候了,美德是存在的,责任是存在的,祖国是存在的;你们不会软弱的,你们会坚持到底的,世界通过你们将会知道,如果外交是懦夫,公民是勇士;如果有国王,那也有人民;如果君主制的大陆溜了,共和国在闪光,如果眼前不再有欧洲,但永远有一个法国。

—八七〇年九月十七日于巴黎

- 
- ① 莱奥尼达斯(公元前 480 年卒),希腊斯巴达国王,亲率三百勇士抗击入侵的波斯大军。
- ② 布鲁图(公元前 85—前 42),罗马将军,密谋刺杀独裁者恺撒的领袖,兵败后自刎。
- ③ 阿米尼乌斯(公元前 18?—公元 19),日耳曼民族的英雄,抗击罗马的入侵。
- ④ 里恩济(1313—1354),意大利政治家,反对罗马的贵族统治,建立共和国。
- ⑤ 里埃戈(1785—1823),西班牙将军,抗击法国的多次入侵。
- ⑥ 马宁(1804—1857),意大利政治家,领导驱逐奥地利军队,建立威尼斯共和国。

## 告巴黎人书

时近十月。普鲁士军队已经围城。巴黎人民的形势更加吃紧。人民准备英勇抗敌。但是,分裂的征兆也初露端倪。雨果的《告德国人书》呼吁和平,雨果的《告法国人书》号召打仗。现在,雨果的《告巴黎人书》还号召团结。

看来,普鲁士已经决定要法国成为德国,决定德国成为普鲁士;我生下来是洛林人,决定此刻讲话的我做德国人;决定大白天是黑夜;决定欧罗达斯河<sup>①</sup>,尼罗河,台伯河和塞纳河都是施普雷河<sup>②</sup>的支流;决定照亮世界四百年的城市没有存在的必要;决定有了柏林足够了;决定蒙田,拉伯雷,多比涅,帕斯卡尔,高乃依,莫里哀,孟德斯鸠,狄德罗,让-雅克·卢梭,米拉波,丹东和法国大革命从未存在过;决定既然有了俾斯麦先生,就不再需要伏尔泰;决定天下属于被拿破仑大帝打败的人和打败拿破仑小人的人;决定从今以后思想,良心,诗歌,艺术,进步,智慧都从波茨坦<sup>③</sup>开始,到施潘道<sup>④</sup>结束;决定再也没有文明,再也没

---

① 欧罗达斯河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河流,长八十公里,流经斯巴达。

② 施普雷河是德国东部即原普鲁士的河流,流经柏林。

③ 波茨坦,德国城市,在柏林西南,原德国皇室驻地,是普鲁士文化、军事中心,重要性几同首都。

④ 施潘道是柏林城西的地区。

有欧洲,再也没有巴黎;决定太阳是必须的没有得到证明;决定我们给的是坏榜样;决定我们是戈摩尔城<sup>①</sup>,而他们普鲁士人是天火;决定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今后人类仅仅是个二流的国家。

巴黎人,颁布的这项决定,要在你们身上执行。取消巴黎,就是肢解世界。攻击是针对世界的。巴黎熄火后,只有普鲁士有可能发光,欧洲将跌进黑暗里。

这样的未来可能吗?

我们用不着去说不。

让我们仅仅轻轻一笑,作为回答。

此时此刻,有两个对手。一边是普鲁士,全体普鲁士,及其九十万士兵;另一边是巴黎,是四十万公民。一边是武力,另一边是意志。一边是军队,另一边是人民。一边是黑夜,另一边是光明。

这是大天使和恶龙的古老战斗又开始了。

今天,战斗的结局将从前的结局。

普鲁士将会被扔下去。

这场战争,不论多么可怕,迄今还是小战。战争会变成大战的。

普鲁士人,我为你们对战争感到生气,但是你们必须改变打仗的方式。这样会不很舒服。我知道,你们总是两个三个打一个;但是,应该正面打巴黎。不要来迂回曲折的战术,不要来扑朔迷离。猫的战略在狮子面前不怎么有用。不要来突然袭击。要听得见你们在来。你们轻轻走路也没用,死神在听着。死神这个恐怖的哨兵,耳朵灵得很。你们侦察,可我们监视。巴黎手

---

<sup>①</sup> 戈摩尔城是《圣经》中因淫乱而被天火焚毁的城市。

里握着雷电,而指头扣着扳机,在监控,望着天边。行啊,进攻吧。从暗处出来吧。露脸吧。轻轻松松的成功没有了。肉搏开始了。要互相揪住对方。你就这样吧。现在要取得胜利,会要冒一点风险。不要再打那种看不见的战争,那种远距离的战争,那种捉迷藏的战争,你们杀死我们,而我们连尊姓大名都不知道。

我们会打的是真正的战争。只对一方的屠杀结束了。愚蠢不再指挥我们了。你们的对手是伟大的战士,从前名叫高卢,当时你们是布鲁斯人<sup>①</sup>,今天名叫法兰西,而你们是汪达尔人<sup>②</sup>。而法国,恺撒说是:“伟大的士兵。”莎士比亚说是:“上帝的士兵。”

所以,战争,打干脆的战争,打诚实的战争,打凶狠的战争。我们要求你们这么打,我们也承诺你们这么打。我们会评价你们的将军的。光荣的法兰西愿意抬高她的敌人。但是,说起来也可能我们所谓的毛奇<sup>③</sup>的能干只是勒伯夫<sup>④</sup>的愚蠢。我们会看到的。

你们在犹豫,这可以理解。跳到巴黎的脖子上来是很难的。我们的项链上镶着钉子。

你们有两种根本不为欧洲所欣赏的对策:

让巴黎饿死。

把巴黎炸死。

干吧。我们等着你们的炮弹。不过,普鲁士国王,要是你们有一颗炮弹落在我的房顶上,这会证明一件事,就是我不是品达

---

① 布鲁斯人即普鲁士人。

② 汪达尔人是日耳曼民族,是文物艺术的破坏者。

③ 毛奇(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

④ 勒伯夫(1809—1888),法国元帅。

罗斯,而你们也不是亚历山大<sup>①</sup>。

普鲁士人,有人给你们提出另一种计谋。这就是对巴黎围而不攻,把你们的勇气留下来对付我们不设防的城市,我们的乡镇,我们的茅屋。你们会勇敢地撞进这些开着的大门,在屋里待下来,握着火枪,向你们的俘虏勒索钱财。中世纪见过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匪窟里还能见到。目瞪口呆的文明也许会见识到大气魄的土匪行径。也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民拦路抢劫另一个人民。我们打交道的人不再是阿米尼乌斯,而是剥皮者约翰。不!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普鲁士攻打巴黎,但是德国不会抢劫村庄的。杀人,好吧。偷盗,不会。我们相信各国人民是诚实的。

普鲁士人,攻打巴黎吧。包围吧,围困吧,炮轰吧。

你们试试看。

这段时间,冬天要来了。

还有法国。

冬天,就是说下雪,下雨,严寒,薄冰,上霜,冰冻。法兰西,就是火。

巴黎会抗击的,请放心。

公民们,人人上前线!今后,此地只有法国,对面只有普鲁士。只剩下这件紧迫的事情。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战斗。明天的问题是什么?取胜。每一天的问题是什么?死亡。不要转向另一边。你对责任应有的回忆是忘掉自己。团结和统一。抱怨,怨恨,积怨,仇恨,都丢到九霄云外去。让这些糊涂东西随大炮的硝烟散去。让我们相爱,共同战斗。我们人人有相同的优

---

<sup>①</sup> 品达罗斯是古希腊诗人。亚历山大大帝攻占底比斯城后,将城中居民作为奴隶出售,但释放诗人品达罗斯的后裔。

点。有谁当过流亡者吗？我一无所知。某某人曾经被流放过吗？我不认识此人。再没有著名人士，再没有个人抱负，我们的头脑里一无所有，只有四个字：大家得救。我们只是惟一的一个法国人，只是惟一的一个巴黎人，只是惟一的一颗心；只有惟一的一个公民，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哪儿有突破口，就有我们的胸膛。今天抵抗，明天解放；仅此而已。我们不再是血肉之躯，我们是铁石之躯。我再没有我的名字，我叫祖国。面向敌人！我们人人叫法兰西，叫巴黎，叫城墙！

我们这座城，会有多美丽！请欧洲等着看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吧；请她等着看到巴黎成长壮大吧；请她等着看这座非凡的城市闪闪发光吧。巴黎会使世界感到害怕。这个迷惑人的人身上是个英雄。这座有头脑的城市是有天才的。当她向塔巴兰<sup>①</sup>转过身子，值得让荷马大书特书。大家会看到巴黎是懂得如何去死的。夕阳西下时，奄奄一息的圣母院心情好得很。先贤祠<sup>②</sup>在想，该如何迎接这批有权进来的人民进自己的大殿。长驻的自卫队勇敢，机动的保安队无畏；新战士看他们的脸，老兵看他们的步伐。孩子们唱着歌挤在队伍里。从今往后，每当普鲁士进攻，隆隆炮声中，街上看得见什么？看见妇女们在微笑。巴黎啊，你曾给斯特拉斯堡雕像的额头戴上鲜花的王冠；历史将给你的额头戴上星星的王冠！

一八七〇年十月二日于巴黎

---

① 塔巴兰(1584—1633)，巴黎的江湖骗子。

② 先贤祠是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安葬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



## 就《惩罚集》问世致《世纪报》社长的信

巴黎版的《惩罚集》于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日问世。巴黎被围已经一个多月。诗集和巴黎人民同时被困在城内。

《世纪报》社长先生：

《惩罚集》从未给作者带来一分钱，他对此毫无怨言。今天，巴黎版第一批五千册<sup>①</sup>的出售却有五百法郎的赢利。我请求将此五百法郎捐出来购买大炮。

此致兄弟般的敬礼。

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

<sup>①</sup> 巴黎版的《惩罚集》两天内售出五千册，头两个月共售出二万二千册。

文学家协会写信给雨果,要求将朗诵《惩罚集》中诗篇所得  
购买一门大炮,献给巴黎。

亲爱、尊敬的主席:

文学家协会想给国家抗战捐献一门大炮。

协会想到由巴黎第一流的艺术家朗诵《惩罚集》中的某些诗  
篇,这本书和共和国一起流亡后返回法国。

协会为给共和国增光的你感到骄傲,十分感谢你给予同行  
间的照顾,把整个上午的收入献给祖国,协会请求你让我们把这  
门炮命名为“维克多·雨果号”。

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巴黎

## 雨果的回信

尊敬、亲爱的同事们：

我祝贺你们爱国主义的倡议。你们信任我。我感谢你们。

请用《惩罚集》好了，为了保卫巴黎，你们，以及这些艺术家和助手们，请放心使用《惩罚集》。

如有可能，请为保卫这座庄严的不可侵犯的城市增加一门炮，她仿佛是祖国里的一个祖国。

亲爱的同事们，请听我的一个请求。不要拿我的名字给这门炮。以那座大无畏的小城市的名字给炮命名，此时此刻，小城和斯特拉斯堡共同分享欧洲的钦佩心情，小城被打败，但巴黎会打赢。

但愿这门炮耸立在我们的城墙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被谋杀了；一座没有武装的城市遭到一支在十九世纪盛世变成一帮土匪的军队的洗劫；一片和平的民居变成了一堆废墟。一户户人家在自己家里被屠杀。野蛮的杀戮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手无寸铁的居民们惟一的依靠，只有绝望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受到炮轰，扫射，抢掠，放火；但愿这门炮为他们报仇！但愿这门炮为做母亲的、为孤儿、为寡妇报仇；但愿这门炮为失去父亲的儿子、为失去儿子的父亲报仇；但愿这门炮为文明报仇，为天下的荣誉报仇，为被这场万恶的胡乱诡辩的战争羞辱的人类良心报仇！但愿这门炮手下无情，迅若雷电，面目狰狞；一旦普鲁

上人听到这门炮轰响，如果问大炮：你是谁？但愿大炮回答：我是闪电！我的名字叫“沙托丹<sup>①</sup>号”。

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日于巴黎

---

① 沙托丹是法国城市，一八七〇年十月经过艰苦的战斗，才被普鲁士军队占领。

## 致莫里斯和瓦克里两位先生的信

《言行录》在巴黎公社这段时期内,收有三首诗作:《呐喊》,《不要报复》和《两件战利品》。这三首诗都收入《凶年集》,详见《雨果诗选》中的有关译文。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正经历一场危机。

你们问我的全部想法,我可以仅仅说一句:就是你们的想法。

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一致。公众以为我参与《集合报》的工作,以为我如果不是编辑,至少是受我的影响,其实没有;我在你们报上写过,我是《集合报》的普通读者,仅此而已,你们比谁都清楚,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好吧,公众的错误也是有道理的。其实,在你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之间,你们的评价和我的评价之间,在你们的良心和我的良心之间,是绝对的一致。请允许我指出这一点,并为此感到庆幸。所以,在目前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时刻如果结局不好,会是无法补救的,你们每天上午在《集合报》说出了你们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解。而你们在巴黎写的东西,正是我在布鲁塞尔想的内容。危机的解决可能在于有那么一点明智:互相和解。这样,结局会是和平的。否则,会有你死我活的战争。大家的问题是不会了结的,因为这是一刀砍出来的解决办法。

一八六九年四月,我写过四个字,可以解决一八七一年四月的复杂情况,我还加上一切复杂情况。这四个字,你们是记得的:调解和和解。前两个字用之于思想,后两个字用之于人。

解救的办法应该在此。

我和你们一样,我在原则上赞成公社,在实施时反对公社。

当然,巴黎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巴黎是一个公社,如同她是最杰出的公社,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公社。巴黎的公社是共和国的法国促成的结果。怎么说!伦敦是公社,巴黎就会不是!伦敦在寡头政体下存在,而巴黎在民主政体下会不存在!伦敦城能有这些权利,把英国国王干脆挡在自己门外。到庙的栅栏口,国王结束,人民开始。大门关上,国王进去要付罚款。君主制度尊重伦敦,而共和国会践踏巴黎吗!提出这些情况就足够了;我们不必坚持。巴黎有权是公社,如同法国有权是共和国,如同我有权是公民。共和国的确切定义是这样:我是自己至高无上的主人。这样,共和国是无须投票的。共和国有自然的权利,而自然的权利不必交由投票决定。而一个城市和个人一样,也有自我;在一切城市中间,巴黎有最高的自我。正是这个最高的自我以公社的形式确定下来。公社无权夺走法国的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更无权夺走巴黎的公社。

所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排除另一方,由此产生这样严格的、绝对的、逻辑的结果:相互理解。

全国的自我采取共和国这样的形式;地方的自我采取公社这样的形式;个人的自我采取自由这样的形式。

只有在这样的三重条件下,我的自我才是完整的,我才是公民;我的人身有自由,我的住所有公社,我的祖国有共和国。

清楚了吗?

巴黎宣布自己是公社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除了权利,还有机会。

真正的问题出在这儿。

让冲突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外战之后是内战!甚至等不及敌人撤走!让胜利的国家笑话被打败的国家在自杀!给普鲁士,给这个帝国,给这个皇帝看戏,马戏团里的野兽互相撕咬,而这马戏团竟是法国!

撇开一切政治上的考虑,先不分谁对谁错,这就是三月十八日的罪行。

选择的时机是很糟糕的。

但这个时机是选择的吗?

是谁选的?

是谁造成的三月十八日?

让我们来看看。

是公社吗?

不是。公社还不存在。

是中央委员会吗?

不是。中央委员会抓住了机会,可没有创造出机会。

那么是谁造成的三月十八日?

是国民议会;更确切地说是多数派。

可减轻罪行的情节:多数派不是有意造成的。

多数派及其政府仅仅只是想夺走蒙马特尔的大炮。小小的动机却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好吧。夺走蒙马特尔的大炮。

这是个想法;又是怎么干的呢?

干得很聪明。

蒙马特尔人睡了。他们夜里派士兵去夺炮。大炮到手,这才发现要把炮运走。要运走大炮,就需要有马。要多少?一千

匹。一千匹马！哪儿找一千匹马？他们这件事没想过。怎么办？他们派人去找马，时间过去，天亮了，蒙马特尔苏醒了；人民跑过来要自己的大炮；人民开始时没想到这件事，但是，既然人家抢了他们的炮，当然要把炮要回来；士兵们让步了，炮被夺了回来，一场起义爆发了，一场革命开始了。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

是政府，不是故意要这样，也不知道会这样。

这名无辜者当然是有罪的。

如果国民议会让蒙马特尔平安无事，蒙马特尔本来是不会把巴黎发动起来的。那本来也就不会有三月十八日。

还要加上：克莱芒·托马和勒贡特两位将军<sup>①</sup>本来也不会死。

我仅仅以历史的冷静陈述事情经过。

至于公社，既然公社包含了原则，她本来可以晚一些出现，等普鲁士人走了以后。她本来会来的是时候，而不是不是时候。

公社本来会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场灾难。

这种种的一切里面，是谁的错误？多数派政府的错误。

是罪人，这又能叫人情有可原。

不过，不行。

如果波尔多的国民议会能听取有人劝告它返回巴黎的话，尤其是听取路易·勃朗<sup>②</sup>响亮正直的滔滔演说，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本来不会发生，本来也不会有三月十八日。

再说，我也不想加重保王党的多数派的过错。

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这是它的错，这又不是它的错。目前

---

① 勒贡特将军是被派去夺炮的。托马将军当时路过。两人在群众的要求下被就地枪决。

②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的情况如何？一场可怕的误会。

相互之间几乎不可能理解。

我说不可能，据我看来这个困难的理由是这样：

战争堵死了巴黎，就孤立了法国。法国没有了巴黎，就不成为法国。国民议会是这样，公社也是这样。两个幽灵。国民议会不是法国，而公社更不是巴黎。这不是它们两者的错误，但两者都是暴力事实的结果，也都代表了这个暴力事实。我要强调，国民议会是由脱离了巴黎的法国任命的，公社是由脱离了法国的巴黎任命的。两个选举的根子上是有毛病的。法国要有良好的选举，必须征求巴黎的意见；巴黎要真正由当选者来代表，必须代表巴黎的人也代表法国。而今天的国民议会并不代表它躲而避之的巴黎，不是因为它憎恨巴黎，而是更令人伤心，是它不认识巴黎。不认识巴黎，太有趣了，可不是？好吧，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认识太阳。我们只知道有黑子，这就是国民议会对巴黎的全部认识。我再说一遍。国民议会不反映巴黎，而公社一边，都是由陌生人组成的，不反映法国。只有一方的代表深入另一方，和解才有可能；两个方面，议会和公社，要有同一颗灵魂，法兰西，要有同一颗心脏，巴黎。现在没有。由此，拒不互相理解。

这是中国出现的现象：一边是鞑靼人，另一边是中国人。

与此同时，公社体现了一个原则，体现了城市生活，而国民议会也体现了一个原则，体现了国民生活。只是，在国民议会里和在公社里一样，我们可以依靠的是原则，而不是人物。这是不幸所在。选择又是令人沮丧的。人物失去原则。这是双方的理由，也是双方的过错。没有更加复杂的事情了。

这个形势产生了狂热。比利时报纸宣称公社即将查禁《集合报》。这有可能。无论如何，你们不必害怕会缺少查禁。如果你们不被公社查禁，你们也会被国民议会查禁。关键的理由是

遭致走极端的放逐。

总之,你们和我,不论有什么责任,我们都会尽责的。

有这样的确信,我们就满足了。良心像大海。不论海面上风暴如何猖狂,海底是平静的。我们会尽责的,反对公社和反对国民议会是一样的。

我们无所谓,重要的是人民。有些人利用人民,另一些人背叛人民。这整个形势中,有不够明朗的地方;上面是愚蠢,下边是惊慌。

三月十八日以来,巴黎由一些陌生人在指挥,这不是好事,而由一些无知者掌握,这更加糟糕。除了几个与其说在领导,不如说在追随的领袖外,公社就是无知。我不要举其他的证明,只要看推倒铜柱<sup>①</sup>的动机;这些动机是由铜柱引起的回忆。如果拆毁古迹是因为古迹引起的回忆,那我们要推倒帕台农神庙,神庙使人想起异教的迷信,要推倒阿尔罕布拉宫<sup>②</sup>,宫殿使人想起伊斯兰教的迷信,要推倒罗马斗兽场,斗兽场使人想起那些残忍的野兽吃人的节日场面,要推倒金字塔,金字塔是法老的坟墓,世世代代使人想起这些可恶的国王;要推倒一切庙宇,首推拉姆塞约庙,推倒一切清真寺,首推圣索非亚大教堂<sup>③</sup>,推倒一切大教堂,首推巴黎圣母院。一句话,要拆毁一切;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古迹都是在帝王统治下建造的,人民还没有建造自己的古迹。毁掉一切,这就是要做的事情吗?显然不是。所以,他们做的是不要做的事情。想要做而做坏事,这是卑鄙;不想做而做坏事,这是无知。公社和国民议会有同样的原谅理由:无知。

---

① 指旺多姆广场的铜柱,用拿破仑一八〇五年在奥斯特利兹战役中缴获的一二五〇门大炮铸成。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巴黎公社决定拆毁铜柱。

② 阿尔罕布拉宫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宫殿,建于十三至十四世纪。

③ 圣索非亚大教堂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一四五三年改为清真寺。

无知,这是公众的巨大伤口。这是当前一切荒唐的解释。从无知生出轻率。这可危险呀!

黑夜里,我们可以走向悬崖,而无知时,我们可以走向犯罪。

一切开始时是愚蠢的行为,到头来变成残暴的行为。

行啊,以下就是这样的行为,刚刚开始,太不应该;这是人质法令。<sup>①</sup>

你们像我一样,每天向人民的良心揭露这个丑恶的法令,这灾难可耻的起点。这个法令会反过来伤害共和国。我一想到由此会产生的种种情况,我就颤栗。不管怎么说,公社里是有正直和诚实的人的,公社是接受这个法令,而未必是投票通过法令。这是四五个专制独裁的人做的好事,太可恶了。把无辜的人关起来,要他们为别人的罪行负责,这是把强盗行径当成政府手段。这是强盗政治。如果在此非常的时刻,推出这项法令的混蛋们能找到匪徒执行法令,那真是伤心,真是可耻!这会有怎么样的反作用!你们就会看到有报复!我不想做任何预言,但我可以想象有白色恐怖回应红色恐怖。

公社所代表的事物是巨大的;她可以做出来一件件大事,而她做的是一件件小事。一件件小事又是一件件可憎的事情,这就可悲了。

我们再要说清楚。我是一个革命的人。我从青少年时代起,从我政治上是保王党人、文学上是革命者的时代起,当时既接受我那个把我留在过去的教育,又接受我那个把我推向未来的天性,我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的人而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接受伟大的必然性事物;有一个条件,即这样的必然性事物是证实原

---

① 一八七一年四月五日,公社颁布“人质”法令,规定每处死一名在押的公社社员,作为报复,处死三名人质。

则,而不是动摇原则。

我的全部思想在这两极中间摇摆:文明,革命。

当自由岌岌可危时,我说:文明,但要革命;当秩序处境危险时,我说:革命,但要文明。有人所说的矫枉过正有时候是有用的,在某些时刻甚至是必须的。有的时候,为了让思想中落后的一面前进,还需要把另一面向前推得稍稍远一点。我们压迫蒸汽;但可能会爆炸,锅炉可能会开裂,机车可能会出轨。一个政治家是个机车工。善于把一切险情引向一个伟大的目标,根据原则穿越危险、不怕阻拦而取得成功的科学,这是政治。

但是,在公社的行动中,我们见到的不是原则的矫枉过正,面是对原则的否定。有时候,更是对原则的嘲弄。

由此面来的是所有伟大的良心的抵制。

不行,科学之城不能有无知来掌握;不行,人道之城不能由同等报复来统治;不行,光明之城不能由盲目来引导;不行,巴黎,要活得明白,不能活得羞愧;不行,不行,不行!

公社是一件做坏了的好事。

这种种的错误归结为两个不幸:时间选得不好,人物选得不好。

我们再也不能陷入这样的荒唐中去了。人家想象得出巴黎说起统治她的人:“我不认识他们!”我们不要一个黑夜不够,再来一个黑夜;我们不要事实的问题之外,再加上人物的不解。怎么说!和未知数打交道还不够,还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未知数之大大得可怕;陌生人之小小得更可怕。

面对巨人,要有金刚;人家却找个侏儒!

不可理解的社会问题冒出来,在地平线上越来越大,顷刻间层层叠叠。我们所有的光明用来驱散这些黑夜都不嫌其多。

这些话,我是信手写下的。我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

我接着头上的话总结。告一段落吧。

在可能的情况下,思想进行和解,人物进行调解。

从双方都应该感到有必要相互理解,就是说相互原谅。

英国会接受特权,法国只接受权利;这就是君主制和共和国之间主要的差别。这也是为什么说起伦敦城有特权,我们只提出巴黎要权利。巴黎根据这项权利,巴黎愿意、可以、也应该给法国、给欧洲、给世界提供公社保护主,提供模范城。

巴黎是进步的示范农场。

假设是正常的时代;面对是共和国主人的人民,没有保王派的立法会议多数派,没有财政纠纷,国土上没有敌人,没有创伤,没有普鲁士。公社制定的巴黎法律对国民议会制定的法国法律,既是侦察兵,又是先驱者。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巴黎要承担欧洲的角色。巴黎是推进器。巴黎是天下的启蒙者。她前进时证明有运动。巴黎并不离开她和自己责任相同的权利,可以在城内废除死刑,宣布妇女权和儿童权,号召妇女投票,颁布免费义务教育,给世俗教育捐助,取消新闻诉讼,实行广告、张贴、贩卖、结社和集会的绝对自由,拒绝帝国的法官行使审判权,确立由选举产生法官,对商事法庭和劳资调解人的制度进行试验,作为司法改革的基础,把陪审制度推广到民事案件,出租教堂,对任何信仰不予接受,不付工资,不加迫害,宣布银行自由,宣布劳动权,把公社工场和公社商店作为劳动权的机构,两者之间借公债式信用货币连接起来,取消入市税,确立惟一的税,即所得税;总之,废除无知,废除贫困,在创建城市的同时创立公民。

但是,有人会说,这会是建立国中之国。不,这是给船上领航员。

让我们想象巴黎,这样创造的巴黎。多么崇高的运作!多么庄严的创新!革新接二连三而来。巴黎是巨大的试验场。文

明世界聚精会神地观看,观察,借用。法国看着进步在自己眼前一块一块地慢慢地构筑起来;法国借鉴的内容再由欧洲借鉴。政治实验一边前进,一边创造政治科学。没有任何东西是放任自流的。再没有会害怕的震荡,再没有摸索,再没有倒退,再没有反动;也没有突然的政权背叛,也没有突然的人民愤怒。巴黎说的话是为世界说的;巴黎做的事情是为世界做的。没有任何别的城市,没有任何别的人群,有这样的特权。英国的“所得税”很成功;但愿巴黎会采纳,证据会有的。导致纸币发行权的银行自由,在英吉利海峡群岛上充分实施;但愿巴黎会实行,进展会被接受的。巴黎在运动,就是天下的生活在活动。再没有死气沉沉,再没有劳而无功。主动轮转动,齿轮传动系统服从,人类庞大的机器从今后和平地运作起来,不停不歇,没有震动,没有颠簸,没有断裂。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欧洲的进程开始了。

我们失去过我们的边界;当然,战争会把边界还给我们;但是,和平把边界还给我们还得更好。我领会的和平是这样理解的,这样实践的,这样使用的。这样的和平会给我们的比恢复法兰西本来面目的法国更多;这样的和平给我们的是成为欧洲的法国。有了以巴黎为动力的欧洲的进程,我们推动形势,德国醒来的时候突然被捆住,又突然被欧罗巴合众国所解放。

对我们的当权者作何想法?有了巴黎这个文明和最高权力的神奇工具,而竟不加以使用!

无论如何,存在于巴黎的事物将会走出巴黎。巴黎的公社迟早会得到承认。大家会惊讶地看到公社这两个字满面红光,从可怕变为和平。公社将是一件可靠的安静的事业。我刚才简略地指出的最终的文明过程既不容许撬锁,也不容许爬墙,文明和大自然一样,只有两种方式:点滴渗透和发扬光大。前者制成活力,后者制成光明;大家通过前者成长,大家通过后者放眼世

界；人和事物一样，只有这两种需要：生长和光明。

勇敢、亲爱的朋友，我握你们的手。

最后一句话。不论有哪些事务把我留在布鲁塞尔，如果你们认为需要我来巴黎，毫无疑问，不论为什么事情，你们只要向我表示一下，我会马上跑来的。

四月二十八日于布鲁塞尔<sup>①</sup>

---

① 博尔达斯出版社《雨果全集》的编者有注：这封信的日期是伪托，原信是事后补写的，撰写的时间在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九月十五日之间。此信收入《言行录》出版前，曾于一八七二年三月六日由莫里斯和瓦克里主编的《集合报》摘要刊登。

## 致《比利时独立报》社长的信

巴黎公社的历史发展急转直下。雨果批评公社滥用暴力的诗篇刊出后,各报纷纷转载,包括凡尔赛反动政府的报纸。但是,《不要报复》中有如下的诗句:

我流亡二十春秋,赢得严峻的权利;  
独自对狂暴行为,我可以置之不理,  
可以不让盲目的盛怒闯进我灵魂;  
如果看到有东西在威胁我的敌人!  
铁链,门闩,阴森的牢房,我就会爱他,  
就是放逐我的人,我也会开门接纳,  
可以说,遭到放逐也未必没有好处,  
我会去拯救犹太,如我是耶稣基督。

五月底,已是“浴血的一周”。开始有公社社员越过国境线,来比利时寻求避难。五月二十五日,比利时外交部长达纳唐先生在众议院作证时表示,政府不承认公社社员是政治难民,拒绝庇护公社社员。五月二十六日,雨果给《比利时独立报》社长写信:

先生:

我抗议比利时政府关于巴黎失败者发表的声明。



不论别人怎么说,不论别人怎么做,这些战败者是一些政治人物。

我没有和他们待在一起。

我接受公社的原则,我不接受那些人。

我抗议过他们的行为:人质法令,报复,随意逮捕,侵犯自由,推倒铜柱,侵犯权利,侵犯人民。

他们的暴力曾经使我感到愤怒,如同对立派的暴力今天也会使我感到愤怒一样。

推倒铜柱是一件亵渎民族的罪。焚毁卢浮宫本来有可能是一件亵渎文明的罪。

但是,野蛮的行为是无意识的,不是卑鄙的行为。发狂是一种疾病,不是一种大罪。无知不是无知者的罪行。

铜柱被推倒对法国来说是伤心的时刻;卢浮宫如果被毁,对各国人民来说本来会是永远的悲哀。

但是,铜柱将会重立,卢浮宫已经得救。

今天,巴黎被夺了回来。国民议会打败了公社。是谁造成的三月十八日?国民议会和公社之间,谁是真正的罪犯?历史会有公论的。

巴黎的大火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两个纵火犯吗?拭目以待,再作判断。

我从来不理解比约雷<sup>①</sup>这个人,而里戈<sup>②</sup>使我惊讶到愤怒的地步;不过,枪毙比约雷是罪行;不过,枪毙里戈是罪行。

公社的罪行,若阿纳尔及其叫人枪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士兵们是罪犯;国民议会的罪行,叫人枪杀儒尔·瓦雷斯,博斯凯,

---

① 比约雷是巴黎公社委员,担任多种任务,后判流放,在流放中逝世。

② 里戈是巴黎公社委员,任公社的检察官,是逮捕和处决人质的负责人,于五月二十四日被杀。

帕里塞尔,阿穆鲁,勒弗朗塞,布吕内尔和东布罗夫斯基<sup>①</sup>的人是罪犯。

我们不要把愤怒的情绪发泄在一边。这个问题上,国民议会的人员和公社的人员都有罪行,罪行是明显的。

第一,对于一切文明人来说,死刑是可憎的;第二,不经审判的处决是卑鄙的。第一件事再也没有权利了,第二件事从来就没有权利。

首先审判,其次判刑,最后是执行。我可以指责,但我不会羞辱。你受法律保护。

如果你不经审判杀人,你是谋杀。

我再说比利时政府。

它拒绝庇护权是错了。

法律允许它拒绝,权利禁止它拒绝。

我给你写信,我有一条格言:“赞成权利,反对法律。”<sup>②</sup>

庇护权是古老的权利。这是不幸者神圣的权利。

在中世纪,教会甚至把庇护权给予弑父者。

至于我,我声明如下:

这项庇护权,比利时政府拒绝给予战败者,我来提供。

在什么地方?在比利时。我给比利时这个荣誉。

我在布鲁塞尔提供庇护权。

我在街垒广场四号提供庇护权。

有一个战败者,一个称为公社的集体中的人,这公社谈不上是巴黎选举出来的,就我本人而言,是我从来没有赞成的,有这样一个人,即使是我个人的敌人,尤其当他是我的敌人,他

---

① 东布罗夫斯基于五月二十三日在战斗中阵亡。阿穆鲁被判服终身苦役。儒尔·瓦雷斯,帕里塞尔,勒弗朗塞和布吕内尔被缺席判处死刑。

② 原文是拉丁文。

来敲我的门，我开门。他在我的家里，他是不可侵犯的。

难道我会出于偶然成为比利时的外国人吗？我不相信。我感到自己是每一个人的兄弟，是每一个国家的客人。

无论如何，一个公社的难民到我家里，这将是一个战败者在一个流亡者的家里；是今天的战败者在昨天的流亡者家里。

我毫不犹豫地说，两件事都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弱小者保护另一个弱小者。

如果一个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他进入我的家里。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他从我的家里拉走的。

我这儿说的是政治人物。

如果有人到我的家里抓走一名公社的难民，此人抓我好了。如果有人把公社的难民交出去，我会跟着他走的。我要分享他受讯问的命运。为了捍卫权利，你们会看到被凡尔赛国民议会打败的公社的人身边，有个共和国的人，他曾经是波拿巴的流亡者。

我会尽到我的责任。原则是高于一切的。

再说一句话。

可以肯定地说，英国是不会把公社的难民交出去的。

为什么要把比利时置于英国之下呢？

比利时的荣誉，在于这是一个庇护所。不要夺走比利时的这个荣誉。

我捍卫法国的同时，也捍卫比利时。

比利时政府会反对我，但是比利时人民会和我在一起的。

不论如何，我有我的良心。

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布鲁塞尔

上信发表后,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的夜间,发生了暴徒半夜袭击雨果住宅的恶性事件。比利时政府不是调查和严惩凶手,而是作出以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尔德二世的名义、有莱奥波尔德签字的如下决定:

“下令维克多·雨果先生,文学家,六十九岁,出生地贝桑松,居住地布鲁塞尔,立即离开王国,禁止今后返回王国,否则处以一八三五年七月七日法令第六条规定的处罚。政府司法部部长负责执行本决定。

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立于布鲁塞尔。”

## 致《比利时独立报》社长的第二封信

先生：

我刚刚读到议会的会议情况。我感谢所有雄辩的发言人不是为不足挂齿的我辩护，而是为至关重要的真理辩护。至于和我相关的政府文件，我宁可保持沉默。被驱逐的人应该宽宏大量。不过，我应该回答两个人说的话，部长说的话和市长说的话。部长达纳唐先生根据我眼前看到的记录，本来最好宣读一份“由我签字的”谈话记录。市长安斯帕克先生说起由我儿子发表的事实经过：“这是故事。”事实经过是千真万确的真相，说得轻了，而不是重了。安斯帕克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我是用下述的措辞，向到我家里来的不同警察局官员申报事实的：今天夜里，有座房子，我家的房子，住着四名妇女和两个小孩，遭到一帮匪徒猛烈的攻击，喊着杀人的叫嚣，用石头砸烂玻璃窗，还想爬墙撬门。攻击从夜里十二点半开始，到两点一刻结束，天亮了。这样的事情，六十年前黑森林<sup>①</sup>里见到；今天，在布鲁塞尔见到。

这事是有加重情节的罪行。早上六点，皇家检察官应该到我家来；案发现场应该有司法认证，常规的司法调查应该开始，五名证人应该立即传讯，三个女仆，夏尔·雨果夫人和我。这种种事情一点都没有。没有一个预审法官前来；没有任何损失的

---

<sup>①</sup> 黑森林是德国西部地区的名字。

法律鉴定,没有任何查问记录。明天,一切痕迹几乎都会消失,证人将会散掉;这儿,什么都不想看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警察部门充耳不闻之后,司法部门视而不见。司法上不收集任何证词,而首先应该传呼的主要证人,却把他驱逐出境。

这些说完,我可以走了。

一八七一年六月一日于布鲁塞尔

## 致比利时人民的代表库弗勒尔、德菲索、 德莫尔、吉耶里和若特朗先生的信

各位先生：

我一定要公开地感谢你们；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因为我个人在如此大的问题上又算什么？但是，以你们想维护的权利的名义，以你们想澄清的真相的名义。你们的做法是正派人的做法。雄辩地提出质询的发起人德菲索先生以高尚、庄严的言辞愿意为我提供庇护，使我深为感动。我没有接受使用。万一阵雨般的石头死命地跟着我而来，我不想让这些石头砸在他家的屋子上。

我离开了比利时。情况很好。

至于事情本身，再也简单不过了。我先是谴责公社的罪行，我认为我有责任谴责反动派的罪行。这样一碗水端平，有人不乐意。

情况再也没有比政治问题中搀杂社会问题更不明朗的了。这不明朗的情况要调查，有时候也使历史感到为难，对不论什么党派的失败者是有利的；不明朗要审查，这就把他们庇护了起来。任何失败的事业都是要预审的案件。我以前是这样想的。先审查，再审判，尤其在判刑之前，尤其在处决之前。我本来并不以为这个原则是可以怀疑的。看起来，马上把人杀掉更好。

在法国所处的情况下，我本来想比利时政府会开放国界的，保留庇护权所固有的审查权，不会不加区分地把难民交给不加

区分地枪毙难民的法国反动派。

我更为信条附上实例,宣称至于我自己,我在我的家里维持庇护权,即使我的敌人向我恳求,到我家门口,我也会为他开门的。这件事首先为我招来五月二十七日夜里的攻击,接着是符合手续的驱逐出境。今后,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了。彼此互为补充;第二件事保护第一件事。未来会自有公论。

这些不是痛苦的事情,我很容易就忍了。也许,在我的生命里总有一点流亡是好事。

再说,我始终不会将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混为一谈,在比利时,我有幸长期受到款待,因此,我原谅政府,我感谢人民。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于卢森堡市



## 致《比利时独立报》社长的最后一封信

先生：

请允许我纠正以下事实。

五月二十五日，达纳唐先生以比利时政府的名义说：

“我可以向众议院保证，政府会以最大的坚定和最大的警惕，承担自己的责任，它会使用它拥有的权力，阻止这些人涌入比利时的土地，他们都不配有人的名字，在任何文明国家都会受到审讯。（全体席位上热烈赞成）

“这不是些政治难民；我们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于是，边界关上。于是，拒绝审查。

我是为此才提出抗议的，声明审判之前需要等待，至于我，如果政府在比利时取消庇护权，我在自己家里维护庇护权。我二十六日写出抗议信，此信二十七日发表；二十七日当天夜里，我的家被袭击，三十日，我被驱逐出境。

三十一日，达纳唐先生说：

“每个特别的案例会审查，当情况不是属于法律的范畴时，不会执行法律。政府仅仅执行法律。”

这样，边界开放了。审查被接受了，这正是我所要求的事情。

是谁说的话变了？是我吗？不是，是比利时部长。

他二十五日关闭边界，我二十七日抗议，他三十一日重开边界。

他把我驱逐出境,但是,他听从我的话。

政治失败者在比利时享受的庇护权,我自己丢失了这个权利,但为他们赢得了这个权利。

我对此满足了。

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一八七一年六月六日于卢森堡市

维克多·雨果走后,比利时自由派报纸揭露,五月二十七日夜间袭击街垒广场的为首分子之一,是内政部长的儿子。此外,布鲁塞尔市市长安斯帕克先生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荣誉勋位的三级勋章。

## 致菲安登朋友们的信

维克多·雨果从比利时被逐后，来到卢森堡的边境小城菲安登。当地有一个叫《工人之琴》的劳动者合唱团组织，于七月二十日又一次为诗人举行演唱会。雨果致辞答谢。

菲安登的朋友们：

你们稍微打乱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今年这一年，对我来说，以一声喝彩开始，却刚刚以相反的结果结束；我对此并没有不乐意，被嘘的声音矫正鼓掌的声音；比利时给我帮了这个小小的忙；从任何我这把年纪的人应有的哲学立场看，我觉得巴黎的欢呼因为有布鲁塞尔的石头取得平衡是好事。你们打乱了这个平衡，你们在我身边重现的不是布鲁塞尔的作为，而是巴黎出现的情景；这一点也不像是嘘叫声。所以，今年的结束对我会和开始一样，是人民欢迎的真情流露。

好哇，我肯定不会埋怨。

我看到你们的领队是一位非常高贵的人士，保利·施特拉塞尔先生，你们的市长。他又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菲安登活在他的身上；他是议员，是市长，是菲安登的体现。他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是官员，更是灵魂。

我向他祝贺你们，我向你们祝贺他。

对，你们由衷的欢迎使我感到温暖。

你们是田间地头的人们，你们中间又有学习的人士，因为我

看到好几个教师。这是美好的混合。这样的组合是真正的人群的样本,由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组成,在劳动和思想的拥抱中概括了一切文明。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是第五次来了。在其他年头,吸引我来的是我自己的沉思,是我自己身上的倾向,喜欢美丽荒野的地方。今天,我被一阵风吹到这儿来;我感谢这阵风。

这阵风把我又吹到你们中间。农民们,工人们,我和你们相像;你们的团体叫《工人之琴》,多么动人又动心的名字!其实,你们和我,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也在挖掘一条田沟,你们也在咏唱一首颂歌。你们和我一样歌唱,我和你们一样耕耘。我的田沟,是坚硬的人的耕地;我用的犁铧,是我的精神。

你们刚才唱了几首美丽的歌曲。到场的有高贵和迷人的女性,我看到她们眼中有眼泪。如果我感谢你们时声音有些颤抖,你们不必惊讶。有一个时期以来,我更习惯于愤怒的喊叫,而不是心中的歌声,愤怒做不到的事情,同情可以做到。同情使我激动。

对,我喜欢菲安登这个地方。这个小城真是个进步的形象;这是一切历史的缩影。大自然开始先给小城厚爱;给新生的茅屋以一种有益健康的气候,一条充满活力的小河,一片肥沃的土地,有山坡种植葡萄,有大山生长森林。接着,大自然的赐予被封建制度夺走。封建制度占有大山,在山上建筑城堡主塔,占有森林,在林中放置强盗,占有河流,用铁链围住,占有土地,吞食收获,占有葡萄,喝掉美酒。于是,法国的大革命来了;因为,你们知道,光明是从法国来的,解放是从法国来的。(对!对!)法国大革命解放了菲安登。怎么解放?铲除城堡主塔。只要城堡活着,城市就是死城。城堡主塔死亡的日子,人民诞生了。全欧

洲有朝一日会来参观的菲安登壮丽的景色,是由两个同样是令人宽慰的美好事物组成的,一个凶恶,是废墟,一个喜悦,是人民。

朋友们,刚才你们在我身边歌唱时,我在倾听。有一首歌深深感动了我。这首歌尤其触动了我,我好像还听到它在唱。让我说给你们听。

乐队静了下来。乐器就没有了。只有人的歌喉在唱。

你们中间有个人,我看得见,我和他招手,当时站在一边,仿佛在集体外边;但是,在黑夜里,在树林下,几乎看不清他。我们听得到他的声音。

我们听到谁在唱?不知道。这声音庄严,高亢。黑暗中一个庄重的声音在说话,接着停下来,别人的声音应和着。所有一起唱的声音都很低沉,那个独唱的声音很响亮。没有更悲壮的声音了。真好像是有神灵在教导群众。

单调的歌声很庄严。歌词是德语;我听不懂歌词,但我听得懂歌声。我仿佛心中有译文。我倾听着大天使和广大群众的对话;各国人民恭恭敬敬的低声细语在和一位天才神圣的解释在应答。那个孤独的歌声在庄严地颤抖,其中似乎有翅膀的轻微抖动声。这超出了人类的语言。这仿佛是森林的歌声,是大自然的歌声,是黑夜的歌声,在给人,给所有的人,唉!给筋疲力尽的人,给满腹怨恨、一心复仇的人,给疲于战争、醉心复仇的人,给他们要永远从容安详的伟大建议。

在一个个低下的脑袋头上,在我们一场场的悲哀中间,在我们一个个的伤口中间,在我们一次次的敌意中间,这一切来自天上,这是爱心巨大的责备。

朋友们,音乐是某种梦。音乐给思想建议说不清的神秘问题。你们来听我歌唱;你们唱的歌,我说了出来。你们给我带

来了这个谜：和声协调，而我给了你们谜底：兄弟友爱。

朋友们，让我们斟满酒杯。在各国皇帝和各国国王的头上，我提出，为各国人民的和声协调干杯，为人人的兄弟友爱干杯。

## 就大仲马的葬礼给小仲马的信

大仲马是在普法战争的巴黎围城期间,在外省逝世的。一八七二年四月十六日,大仲马的灵柩运回作家的出生地维莱尔-科特莱安葬。维克多·雨果给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写信:

亲爱的同行:

我从报上得知,大仲马的葬礼将于明天四月十六日在维莱尔-科特莱举行。

我要留在一个病儿的身边,不能来维莱尔-科特莱了。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但是,我想至少要贴近你,我的心和你在一起。在这样一次痛苦的仪式上,我不知道如果我有机会说话,头脑里充满令人心碎的激动心情,眼下一座座的坟在我面前打开;我本来是想说几句话的。我想说的话,让我写给你吧。

在本世纪,没有任何人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大仲马;他的成功已经不是成功,而是胜利;他的成功响声震天。大仲马的名字不仅是法国的名字,而是欧洲的名字;不仅是欧洲的名字,是世界的名字。他的戏剧在全世界张贴海报;他的小说被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

大仲马是这些可以称为文明播种者的人物之一;他通过某种欢乐和高超的光明,净化人的精神,使人的精神更加美好;他使人的灵魂、人的头脑、人的智慧更加丰富;他创造了阅读的饥

渴；他挖掘人心，又在人心里播种。他播下的种，是法兰西思想。法兰西思想包含了大量的人道精神，结果凡是有法兰西精神深入的地方，便产生进步。像大仲马这样的人士受到巨大的欢迎，也由此而来。

大仲马诱人，迷人，吸引人，娱乐人，教育人。从他的全部作品中，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放射出法国特有的光辉。

这位精明的建筑大师建成的令人惊叹的作品中，具有戏剧的最悲壮的激情，具有喜剧的一切讽刺和一切深刻，具有小说的一切分析，具有历史的一切直觉。

这样一部作品中，没有黑暗，没有神秘，没有地道，没有谜；绝无但丁的东西，全是伏尔泰和莫里哀的东西；处处是光照，处处是红日高照，处处是遍地光明。优点有多种多样，难以胜数。四十年间，这个奇才扑在创作上，像个奇迹。

他什么也不缺：既有战斗，战斗是责任；又有胜利，胜利是幸福。

这个奇才有能力创造一切奇迹，甚至能把自己传至后代，传至不朽。他上路时，有办法留下不走。这个奇才，我们没有失去他。你仍拥有他。你的父亲在你身上，你的声誉继续他的英名<sup>①</sup>。

大仲马和我，我们年轻时是在一起的。我爱他，他也爱我。大仲马心胸高，才气更高。这是个高尚、仁慈的灵魂。

一八五七年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曾经来到过根西岛，在我流亡者的家里坐下来，我们曾经相约以后在祖国再见。

---

① 我们知道，小仲马和雨果在对待巴黎公社的问题上，持相反的态度。小仲马曾骂雨果是“崇高的笨蛋”。



一八七〇年九月，时机来了，而我的责任改变了；我不得不返回法国。

唉！这同一阵风刮起了相反的效果。

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大仲马刚刚离开巴黎。我都没有和他最后一次握手。

今天，我出席不了他出殡的行列。但是，他的灵魂看得到我的灵魂。要不了多久，我希望，我也很快，我会完成我此刻不能完成的事情，我会独自一人，去他安息的地里，他在我流亡时对我的拜访，我会去他的墓中回访他。

亲爱的同行，我朋友的孩子，我拥抱你。

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于巴黎

## 共和国周年致同胞的信

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巴黎的一些共和派人士想举行宴会,以纪念法国大革命第一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日。当时巴黎戒严,军事当局不许。但是,仍有少数共和派人士想借此机会交流思想,拟邀请雨果和路易·勃朗参加。雨果本人在根西岛,未能前往,便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同胞们:

你们很想要我出席你们的宴会。我出席宴会的是我的思想。所以,让我在你们中间说几句话。

朋友们,要有信心。我们并不像有人以为的那样一败涂地。

有三个皇帝,我们给他们三个日期:七月十四日,八月十日,九月二十一日。七月十四日铲平了巴士底狱,意思是自由;八月十日把杜伊勒里王宫赶下了台,意思是平等;九月二十一日宣布共和国,意思是博爱。这三个思想可以打败三支军队。这三个思想有能力揪住一切恶兽的衣领;概括成两个字:革命。大革命是伟大的驯兽师,如果专制制度有虎豹,那我们,我们有斗兽者。

既然有人在进行清点,我们也来清点一下。一边,有三个人,另一边,是各国人民。这三个人,的确,是三个霸主<sup>①</sup>。他们

---

<sup>①</sup> 一八七二年九月八日至九日,在俾斯麦的怂恿下,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奥地利皇帝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柏林开会。

拥有全部的神权和神权的特性：他们有宝剑，有权杖，有成文法，各自有自己的上帝，自己的神甫；他们有法官，有刽子手，有酷刑，有借助奴隶的力量建立奴隶制度的艺术。你们看过可怕的普鲁士军事法吗？所以，这些霸主都是上帝；我们对我们自己，只是人。对于古代的君主制度，现在是活着的过去，靠死人可怕的生命活着，对于幽灵国王，对于专制老制度，可以一挥手把四百万把砍刀拔出刀鞘，宣称武力大于权利，恢复称为征服的古老罪行，谋害，屠杀，抢劫，灭绝，把大批大批的群众赶往屠宰场，从不放弃有利可图的卑劣行为，偷取国家的一个省，偷取家里的一座钟，对于这样黑暗势力的大联合，对于这样密集、阴森、巨大的权力，我们有什么东西与之对抗？一线曙光。谁会胜利？光明。

朋友们，不要怀疑。对，法兰西会战胜的。三位一体的皇帝可以和任何的三位一体一样，不是统一。凡是不是同一的东西会分裂。第一个机会，是他们相互吞噬；还有第二个机会，是大地会颤抖。要让大地在国王们的脚下颤抖，只要有隆隆的雷声。隆隆的雷声在你们身上。雷声的名字叫伏尔泰，叫卢梭，叫米拉波。不，伟大的大陆先后被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照亮，不会掉进黑夜的；不，旺达尔人回来进攻文明是不可能的；要保卫世界，只要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在我们这儿。给人民带路的手段野蛮、目的野蛮的屠夫，命运的灾祸，聋哑群众的瞎了眼的领路人，突然入侵，武装侵略，洪水般淹没国家的军队，这一切，都是过去，可不是未来；重复冈比西斯<sup>①</sup>和宁禄<sup>②</sup>是荒谬的，让鬼魂复活是不可能的，把天下置于利剑之下是荒唐的尝试；我们是十八世纪的后代十九世纪，丹东的巴黎借助思想或宝剑，会战胜阿提

---

① 冈比西斯是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统治者。

② 宁禄是《圣经》中的猎人，被认为是战神。

拉<sup>①</sup> 的欧洲。

这我肯定,当然,你们也不怀疑。

现在,我提议祝酒。

但愿我们暂时的当政者不要忘记,君主制度的证据是西伯利亚,是施皮尔伯格<sup>②</sup>,是施潘道<sup>③</sup>,是朗贝萨<sup>④</sup>,是卡宴。共和国的证明是大赦。

我为大赦祝酒,大赦将会使全体法国人是兄弟,为共和国祝酒,共和国将会使各国人民是兄弟。

---

① 阿提拉(约 395—453),匈奴人首领,曾大举入侵欧洲。

② 施皮尔伯格城堡是奥地利帝国的国家监狱。

③ 施潘道是普鲁士军事要塞。

④ 朗贝萨是阿尔及利亚地名,是第二帝国的主要流放地。

## 为亨利·罗什福尔<sup>①</sup>求情的信

维克多·雨果于一八七一年十月给当时的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写信,为罗什福尔求情。一八七三年,他又给新当选的总统麦克-马洪写信。未果。现在,他又给副总理布罗伊公爵先生写信:

公爵先生,十分尊敬的同行<sup>②</sup>:

我是给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写信。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此刻正在实行。我们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亨利·罗什福尔先生,被判政治犯有罪,据说即将被送去新喀里多尼亚岛。任何认识亨利·罗什福尔先生的人都很清楚,他十分羸弱的体质是经受不住这样的流放的,或者是艰苦的长途跋涉把他折磨死,或者气候吞噬他,或者思乡病要他的命。亨利·罗什福尔先生是一家之父,留下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十七岁。

针对亨利·罗什福尔先生的判决书只剥夺他的自由,执行这项判决书的方式剥夺他的生命。为什么去努美亚<sup>③</sup>? 去圣玛格

---

① 亨利·罗什福尔(1831—1913),新闻记者,政治家,作家,早年投身新闻业,以坚定的共和主义立场反对第二帝国,一八六九年创办《马赛曲报》,一八七一年支持巴黎公社,一八七二年被判处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一八七四年越狱,留居日内瓦,一八八〇年大赦后回国,创办《不妥协人报》。

② 布罗伊公爵有历史著作,和雨果同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③ 努美亚是新喀里多尼亚岛的首府。

丽特岛<sup>①</sup>就足够了。判决书没有要求去努美亚。如果监禁在圣玛格丽特岛,判决书也能执行而没有加重。把人送到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加重对亨利·罗什福尔先生宣布的刑罚。这样的刑罚被减成了死刑。我提请你注意这种新型的减刑方式。

法国获知坟墓已经为这位杰出、英勇的名士打开的日子,将是法国悲哀的一天。

这是一位作家,一位独特、罕见的作家。你是部长,你是学士院院士,你双重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协助。你对可以预见、而且提出的灾难要分担责任,你能够、也应该干预,你采取这样高尚的行动,会更受人尊敬,撇开一切政治观点和激情不谈,我以你我都共事其中的文学的名义,先生,亲爱的同行,请求你在此关键的时刻保护亨利·罗什福尔先生,别让他出发,他会送命的。

部长先生,亲爱的同行,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一八七三年八月八日于奥德伊的蒙莫朗西别墅

布罗伊公爵的复信如下:

先生,亲爱的同行:

我在短期出游、离开巴黎期间,收到你特意给我写来的信,我立即把来信转给伯莱先生。

罗什福尔先生应该接受(如果政府的意见得到执行的话)一次十分细心的体格检查,只有在执行法律肯定不会危及罪犯生命和健康的情况下,才会下达出发的命令。

在此情况下,你大概会做出判断,罗什福尔先生具有的智力

---

① 圣玛格丽特岛在法国南方天蓝海岸的近海,上有国家监狱。

会增加法律的责任,而不足以成为减轻对他严重罪行惩罚的理由。一些受到他言论迷惑的无知或迷途的可怜人,他们留下了注定贫穷度日的家庭,可能更加有权得到宽容。

先生,亲爱的同行,敬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布罗伊

## 就佩特拉克逝世五百周年给同胞的信

一八七四年是意大利诗人佩特拉克逝世五百周年。法国阿维尼翁市拟在七月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组织庆祝佩特拉克的周年纪念活动。阿维尼翁委托沃克吕兹省省议会议长、前《南方民主报》主编圣马丁先生给雨果写信，盛情邀请他参加纪念活动。雨果复信如下：

尊敬的同胞：

你特意给我寄来的高贵而光荣的邀请，使我深为感动。我此刻留在大病初愈后的孙儿身边，我为不能前来感到难过。

我对这份英勇的《南方民主报》对我留下的回忆十分高兴。这份报仿佛是世界民主的前哨，每当我们听到《马赛曲》，就会想起它。

《马赛曲》是南方的声音；这也是未来的声音。

我很遗憾，不能到你们中间来。我本来会骄傲地以你们大家的名义，对这些高尚的意大利兄弟到伏尔泰的国家里庆祝佩特拉克表示欢迎。但是，我从远处激动地参加你们隆重的活动。这会吸引文明世界的注意力。佩特拉克曾是一个黑暗世纪里的曙光，在这称为十九世纪的进步的大南方，丝毫没有失去他的光辉。

我祝贺阿维尼翁。阿维尼翁在这值得回忆的三天里，会出现精彩的场面。我们简直可以说，罗马和巴黎在此地相遇了；罗马给佩特拉克加冕，巴黎推倒巴士底狱；罗马给诗人戴上桂冠，巴黎



把国王赶下台；罗马颂扬人类的思想，巴黎把思想解放出来。

两个母亲城市这样的拥抱是很美好的。这是两种思想的拥抱。再没有更加感动和令人安心的事情了。罗马和巴黎在神圣的民主的沟通中情同手足，这真好。你们的欢呼会使这次会见具有充分的意义。阿维尼翁是教皇之城和人民之城，是过去和未来的两个首都之间的桥梁。在这个对两个国家都是全国性的节日里，我们人人都感到由你们沃克吕兹人作为代表。你们有资格代表法国问候意大利。

这样，大陆庄严的联邦共和国开始成形。人民之间这样美好的打成一片是欧罗巴合众国的开始。

佩特拉克在自己的时代是一束光明，光明来自爱情，这是好事。他爱上一位女性，他迷住了世界。佩特拉克是某种诗歌的柏拉图；他可以说具有细腻的心灵，又具有深刻的精神；这位情人是思想家，这位诗人是哲学家。总之，佩特拉克是一颗闪光的灵魂。

佩特拉克是幸福诗人的罕见例子之一。他生前已被人理解，这个优越性荷马没有，埃斯库罗斯没有，莎士比亚也没有。他没有被人污蔑，没有被人嘘叫，没有被人攻击。佩特拉克有过人世间的一切荣华，教皇的尊敬，各国人民的热情，他在街上走过时，鲜花如雨落下，像皇帝一般头戴金色桂冠，像神一般登上卡皮托利山<sup>①</sup>。让我们响当地说句真话，他缺的是不幸。比起这件紫红色的皇袍，我更喜欢但丁流浪的手杖。佩特拉克缺的是某种悲剧性的东西，给诗人的伟大加上险峻的峰顶，这是天才巍巍高峰上的标志。他缺少凌辱，悲伤，羞辱，迫害。佩特拉克的光荣被但丁超越，胜利被流放超越。

---

① 卡皮托利山是罗马七座山岗之一，上有主神朱庇特的神殿。

## 为乔治·桑的葬礼发表的演说

(1876年6月10日)

女作家乔治·桑的葬礼在她的家乡诺昂举行。由雨果的朋友保尔·莫里斯在乔治·桑的墓前,代为宣读雨果下面的这篇演说词。

朋友们:

我为她的死去哭泣,我为她的不朽祝福。

我曾经喜欢她,曾经钦佩她,曾经崇敬她;今天,在死亡庄严的肃穆中,我静静注视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做的事情高尚,我感谢她,因为她做的事情美好。我记得,有一天我给她写道:“我感谢你是一颗如此高尚的灵魂。”

我们失去了她吗?

没有。

这些高大的人物一个个离去,但是并没有消失。远非如此;我们简直可以说,他们正在实现自己。他们在一种形式上不可见了,而在另一种形式上变得可见了。崇高的脱胎换骨。

人的形体在于掩藏。人的形体掩盖了理念这神性的真面目。乔治·桑是一个理念:她脱离了皮肉,她才自由了;她死了,

她才活了。“大家看见过她是女神”<sup>①</sup>。

乔治·桑在当代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别人都是伟大的男人；她是那个伟大的女性。

本世纪的法则是完成法国大革命和开始人类大革命。其中，男女平等是人人平等的组成部分，必须有个伟大的女性。需要有女性证明她有一切男性的品质，而又丝毫不失自己天使般的品质；需要坚强，而又不失其温柔。乔治·桑便是这样的证明。

既然有那么多人给法国丢脸，就应该有人为法国增光。乔治·桑是本世纪和我国的骄傲之一。她像巴尔贝斯有伟大的心胸，她像巴尔扎克有伟大的才智，她像拉马丁有伟大的灵魂。她的身上有一把诗琴。在这个加里波第创造了一个个奇迹的时代里，她创造了一部部杰作。

这些杰出，无须一一列举。干吗要抄袭公众头脑里记住的东西。这些杰作有分量的特征是善良。乔治·桑是善良的人；因此，她曾被人憎恨。钦佩有的衬里是仇恨，热情有的反而是侮辱。仇恨和侮辱是想证明反面的东西，却证明了正面的东西。后代来统计嘘叫时，是一声声欢呼。谁头戴冠冕，谁被众人砸石头。这是规律，卑劣的凌辱是借伟大的欢呼定尺寸的。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士是公众的恩人。他们一个个经过，而他们刚刚过去，大家在他们似乎是空白的位置上，看到出现新的进步成果。

每当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物死去时，我们似乎听到一大堆翅膀拍击的声音：有东西走了，有东西来了。

大地和天空一样，会有日蚀月蚀；但是，地上和天上一样，重现紧跟在消失之后。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的火炬以这个形

---

<sup>①</sup> 原文是拉丁文。语出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

式熄灭后,借理念的形式重新点燃。这样,我们发现我们以为是熄灭的东西是不可熄灭的。这把火炬比以往更亮;从今以后,它成为文明的一部分;它进入人类浩大的光明;它加入进去;革命健康的长风晃动它,却使火炬越来越亮;因为,神秘的气息吹灭虚假的光亮,而维持真正的光明。

工匠已经走了;工作已经完成。

埃德加·基内<sup>①</sup>死去,但是高超的哲学从他的坟墓中出来,并从这座坟墓里给人们提出劝告。米什莱死去,但是他身后树起的历史勾画出未来的历程。乔治·桑死去,但她留给我们女性的天才里显而易见的妇女的权利。正是这样,革命日益完整。让我们为死者哀悼,但是,要看到有东西降临;感谢有了这些自豪的先驱者,决定性的事实才来临。一切的真理,一切的正义,正向着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翅膀拍击的声音。

让我们好好收下我们杰出的死者离开时留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面向未来,从从容容,低头沉思,祝福这些伟人出发时向我们宣布的伟大事物的到来。

---

<sup>①</sup> 埃德加·基内(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雨果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埃德加·基内的葬礼上曾发表演说。

## 在参议院讨论大赦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1876年5月22日星期一)

议长先生。——会议议程上要讨论维克多·雨果先生和多位同事就大赦提出的议案。由维克多·雨果先生发言。维克多·雨果先生走上讲坛。肃静。

各位先生：

我政治上的朋友们和我，我们曾经想过，在这个如此重要、如此困难的问题上，出于对问题本身的尊敬，出于对我们大会的尊敬，发言时不应有任何随便的情况；因此，我把要对你们说的话写了下来。再说，到我的年纪，也只应该说些经过斟酌、深思熟虑的话。我希望，参议院会赞成这样谨慎的做法。

当然，无须说明，我说的话只对我有约束。

各位先生，经历了这些称之为社会问题的悲惨误解，经历了分裂和斗争，经历了内战，内战带来的是权利反而有错要惩罚，人类社会受到痛苦的动摇之后，重新需要绝对的真理，感到有双重的需要，即希望的需要和遗忘的需要。

我要坚持说；当大家走出长时间的暴风雨，当人人多少想做好事、而做了坏事，当有待解决的深刻问题中开始有些眉目时，当重新劳动的时刻又来临时，四面八方提出的要求，大家所乞求的，大家所希望的，是平心静气；先生们，只有一种平心静气，就是遗忘。

各位先生,用政治语言说,遗忘叫大赦。

我要求大赦。

我要求充分的完整的大赦。没有条件。没有限制。大赦就是大赦。

只有遗忘会原谅。

大赦没有剂量。要问:需要多少大赦?这仿佛在问:需要恢复多少健康?我们回答:需要完全恢复健康。

需要愈合一切伤口。

需要熄灭一切仇恨。

我宣布,五天来所说的话,所做的表决,丝毫没有改变我的信念。

问题完整地重新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有权在充分独立、充分权威的情况下审查这个问题。

真是大不幸,我们竟然会这样,本该最容易让我们接近的问题现在却最使我们分裂!

各位先生,请允许我删去这场讨论中一切任意性的内容。请允许我找的仅仅是真理。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判断,这绝非是示范表演;双方都是诚实的;但是,把观点和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够的。当一方说:大赦使大家放心,另一方说:大赦使大家不安;对于有人说:大赦是法国的問題,有人回答:大赦只是巴黎的问题;对于有人说:城市要求大赦,有人反驳说:乡村拒绝大赦。这一切说明什么?这是一些观点。而我要对反驳我的人说:我们的观点和你们的观点都有价值。我们的意见没有驳倒你们的反意见,同样,你们的反意见没有驳倒我们的意见。让我们把话放在一边,看看事情本身吧。我们来看事实。大赦对不对?对,还是不对。

如果是对的,大赦是政治性的。

问题就在这儿。

让我们来看看。

各位先生,在纷争的年代,各党各派都会提出要求公正。而公正不是一个政党的。公正的只有公正自己。她对 인간의 激情是视而不见的。她是每个人的保护者,不是任何人的奴仆。公正不掺和在內战里,但不是不了解內战,她干预內战。你们可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来?

內战之后。

她让特别法庭自己干,等他们事儿完了,她才开始。

于是,她改姓换名,叫做宽大。

宽大不是别的,就是公正,是更加公正。审判只看到错误,宽大看到了罪犯。对于审判,错误是在某种不可避免的孤立情况下出现的;对于宽大,罪犯出现时,围着一个个无辜的人;他有父亲,有母亲,有妻子,有几个孩子,他们和罪犯一起判刑,忍受他受的刑罚。他呢,他去苦役犯监狱,去流放;他们呢,他们受苦受难。他们应该受惩罚吗?不。他们在忍受惩罚吗?是。所以,宽大认为审判并不公正,而应当调解赦免。特赦是天上的审判对地上的审判加以崇高的修正。(活跃)

各位先生,宽大是有道理的。

她在民事和社会事务方面是有道理的,她在政治事务方面更是有道理的。这样,在公民之间的战争这样的灾难前面,宽大不仅是有益的,而是必需的;这样,感到自己面对公众巨大的良心受到困扰,宽大超越原谅,我刚才说过,干脆走向遗忘。先生们,內战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错误。是谁开始的?是人人,又是没有人。由此,产生这个必要性:大赦。这两个深刻的字既确认人人的宽厚,又确认人人的大度。大赦之所以了不起和有效,在于其中有人类的团结。这不仅是个最高权力的行为,这是兄弟

友爱的行为。这是对纷争的否认。大赦是愤怒的彻底消灭，是内战的结束。为什么？因为大赦包含了彼此的原谅。

我要求大赦，

我为了和解的目的要求大赦。

此地，有人对我提出反对；这些反对几乎是控告。有人对我说：你的人赦是不道德的，不人道的。你在破坏社会秩序。你变成了纵火犯和杀人犯的辩护者！你在为谋杀辩护！你来救坏人！

我停下来。我扪心自问。

先生们，我五年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一直在尽一个痛苦的责任，其实，别的人条件比我好，这个责任会尽得比我更好。我经常地、尽可能经常地，恭恭敬敬地访问贫困。对，五年以来，我经常登上伤心的楼梯；我走进夏天没有风、冬天没有火的住所。一八七二年，我见过一位母亲，她的孩子，一个两岁的孩子，因为缺乏食品患肠道狭窄死了。我见过满屋子高烧和痛苦的卧室；我见过合掌哀求的双手；绝望挣扎的胳膊；我听过老人、妇女、孩子的喘息和呜咽；我见过苦难，悲痛，无以名状的贫困，匮乏的破衣烂衫，饥饿惨白的脸蛋，每当我问起这一切贫困的原因，大家回答我：因为男人不在家！男人，是支点，是劳动力，是活力和有力的中心，是家庭的支柱。男人不在家，所以贫困就当家。所以，我说：需要男人回来。而因为我这样说，我听到诅咒的叫喊。而尤其甚者，是挖苦讽刺的话。我承认，我很吃惊。我在想，他们做了什么坏事，这些忍饥挨饿的人，这些老人，这些孩子，这些妇女；这些丈夫没有死的寡妇，这些父亲活着的孤儿！我在想，为他们没有犯过的错误而惩罚这些受苦的人群，这公平吗？我要求把父亲还给他们。我因为同情重重的困境，我因为不喜欢看到残疾人饥寒交迫在颤抖，我因为在无法安慰的老太



太面前下跪,我因为想温暖幼童的光脚,而激起阵阵的愤怒,我感到惊讶!我真想不通我保护家庭,就会动摇社会,我因为替无辜辩护,怎么就会成了罪行的辩护律师!

怎么!因为我看到闻所未闻的也不应该有的不幸,看到可悲的贫穷,看到做母亲的和做妻子的在哭泣,看到有的老人甚至没有简单的床,看到有的孩子甚至没有摇篮,我说道:“我来了!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我能给你们帮点什么忙?”因为做母亲的对我说:“把我们的儿子还给我们!”而做妻子的对我说:“把我们的丈夫还给我们!”因为孩子们对我说:“把我们的父亲还给我们!”因为我回答道:“我试试!”我就是做了坏事!我就做错了!

不!你们不会这样想的!我可以给你们说这句公道话。你们没有人现在会这样想!

好吧!我现在试试。

各位先生,请你们耐心地听我说,如同我们听一个人在辩护;我在你们面前行使神圣的保护权;如果我在想到重重困境和重重苦难时,他们告诉我其中的原因,我凭着自己同情的信念,有时候不知不觉越出了自己规定的界限,请想想,我此刻是宽大的发言人,如果宽大是冒失行为,这是美好的也是允许我这把年纪有的冒失行为;请记得怜悯过了头,如果怜悯能够过头的话,在活了一大把岁数的人身上也是可以原谅的,受过苦的人有权保护正在受苦的人,是一个老人为妇女、为孩子去恳求你们,是一个流亡者为失败者向你们说话。(全体座位上深为激动)

各位先生,有一个深深的疑问搀和在战争里面。我请谁佐证?官方报告。报告在第二页承认“(三月十八日)运动的不明朗性让每个人(我是引文)隐隐看到是在实现某些也许是正确的思想。”这正是我们历来所讲的话。先生们,提起的诉讼是没完没了的,大赦更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只有大赦,完整的大赦,才

能消除这件对群众起诉的案子,案子开始便逮捕三万八千人,其中有八百五十名妇女,有六百五十一个十五、十六和十七岁的孩子。

各位先生,你们中间能有一个人,今天经过巴黎的某些区而不感到揪心;例如,在罗什舒阿尔街和林荫大道的拐角处,走近这堆仍然看得见的铺路石被难看地撬了起来?这些铺路石下面有什么?是那阵阵受害者模模糊糊的叫喊声,有时会久久地传给未来。我停一下;我给自己规定过一些保留,我不想越轨;但是,这阵阵听不下去的叫喊声,要由你们来平息它。先生们,五年来,历史的眼睛盯着巴黎这块伤心的底土,只要你们没有合上死者的眼睛,没有颁布遗忘的法律,巴黎会永远听得见有恐怖的声音从中传上来。

公正之后,怜悯之后,请考察国家的理由。请想一想,此刻流放犯,放逐国外的人,数以千计,还有无数害怕的无辜者出逃,这是巨大的未知数。少了那么大量的人削弱了国家的劳动;请把劳动者还给工场;众议院里有人对你们说得很好,请把这些是艺术家的工人还给我们巴黎的工业;让我们缺乏的人回来吧;要原谅,要让人安心;市议会估计走掉的人数不少于十万;打击民众的严厉手段反过来对公众产生了影响;驱逐摩尔人<sup>①</sup>是西班牙破落的开始,而驱逐犹太人是西班牙破落的完成;撤销南特敕令<sup>②</sup>是肥了英国和德国,伤了法国。请不要重犯这类无法挽救的政治错误。

为了一切理由,为了社会的理由,为了道德的理由,为了政

---

① 摩尔人原是非洲撒哈拉沙漠西部的游牧部落。西方语言中常指征服西班牙的穆斯林。

② 一五九八年,亨利四世签署“南特敕令”,缓和宗教矛盾。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大批有技术的新教徒逃离法国。

治的理由,请表决通过大赦。理直气壮地通过大赦。请在做假的警告之上站立起来。请看,取消戒严令很简单。颁布大赦令也会很简单。(极左派席上:太好了!)宽恕吧。

我不想回避什么。这儿,问题有严重的一面;政府插进来,对我们说:宽恕,是我的事儿。

我们要商量好。

各位先生,有两种宽恕的方式;有小宽恕和大宽恕。从前君主制度用两种方式实行宽恕;用特赦证书,就勾销刑罚,用废除证书,就勾销罪责。实施宽恕权是为个人的利益,实施废除权是为公众的利益。今天,在王权的这两项权力中,在宽恕权和废除权中,宽恕权是有限权,归属于政府,废除权是无限权,属于你们。诚然,你们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高级的权力为你们所有;废除权,就是大赦。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提出要替代你们;小的宽恕想要代替大的宽恕;这是从前的此乃朕意。即是说政府给你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这个意思,政府的两个委员会之一天真烂漫地对你们说了一句话:请让位!

这样,有一件大事要做,而你们是做不了的!这样,你们第一次使用你们的最高权力,就是让位!这样,你们来了,你们从国家里走出来,你们的身上有了人民的全部尊严,你们从人民手中接过庄严的委托书,熄灭仇恨,合上伤口,安抚人心,把共和国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把和平建立在宽大的基础上;而这份委托书,你们会抛弃它,你们要从公众信任的高度上下来,而你们第一件关心的事情会是让最高权力屈从低级权力;而在这个需要有全国巨大努力的痛苦问题上,你们会以国家的名义,放弃国家的全权!怎么!在此大家对你们指望一切的时刻,你们会自己废除自己!怎么!这个最高的废除权,你们不想行使它反对内战!怎么!一八三〇年实行了大赦,国民公会实行了大赦,一七

八九年的制宪会议实行了大赦,亨利四世也同样大赦了神圣同盟<sup>①</sup>,奥什大赦了旺代<sup>②</sup>;而这些可敬的传统,你们会加以拒绝!你们会给我国这一切高尚的行为最后加上一点渺小和害怕!怎么!你们会保留一切伤痛的回忆,一切怨恨,一切辛酸,会以没有政治效果的权宜之计,会以长期又不可靠的部分赦免,会以夹杂徇情的慈悲为怀,会以装作反悔的虚伪,会以暧昧而危险的重新查案冒充法律上尊重已经判决的案件,会以一系列几乎是王家气派的不无渺小的行为,替代这件大大的好事,即祖国对自己的孩子张开双臂,说道:都回来吧!我都忘了!

不!不!不!请不要让位!(活跃)

各位先生,你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大无畏的宽恕是给人能看到的最美的景象。但是,此地的宽恕不是冒失;宽恕是明智;宽恕是愤怒和仇恨的结束;宽恕是给未来解除武装。先生们,你们要给法国的,法国指望你们的,是平安无事的未来。

怜悯和温和是治理的良方。把道德的法则置于政治的法则之上,这是永远让革命服从文明的惟一方法。对人人说:要仁慈,就是对他们说:要公正。大难过后,要大立。加重的灾难要靠增加公正和明智补偿和抵消。我们要利用公众的灾难,给人的精神增加一条真理,而又有哪一条真理比这一条更加高尚:原谅吧,这是治愈伤口!

请表决通过大赦。

最后,请想想这一点:

大赦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你们通过大赦,问题结束;如果你

---

① “神圣同盟”是十六世纪具有天主教性质的政治组织,在宗教战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② 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一七九四年受命平息西部旺代地区的保王党叛乱。

们拒绝大赦,问题又来了。

我很想到此结束,但是反对意见盯住不放。我听到了。怎么!一切都大赦?对!怎么!不仅政治罪,而且民事罪?我说:对!于是有人反驳我:永远也不!

各位先生,我的回答很短,这是我最后一句话了。

我简单地给你们看一页历史。你们自己下结论好了。(活跃。——寂静)

二十五年前,有一个人起来造一个国家的反。十二月的一天,说得更确切是一夜,此人承担保卫和保护共和国的使命,却抓住她的衣领,把她打翻在地,把她杀死,这是历史上最罪大恶极的谋杀。(极左派席上:太好了!)围绕这起谋杀,因为任何罪行都有其他罪行支撑的,此人和他同谋犯还犯了无数普通刑事罪。别管历史了!偷盗:从银行强行借出二千五百万;贿赂官员;警察局长变成罪犯,逮捕不可侵犯的议员;招募军人,收买军队;士兵塞满金钱,被推上背叛合法政府的道路;侮辱法官:法官被排长从座位上赶走;毁坏建筑物:国民议会官被拆毁了;萨朗德卢兹公馆遭到炮击和扫射;谋杀:波丹被杀害,杜苏被杀害,一个七岁的男孩在蒂克托讷街被杀害,蒙马特尔大街上尸横遍野;稍后,因为这件巨大的罪行笼罩全法国,马丁·比多雷被枪杀,枪杀了两次,沙尔莱、西拉斯和屈西尼耶在广场上的断头台上被杀害。此外,这些谋杀的凶手是惯犯;而仅仅限于普通刑事罪,他曾经企图犯下谋杀罪;他曾经在布洛涅用手枪向一名叫科尔—皮日里耶上尉的军官开枪。先生们,我提起的事实,这件十二月可怕的事实,不仅是政治罪,而是普通刑事罪;在历史的注视下,这罪行分解成:持械偷盗,贿赂,粗暴对待法官,招募军人,拆毁建筑物,谋杀。我还要加上:这罪行是针对谁犯下的?针对人民。是为谁犯的罪?为一个人。(极左派席位上:太好了!太好了!)

二十年过后,又一次震荡动摇了巴黎,你们今天在为这事件的后果操心。

巴黎经过五个月凶险的攻城患上这种可怕的高烧,军人称之为“被围困热”。巴黎,这令人钦佩的巴黎,走出了长期顽强坚守的围城;她曾经忍饥,曾经挨饿,曾经被监禁,因为被围困的城市是一座大监狱;她曾经忍受日复一日的战争,炮轰,扫射,但是她拯救的不是法国,而也许是更重要的,是法国的荣誉(活跃);她在流血,但她高兴。敌人可以使她流血,只有法国人才能使她受伤,她受伤了。有人取消了她法国首都的称号;巴黎现在只是……世界的首都。于是,第一位的城市想至少和最后一位的茅屋平起平坐,巴黎想当一个公社。(右派席上喧哗声)

由此,出现愤怒;由此,出现冲突。不要以为我会淡化什么。对,——我没有准备今天要说这些,你们可明白?——对,谋杀勒贡特将军和克莱芒·托马将军是一件罪行,这和谋杀波丹和杜苏是罪行一样;对,焚烧杜伊勒里宫和市政厅是一件罪行,这和拆毁国民议会大厅是罪行一样;对,屠杀人质是一件罪行,这和在大街上屠杀行人是罪行一样(极左派鼓掌);对,这都是罪行;如果要加上这样的情况,可以重新审判,有这种向科尔-皮日里耶上尉手枪射击的案情,就更加严重;这些情况我都承认,我还要说,这边和那边,两边的情况都是有的。(极左派喊:太好了!)

有两组事实,中间相隔二十年,十二月二日的事实和三月十八日的事实。这两个事实相互映衬;这两个虽然起因绝对不同,但都是政治事实,两者都包含你们叫做普通刑事罪的情况。

我这样提出后,再加以研究。我面对的是审判。

显然,犯有同样的罪责,审判应该是相同的;如果审判的判决是不平等的,应该要考虑一边是在敌人面前是英勇的民众,应该想到有分寸,说到底,要惩罚的罪行不是巴黎的人民所为,而

是几个人的所为,结果,如果要研究冲突的真正起因,巴黎当然有权自治,和雅典叫过卫城一样,和罗马叫过“城”一样,和伦敦叫过“城”一样;而审判应该要考虑另一边几乎是亲王的暴发户,其埋伏有多么卑鄙,他为了统治而谋杀;要斟酌一边是有权,另一边是篡权,审判要对绝望、狂热的民众十分宽大,要对该死的冒险家亲王十分严厉,他贪得无厌,爱丽舍宫到手后又要卢浮宫<sup>①</sup>,他刺杀共和国,也刺杀他自己的誓言。(极左派喊:太好了!)

各位先生,请听历史的回答:萨托里<sup>②</sup>的绞架,努美阿,判刑一万八千九百八十四人,囚禁起来的流放,服苦役,苦役犯的监狱远在离祖国五千古里以外,审判就是这样惩罚三月十八日的;至于十二月二日的罪行,又判了什么?审判向它宣誓效忠。(长时间活跃)

我局限于司法事实;我还能见证其他更可悲的事实;但我就说到这儿。

对,这些都是真实的,墓坑,好大的墓坑,这儿挖了,喀里多尼亚岛上挖了;注定不幸的一八七一年以来,一声声垂死的呼喊和戒严令造成的某种和平混在一起;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为了报上的一篇文章被判死刑,获得赦免,改去苦役犯监狱,然而,他在远离自己母亲五千古里以外的地方被想家执行了死刑;刑罚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的;有些军事法庭的庭长禁止律师说宽大和心平气和这样的词汇;这几天,四月二十八日,一份判决书等了五年后,判了一个所有证人都认为是诚实、勤劳的工人,判他流放到一个设防的地方,抢走他家里的劳动力,抢走了他妻子的文

---

① 爱丽舍宫是法国总统府,卢浮宫曾经是王宫。

② 萨托里是凡尔赛南部的高地,上有军营。凡尔赛政府在此地枪毙死刑犯。

夫,抢走了他孩子们的父亲;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三月一日,不顾我们的要求,一批新的政治犯,和苦役犯混在一起,被装船去努美阿。赤道的季风不让开船;有时候,似乎老天给人一点思考的时间;风暴是宽大的,给了一次缓刑期;不过,风暴完了后,船开走了。(激动)镇压是毫不容情的。三月十八日就受到这样的惩罚。

至于十二月二日,我要说,要说它不受惩罚会是可笑的,它受到颂扬;它不是受罪,而是受崇拜;它变成了合法的罪行,变成不可侵犯的大罪。(极左派鼓掌)神甫们为他祈祷;法官们听他的意思判案;这件罪行对有的人民代表先是狠狠猛揍一下,但不仅接见他们,还收下他们(左派有笑声),他们便当上了罪行的仆人。罪行的凶手以色当<sup>①</sup> 补充十二月二日,以无能补充叛变,以法国的衰败补充共和国的被推翻,在床上一命呜呼了;而至于他的同谋犯们,莫尔尼,皮佑,马尼昂,圣阿诺,阿巴图齐,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巴黎的一些街道(激动)这样,相隔二十年,对两次叛乱,对三月十八日和对十二月二日,这就是有人大权在握时的两种表现:镇压人民,毫不留情;面对皇帝,奴颜婢膝。

是让人类的良心不再感到吃惊的时候了。是抛弃双重标准这种可耻行为的时候了;我为三月十八日的事件要求充分和完整的大赦。(极左派经久不息地鼓掌。——大会停下。演讲者回到座位上,受到同事们的祝贺)

几个中间派成员:表决! 表决!

议长先生:没有人要求发言?(委员会和政府的座位上无人说话)托兰先生有一个修正案。

---

① 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向普鲁士军队投降,自己成为阶下囚。



托兰先生：既然委员会和政府不做任何回答，我撤回我的修正案。

议长先生宣读大赦提案的各条款，先后通过坐下和起立表决被否决。

议案交付全体议员表决。

起立赞成的有：维克多·雨果先生等十人。

与会的其他人都起立反对。

大赦议案被否决。

# 《言行录》(第四卷)

(流亡后,1876—1885)

## 支持塞尔维亚

必需让欧洲各国政府注意到一个看来是很小的事实,小到各国政府似乎看都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是这样:有人谋杀一个国家的人民<sup>①</sup>。在什么地方?在欧洲。有证人吗?有一个证人,便是全世界。各国政府看见这个事实吗?没有。

在各个国家的头上,有某种比国家低下的东西,即各国政府。在某些时刻,这样不合情理的事情就暴露出来了:文明在人民身上,野蛮在统治者身上。这样的野蛮是需要的吗?不是。这野蛮是职业性的。人类知道的事情,各国政府不知道。这是由于各国政府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有了这双近视眼:国家的理由;人类看东西用另一只眼睛:良心。

我们要告诉欧洲各国政府一件事情,让它们大吃一惊,这就是罪行是罪行,这就是不允许一个人、更不允许一个政府成为杀人凶手,这就是欧洲是团结的,这就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就是欧洲做的事情,这就是如果一个政府是野兽,它就该被当成野兽;这就是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眼皮下,有人在屠杀,在纵火,在抢劫,在灭绝,在掐死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在贩卖女孩和男童;这就是孩子太小,卖不出去,一刀劈成两半;这就是把全家烧死在家里;这就是一座城市,例如巴拉科,数小时内从

---

① 一八七六年七月初,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塞尔维亚公国由于支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遭到土耳其军队的蹂躏。

九千居民减少成一千三百人；这就是公墓里人满为患，尸体多得无法埋葬，结果活人以屠杀对付死人，死人以瘟疫报复活人，这已成事实；我们还告诉欧洲各国政府以下的情况，有人剖开孕妇，为了把孩子杀死在体内，广场上成堆的女人骨架都有开膛剖肚的痕迹，野狗在街上啃着被奸污少女的头盖骨，这一切可怕极了，欧洲各国的政府只要有个动作，就足以制止这一切，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野蛮人可恶极了，放任野蛮人胡作非为的文明人可怕极了。

大声说话的时间到了。普天下的愤怒在起来。有一些时候，人类的良心要讲话，下令各国政府听它的话。各国政府结结巴巴地回答；它们早已企图这样吞吞吐吐了。它们说：有人夸张了。

对，有人夸张了。巴拉科城不是在几个小时内消灭的，是几天；有人说二百个村庄被焚毁，其实只有九十九座；你所说的瘟疫，也只是伤寒而已；并不是每个妇女被强奸了，并不是每个少女被出卖了；有几个还跑掉了。有人缩小事实；那个有人说在长矛上被抛来抛去的孩子，事实上只是插在刺刀尖上；有一的地方，你说有二，你翻了一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说，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要反抗呢？为什么一大群的人不肯像一大群的牲口听使唤呢？为什么？……等等，等等。

这样的掩饰使人更加恐怖。找公众愤怒的碴儿，没有更可恶的事情了。想减轻，反而加重。这就是为野蛮辩护的微妙之处。拜占庭<sup>①</sup> 原谅伊斯坦布尔<sup>②</sup>。我们对事物要直呼其名。在人们叫做邦迪森林或黑森林的暗处杀死一个人，是一件罪行；在人们叫做外交的另一处森林暗处杀死一个国家的人民，也是一

---

① 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一四六一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

②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首都。

件罪行。

这罪行更大。就是这样。

罪责越大,罪行会越小吗?哎!其实,这是历史古老的法则。你杀死六个人,你是特罗普曼<sup>①</sup>;你杀死六十万,你是恺撒。做事吓人,就被接受。证据:圣巴特罗缪节,受到罗马的祝福;龙骑兵<sup>②</sup>,受到博絮埃的颂扬;十二月二日,受到欧洲的祝贺。

而现在是新的法则替代老法则的时候了;不论黑夜多黑,天边终会发白的。

对,黑夜是黑的;又有幽灵复活了。《当代主要谬误集》<sup>③</sup>之后,现在是《古兰经》;从《圣经》到《圣经》,大家有兄弟之情;“把我们的手握得紧紧的”;教廷之后,起来的是奥斯曼门<sup>④</sup>;有人让我们选择黑暗;看到罗马给我们的是中世纪,土耳其以为可以给我们它自己的中世纪。

由此有了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

要到什么地步才止步呢?

这个英勇的小国家所受的苦难要什么时候结束呢?

是文明庄严地禁止再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禁止这样胡作非为地犯罪,是我们各国人民向各国政府下达这个命令。

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你忘了有某一些“问题”。谋杀一个人是罪行,谋杀一个国家的人民是“问题”。每个政府有自己的问题;俄国的问题是君士坦丁堡,英国的问题是印度,法国的的问题是普鲁士,普鲁士的问题是法国。

---

① 特罗普曼不详。

② 法国历史上指废除南特敕令前后对新教徒的迫害。

③ 《当代主要谬误集》一八六四年由罗马教皇庇护九世颁布。

④ “奥斯曼门”指土耳其苏丹的政府。

我们的回答：

人类也有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比印度大，比英国大，比俄国大：这是小孩在妈妈的肚子里。

要用人的问题替代政治问题。

未来全在于此。

我们要说，无论有人会怎么样，未来会有的。一切为未来服务，甚至是罪行。这是可怕的仆人。

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证明欧罗巴合众国的必要性。要以各国人民的团结替代各国政府的不团结。要结束杀人的帝国。要给各种狂热和各种君主独裁戴上嘴套。粉碎对迷信俯首听命的长剑，粉碎弯刀握在手里的教条。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屠杀，不要再有杀戮；自由的思想，自由的交换；兄弟友爱。和平，就怎么难吗？欧洲共和国，大陆联邦，除此就没有别的政治现实了。推理证实这点，发生的事件也证实这点。对于这个已是必然性的现实，所有的哲学家是一致的，今天，刽子手把自己的表现和哲学家的表现联系在一起。野蛮行径太可怕，便以自己的方式为文明佐证。进步的签名者是艾赫迈德·巴夏。塞尔维亚的残暴行为中毋庸置疑的事情，是欧洲必需有欧洲的民族性，有一个惟一的政府，有兄弟般的巨大仲裁，民主和欧洲和平相处，所有的国家是姐妹，城市和首府是巴黎，即是说自由的首都是光明。一言以蔽之，欧罗巴合众国。这就是目的，这就是港口。这一切昨天只是真理；感谢塞尔维亚的刽子手，今天是明摆的事实。思想家之外，加上杀人犯。证据是由天才提出的，现在又由畜生提出来。

未来是由虎群驾车的神明。

——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巴黎

## 在支援里昂工人演讲会上的讲话

一八七七年二月初,由于丝绸出口危机和失业原因,里昂工人的贫困情况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各工会组织发起全国性的募捐活动。二月十七日,雨果捐助二千法郎。三月二十五日,巴黎举行演讲会,支援里昂工人。雨果主持大会。路易·勃朗在大会上发言。以下是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集合报》上的雨果讲话摘要。

先生们:

里昂的工人在受苦,巴黎的工人援助他们。巴黎的工人们,你们尽你们的责任,这很好。你们做出了高贵的榜样。文明感谢你们。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必需要做出明显的团结友爱的行为。首先,因为行善总是好事;其次,因为过去不会心甘情愿地消失,因为看到未来给各个国家带来联邦和和谐,过去会尽量唤醒仇恨。(鼓掌)

让我们用团结,用联合,回答仇恨。

各位先生,我只讲严肃和认真的话。面前是巴黎的人民,这是崇高的荣誉,只有自己身上具有正直的品性,才不会愧对这样的荣誉。

我再加上一条,温和。因为,如果正直是威力,温和是力量。

现在,有了这些保留,我可以对你们说出我全部的想法了。

此时此刻,世界正受到两种相反努力的折磨。

一句话足以说出这古怪时刻的特性。国王们在想什么?想战争。各国人民在想什么?想和平。(经久不息的掌声)

和各国政府的烦躁不安形成对照的,也是一个教训,是各国的平静。各国君王忙军备,各国人民忙生产。各国人民相互友爱,相互团结。各国人民以高尚的和平行动对付各国国王蓄谋准备的暴力事件。

庄严的抵抗。

民众相互理解,相互联合,相互帮助。

所以,请看吧:

里昂受苦,巴黎激动。

请在此集会的爱国听众们允许我谈谈里昂。

里昂是一座光荣的城市,一座勤劳和战斗的城市。在里昂之上,只有巴黎。只看历史的话,我们简直可以说,法国是在里昂出生的。里昂是近代最古老的摇篮之一;里昂是给凯尔特<sup>①</sup>神权政治接种拉丁民主的地方;高卢是在里昂演变并脱胎换骨的,最后成为意大利的继承者;里昂是从前的罗马和今天的法国之间的交接点。——里昂是我们的第一个中心。阿格里帕<sup>②</sup>把里昂变成高卢行军路线的枢纽,这种断然的文明手法后来被旺代的战略大道所仿效。如同一切有非凡命运的城市,里昂城经受过考验;公元二世纪时是大火,五世纪时是水灾,十七世纪时是瘟疫;历史应该记住的是,尼禄<sup>③</sup>焚毁了罗马,却重建了里昂。里昂在历史上是杰出的,在政治上同样是杰出的。今天,在

---

① 凯尔特人是公元前二千年在欧洲出现的部落总称,没有形成帝国,占有高卢、大不列颠和西班牙等地。

② 阿格里帕(公元前63—前12),罗马将军和政治家,曾是高卢的行政长官。

③ 尼禄(38—68),罗马的皇帝和暴君。



欧洲的城市中,里昂代表了灵巧的首创精神,苦干、顽强、有效的劳动,工业的发明,精益求精的努力,还代表了这样一个感人和崇高的事情,——因为里昂工人在受苦,——贫穷创造财富。(活跃)对,公民们,我强调说,劳动中有美德,社会直觉知道并不断要求数量可以接受的革命,为求进步的冒险精神,这种身负未来使命的人所具有的不知疲倦,这是法国的特点,这是里昂的特点。里昂曾经是高卢人的大都会;现在仍然是,又增加了民主。这是职业的城市,这是艺术的城市,这是机器服从心灵的城市,这是工人身上有思想家、雅卡尔<sup>①</sup>有伏尔泰补充的城市。(鼓掌)里昂是我国的第一座城市,因为巴黎要另当别论;巴黎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规模;里昂的确确是法国之城,巴黎是人类之城。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援助里昂是一件值得钦佩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巴黎来支援里昂,是世界的首都支援法国的首都。(喝彩)

我们要颂扬这两座城市。在代表过去的党派似乎密谋削弱法国、努力让君主政体的首府替代革命的首府的时刻,应该肯定法国文明的主要现实,也就是里昂,这是劳动的城市,而巴黎,这是光明的城市。(激动。反复喝彩)

围绕这两座城市,集合起我们杰出的城市,有的是姐妹,有的是女儿,其中有马赛,这座令人钦佩的城市有特殊的地位,因为马赛在法国代表希腊,如同里昂代表意大利。

但是,让我们放开视野,看看欧洲,看看各国,在我们证明我们城市间有团结的同时,公民们,为了文明,让我们看看人类和谐的各种征兆。

这种种征兆从四面八方涌出来。

---

<sup>①</sup> 雅卡尔(1752—1834),新的自动织机发明者。

如我开始时所说,在当今混乱的时刻,令人不安的现象都来自国王,令人安心的现象都来自人民。

在七年前由两个皇帝发出的战争嚎叫下面,在时刻反复出现的杀戮和破坏的威胁下面,有时还部分地实现了,证据有土耳其杀害保加利亚,在军队的动员下面,在这一切军事阴险的喧嚣下面,我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和平愿望。

我重复,我强调,是谁要战争? 国王们。是谁要和平? 各国人民。此刻,似乎在代表过去愿望的战争和代表未来愿望的和平之间,有一场古怪的战斗在酝酿。(鼓掌)

公民们,和平会取胜的。

和平的胜利从今以后看得见了,在临近,我们摸得着了。和平的胜利名叫一八七八年博览会。一次国际博览会是什么? 这是一次和平条约。这是各国人民在兄弟友好的文书下方签字。这是工业和艺术合作的公约,是科学鼓励发现的公约,是产品和思想交换的公约,是进步促进福利的公约,是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公约。这是各个国家在出自劳动的和谐中息息相通。也可以说是斗争,但是,是丰饶的斗争;是劳动者令人眼花缭乱的混战,留在身后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尸体,而是杰作;只有得胜者的战斗很精彩。(长时间鼓掌)

这样壮美的景象,也只有巴黎能贡献给世界。

一八七〇年,是战争打埋伏,这是普鲁士干的事;一八七八年,是和平的胜利,这是法兰西的回答。

一八七八年的世界博览会,这将是和平打败战争。

这将是天下需要和巴黎重归于好。

和平,这是未来使用的语言,是欧罗巴合众国发出的通告,是二十世纪取的教名。我们是哲学家,我们要不知疲倦地向世界宣告和平。让我们把这个崇高词汇中所包含的一切内容都释

放出来吧。

我们要说出来,法国、欧洲和文明世界需要今后可以实现的  
东西,我们的要求是这样:没有排斥异己的宗教,即理智取代教  
条主义;没有死刑的责罚,即惩罚替代制裁;没有剥削的劳动,即  
福利替代贫困;没有国界的交往,即自由替代捆绑;没有对抗的  
民族性,即仲裁替代战争(活跃);一句话,除了良心的武装以外,  
要解除一切的武装。(反复喝彩)

啊?这个例外,我要保持。因为,只要政治包含战争,只要  
刑罚包含绞架,只要教条包含地狱,只要社会力量将是制裁性  
的,只要权利的原则不同于法律的事实,只要民法不可分割、而  
刑罚无可挽回,只要自由可以被捆住手脚,只要真理可以被封上  
嘴巴,只要法官可以蜕变为刽子手,只要长官可以蜕变为暴君,  
只要我们还有给自己挖掘深渊的原则,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  
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  
心就需要保持武装。(经久不息的掌声)

武装起来的良心,是可怕的尤维那利斯,这是塔西佗<sup>①</sup>,这  
是但丁鞭笞卜尼法斯<sup>②</sup>,就是说是正直的人惩罚不犯错误的人,  
这是伏尔泰为卡拉斯<sup>③</sup> 报仇,就是说司法要法官遵纪守法。  
(激动。三阵热烈的掌声)武装起来的良心,这是不会变质的法  
律给极不公道的法律挡驾,这是哲学消除酷刑,这是宽容废除宗  
教法庭,这是真正的阳光在心灵中替代虚假的阳光,这是曙光  
的光明取代火刑的火光。对,只要历史还告诉我们,人类的司法以  
貌似上帝的公正为满足,只要国家的理由还在生气,只要有人听  
宽恕的呼喊如同听叛乱的呼叫,只要有人拒绝推动惟一可以关

---

① 塔西佗(约 55—约 120),古罗马的历史学家。

② 应是卜尼法斯八世,意大利籍的罗马教皇,一二九四——一二三〇三年在位。

③ 让·卡拉斯(1698—1762),图卢兹新教徒,受天主教迫害而误判死刑。

上内战的大门——大赦,良心要保持、要永远保持武装,尤维那利斯和塔西佗要永远高高站立!(十分激动。——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完这些,我有结论。我的结论是希望。

我们要对祖国有绝对的信心。法国的命运是人类未来的组成部分。三个世纪以来,世界之光是法国的。世界不会改换火炬。

然而,我高贵爱国的听众,不要以为我会把希望推到幻想的地步。我对法国的信念是儿辈的信念,因此是带着激情的,但是,也是哲学的,因此是深思熟虑的。先生们,我的话是真诚的,但又是豪言壮语,我不想有任何隐瞒。不,我不会忘记我是对巴黎人在说话。责任的大小是和听众的规模成比例的。只有一个东西和人民的档次相配,就是说真话。而说出实话,这是责任。

好吧,实话,就是我们正经历一个可怕的时刻。实话,就是漆黑的黑夜已笼罩下来,会有翻船的可能性。危机接着灾难而来。而我在希望。我做的超出希望。我可以肯定。为什么?我会对你们说的,这是我最后要说的话。

人类向未来的进军,会有一次探险旅行所有的全部复杂情况。前进是一次航程;经常是夜航。我们都可以说,人类在大海上。人类这艘被风浪拍打的大船,在激烈的颠簸中慢慢地前进。有一些凶险的时刻。在某些时间,天边是漆黑一片;大家仿佛是盲目地吓走。走向何方?走向深渊。我们碰上一块礁石,是帝国;我们撞上一处浅滩,是《当代主要谬误集》;我们穿越一场飓风,是色当(活跃);教皇的不犯错误年是法国的败落年;风暴之外有雷电交加;我们的头顶之上,有过去的历史乌云滚滚,雷声隆隆;这次闪电,是剑,又一次闪电,是权杖;这次打雷,是战争。大家往后会怎么样?大家最后会自相残杀?大家会遇上——只

“墨杜萨之筏”<sup>①</sup>？是一场饥饿的人和沉船的人之间的搏斗？是一场暴风雨中的战斗？大家可能完蛋了吗？大家抬起眼睛，在天上寻找一点指示，一点希望，一点建议。不安到了极点。出路在何处？突然，云雾散开，出现一点微光，似乎乌云阴险的阴谋中出现一条裂缝，这一片黑暗中有一个白白的窟窿，须臾之间，在天边，在深渊之上，在云层的上方，颤栗的人类隐隐看到八十年前有几个巨人在十八世纪的顶峰上点燃的那团浩大的光明，这把壮丽的火炬转动着火焰，对各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轮流显示未来文明所组成的三条光芒：自由，平等，博爱。（经久不息的掌声）

自由，这是对各国人民讲的；平等，这是对每个人讲的；博爱，这是对每个心灵讲的。

遇难的航行者啊，请靠上共和国这片广大的海岸。

港口在这儿。（长时间的欢呼。高喊：共和国万岁！大赦万岁！维克多·雨果万岁！）

---

① 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墨杜萨号”在去非洲塞内加尔时在非洲海岸沉没。一百四十九名失事船员拥挤在“墨杜萨之筏”上十二天，最后仅十五人活着被救，其余的人被推下大海或死后被活人吞食。画家热里科一八一九年创作名画《墨杜萨之筏》。

## 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

(1878年5月30日)

一百年前的今天,一个伟人死了。他不朽地死了。他走的时候有长寿的岁月,有等身的著作,还挑起过最杰出的、也是最可怕的责任,即警告和矫正良心的责任。他受到诅咒、受到祝福地走了,受到过去的诅咒,受到未来的祝福,先生们,这是荣誉的两种美好的形式。他在自己逝世的床上,一边有同时代人和后代的欢呼,另一边有洋洋得意的嘘叫和仇恨,这是过去对和他进行斗争的人恨得要命的表现。伏尔泰不仅是个人,他是一个世纪。他行使过一个职能,他完成过一项使命。很显然,他生来被选定从事这件借助他在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中最高尚的愿望所完成的事业。他活过的八十八年,填满了从登峰造极的君主政体到曙光初现的革命之间的间隔。他出生的时候,路易十四还在统治,他死的时候,路易十六还在统治,所以,他的摇篮见过大朝代最后的昏光,他的灵柩见过大深渊最初的微光。(鼓掌)

在进一步谈之前,先生们,我们对“深渊”一词要说清楚;有好的深渊:这是恶跌落的深渊。(喝彩)

各位先生,既然我停下来,请让我把想法说完整。此地不可说任何不谨慎或不健康的话。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做出文明的行为。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对进步做出肯定,为了从哲学家领受哲学的恩惠,为了给十八世纪带来十九世纪的见证,为了

尊敬高贵的战士和优良的仆人,为了祝贺各国人民的努力,工业,科学,勇敢的奋进,劳动,为了巩固人类的和谐,一句话,为了颂扬和平这个普天下崇高的愿望。和平是文明的美德,战争是文明的罪行。(鼓掌)我们当此伟大的时刻,当此庄严的时候,来这儿为了虔诚地服从道德的法则,为了对倾听法国的世界说:只有一种力量,即为正义服务的良心;只有一种光荣,即为真理服务的天才。(活跃)

这样,我继续说。

各位先生,在大革命前,社会的建筑是这样的:下边,是人民;

人民的上面,是由神职人员代表的宗教;

宗教的一边,是由法官代表的司法。

而在人类社会的这个时候,人民是什么?

这是无知。宗教是什么?这是不宽容。司法是什么?是没有公正。

我还要说得更多吗?请判断。

我仅仅限于提出两件案子,但都是决定性的案子。

一七六一年十月十三日在图卢兹,有人在一幢屋子低矮的厅里,发现一个年轻人吊死了。群众聚集起来,教士暴怒,法官查证。这是一起自杀,被人说成一起谋杀。为了谁的利益?为了宗教的利益。控告谁?控告父亲。他是新教徒,他想阻止儿子成为天主教徒。道德上畸形扭曲,客观情况不可能;无所谓!这父亲杀死了儿子,这老人吊死了这年轻人。司法启动,结果如下。一七六二年三月九日,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让·卡拉斯,被带到公共广场上来,被扒光衣服,让他躺在一个轮子上,手脚捆住后悬着,脑袋垂下。绞刑架上站着三个人,一位市政长官,名叫达维德,负责监视行刑,一位神甫,拿着一个十字架,加上刽子

手,握着一根铁杠。受刑者惊恐万分,令人恐怖,不看神甫,只看刽子手。刽子手挥动铁杠,砸断一条胳膊。受刑者惨叫后昏死过去。行政长官心情急切,有人让犯人吸一点盐,犯人醒过来;于是,又一下铁杠,又一声惨叫;卡拉斯失去知觉;又让他苏醒过来,刽子手又干起来;由于每只手脚都要断两下,挨两下铁杠,总共受八次刑。他第八次昏过去后,神甫把十字架给他吻,卡拉斯把脸转过去,刽子手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就是说用铁杠粗笨的头砸烂他的胸部。让·卡拉斯者这才咽了气。前后用了两个小时。他死以后,自杀的明显证据出现了。但是,谋杀罪已经犯下了。谁犯的?法官们。(十分激动。鼓掌)

另一起案子。老人之后是年轻人。三年以后的一七六五年,在阿布维尔,刮了一夜大风大雨后的第二天,有人在桥面的地上捡到一个木质的老得蛀虫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固定在桥栏杆上的。是谁把耶稣受难十字架丢弃的?是谁亵渎了圣物?不知道。也许是路人。也许是风。罪行检举命令书如下:命令全体信徒上报对某某案情知道或以为知道的情况,否则罚入地狱;这是要狂热谋害无辜的指令。亚眠主教的罪行检举命令书行动了;粗俗的嚼舌竟俨然是控告。司法部门发现,或者说以为发现在耶稣受难十字架被丢弃的夜里,有两个军官,一个叫拉巴尔,另一个叫代塔龙德,经过阿布维尔桥,两人喝醉了,唱过一首警卫队的歌。法院是阿布维尔的司法总管辖区的法院。阿布维尔的司法总管和图卢兹的行政长官相当。他们执法更加公正。两张拘票签发出来了。代塔龙德逃跑了,拉巴尔被逮住。人们把他移交司法机关。他否认经过桥上,但承认唱过歌。阿布维尔的司法总管辖区判他有罪;他上诉巴黎的最高法院。他被带到巴黎,判决书被认为有效,得到确认。又把他戴上手铐带回阿布维尔。我说简单些。可怕的时刻到来了。



他们开始让拉巴尔骑士回答常规和特殊的问题,要他招供同谋犯;同谋什么罪?同谋走过一座桥,唱过一首歌;他们严刑拷打时敲碎了他的一个膝盖;他的忏悔师听到骨头敲碎的声音晕了过去;第二天,一七六六年六月五日,他们把拉巴尔拉到阿布维尔的大广场上;广场上架起熊熊燃烧的火刑堆;他们向拉巴尔宣读判决书,接着砍断他的手腕,接着用铁钳拔掉他的舌头,接着,才大慈大悲,砍下他的脑袋,并把他扔到火堆里去。拉巴尔骑士便这样死了。他年仅十几岁。(长时间地深为激动)

于是,伏尔泰啊,你发出厌恶的呐喊,这将是你的永恒的光荣!(爆发出掌声)

于是,你开始和过去打一场可怕的官司,你为人类的诉讼案辩护,驳斥暴君和凶神,你胜诉了。伟大的人物,你要永远受到祝福!(新的掌声)

各位先生,我刚才提到的可怕事情,是在一个文雅的社会中发生的;生活很开心,很轻松,大家来来去去,既不看头上,也不看脚下,漠不关心化为无忧无虑,一些优雅的诗人,如圣奥莱尔<sup>①</sup>,布夫莱尔<sup>②</sup>,“可爱的贝尔纳”<sup>③</sup>,写写漂亮的诗句,宫廷里尽开游园会,凡尔赛灯火通明,巴黎愚昧无知;而就在同一时期,出于宗教的凶残,法官们对老人施以车轮刑致死,神甫们因为唱一首歌把年轻人的舌头拔掉。(非常激动。鼓掌)

伏尔泰直接面对这种轻佻而又凄惨的社会,独自一人,眼前是各种力量的联合,宫廷,贵族,金融界;这支不自觉的力量,盲目的一大群人;这批可怕的法官对臣民威严有加,对主子百依百顺,盛气凌人,又奴颜婢膝,对着国王,跪在人民头上(喝彩);这

---

① 圣奥莱尔(1643—1742),法国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诗人。

② 布夫莱尔(1738—1815),法国诗人,曾任塞内加尔总督。

③ “可爱的贝尔纳”(1710—1775),法国诗人。

批虚伪和狂热阴险地兼而有之的神职人员,伏尔泰,我再说一遍,独自一人对这个社会一切丑恶力量的大联合,对这个巨大、吓人的世界宣战,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雷电。一支笔(鼓掌)

他用这支武器战斗,他用这支武器战胜敌人。

各位先生,让我们记住这样的事情。

伏尔泰战胜了敌人,伏尔泰打了响当当的一仗,孤军奋战,这是伟大的战争。思想反对物质的战争,理智反对偏见的战争,正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仁慈的战争,温柔的战争。他的温情像妇女,他的愤怒像英雄。他是个伟大的人,是颗巨大的心。(喝彩)

他战胜了古老的法典,古老的教条。他战胜了封建的老爷,中世纪式的法官,罗马天主教式的神甫。他把贱民抬高到人民的尊严。他教导人,安抚人,教化人。他为西尔旺<sup>①</sup>和蒙巴伊<sup>②</sup>斗争,如同他为卡拉斯和拉巴尔斗争;他接受了一切威胁,一切侮辱,一切迫害,污蔑,流亡。他不知疲倦,不可动摇。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嘲笑战胜专制,以讥讽战胜不犯错误,以坚毅战胜顽固,以真理战胜愚昧。

我刚才用过两个字,微笑,我说一下。微笑,就是伏尔泰。

各位先生,我们要这样说,因为,平静是这位哲学家伟大的一面,平衡在伏尔泰身上最终总会重新确立。不论他正义的愤怒多大,总会过去,恼羞成怒的伏尔泰总会让位于心平气和的伏

---

① 一七六二年,皮埃尔·西尔旺和妻子在卡斯特尔被指控杀死自己的女儿,逃往瑞士,向伏尔泰寻求庇护。伏尔泰在瑞士边境菲尔内的家中予以收留。两人于一七六四年被缺席判处死刑,由于伏尔泰的努力,于一七六九年平反。

② 一七七〇年,蒙巴伊夫妇被阿拉斯法院因弑父罪判刑。丈夫受车轮刑后被投入火中。妻子也应火刑处死。伏尔泰呼吁重新审查,证明两人无辜。

尔泰。于是，从这双深邃的目光里露出了微笑。

这微笑，是睿智。这微笑，我再说一下，就是伏尔泰。这微笑有时变成笑声，但是，其中蕴涵有哲理的忧伤。对于强者，他是嘲笑者；对于弱者，他是安抚者。他使压迫者不安，使被压迫者安心。以嘲笑对付权贵；以怜悯安抚百姓。啊！我们应为这微笑感动。这微笑里含有曙光的光华。它照亮真理，正义，仁慈和实用所包含的诚实；它把迷信的内部照得透亮；这样的丑恶看看是有好处的；它让丑恶显示出来。它有光，有催生的能力。新的社会，平等、让步的欲望和这叫做宽容的博爱的开始，相互的善意，给人以相称的权利，承认理智是最高的准则，取消偏见和成见，心灵的安详，宽厚和宽恕的精神，和谐、和平，这些都是从这伟大的微笑中出来的。

那一天肯定快来了，大家会承认睿智就是仁慈，到那一天，当大赦颁布时，我肯定，伏尔泰在天上的星星里会微笑的。（三阵掌声。高呼：大赦万岁！）

各位先生，在相隔一千八百年出现的两个人类的仆人中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

和假仁假义作斗争，揭露招摇撞骗，打倒暴政，篡权，偏见，谎言，迷信，铲除神庙，哪怕还要重建，就是说哪怕要以真庙替代假庙，攻击凶残的法官，攻击嗜血的神职人员，拿起鞭子，驱赶出卖神殿的人，要求恢复被剥夺者的遗产，保护弱者、穷人、受苦受难者，为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斗争；这是耶稣基督的战争；又是哪个人进行了这场战争？是伏尔泰。（喝彩声）

福音事业的补充是哲学事业；宽厚的精神开始后，宽容的精神继续；让我们带着深深的敬意说：耶稣哭泣了，伏尔泰微笑了，当代文明的温和性是由这滴神性的眼泪和这个人性的微笑组成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伏尔泰总是微笑吗？不。他经常感到气愤。我开头的讲话中你们已经听到了。

当然，先生们，分寸，保留，适度，这是理智的最高法则。我们可以说，稳重是哲学家的呼吸本身。智者的努力应该是把哲学所由组成的一切“差不多”浓缩成某种泰然的确信。但是，在某些时候，求真的激情愤然而起，暴跳如雷，如同廓清天地的飓风，这样的激情有权奋起。我强调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智者能动摇社会劳动的这两大支点，正义和希望，人人都会尊敬法官，如果法官体现公正，人人都会崇拜神甫，如果神甫代表希望。但是，如果法官的名字叫酷刑，如果教会的名字叫宗教裁判所，那人类正面望着他们，会对法官说：我不要你的法规！而对神甫说：我不要你的教条！我不要你地上的火刑架，我不要你天上的地狱！（十分激动！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盛怒的哲学家愤然而起，向司法部门揭露法官，向上帝揭露神甫！（掌声越来越响）

这就是伏尔泰的作为。他真伟大。

伏尔泰是怎么一个人，我已经说了；他的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我现在来说。

各位先生，伟人们很少是孤立的；大树挺立在一片森林之上，似乎显得更加高大，大树这才安居乐业；伏尔泰的周围有一片精神的森林；这片森林，便是十八世纪。在这些才子里面，有一些高峰，孟德斯鸠，布封，博马舍，其中有两个人是伏尔泰之后的顶峰，——卢梭和狄德罗。这些思想家教导人们学会思考；好好思考，才会好好行动，思想里的准确变成心中的公正。这些进步的工匠做出了有益的劳动。布封创立了博物学；博马舍在莫里哀之外，找到了未知的喜剧，几乎是社会的喜剧；孟德斯鸠对法律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探索，成功地发掘出了权利。至于卢梭，至于狄德罗，这两个名字要单独地念；狄德罗是广博好学的智

者,又是渴望正义的温柔的心,他要以确定的概念作为真实思想的基础,创建了《百科全书》;卢梭给妇女帮了了不起的忙,他以乳母补充母亲,把摇篮边的这两位陛下并列一起;卢梭是雄辩和感人的作家,是深刻的滔滔不绝的沉思者,经常猜到并宣布政治的真理;他的理想和现实交界;他是法国第一个人自称是公民,这是他的荣誉;卢梭的身上颤动着公民的感情;伏尔泰身上颤动着的是天下的感情。我们可以说,在这丰饶的十八世纪,卢梭代表了人民;伏尔泰更加宽广,代表了人<sup>①</sup>。这些强有力的作家已经谢世;但是,他们把灵魂留给了我们,就是大革命。(鼓掌)

对,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的灵魂。大革命是他们发散出来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大革命来自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处处在这件美好的受到祝福的灾难中找到他们,大革命结束了过去,开启了未来。在这片革命所特有的透明中,在通过原因可约略看到结果、通过前景约略看到背景的透明中,我们看到狄德罗之后有丹东,卢梭之后有罗伯斯比尔,伏尔泰之后有米拉波。前面这些人造就后面这些人。

各位先生,借几个人的名字概括几个时代,点明一些世纪,几乎是变成点几个人名,这只能对三个国家的人民而言,希腊,意大利,法兰西。我们说伯里克利<sup>②</sup> 的世纪,奥古斯都<sup>③</sup> 的世纪,利奥十世<sup>④</sup> 的世纪,路易十四的世纪,伏尔泰的世纪。这一些提法包含巨大的意义。这样的特权,把一些人名赋予一些世纪,是仅仅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所特有的现象,是文明最

---

① 一八七八年也是卢梭的逝世一百周年。雨果因病未能出席并主持纪念卢梭的活动。他在给日内瓦卢梭百周年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提了这个提法:“伏尔泰代表了人,卢梭代表了人民。”

②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

③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

④ 利奥十世(1475—1521),罗马教皇,曾使罗马重新成为西方的文化中心。

高的标志。在伏尔泰之前,这是一些国家领袖的名字;伏尔泰比国家领袖更重要,他是思想的领袖。到伏尔泰,一个新的周期开始了。我们感到,从今以后人类最高的统治权力将是思想。文明过去服从武力,文明以后服从理想。权杖和刀剑已告破裂,代之以光明;也就是说权威变成自由。再也没有别的最高权力,人民只有法律,个人只有良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进步的两个方面很清楚地显示出来,这就是:实施自己的权力,即做一个人;完成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做一个公民。

伏尔泰的世纪,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所在;法国大革命,这就是这件庄严的事件的意义所在。十八世纪之前的两个世纪为它作了准备;拉伯雷在《巨人传》<sup>①</sup>里警告过王权,而莫里哀在《达尔杜弗》<sup>②</sup>里警告过教会。对武力的憎恨,对权利的尊敬,在这两位杰出的人物作品中是很明显的。今天,有谁说:“武力胜于权利”,便是中世纪的行为,他对人说话时落后了三百年。(反复鼓掌)

各位先生,十九世纪颂扬十八世纪。十八世纪提出建议,十九世纪做出结论。而我的最后一句话,将是平静的但又是坚定的见证进步。

时代一个个到来。权利找到了自己的公式:人类的联盟。

今天,武力叫做暴力,并开始受到审判,战争被告上了法庭;文明接受人类的控告,对案件进行预审,为征服者和统帅们建立巨大的罪行案卷。(活跃)历史这名证人已被传呼出庭。真实的面貌显现出来。作假的光辉在消散。在许多情况下,主角称得上是个凶手。(鼓掌)各国人民终于懂得重罪的放大未必会是重

---

① 拉伯雷于一五三四年出版长篇小说《巨人传》。

② 莫里哀于一六六九年上演五幕诗体喜剧《达尔杜弗》。

罪的缩小,懂得如果说杀人是罪行,杀很多人不可能是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笑声和喝彩),懂得如果说偷盗是可耻,侵略不可能是光荣(反复鼓掌),懂得感恩赞美诗对光荣不起什么作用,懂得杀人就是杀人,懂得流血就是流血,懂得是叫恺撒还是叫拿破仑,都无补于事,懂得在永恒的上帝眼中,一个人因为不戴苦役犯的圆帽,被人套上一顶皇冠,也改变不了凶手的形象。(长时间欢呼。三阵掌声)

啊!让我们宣布绝对的真理。让我们羞辱战争。不,血淋淋的光荣是不存在的。不,制造尸体,既不是好事,也没有用处。不,生命不能为死亡而劳动。不,我周围的母亲们啊,战争这个窃贼不能再继续偷窃你们的孩子。不,妇女在痛苦中分娩,男人出生,各国人民耕耘播种,农民给田野施肥,工人让城市丰饶,思想家在沉思,工业产生奇观,天才产生奇迹,面对星光灿烂的天空,人类巨大的活动不断努力,不断创造,不能为了去这个恐怖的国际博览会,名字叫战场!(十分激动。全体与会者起立,向演讲者欢呼)

真正的战场,在这儿。这是人类劳动杰作的聚会,此刻正由巴黎向世界展示出来<sup>①</sup>。

真正的胜利,这是巴黎的胜利。(鼓掌)

哎!我们不能向自己隐瞒,目前的时候纵然值得钦佩和尊敬,仍然有它悲伤的方面;地平线上仍然有一团团黑雾;各国人民的悲剧并没有结束;战争,可恶的战争还在,它放肆地抬起头颅,望着这个和平的庄严盛会。两年来,君王们顽固地坚持致命的荒唐行为,他们的纷争阻碍了我们的和谐,他们强迫我们非要看到这样的反差,真没有意思。

---

<sup>①</sup> 一八七八年五月一日,巴黎的世界博览会开幕。

这个反差可以让我们再谈谈伏尔泰。面对岌岌可危的事态发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和平。让我们转身望着这个死者,这个活人,这个伟大的人物。让我们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墓前鞠躬。让我们向这个人讨教,他有益于人类的生命在一百年前已经熄灭,但他的作品是不朽的。让我们向其他强有力的思想家讨教,向这个光荣的伏尔泰的助手们讨教,向让-雅克·卢梭、向狄德罗、向孟德斯鸠讨教。让这些伟人的声音发言。要制止人血再流。够了!够了!暴君们。啊!野蛮还在,好吧,让哲学抗议。刀剑猖狂,让文明愤然而起。让十八世纪来帮助十九世纪;我们的先驱哲学家们是真理的使徒,让我们乞求这些杰出的亡灵们;让他们面对梦想战争的君主王朝,宣布人有生命权,良心有自由权,理性的最高权威,劳动的神圣性,和平的仁慈性;既然黑夜出自王座,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全体一致的经久不息的欢呼。从四面八方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



## 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开幕词

(6月17日)

各位先生，

我们今年这值得回忆的一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一年纵然有喧哗和叫嚷，却高屋建瓴，威风凛凛地让吃惊的敌对情绪停了下来，而让文明讲话发言。我们可以说：这是听话的一年。今年想做的事情做成了。这一年以进步这新的议事日程替代战争这旧的议事日程。这一年克服了阻力。各种威胁嘟嘟囔囔，但是各国人民的团结一笑了之。一八七八年的事业将是不可摧毁的，是全面的。决无暂时的内容。我们感到在这一切发生的情况里含有某种我说不出的决定性意义。这光荣的一年通过巴黎博览会宣布了各种工业的联盟；通过伏尔泰的百周年纪念宣布了各种哲学的联盟；通过此地的代表大会宣布了各种文学的联盟（掌声）；这是广大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大联合；是人类博爱的庄严的建筑物，基础是农民和工人，顶层是精英。（喝彩）

工业追求实用，哲学追求真，文学追求美。实用，真，美，这是人类一切努力的三重目标；这样崇高努力的胜利，先生们，就是各国人民之间的文明和各个个人之间的和平。

你们从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奔来此地，正是为了见证这样的胜利。你们都是各国喜爱和尊敬的贤明人士，你们都是著名才子，是高贵的受人景仰的声音，是为进步努力的文人雅士。你们都是安抚人的战士。你们都是人类精神在伟大巴黎的大使。

欢迎你们。各位作家,各位演说家,各位诗人,各位哲学家,各位思想家,各位斗士,法国向你们致敬。(经久不息的掌声)

你们和我们,我们都是世界之城里的同胞。我们人人都手携手地肯定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让我们共同进入伟大晴朗的祖国,进入正义这绝对,进入真理这理想。

你们在这儿相会,不是为了个人或狭隘的利益;而是为了普天下的利益。文学是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在前进。文明是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每前进一步时所做的永不停息的发现。我们可以说,文学和文明是相同的。

各国人民可以自己的文学定出各自的分量。一支二百万人的军队过而不留,一部《伊利亚特》传诵至今。薛西斯有大军,但他缺乏史诗;薛西斯便销声匿迹。希腊就领土而言很小,有了埃斯库罗斯很伟大。(活跃)罗马只是一座城市;但是,有了塔西佗,有了卢克莱修<sup>①</sup>,有了维吉尔,有了荷拉斯和尤维那利斯,世界充满了这座城市。如果你们提起西班牙,塞万提斯就跳了出来;如果你们谈起意大利,但丁就站立起来;如果你们说起英国,莎士比亚就出现。法国在某些时刻,可以一位天才概括,巴黎的光辉灿烂是和伏尔泰的光芒不分彼此的。(反复喝彩)

各位先生,你们的使命是崇高的。你们是某种文学的立宪会议。你们具有资格如果不是通过法律,至少可以做出规定。说出一些正确的东西,发表一些真实的想法,而万一你们的意见无人听从,那好,你们就让法律犯错误了。

你们将创立一个事物,文学产权。文学产权是权利,你们将把文学产权引入法典。因为,我肯定,你们的解决方案,你们的建议,将会受到重视。

---

<sup>①</sup> 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拉丁诗人,著有《物性论》等。

你们将会让希望文学只是一个局部事实的立法者明白,文学是一个普遍事实。文学,这是通过人的精神治理人类。(喝彩)

文学产权是件普遍有益的事情。一切古老的专制制度的立法都否认、并且还在否认文学产权。目的何在?目的在于奴役。有产权的作家,是自由的作家。剥夺作家的产权,是剥夺作家的独立。至少,他们希望这样。由此而来这样古怪的诡辩,即使不是卑鄙,也是幼稚:思想属于每个人的,所以不能成为产权,所以文学产权是不存在的。首先,是把普遍的思维能力和个人的思想离奇地混淆起来;思想,是自我;其次,是把抽象的思想和物质的书籍混淆起来。作家的思想作为思想是任何想抓住的人所抓不住的;这思想从灵魂飞入灵魂;这思想有这个天赋,有这个力量,“从嘴上飞到嘴上”<sup>①</sup>;但是,书籍有别于思想;书作为书,完全抓得住,有时候就被抓住查禁了。(众笑)书是印刷厂的产物,属于工业产品,借助各种形式会进入巨大的商业流通;书可卖,可买;书是产权,是创造的而非获得的价值,是作家添加给国家财富的财富,当然,从一切观点看,书的产权是最不容置疑的产权。这样不可侵犯的产权,受到专制政府的侵犯;专制政府没收书籍,希望借此没收作家。由此产生王家的年金。夺走了全部,还出来一点。掠夺作家,束缚作家。先抢劫作家,再收买作家。其实,这是徒劳的。作家逃跑。你叫他做穷人,他还自由的。(掌声)谁又买得了这些骄傲的良心,拉伯雷,莫里哀,帕斯卡尔?但是,收买的企图并非没有,而结果是可悲的。专制政体可真会凶残地吸吮一个民族的有生力量;史官给当国王的头衔有“民族

---

① 原文是拉丁文。引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

之父”和“文学之父”；一切都纳入有害的专制体制内；献媚的当若<sup>①</sup> 从一方面知道这些，严厉的沃邦<sup>②</sup> 从另一方面知道这些；而例如说起所谓的“伟大的世纪”，当国王的成为民族之父和文学之父的结果是导致这样两个可悲的事实：人民没有面包吃，高乃依没有鞋穿。（长时间鼓掌）

煌煌盛世被一笔勾销！

把出自劳动成果的产权没收，就会走到这个地步，不论这是对人民没收，也不论这是对作家没收。

各位先生，让我们回到原则上来：尊重产权。认识到文学产权，但是，同时要设立公用著作权。要走得更远些。要扩大公用著作权。希望法律给予一切出版社在著者死后出版一切书的权利，惟一的条件是给直接继承人支付很低的费用，无论如何不超过纯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这个把作家无可置疑的权利和公用著作权同样无可置疑的权利协调起来的很简单的制度，此刻发言的人早在一八三六年的委员会<sup>③</sup> 里已经指出过；大家可以在当时由内政部长出版的会议纪要里，找到这个解决办法及相关的进一步材料。

我们不要忘记，原则是双重的。书作为书是属于著者的，但是书作为思想属于——这用词不算太大——全人类。任何有智力的人对此都有权利。如果作者的权利和人类精神的权利之中，这两个权利中的一种必须牺牲的话，当然，应该是作者的权利，因为公众的利益是我们惟一关心的事情，我声明，人人应该在我们之先。（很多人表示赞同）

---

① 当若(1638—1720)，路易十四的亲信，有《路易十四朝廷日记》传世。

② 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晚年因思想自由而失宠。

③ 一八三六年，由当时的内政部长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雨果也在其中，研究制定相关法律，但最后没有结果。

但是,我刚才说过,这样的牺牲不是必须的。

啊!光明!永远要光明!处处要光明!一切的需要,便是光明。光明在书里。请把书大大地打开。请让书发出光芒,让书发光吧。不论你是谁,你要进行培育,赋予生命,启发感化,令人感动,令人平和,请处处放下书本;请教导,指点,证明;增设学校;学校是文明的亮点。

你们关心自己的城市,你们在自己家里要安全,你们很担心这种让街道漆黑一片的危险;请想一下还有更大的危险:让人的精神漆黑一片。智者贤人是一条条大路;大路上有人来人往,大路上有人参观,用意有好有坏,大路上可能有害人的行人;一种有害的思想和一个夜间的窃贼相同,灵魂有坏人;要处处播撒阳光;不要在人的智力里留下这些黑暗的角落,使迷信能藏匿下来,使错误能躲避下来,使谎言能埋伏下来。无知是黄昏时候;罪恶在黄昏下游荡。要想到街上的照明,好吧;但是,也要想到,尤其要想到心灵的照明。(经久不息地掌声)

当然,为此要大大地播撒光明。三个世纪以来,法国便致力于这样地播撒光明。先生们,请让我讲一句孝顺的话,其实,你们心里和我的心里是一样想的:没有任何事物能超过法国。法国是公益国家。法国从各国人民的地平线上升起。啊!大家说,天亮了,就有法国在!(对!对!反复地喝彩)

可能会有人反对法国,这叫人吃惊;然而还是有人反对;法国有敌人。这些人正是文明的敌人,是书籍的敌人,是自由思想的敌人,是解放、研究和拯救的敌人;这些人把教条看成是永恒的主子,把人类看成是永恒的未成年的孩子。但是,他们白费力气,过去总是过去了,各国人民不会重犯老毛病,盲目会有结束,无知和错误的范围是有限的。遗老们,拿定你们的主意,我们不怕你们!行啊,你们干吧,我们看着你们好笑!试试你们的力气

吧,你们羞辱八十九年吧,摘掉巴黎的王冠吧,咒骂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咒骂公民法,咒骂革命,咒骂宽容,咒骂科学,咒骂进步!不要放松!只要你们还在,请为法国想象一部大大的《错误学说汇编》,为太阳想象一个大大的熄灯罩!(全体一致欢呼。三阵热烈的掌声)

我不想说刺人的话结束。让我们站在思想泰然自若的高度。我们开始时肯定过和谐和和平;我们要高傲地、平静地继续这样肯定。

我在别的地方说过,我还要重复,人类的全部智慧在于这四个字:调和,和解;对思想调和,对人和解。

各位先生,我们这儿都是哲学家,机会难得,我们不要拘束,要讲真话。(微笑,表示赞同)这儿有句真话,一句可怕的真话:人类有一种病,仇恨。仇恨是战争之母;母亲可恶,女儿可怕。

我们一报还一报。对仇恨记仇!对战争开战!(激动)

你们知道基督说的这句“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普天下的裁军。这是人类的病愈。这是真正的赎罪。你们相爱吧。我们向敌人伸出手来比对敌人挥舞拳头,更能解除敌人的武装。耶稣的这个建议是上帝的一条命令。这建议好。我们接受。我们这些人,我们和基督在一起。作家和使徒在一起;沉思的人和有爱心的人在一起。(喝彩)

啊!让我们发出文明的呼喊!不!不!不!我们既不要好战的蛮人,也不要谋杀的野人!我们既不要人民对人民的战争,也不要人对人的战争。一切杀戮不仅是残忍的,也是荒唐的。刀剑是荒谬的,匕首是愚蠢的。我们都是精神的斗士,我们的责任是阻止物质的争斗;我们的责任永远是投身在两支军队的中间。生命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即使有王冠,我们看不到王冠,我们只看得见脑袋。宽恕便是制造和平。当伤心的时刻来临,

我们恳求国王们照顾人民的生命,我们还恳求共和国照顾帝王们的生命。(鼓掌)

对于一个流亡者来说,他为一个君王向人民恳求的一天,他努力为一个皇帝使用流亡权这重要的赦免权的一天,是个美好的一天。调和,和解。这就是我们哲人的使命。我科学、诗歌和艺术的朋友们啊,我们要见证思想促进文明的强大威力。人民向和平每迈出一大步,我们要感到有真理深切的欢乐在自己身上萌生。我们为有益的劳动而感到自豪的满足。真理是惟一的,没有散射光;真理只有一个同义词:公正。没有两束光,只有一束光:理性。没有两种诚实、明智和正确的方法。《伊利亚特》里的光线和《哲学词典》<sup>①</sup>里的光明是相同的。这永不变质的光线以火箭的正直和曙光的纯洁穿越世纪。这光线将会战胜黑夜,即战胜对抗和仇恨。这是伟大的文学奇迹。没有更美的奇迹了。武力在权利面前张皇失措,目瞪口呆,精神把战争逮捕,伏尔泰啊,这是暴力被智慧征服;荷马啊,这是阿喀琉斯的头发被密涅瓦<sup>②</sup>一把揪住!(长时间的掌声)

我现在快说完了,请允许我立一个心愿,这心愿不是对某个政党说的,而是对每个人的心说的。

各位先生,有个罗马人,因为有执著的念头而闻名,他说:我们要消灭迦太基!我,我也有一个魂牵梦萦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要消灭仇恨。如果人类的文学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个目的。“更有人性的文学”<sup>③</sup>。先生们,消灭仇恨最好的办法是宽恕。啊!但愿这伟大的一年结束时会有最终的安定,但愿这一年以明智和真诚告终,在熄灭外战之后熄灭内战。这是我们灵魂里

---

① 《哲学词典》是伏尔泰一七六四年的著作。

② 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③ 原文是拉丁文。“更有人性的文学”是直译。

的祝愿。此时,法国对全世界表现出好客的心情,愿法国也对全世界表现出宽厚的心情。宽厚!让我们把这顶王冠戴在法兰西的头上!任何节日都是兄弟友爱的节日;一个节日而不原谅某个人,就不是节日。(十分激动。——一再喝彩)公众欢乐的必然逻辑,就是大赦。但愿这就是这次美好庄严的大会的终结。世界博览会。调和!和解!当然,这次人类一切共同努力的聚会,这次工业和劳动奇迹的约会,这次杰作之间的相互致意,相互对照,相互比较,这是庄严的景象;但是,还有更加庄严的景象,这就是流亡者站在地平线上,而祖国张开怀抱!(长时间欢呼;在整个大厅一再响起的鼓掌声中,台上在演讲者四周的法国代表和外国代表上前向他祝贺,和他握手)



## 在参议院会议上争取大赦的演说

(1879年2月28日)

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维克多·雨果向参议院提出一个大赦的提案,这是一个全面的彻底的大赦。除雨果本人外,还有十七位参议员签名支持。相反,法国政府提出自己的大赦提案,但这是一个部分的大赦。二月二十八日,会议讨论有关法案。雨果作如下的发言:

先生们:

我到这个讲台上来,不会占很多时间;我要讲的话很短。赞成大赦或反对大赦所能讲的话都已经说过了。我没有新的补充。我也不想重复你们已经听过的话。

我要宣布的东西已被多位参议员接受,他们也宣布赞同我的看法,我以他们的名义,也以我自己的名义说话。我遵从他们的意思,但是我说的话仅仅由我负责。

你们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或者赦免,或者大赦。

赦免是什么?这是一种处分。

大赦是什么?这是一笔勾销。

这是两种对立的東西。

政府在此地干预,它对你们说:赦免取决于我,大赦取决于你们。请把两种解决办法结合起来;请加以分类:这是被大赦的人;那是减轻刑罚的人;其实,也就是不被赦免的人。一边是同

忆,另一边是无知。又赞成,又反对:你们将会看到这一切没有包扎好的伤口在发炎,这一切创伤在流血,这一切痛苦在呻吟;问题会叫痛,又会提出来。

我不加批评,我见证。

如果相反,你们接受大的解决办法,真正的解决办法,完全、普遍的大赦,没有保留,没有条件,没有限制,充分的完整的大赦,那么和平会诞生,你们只会听到内战巨大、深沉的声音结束。

内战只有平息下来,才告结束。

政治上,忘记是伟大的原则。

八年前,刮起一阵无法避免的风;有一些不幸的人被卷入进去;你们把他们抓住,你们对他们惩罚。

内战是个错误。谁的错误?

每个人,又没有一个人。(右派席上有声音)对巨大的错误,要有巨大的忘却。

大赦,就是忘却。

还说一句话,我就说完了。

没有两种原则,只有一种原则,即正直。你们是新政府<sup>①</sup>,你们要以重大的措施施政;但愿你们的头几步是决定性的;应该简单,坚定和体面。

请你们给历届旧政府帮一个忙,它们都往下走,给它们看看如何往上走;教会它们脱离悬崖的艺术。

还有什么比你们的悬崖更深的悬崖!还有什么更精彩的脱离险境!请继续令人钦佩地脱离险境。请显示大赦这两个字的神圣威力;请显示一个大度的人民比起仇恨更喜欢手足之情,比

---

<sup>①</sup> 一八七九年一月三十日,总统麦克-马洪辞职,朱尔·格莱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二月四日,新政府组成。

起死亡更喜欢生命,比起战争更喜欢和平。

要在经受了如此多的斗争、不安和工作之后,一个强大的国家懂得向世界证明:她有伟大的制度,也有伟大的行动。

如果我们这样说,会有什么害处:法国曾有凶险的一刻;一边是公社,毁坏了九三年美好的基础,民族的统一;另一边是三个君主制度和教权主义的政权……(右派席上提出抗议)

加瓦尔迪先生:——这你都是奉承过来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三个君主制度和教权主义的政权……

洛热利尔先生:——这你都是奉承过来的。

左派席上的声音:——不要回答。

维克多·雨果先生:——……三个君主制度和教权主义的政权;这些阴暗的力量之间展开了决斗;于是,你们进行了干预;你们抓住了两股力量,你们借一股力量粉碎了另一股力量,你们从中提取出宽容,真正的宽容,惟一的宽容——忘却。只有这样,共和国,至高无上的共和国,全能的共和国,才会在黑暗中,在黑夜里,懂得从两团黑雾的碰撞中迸发出光明。

## 《巴黎圣母院》第一百场演出后的发言

由《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剧本从六月六日起在民族剧院上演一百场以后,在大饭店举行晚餐会,演员和戏剧新闻界的代表出席参加。剧院的经理感谢雨果,雨果的发言摘录如下:

朋友们:

我简单说几句。

所有感谢的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是剧的作者,我只是书的作者。

我的年龄可以接受了;接受是恭敬的一种形式。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高雅的诗句,大家对我表达的这些动人的情意,我都接受,我鞠躬致谢。但是,也请你们接受我的激动和感激之情。先生们,我的情意献给你们的真心;女士们,我的情意放在你们的脚下。

我把我欠挚友保尔·莫里斯的情意奉还给他。

亲爱的同事们,亲爱的助手们,让我们把我们紧紧团结一致的有益、可爱的景象给所有的外界看看。看到有人微笑,会清除怒气的。

但愿在宗教争论之上和政治仇恨之外,大家能感到我们有亲密的文学友情。我们在创造文明。

有一个传统,是最古老的传统,现在无须批评它,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传统是个美丽的象征,即:“圣言创造世界。”好吧,大

家这么说,我也这么信,如果上帝和人民真是一致的,文学便是人民的语言。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是文学造就民族的伟大;雅典通过荷马和埃斯库罗斯而存在,罗马通过塔西佗和尤维那利斯而称霸,法国通过拉伯雷、莫里哀和伏尔泰而独尊。三座城市,历史上仅有这几个城市无愧于“都城”这美名;“都城”似乎可以概括某个时刻整体上的人类精神。这三座城市是:雅典,罗马,巴黎。但丁这名字表达了整个意大利。莎士比亚这名字表达了整个英国。让我们庆贺这些美好的结果;圣言所开创的事业由文学来继承。我们要看到,继创造世界之后,是播撒文明。

我为你们各位的健康干杯,就是说我为法国文学干杯。

## 在《埃尔那尼》上演五十周年 宴会上的祝酒词

(2月29日)

维克多·雨果七十八岁生日和《埃尔那尼》上演五十周年之际,大家在大陆饭店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演员、共和派政治家和许多文学家、记者。著名女演员莎拉·贝尔纳朗诵诗人弗朗索瓦·科佩的《〈埃尔那尼〉之战》,法兰西剧院对雨果祝酒,最后雨果起立祝酒,祝酒词如下:

朋友们:

我只想、我也只能说一句话。

我的面前是法国伟大的新闻界。

在座代表新闻界的著名人士很想证明最高的步调一致,表明不可摧毁的团结。你们都聚集一起,和这个与世纪同生、随世纪同行的老战士握手。我深深地感到激动。我谢谢了。

我感谢奥吉耶<sup>①</sup>。我感谢萨尔塞<sup>②</sup>。我感谢德洛内先生和法兰西剧院。我感谢莎拉·贝尔纳小姐用她美妙的声音朗诵弗朗索瓦·科佩美妙的诗句。

你们刚才听见的所有这些真诚高贵的话又增加了我的激动

---

① 奥吉耶(1820—1889),法国喜剧作家。

② 萨尔塞(1827—1899),法国戏剧评论家。

心情。

此刻,有某几个日期经常被重复提起:——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是讲话人的生日;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是《埃尔那尼》上演;——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是当代。从前,五十年前,对你们讲话的人曾经被人憎恨;他曾被喝倒彩,被人厌恶。而今天……

我们知道了这些日期,会陷入沉思。

各位先生,

法国新闻界是人类精神的好伴侣之一。它的任务是每一天的任务;它的工作是巨大的工作。新闻是同时又分分秒秒地对文明世界的各个部分产生作用的:新闻的斗争,它的争端,它的愤怒,都化作进步,化作和谐,化作和平。新闻的预谋是要真理;新闻通过论战,散发出点点光明。

我为法国的新闻界干杯,你们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你们提供如此重要的服务。

## 在参议院会议上争取大赦的第三次演说

(7月3日)

先生们：

我只说一句话。

我经常谈到大赦，也许，我的话在你们思想中没有完全消失；我不再赘述。

凡是已经说过的话，我让你们自己去追述，在各种时代说的，反对大赦的，赞成大赦的，有两个方面的事实，在政治方面，在道德方面；——在政治方面，一边总是对另一边指责犯同样的罪行，在任何的时期，不论被告是谁，不论法官是谁，总是同样的判刑，我们对此会在黑暗的深处隐隐看到这句安心而又凶险的话：胜利者审判失败者；——在道德方面，总是同样的呻吟，总是同样的乞求，总是同样的滔滔不绝，有的生气，有的温柔，面比任何滔滔不绝更有说服力的，是有的妇女向天空伸出双手，是有的母亲在哭泣。（激动）

我仅仅提请你们注意一事实。

各位先生，七月十四日是个节日；你们的表决和这个节日相关。

这是个什么节日？这个节日是人民大众的节日。请看人人脸上灿烂的欢笑，请听人人嘴里发出的喧闹。这超越了人民大众的节日，这是全国的国庆。请看这一面面的旗帜，请听这一声声的欢呼。这超越了全国的国庆，这是普天下的节日。请看看



人人的额头,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都有同样的热情;再也没有外国人。

各位先生,七月十四日,这是人类的节日。

这样的光荣归于法兰西:法国伟大的节日,是世界各个国家的节日。

独一无二的节日。

这一天,七月十四日,在全国的大会之上,在胜利的巴黎之上,在一片的光辉灿烂之下,高高地站立起一个形象,人民啊,比你更高大,祖国啊,比你更高大,——人类!(鼓掌)

对,这座巴士底狱的攻克,也是一切巴士底狱的攻克。这座堡垒的崩溃,也是一切暴政的崩溃,一切专制的崩溃,一切压迫的崩溃。这是解放,是重见光明,是整个大地摆脱整个黑夜。这是人的绽放。摧毁这座恶的大厦,就是建设善的大厦。到这一天,经过漫长的苦难,经过多少世纪的折磨,浩大的可敬的人类站了起来,锁链踏在脚下,王冠戴在头上。

好吧,各位先生,到这一天,大家会要求你们用两种方式纪念这一个日子,两种方式都很庄严。你们肯定不会不答应的。你们将会给军队旗帜<sup>①</sup>,旗帜标志着光荣的战争和威武的和平,你们将会给国家大赦,大赦意味着和谐,忘却,和解,这大赦在天上,在光明里,把国内的和平置于国内的战争之上。(太好了!——喝彩声)

七月十四日标志了一切奴隶制度的结束。这人的伟大努力当时是神的伟大努力。当大家从用词的绝对意义上明白,一切人的行动是一种神的行动,这样,话才说到了头,世界只须在安定的进步中走向美好的未来。

---

<sup>①</sup> 一八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节上,法国政府给部队举行授旗仪式。

各位先生,你们将给这个伟大国家的和平赠礼是双重的:旗帜体现人民和军队的手足之情;大赦体现法国和人类的手足之情。

让我们感谢共和国吧。

至于我,——请让我以一个回忆结束,——三十四年前,我初出茅庐,踏上法国的讲坛,——踏上这样的讲坛。上帝安排我最初的发言谈进步,谈真理;他今天安排我发言,——考虑到我的年龄,也许是我最后的发言,——是谈宽容,谈正义。(深为激动,热烈鼓掌)

## 答谢贝桑松的同乡

(1880年12月27日)

贝桑松是维克多·雨果的出生地。贝桑松市政府在雨果的故居前挂放了纪念性的铭牌。贝桑松市长讲话后,保尔·莫里斯代表雨果致谢辞。

同乡们:

我以深深激动的心情,感谢我的各位同乡。

我是人类行经的大路上的一块石头,但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人既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主宰自己的死亡。人只能把自己的努力贡献给自己的同胞,以求减少人类的痛苦,把自己对自由发展不可战胜的信念贡献给上帝。

## 八十岁生日时的演讲

维克多·雨果八十岁生日时,大家为他隆重庆祝。二月二十五日晚,总理朱尔·费里拜访并赠贺礼。二十七日一整天,官方组织列队,加上群众游行,在雨果的住宅门前经过。当巴黎市议会的代表团停在窗下时,雨果做如下演讲。

巴黎朋友们:

我向巴黎致敬。

我向这座浩大的城市致敬。

我向它致敬,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我是微不足道的;而是以世上一切有生命、在思考、有思维、有爱心的人的名义。

城市是受祝福的地方;城市是神圣劳动的工场。神圣的劳动,就是人的劳动。只要是个人的劳动,就还是人的劳动;但是一旦劳动是集体的,一旦劳动的目的比劳动者更大,就变成神圣的劳动;田间的劳动是人的劳动,城市的劳动是神圣的劳动。

历史不时地给一座城市放置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独一无二的。四千年来,历史这样标出了三座城市,概括了文明的全部努力。古希腊时代雅典的地位,古罗马时代罗马的地位,便是巴黎今天在欧洲、美洲和文明世界的地位。这是城市,这也是世界。谁对巴黎讲话,便是对全世界讲话。“对罗马并对全世界”<sup>①</sup>。

---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文。这是罗马教皇举行普世降福仪式时的用语。

所以,我这微不足道的过客只有你们人人都有的权利的一份,我以城市的名义,以一切城市的名义,以欧洲城市、美洲城市和文明世界的名义,从雅典直到纽约,从伦敦直到莫斯科、罗马,以你的名义,柏林,以你的名义,我深情地颂扬这座神圣的城市,我向你致敬,巴黎。

## 在参议院会议上的发言

二月二十七日的庆祝活动对参议院会议也产生影响。一八八一年三月四日,参议院正在开会,雨果突然走进会场,正要就座。大会全体起立,向他致敬,报以三阵鼓掌。许多参议员前来和他握手。雨果激动之余,有如下发言:

尊敬的参议员们:

参议院的这种表示对我完全是出乎意外的。我说不出来有多么感动。

我的不知所措就是感谢。(鼓掌)我把这感谢献给参议院,我为有这样的敬意和情意感谢全体参议员。

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刚才给我的这份荣誉。我深深地感动,我坐下了。(反复鼓掌)

## 在向格里塞尔祝贺的宴会上致辞

一八八二年五月十日，法国火车司机设宴庆祝司机格里塞尔荣获国家勋章。格里塞尔曾在第二帝国时期以罕见的勇敢和镇静救下了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共和国偿还了帝国时代欠下的债。维克多·雨果应铁路行会代表团的请求，同意主持这次盛会。来宾多达一千四百人。众议员，参议员，市议员有近三百人出席。雨果的右边是司机格里塞尔，左边是商业部长，对面是政府总理甘必大。宴会进行到餐后甜食时，雨果起立致辞：

先生们：

我只想说一句话。

公众集会有两类：政治集会和社会集会。

政治集会以斗争为生命，对进步是有益的；社会集会以和平为基础，对社会是必须的。

和平，这是宴会上每个人说的话。这次会议是社会集会，是庆祝会。

这次庆祝会的主角名叫格里塞尔。这是个工人。这是个火车司机。格里塞尔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结合了勤劳的胳膊和聪明的头脑，他把这样的一生献给了铁路的伟大劳动。有一天，他驾驶着一列列车。行驶到某个路段时，他停下了。“向前开啊，”车站站长向他喊道。他拒绝。这样拒绝，等于他被免职，等于他的全部成绩被一笔勾销，等于他的一生被抹掉。他

坚持。正当他会因这样最后的绝对的拒绝而完蛋时,他当时不愿让列车冲上前去的一座桥梁坍塌了。所以,他拒绝的是什么?他拒绝了一场灾难。

这个行为了不起。一个平凡、勇敢的工人忘掉了自己,却保护了这列列车上的全体生命,这正是共和国要颂扬的事情。

共和国表扬这个人的同时,也表扬了由格里塞尔代表的法国二十万铁路工作者。

现在,是谁造就了这个人?是劳动。是谁举办了这个庆祝会?是共和国。

公民们,共和国万岁!



## 向伊斯基亚岛捐款

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入海口有伊斯基亚岛,全岛火山岩,四十七平方公里,是著名的度假旅游胜地。一八八三年八月一日,伊斯基亚岛发生毁灭性地震。救援行动尚未开始,维克多·雨果已有如下表示:

我捐赠一千法郎给伊斯基亚岛。

伊斯基亚岛的灾难超越了意大利的灾难;这场灾难也超越了人类的灾难;这是天底下的灾难。

我自己深感触动;我寄上一份微薄的意思。

一八八三年八月一日于巴黎

## 在招待沃勒贫穷孩子的午餐会上的发言

三年来,维克多·雨果每年夏天接受保尔·莫里斯的邀请,到海滨的沃勒住几天。村里的人都认识他,尊敬他,喜欢他。雨果尤其以他的微笑,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想为沃勒的孩子们做他从前为根西岛的孩子们做过的事情。雨果在佩尔蒂埃大饭店的大厅里,设宴两桌,招待全镇最贫穷的一百个孩子,最小的年龄不足三岁。宴会前,孩子们还实物抽奖,共设奖金五百法郎,人人中奖。是日,音乐奏起《马赛曲》,雨果入场,沃勒市长向雨果致辞,村小学教师带领学生朗诵诗歌。雨果和小学教师握手,并做如下发言:

我亲爱的孩子们:

到了沃勒,我在你们家里;所以,请你们迎接我,就像我的孙子乔治、孙女让娜在我家里迎接我一样。你们也是,也是孙儿孙女,在你们中间,我想做什么人,我又是谁人?是老爷爷。

你们都还小,你们都开心,你们在笑,你们在玩,这是幸福的年龄。好啊,你们是否想——我不说永远幸福,你们以后会知道这并不容易——你们是否想永远不要很不幸?如果是这样,要做两件事,两件很简单的事:有爱心,要劳动。

好好地爱爱你们的人;今天爱你们的父母,爱你们的母亲;这样以后会教会你们爱你们的祖国,爱法兰西,这是大家的母亲。

以后,要劳动。现在,你们学习掌握本领,学会做一个人,你们好好学习了,你们让自己的老师们满意了,你们就不再调皮了,你们就没有劲头玩了。学习吧,你们心里会满足的。

我们的心里满足了,我们开心了,一个人才不会完全不幸。

现在呢,我亲爱的各位小客人,我们只要想在一起很快活,请你们给我的午餐会赏光,给我好好地吃。我想你们也能和我在一起很开心,像我一样和你们在一起很幸福。

一只只小手高兴地拍手。维克多·雨果坐下,他是惟一的“大人”,四周是他七十四位小宾客,由佩尔蒂埃大饭店的女服务员们和保尔·莫里斯的三个女儿负责招待。

## 雨果的遗言

(6月22日)

维克多·雨果于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一时二十七分逝世。一八八三年八月二日,他曾用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将他的遗言托付给奥古斯特·瓦克里。

我留下五万法郎给穷人。

我要求用穷人的柩车把我运到墓地去。

我拒绝任何教堂为我祷告;我请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

我相信上帝。

## 文学遗嘱

(1875年9月23日)

我死以后,我要求我全部没有出版的手稿,如果有的话,包括手稿的抄本,以及我留下的由我手写的不论具有什么性质的全部东西,我再说,我要求我的全部手稿,不论手稿的尺寸大小,毫无例外地收集一起,交给我的三位朋友处理,他们的名字如下:

保尔·莫里斯,

奥古斯特·瓦克里,

埃内斯特·勒菲弗。

我授予这三位朋友全权,请求完整地、全面地执行我的意愿。

我委托他们以如下三种方式出版我的手稿:

上述手稿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完全写完的作品;

第二,开了头、部分写完,但没有完成的作品;

第三,草稿,片断,零星的思想,诗句或散文,随处留下的,有的在我文件夹中,有的是散页。

我请求我的三位朋友,或他们选定的一人,以最大的细心,加上他们曾经一再给予我的全部友情,加以这样的整理,如同是我自己整理一样,他们熟悉我的精神和思想。

我请求他们根据他们认为每次出版应有的间隔,出版:

首先是完成的作品;

其次是开了头、部分写完的作品;

最后,是片断和零星的思想。

这最后的一类作品,虽然没有明显的联系,仍然属于我全部思想的总和,我想会集成好几卷,将以《海洋集》为题出版。几乎所有的这一切是我在流亡期间写下的。我把我受之于大海的东西归之于大海。

为了确保这全部作品出版所须的费用,将从我的遗产中提出一笔为数“十万”法郎的款项,留出来充作上述的费用。

保尔·莫里斯先生,奥古斯特·瓦克里先生和埃内斯特·勒菲弗先生在支付所须费用以后,为了根据每人完成的工作比例共同分享,将收取:

1. 对第一类作品,“百分之十五”的净收益;

2. 对第二类作品,“百分之二十五”的净收益;

3. 对第三类作品,此类作品要求有注释,也许要序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工作,“百分之五十”的净收益。

在这三类的作品出版之外,我的三位朋友如果认为可以在我身后出版我的信件,由我明确委托他们负责出版,根据的原则是信件不属于收信的人,而属于写信的人。他们将对我的信件加以分类,由他们决定这项出版的方便和及时的条件。

他们将对对我信件出版的净收益收取“百分之五十”。

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为此而尽心尽力。

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人亡故,如有需要,他们可以指定一个他们信任的第三者,以替代死者。

对我身后留下的不论什么性质的一切未刊手稿,以上是我关于出版的特定愿望。

我吩咐,这些手稿立即交给保尔·莫里斯先生,奥古斯特·瓦克里先生和埃内斯特·勒菲弗先生,以便他们执行我的意图,像我将去相聚的两个儿子本来会执行的那样。

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身心完全健康,亲笔立于巴黎。

## 最后的遗嘱

(1881年8月31日)

上帝。灵魂。责任。这个三重的概念对人已够了。这个三重的概念对我是够了。这是真实的宗教。我以此而生。我以此而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是上帝。上帝,生命。<sup>①</sup>

我留下四万法郎给穷人。我要用穷人的柩车把我运到墓地去。

我的遗嘱执行人是朱尔·格雷维<sup>②</sup>先生,莱昂·赛<sup>③</sup>先生,莱昂·甘必大<sup>④</sup>先生。他们可以有他们愿意的人协助。我把我的全部手稿,以及一切可以找到的我写成文字的东西,或我画有图画的东西,赠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它有一天将成为欧罗巴合众国的图书馆。

我留下一个有病的女儿和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让我为人人祝福。

除去我女儿必须的每年八千法郎外,凡是属于我的财产归我的孙子、孙女所有。我此地注明,必须预先留出,有我给他们母亲艾丽斯<sup>⑤</sup>留出的终身年金,我定为一万两千法郎;有我给

---

① 这四个字原文为拉丁文。

② 朱尔·格雷维(1807—1891),当时的法国总统。

③ 莱昂·赛(1826—1896),当时的参议院议长。

④ 莱昂·甘必大(1838—1882),当时的内阁总理。

⑤ 艾丽斯是雨果长子夏尔的妻子,是孙子乔治和孙女让娜的母亲。



那位勇敢的女性留下的年金，她在政变时冒着生命危险救过我的生命，接着救过那只盛满我手稿的大箱子。

我将闭上尘世的眼睛；但是，精神的眼睛将始终张开着，张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我拒绝任何教堂为我祷告。我请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

Clämer, c. 18 agir  
Victor Hugo

